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六冊目次

白谷山人詩鈔二卷 （明）孫傳庭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後印本 〇〇一
倪文貞公文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二卷 （明）倪元璐撰
首一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倪安世刻本（四庫底本） 〇三七
茅簷集八卷 （明）魏學洢撰 明崇禎刻本 四一一

白谷山人詩鈔二卷

（明）孫傳庭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後印本

孫白谷集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孫傳庭撰。傳庭有鑒勞錄、已著錄。史載崇禎十一年李自成自蜀還走陝西、傳庭扼諸澄城、分兵五道擊之、降其驍將混天星過天星等。朝廷恃以爲屏蔽。十六年出師潼關、降其僞將四天王李養純、擒其僞果毅將軍謝君友、自成懼謀降、賊幾盡滅。乃以中旨督戰、値霖雨七日、餉絕軍亂致敗、遂歿於陣。今證以集中澄城報捷諸奏疏、委曲詳盡、一一相符。惟史載崇禎十二年正月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於晉州、不敢進。考集中官軍苦戰疏內稱解眞定之圍、救濟南之陷、出口之役又率所統鎭將官兵、戮力合戰、事皆在正月戊辰之後。又恭聽處分兼瀝血忱疏內歷舉正月二十七日臣勉欲先發兵馳東安扼擊、而督察不從。二十九日臣勉發曹變蛟楊國柱等兵先往、次早復約督察同往、或臣獨往、而督察又力阻云云。督察乃劉宇亮也。據此則兵集不敢進、其責全在宇亮。傳庭特爲所牽掣、故本紀連書之耳。是亦足資考證也。此集自一卷至三卷爲奏疏、卷四爲雜著、卷五爲詩、卷六爲內傳外傳。奏疏載自崇禎十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止。其於十五年復起救開封、至十六年奏疏、併佚不載。殆傳庭殉難、全家俱歿。其十五年以後稾本、或俱失於兵火歟。

世以孫白谷中丞督師輕進遇敵陷沒不從嫉殺括明史言蒋從孫傳卿論之甚詳年少為敵所牽兵敗相傳許以端九公待白谷殿内垩白屬敘中為識語之閱謝毅然對白谷建學稽進蓋情可之閱而不料生謀籠虜賊之佛此方許以賊也自來論此事者何未據拾之閱之年裁為異之

甲申閏月朔九日文介居士識

孫白谷先生詩鈔

四庫著錄孫白谷集六卷首一卷正三卷為奏疏四卷爲雜著卷五爲詩卷六爲傳外傳此詩鈔二卷是崇禎癸未舊刻而順治庚子其子世瑞世寧又重刻之胡虜字皆剗去且避玄字康字疑是康熙時印本白谷集不知何年編刻或重在康熙以後搜羅諸白谷詢問今家俱殘諸以此詩鈔附刊二子之名諸記今家俱殘殆不能全

甲申閏月文介居士又識

敘

己亥之春余將有東粤之行孫子世瑞手尊人白谷先生癸未舊刻而問敘于余嗚乎噫嘻迄今二十年

矣芳烈猶存忠魂何在取先生之詩文而讀之不自禁其掩卷流瀾而嘆素章之無媿也余于先生有姻亞之戚而牆之義知之深信

之篤迹其行事論其文章
不能無遺恨焉先生垂髫
偉岸穎悟絕人先孝廉
擇坦溪加器識所爲應試
之文大奇鋒電倏詠論天
焉 二十 二
成標理窟之淵変而以快
爽出之唐荊川楊復所不
能過也英年拔幟纍手南
宮作令中州明斷廉仁之
聲一時鵲起萬曆乙丑丙寅

間瑞戢正熙之 旗
韓森林先生戢介然特
立雖藻鑑人倫垂五載而
兇鋒不及挂踪著聲無
識見標精緊可想見及開
焉 年 二
府之秦清戊誅戮雖數年
罗之遺冠起數十萬之衆
錢趙之國金城之勳施
正濟物之功其難易固相
萬倍功高叢忌讒擯中樞

及被遣下猶扞遠遁搖感
幾欲成獄賴明帝鑒其寃
而賜之阜復簡督師解洛
陽之圍當是時盜賊蜂起李
自成陷中州張獻忠破武昌
馬三月
入川蜀矣天下大勢已去矣
以慈寧數月糧巡弗繼雖
先生組甲之精士卒之銳刀
斗之嚴明韜鈐之嫻而將
有一木難支之恨且悍師各

懷二心不戰而走潼關將潰
廟堂張皇遣中官十數輩
勤馬催陣將命不靈師出
無律先生擐甲執銳摧堅
賊渾身皆血左右無人相
馮年五
援先生獨大呼殺賊匹馬直
入賊老營衝突無誅賊而餘
卒爲亂軍所殺嗚呼先
生可謂忠矣勇矣人誰無死
如先生者殺身成仁舍生取

義有如此哉嗟乎人知其易
而先生爲其難人值時勢
之易而知其易即值時勢之
難而爲其難中亦可彌縫
長亦可以表見如先生者但
爲上亡
時勢之難而爲其難更值
時勢之不可爲之而爲其
萬難之難雖智者失其謀
勇者失其勇矣嗚乎豈非
天哉豈非天哉固不得以成

敗論英雄也迄今二十載
未 閩有忠祠有旌與精魂
不死青史無存余向秉憲
閩西曾爲上其事于朝而
目爲迂遠又何言哉是則已
爲上亡
取先生之詩文而傳之而散
軼者什且八九更破毀蝕蠹
請此諸衛累諸錄又不傳者多
矣殘蝕之餘勉授剞劂鋟
雖曰詩賦小道然亦不爲先

生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豈
僅以詩文見哉雖然先生于
幼學壯行時留心風雅沈酣
漢魏黃初建安而下尤篤嗜
三謝而近體則刻意求工直
馮序八
逼少陵星隨平野月涌大
江之句而蘇公曲江諸大家右
丞襄陽之佳以澹遠安駘
蕩者之寡而麗又兼有焉其
輕俗瘦寒鬱乎佶倔之病

淘汰殆盡夫詩以道性情陳
美刺人心之邪正國運之污隆
係焉夫子刪詩而存鄭衛
子輿氏謂詩亡然後春秋作
子雲獨以為道不為不可過
馮序九
歟先生雖不以此見長而畢
生心血實纏之濡漬枕皋之間
形而淪沒而未衰見傳人乎
諷誦之餘想見其為人哉是
乎先生合門死節立身本

家評之本傳中余于先生雖
看姻亞之戚門牆之義不至
阿其所好如因敘詩文而并
及之蓋知之深信之篤緬想
生平追思遺烈不能不據
襟雪涕捧卷三歎云時
順治十有七年歲在庚子暮
春三月門人馮如京拜書

白谷山人詩鈔癸未重刊

雁門孫傳庭伯雅著

後學馮如京紫乙　傅庭禮節和　仝較

男　世瑞　世寧　梓

五言古

鄒翁嘆

鄒翁有三男長男差膂力仲也絕去弱季尤可矜憫一身鄒祭所存惟視息忽驚　事非繕發編四國紛紛闖左昆不能安稼穡長以力見選親戎將軍側王師二十萬奮臂亦既能指不戢鼠闘鼓皆變色長男逆死之全軍盡奔北問為復徵兵倉皇急敕長令與讒問何敢逞鎮列文命仲男往且謂伯人特鄒翁前致語哀鳴聲鄒翁長男且戰亡仲男豈辦賊長令亦信然材勇不可得竄驅出門去約敵何以克再戰復不利屠事益匪測司馬計安施征調且偕亟隣翁顧季男恐亦不能匪出門官使下復以威令迫隣翁慘不言蒼天將奈何

靈丘山中

予生耽幽賞所在恣冥討偶來此山中悠然暢懷抱怪石高拂雲直欲凌蒼昊霏微小雨來空濛山益好乍看瀑布飛怒疑天河倒香霧散新花約爛藉細草層巖轉深邃蓊鬱悉難考古來觀空人往往志蓬島求之不可得徒爾滋煩惱咄咄今日遊頓令俗腸掃應接自不暇何必山陰道

玄滌樓詩

余于耿碧園搆一樓日處其上世念都忘偶劉青岳相公過我爲題其額曰玄滌且綴以詩余拜而受教恍若有會援筆率和不復刪削求工第以答公示我之意或可比于拈花之微笑乎

緊我搆此樓我意殊有托得翁名我樓與我意殊若我樓倚高峰我樓環大澤上可拂丹霄下可凌廣漠碎碧接凉臺飛雲連傑閣秀木種千章繁陰深相錯名花蒔百種嬌艷競芳蕚累石以爲山森森翠如削引泉以爲池濯濯清可酌菽麥滿四原阡陌循城郭春可眺平疇秋可省收穫下此得一名取[illegible]非濁翁也不謂然冥心爲深索謂余有心人塵氛早卸却自能脱軒冕非徒探丘壑玄滌爲我題豈以示微諾千古有[illegible]作人自領略奈何當我輩此道致淪落卑者耽世緣高者恣[illegible]樂詎知性命間一毫無所著元不貴豪華亦不崇寂寞東山放其囂北海貪其惡陶令無絃琴亦似涉穿鑿[illegible]五男兒先已縛釋翁玄滌指豈儒[illegible]不無玄當從[illegible]作欲扣衆妙門一切非措柏楊子謬致疑身乃見木擴如此玄自存寧復待疏瀹滌于何處境歷人難索摸

役循目紛紜神理常渾噩譬諸運石斤爲削鼻端堊譬就良醫鈹爲割眼中膜滌盡乃見玄玄亦于何索所以無如性無爲亦無發惟余具微意雅志在寥廓盡日此樓上焚香讀釋經坐倦即瞑黄粱而食藿間一窺典墳不敢張華博有時不梳頭有時長赤腳庭無懸魚門安知羅雀如此而已矣翁其發一噱

湧泉寺八詠 選二首

疎鐘撞月

疎鐘古刹傳別月空山寂寂聽名指門如從月得響

素影不可扣清籟竟安往如何林莽間一一皆鳴爽

象塢雲深

誰將大士座寘向山之阿因以象名塢猛氣狎烟蘿塢上經卦納無雨雲自多我來探靈跡竟恐是龍窩

寒松憂漢

鬱彼千歲枝偃蓋寒光映奇聳龍鶴形冷具霜雪性長風拂漢來謖謖動清聽鏗聲散寥廓寥廓如相應

松落烟蘿

深徑蘿冉冉彌望烟漠漠遥聞鷄犬聲知有人居錯

老幼總無營第不廢耕作幹坤余有心此中良不惡

七言古

丈夫行

君不見西家生女施巾帨東家生男懸弧矢男子縱橫天地寬女子深閨無越趾吾曾磊落負鬚眉頤嗒四方心易已若使低眉垂首老一丘斯乃丈夫而女子

秋夜飲貢二山同年寮後漫歌書贈

江南有客狂且清我一對之爽氣生見人先乞覓詩數索筆每能賦秋聲有時舉杯橫白眼有時起舞押青萍嗟爾長我三十歲愛我慷慨相結契醉來執手共唏嘘意氣淋漓輕身世自言天地總浮漚醒持一杯醉即休堪笑監偽何爾爾一日長懷千歲憂

得蕭武子書寄賦

去歲知君文戰靡遣使迎君江之沚那知一往絕音耗我心忡忡易其已縱横道路滿豺狼浩淼况隔大江水咄嗟逾夏復秋冬屈指殷勤數景晷幾君昔別語疎狂差遣青雲海鄉里又思君個饒襟期豈爲散

貂遂爾爾云何彭蠡一月別經年曾不致雙鯉愁來兩鬢爲君秋廬嶽蜂峒暮山紫出門有客將余言函出一函磨折鹵置讀難淡封識深拓落洲與君相似函啓驚見君姓名令我大叫發狂喜持讀彷彿見顏色離緒纚纚拔滿紙爲道芒山下樹時更隱身鼎同蘭芷問我夢蘭事若何又道辞來新添子我讀不竟欲起舞箧笑相呫切若忘吁嗟武子我本乾坤落魄人爲君憂復爲君喜而人之情可知矣

午日西溪集飲

五月五日雲色鮮西溪開宴集群賢薰風微動水清
漣寶街瓊枝紛四筵普讌王郎至獨先往往令人發
狂顛雄飲真如吸巨川莽張意與凌青天揮毫能評
秋水篇曹生雅是青門傳畏飲却如聽管絃賈叔恩
者亦復然劉家兄弟總翩翩伯仲叔季華萼聯阿任
文采獨拔宜太學馮君任俠偏一擲能輕百萬錢弟
充落魄愛逃禪雨郎詞壇何踴躍元三時花笑女妍
誰能一見不生憐元瑞奇古薄丹鉛欲奪蘇黃印獨
有相馬常思九方堙猶子修隱文行全朝鮮來衣久

穿縞衣居早著祖生鞭羣季俊秀皆惠連獨有六七
撰此君余家大阮盡拔廷新叔揚州跨鶴還不貪腰
無十萬纏綸叔脩飭白娟娟吉叔臨池筆如椽常來
醉倒習池邊健叔絕伎擅鳴絃時向新豐酒家眠德
叔尤喜酒如泉經綸康童美且慧瑞兒繞知放紙鳶
相與調笑弄潺湲親如骨肉共周旋固知此樂偶性
天光復良辰美景歸少長雜列不問年路高陈不避
其便乙賓送進投刺艙夾岸歌兒習未遑鳴箏擊鼓
弊開閣柳外新月一鈎穿長大少留素手牽更縱觴
杯破瞑烟一曲滄浪意欲仙曾聞滄海變桑田金谷
蘭亭久棄捐及時我輩毋拘攣

嶽蓮篇壽田御宿大爺

我聞華嶽之頂池生千葉蓮采而服之成神仙華嶽
之名以此傳鳳門使君神仙者自幼生長華嶽下早
採玉版餌金丹駕鹿騎龍如驂馬使君出宰薄暇與
猶子山中謝毛女偕徉陸地湯浮沈冥投時共探靈
嵒嶽靈使君排下上媒媒蓮花開五臟落晥雄文學
巨靈山鬼叫號混沌喪一日辨名動　帝閽爽然東

帶向風塵危身踊躍辭玩世騎馬騰驟東避人驅馬
森明不可留玉節旌旛嶺上遊纔向巨靈觀瀑布忽
傢牛斗攬勾注勾注烟雲接五峰文殊見後多選勝
遊池平舖金菡萏倚天高插翠芙蓉使君靜對奇
有紫寒烟銷斷刀斗淸吟步香亭思幽欲嘆太華只
杯酒身來尚我荷池邊玉井意嫣然爲花十丈
花開處使我雨收從其去夏六月荷正新恰逢使
君開壽筵我有白雲不堪贈特為賦此嶽蓮篇之頌
以作如蓮還如嶽赤英傾日終紫翻千秋爲我頌卓

卆

五言律

夏夜獨坐

獨坐南牕月悠然欲二更空庭疎雨歇小苑淡烟横
湖海憐多病乾坤苦用兵旁皇清不寐倚劒看欃槍

莫春晦夕偶張屏燈同武子飲分韻得來字

爲惜春宵盡紗屏四面開影搖花欲動光滿月疑來
客共飛觴興人稍入洛才稱闘烽火急潦倒醉金罍

送別武子二首

戎馬愁方劇那堪送遠人看雲憐別苦折柳問歸頻
官況誰余拙交情獨爾真明年十日酒同對帝城春

其二

與　醉其如別意何風塵勞歲月湖海尚干戈
病骨開樽懶雄心倚劒多蕭蕭易水上千古此悲歌

同梁大熙工部飲王宜蘇吏部園亭

城市開佳勝登臨擬輞川莓苔新背向竹樹隱含烟
水部才誰似山公興獨偏何當退吏事長此共留連

其二

莫話風塵事相憐但酒卮扶盤花轉艷倚檻月初垂
杉履追隨雅天涯聚晤奇獨憐烽火急重聚定何期

秋夜

經年長作客獨夜況逢秋燭影搖鄉思砧聲亂旅愁
夢隨鴻北下心逐火西流山月今方好安能載酒酬

除夜

邊塞家何處天涯歲又除鄉心三載劇客況此宵餘
看劒心猶壯謀猶計轉疎明朝三十一獨坐嘆居諸

其二

把酒堪成醉其如感慨何風前人一別客裏歲三過
鴻雁關河遠豺狼道路多坐深聊假寐清夢繞烟蘿

元日試筆用除夜韻

歲從今日首臘自昨宵除邦邑驚危後乾坤戰伐餘
物華人自競世局我今疎行似悠悠者漁樵老孟諸

春郊

躡屐郊西路愴然思有餘晴雲颺遠岫新水漲平湖
別恨縈春柳新愁長綠蕪不堪成獨嘯征馬一聲孤

野宿

燈影孤村夜星光獨宿枝愁隨春野闊夢逐故山浮
倚枕憐多病持杯笑浪遊何時歸計得嘯詠繞烟洲

火樹

非借東風力　因劫火薪聯纈天不夜龍落地皆春
片片霞光幻枝枝寶色勻誰云花頃刻人世總非真

其二

不向　邊放偏宜月下逢輝煌侵夜色雕鏤失天工
長養非關雨飄零豈待風莫疑枝葉異玉樹本青葱

其三

疑是乘春氣熒熒萬朶繁樓臺虛歷現庭院燭龍翻
士女喧長夜笙歌滿上元湯孫饒艷麗桃李本無言

麗雲湾孝廉至留酌倚齋用韻

嗣續久寂寞割剝尚吾曹把酒分先氣論文落舉潮
余才原僻傲汝意故相豪千古存謀寄斯文在二毛

荷亭飲丁竟豪憲副次韻

負郭成溪隱閒情合灑然學耕時省稼試釣或臨淵
碧柳垂門外青山逝座前偶延雙盃入光采照池蓮

其二

□叅南洲逝鳴騶喜貴無芰荷迎劒佩簫鼓振林淵
酒繼平原後詩追大曆前使君饒藻思伯仲見青蓮

園居

周地闢三徑誅茅構一廛藜羹堪飽食竹簟任高眠
夾岸千株柳環溪百畝田今年稱事好足了酒家錢

其二

窺園時縱履隨地得悠然曲澗雙橋轉危崖一徑穿
摘蔬遴嫩蘭試茗汲新泉懸蘚垂楊下飄飄意欲仙

其三

迂僻真成性終朝靜掩門亂中復有會此外復何
頗得花千樹清尊酒一樽自非庭畔鶴不許破苔

其四

不是耽幽寂生今隱淪烟霞支病骨山水愛閒身
草閣全栽竹園開聚石荒庭成野徑魚鳥卻相親

其五

浮名吾自厭遂與世相違逝鳥孤雲沒空林一鳥歸
屠龍心濩切刻鵠事全非終計依溪隱西山蕨正肥

其六

清事吾猶懶況于俗事關亭空帷貯月案靜獨延山

作賦羞雕鏤敲棋厭角鬬評花與選石尚謂癡餘閒

其七

交遊近冷落吾亦拙逢迎山色當門古溪光拂座清

午晴閒遠眺曲徑引閒行老此無餘羨堪同鹿豕盟

其八

離騷原風好齋坐探深幽哀怨悲今古文章第一流

高才多放逐濁世合爽猶讀罷餘深感狀頭酒滿甌

西溪舟泛

余卜築西溪七載于茲壬申之夏偶作小艇命章

子潔乾與二三知友引胡牀據其上一觴一咏致

甚樂也因成四律以落之

曲水饒幽況閒情寄小艫杯邀楊柳月裾引芰荷風

爾此入同載花源路可通却憐塵世上勞苦嘆飄蓬

其二

小泛西溪上悠然自在流侍原應從我傲敢解操舟

短艇隨花發輕帆共月浮忽疑多亭客嬉戲何求

其三

三尺平堤水居然可放舟新荷迎客艷細柳拂堤柔

江海雙泡落乾坤一葉浮煙波如有意即此是滄洲

其四

是泛仙槎杳扁舟樂意閒自能專一壑何用訪三山

萬事無過酒浮名好是閒漁鷗堪作侶竟日每忘還

閒約

閒居新著令首戒俗人來厭聽趨炎語羞稱治世才

恐他嘲懶慢老我畏塵埃車不關歸省柴扉莫浪開

涵虛閣四詠

滌暑

旋沐尋初服清幽愛此方稠陰分茂樹空翠落修篁

泉迸疑飛雨來似有霜熱腸堪頓冷況復我心凉

流觴

流觴溪水曲雅坐列羣仙欲借新花作杯憑細浪傳

飛揚塵外客瀟灑鏡中天卻類了逸少會稽修禊年

聽泉

泉類溪邊寂泉聲枕上通氣來知帶雨遠色想隨風

宛轉危橋下清凄亂石中[illegible]琴聊一曲流水調與同

泛月

闌橈侵晚盪桂影逐人來與似珠盤轉溪如鏡匣開
映波霜欲立浮瀨雪爲堆遥覩涵虛閣依稀通玉臺

西園偶成

世情總如此吾意復何求負郭山連水爲園近且幽
朝來黃鳥喚晚駐白雲留况憶陶彭澤居然迹者流

山行四首

盡日崎嶇路登躋意自閒雲深時有寺樹密若無山
怪石峻嶒見奇峰曲折扳何當歸隱地長此隔人寰

其二

行處山俱好何妨任意遊草間橫亂石樹杪落寒流
古洞晴如雨陰崖夏亦秋欲延勝賞隨地有高樓

其三

惟恐行將盡行來境益偏石出披霧入翠壁捫蘿穿
徑轉全無路峯回別有天漸看日欲暮愛此且留聯

其四

不識五峰路因與遊者窮閒題時行欲往曲徑作嫌還
回馬知隨犢尋聞是客開翠收如見詩投老合鏟關

過觀來石斷恩上人留齋微雨旋霽遂行

歸路臨闌若仍餘挽勝情雲攜將客至粱塵夾街迎
尋至翠微隨行不去羅羅龍取雨齋餘馬迹卧重來非復約諸
納記深盟

張文岳吏垣過爲門留的山閣因邀田御宿大
參同集

雨散陰初斂園林夕意幽披襟臨水榭躡屐上山樓
客與僧登眺主情洽挽留數峰橫積翠相對豁吟眸

其二

陰晴日屢易向晚復新霽點露花邊下繁星柳外遊
十年吾舊邈四海爾雲宦况是高陽侶何妨醉似泥

送田御宿大參歸里十首有小引

公治兵嶠門以尊卑樹聲明良策宦再犯公于嶠
門實有全城却虜之功會公語學將沂彈劾某方
面政屬爲荷議中公覺語嶠門之人咸爲公侘傺不
平公爽然曰恭觀課予遄吾素願遂應修鄰之力
多矣傳庭與公千秋共賦不嫌不以此去爲公詳
然世近人心之感何能已已遂成十章情見乎詞

借別兼懷感慨杯意未平烽烟歸遠道雨雪去孤城
非合邊臣任功惟野史明相看餘傀儡不獨爲交情
其二
意作賢人隱那兼義士傷魚還誰矢直鳥盡爾弓藏
五岳遊堪縱千秋氣轉揚驚看雙髩短元不負君王
其三
自抗西臺節、高北斗名射𤸃矜獨力斥仗忌孤鳴
衆論方紛沓天心未治平故因 詘擯竟使撤長城

其四
正切心堂戀何妨早拂衣榮名輕節鉞樂事慕庭闈
况有蘭芽茁兼𣗳萼輝懸知歸子舍遠勝共依依
其五
白雲縈渭水紫氣動函關遠遁雙龍失惟將一鶴還
遺編窺韋絕初服著萊斑獨我悲離索冥鴻不可扳
其六
舊有蓬蒿徑新經兵火餘到家惟四壁解橐獨詩書
自信名心薄寧嫌生計疎汝歸吾意決小草欲何如
其七
園隱有新寄嬌齋及濮園數椽蘭作室十畝竹爲垣
靜有琴樽對閒無車馬喧避居非傲物吾道拙中存
其八
何物送君去城頭勾注山浮雲連冀野明月滿秦關
拙宦終成懶工詩早得閒二華几案上行矣任開顏
其九
拂袖歸秦隴翛然故作豪人情涇水濁君意華山高
結客懷燕俠論詩續楚騷悲歌亦我事永矢託綈袍
其十

吾生常落落于世總悠悠能錦殊難合驪珠倦易投
群構分郢唱飛鳥共梁遊何生平在當爲知己酬
映碧園杏莖頭蓮三十首 述九首
一東
鷺見鳧蓮湧真成鶴膝行雙飛霞彩異一幹素心同
並映西溪日平分十里風似聞關塔戀吾欲問玄丁
二冬
虛心卻有約一壑解相容馥郁香如和翩翩影自重
露消荷下風津鍋莖抵從凡跡汀泥裏所然得所從

三江

嬌嬌風塵外競芳兩不降孤因無物並只許自成雙

湛露分襟把炎威合力扛芙蓉空妒妬冷落向秋江

四支

清淚標異致灼爍照遙漪元以一生兩雙因倒見奇

季昆時合玉伯仲孰操觚芍藥輕相謔　因事可辭

五微

解語都無語因知晦意微飛揚同翠蓋綽約並紅衣

幻岂方神女慈擘扎帝妃獨清憐衆濁水上自相依

六魚

奇葩開暑夏香色兩相如得氣　固吐華不厭餘

凌波聯綺帶映日綴霞裾爲謝摩中客應難附執袪

七虞

精靈元獨種瑞采合分敷自信視心一誰云生色殊

波流仍獨立風雨足相扶莫遣舂諧志由來德不孤

二蕭

自是芳心合清溪如見招角英禧一陸此艷萬雙喬

倘交變非度何哉竟不妖倚側頭顱盼一笑戀學齊

三肴

烟水芳菲際依依不暫拋日移花互隱波動影頻交

笑靚雙魚泳愁防獨燕捎爲言休隕落翡翠欲來巢

答王炳藜簡討

不淺蓬瀛意由來感慨多文能傾海市氣欲挽天河

有客宵占劍何人夜枕戈出山余自哂雲壑未能那

留別吳鹿友中丞

自是英雄別那禁倍黯然雲霄空道路天地且風烟

落日干戈外孤城鼓角邊此時分手去不獨悵離筵

其二

已爲蒼生病仍成　社稷功代誅親草檄畏藥自臨

戎蠢帳連宵北衮衣信宿東現山碑可　續墮淚古今

同

其三

正切安危倚翻與歸去情迷吾人座淺官較一斤斲

鷓鴣惟應隱引狠未是橫憐余不解事叱取一何言

其四

自多西及盪蹉跎十載餘非能輕好傲聊以愛吾廬

愁有堪呼酒窮多未著青蚨名誰復問知己意何如

次馮二瑞韻留別

述舞孫多感非貌一望類衣冠猶泉石下穿窗

磐餘分高士肝腸托腐儒相期能不淺昔世見唐虞

其二

自向高門隱人情識大都九疑橫地軸五岳踏天樞

其信飛爲鳥誰云赤匪狐驟芹吾欲獻未卜聖明

俞

其三

何人能出塞吾仕門頭湯餅日如羽空彎月似弧

勝驟思騄驛技導識昆吾會覩妖氛息吾將長五湖

清涼石與王永泰對奕

欲證三乘妙非爭一局強山中人自靜石上日偏長

子奪琉璃色枰分薝蔔香豈同賭墅客定不礙清涼

白谷山人詩鈔卷上終

白谷山人詩鈔卷下　孫朱重刊

鴈門孫傳庭伯雅著　後學馮如京紫乙仝較

傳庭禮節和

男　世瑞　世寧　梓

七言律

送余德先之任閩中取道雲中省覲

霜飛木葉亂紛紛京邸蕭疎此送君海內不堪多戰

伐天涯偏是惜離羣閩江春色迎青旆冀嶺秋風動

白雲記夫相思到夢還梅花驛路好相聞

送別史存威

看君明日駐歸鞍把酒西風淚滿衫人在關河難作

別時當離亂易逢遲一能早趁青山色雙鯉先飛白

李綾江上故人如有問上齋久[illegible]

其二

此去休悲行路難高擎杯中暫留歡今乍良醞官

路烟火新垂搬綢較念亂有人憂世淚才戎車始

彈冠秋風咫尺高歌罷明月曾教按劍看

秋日同謝九如常振宸二廣文飲三台閣漫賦
飛閣嶝峩倚太清凭欄一望失塵纓西來樹影搖金刹南下煙光繞石城丘壑有時歸散吏乾坤何地著狂生坐深月上高臺靜片片幽芬落酒觥

其二
宦跡天涯感慨中登高覽勝解相同思鄉節候逢流火玩世行藏任轉蓬連水煙飛老子氣芒山雲起漢王風細論往事增惆悵從倚尊前意不窮

再次前韻
為愛秋光逼眼清閒來一笑絕冠纓黃金徒散三千客白璧難償十五城漫把閒愁消短髩誰將大藥度長生與君且盡登臨興潦倒風前酒數觥

其二
蒼生滿眼亂離中索餉徵兵處處同直北烽煙連戍壘天南蹤跡歎飄蓬銜杯醉倚三台月看劍悲來萬里風忽憶家山搖落際欲同阮籍泣途窮

送王彭伯先生北上二律
輶車明日問長安修濟[illegible]筵暫握歡論將中原豪傑動談兵午夜斗星寒新秋早見邊聲急時政深憐外吏難・聖主久虛前席待佇成霖雨到江干

其二
多亂寘鴻不可尋何來空谷獨傳音烽煙正想平戎策胥濟長懸報主心上國草公疏漫切　此日禍方深驪卓忽動中朝色變將相看鬢流吟

閣中與諸公詩飲旅舍汪二明府夜集
銀燭輝煌照素秋芳樽冷夜對清幽香飄玉樹風生戶露拂金莖月滿樓車馬昔憐燕市游文章今作兔園遊酒闌忽漫談時事萬里邊聲起鼎愁

許亦齡出示家詩一首雅郡索和走筆次之
開館清名夜更宜[illegible]君又到調踏[illegible]前行雪生長簇樓外青霞落遠天滿苑秋光驚過眼楚天露氣欲沾膺不知何處寒砧急銀漢迢迢月轉遲

飲明遠樓次李雲菴先生原閣韻
幾葉飛樓倚夕煙樓臺緣一片笙歌感時客有悲秋賦覽勝人同入洛年指點河山分豔冶笑談星斗落樽前元龍自昔多豪興應擬身離尺五天

寓相國寺有懷

僧房落葉滿蒼苔小院煙光暝欲開萬里秋風人入洛一天夜月客銜杯疎鐘漸向高樓斷清梵頻從古殿來孝舍不堪成獨嘯近郊猶有謫僊才

送友人還里

正惜天涯聚首歸風塵何促征鞍百年兄弟三秋隔千里關河十月寒解袂自憐官况薄開樽常愧故情歎何時我亦借歸計紫塞青山好共看

考績

亳都潦倒竟何爲嚴劇疎庸總不宜五鳳人爭推漢吏雙鳧我自愧明時傳家清白雖無忝治邑艱辛未有裨聖主若虛前席待願將血淚灑彤墀

大梁道中

桃花爛熳水瀰漫何事風塵獨客顏四海幾人堪定亂百年吾道合投閒懷中有璧焉逢主囊裏無錢欲買山幾度圖歸歸未得夢魂空遶薊門關

題竹居宗正園亭

天道梁園路已荆僊宗別館足逍遙樓臺忽向空中見洞壑偶從絕處生檻外風來松舞鶴池邊水至石飛鯨一丘已擅山河勝千載應同帶礪盟

其二

小山兀起勢嶷傾面面奇峰側不成微徑自能藏宛曲幽巖元不礙空明登臨此日無三島開闢當時有五丁何處忽聞清嘯發恍從蘇嶺聽吹笙

送友人還里

隋堤春望草離離愁是天涯惜別時淪落非關才獨短迍邅自合衆蛾嫉風塵世上吾青眼文酒場中爾

白髮此去故園應有賦好將雲樹動遐思

其二

梁園十月共清娛愛爾人如玉樹枝四海論心惟我輩一時分手又天涯黃河水接龍門下大麓雲連鴈塞遙極目關山情俱遠與君重醉定何期

對酌

天涯同是客夷門月夕相將共此樽念我懷才知有意逢君任俠故無言夢幾白學鷄劇看罷青萍惹欲鱗明日匆匆又是別愁花深鄉總消魂

歸興

風塵事事不堪論回首雲山斷客魂四海勞民皮已竭三年做吏骨猶存愁思縈迴歸南墅愁欲呼天賦北門奄忽故園春又暮空教青鬢頒華簪

其二

豈況今成窶且貧艱危世路況愁人夜陽白璧投偏倚勾漏丹砂煉未眞有鐵鑄來俱是錯無錢擲去可通神何時頭却支祁鎖豐草長林任此身

送田待溪侍御入都

西園斗酒暫相留驄馬歸朝識壯遊烽火幾年勞戰伐乾坤何日罷誅求知君剩有憂 策愧我殊無報主謀北望燕京情俱切楡關一綫使人愁

雨霽遊月

一雨初回曉霽開閑庭幽敞共徘徊木邊涼氣生衣袂花外新香入酒杯作客十年人幸甚此天今夜月當來獨憐故國隔山遠萬里清秋廻暮哀

沙水

誰將玉斧伐麥陰片片清涼似客心頃使當筵無暑氣寧須到吻失頻傾月回漢殿金莖淺天入巢扃白雪深豈有熱腸消不得獨餘清興滿瑤琴

代武子寄內

十年無日不天涯回首春風悵遠離紅袖獨憐卿任俠青山自笑我探奇三秋鴻雁音書杳千里星霜鬢髮知江蟹欲肥歸可待好儲新酒掃東籬

亳都秋興

蕭蕭梁苑獨徘徊客思秋容黯不開文獻總憐徵子去風流曾識孝王來乾餘天地仍刁斗木落田廬半草萊芒碭數峰垂檻外白雲紅樹總堪哀

其二

十年萍梗歎浮踪一篆憂勞滯宋封久客益工離亂賦長愁欲失北遊容機頭夜月吹殘角塞下秋風泣九龍寫憶故人天際北今朝歸去日相從（卓先生寨下句想指此 粵闕門下有九龍）

其三

從關尚可支幾人一綫對安危客兵況老三千戍胡馬偏肥九月時不支寒臨霜氣結窮秋愁聽角

聲吹九泥不是封關計仗劒誰歌出塞詞

其四

海上謫仙十二樓蓬宮貝闕擁丹丘紫雲光泛明河曉白露清分太液秋有客逍遙看鶴舞何人寥落對猿愁塵遊自笑塵緣定又見長空大火流

過方滄齋寓留飲

相憐何必歎沉淪小酌叔圖與味眞于我正宜寬禮數如君豈合老風塵白衿藏酒能供客更有移花解傍人忽聽鸎可愛當筵起舞倒烏巾

侯木菴緝修請告賦送

此日眞成離別難正逢淑色滿長安西山泉石問新莫北闕雲霞散曉寒世事託銷君拂袍風塵消笑我彈冠應知多病不勝感傷去無勞問看

同王天羽劉齊劉還菴作夏夜飲東宮察太學飲王承泰山亭於壁間鐫東漢王輩野一先生韻

臺館新晴動晚涼憑虛覽勝引杯長烏鳥深樹山逾靜花滿平堤水亦香作賦何人凡往跡登高有客擅

清狂酒鬧與剸仍更酌枕藉空庭夜欲央

其二

訪勝重來問舊途相携醉眼欲糢糊雲歸林壑全飛動雨過煙村半有無滿地黃花作幕跨山臺榭石爲鄰主人愛我饒幽況指點溪前許結廬

秋日丁覺齋憲副招飲

塞下秋高夜色寒虛亭乘暇共盤桓一樽風雨重陽近十載關河此會難瓶菊似知矜晩節伶歌不許雜清歡招携折柬休辭數世法應從我輩寬

秋興

西風一雁下河洲客思悠悠獨倚樓窮塞不堪逢九月美人何事隔三秋看萸把酒情何限對菊搜吟意未休欲向中原舒望眼南雲北樹總關愁

其二

烟凄古戍曉楓丹水咽平沙衰草寒的駒匠肥生事易濮師巳老撤防難准落日古揚三晉壯略何人繼一韓聞道聖明宵旰切封關或可恃泥丸

得吳詩如嚴憲書却寄兼柬貢二山比部

玉節東南控上遊喜逢驛使問并州錦帆橫槳酬新
興碧蔣傳杯憶舊遊晉國河山存巨麗毗陵文物擅
風流奇言秋署清狂客莫爲閒愁泣楚囚時二山有家難

送曲陽令宋玄平入　覲兼簡　內召

種得河陽花滿城徵車今喜上春明西山積雪留琴
韻北闕晨星候履聲治行兩朝重杞梓文章四海舊
知名　中興輔佐需公等雲漢應將雙手擎

其二

鴻南一望思紛紛遙道遙傳送使君偃蹇睢鯀能寒
栟御書宵捧鳳墀雲時艱擊目誰堪濟民隱關心
帝欲聞應　濡諫草　洞冠警近方殿

除夕

滿城簫鼓沸春煙欹枕挑燈自黯然兒女試衣爭問
夜妻孥庀食競更年兩區花竹存詩料六載樵漁足
酒錢不是野人知節候偶隨流俗樂林泉

杜門

隱人微尚可誰論養拙鍵關學靜存一枕圖書堪歲
月三徑蓬藋足晨昏青山有約容排闥碧柳多情許
候門此外不須勞剝啄林西咸自歇拔擾

朱抱貞參戎擢陽和協鎮賦贈

東西戎馬日縱橫誰挽天河洗甲兵上黨將軍今大
樹雁門關塞古長城親提虎旅新馳捷曾勒燕然久
著名制府攻虛推謐待佇看倚劍落欃槍

答貢二山比部禮闈見讓之作兼致楊慕垣春
坊次二山元韻

肝膽真堪比素琴佮交那得此情深五年秋署人如
玉二月春城柳似金文字總關經世業詩篇不改歲
寒心草玄尚有楊雄在漫向風塵覓賞音

斥蠅次　象風師韻

炎日偏宜翻華生剛翎繹續紋何嘗呼朋引類萃嶸
濵逐氣尋羶性不更稍歷米猶夙匿影幾逢黄灼便
凝情點汚最是關公憤變白那論譬與珩

斥蚊次韻

利吻輕身何處來那堪聚處若聞雷止慣善逞追難
獲湧恃多援逐不開有隙因緣能入幕無端圖結欲
成堆市朝白合逢辛螫恨殺窺人遶榻來

又令斥蠅蚊二首

二蟲苦人甚衆應象賦師檄分擊之而忿猶未
已復令詩二律具其過惡相濟必對鞫伏罪並
付奚衙宗合殘之職耳

日下清[illegible]有擾擾聚羣白鳥復營營乾坤未合吾高
枕其[illegible]後[illegible]空餘素客忿集[illegible]然質豢
君恬天生[illegible]惡負無異嘆貞媛點白珩

其二

貪殘相濟逐炎來會擊何當假迅雷綺席閑香先客

至紗房低微何人開青衣集似蟻為陣棄羽飛疑聲
作雷得有態難堪上汝細黏爲逐向蓬萊

贈苗功甫茂才

文雅風流爾擅長更饒意氣獨辭征時名噴甚蜚三
晉書法居然逼二王作客閒由多寂盜還家盧舍久
荒涼猶能自恃貧無慮過我溪亭日舉觴

咏蓮

倚欄清興滿滄浪[illegible]花荷風送遠香君子元爲花上
品伊人宛在水中央芙蓉秋老空零落桃李春歸幾
艷陽華貌詎能雙擅美亭亭九夏日偏長

戲題畫僧

悟得菩提色即空寂然意象畫圖中閒臨竹石如禪
在靜寫昆蟲見性同不是毫端藏佛解安能筆下奪
天工偶成淨土蓮花瓣卻與人間一樣同

胡滏陽大參招飲賦謝

新秋爽氣動邊城把酒相看意欲傾甕光有如公輩
出射狼敢似向時横猪前露下杯拱把匣衷霜飛劍
欲鳴爲指天河須早挽東南今昔十年兵

中秋十三夜李念齋約部招飲竟夜雨無月

何事中秋景不除先生約客意空奇月華應欲逐三
夕雨色堪憐滿爲家[illegible]生[illegible]古成斷
霜簇相看酒興[illegible]深歎小[illegible]堪[illegible]衛

壬申中秋夜邀諸友飲風止雪月光皎甚與亦
頗佳歡賞未終漏下五鼓矣因憶余自歸里以
來七度中秋四值陰雨中間憨病知尋事與心
四此飲亦未易得也感而賦此

林間七歲度中秋強半陰雲[illegible]未[illegible]況復文園病

病更兼添室本多憂月華特爲今宵勝風雅誰如爾
輩優酬飮何妨更欲壽主人未倦且淹留

秋日病衰王翁携榼相過因邀劉遯菴兄弟同
集

高飮誰堪繼鹿門多翁風尚晚逾敦青年推與猶詩
社暇日清歡但酒樽有客悲吟同宋玉何人起舞似
劉琨相逢惟問奚囊物借賦新詩與細論

九日邀諸友同集二首

招携素友共滿娟傾倒高齋九日期慇節茱萸看白

好經秋菊萏呼仝良乾坤此會人同健風雨連宵酒
更宜酩酊不禁狂態發謾然落帽未爲奇

其二

霜天搖落動清哀詞客將相自快哉雅與不隨楓葉
落芳樽好共菊花開百年勝日登高會門座雄風作
賦才新釀正饒堪一飲門前不用白衣來

咏菊

園林搖落盡堪傷惟見堦前菊有香豈是孤芳偏傲
物祇因羣卉不禁霜葉雕寒玉深舒碧花嵌精金密

履黃我亦淸幽堪作侶朝朝把酒醉君傍

又菊四咏

醉楊妃

宿酒沉沉困未醒猶餘醉態倚香苞眞同妃子柔無
骨殊異先生頓折腰粧罷豈容飛燕似睡來不數海
棠嬌凌霜曉節剛如此堪與傾城作解嘲

老僧衣

飛錫繙邊日欲斜遺將破衲冷霜華遠公舊在淵明
社釋氏應拈隱逸花不分禪心常寂寞故敎秋色罽

袈裟何當妝向維摩室笑指諸天落晩霞

舊朝服

孤芳無分侍東皇慘淡堪儕委徑旁羞傍曉星迎劍
佩故敎秋露冷衣裳自知應著寒籬色誰謂猶携滿
袖香遥憶上林紅共紫每陪春賞沐恩光

萬卷書

恥作空齋老蠹魚携樽籬畔與偏餘我方欲縱千觴
酒爾却先開萬卷書求解自知元亮懶欲耽詩道孝
先疎坐看稽蕾愁咕嗶一任西風仔細茹

紅菊

為愛秋容淡似余誰令雲錦爛吾盧一從嬌殿千花後老圃春回九月餘豈待先生披絳帳纔教晚節被丹青海棠亦有秋時種香色元來總不如

上元十三夜李念勝招飲署中賦謝

良宵清宴酒如澠劇飲酣歌逸興增我欲問天宜有月君堪照夜不關燈慨慷元自空三輔裘馬何妨似五陵玉樹臨風吹笑後階前火樹漫相矜

送馮生元瑞赴試

與子深期在此行聞樽不是悵離情高文欲擅千秋業弱冠先操十載盟燕趙淒涼歌詞迥并參燦爛劍光橫斗間主者饒玄賞會見花司南久著名

送馮生修隱暨弟宗衡元振赴試

相看意興總縱橫光彩紛生照舉能累代文章重振響一時兄弟盡知名無衣合為吾儕賦有酒當何爵輩傾留酌莫辭持其醉堵前明月正多情

送馮生益之劉生琴軒赴試

同驅秋色下河汾淘漉投留酒欲醺豈但文章堪睨額郎論好膈亦空羣離亭刻影連霄動會省雞聲入曉門為屬聯鑣須努力廣寒仙葉好平分

七夕有懷

長空雨霽月初波恍見霓旌駕鵲過針景不禁人去遠樂勝無奈客愁何乾坤七夕元無盡今古雙星會已多問道橋邊猶悵別此情吾欲問明河

用御宿大參勝遊飲余映碧園李念勝[illegible]韻

約以事阻未至

壺觴就我河之濱雅與高情事事真看竹不知誰是主愛蓮其謂此何人游嚴本自饒泉石思邈從來志隱淪獨怪長源虛此會空齋應悵月華新

春雪喜賦得飛字

塞上春寒春事微却憐玉蕊競芳菲驚梅欲發花先落岸柳纔舒絮已飛登眺正宜浮白醉招遊不信踏青歸吟成漫訝多奇句郢曲誰來和者稀

寄宋玄千給事

十年蹤跡任浮沉知己何期會晤深為我一丘甘作癖有君四海盡為霖雪勝尚存終岸人相契何來欲

見侵韓上傳遊如訊　澤寧分老碧雲岑

王炳藜簡訃以詩刻見寄賦荅

一墜俄驚十載過故人且莫問蹉跎雲霄北望星辰
遠道路東來雨雪多較獵楊雄元有賦飯牛甯戚豈
無歌報書欲　彈冠意婉媛其如近狀何

西溪夜泛

浮舟歡賞畫樓西煙樹微茫夜欲迷辟暑堪同河朔
飲遊儻漫問武陵溪澗泉響逐歌聲遠山月光隨舞
袖低既醉難傾今夕意笑余潦倒有新題

其二

向夕芳樽傍水開最憐知己共銜杯詩成警處難爲
和飲到醺時不用催池上涼風交翠竹亭前新月[illegible]
高槐吾生此地應閒瀨謾訝明時有棄才

金閶嶺

寶剎崔嵬倚夕陰何人曾此布黃金嶺頭風雨來千
地閣上浮雲變古今正好憑虛生遠眺何妨攬勝入
孤吟詩成却自嫌饒舌欲證菩提不染心

淸涼石僧舍同諸丈坐譚

落落棲期總出塵看山況復盡閒身世情厭厭惟兒
女我亦蕭踈白雲洞待青霞同作炊歸來碧草共
爲茵相憐欲問淸涼隱孰是人生未了因

別山

看山休恨十年盟隱計猶憐尚未成到日雲霞如有
意歸時猿鶴豈無情丹崖翠壁皆留詠瑤草琪花半
識名此去淸涼應笑我勞勞城市欲何營

其二

又驅匹馬向風塵回首名山漫愴神身類向平終有

願宅如謝朓久爲醉林留此會成知己杖屨重來是
故人躋磴探蘿仍有日攢峯列巘莫相嗔

閏中秋十日夜酌樊淑岳寓余通用御宿邀賞
望夜之作口占次韻

天涯知己共爲酢　勝招攜喜不違三五況當明月
夜尋常已是易花期臺鋪北寂偏宜酌興續南樓倚
可許雅會幾能逢此夕須教舒酌莫輕辭

閏中秋夜同御宿大參攜樽飲余玉碧園

又見長空好月來明河如洗淨無埃天開霽景重飛

鏡人衆芳筵再舉杯鐵騎銜縱清朔漠蝦蟆瀉影靜
樓臺扳留未盡登臨意明日還應醉一回

又月下戶占用韻

綺席重臨玉盌開良宵寧厭此徘徊桂枝不共黃楊
縮菊令仍分皓魄來賦月客應重授簡問天我合更
停杯露儕前夕成虛度枕簟空庭醉不回

樊淑譽以九日燈下作見示次荅

冷署棲遲意不平更逢佳節與誰宜斗星錯落驚新
賦風雨蕭疎憶故籬吟罷襟懷殊苦放狂來短髮豈

羞吹登高有約成虛負獨傍孤燈却語誰

其二

九日偏憐得句奇詩情惟許素秋知風塵落落甘肯
狠文采翩翩自習閒品霜枝飛玉屑清分露氣倒
瓊卮逼驚夜半揮毫處筆陣猶嫌刻漏遲

題馬當之茂才春雪齋次徐府韻

春滿高齋雪未闌蕭然一榻且安閒約掃試分明
齊鄭架抽縹帙夜來人足瑤林早積素訪成玉潤夜
飛鴻漫因郢曲憐孤調道奏于今有二難

其二

春雪霏霏覆畫闌美人幽況足相安文章堪與春爭
麗氣韻元同雪鬥寒太液池邊浮瑞靄峩嵋山半落
清湍悲君沒入空齋裏愧我留題得句難

挽楊斗王少參

萬里孤忠捲夕陽朧雲愁抱海天長瑤階白切　明
君惠聚華從深義士傷魚灑江氣終化碧骨埋荒野
傳飛黃招魂欲賦重搔首風雨瀟瀟下白楊

其二

一柱天南正倚君俄驚地下促修文無人不欲歌黃
鳥有母那堪含白雲壁壘猶存惟道在到今愁係獨
孤墳關河搖落逢秋暮滿目松楸對夕曛

其三

尋常死別已難禁況復知交感倍深郢曲昔因偶我
賦楚詞今爲弔君吟春風共吹紅綾餅流水誰彈綠
綺琴一往頓成千載恨幾回清淚欲沾襟

其四

愁聽索笳下荒原挽紼傷心不可言衆獄上書應有

恨楚臣作賦本多寃河山千里千年氣風雨滇南萬
里魂有友如余殊任俠安能爲爾叫天閽

秋興四首用留御宿大參韻

落木蕭蕭葉漸稀客聞猶厭遇雲飛三秋臥病逢迎
少十載爲郎蹤跡稀兵火自餘松菊徑風霜不礙薜
蘿衣故人漫切彈冠望爲語西山蕨正肥

又

臺下悲風九月來亂餘天地不勝哀桑田漫訝成
海池水曾聞是刧灰猶賸有人應擊楫劇疎如我合

銜杯祇惜病骨逢多難蕭颯那禁秋又催

又

伏枕頻驚秋漸殘轉思長夜正漫漫風雷木介飛龍
劍烟雨何妨濯錫冠縱酒劇憐三徑寂探詩偏愛五
峰寒即今高卧仍多感一似崎嶇世路難

又

清閒深荷　重思遊况是泉籬菊從埒曼溶陶若能
任俠飄蓬楚客獨多悲一丘久負嵇康放十載相安
命未畸因懷承明趨侍者緋衣博得鬢絲絲

秋夜不寐

勞擾懸將一枕休月驚長夜轉多愁微霜鬢裏秋先
到大火心頭曉尚流有我楚臣非獨醒何人天姥與
同遊謾言世事如蕉鹿好夢憐今無處求

又

不寐愁看秋夜寒幾回强起步空庭短檠肯與心相
照孤樹堪令眼獨青天有奇方常夢夢我饒肩病却
惺惺無勞聖語窗前聽殘漏清淒已足聽

欹倚寒窗半掛衾　背客猪厲關更封爐火盡茶烟
冷紙帳香銷燭影流月落不堪把盞問河横未許泛
槎遊豈因久斷長安夢一覺黄粱不可求

又

怯眠欹枕歎沈宜露冷風淒葉滿庭客在窮途雙眼
白家餘故物一瓊青自驚病後同秋老誰遣愁來似
月悭憐今不知長夜苦頻將歌管惱人聽

又

秋暮愁心入夜偏吁嗟覺醉淚逃禪　斥峰煙月餘詩

料百畝桑麻自酒錢葉墜空堦同我落霜添短鬢今
誰先不禁憑檻增惆悵徙倚明河欲曙天

馮黍生侍御還朝有贈

繡衣使者有殊庸攬轡今看報　九重驄出吳門非
衆馬（侍郎吳人）劍來豐嶽是眞龍皂囊已吐台中氣白羽
還銷塞上烽開府行應承寵渥還將雨露灑堯封

又

氣節文章世兩難冀宜才子作官官時英爭覩囊中
草大吏猶欽柱後冠按晉河山殊借色施　朝霜雪

正生寒（時方十月）共知足副澄清志不黍鳴陽一鳳存

焦涵一開府雲中賦贈

名高台鼎風流詞藻奪雲霞竹帛雖天使文章獨專
業君能才子復尊官行當自勸燕然石更有誰登灑
將壇節鉞非榮君可貴范韓楊馬一時看

又

雲中舊是羅戎地警急新當出塞時　宵旰九重思
鎖鑰將壇萬姓望旌旗　河躍馬驍騏狀廣野陳兵
虎豹馳行參膺功膺簡畀顯將饒吹紀

留酌焦涵一于映碧園同遊田御宿同集

風雅寥寥我輩存頻年河漢送銷魂霞中明月寒相
照匣裏清霜曉共論大白浮杯臨水榭太玄題字署
山軒（涵一爲余題太玄別境）高牙獨訝催行急一曲溪前夜色
繁

又

溪水溪雲凍欲連空庭酌酒劇相憐春風十憶金門
柳（自乙丑相聯都門今經十載）　朔雪雙看玉井蓮（度步荷池又並公皆秦人）
有襟期存壯節何妨意與滿尊前却疑鴨足非吾事

幾傍雞雄劍佩然

冬日田御宿大參邀飲清妥堂曉復圖盤暢飲
茗出內廚佐酒爲余病嗽却飲爲樊淑會計部
所奪輒飲至醉即事二律

霜清紫塞罷談兵月滿空庭興舉觥詞客暫忘天使
重（監視其在坐）酒人獨有夜郎横（皆黔人）偶拈勝句吟懷爽
忽得臬盧醉眼明縱飲那能賁病骨狂來吾亦澱浮
生

又

盡捐苛禮叙從容雅集何妨命[illegible]開室晚携人似
上岐[illegible]初挂月如弓坐深徐徹銖堪下飲解所厨不
减供解適春風笑滿席故教此夜失嚴冬

王繼齋以粵府將從戎索詩爲貺

文雅風流已足觀[illegible]上馬亦桓桓不因有意麒麟
閣安得[illegible]燕然志已有久從投筆拋旋頭今向井
陘[illegible]自發[illegible]屬兵機只知爾應登大將壇

因御宿文[illegible]西歸有日卜築草堂樊[illegible]計部
[illegible]限韻

相看欲别復何言對月[illegible]此夜魂歸客還心千里
去隱人敢[illegible]何時行[illegible]酒悲燕市[illegible]談詩燈
光關南北天涯同努力重圍執手問華[illegible]

遣病

病來不汗世緣奇久病[illegible]知病却宜天上神仙如不
病月中[illegible]何爲姓名已落時人忌[illegible]句還生真
宰疑伏枕偶教風雅發[illegible]遣懷傳[illegible]文

送[illegible]深之[illegible]深之雅負奇任俠詩意頗
涉規諷[illegible]也

江[illegible]吹冷邊征[illegible]河水[illegible]不流[illegible]遠[illegible]
殘雪[illegible]上[illegible]于秋[illegible]存須敬七
尺留[illegible]試吳鈎

[illegible]

相[illegible]至去容[illegible]上昔[illegible]人
是[illegible]下秋[illegible]原推
一代宗[illegible]相[illegible]佳士正雲從

今古[illegible]

爲[illegible]午日[illegible]遊與[illegible]杯轉[illegible]病後[illegible]時思艾

蓄[illegible]來[illegible]病[illegible]疑效腸如縷[illegible]鬢
似是[illegible]有溪上水[illegible]千載[illegible]

送[illegible]大參之任[illegible]川

雄風[illegible]旌[illegible]北行[illegible]江明驛
[illegible]下[illegible]度[illegible]交[illegible]風[illegible]新傳寇
本平[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去歲[illegible]門[illegible]切書生
[illegible]門[illegible]陰風吹向[illegible]乾[illegible]火照

黄昏只今痛定方思痛又見烟塵滿舊原

又

頻年戎馬任縱横此日長歸氣韓入兩鎮人爭料
敵一時徒旅盡嬰城凄凄境外鴻鳴石嶺峰頭夜
合營燕壁笛落鎮咫尺今入擊日淚如傾

留別樊淑爵倚部用韻

十年無復聽和鸞小隼孫多此一端并炎門淨能解
綬敢學貢禹愛彈冠天向　北闕風雲遠地迥西溪
雨雪安强起不知綠底幷馬頭秋色正餘寒

九日同潘升允侍御薛行塢簡討宋泗洲驗封

集李龍門樞部宅焚賦

帝城佳節足追陪良晤何妨結駟來千里一堂今把
袂百年九日此行杯龍山客好仍同從燕市花寒却
早開擁醉盡忘歸去晚迢迢清漏漫頻催

又

登高作賦本尋傳聞館清歡亦勝遊天入幽燕聯
上國地連孫晉憶并州李潘薛三公皆晉人余亦曾令中土從教月色
開新爽莫遣邊聲惹客愁回首關河秋夢裏雨雲北

封幾悠悠

寧君壁間刻馬端甫公咏竹詩而竹與人俱不
可觀矣次以志感

偶從題咏想琅玕春老空亭客夢寒渭水千竿何處
把汜陽三徑幾時看殘枝未許喧鳥雀遺韻猶堪下
鳳鸞惆悵此君不可作惟餘汗簡照心丹

五言排律

陳玉鉉給事入都寄贈十二韻

聖代需鴻碩天衢儼鄴騶雄風空冀北大業起周南霄漢孤心峽乾坤隻手擔琪垣秋冷烈彩筆夜清酣氣向豐城識珠從赤水探直疑雲可付翻見點何慚猶憶同聯綬相期自盍簪解牛知絕伎對蝨想雄譚世局今愈變時賢理未諳澤鴻方肅肅鴟虎復眈眈恤緯爾空切回天爾獨堪遲聞旋上閣聊此寄心函

賦得看劍引杯長十韻

別有臨觴意非關飲與頹琴樽徒寂寞詩酒漫逡巡俠傑東山技嗟嘆北海賓貯原饒磊塊世未息烟塵何物堪聞主斯人合致身龍精豁在掛虎氣吉相親雷煥占非偶風胡辨獨真芙蓉鍔上紫霜雪匣中明燭曉懷仇雖盤桓合塞屯連呼盡斗此際意誰倫

七言排律

至日南郊恭紀同徐嵋雲文選孫三如考功黃李竹驗封限韻

祇天大禮三先甲蓍地精誠七閱辰正歷般憂運下土轉思至德合穹旻望靈夙戒勤將享奉贊親臨恭祀禋雲逵郊宮華似蓋月依輦路碧如輪儒臣履舄聯雙珮衛士兜鍪說六鈞氣肅牲牷登豆列光浮玉帛鼓鍾陳燔樽馨馥初將酒燎火輝煌不盡薪綏入管灰宵動玉漏催宮箭曉傳銀紫煙輕拂隱韶遠黃道重旋御仗新霜駕凫趨環左掖慶成嵩祝徹中宸忻懽自叶迎陽義持捉知回造物仁允泰無虞烽盡息萬年有道福長臻

題先樸錄十韻

石瑤符孫丈以先徵錄索詩余雅善瑤符且韙其事爲賦七言近體十韻未及登冊遂聞先慈之變遂成逋負越一年瑤符以近遺行猶申前請因感其意不可已輒取原草重加商書已殆不能還觀益知古人蓼莪之讀同此至痛余于瑤符深矣

漢代君家盛絕倫明時奕葉還逾新一完白璧生庭玉兩獲玄珠擅席珍出應禎祥同鳳覽誕膺仁厚並麟振賁書早信兒能讀斷織嘗愁母見嗔弓冶相承家澤永壎篪迭奏此情眞御鱣座上儒風古援雉田間吏術心言璽不封拔茅思何獨但宜貧聽雲灑淚悲心譽傾目懷丹喉穰蔣丘墜尚琪容故我耕樵總不撫前人天心倚在儲衡應世路難知漫愴神

五言絕句

別友

一樽風雨至孤劍暮雲橫意氣知難老何妨萬里行

山中雜吟

盛夏全無暑風來怎地寒離塵纔幾許天上作何觀

又

人跡眞難到奇花自在生元皆天女散安得盡知名

又

引水通通竇裁山曲抱墻高棲窺樹遠虛牖納雲長

又

天畔數聲鐘聽之清且發獨起步空階但見空山月

又

細路何盤折重經昔未到鐘鳴知寺近只隔數重松

又

樹起不見山雲生不見樹往來翠微中衣濕非關雨

又

空林寂無人清言共誰訂流水澗中鳴冷然動我聽

一片清涼石憑余任意眠歸來尙有意不用買山錢

七言絕句

月夜

娟娟清影滿闌干不是相憐不盡歡地北天南月俱好可憐惟有客中看

郡城夜眺

立馬城頭月未闌樓臺新霽碧空寒客心此際無悲壯指點旌頭仔細看

白鼻騧

何處飛來白鼻騧銀鞍金勒總豪華笑看紅袖飄飄處道是悲歌第幾家

結客少年場

長袖翩翩白皙郎紫騮斜控絲絲韁等閒來往青齊道爲訪何人是孟嘗

關柝

涼夜孤燈客思焦柝聲和雨度寒宵聽去不是嚴更漏爲伴陰蟲送寂寥

關砧

日落孤城秋氣深西風入夜轉蕭森飄來一片寒砧

悉敲吟髭人萬里心

送張志南再歸瀛門

去年四月送君歸楊柳花飛點客衣今日送君春正
半雪花却似柳花飛

又

雲臺雨度惜臨岐總是乾坤多事時咫尺故園君又
到憐余猶未定歸期

棲賢社

十里青松一徑烟嵩陽老衲此安禪寬余許似淵明
會賢社何妨繼白蓮

竹林寺憶月川上人

高孫曾開選竹林應憐餘翠似禪心一從寂後荒涼
盡明月川前自古今

倪文貞公文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二卷首一卷

（明）倪元璐撰

清乾隆三十七年倪安世刻本（四庫底本）

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初、元璐官翰林時、掌外制之詞、文章典雅、爲館閣所宗。其門人爲刻代言選六卷、長洲文震孟序之。崇禎丙子、以國子監祭酒歸里、裒輯所作、名曰鴻寶應本、華亭陳子龍序之。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擢戶部尚書、時事已亟、不復作應制文字。門人取舊刻重爲刊定、付其子會鼎庋藏之。乾隆壬辰、其元孫安世復編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師鄒元標、長從劉宗周、黃道周遊、均以古人相期許、而尤留心於經濟、故其擘畫設施、鉤考兵食、皆可見諸施行、非經生空談浮議者可比。其詩文雖不脫北地、弇州之舊格、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軍國大計、興亡治亂之所關、尤爲當世所推重。然當天崇之時、君子小人雜遝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元璐獨持論侃侃、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壞亂已極、始見委任、而已無所措其手。僅以身殉國、以忠烈傳於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彌重其文也。詩集頗多散佚、如同朝鮮使一城七言律詩一首、同眾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詩一首、又律句黃花古戍春難到、枯樹嚴關鳥不過。獰石魏公偏嫵媚、輕煙呂相不糊塗等句、皆載在施男邛竹杖中。集中俱未收入、蓋偶未見男書歟。

倪文貞公節義文章炳著勝
國我
世祖章皇帝褒䘏優渥海內仰其人
者無不頌其書然而百年
之後遺稿零落其元孫安世
繼寫合帙見示因謀所以闡

所知耳或知而不用用而不專則
衰亂而至於覆亡是兩失而兩甘
已崇禎時紹興具宰相才者二人
一劉公念臺一倪公鴻寶劉公三
仕三已退而講學於蕺山國變後
不食七日而死是知之而不用也

倪公則不然用之元年矣用之十
五年矣用之經筵矣用之佐樞司
計矣陳善閑邪諫行言聽策兵籌
餉掌握度支雲龍魚水殆無以過
而事與願違勢隨時變賢奸並躋
君臣同殉可勝歎哉夫人君之患

莫患於不知人尤莫患於知君子而不知小人思陵易相有如置碁是見不真而信不確也當時僨帥雖横名將尚多奸慝同升賢良故在使能進退不襍倚任有終何至涇渭同流玉石俱碎或謂懷宗無

亡國之政豈其然乎倪公出處分明死生昭晰中間籌畫設施謀國如家憂時若病豈逐境因時而能猝辦耶亦道力堅定故能歷試而不窮至死而不變公之文章即公之德業也公之氣節即公之功名

也公生平推服念臺猶念臺之推服公也是皆學道有得之人故能明道載道達道以殉於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亡國之時天則至於變矣使不生二三賢人守其充而持是道道亦將變焉烏乎可噫天

生倪公於崇禎之時蓋爲道而生也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何害焉然而苦節能貞尚不可謂道之窮也

夫乾隆壬辰元旦鉛山後學蔣士銓拜撰

刻倪文貞公全集後序

余齒年與倪氏任可霽可兄弟同硯席歲時升堂拜文貞公畫像并見公遺集庋篋衍中纍纍巨帙時憎無知特愛敬諷閱一過而已比余宦遊南北二十餘年歸而任可

捐館霽可尚困逆旅連蹇不得志向所見篋衍中纍纍巨帙屢經手校益瑰瑋可誦惟以剞劂無資恐後人之湮沒散失是懼鉛山蔣定甫太史聞而倡其儕醵金畀梓人且爲論定篇帙作傳以弁其首余

自嶺外歸太史主講維揚復寓書督役爲鳩費於江南嗟乎以太史之勤於公集如此益知公之德業文章感發興起於千百世無疑矣夫當莊烈帝時易相如舉棊薰蕕雜進岌岌乎殆晚歲以馮元飇爲

本兵公爲大農乃蝕日之復明若早用之十年以前公之經濟必槃閎於三傚之外公之敷奏對颺必不徒危苦激切與主上同憂德其身不死得以政事之暇講學解經則所以衣被後學者亦不止進呈

之譾編及兒易一書而已而公之所遇止此公之著述僅見於世者亦止此然則豈獨公之不幸哉公集有文文肅諸序其學問底藴已昭如日星固無待末學謏聞和集捫燭之見爲之揚詡其未盡顧以

霽可之敬承先烈捧持不墮而太史尚義好古采清芬而揚幽馥其因緣固不可泯于是乎書同郡後學平聖臺再拜

會稽倪霽可手輯其高祖文貞公集若干卷付剞劂以行世將竣事乞言于余余受而讀之有感焉夫文貞公生逢陽九願受懷宗特達之知入諫幄典禁兵主計部時事既去卒以身殉集中所載不足盡公本末而孤忠粹白之性凜凜乎古道照顏色也吾友確齋跋公集謂用公不早故其經

濟多出于危苦激切之餘而其所著述自兒易外亦復僅見于世以是爲公遺憾嗚呼此公之心而豈天生公之心哉夫使懷宗果用公于十年之前以其道德文章見諸行事于以張皇于三殿之外寧非公之至願乃天之生公不欲以扶有明一代之天下而以生于百載不死之人心寧使其

艱難憔悴計無復之以沒其身而必不欲僅置之于功名事業之中使致身之大節闇汶而不彰于世故夫陵遷谷變正造物者有以激發其日星河嶽之氣俾弈世下讀其書論其世至性所感油然勃然共信于忠臣孝子之必可為而人道賴以不墜然則公之不幸未必非後人之幸也古來

神聖賢人與夫忠孝志節之士衆矣當其時莫不卓然有所表見傳之既久僅得從殘篇斷簡中想見其為人而公獨以一朝著作裒然成集恭遇

聖世右文蒐采遺書斯集之成行將備

乙夜之省覽藏于

秘苑傳之無窮方諸古人亦已優矣又多乎哉末學譾陋不足序公之書而

霽ゝ與余交親見其斷ゝ校讐無日以息蓋不徒導揚先德之美而已用敢附名簡末並以質之確齋幸不以余言為河漢否仁和後學湯萼棠謹

序

原序一

鴻寶官翰林知制誥凡若干年得文若干首鴻寶之於文章其天性也所爲制詞無一靡語無一濫語蓋彙乎其王言焉復無一塵語無一剿語無一凡語又無一語不嚴且莊也海內想聞而欲見其全鴻寶斷然不出其門人王炳蔡諸君堅請乃出之既又曰全則繁牛則雜爲取舍余乃爲選之評之欲使海內由一斑以窺全豹云爾而更敘次其目首卹忠致天下之爲臣子也祈首昭雪而天日爲昭祈制詞之所借光故以爲冠也次賜環彰聖主風勵之大權也人生顯晦升沉有時命焉不失其正則君子之所自處也次功敘朝廷之所以昭勸酬也次恩覃國典也次考績國課也隨其職能而各有勸勉覺者亦於斯稽官守焉斯鴻寶之制詞匪絲綸是煥且經緯攸賴裁成輔相亦窺一班何啻黼黻皇猷已哉因余所敘列而考其世定其品斯又當代人物之林矣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年友弟文震孟拜書

原序二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不蜚於天則不如椎髻而舂鼻傳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巷而處爽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耆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嘖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貍班與豹蔚爭坐隴廉與鄭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于金玉素禹佐之不能使琳琅尊于絲綍五穀貫於金玉琉琅尊于絲綸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人牖鬼血雜揉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絲綸則必賁其辯聚鋮鏤矯其康毅鋮錐以爲尊于金玉絲綸此亦但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韶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産也禮樂者與博之致也與博精微著于心貌而施于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糲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門者亦因之以爲必屏去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燧皇鄒當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搊智不至於竊盜見人金玉絲綸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砥礪嚴鋮錐雖無斷志亦有妄邑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延陘涓成务光所質心於莘野必使英

娥訣叉以伺爽先胥靡感圖以譔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由斯而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逢卷而椎髻固已久矣崇禎壬午十一月弟黃道周識於穀水舟中

原序二

吾師鴻寶先生著述既富復集其單篇雜辭因人事酬對而爲文者凡若干卷名之曰應本夫文之統系微哉五經五經之中惟易禮春秋道專體一爲聖賢之著書後世子史二部凡成一家言者皆源之至於詩書所載則觸物而生或須因事而成治忽篇非連類義以情生雖理致宏深要亦應世之作也若夫易之有序論禮之存銘誄春秋之記書徵讜傳成書之內時見散文乃知六經之書無多大半遇人事而作後世文人動皆有集按以經義未爲離畔漢魏而降操觚之家著書日寡盛

文日繁蓋道微而雖言事煩而遷起勢使然也然未有如近世之蹐駮淫濫言不顧行者汗牛之文同於槁簿識者悼之原其流弊夫有三端一曰論人之失夫元晏之序太冲中郎之碑有道苟非其人文不虛立近世綴文不别流品西蜀富人陽翟賈客元黃所至緗素斐然故使筆舌日輕無徵弗信其失一也一曰記事之失夫馬班作史雖名公偉人紀其生平止書數事近世取悅家乘凡閭巷贅言井臼鄙語罔不飾彼遂成等於歐陽承祚伯起未至斯極其失二也一曰辨體之失夫序與論異旨誌與傳殊科或簡或繁各歸典則近世惟務紛

葩全無辨別序述文章而泛稱德行勒銘珉石而同於汗青其失三也此於古人矜好之意猶守已墮何望其上應經旨而仰窺聖域乎先生以英朗天挺之才宏遠多識之學應期名世作時君宗脩辭立誠乃其餘緒而奏對則擽董賈掌制則追典謨闡經則並游夏執簡則儷南狐洵乎經緯之鴻裁也至於酬應之文尤非經意而辨難所至已絕攀躋今觀集中所載投贈之雅莫非名德褒美所及不濫平流使藏辭者榮於山龍鐘品者信於金石其論人也不亦嚴而正乎所書之事或係典章或切風教苟非懿德無取連篇揚厲之中仍存直筆

其記事也不亦簡而嚴乎圓規方矩因物異形南越北燕殊塗分軌能使口無當擇之言篇無可通之製其辨體也不亦覈而明乎蓋先生之性博大易直推賢若不及獎掖後進不遺餘力故辭章遍於宇內然其為文也無溢美無虛譽所由與世之作者殊矣今天子以樞府召先生方將升之百揆授以大政自此以往機務煩積憂勤交贊即以暇日發為文章亦如皋謨說命姬文之七月召康之卷阿綴言人主而已恐交游知舊欲求先生之文而不易得則凡茲集所列當先生一言之重者顧不足幸而予龍備吏於庭得侍先生左右晨提夕命者且三載又豈易遇哉壬午至後一日華亭門下士陳子龍題於語亭舟次

先公官翰林掌外制日久及門楊機部王二彌諸君刻卷軸鴻篇爲代言選凡六卷一時館閣翕然宗之及崇禎丙子先公以司成歸里復哀輯生平酬應之篇都爲一集曰應本其剞劂則陳黃門臥子任之刻甫竣而先公以位極環召旋綍計務日夜鈎考兵食議節議生凡以碑誌序記請者概謝絕弗答每顧語小子鼎大臣受國之恩何暇以立言表襮乎然先公當退食時偶擴凡攟書則取舊刻點勘朱黃甲乙若以待異時刋削者鼎奉而庋諸篋衍殆馘嶽如束筍無何劇盜躪都銅駝荊棘擧先人手澤之貽悉散佚於兵燹煨燼中其存者蓋什之三四爾年來詮次遺書乃復取舊所藏者敬加參校釐正繕寫俟他日壽諸梓焉夫文章得失寸心自知朱晦翁謂廬陵環滁皆山起句本二十餘字後乃錄爲五字李商老謂少陵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益一言一字之間有老去漸細之境讀前人集者必求其晚年定本豈直爲陶陰焉馬之譌已哉鈔成因識其緣起如此男會鼎恭述

倪文貞公文集目錄

申佳胤 姜埰
楊廷麟 王部
門人 吳甘來 吳楨 原編
羅萬藻 黎元寬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五世孫震恭次

首卷
誥祭文
明史列傳 本傳
墓誌銘 像贊

卷一 制誥
贈周忠介制 順昌 六道
贈魏忠節制 大中
贈曹總憲制 于汴
授張少宰制 鳳翔
授錢司農制 春
授姚宮諭制 希孟
授顧宮贊制 錫疇
授沈太常制 維炳 三道
授蔣太常制 允儀
授陶給諫制 崇道
授房吏部制 可壯
授周相國制 延儒
授陳總憲制 于廷
授高副憲制 宏圖

卷二 制誥

授劉相國制 鴻訓
授唐少司馬制 世濟

贈楊總制祖父制 鶴 二道
授蔣侍講制 德璟

授王侍講制 鐸
授陳司業勅 盟 二道

授文司業勅 安之
授瞿給諫勅 式耜 四道

授王給諫勅 繼康
授馬侍御勅 如鮫

授侍御兄勅 元珙
授毛侍御勅 羽健

授晉吏部勅 徵汴
授閔禮部勅 心鏡 二道

授杜樞部勅 其初
授姜行人勅 憲甲 三道

授胡烏程令勅 羽文

卷三 制誥

授徐相國制 光啓 三道
授何相國制 吾騶

授督餉周侍郎制 士模 二道
授總制曹侍郎制 文衡 二道

授解中丞制 學龍
授宋給諫勅 權 三道

授曹給諫勅 履泰 二道
授馮給諫勅 元颺 四道

授巡關傅侍御勅 永淳
授祁侍御勅 彪佳 三道

授倪侍御勅 于義
授吳侍御勅 振纓

授王比部勅 肇坤 四道

卷四 制誥

授黃遵義守制 立言 四道
授李司理勅 清

授田司理勅 蘇兆
授沈潁州牧制 延祉 二道

授陳宣城令勅 泰來 四道
授龔崇德令勅 立本

授項金華令勅 人龍 四道
授劉江夏令勅 勳 四道

授譚石首令勅 尚絅 四道
授侯陽江令勅 偉時 二道

授劉博羅令勅 守誠 二道
授錢蒲城令勅 一寵

授熊績溪令勅 繼美 四道
授周臨海令勅 瑞旭

授張臨彰令勅 賈忠
授華安陽令勅 靖

授梁長安令勅 忝

卷五 策問

奉勅撰巨馬橋龍神祠碑

丁卯江西鄉試策問
策吏册兵民

觀學及士習文體策
明日達聰論

主術論

卷六 序

江西鄉試錄序
戊辰會試錄後序

辛未武會試錄後序
兒易內儀自序

兒易外儀自序
兒易內儀以說

丁卯江西録序
南雍課序

義社翊富倉書自序
治社八子集序

卷七 序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孫督師撫秦四錄序

姚孟長翰長代言集序　黃石齋史公宦稿序
黃白安侍御疏草序　楊伯祥稿序
吳滄人別序　王諫菴悔虐鈔序
祁世培玉節傳奇序　王贍斗詩序
馬吳倩書藝序　王芝山書藝序
祁止祥稿序　劉詛溟近藝序
劉大將軍奏議序　吳來之近稿序
王爾式詩文序　林令君行業序
寮厚庵海天樓書藝序

卷八　文
賀趙明宇司馬序　賀王符禹中丞序
許平遠兵僉晉督學序　蔣楚珍司理奏績序
吳五山德政序　外母袁太君壽序
卷九　墓誌銘
封少師兵部尚書仰思宗公墓誌銘
封太子少保碧衢左公墓誌銘
封中丞范仁元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使副使頊陽劉公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立宇王公墓誌銘
吏部尚書趙汝泉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卷十　墓誌銘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公墓誌銘
朝列大夫敘菴吳公墓誌銘
大理寺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吳荊陽先生墓誌銘
封御史馬公鼎臣墓誌銘
中憲大夫乎國鄭公墓誌銘
光祿大官丞周桂賓公墓誌銘
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李漢翔先生墓誌銘

少叅諶軒商公墓誌銘　東里鄭公墓誌銘
韋若予處士墓誌銘
卷十一　行狀
贈太子少保右副都御史浮邱左公行狀
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昭自錢公行狀
山西左布政使宵巖鄒公行狀
光祿寺寺丞先兄三蘭府君行狀
卷十二　誌狀
封太淑人韓母謝鍾合祔墓誌銘
封恭人宋母左墓誌銘

封太孺人李母姜墓誌銘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何母胡太孺人墓誌銘
從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封一品太夫人孫母錢行狀
封太夫人商母劉行狀
卷十三 行述
先中議大夫行述
卷十四 傳
周來玉先生傳　梁鳴泉太宰傳
王諫議傳　張洪川先生傳

馮二酉傳　楊夫人傳
劉烈女傳
卷十五 記 跋
成樂軒記　王郡侯生祠記
三僚堂記　黃冢宰書勅命冊子跋
姜鳳阿宗伯制詞跋　周巢軒太史褒詔跋
王季重撰嚴封公墓銘跋
先大夫會心錄跋　仲兄三蘭學使射書跋
卷十六 題 引
題元祐黨碑　題楊維節藝

題曹秋水藝　爲林洛予總臬作圖并題
題徐師一近業　題張肯仲藝
爲潘安祖題文衡山畫卷
題曹方城靖海一籌　題王懋遠近藝
題徐漢官近藝　題徐止吉時文
題何立夫程墨大雅　題徐云吉詩草
題素盟社刻　題史生復之游草
題李蒼嶠近藝　題卓左車集
題宋宗遠畫冊　題節孝祝母褒冊
題女史素心畫　議建全浙會館引

卷十七 贊 銘
關神像贊　高忠憲公贊
袁節寰大司馬像贊　贊黃石齋朱圖松石
汪生洲司馬先德六圖贊　婁江張虛宇翁像贊
贊陳章侯畫　馮穎卿畫石贊
封吏部呂翁壽飲圖贊　彭天錫像贊
百歲翁商景莘像贊　壽胡母徐太君十贊
朱龍巖翁像贊
周孝愍贊　夢蘇硯銘
五篋亭銘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

有二日乙亥

皇帝諭祭故明户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今謚文貞倪元璐之靈

制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没有

餘榮維爾元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

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之歌似爾

正氣伊誰較多爾才欝勃砰礴江左

弱歲聯翩赤墀青瑣再任成均德重

型尊暫蹶復振主眷方殷司農告匱

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蹶寇躪

都門維絶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

嗚呼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髯攀鱗

喜隨君後泰山鴻毛死爲重輕疇能

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日星

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尚其

歆承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涷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元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冊封德府移疾歸還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莊烈帝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擊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

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

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

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時倘因者惡忠賢遺孽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詆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

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
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
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
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
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
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
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
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
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倖
竊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

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怍可勝數哉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前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
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毁廢書院
者正欲籍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
見驅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
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
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
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眞小
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
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

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
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詞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
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
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
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
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
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
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
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
猶以明鏡别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安取證哉總之

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
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
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
相詆訾兩解之嘗是時元凶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
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
元璐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
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
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梃
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
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

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勝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綸已審而猶疑有遺讎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報讐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禮部會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黨也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璐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正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

帝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狀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京營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九月詔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明年春抵都陳兵食機宜帝喜五月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飆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鉤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晩而時事益不可爲左支右詘旣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爲擾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憂爲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元璐請令督撫自催毋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

日多黠吏易爲奸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詘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元璐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贈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貞加

諭祭文

命所在有司給地七十畝建祠祭焉

贊曰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靦顏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元璐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

興代名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一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制誥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順昌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
彌永所以屈乎薄俗轉快志於懷沙甚宏殞身遂飛華
於化碧貪其扶世竟以致忠爾具官某希聖得清擇節
取苦任蓋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厲亦禰衡之
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

龍亢驕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由蠱之威極
於北寺來周羅吉箝綱四張脅眉屠滂梏鉄相結黃原
慮岳不可遏親罔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晊知幾之
士築室以擬袁閎而爾獨持虎執綏冰湯席鑊班荆悲
咽尊酒豪據俠亢左儒義依鄧浩忍揖愛息以狗黨孥
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郈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
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史幾爲沼至於焚香進食以
禮御囚飛變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
廣漢被收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旛而已哉然而
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凶而爾對簿不
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脚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
僶此從容者矣今掀軸既旋奎鉞並設碑踏元祐大升
公正之璽墓頸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
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子
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
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
之報彌媿奸回

妻

制曰蓋聞一往之心不謀妻子亦有百折之氣而妻惟
齊若夫彼則刑于此爲廉正相期雖志並可施聲莫[illegible]

也榮末亡何猷爾封宜人吳氏乃具官某之妻當其始
盛多所中喪激庭渦小生之蕃而抗趙映具墉視人倫
之鑑以佐山濤至於鉤黨獄興清流禍作而爾夫以不
懼虎尾遂罹雉羅劉陶北寺之凶楊震西亭之慘將恐
將懼惟汝惟予頁妻封髮已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糜永
絕歸還之望當斯之際不亦悲乎今忠邪既辨庶幾小
往而大來存逝何殊猶夫子赦而我佩是用封爾爲淑
人錫之誥命豈必相從已爭光於日月雖乖偕老尚表
度於山河

祖父

制曰天象之主魁文以生杓而魁斗先王之制川祭每後海而先河苟美孫謀必推祖烈所以范馨爵硯而券後魏蓁獻笏以章前爾原任平湖縣教諭周冠乃具官某之祖父學本一誠經窮三絕才名足刖彌貴陰德耳鳴自聞蓋以劉蕡下第深愧李郃而以魯男閉門善學柳下濟舜之致於斯可覩造於錐升伯起之堂愈堅士節譬見陳羣之角不墜家聲凡並為臣盡命之忠誰非率祖攸行之德是用贈爾某官至三世而莫京自天申錫若九原之可作嫁子誰歸

祖母

制曰夫翼子者貽孫忠貞所以不墜過祖而過妣蒸畀之曰孔偕豈必桎梏而死舉非正命之徒若推瓜瓞所由抑有初生之配爾韓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名閥毓秀碩士嬪休著孝衣衾篚席之間得意簧翻房敖之外是使灞陵椎髻伯鸞有耕織之儔蒙山爽薪萊子無功名之患洏于焉播穫受蕭畚之澤緯績成黼黻之華粵有文孫章其義問發地下三年之血疏民初百世之榮用贈爾為淑人取忠義以報劉何如令伯攬賓校而頌魯時維姜嫄

父

制曰蓋聞萬年教詔不能回觸屏之聽郝憒竭忠不能弭發箧之謗原彼貞邪乖於父子若乃鄭慶敦倫子涵著直天彝內茂高節外寒雖衾裼塗跡而弓箕道合爾贈某官周可賢乃具官某之父維孝友于因心慶篤硯耕力穫資為三釜之歡原歎家懷發彼雙荆之潤曾操廿以娛志薛袪泥而解紛義報其天有足多矣詩曰教誨爾子式穀公之夫鈴或飭蓮鈞可通御取爾孝義教彼忠貞泂酌注茲豈有異乎用特贈爾某官揚名顯親之道無如死忠闡幽追遠之文所以教孝嗚呼爾父爾子國靈國榮

母

制曰朕聞鍾胎珠於身而其麟印紫虎襲氣于母而方生已超故夫毛裏相資亦若主賓交酢況於千逢俊物以顯臣忠詎不李杜齊名而徵母訓爾贈宜人張氏乃具官某之母斯儀以明季女正位之曰嚴君所求乎子可得而識也夫人中材咸資鼓勸若乃道德所蒸章其氣決剛大之塞垂為彝常誠乎魚豚聲震天地如斯之義豈易為功原夫生卽大生知其教必胎教非徒丸熊畫荻母以微名詎若郝鮓麏金由於驟激以是奇爾贈爾淑人君子人與狥國艱貞之節母氏天只倚閭忠孝

之心融洩黃泉光輝彤管

右南口臯梁正氣貫日飛虹大物文章均屬第一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爰表顯危之節故劉陶殞身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原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可剖物可以貪絕蹤蚓肉飽虎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蒜邪如一羊之必觸爰自銓許之使陟于鎖闥之班流覽詩垣史講天樞統心平治極論與衰節足相宣處雖坐引時對司隸簪球之餘陟北董安容假使銅缇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曾以相母公蛆當燕京書貴之時士亢碧宗闕寶武陳蕃之禍惟爾魏惟追懷尤為縉紳所先貝錦一成烽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廝捞碎首於黃門喬圍暴尸於城北二光黯沒海水吞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數顯秩霞雷一夕巳蹈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太常寺卿錫之誥命以爾臣忠尊為子孝伊濂之義生死同揆卞壺誠奇王裒可念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傅說之星炳彼丹青皆入地萇宏之血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贈太子太保曹于汴

制曰夫道承危而章亢形至微以得完所以松栢寳寒淵冰幸盡茅焦當鑊則有愈奇之稱史鰌既尸始歸直哉之譽爾具官某首尊其性命學爲聖賢窮理存誠養氣得浩沈默寡語而諫舌撓霆和簡近人而巖骨料虎君宗領士厲黨著孝貞十年而覆終朝朞七日而凶八月會逢鼎運召入中臺之紀之綱以爲燕娟不茹不吐而無畏侮惜用不究其人已退斯䥴三彭不遺一老朕以天下功効不立治平無期咸由詩書敎衰廉恥道喪朝無耆舊人殊典刑是以漢卿無功則恩法宜唐律既否

乃歎魏徵先見輿櫬于由江奉公隕涕于征鹵以今視古何獨不然茲用追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依其薇芾宜與茇憩之思望彼蔥籠卽下樵蘇之禁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以下賜卹

制曰夫流波泉逐則知碣石之功烈焰胥焚乃表靈光之福故論先事定瓜必潰而何包身爲國留果雖碩而不食具官某包國之元氣爲德因人之精神制才昔者妖弄潢池亂成張角東連曹兗北震榮商雖滹沱恒岳接壯之關亦封豕修蛇飛雨之地爾時擁旋臥護啓乘聲援犄角爲功救寧以奏鞏互犄虎晉秩雖鳩於是龍虎嘯湧雞遶京貫毒爾搬歲壘於猖猖夫有破柱之勇而怯者疑辭而去闕有請纓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袁閔等之修基入幕甚于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朱

環絕言而鐵石張家輿歎于冰山而鬼彈星飛獄構毉發大官頒餼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唧給示行誅寇準之狀泊寘鴻已舉而藪澤猶羅竟題元祐之碑幾入同文之獄今者天心悔禍逆首膺誅朕用是顯爾孤忠隕于小宰姬旦潙遊而歸洛悟啓風雷召公鳳翹而鳴岡諷存車馬願因傳德以集羣材用晉爾某階嗚呼令一陽乍復百效未臻知琴瑟之盡解以張譬鳥獸之方革而氄冀禰知人之哲底績爲期尚勵初心益堅晚節彊直已劾祀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內而采薇外

妻

制曰蓋聞據勝五陰之上者上有得與攻償七日之間者婦無喪茀衣當笥發鐘亦宮闈惟否往則喜來故子矮而我佩爾具官某妻淑人邱氏主婦莫莫形爲室臑之儀君子陽陽偕有房敖之樂誠靜之譽所從來矣洎爾夫翺翔中外韡韡聲華可謂曰能則知其助意必有窺狐趙之識謀戎蕃之忠而況直道再遘離憂獨賦艱難險阻惟爾共之今蠖屈方伸乃纘戢宜福王仲卿既貴彌念牛衣辟司徒之妻應詩石窌是用仍封爾淑人於戲義比王臣亦有仔肩之賜時當有道無忘貢献之心

戶部右侍郎錢春

制曰大學以財用歸諸性命周禮以會計明其純王斯知阜民偕者之能足國上臣之務所以農父若保極選名賢若夫小徒建邦彌難倅乘具官某昔者霜驄坐振白筆不貺羽翼吾徒紹明正學康羅國是之論取忌商英范滂澄清之名幾從元禮兩京房魏郡汲黯淮陽淹久蓬飛旋當茅孩方道光於卯月距禍極于閹氛時則龍亢君宗雖連京貫語求鉤黨獄署同文忌爾斧鉤不同家落標衣未已悉領以須所不淪零殆有天幸朕既卽位章顯忠貞命龍汝作納言和由可使治賦維山甫

喉舌之既効知君牙邦國之所依而爾左提五典右操七筴法參乎華道本流泉蘇斂勵闘報于瘠瘼李絳紀徽恩於進獻僅茲嚴貢何暇前賢用授爾某階鈐之誥命嗚呼今國元空鏞議何不蔵羽書旁午一井竭於五餅簪箬盈庭十羊紛其九牧維浥流之極慮必出使牟而節省之深心易流纖嗇資爾正學佐以精思要使正德厚生遠凌貫粟朽紅之盛庶幾阜財解愠上賡卿景爛熳之歌

通前曰粹然儒者之言斯前代之典冊鴻文亦望族之商彝夏鼎也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姚希孟
制曰國家甚親儒臣以爲由其道則可以專氣而致大
是故天下之廣塗高載其不與之矣今以爲其居至静
可以柔持挺鎔其德必歸於亂國可容乎世亦無所自
見是天下之大遁史䑛王嘉則不爲也爾具官某學廣
識尊搴而健立孤岸遠物莫能絲者時値京貫朋奸犖
邪醜正求剕爾褫則有百端夫小人之心以爲致之不
可得致舍之則將乘時得輿以天返其道憎主人而騎
虎不得脫爾是用譴逐示𥴦綢籍日出當此之時爾猶
鹿也走于山林命懸庖廚嗟乎使爾得事朕今日豈非

天哉朕既開昌世局妙簡宮寮維爾精能風道彌揭用
晉爾階奉直大夫今天下如木顚初蘖未可噂怡笑歌
求之也朕其寶百爾憂患之心以其才智所出可使世
大治則無如爾動忍者抑古人爽山而險埵爾其曰臣
無忘堂阜卽一日旁求朕喜得爾矣、

妻

制曰今天下狂然以求富貴富貴之物使天下自賊而
相讎天下之好趨非其所與冐然而從之非其所與冐
然而從之則相逐而敗矣故道之可守莫如其貧賤之
心人之可交而難忘莫如其往夙夫婦亦然爾具官某

妻賜孺人馮氏昔者禦冬覘夜申儆陳規使樂羊去而
不歸許升由之坐進斯已難矣今杜羔既第荀粲彌傷
雖富穀可偕而困蔡卑據枚積朝飛之怨川魚中拆之
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慨茲用加贈爾爲宜人百年之歎
有絲遺簪七日而還毋嗟喪茀

繼妻

制曰朕觀漢臣王章妻阿章使不泣牛衣何其壯也及
章既貴顯欲上書奏鳳大將軍鳳而妻顧又情語兇兇
使章用其言者沒矣若貲具官某繼妻封孺人某氏天
或難之是誠女士跡其食貧徂爾恐懼惟予規切剪星

㫄成霜漢迫夫與開北寺獄構同文爾夫以土罍君宗
禍同李杜雖風波湯火日益侵尋而賓謝房敖相將自
得斯於王章之妻猶有進焉者乎茲用晉封爾爲宜人
其當子夜我佩之時彌存士旦女雞之意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

勑曰文學之臣不使言事而使之靜治其文章使之靜治其文章是使之無不言也天下之論議歸諸皁囊猶東海水歸諸盎耳文章之心則無所不入是故儒臣之盡忠也上規禹皐下循工瞽盛世由其道而不知時危道領則蓬勃有見爾具官某含吐劉邢摯提史汲當闒氣火烈黨禍突興棒起撞郎令行逐客入地滿莪宏之血美新盛揚雄之文愚夫首濡智者舌噤而爾獨義形於色情見乎辭發策詢時讖切不避搜才考讖變誘者良美賢青緗居然白簡而科第冣漢發士良之阿燕麥

乡都促連州之駕襏衣不已蔆鼎以須當此之時其危至矣今朕即位除虎顯忠擢爾官寮以風百爾而爾益宏棐廸彌著聲華用授爾階儒林郎夫人氣立則能見子大夫有其任矣尚益廣識況幾以通天下之故朕望爾羹醴舟川詎矜矯自見則已乎

父

勑曰人父之教譬諸原泉霹霳吐流雖旋折致殊而不匱其德爾原任元城縣知縣封翰林院簡討爾允忠乃具官某之父剖竹百里飛花兩城禁令所施歸於氣道樂只之慈蒸爲神明遂使璫㤭戢踪盜首授首銅塘之山保其地脉崔苻之澤化爲天都又且抗家藩於翼虎之時牯權貴於童牛之日嬰凶捍患節晶道光以彼窮威視命猶蟣斧肉承利觸手能燊鳥知亦有挺脊戴頭侃然而出者乎爾敎在躬固宜有子用是加爾如爾子官大書建畜父子之亘彌章歐穀剛方之種

太常寺少卿沈維柄

制曰夫爲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發其剛氣功利富强莤然而欲見王霸道雜與治日遠朕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疏神人之和若傳烽可召斯亦治已有能爲朕夷夔者乎具官某昔以徤令寮壯語頑襃而能高翥自遂而發生於破柱禍極於沈河發亡致瑟弓失忌得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烈爾亢貴君宗示韓鴞的縛烘之及因其宜矣今者莧陸既決碩果僅存召首諸垣俾彝羣吏而爾法鑄基施道和硝乳用使紫氛之氣化爲明霞元黃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

績擢試容臺昔堯顯寅淸漢遵忠孝若其以爾精義出爲發奔達雍亨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暨文章將九敘坐歌三靈自順禮樂與舉詎須百年乎用授爾階中憲大夫嗚呼朕節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之情伐鼓而號于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俎豆之事勿曰常爾往而學焉苟道其故大治日出雖至於犧因獻泮朕能知所由來舉而功予已

父

制曰朕觀古之帝王甚貴老而尚德故其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朕既黌舉臨雍乞言展禮而憲老無聞朕心甚愧若其有爲搆獲疏獎室苗朱紱方來道周光於饋爾已爾封文林郎沈侶乃具官某之父以朕所聞非人能及蓋其不以酒肉明孝闘閫言交外務周施內存守齋孤棲風以爲多事捍役水惡其機心而貽燕得賢握岡取壽穀有後而豐下盡不嗟而任歌弟祿胥康莫斯若矣用封爾某官於乎夷作秩宗洵闓詩禮壽如箕翼斯興治平幸勉加飧以昌養老

母

制曰蓋溯越深嚴畏而懷剛柔敘脫帽以尊輿並以司常貴聊上承壽母輝麟韓草修益篆緋若乃蒼玉自華

而魚銜已竭母兮鞠我詎不悲乎爾贈孺人楊氏乃具官某之母其子也才知母之德母德豬之天氣變物而不知子才譬若士齊領和而自動是故母子昔抗封章由其倚閭而憂國惟今虔俎豆本諸徒舍以依學宮夫尊美玉者貴陽田積良材則思雞麓雖畜不卒何日忘之用贈爾恭人於戲奉璋攸宜以表義操續何爲而干怒琉榮明報尚祇承哉

太僕寺少卿蔣允儀

制曰朕觀古者命官冏伯以奉屬車糾繩格心則盡責之豈繄我固且古之人主甚尊禮樂而輕富強是故𥚃差致吉攻同獻功吏自治而能其官其天子不以誠也朕師其道愿還僕臣取諸優貞焉則不問爾具官某正學嚴節道亢君宗凡其升沉動關理亂昔者皇考膺圖悉徵耆碩衣裳幹敲一夕四馳熹塞初年縿縠相結時則正人大奮道昌而光既一二年陽亢陰茁奸生于指鹿舋開於昜虎一擊不中蟲鳥易形于是節甫㩀繩籲京握鍔批割朝士如封豕羊悉以其餘投徼擯谷其時

君子名尊而禍烈矣迨朕即位除兇獎忠表血蔑宏釋凶箕子蘭蕭既辨縈帶知榮雖藐德何加而清明如滌嗟乎凡六七年滄桑三化而爾曖申生死其間亦云極矣圖以治隆與隆道喪則我取凶亂國受福明時爾所居身不言可見朕是以俾之大計吏其既効則于是乎有冏命而馬斯臧用是畀爾某階嗚呼念之哉伏莽升陵道可畏也見能絕過示不可乘本握其堅蟲亦不蠧夫謹轡筴則無敗轅有如不信盍視諸馬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

勅曰朕除瑞禍則有以大見天下之才者三夫抵權則其力徵燭徵則其智効履險嬰患之心可與慮天下事此三者逐臣之能著於日久矣是故朕求瘝如不及今朝夕納誨之臣什七取之黨籍而朕信其言若信寒暑也孔子曰信而後諫朕今日則又何疑焉具官某朗照不疲強直自遂公穀之學哀舉內宮魯卓之能表著東海遂以異等擢于畱垣中遘閹焚積久滄壎泊膺內命適與禍期時則京貫作朋膺滂署黨權尊定讞獄起同文維爾義㩁㩁諫舌摩切竟逢彼怒因致汝羅仗馬

一鳴京兆五日雖寘觜之心適還寥廓而山鹿之命尚懸庖廚會朕膺圖除兇雪覆召仍舊職冀來讜言而爾風節爾厳諫書日上塗歸騶正岸然不阿雖復元素回天兼謨返詔孤忠屢固未有踰斯者矣用授爾某階今將儒兵驕羽書蠭午庭國交推幾於無策維爾職兵豈忘斯疚尚亦申討軍實畢智竭忠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正人之能斯不墜也

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厉可壯

制曰朕觀往代諸賢罹于黨禁者漢如逝波不返宋爲螢光明晦迭出若乃大昕中天不疑斗沫莫如今日矣雖凋榮靡齊而歸論致凝比於樞建是故數十年公忠之士用之至今猶未有殫者則朕甚恃其人哉爾具官某孤清自命彊立不回當逆豎熖虐正人淪喪維爾剛腸妓惡危詩撓爐逆鋤脅謗幾從逢比會朕御籙召還中臺由其倔强如初小復淹踈于外陪京水鏡南國羽儀不以浮沉形其喜愠朕肘嘉爾王色于前褒禩其後若以斯致方諸古人庶幾哀犠從容茅焦之覆生死虎

纔持執中黄之制貧窮者矣嗚呼昔在爾父逮事神皇掊幣栖臣間關遷客其義不墮爲敎之成如璃既晶注水逾玦用徵爾陪奉政大夫頃復晉爾璽丞漸躋津顯今海宇騷然國盛未振以爾正氣純忠形爲能事豈有難乎朕不能舍骨鯁不二心之臣而外求矯虎則已明矣爾其厲須且有後命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周延儒 以下功敘

制曰夫朔直斯休命有歸臣喜則嚳將不作故殷武以阿衡震其中葉軒皇以風后配乎上台國惟元臣道綜萬有苟或擧事郎必歸功況撫衣冠弓劒之懷詎忘圭瓚川田之報爾具官某稽古多聞救時宏負當其大廷發策史局翹薪廣川纂言於天人沂國抑心於溫飽既嘗滑嫁畜氣勃窣鼓能然猶以處囊之心韜鋒華于不試時亦有應茲之智章尊俎之一班所以物莫測其所存朕獨明其有用力排衆詢簡副民瞻方當烽火之頻驚急而求子何如司馬之入相開者戒心而自爾升庸

暨茲樂極咸宏棐迪卒殫秘茶陰陽乖戾丙吉所懼邦國若否山甫能明至尊獨憂以爲辜四郊多壘懷其耻蓰朕開之任大則思深居高而道廣故先遠業而后小數者侯霸寬大之心無頗慕而有兼容者溫國公忠之德有相之道舍爾誰言若乃夙夜在公宏纖不遑勤身之至近世所稱夫燮理鐵刑豈相兼之業斷謀文變非一氏之才詎有左右求逢方圓取畫如爾岸舉宗其精能斯誠乎勃所未聞雖復璟崇其爲貴矣屬以山陵告竣神人協和仰橋山之崇邱懷甘盤之舊德用晉爾某官錫之誥命於戲今廟算日勞遍圉未靖民力已竭士

氣彌曖威勝法窮禮疎才絀惟余暨谷屢爾納溝尚冀
肇敘共功克紹乃辟以扶植人材爲本計以斟酌元氣
爲上猷砥矢可以化荊榛禮樂可以治兵革苟交修罔
棄無忘鹽梅酒醴之心庶相和以歌不迷卿景星雲之
日

左都御史陳于廷

制曰國家欲以法致治必求正人政事欲以察得情必
求舊德惟正人道足勝物惟舊德心不近名邇堯以代
周呂倪寛之屆稽大維斯之職萬寮所宗苟得其人一
變而足具官某正學有源強骨獨舉始由循令入爲諫
官返躬居中必無曲徇茫滂治外必無澆風浮遜華卿
旋臻小宰方資衡石忽罹絹羅詩則勢在北司禍同東
漢人逆我之爲惡當門而必鋤維爾孤謝同心以奬
王室遂亦李杜群賢同寃籍遂見端刀鋸行及所
幸天厭頑梟甘轉元穹自朕纘服之初遂下賜環之詔

始則陪京重地分南閫以慰召公終以先朝直聲比宋
宗之還唐介入臺未久下令如馳朕惟刑法若煩苦天
下之具苟不揣本則物不從紀綱者長養一世之源借
以厲物則功不立緊爾道先克己令取和民持法法行
使物物服清霜所爲元氣俱流雖景讓極威于泥樓范
諷嬌苛于横梃寬嚴之則詎若爾宜者予兹以功敘晉
爾某階於戲朕欲區分邪正別白廉貪而所司奉行或
出苛細小人乘間以傾善良斯非朕心適爲治蠹其爾
正色彌勵初心毋譴羅而漏狼務祛蕩以保良必躋世
正直平康之福庶資爾大儒元老之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宏圖

制曰夫汲黯升而悍藩起憚李勉列則褻庭改尊斯知正直者召功之符名賢者起世之藥所以衆鳥屈其累百隱豹威于在山爾具官某神懷明審風節遒騫當其筮列臺司值正士罹亢龍之悔及夫再發法從際兗闔形指鹿之奸而爾過君子則道務相成琴瑟戒其專一待小人則義不少借柄鑿格于方圓喬松絕援清霜獨厲轂洛不闘溜澤自分斯昭砥矢之觀足砭波茅之逐爾其攖鱗抗論彊項撓權幾于對簿同文僅乃掛冠神武是有天幸殆爲朕留泊夫見晛曰消如茅斯拔爰懷

舊德召副中臺又能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蕭惠開之公亮奉法不阿李景讓之清剛正色無避詩有之曰价人惟藩斯言名德之蘊于域尊俎之制萬里是故攬西臺之勝氣推元老之壯猷用晉爾某階錫之誥命頃復陟子司空俾佐邦事而覆營綜方始偪強如初尹卿之抑懷貞宋璟之拒恩昜皆朕所尚威爾之忠尚期畢竭爾能不困斯志能見則世益尊其氣志至而物莫撓其功邦其永孚民之攸墍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二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制誥 恩覃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劉鴻訓

制曰夫台文上躔則三階之象平鼎實中宜而百族之胥祭故平成府事虞嘉承賴之功秬鬯明禋周報孚先之績凡茲令主咸有隆施所以章尊崇勲樹型列辟爾具官某男子生自倦園氣象如其泰山立言有章奉使不辱洎躋徒雖正此韓之謂清流直道達時彼譖以成

具錦登州一遂玉局爲容屬朕纘服更新用人求舊鼓軒皇之六相懷秦晉之介臣而爾夢應吹塵兆占敗卜首探枚而得何上帝賚予之奇自躬策以求知太公望子之久甫參密務遂著嘉猷啓無敬撫五辰以凝庶績少正快誅七日而絕詖言朕喜肱良民歌距脫猶且蒲宗孟不滿司馬豈有宋舊祖而信德驕斯明任功之難聽言匪易爾益謙形寵晃等存躬殫盡禮之心知其非諂犯顏之義本厥無欺顧嘗靜居繹爾良誨規遠執要者政蠹之芳芸久任覓征者痔痾之切藥朕雖不敏能無憮然茲用覃恩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今世晦而

明譬木顛方蘗而兵革不息禮樂未興上無成謀下有伏莽災祲日出哀嗷四聞令示人可從而從者少法使民難犯而犯愈多可曰已安益埆匯僻若用汝舟楫霖雨罔不同心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兵部右侍郎唐世濟

制曰夫威先制人則齊狙操其勝氣智存應變則漢筈薦其上謀所以折衝時呼丈人終吉惟坐籌者貴所重司戎若比竹而吹彌難遴乘具官某出飛慈雨入凛清霜隨所致功歸于濟國鄭僑有乘不及扛梁馬隆能車動成圖岸章江巨鎮方叔壯猶人賦新田碑傳峴首旋因衆望陟貳中樞坐席未溫藪縣俄及時則司分南北調者兒多血刲元黃丙戈獄滿忌窮鮑宣彊直忽傳賜玦之詞亦爲梅福先機遽怪掛冠之類洎朕御極博采遺忠僉曰汝能召仍舊職爲者亦書旁午戎事頻駈雜

蟲之孽遠極西南赤白之丸昨飛秦豫絲禍引慚多壘樹份經藩竭志畢忠出奇制勝姚崇暗記王庶口陳周練明通庶幾其匹矣茲用覃敘授爾某階嗚呼卻馬以糞蘄爲有道之郊隱豹能威所恃在山之勢今兵驕不輯將懦無能驅戢市人呼逋逋衆昔爲敗道未有勝形戢爾竭能爲予宣力俗飲御諸友有吉甫燕喜之時則非命岐周卬召虎對揚之曰

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右副御史楊鶴祖父

制曰彌天之霖蒸於膚寸連雲之搆托於崇基故夫來哲有興則椒條賦其蕃實前徽未墜則瓜瓞追其本初未有孫謀不由祖烈爾楊兆璐乃具官某之祖父字品襟靜道周德全洗馬神清少嬰羸疾夷吾體正弱無弄心若乃義敦其天道棲於貴鄉署高平之里家題花萼之樓雖使黃童翦誠於江夏伯淮被義於天水子騫孝已達豈雨趨庭馬況穆形聚處而發輝方斯高懿未或過之至於宛彼鳩鳴月斯征而誨子振斯鸞下歲有秋以詒孫執既以瑞澤亦逾達今爾孫萬邦爲憲价人維

藩召虎之功興哦江漢溫國之望喧動邊陲欽楊傳而思伯起之賢拜陳羣則表太邱之德譬之嵩高仰嶽瀆祭先河是用追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亭舊思賢望伊人芄宛在陵新下馬識華表而歸來

祖母

制曰夫詩咏詒孫易占遇妣此言開宗之業下引而彌長胥宇之功中襄而始大所以晉于母之日福燕先祖而孔偕爾劉氏乃具官某之祖母于女則師維士不櫛當其笄髫未字已貞匪石之心及夫槃慶致虔獨竭和灰之孝郝鍾禮法秦石詩書遂可封署宜文謚加誠敬而由房之樂宜爾家人徒舍之功施于孫子雖芄詩送朴能偕鹿隱之高而抗表報劉已發烏私之義矣是用追贈爾爲淑人嗚呼歌六月之詩所期吉甫徵三世之欵宜旌泰瑛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

勅曰國家顧不以吏事辱儒臣其道則使之守氣湛幾棲于至上而今則由之以循牆俯步多畏而寡持曾之導引然使之曠目以求之而乃頹然而取羸此可歎也爾具官某匠錦探懷今之江令逸珠叠槐有如盧諶舉首宏詞俯躡列宿中遭凶閔經久淹蹟當蔿多抱槧之年則逆豎聶羣之日結轄奔走之輩池鐵並飛功名之徒饕餮畢見而爾獨不求署職闇然草元洎朕膺圖始踐禁近初以金門爲避世之地終焉天祿有燃藜之光踴議不撓孤標自拔比于范滂抗節梅福遺榮雖菀枯

不同而風道何異所由知爾則以是哉茲循覃典投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嗚呼以子爲豫章之木七年已見其材矣以子爲艾後三年且用子子蕲務矯勵恢恢以需物臣邵帝告朕不如朕自見子之明也

妻

勅曰朕讀洪範之書曰使有好于而家先王以爲使人之情遂諸此則可以責其功矣易則有悲焉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以其蔾石比貞耦德而岐命也耦德而岐命聖人以爲天剿刖之矣雖赤紱在後猶以爲甚困嗟乎伉儷之重不其章歟爾具官某妻張氏在婦稱良與夫齊德當其審當今旨雞以宵鳴使仲卿毅泣于牛衣樂羊勃功于鷰繭斯巳難矣迨夫杜羔既第苟粲彌傷雖富毅可偕而困恭早據牧犢朝飛之歎川魚中拆之吟循覽前人並同斯感用贈爾安人詎釋筍梁之怨巳驕被稱之盟

繼妻

勅曰天下之智者必近取諸也造車輪者觀諸秋蓬欲爲人臣取諸人妻之道今爲妻之道曰相之而巳故取相業於妻猶爲取影於臬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此之謂也爾某官某繼妻朱氏聲聞

于外美在其中曰孝曰勤不亢不妬凡此四者可得言矣然而張仲道存孝友姬公勞首租荼柔嘉令儀山甫之德有容無技秦誓所稱爾行雖微可以鑄大今爾夫鼎鉉之業鎡錤以時寔其以爾爲師顧而相問豈不賢於馬蟻勝彼蘇章哉是用封爾安人既章美於副笄尚加功於雜佩

父

制曰國家張官如晝方畔驅馳之吏播其宏勞文學之儒特其靜理參辰異居不相顧問然而父子至誠精氣相取鈞御通致如蚨往來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參議

蔣光彥乃具官某之父居沉取壯孤體絕倫昔令須江鍵而靈見縱囚休返囚以期歸虞延費攄彌非俊物威蓄霜齒瑠虎戢彪使姑篾之金不入天府仙霞之山有其地豚致命遂志績溥道光東甌之功又史所贊時盜蜂擁隅出肘趾顧張扃廷坐客言笑而欵然縛昇飲酒獻功斯知狄青宵飲未是逼靈張綱單車猶爲注險矣泊於蒿萊百粵威行九頁名首坐俘僞稱以殘騎功馬援題柱有赫奭鑒李廣殺降無尤申錯威惠如錦相宣用兵之長未有過者嗟乎朕今者求得其人而用之哉茲晉爾某階爾敎不墜下將機雲以爾精氣傳于爾子

乃爲棐廸朕學甘盤爾德之舊今猶食爾行相王旦酬爾堂槐

母

制曰朕觀詩書繁稱以求士行其於婦德則不欲責之倩詳然責之已詳矣樛木之詩曰豈弟君子易曰家人有嚴君焉栢舟曰母也天只此皆離其事以命之欲使天下之笄縱者盡曆其所身持而以大廣其道是雖能也爾封恭人陳氏乃具官某之母自朕所聞靜婉之貞著于錡釜而爾夫賴之以徙正而能其官自爾相爾夫以共武定亂而敎爾子使之湛然英華以有其黼黻文章之事是則爾以柔命德以剛命才持將與夫持相與子爾亦猶龍不可方物用加封爾爲太恭人爵其已貴溪所未須彌章學旁俎豆之功遂極王畿板輿之樂

元南曰吾家八公先生敏于掌故典禮治歷援据精覈石朴綜幹答先爲五十翰臣之冠其諫諍法裁練餘詩奏答與文氣同心溥贊群嚴先生召對曰詔制詞古茂渾尊還直西漢

翰林院侍講王鐸

勑曰朕聞之楊子通天地人謂之儒儒若此則可以為大臣自朕即位不遑暇食以旬三日視朝時則召對大僚以下日以朝受古昔先王之言夕攬決庶務然皆樂與儒臣共之朕以其所持況闊浩遠可以規大若乃緩藻揚葩朕則不貴爾具官某學洞根宗才凌祖構竿翠逸珠積於尋蕤春華秋實兼有劉邢典冊高文知長卿之當用軋茁剞劂格劉幾可不啟斯於宏詞庶稱巨擘若其至者又可得言夫侍講有卓伊川主存誠之學執政不足安石乖遺𢖍之才而子數其敦鼇游於廣大既

已追踪洛下遍跡臨川決子鼎鉉則猶蓍英茲用畀敘授爾階承德郎令國家相業并東而歸諸文學之吏此猶取火必於燧也朕既既履子名發且有日子尚以其時益修體用之學勵而鑄銓則豈有及

國子監司業陳盟

勑曰以士測治亂譬以葭灰測氣也今學官之所屬莫大於辟雍然其道固不可得行矣夫本與士行而遷其術於理財明珠彈肉其得不復今既不可驟更而教者之心夷然日遁是故朕欲得韓愈陽城而用之爾具官某存誠之學能致其才玩物之功不喪其志氣義激烈風骨孤騫當逆豎掉尾雄行致諸賢騈首就戮爾雖外存滑遠陰場周旋足使甯武歸愚朱家讓俠寧履虎尾幾罹維羅所不浮胥殆有天幸朕既即位擢貳成均鐸鐸所施雲霞為煥自聞者美新之論極于子標長書之

楹匕侵孔壁三光黯没萬類湮沉賴爾滅竈更紘漂新發采蕃變之象可得而觀殿序周庠道亦不遠也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嗟乎匪獨茲士維朕則亦受學於廿盤尚宏廸棐以輔台德於茲小誦不其徑庭

父

勑曰朕循覽史傳或譽稱紹口君復未見其父蘇頲之才口瓌有子斯知父子之道如土圭日景可相測而得也爾原任西安府通判陳進乃具官某之父博物窮道居體致才秉鐸雲燕知楊震講堂之德分符霅厲歌王祥別駕之功至於力抗豪猾威行獷族董宣貴項陶令

尊腰氣激義成位沉名奮凡爾子之嚴正凝寒著於宏
文皆其於爾取型有光無墜者矣用加贈爾某官三槐
庭茂可知獨立之心五柳門清不沒如生之氣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

勅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
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然至於今者美新之文反或
蓬然而從天下嗟乎自漢宋之歷代有劉陶陳東而高
皇帝之教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汞然敗
則滅爐而更鑄之其道甚微言告師氏爾具官某出自
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詩拔萃宏詞則
以三長治史侍從之選啓沃方資而爾身徒海而滇捐
棄作監是使歎興宜室忙遺紫薇然朕之意亦惟言念
豈芑有樸陵莪藉爾九德之歌振彼八風之舞乃爾鐘

鐸無闕杖鼓相將遂巳天廟光廻石頭秀出唐闕既延
楊瑄極選于名儒宋禁方張汪遙抗爭于僞學成均鐘
席今古同揆茲用覃恩授爾階承德郎嗚呼朕則使爾
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長也爾
益務端範飭躬耆髦薪士而既效矣朕則旁求

戶科給事中瞿式耜

勅曰朕聞之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夫古之君臣貴直言如此也堯舜之世其臣皆不及其君而四岳則必與堯爭四岳之與堯爭鯀是四岳之智不如堯也然堯甚賴之天下亦無有疑於其都俞者爾具官某有其祖若父之文章政事而奮爲氣節篤其忠貞向者令永豐豐之人化其德今朕卽位寡于掖垣數月以來子則爲朕糾奸肅部章忠發滯條區兵事經量國襄味子之言如箭鏃火䃂逢勃而出是則子以堯舜期朕而將與朕爭然無有如四岳之壁言於鯀者爾益用貴矣茲

以覃恩授爾階徵仕郎夫子於職可無不言而領金倉爲專務今羽書鑫午餽軍四呼積貯之爲大命甚審而自朕察之疑其侵細可嚴但曰仰屋執政以陳平之言爲體要朕不知所裹尚冀子殫忠竭思以大道治平之經紓朕懷歎歎之言藥也朕則必以爲醴而甘之

妻

勅曰訓婦之道內則女誡有其專文使無多聞識然而曹昭左芬宣文君之流何其藴也自朕之見誠使天下女子得盡讀古先聖王之書廣其志行深明理道以相厥夫子豈不亦猶朕之有諍臣歟爾某官妻孺人邵氏中郎之女能讀父書閱其握簡斂編郇忠飫義與慕發歎氣溢眉鉛斯誠儒者之雄可以巾幗朝士凡爾夫之所以修正嚴毅出稱循良入爲名諫者其資爾內助甚明矣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此言齊德之砥比于良朋也茲用覃典仍封爾爲孺人凡諍之道爲人臣及妻則皆得取之爾既女士豈能復爲妾婦乎爾夫鳳鳴之舉詩矣女曰雞鳴尚無替請

父

制曰漢書最稱石氏家法揚雄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要其所持以馴行爲貴其父所甚責子者惟坐車入

里門其子因之爲書尾五致其畏愼而已朕以爲是父子可居里閭不可立之朝廷之上若乃萬年教諂子咸不承阿諛異持道固可怪爾原任參政瞿汝說乃具官某之父有汪黃唐介之庭官郎時能以其職抗璫使擒虜坐戮爲國守疆爲名節浮歸于氣道之用夫人氣至則業光道立則能見是故能神明飭吏蒸變程材爾先臣景淳以英華道德爲國球圭而爾子式耜今又以彊直敢諫佐朕新猷譬則其節也繁生而不墮其節此可使舊建羞同年咸憾與巳嗟乎朕安得與此人同時哉茲以恩覃進爾某階雖無老成人尚式典刑於爾子昔

之人主與懷舊德笏則猶將愛之況其所教誨而似若乎郎金鑄爾不如寘爾子于側之不忘也

母

制曰夫有妻之道爲母之儀莫著明于律律曰同類娶妻言乎金之賛金木之賛木也曰隔八生子言生于金者之仍金木者之仍木也凡六律相配其德無不可以下生爾繒恭人施氏者故某官某之妻今某官某之母也以爾之左執詩書右操禮法而爾夫取之則公正而能其官爾子取之則忠篤履方而有謇諤之聲於天下爾之德猶淵然酌焉不竭爲人妻及母若此則可謂特

遠者矣爾子既已通顯崇積名行而爾元墟闃然朕心甚惻用仍贈爾爲恭人夫爾子之不忘爾栖棬也朕則何有于翟褘爾其祗承亦尚翼爾子使無棄前勞補九熊之功則亦豈有墮乎

刑科給事中王繼廉

勑曰朕求言甚然今者議請于下聽專於上使言者知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天下之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效期來效則不如返而稽其往功岐黃既起死而其書乃信爾具官某神懷激明風義健持萬石家聲伏生經術辭刑之政皎若清霜大江以南峨猶乳犀夫氣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則中涇明清褒而物遁此雖使皐謨呂誥齊喙而發餘于尉寨之共曹而察麗猶不能以執其倫要孚彼成輸若爾審克之能已絕浮頗之聽朕嘉異政擢爾禁垣而

爾蓮勑鼓忠幾深選識坐席未煖讜論已摅陸語輸新賈言失至藴崇始發孳孳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一言斯可驗其九苞徵其百折矣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卽以爾之能言繁稱廣說旁極百端猶以刑爲大氐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紬寬苛並濟猶梗偶相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賁爾鞭固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敬于刑

福建道御史馮如蛟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瑲皻觀聽瞀惑如燎方揆迷於聚烟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濟六字者其惟諫臣乎爾具官某晶心靜明正骨壘立昔令山陰惠政挺紀雲垂風抗章禽會靈是故朕以豸冠旌其皃爲火正廟之日壯霜當秋而取毀而爾馬不難鴻鷹始下擊首則爲朕抉形鼎慝聲罪窮奇快少正七日之誅暴南箕十年之慘時則同文解獄元祐仆碑而爾又表薦遺賢抗疏請罰欲以郭隗致駿宏羊召雨靡目明張風旨寧壯面又

爲朕剔贅蠹浮條單策弱大搜橐鼠遙算波鯨白爾入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讜論飈興是知陽城七年寒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器鼠之忌深如爾忠能可曰遒上茲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嗚呼朕博稽官制察百爾之所持補闕拾遺道存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簡出而攬轡高岡一嘯未謂來儀白簡不眠豈當上飾繡斧佇授山岳待搖期爾勵此初心要于底績倘懐孟博澄清之志彌章文通獨步之名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珙

勅曰夫囊斧在握鉊鏵四下怯夫奮心舒壯頰舌斯不難也若乃蕭宜洛令崔發鄠宰項彊貴主威行猂消事之難爲有如超海且夫氣持則法立也朕求法官必取之徙吏以爲擊物無鉄惟純鉤湛盧爲可恃耳爾具官某家起新都禍期逆豎時則匹夫懷璧較尉摸金元蘼受告密之封朱勔領應奉之使湘山可赭歷陽幾湖而爾乃奮身以持致命不顧當此之時爾視湯鑊則猶沐泉卒使墟虎坐馴驚魚不害朕是用報以執法責其讜忠爾則糾奸遂頁核疑則伏至言新語標賈讓山以其

前有履虎之貞固當不難與龍之論夫爾之鯁固比于原泉有本而不涸也茲以覃敘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今朕之意欲使天下祓濯著新如日火顧惟御史埋輪攬轡可得爲之然使爾以今蘉之往分於鉤瓦則道不行矣故曰剸足適屨毀方爲圓言墮趨也爾豈以潘井而竊餅哉朕聶子則以蒹葭之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勑曰朕力追止輦欲以厲諫官之氣而使與朕爭然而以爲臣難則不可也且夫氣者諫官之所自治今欲自朕厲而有之此豈可恃乎譬之華騮然其氣甚盈而觸物則隤然墮爾具官某骨正以堅才雄而決當矜興兵燹人歌蜀道之難而弦誦桑麻獨操密琴而治是用嘉子擢於西臺爾乃引吭長鳴剖心極論一揚飾足坐馳褻雖凡請條上之章盡屬憂危之論斷斷守闕未忍爲奇史鰌王章差當比直昔漢文方盛而賈誼陳痛哭流涕之書元祐既昌而程頤抗宦官宮妾之議則豈可以

廟謨無闕遂簡諫書廷齊巳章不屢至計昌言可拜惟爾有之用以覃恩仍授爾某階嗟乎爾氣道上朕則猶慮其竭也夫人莫不貴其朝氣朕務與爾共守之冀爾之規朕其亦以是旨曰興無暮氣而歸乎

吏部文選司主事晉淑抃

勑曰朕奮朝氣拌掬天下然覩天下如皷笥然穿壘百出今條奏如雨頁策日聞使朕日行一言足以致治而今不能是則非法之爲也記曰爲政在人苟惟其人朕固當與主爵吏議之爾具官某清朗不疲彊直自遂昔佐大將作以辦治遷小司馬而頁遂以精能陟於銓選淹速既久奮然於今而爾條貫無蹊夾袋如鑑棘籬金綠治以公清崔燕亂鴻章其乎窪以令奸距方脫羈蔡初開鷺羽振而未充于庭槩夢安而猶棲于澤耆留勝賢濟之名適是故使爾積無嗟河清不思山公之頭登

不諒哉會逢覃典用授爾某階嗚呼昔在皇考登用耆舊當皇初載端士雲蒸時則公忠之臣握銓秉照荃蘭蒞蕕辨若蒼皓莅茸竿牘競而千里會遺宛闓致與黨禍然嶶猶可尚前事當師是爾司衡非爲覆轍爾務愁勉朕有顯庸

禮部精膳司主事閔忠鏡

勑曰夫義禮相麗猶華髂之相附成體也朕新即位愼簡春曹無所取之取諸其彊直而不回以爲義立則禮行也且夫波流之會特立者貴爾具官某識尊氣昌無婞阿之意當令㫖山壑於權宰時則視爾猶蟣蝨然而爾岸然不屈如卵觸山旋致貶遷幾於糜碎董宣疆項今又見之矣是用嘉爾擢爾司儀爾乃周旋無闕美聲上聞本諸其彊直之志固不墜也茲用授爾階承德郎昔唐李翱爲儀郎以鯁啎忤時宰爲時所稱當爾爲今道固有蘄焉者抑古人有言曰人不躓于山而躓于垤

爾盍務懋勉有終人之操行則亦猶原田也不殖將落

父

勑曰才德者天人之所共報也報才者與人抑有遺焉者矣報德者與天雖顯潛異遭淹驟殊期要其致歸無或爽焉夫身沈而名飛未爲失數也爾生員閔某乃具官某之父鄉宗稱孝江海方才而身旣不庸命亦隨盡公明不壽甄零淸酒之談輔嗣無年寂英雖俗之語如可贖也人百其身今爾子鶱翥飛光孫章挺秀出爲徯令入典淸曹蕃觀橋梓之相承足齊彭殤于一致矣用贈爾某官日月其除風猷不遠其祗寵命以蕃國華

兵部武選司主事杜其初

勑曰朕聞謀臣盛於內則威武形於外此猛獸在山之說也故〻者戰於尊俎夫有儒雅雍都而能佐箸出籌屹然干城之重使機能內握勝心外焚者斯亦國之寶臣已爾具官某學非私利胸有甲兵束髮讀書耆請纓棄繻之志嶺名登版表處囊脫穎之能修虞太祝選儁司戎俎豆旣所嘗聞軍旅豈曰未學飮冰始事聚米成謀辛公義策幹鴻司流竭忠之譽裴光庭宣猷牧監著修舉之稱而爾兼有其長可謂英能特達寡雙鮮二者矣用晉爾某階今素中不靖黠難未紓朕新即位悼

前事之失奮然有爲建旄設旗勵成斯志討賊之計朕則一以責之大司馬以及其屬爾其懋哉四郊隳壘則惟爾勲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

敕曰朕欲周知天下使萬里之形章於洞闥是故愼選輶軒之使而歌皇華之四章予曰有奔奏抑亦繇生之資也爾具官某孤神絕照棲於至淸應時開胃天假之使獲所謂穀貌之獻攝我文囿者與朕以其精能署之使歲屬者天下書說集多詩被未聚德澤敎化隔於帷牆洋洋豈詩所在形告山海之容憑嘯不盱朕慮志意之不適壽川取濱若子大夫之能忻必有每懷之誠形於六詩不違之義托於弱齡者矣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此言廣途之可遵初功之未旣也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古者行人之官取諸機辯捷給以口支天下今則不然誠至爲貴耳夫士懷欸則其能不出自朕即位所暨殄滌剔旣命爾矣吏之初試亦猶蒙泉也養而日濬

父

敕曰朕所欲禮者二道德之上湛其元修耆宿之儒卓爲人瑞此二者有道之主之所甚尊也今旣已覡學乞言乃二義未行朕心內媿夫輪轂不望於野更老不立於庭而以爲世甚盛朕不信也爾生員姜立心乃具官某之父學道守己行爲人師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漢濱柴桑同茲深隱周老漢皓比其厖宿如此則可以當輿朝之物色矣況於敎誨爾子蔚爲國華雖不吾以猶有達其道者乎用封爾爲某官以爾善善爾子以爾子貴貴爾如酬酢然豈不宜哉

嫡母

敕曰以裴秀之才而其嫡不以其故改姑彼婦則有然者也且夫義固得而母之則固其子也而笄縰之恩畢盡裏毛匪判吳越夫是世故多孽子矣爾具官某嫡母胡氏由其不妬而秉心均所以江沱可歌螟蛉能似今使在位以之推賢長吏以之字氓則儀可升公而堂皇

之下皆吾子矣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此聖人欲以婦道化天下也是用追贈爾爲孺人今才爾子則必賢夙山無忝爾所生豈有間乎子固其子也而名益彰

生母

敕曰朕讀詩至小雅四牡之篇乃廢書而歎嗟乎古之君臣其各屬其義則有如此也其臣之勸則曰王事靡鹽不遑將母其君之體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蓋先王之錫類也於使臣之母抑若有加焉爾具官某生母朱氏靜正有齊柔嘉無遂如月幾望娣袂其良維風及頍婦蒍之得啓厥令子華予使垣知伯仁所自生宜毛

義之有喜用封爾為太孺人嗚呼闕觀女貞不必正位家人嚴君不必其父勿替爾教永終令名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知縣胡開文

勑曰國家故事郎大賚亦若靳然有靳於郡邑吏需時再期臺使者以其績上后乃司封以請祖宗之意以為畀之太易彼必將大忽吾民耳今朕即位恢宏斯道自士釋褐受選者罔不褒拔以天下之才皆可鼓勸而出則使漢金璽其後而朕綸綍其前未為失討也凡朕之意亦以為吾民而已爾具官某良飯飛江神則必發美錦登膺華而可尊造車七年發硎百里以靜觀之久當更始之時虞霸必能出漢吏之廉平體周官之能辨夫威鳥之歲知其九苞名驥未馳決其千里遂以覃恩授

爾某階頃浙大吏上言時則五郡大水幾反而湖爾菰城之民亦什五魚矣朕當食矣箸豈朕之不德致之歟今田禾盡漂饑又將至爾其驟車造適為朕拊循其效即太傅封侯朕豈有靳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三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徐光啓

制誥考績上

制曰夫姬旦以禮樂造周匡衡以詩書光漢古之明学皆出傳宗蕴茲文心彰爲治業况於秘通圖緯旁暢機能天老受籙以宗上台子房運籌而謀摹策有安社稷宜錫山田爾具官某品蔄孤清學擅光大廣川之悟極於天人翁歸之才兼有文武是知八索徵倚相之修能

亦粤三朝食甘盤之舊德既而遷吏不戒名疆坐摧維爾肯辟清切出領紛拏屬孫子以練婦人資光弼之新壁壘會羅貝錦遠歎宾鴻朕知其人召還厥職啓心命說典禮咨夷猶且出其幽適褱余欽若璣衡既正澤火俱宜是故綜子之長以古爲鑑可使孝先悔罰家令羞孌鄒衍失其譚天張衡詘於靈憲旁求既得大猶以張金礪朝夕之功玉鉉剛柔之節丙魏剩德爲之寬嚴房杜并才致其謀斷翼宜之道斯不汲巳嗚呼宰相讀書个臣無技清謹故殊伴食厚重自非少文有知爾者不亦難乎茲用晉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爾其欽哉益務懷忠絕欺秉禮紬數四郊歸耻一夫引辜懷若撻之心負時瘝之懼朕允保爽維若茲誥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曾祖父

制曰朕聞祖考之嘉名美譽亦猶子孫之冕服宇牖芘蔭宏多章施無託故寶貝禾而昧豐壤驚洪流而闇崑源皆爲謬悠失其本諦爾徐珣乃具官某之曾祖載其淳龐遊於廣大非必爾衡溢氣萆一篛之能誠如季野不言備四時之德里懼陳君所短迩畏彦方之知羊裘高風鹿門大隱雖杜機九源而彌蓄其氣故行山十驛

而不昧其宗今爾孫蔚敲大猷丹青神化夢帝賚予得之岳契爲多率祖攸行知所從來者遠是用追贈爾光祿大夫洞酌往茲倖饎承其遠澤初生詒厥瓜瓞報其本謀於戲休哉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吾騶

制曰夫車集輔以爲安鼎居鉉而徵實所以阿衡持轂有左右之功傅說兢烹致羹梅之味厥臣一个其道多端卓哉之休淵然可述具官某體正骨强材宏道廣自班禁近遂迴蒔流土虞并長豐荒迭資其轂玉劉邢莘美華實各報其春秋爾偉啓心藉闢逆耳丁鴻入殿則膂膂俱摧孫寳升筵則宗顏立降朕宵恢承篤論靜省微言斯得治平之理蓋于詩書補洛之功存諸業廸日成民夙非假旁求人情所歸自賢夢卜宅揆斯協光賁有徵覩其懷誠絕欺循體詘數我嘉謀則曰維后人有

技以爲若巳誠由進無面從斯泯後言于退食居無私黨故消媢嫉于公朝若乃綢繆之力手口俱瘏夙夜之共頭鬚爲變孔明之云識治姚崇以言救時謀贊環生變交在提有相之道於爾歸良矣通綜三載登理成勞朕體殷宗舊學之思循周后明禋之報特授爾階資政大夫於戲今飢饉洊臻寇盜滋生朕每當餐爲之投袂蘄爾引多壘之慙與納溝之懼遊維尼父持危之言近申晉公滅賊之誓集思以濟獨立無撓庶幾策力畢升陰陽不戰功彰俯否道極調元邦其永孚于休爾有無窮之聞

管理新餉戶部右侍郎周士樸

制曰朕撫宏圖時逢多事深懼帝王之道雜于富强百爾之才注于功利故以理財責之儒者治賦問諸端人爾具官某體正骨强才長慮遠出有異績入多讜言當逆豎猜豕方牙蝨蜂將變維時倩者智昏于鑿石怯夫氣墜於當車資爾百里之聽奮其一椎之擊言既驗矣禍亦隨之迨朕釋絓更新用人維舊召司常伯旋陟少徒授杜預以度支任鄭俠而轉餉而爾審權金石竭慮中邊期于上飽馬騰督揚蒜濯非必天降地出妙羅督綜會計有章綱條無紊益既以兵多不戢大寇屢申之

憂亦由賦出加征深切反裘之痛處茲旁午實亦奇難非爾之能孰肩斯任是用晉爾階正議大夫嗚呼今國比空鐺世當轉毂蕭積重則難剔病小愈而易加故時詘舉贏轉箸已窮於仰屋雖大來小往伏莽猶慮其升陵爾尚以正學籌財以深心保泰要引周官之制坐屈孔桑無俾元祐之衰退爲紹述凡茲安阜平康之福咸爾翼爲明聽之功

妻

制曰室家之壺帚命侈其天蠶風火之貞正位利乎王假妻者齊而兼上行家有好以章國榮爾具官某妻累

封淑人某氏易中饋之死遂詩季女而有齊嘗其斷織
襄劝是使樂羊坐進及夫從官勖義因之李侃得還乃
若爾夫抗疏道榮竄爾有崇山偕隱之致奉公不染頗
爾無北門交讁之言此誠良士之師資瞖笄之秀出用
仍封爾爲淑人比王臣而無成有終當有道而子祓我
綵

總督薊保等處軍務兵部右侍郎曹文衡
制曰夫詩頌元老易稱丈人以克壯之猶圖功好兼暇
整以剛中之德奮武勳著敉寧所以威形四騏命隆三
錫爾具官某不可親疎今之元敬兼備文武比于修期
筵厠棘庭忠形藥石處蹈勿潤版曹之良理繩不芬嚴
部以治東海之歎每每南州之賦芃芃凡諸炳然可得
而述洎于三吳楚節百吏承風用使波餘戢氣市犢解
佩而持財禁汰日遂吏不宜喜峯之嚴隘𨾏若莽蒼
薊鎬之要衝度行杖席咲設箸而歎拊髀誰歸聽留千
城界之鎖鑰北門資晉公之臥護選人聞司馬而戒心
而旌節甫臨壁壘遂變部署刀鋋悉寓鈐謀跋涉川原
剔知要害辛棄疾之威信著于車旗程不識之精嚴形
諸刁斗自可弓名克敵樓號籌邊眞有常武江漢之風
非如霸上棘門之戲爾能如此朕復何憂是用晉爾某
階於戲今天災洊至而我武未揚維爾淵謀不可聞見
尚冀守其剛直益以精沉法濟寬嚴令光弼子儀爲一
人之美策兼兵食如羊祜杜預有十年之儲無或示瑕
埘必奏績宜有土田山川之報召虎豈徒精金古器以
寵奇章爾其欽哉無荒朕命
妻

制曰朕觀往古與軫勞臣東山斧斯婦歎形於鶴蟻蚼方旗旗閫思寫以蟲螽惟夫靡室與家其情可念所以既富方穀有好必偕爾具官某妻淑人某氏克嗣致孝維折有程閫通禮文婦供子職求之今代斯有至難若乃跋歷中外川霖金礪之功又爾罷勉有無游泳方舟之力況復江漣沱汜星從衾裯梅桑以表心儀樛藟之迎福祿豈不足以示彼有位消其枝心乎茲用仍封爾爲淑人有美山河無斁絺衣之志尚同薪膳式追鉶錦之風

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解學龍

制曰夫王猷允塞而求闞虎份人維藩之曰于城所以山川土田大酧江漢精金古器小報奇章國有隆施義存稱量具官某居品制才矜節治氣昔以直道罷于內叙諫草雖焚黨碑不没世歸正人之號朕惟舊德之求屬以江州重藩比歲多事爰命方叔出總師于所期蒸公遙持鈇鉞維爾以能內秉威令外熙遂俾杜敬因氣于荊湖廣省壁壘于贛潯人適謹樂戸享農桑僉曰西江今之樂土譔封中嘗冐嘉終始之功足食銷兵唐列上中之考是用階爾通議大夫今鴟黨日繁豨突不已

大江右左戰所必窺三楚襟喉兵不加益尚益體求駿聽鼙之意厲聞雞擊楫之心其武匡王功苟奏膚於六月折首獲醜國必有賞於三年朕不食言爾無荒命

吏科給事中宋權

勑曰夫人鑑則明主之所取也取諸人鑑必取諸弼骨深識之士以爲其於事無避而天下之讜論有其歸矣古之帝王求得其人則必貴尚其言以章其志故其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爾具官某靜沉之德以致其才當汝陽汾覺鑑俱山京辟援鹽源田積歌夫長吏者天下之所歸就也其不至于晉矣而徒待其官則朕謂其人必致忠而氣出是故經習義要獄之天這維爾主其護遂恥爲尹優其身獄繇辰詩山立制滌塗聲竭忠盡誠昔彥伯救時著樞機之論李藩故勅查宰相之能以

今量古豈不然乎用改授爾階徵仕郎今吏道多端而才効不出朕外責主爵吏而內葉子子必圖之苟使吏無弊天下治矣其不然使吏無庚弊天下亦治

父

勑曰夫循吏之德雖更十世不可忘也漢光武之封卓茂去其爲令二十餘年然其詔書則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道止其身而報若此矧夫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者歟爾原任福山縣知縣宋佔乃具官某之父明體達用卓然儒者學閎宏廣小試鳴琴觀其斂奏牛軛清徵馬骨釜魚之所揚義車禽之所獻靈汝陰神父和寧慈君可以方斯則其茂出者矣盡瘁中頌以軀狗官而傅譜再傳狐教無貳是父是子可得而觀焉語有之曰樹落則糞本烏有懷其龜寶而不知其所從來者乎用改贈爾某官彌章鯉庭他日之心斯知喬木世臣之謂

嫡母

勑曰維婦亦百行也然而莫不有其本務焉不孝其上而能不妒與慈以及其下者未之嘗聞爾孺人以孝庭張氏乃具官某之嫡母美在其中聲聞于外觀夫所司之所條上往待之所致稱崔婦趙妻不足爲孝若乃佐夫以正逮下之仁斯傅螽羽騰歌江汜戢詠鳲鳩有如

一之雅倉庚爲化妒之羹蘋蘩所難是爲備德用贈爾仍孺人嗚呼非其生而視似移其孝以教忠厥惟休哉

生母

勑曰夫貞母之教其子至矣矢于靡他猶曰貳乃辟也云爾其子受之以其其官復何尤焉爾封太孺人以節旌丁氏乃某之生母自爾夫死勞以往皆未亡荼茹之年恃爾貞凝不可轉卷聽嘤歌于黃鵠仰嚴幹于懷清燦彼國常光于女棗今爾子磊砢著節慷慨興忠凡被垣骨鯁之聲皆霜闊身先之教是用封爾仍太孺人嗚呼以茲再命報其三遷不爲負人母矣聞者其與

吏科給事中曹履泰

勅曰夫欲澄滌六字其必由吏治乎今選舉滋弊才遁功紬使朕日發誠而時察之不如求正色之士立於朕前是能爲朕治吏使朕不惑也爾具官某風道遒敞學驥高遠當其筮仕試於盈陵時值鯨鯢沸波鴻鴈嗸野恃爾衽席內薇干櫓外施晉陽之非繭絲朝歌之爲利器循卓之致于此可覘旣擢夕郎使表天披而爾淸剛爾厲頳因不撓棐廸之心形爲涕哭指畫之氣發於精誠至言有入骨之誠錢揚章揚庭之力是使人材日出吏道不刓斯誠百爾之所歸能重旒之所取照也朕甚

喜得子是用改授徵仕郎嗚呼惟愛必犯惟直必平谷承繁稱不爲能諍義縱鷙擊不能爲治爾其念之怵惕惟厲思免厥愆

父

勅曰朕覩董子之言曰孝子之義取之于土董子以爲土不自有其功名而歸之火是土之孝火也然而熯物著光火之自爲功名而下教其土董子又烏知火之慈土有如此者乎爾原任羅山縣知縣贈文林郎曹嘉謨乃具官某之父處爲名儒仕稱循吏鄉踐獨泠底鬈士於成材潘縣俱春蜚神君之極譽至於教誨爾子韡韡于時出則流膏入而納誨是宜緯琰治譜秘爲家珍斯知瞰毅直聲本諸庭授緬懷舊德能不慨然玆用貤贈某階如爾子官嗚呼朕爲人子報其父如此國常固然雖然何以報朕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

勑曰夫功言之道如燧日相取朕治天下欲使致言者司功致功者司言致言者司功朕猶將疑之致功者司言則天下之所共信也且夫治氣强立非一日之積也其人功見則其力出其力出則天下之理歸之是故其言幾深可得而待爾具官某磊落鋒岸悉本文心前令嵇城惠政徙紀爲寇蠭發海水爲飛爾以書生暇整辦賊守議五百名首聚殲既復揚響沸湯欃槍壓城而爾議能非徒墨守設奇制勝遠來邁齊不俟外援破賊滿萬産畦揭竿方靳惡焉厭心壯之召居禁掖蒞復鼓勵

哭歎俱興謗舌抒文不避權近罷學而論絕其聘御氣至之言歸于倫脊凡爾所條皆相時最先捐鞬批肯不爲匠汗是故能言之士皆以爲難夫恒星亘離摧明太紫華蓋鱗蠱仰高中黃涼者林立歸德于爾茲改授爾某官仕郎錫之勑命嗚呼爾職于計是其畔也夫錢穀大命而墜于小數不察則日細察之至精懼與治遠朕今務與王道爾規其大爾無面從

妻

勑曰夫人妻之德非其至健則亦不能持也許允賈言若其妻婦人者不其墮歟爾封孺人鄔氏乃具官某之妻以其家貴則宜桃李驕穠以其夫貴則宜山河炫美以其嬪于清白則宜與北門交徧之懟以其相彼忠剛則宜懷谷風予女之懼今俱不然豈非女士乎茲用仍封爾爲孺人嗚呼惟婦職亦誨貿惟爾夫允師

父

制曰昔在皇祖顯皇之世居德秉禮與勵天下謹嚴近侍不畀以權而山澤征榷之政或使爲之者以爲其事末屑固非可以煩士夫也然而鴟狐宵張嗥攫四出其時士大夫牽能矯厲風節與相撓持而上亦務爲優容嚴幹之士雖亢無悔朕尚嘉深歎以爲一時上下皆可

紀也爾原任南京太僕寺少卿馮若愚乃具官某之父昔以峭望出守荊襄時値稅使橫虐三湘騷沸特爾鍾正豚畜虎狼致命亢威幾于破柱元賞之杖神策楊秉之捕任方可謂嶽然不畏强禦者矣既罣箕錦萋語曰閹顯皇聖明有詔勿問料發而免斯有奇焉然猶十年不遷丐還初服皇考御極笥發衣裳陟于卿華有如感風壽遂凋隕形亡道存並以爾子有瘍諫垣用追贈爾仍正議大夫嗟乎颸颸之義雖使蠍者捫鐘揣籥知爲父風朕以甘棠式于爾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母

制曰夫閨德非朕之所嘗聞也然而其理微著士圭日景可測而得矣測婦以夫測母以子爾贈淑人顧氏乃具官某之母明于理道笄縱之英跡其静正有齋淑慎不忒而爾夫資之以建正能其官爾子儀之以淸貞紹其父思齊聖善豈有疑乎詩悲勤我禮痛遺棬顧處前喪曷禱其母嗚呼用是贈爾仍淑人緊爾子忠斯爾口澤惟爾無斁

繼母

制曰詩有之繼母食子雖尼不澤傷哉言乎然而秦翟之義胡不聞焉爾贈淑人姚氏乃具官某之繼母承人

梁筍而不惑主婦莫莫之容樂我縞綦而能偕君子腸腸之致斯已奇矣至于桑蟲視似鳲鳩秉均尤非笄珈可得而及茲用仍贈爾為淑人嗚呼慈孝至性詎闕裘毛不伐之德敬告百爾

巡視兩關河南道監察御史傅永淳

勅曰朕思守禦之道在明虛實實者簡詰戎兵澄滌將吏虛則以氣取之耳制使御史察視巖關取諸其權重職雄得以抨彈一切然朕謂不如取諸其人之強直為可恃也強直則其志不回其志不回則其氣鬱涌而出志氣之以致功譬磁之致鐵也爾具官某自其為令已卓犍聲洎入中臺彌徵嚴節錚固自遂謗譽聞朕時一見其人識其風岸心知斯士國之寶臣夫惟負氣無懼之夫可以當艱任大由是命爾握斧當關今士馬芻糧徵發旁午而邊臣關情不知所持銖葦之才葦于簧

鱗投超之氣溷于譁呼法令不張務為衆惑微爾晶照四出鐵柱不撓亦曷使朕拊髀勿憂當食無歎乎是用授爾階仍文林郎昔李洵之按幽州賈忠之使遼左並以御史持節極命威能夠致邊情賛籌廟畫爾尚務追昔軌致其成功詩不云乎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爾其念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

勅曰御史督刺天下道兼論察天下因之以無蔽奸遁誅其天子得之則亦可以穆然無爲而守其統緒夫君道主靜而尚寛以爲御史能其官則能使其君如此故重御史也爾具官某茂才通明正骨彊立始以詔簡試于祥刑而審克致精偽廟瞞聽是使老吏失氣梧邱絕呼夫學問之能必敘于折獄正直之氣必出于平情是用擢爾薦臺資其藻鑒維爾洞極取識沒羽章忠朕嘗覆子昌言識其風旨大都欲以道維法以廉劑威以謹微爲官府之防以規大爲中邊之計官邪著鼠流民著

圖才治文章學治功利凡茲棐廸悉本精誠斯悟前賢非爲倖物茲授爾階仍文林郎錫之勅命爾既被命持斧三吳大江之間國之腰膂時則水旱寇賊姦宄豪强旁午奔會朕甚憂之蘋子搖山無替朕命張綱范滂則亦猶人爾其念哉

妻

勅曰夫人妻之道亦以靜靜亦以法法猶夫朕之有諍臣法吏也苟得其人朕烏能忽之哉維朕亦以訓有位爾封孺人商氏乃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商周祚之女具官某之妻承尊以孝處貴不驕宜其家人勗哉夫子靜好既著富穀與偕猶澹茹蘆罔濃桃李觀于皂囊諤諤聽馬行行非有旁撓則知中贊矣是用嘉爾封爾仍孺人嗚呼履盈襲歷明哲所憂繄爾女士益凜斧鼎則永有慶

父

制曰夫水雖傳器不易其味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此言淳白澹可能流體有分而必合也父子之道則亦宜然爾原任江西布政使司兼按察司僉事寧太兵備道祁承㸁乃具官某之父才峯道岸學圃書倉籤令嚴城迓騶義問薗埕小滞大猶宏張觀于餘

皇三載之功勳闕豐鎬萬年之計一麾章貢再見龔黃理學相摩才名愈盛而强直多忤淹疏屢擢符離又歌湯沐爲壯既而入守戎曹姚元之之條貫山陳時臬謝夷吾之功能積勞方遷引病奄臏而國儲五殺農春並停峴首桐鄉碑祖相望生歌死慕形況名飛若彼趨庭章于執法教忠禪直又何奇乎茲用賜爾階大中大夫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以及爾子延世長矣尚無寘昧益佑啓爾後人

廣東道監察御史吳振纓

勑曰夫才氣二者所以與世致功天下之所大賴也然猶有患正才以學治氣以識學識出而可以無敗才佚氣矣朕慎難臺諫蜚求名儒非徒徤持貴其聞道爾具官某績學名通居身高遠試于宰士知爲古人時使掄才咸稱得儁朕本宋宗崇甫之法因劉摯效用之心擢寘諫臺日聞讜說大飯對仗小試司城贍日並笥卿壁無失大諫官之道貴去名心法吏之威懼干元氣是以雖有藥口必不以摘剔幽隱則竣日之衷雖有鐵肝必不以剷削太和表清霜之力如爾志貞學廣誠至識尊

庶幾蕭燧之遠時名陳瓘之持大體是用階爾文林郎朕謂天下可澄滌而治也將亦詠皇華之詩使子攬轡抑宋臣曾鞏之言曰御史責人人亦有責之者斯言爆然爾尚繹思不懈于位

刑部福建司主事王肇坤

勑曰夫刑者聖人所以厲致天下文明之歸也易賁旅之德綜於火離取諸此矣是故不宜付之法吏而宜付之通儒甚明爾具官某仁義之學注爲良敬詩書之氣被于簡孚精聽審稽以先其長鄭罰是麗倫要可求奇請他比則不爲也自頃風俗寖完暴悖日出禁之不止人用浸務將欲矜斜以嚴示世難犯而所司不察或爲刻深刻深之治豈曰嚴平若斯明清庶幾德禮用俾有衆知朕下車之心是則子之忠也夫皐陶之曰邁種伯夷所以折民豈意朕之庶臣有能明此者乎茲以奏績

授爾階承德郎嗚呼爾道之平可以宰世其敬之哉書曰慎厥始惟厥終終以不困

妻

勑曰夫箕帚物之細者也昔之仁人猶以爲棄繳則遺故遺故則不足敎義矧茲好逑爾某官妻葉氏始居約時宮鍾已著風而恐懼方舟泳游足明黽勉之心徽靜好之德矣假其縞綦不替薇佩相將豈不雞鳴蟲薨時榮萼韡韡放興幅承筐從依乎遺袵聞然則誠可念愛贈爾爲安人雖入宮而不見尚有好于而家

繼妻

勑曰人臣遂志致能豈不以內助哉房其由而樂室有讒則悲悲使忠懟樂而才出爾某官某繼妻張氏善和爾夫以能其職審克之道依於哲人是使下無戾情上不繆聽鉤鉅巡察嘉肺歸平而閑家于辭聳悴弗歎雖欲不功爾中贊其可得乎茲用封爾爲安人嗚呼爾尚敬戒無替則亦有無窮之聞

父

勑曰凡天之道明報而已故或報其德而報諸其子未爲逆逆也明王則之或報其功而報諸其父道亦宜然爾王文煥乃具官某之父聚義遷仁有如[illegible]其茂

禮鋒岸俱夷自可民比無愧世還紈結而當意激義起任俠周施一州之人悉同憂患傾舟分宅復何以加是故于閒宜容駟馬今爾子惟良折獄淑問有爾本厥由來能不汝尚用封爾爲某官維易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其然哉

母

勑曰父之教子也不如其母以其靜專而察微其子之成敗無遁焉者是故其子之成尤功母哉爾張氏乃某官某之母持詩有齋禮易無遂篁衾著孝沱汜敷和匍匐凡民之喪只且君子之樂謂之女士斯不誣矣至若

敎誨爾子陶孟之能日閑乎反式賁明允以是汝嘉封爾爲安人於都休哉北堂侍奉不其有輝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四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〇制誥 考績下

〇四川遵義軍民府知府黃立言

制曰朕觀漢代邊徼守臣悉資將畧李廣魏尚祭彤任延之徒才氣鋒舉武稜竆務然固非能闢國百里也循持無失而已國家以為守者文德非必赳桓雄絕隘殺陲惟任儒士顧以國靈不匱恒得其人爾具官某屢試而效稅守牂牁其治文明傳以蕨健農桑芸刈相錯為

功使德浸于中威行旁遠朕聞而尚之朕惟由秦迄今二千餘年犄犵之種聚被冠裳方鞠再紀譬十年之病療始淹旬嘗慮乘竆遽然而作得子拊循更益繼者踵事勿失則亦可以無患矣用旌子以風可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朕今所持大振天下者其道有三曰重守令慎疆圉破資格而已三者以子塞其二則朕豈得不又圖其一乎魏車在前蕢子終譽

妻

制曰朕聞馮寶之守南涼其婦洗為之謀之無有失也豈勇可習惟婦亦然歟爾具官某妻封宜人某氏以中華燕婉從其夫萬里戎馬倏離不以為懼今即謂爾夫所綏民靖邊者舉由中贊朕不能知然固已難矣用加封爾為恭人慎勿以命服為易济恩為常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父

制曰夫功業非一日之積也其始必有其見端如火熒然終則熏赫其父子之間乎爾原任長稜衛經歷黃登乃具官某之父原其夙所居職比于古之參軍受官銓衡而臨戎幕左右蘇韋咄嗟銓符克以才稱為時所譽則亦文武之資也施于爾子領符絕障內拊羣燕外整

諸蠻禮樂機能張弛不失雖專城為貴其道豈有殊歟是父是子允文允武用加贈爾階錫之誥命尚祗承哉即報朕者其益佑啓爾子如爾結草

母

制曰記有之母沒而杯棬不能飲焉澤存焉爾推而言之亦可曰母沒而蒯麻不能御焉較存焉爾爾贈宜人劉氏乃具官某之母操績致勛敬美復出爾子之强立不怠自其成童則已然矣今貴五馬而叢與不逮康伯擁綿以泣寇萊捫足而號陟彼屺兮是可痛也朕用加贈爾恭人旌而有子嗚呼夫既有子云何不吉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

勑曰人亦有言以法律為詩書夫以法律為詩書不猶愈於以非法律為法律者乎朕讀詩書為仁義至精之言者靡不致詳法令而高皇帝之制律又什九取諸詩書稽古憲今豈有殊歟其上自司寇庭尉下至郡國聽獄之司朕則一遵古先聖王之道高皇帝之意左握詩書右持法律參伍考平焉爾具官某本諸晶心致精審克東海之無冤民庶則罔之維甫海邦罔不寇賊再歲以來遂以衰止則研平之効乎用階爾文林郎書不云乎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爾其懋哉

妻

勑曰法吏之妻易哉夫子有如曰無以喜怒生殺人則已幾矣爾具官某妻陳氏自爾夫之以哀敬明清著乎東海中贊之力則已彰然且夫寠貧者士之所歎而況婦人乎覩斯陽陽彌徵齊德茲用封爾為孺人尚益敬戒無替則亦有無窮之聞

父

勑曰夫水之傳器也雖方圓致殊而不易其味父之傳子則亦猶然爾生員李長祺乃具官某之父以大儒名鄉為之祖若父而其子則亦有良吏之聲於天下即爾中處逃作巳明若以朕所聞其才甚高而學廣義多即徵其祖父若子亦豈可沒哉茲贈爾為某官嗚呼不於其身則於其子信夫

母

勑曰天下之不治則由士大夫不篤其倫不高其節不篤其倫則其義綏不高其節則其功墮士行如此朕欲以婦德正之耳爾以節旌姜氏乃具官某之母松栢之心是天所篤靡他靡慝誓存共姜取爾孤貞布諸百爾可使居恒厲氣不紲其功臨危致身不沒其義道關風會詎曰涉微茲封爾為太孺人嗚呼以爾父之績固爾夫祖父之忠貞萃靈於爾爾子則亦於是有祥刑之譽誰謂節苦而道窮乎

江西臨江府推官今陞東城兵馬司指揮田緜兆

勅曰吏治之大者無如理人禁非理人則寃抑寡禁非則豪宄紬審若能之何施不可哉爾具官某當理洪州强立察朗僉曰淸霜移試輦轂益彰通敏其明習積練所由來矣故曰習者之門巧者不過仍以往績授爾階文林郎使爾司城佐臺使者之察也夫都城百學所歸譬則松栢之下必有叢草爾職參吏將抑其興文厲武慈德並章庶以不𪗾與聽朕敎

直隸鳳陽府潁州知州沈延祖

制曰朕觀往代多以其國重臣貴職養優方州而今特使上初試及一命以上者爲之夫祖宗之意以爲爲臣後優則不如其爲國貴勛也然而責之已甚矣郡督其上臂托頭于肩而邑之肩之猶指之仰臂也輻軸相維數居其中有[illegible]爾具官某守其家學數爲國華文學雄爲才錄徑舊時以遷任授之名州惟汝陰爲中都根本之區況此歲嘗災沴洊仍之會資爾心晶如水月鏡非夠合淸渌還知豈嘗之異越王石見表虞愿之淸哉可爾競隨車天名照冥用授爾某階抑占人有言曰諸侯並立終善者長焉寧先病而後瘳詎先瘳而後病乎毋棄爾勞用終王休

父

制曰朕惟爲人之道以才衛世以福自衛視爲固然不知其必有取之取之則必其父也夫遠或難稽再世之澤如出戶顧盧返踵可得爾生員授儒官沈應和才名江海學號厨倉毫茂可觀神情不俗且周旋不報循月令揜骼之文洽比孔云市馮讙焚券之義俱非斯代可得而求夫景必隨形枝皆稟柢故知章經之傳爲世業于閭以報其前修矣爰是封爾某階其自今往則益廸

爾子俾罔或恃罔或憚罔方成而忽墮

浙江嘉興府崇德縣知縣龔立本

勑曰令欲乂安天下使桴鼓不驚至治日出其道必由于得吏吏必自邑令始矣朕求民之莫當餞輒歎亦維古之治士璽金茅土廣屬循良朕師其意不敢忽也爾具官某學成有用識諳無害秉鐸材恭分符瘠起頃臺使者覆按上言凡夫臣者子弟率為童翕形其至誠歟為大象亦既竟其事予嘉歎用爾嘉授爾階文林郎抑聞之守予督褒于堂成是則可受也爾益懋勉其惟有終

浙江金華府金華縣知縣項人龍

勑曰夫吏治者精微之業也有民人社稷禮樂兵刑錢者之務詩書所求莫不歸之苟能其官抑將可以爲大臣爾具官某治婺三年大吏上其績曰無不辦者所司覈之曰審是則朕之所厚望也吕夷簡始佐潁川遂期宰相漢制郡邑高等入爲三公皆爲循端測歸區量才除顧今循以恒貫陞爾文林郎錫之勑命郎士初試使一邑之人親之如父母而其聲聞於天子雖不遽顯亦可謂之道行志得矣於戲是豈可以不終哉

妻

勑曰夫受人之民人而爲之牧之是豈一人之爲乎出則其父事兄事示之水蘋入則其同夢儆於雞鳴如此以幾不墜董焉爾爾具官某妻程氏室家之壼非朕所聞者以爾夫宰邑治化成名立自朕觀之不有萃資則有陰贊不然則其無中牽也用封爾爲孺人於戲含章有終妻道也尚引弗替永孚于休

父

勑曰易曰黄離元吉黄土色也土父火而襲其文明猶之子父相附麗以爲道故得吉焉爾項元輔具官某之父朕聞其慕義抗躬志飭挺舉學儒不成棄而學劍爾子偉達之氣著于專城則亦其道也是用封爾某官且夫官怠於宦成曾子之所以誡曾元也他日又獨立豈忘斯義乎

母

勑曰夫橫海之鱗不生於蹄涔爾天之翼不奮於蜂房以言乎偉莊則亦有之矣萬物之榮各功其母詎可誣哉爾方氏乃具官某之母由爾以母道敎爾子使其邑人有孔邇之歌其子衆母其母母師比以三年之成授爾封爲人部吏於民不能設求如保赤子者皆爲媿其母矣念之哉爾有母甚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劉勁

勅曰吏道多端其大要使民親之而已朕南聽荆襄師荒繹然夏口兵衝昔人之所慮也然今者沸羹之勢極于潢池揭竿之心生於愁苦聚天下之才無制賊者聚天下之德無規民者奚惑乎夫吏親民則民知死長民知死長則其氣出何賊之慮爾具官某勤勤翼翼比及二年其效可使獲葬無獸頭尾絕跡旅梁其塗宛畏其界大吏考之曰未嘗有諒矣杜陶以來二千餘年以子張楚可授階文林郎朕以宰之能通于天下則翼宜之道出焉是以有安文之令備其懋哉

妻

勅曰妻之曰齊吏之曰理內有齊德者外有理人之功民之父母有與共爲之者焉爾孫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則有閨爾夫至清絕塵形諸馬骨當是之時室人謫之亦烏能介然無變至於三年乎三年而不變其於妻道則亦以成用是封爾爲孺人於戲其益黽勉思曰贊贊襄哉

父

勅曰凡人受成必其父之遺其未竟必遺諸其子夫父子同體今以其著顯殊遺或疑之是猶疑寒暑非一歲之功詎可乎爾貢生劉志宇乃具官某之父積道窮經淹蹟以死孔子曰有命豈不然哉今爾子英挺孫茁爲吏聲出獨立之義既炳以章益天之道猶張弓亦有不誣者矣茲用贈爾文林郎冀爾不昧佑啓爾子規遊持終即復結草不如斯報也

母

勅曰甚哉婦德之爲宮鐘也其夫若子鼓而聲之烏可得沒哉爾馮氏乃具官某之母何以知其賢以其夫之名儒何以知其慈以其子之名吏天下烏有積行之士無稱德其間春公之臣無教勸其上者乎茲用封爾爲

孺人猶歟於是則有無窮之閒壽母純嘏

湖廣荊州府石首縣知縣譚尚烱

勑曰令治令己甚司勲則亦治之司庾則亦治之夫使司勲正嗣以治其荊綠而司庾飭志以治其保障天下豈有完令哉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此言長窮而吏莽亟也具官某攻飛德禮倏然以章輯和民人莫不夷僻下蕆其上牛車自輓非假羽毛聲稱日出如此則可謂之賢人君子矣屬以楚豫豕涛承兵革身沒滿衣發以濟餽慕蔓言起綠之年家瘡痍相望比漢致然每為賓詞微焉展著嗟乎苟俾列城之長悉如爾艮試復何憂哉嘉迺丕績可諧文林郎維朕以為

治之已甚報亦宜然今宏文之求稽諸循良底之厲之則亦至矣其益殫厥心遠期宰世天下安得謂吾民父母不可與于股肱乎

妻

勑曰謀及婦人古之戒也不曰夫婦外內以經二物乎且夫荀徧于室而能陽陽左賢右房者幾人哉具官某妻劉氏由其明理習勤終窶不怨于是爾夫得自矯挺晶志懸魚不以官財民膏娛其妻子故曰妻者齊也素絲五緎副笄六珈羔羊山河詎謂非配乎可畀封孺人嗚呼敬之哉孰是翟褘可忘縞綦

父

勑曰夫長民之道取諸其父則皆有焉非必教之覗而視之其則不遠惟孝子之幾深者可與言此矣爾譚可旬乃具官某之父朕聞其誼至高不苟取予無陰陽懷讓閉物之心行于一鄉一鄉俱化嗟乎是烏得無令子哉爾子亦猶行爾之道也夫教有方而或為御法士致能而必推火功未逢門請莫若父子者用贈爾為文林郎繫嘉之異觀爾子猶父也是皇爾子爾何求哉為眾父父則已矣

母

勑曰昔者聖王甚重人母故其令曰夏不刈藍夫夏之德亦赤長物而母藍聖王以長物故貴赤以赤故貴藍也則朕豈得不為長民者大報其母乎爾楊氏乃具官某之母既以高行襲隱鹿門而教子子賢名成底績是故天下之善皆可迺而求也苟不求之亦烏知陶侃之廉由于封鮓而不疑寬乎有問乎反其本者乎母人之道道在其母用封爾為太孺人嗚呼天錫爾純嘏壽母燕喜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知縣劉守誠

勑曰詩云樂只君子言吏德也亦言吏有才以致德于民也即吏無才誰德吏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哉夫才亦德之輗軏矣具官某比及三年亦既以成猷觀頌者所司條上保障干櫓並在爾躬夫盜賊不靖則民無農桑威禁不行則吏無教化試爾盤錯利器既生使濤波戢泉行于鼓枹若乃百雉寧壯不出官財三年屬然蒸徒爲壹雖醫亭健令建康城表剛清之德何以諭茲爾階爾文林郎頌既擢爾佐郡茲城夫郡之于民漸遠而佐不能專郡事茲又擇地爾其懋哉

父

勑曰夫士行本孝非權與之謂也孝子之於親苟欲致用必致之其精誠計數才斷氣決兼舉悉會而后其情盡道亦以出名亦以成嗟乎豈不難哉爾生員以孝旌劉蕺達乃具官某之父封股稱孝享于辟宗夫儒者之論以爲子春傷足而悲惡虧親體封股之義亦猶此耳朕不謂然是其設心以爲不如是且死其親虧之云乎今爲人臣殺身成仁不爲虧其親體君親等耳即其親之體自爲親虧何由可議自爾以理學之儒道出于此斯闢至正不爲驚奇明矣茲以爾子奏績贈爾某官爾子且以爾孝慈其民忠其上本立道生信夫

陝西西安府華州蒲城縣知縣錢一寵

勑曰天不悔禍寇盜蟻結八年不散雍函之聚蕩爲戰場燐火晝游白骨山積重以饑荒斗米千錢殍殣彌塗父子相食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朕心痛之今兵氣不揚殺戮罔效苞桓無可恃朕惟恃二三臣有司耳具官某其治有條民愛其長寇不能犯災亦無害如火攸灼爾實具績可稱巍然靈光自秦斯亦可謂之奇矣茲以奏最授爾某階某官今爾彭百泰卽無厭苦勉爲其更竹待一年朕且召爾

直隸徽州府績溪縣知縣熊維典

勑曰廉者百治之本吏廉則其情靜情靜則露見而才出且夫柔剛則吏所兼取也苟多欲則必噬物而其畏人於柔剛之道何居乎周公之作周官也其心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要其敞吏所以廉爲本朕則師之爾具官某至清絕私邑遂以理凡其叢煩決蘊緩亟化頑則皆無欲之爲也朕以爲難用階子文林郎錫之勑命雖然爾廉以自王則可以厲物不可也柳柳乎若陟春水豈有失哉

妻

勑曰女曰雞鳴聖人著之以風于世閭巷之間閨言及此是亦可經也爾某氏乃具官某之妻朕嘉爾夫拊循吾民若保赤子官俸之外非有餘財爾之中饋不言可見是用封爾爲孺人夫以治績考爾夫以爾夫治績考爾寵命不常爾其念哉

父

勑曰閭之父之教子也卞母吏之教民也百父由此觀之爲人之父處吏與母之間不兢不絿以施其訓苟非下愚豈有不成者乎爾熊希鳳乃具官某之父由爾子懸魚之清徵于馬骨是故知其有本不然則其教也胡

咸原涉不其鑒歟是用封爾某官於乎入則爾策之出則朕拂之爾子其馬也日以千里

母

勅曰子產衆人之母也抑知子產則亦有其母乎且夫任衆之敎吏也鞭影爾麗參賴之矧伊操績某氏乃其官某之母勤斯天只而爾子以之篤其學嗟予愼旃而爾子以之共其官是誠母師爲衆母母用封爾爲孺人嗚呼朕將大進爾子即爾壽名堂未爲異數也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周瑞旭

勅曰邑於天下具體而甚窮吏之才故曰難焉龐統當亂世心薄爲令謬不事事然曰非百里才者非正論也且夫百里古之大國古之治此者魯公之才三年而後報政詎必小材乃得託之乎如曰天下爲大百里爲小辦大必廢小是謂人勝斗飲不勝勺飲也朕心非之朕苟得一循吏視其才若敎海然爾某官某晶心茂[illegible]通敏沈斷承風者謂之嚴德仰沐者謂之溫恭移是使率天下詎有難哉可晉爾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由爾之道更一年不變者必大顯庸之朕欲與守令共治天下敢循恒貫乎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知縣張爾忠

勅曰治民之道本諸至誠誠至則志決靈出天下之才莫不歸之矣誠之命才猶心之命手足也或曰才故誠也以其才之所際篤離其志就之耳爾具官某讀書爲學學爲經綸治漳三年致專取濟節浮給饋及于人田擐甲治軍民不曰擾寧武再出愚智無端朕不知其誠之生才誠生于才也天吏奏爾績曰最用授爾階文林郎朕以爾爲吏有其府洛治民本於經術則知所以置子矣爾莅冰淵無以名成而放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翟焇

勅曰朕聞周公之言曰爲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吏投贄處難與之爲繁難則愈不治與之爲簡易則無繁難者矣是故簡易者才之至歸也宓巫而下卓魯而上則皆用之爾具官某予之大邑三年有成其法以德禮爲鞭箠以明清爲鈐轄綱紀自立民用以和故曰善政之致和氣猶桴鼓也朕嘉予績用階爾文林郎今秦寇南突震鄰驚然民叙其長是則其干城也其更厲爾謀郎寇至無害者以負難之賞賞爾

陝西長安縣知縣梁州燕

勑曰朕欲與禮樂而兵革不休桊寇九年隳城蕩野師出無功將不能戰歛抑吏不能將也夫廬墓之計急于首功守望之誼盛于袍澤含哺之情安于轉餽農桑之地壯于金湯此四者吏之所得使也今吏不德無術失其民和疾視之心與賊爲氣朕甚恨焉爾具官某令秦三年兩城並戴與進慈而耘耔豪强貧弱以存流亡悉萃與寇終始民無懼心閭井晏然聲勢俱出是則子以攻敎爲蠲勞子可將也宋人有言安得百子駿布滿天下乎用階爾文林郎緊爾才倍三年之功可以數世雖然九十曰半其愼之哉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五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擬碑

奉勅禱洪河爲橋龍神祠碑文

朕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凡物不足以安大[illegible]必求其盡而後之古之[illegible]里古冢覔之野天都砥矢之[illegible]入遼[illegible]之合肯將[illegible]臣昌故久日深霖摧[illegible]割圮蕩然僅存基礎而已方時東[illegible]褰裳可從及其春霪作歲秋屐騎涉危淌籲激潤岸胥分望洋結行子之嗟歎徵騶騶侯之怒朕閔而痛之昔孟軻非鄭是與溱洧之議晉武平吳遂起富平之築杠梁以時王政之著者也然朕不欲爲擾少府蠲悉帑宮儲命官致工自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而成橋高如干丈延亘如干步堅緻雅潤視昔有加朕又念水失其歸則蛟鱷時作詔使分流出渚納于巨河倘亦吾建不拔者矣先是凡工築疏圮成人以爲異朕曰其神於茲土者可祀也吏乃上言龍神之靈夫龍陽德而列職於陰其處於水則亦有分上焉考漢以雍州諸水近天子都加車乘

騁駒以祀今涿去都咫而神著靈如此夫朕之臣有誠
書行義冒險畢忠功施於民而捍其大忠者朕必昇之
上賓於神則庸靳乎昔禹怒無支武懟河伯彼頑既誅
此勤宜旌朔矣是用封神爲某爵錫之廟貌亦若吏堂
皇以聽也嗟乎朕務闢仁塗而濟天下懼猶未能神則
相朕使河清道夷民終有慶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言木德之可恃尚元之有錫也豈有如國僑之云我
無求於龍哉立石載銘俾藹示世與三光爲配四瀆並
垂云爾銘曰
天府巨津瓦巖所萃有塹其深以舉氣壓龍用浮蘊嘆

唐卧虹截其熙壤我乾攸同晉臣舉觴曰天子聖子則
何有神實予懿包靈王游列職臣波淮淯不舞狐子無
欽有嘉斯績崇封進之構極飭俎籩其雄儀國靈歆蒸
神光煥發於萬斯年覩此銘碣

〇策問

江西丁卯鄉試策問

問帝王以禮治天下而天下不之知其可知者與爲紛
繹爲而已夫禮之至盛莫若虞之經類夏之玉帛商之
元牡周之籩豆然是四者天下皆能稱物而名之天下
皆能稱物而名之是天下所以不知也記曰禮本於太
乙賈子曰禮者養人之道管子曰兵不禮不勝天下此
三言者難察也且禮其粲然者矣而聖人則湛以元解
使天下不敢問之經曲乃王者自以其德養人而威勝
天下而二子以爲是二物者皆禮也禮則若此其亡端
者與管者曰猶之火矣火尚於燧而著其光大養萬物

而能殺之凡陰陽生殺之器聚於火顯藏文武之道綜
於禮有諸抑謬乎我皇上具神明之德龍興以來崇典
極儀越舉黌會既以郡位之明年郊饗上帝其又明年
祀於方澤而親釋奠孔子又明年乃躬見日所未舉者
月夕陵享耕籍先農以需其時有司已毖矣故觀于今
之世者猶肆綿而坐於晨霞之下也然天子于此其內
必有精微之心而外則必有威德之致章于露雷如池
鐵山銅尋聲可察者士能鼓吹言之歎天下觀聽之儔
夔然不足與知之也士可不知哉且夫治以禮成而儀
亦有辨其說在晏嬰之謹嚮馬子太叔之審周旋也

闢起世莫大於救弊救弊之道存乎審見而決其功察如占氛棄之若灌今天下甚盛然論者以爲其數則有五劇而邊圉之事不與焉明經坐販藩相顯市艫屬無淸流部駕可詭獲劇一矣闒茸額而吏與國分褒權與市齊貲則商弱足重困劇二矣衛將十九貧弱使督償如鼎湯火雖有髡鉗以逞霸子而償劇三矣考成煎峻守令雖卓魯必得譴責而召杜亦化爲屠伯劇四矣內地兵羸小擾輒閧主將四氣劇五矣而又曰且有五中吏雜必中於法紀錢穀長民乘弄其器竊以取羸贍而不任一也商困必中於居農百貨稱貲民食兼兩雖給

不飽二也饑猴必中於編戶官運廢則民解異始於役富終以鋒貧三也守令之欵必中於司農弱浮走險彌益仰屋四也內卒之孽必中於寨上徵發不應天下血脈與邊割然遂分兩體五也察此之論五者危見然天下不以爲可憂天下舉憂用兵耳語曰張穀養外病攻其內今如士見必云標病不急亦已矣儻亦曰內食貫甚則當有屬鍼從之者頭救焚追亡趼步豈貴乎來上汝亦昌言

問爾江右四縋無守之國也淸江於楚楚不予敝海於閩閩不聽牢山於粵粵亦不肯割其嶺旣已凉然而乃謀致其人於農桑禮樂此固然耳夫大險不列大國不起自天下戎馬之地瞻望以爲神皐即非具生福不能阜之也然巨湖浩淼均皮阻深洪宏之間哺聚作矣其後再傳華林瑪瑙東鄉桃源之徒探丸竊發至戕重吏蹂州邑朝廷爲捐金錢數萬三易長帥竭數年之力僅乃克之距百年已事固爾鄉父祖所嘗痛于心又今者楚氛熾擘閩海騷矣無時譽潰反延禍忽然可及而又爾鄉返重弄遠儺科驟急兵又白徒往者有事輒檄土軍招假格虎遂足騷耳此數者皆爾鄉未形之禍也天下之變生于卒而討立於衆自命之士智略輻輳其意

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廠下顧湯貽反走此可歎也孔子曰羿能循術其足諸士即無嫌過計試條所宜爲者爾鄉大吏如孫忠烈之議儲糧王文成之精募練以治兵韓襄毅之均里甲夏文裘之淸飛詭以庀賦成法不墜脩可修舉揩飭之乎夫學者歸戶之謀參于性命豈必驚迦所廢講哉

策吏將兵民 乍未會試代擬

天下非無民之患而患無吏非無兵之患而患無將非兵不足衛民之患而患吏不能自衛民非民不足養兵之患而患將不能自養兵非分民于兵而以兵擾民之患患分吏于將而將不能吏非分兵于民而以民齊兵之患患分將于吏而吏不能將夫兵之與民可合可分者也譬之手然專其能于一手而以一時持擾一時抑搔可乎分其事于兩手而以左任持擾右任抑搔亦無不可也將之與吏不可分者也其職可分其才不可分其才可分其志念不可分也譬之人然未有方任右手

而擘其左手心不知痛勞其左臂而吾自顧吾右臂不遽相護者也故以兩手分一身之事其道適歸于相濟以一心分左右手之用未有不出于相屬者矣夫古之制爲兵民者其始井田爲軍伍兩卒旅任地制賦因隙講武其轄以旋之而不屬其役鄙民爲農國士爲兵農不識干戈兵不諳耒耜晝畔以區之而亦不屬其始一時治兵三時耕稼一歲衛士一歲材官當夫漢祖唐宗之盛極規其兩便而不屬其役市籍皆征封君畢役番上變爲騎兵長征以廣邊戍或以召杜郭李之徒自治其一區而亦不屬是故兵民之有濟無屬則已久矣兵

民不相屬而吏不善取民則自厲民將不善養兵則自厲兵卽吏與將不自厲其兵民而吏不能將則適厲將將不能吏則適厲吏將厲吏則廹吏不得不出于追呼吏厲將則廹將不得不責其轉運將自厲兵則不得不卸怨于單匱吏自厲民則不得不委咎于考成此四者起禍遞責天下之大慝也古之忠孝之士心計之臣未有若此者趙充國之討西羌也其先事則敎耿中丞以湟中穀賤糴二百萬斛其臨事則上權穀芟葉之數而議行屯田張詠之守益州也其始事則聽民以米易鹽得米數萬其終事則奏罷陝西軍糧充國非不能自饋

其兵而張詠非不能取饋於其民然而羌日以困蜀日以窮卞枯之鄉判州也初至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倪寬之爲內史也始以多逋租殿後以牛車爭輸最羊祜勞其兵于十年之計倪寬勞其民于一日之供然而兵竟平吳民不怨漢故使充國冠職功而求宿飽度孝寬必不罪其煩民使張詠閉近鹽而責遠輸度宋與必不誅其餒士使羊祜以伐國之大謀正告其上兩河而還度不敢辭其轉運使倪寬以被謫之嚴文歸慰其下三輔之衆度不忍怨其追呼然是數子則皆有所不爲由斯而談豈必一隅之師能竭天下郡圻之吏不

問封疆資糧之供定出漕輓而上上之考決本催科哉故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人之治民者必籌兵古人之為吏必以全力副將古人之為將必以餘地予吏寇詢近餽燕趙遠餽關西以守其河內李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戰于渭橋使今人為之則必變色而揚揭竿之勢大聲而標絕命之辭韓麒麟朝務農桑夕謀生聚未事而發戎役岳武穆北支羅敵南敵楊么臣饋而斂民財使今人為之則必拱手而驕壁上之觀抗章而責銓河之侵故周漢以降宋唐而上將帥守令之無能而不相為用未有如今日者也今自兵興以來守禦嚴闕日習其事天下之智謀才力宜無有不出者天下之精神志氣亦宜無有不振者然而今者壁壘未煥澤井猶荒兵芻鹽之曰象人民羝羊而吟墳首苟求其故雖三尺童子必知咎將必知咎將之無將略必知咎吏必知咎吏之無吏幹而今將之言曰非我也畢匱使然爾吏之言曰非我也考成使然爾二者之意以為空虛之沒人韓白而功令之罷人桑孔也嗟乎聚九府之有注之一方曰輸月將不可謂不繼也維正好義取諸其所固然亦不為無制也以是為厲將必務竭澤之漁以壯作好中軍之氣發鋼租之詔以厳

甘泉烽火之齒斯已迂悖矣然郎謂今之非以畢匱厲兵考成厲民固有不可何也國之養兵者不如兵之養將者也國之取民者不如吏之取民者也夫妻子田宅主將握要此四者皆兵之為將養者也贖鍰羨例公費行稅此四者皆吏之取乎民者也此四養四取者將與吏咸共奉之比于聖言王制握固謹持雖火焦于上池竭于下不可移奪而于是遲之一日有終月之饑益之錙銖有什百之害在兵如尫羸之體偶間參苓郎萎㿹幾躃在民如負重之肩稍加升斗郎僵僂欲蹶故夫畢匱之至于厲兵考成之至于厲民也亦皆將與吏之為也且夫興師動衆積十餘年雖京茨徧野禮樂盈朝不能不見襟肘之形而出權宜之計者勢也若夫良將賢有司之處于此則必有法焉是故充國羊祜尚巳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祿賞自足不取備于內宋姚內斌之于慶州李允則之于雄州莫不皆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矯首大呼王素守渭城減省戍卒而積粟支十年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用寡張巡與賊戰弓矢械甲皆取之敵不自修製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不困虞衛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犒上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

不有其家而單益富岳飛與兀朮戰兵無現糧將士皆忍饑不敢擾民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離遭匱之無脫巾之憂是故張詠倪寬何巳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過下戸以俸輸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損上益下李翱教民以田占租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而貧弱以安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裒多益寡剖量窮富何敬叔榜縣受餉物各數十以貸貧民輸租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藎濟种世衡以嚴治武功凡有徵需但以片紙榜縣門無不應時集者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躐遠呼不害王慧龍孚

滎陽農戰並修歸附萬家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民治兵董安于之爲晉陽蘘矢于茨蘘銅于柱數年之後而皆利賴之此又一法也得其意而行之可以保障而理于城凡若此者皆能有以靖其志慮畢其計謀以著其神明其爲國家章美救糺修濟袪厲亦多術矣故曰萬里之淵進于窾木千仭之谿升于垂綆此言極阻之可與致功至難之可以施救也今爲救時之議者發言盈庭不曰縮餉則曰加賦縮餉主于淸兵可行而不能行加賦則益困民不可行而不能不行于是有起而兩非之者而亦究歸于無策非無策也鷹揚不作乳虎成羣縱復晁賈盱衡計榷研策鏤脂畫冰亦何益于數乎且匪獨此也今盡國空鏹司農仰屋夫將博求通變深計之士而四顧無與窮年而不得固已焦然矣然愚謂亦不如遴擇將吏而與之謀之則必有成姑無服枚舉舉其大者如執事所咨屯鹽二事其地之廣土幾何民之無田兵之不任戰者幾何家有僮役幾何耕具種本何由發戸家幾等豈貴警餉粟其何塗之從凡若此者問之他人不知問之分符剖閫于其土者而有不洞然是猶披裘握冰不自知其寒凊也審推是釋然畢擧而歸之若使謀其家計然者而乃重其事權寬其

歲月大寶嚴課以隨其後不出十年紅朽之盛可致矣是故將吏得人天下大治漢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孝宣曰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古之致治之主灼然有以察其器翕之所存如射審的固不誣也且夫辦天下之事莫不以才天下無事庸人擾之以多事天下有事才人靖之以無事才者事會之所廹心志之所呼也今使將注意兵則將才出吏注意民則吏才出將之心不分民吏之心不分兵而文武之兼才出矣此二才者周計而造功規全以慮變其鼓機通志猶聚乎一堂之上而謀之世有此二才者而其時之兵與

民塡然如一夂之子是故歸于有齊無偏今欲爲容民畜衆本固邦寧之計而兆黎猶儥帥之心銅墨有素封之氣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孰謂虹升而雨降乎

視學及士習文體策 代程

王者之强其國必以詩書禮樂其治柔國則愈不能釋此也故欲成天下必先造士士賈勇不足則退而修其雍容之教古者辟雍之設天子之所自學以著教也于是揚其翠華則舍菜而祭菩宗祖割而養老饋醬而乞言旁皇于一日之事詳盡如此者使人耳目開而精神動所以致其强也故賓莫之恭籥舞之美其柔可握而由其道焉可以寓威而誇武古者有所受成于學返獻馘焉以訊攻戰之道使人知之故出則訌其意返而歸其功也魯人之歌泮者其士則虎臣其獲則琛賂其

將則束矢戎車而已先王未嘗入學而教兵士未嘗加矛于俎而致用如此歐子曰武者救世砭劑而文其膏粱夫歐子則不知布和于隱逐其瘵蠹也然昔者先王之于學也仲春仲秋有祀季春有視有日入有晝入有春入其于事爲習于士爲涵泳爲諷誦教成而材備故曰卒然起一方懸銳穎而應之無所疑作此儒者之成也其後世再世相繼則一學之固已峻矣然間起之觀則亦可以使天下郇然而有作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言士不飛躍其意則不作也士者沈蟄之器而飛其聲氣躍于文章察此二者則士

之情盡見而可得矣然此二者士有二隨焉遷隨天化隨國故以士之爲此二者而天子之情亦盡見而可得矣三代以還惟漢最重儒學永平建初之年天子行辟雍之禮上者秉鐸下者圜橋至化介胄爲絃誦被左帶以方領當此之時士則矜奮而興氣節砥植名行雖至刲首不可得抑其覃精殫思而爲文章前則天人矣正後則與引規奇及于諸子莫不根極理道歸于典則矣然而其國靈所蠱羽大宛之蹄竄于六附抑龍之齒鱗于司會日逐之庭剡于北圍哀牢之部綴于永昌終漢之世首功不絕也故曰文之所加者疾則勢之所勝者

小教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故曰禮者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若夫唐宋之代舉其兵文皆鎖偃櫜豈可望其出火乎我國家二雍並峙高皇帝崛乾而養士于家泉文皇帝奠坎而觀文于離火路車頻駕誕敷恢極思皇之猶可得而著也其後則肅皇帝再興之典禮足以震中葉而有光而神皇帝一鼓之敎思或不能保五十年而無儆則我皇上今者旂鸞之耀等于天披天下之士以爲游于帝庭饗其鈞樂也今天下肅愼不庭鬼方未克所不足非文事也然向者司馬陳其六師天子仰不蘇斡以從茲六飛之靈勁抑如此者非天子之

修不急也天子則猶是問鶚音于泮水矣故自數日以來小大並奮執專謂其象必鼓爲烝皇而賜生之勢將有見端于上習文體之際者斯不誣也夫士之相觀成習而相播爲文莫弊今日矣然皆相于弱不相于强也爲士習之弊者五含毫觀頸一也蚕鼠之符二也挑達城闕三也不刺繡紋倚市門四也朋蛙聚鴿五也含龜觀頤者餔餟甘子齊卵餐錢貴其宋相蚕鼠之符者孳盜泳而乞化灼享結以遝窮佻達城闕者舞態極于歙射琴心妙于司馬不刺繡紋倚市門者王門抱其竽叠主第奏其藝翰羽班聚鴿者豪心作而摧堂怒目逢而

投鬣凡若此者皆由其背貌莊質神不足以定體而爲之也爲文體之弊者五嘈嘖爲悅一也雜部野掠二也以移面爲奪胎三也虎其厚羽戴其蜎皮四也逐于狐鬼五也嘈嘖爲悅者子雲彊靡于繡聲士衡諂淫于防露雜部野掠者伯起逐草于讖緯平子游奕于鳥占以移面爲奪胎者紹述聱聲于絳圖彥伯變文于鶡冠虎其鳳羽戴其蜎皮者劉勰擬鷹鷲之觀郝隆竄陬隅之謂逐于狐鬼者麟篆龍少陵之秘蛇神乞長吉之靈凡若此者皆由其弱于微纖機不足以要其的而爲之也故是二者之爲其兆則皆足以致兵禍而使之駕則必

饋饟使之行師必棄戈而走何者其神索也李陵曰軍中有女子乎今女子之陰結于士志則豈得揚哉自敗十年闢官師之條日上詔令之戒日下而不能革也則庶幾于橋門觀聽之會鉄羽相觸翩然反之然愚猶慮其不足以起者何也古者成均所萃則秀士選士之所升也高皇帝羅郡國之儁使學于天子出則膺顯職蹺天下大都如此其貴也而今六館之英盡鴻都之羣則是天子使卜式之執經于前而責崔烈之致身其後猶懸牛首望其馬肉此不足以起也漢之說學其天子自爲下說鳴即互發于是乎開石渠虎觀進諸儒之言稱

制決之而高皇帝于禹謨洪範諸篇振猶習玉也今天語私于堅贊睿思蕘于重幕則是使天地閉塞而啟萬靈之鑰仲尼棄鋒而辭七十子之心猶浴溫泉有濡無擊此不足以起也古者取士熟察其人而用之今則糊名而求其文字古之爲文者取格于古今之爲文者取格于一代之制凡士之所爲凖于聖燈者皆不可以隸于王鈇則是觀嬰相之屬不可以得解升桓榮之堂不可以得車馬猶懷三山沮于滯骨此不足以起也挾此三不起者雖天子月一臨膠序日聚徒而鼓之無益夫一日之感淳于人心者所謂鬼起鵲落不急逐則遂逝

者也如愚之議請必自天子更張之其上者礎躬典學明教化之本以周禮三物辟召天下使士無袤志無所冀倖而爲文辭其次則使上崇實學以六經爲師諸史爲兵備士通此二者則志趨端而不詭其議天子則以聽政之暇延見諸儒考其得失以驗其材其次則追原祖制青衿之徒不得以易上農之粟多金之賈不得以好肉于之倫以時起居去其敗羣以典其行試士之文專取鉤玄或發策詢時無使支離訾括如巫傳鬼教然者如此則士居身之地嘗政學之功一故曰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蓋惟其懲創之意深而忠義

之心發也忠義之心發則氣專決而神明奮故曰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如此則儒者之用見于天下而將帥之材出矣晉謀置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故以天子之修舉學教興賢考藝而極其致則足以救弊扶衰者譬遠出于掌火降于日也而廢則併廢如蟬蜍之毀中于螺蚄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能也此言造士者變其故常以新其文飾其固陋以雄其武也今海內之情沸然日潰而不知求之天子之致當官日敗而不知端本于士之行與文急治其詩書禮樂

之務則亦何异立朝夕于運均之上揺竿而定其末哉

○論

明目達聰論　閣試散錄

帝王周知天下情注於虛而神存焉所謂神者開竅於心與萬物相見雖覆以十重之羃其光不沒也劉安曰意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夫默默漆漆聞雷窺堂掤鐘以爲目者天下之寐人也烕然張金日以快射而研雉登牛鳴之聽若韓侯智氏之能亦明主所不貴矣故以韓侯之察細及豕耳而串不害以爲盲聾將至智氏圍亡一楷而知之而不知韓魏之舞於肘足其神之有小存所爲大亡也且天下之形纂囊屬而奔耳目則立敗之道也聖人爲之草其器以存其靈故取諸旋璣聖人之德備諸易苞乾坤而貢華于六子位目於離以麗正而兩作宅耳於坎以心孚而有尙坎離者大險大死之所在也離旣炅而焚如錯于乾澤之変虎咥人而眇坎枕窞而寘叢棘綜於火雷之會荷較而滅其耳聖人以爲眇目滅耳則不足與辨物故于目去多白于耳去痛不辨物則不足以斥其疑故于目去幽谷不窺于耳去喪牛莫聞不斥其疑不足與爲明聰故於目去見斗見豕於耳去聞言不信若然者精沉而照遠睟曰目上於天耳下於淵目天耳淵叟人之游也且夫耳目蒙而壽於明聰譬木蒙而壽于火木生火火燔木明聰生于

耳目而蟠耳目也故繁響淫觀雕蔴飾庸主悅之枕賦而席蹟大功顯業仁稱義蹟瑰觀瑋聽者則英主之所喜也然使英主欣然而動于其情盡智而爲之而其明日敗猶噓野燐不足以出其熖矣昔者大畧莫如漢武而信主父偃嚴方朔發策引難章其雄柔張騫乘之以爲大宛可結月氐可通孝宣之治以爲嚴教吏則幾失義廖東相因是以占流民八萬而詔書曰治有異等之效宋神之朝氣垦于金陵之禍心猶日没於虹也新法之出萬金並沸猶且曰今之古人夫此三君者天下之至富也其志在乎拉稜四海阜民生而利天下而冒

臣者應聲而射以傷其明聰是四臣者其持之亦有其故矣而三君者以其明聰轉捩而下投之故以漢武爲明是眇之觀也武人而爲大君以漢宣宋神爲聰是滅耳之聽也履上位而荷較夫天子之明聰橫出而不正其歸則同於眇滅故堯舜者明聰之至也蓋嘗論之使治水九載之鯀播其掌讌詫于僵蹇之代則必齊秪而揖其大勞靜言象恭之共工孳孱出齦壁肩隱項以託于王成安石之橋則必聚雷而褻其斡謹當此之時四岳之智存乎蓬艾也曰於都哉而堯曰吁咈哉堯吁咈鮮其蒙而舜遂以生其流殛之道譬諸射者堯張弧而舜決注之堯舜者共耳合目而治者也堯舜清徵其身以徧知天下而其神不外故曰神生其光非力索可得矣商宗之置相也以夢而啟信周成王之聖蘗也以風雷而破疑天下烏知聰明之道有得于其夢與風雷者乎

主術論　擬試示程

聖人之治天下，嘗天氣之變萬物不著其力神行而不
勞也夫聖人者誰衆領獨之名也使衆人苦聖人亦苦
衆人佚聖人亦佚衆人費聖人亦費衆人竭聖人亦竭
則無爲貴聖人矣良醫之見病皆非衆醫之所洞也中
庶子曰中宮扁鵲曰忌意人曰是倉公口湧疝故曰醫
病之陽者得其陰因病之陰者得其陽陰陽之所見藥
試水飲火聖人則皆有不同者也古之至人命對之徒
問人苦病因病求尚故使著苓芸補巴黃乾瀉冰炭當
然桂附當寒此六物之于四病者猶星野相握終古無

變然或循其故而以殺人者以其惑于表應昧于主患
主患不明則治之者皆客治之者皆客是以賊爲其救
也以賊爲其救則所以之道其以殺天下無遺矣是故
聖人之救亂也在明標本標本既明則不治者皆治皆
者其急緊舜則不務誅其驩舜急除四凶則不務勤有
苗文王治一崇密即不身遠虞芮之訟孔子誅一少正
卯不因求愼沈之奸然而智者所瞻通人之論以爲堯
刃其驩而寄手於舜舜抗有苗捷于四凶周政以大兵
息小刑會治以一誅正羣罪由此而言即謂放熱之果
翔誅帝姚之虐征伐姬文之善弊獄仲尼之好察奸何

爲不然哉且夫與世變俗制于神明此非無術之所能
爲也聖人之爲此者必有樞捩以計數紆軫曲塗隱
神制氣以達其事今欲徑遂爲功正告疾取建鼓大召
扶羅齊趨以播船于山與驥逐走是則夏羿孝父之所
不能也子貢之璣不挾以蜀人之捩役人之力不振以
管仲之舍去馬安得返仲尼之璽纍車亦豈易達齊桓
之庭哉是故用衆之術不必其相反獨幕之功非期于
御勞甚劈之行有微之事察者所求聖人不貴也昔者
漢唐之世亦多察主矣孝景以其下多欺則矯之以智
數智數既已不能勝袁盎而其甚者外以播其宗國內

以棄其世臣孝宣以其下多玩則矯之以束濕束濕雖
刻不能勝王成而其甚者使天下歸兗于趙蓋朝上移
與于恭顯德宗以邊將不法激而爲中制于是遂自忘
貞而用猜文揚寶嚴然志貞爲猥當人而寶霍頤指樞
要其究則神策以發大都北軍以禁蕭儒肅宗以兗獄
無古激而爲下聽于是疑猜忌甫孫蕃而信毛若虛然
孫謝以執法嬰患而若虛以平反媚權其時則賢宰因
之以蒙疑權璫因之以震主夫此四主者其志皆出于
窮奸救弊其法亦足以傚頑擊蒙而循偏狃流適以益
亂是故古帝王之末治皆有難循者也今豈割耳目非

皇華之義刑名非五宅之謀綜覈非取模于考績鉤察
非稟敬于鉊鏄者哉本計不得而徒循美名以鶩天下
則其身不靜其身不靜則其道有譏務道而使有譏小
人抵之仁義猶足以亡國況法制刑威乎故曰君猶天
也天不闢門戶使世相害人主以德必鶩天下則天下
以徼害日以生凡道必有端物必有數端非守曲而以
綜遠數非窮多而以立少是故天下之言主術者皆貴
乎其不勞也不勞者其有甚勞者矣今夫萬物皆負綱
而貴綰也自其拱手而享之綱立無不立綰理無不理
聖人以是乎晏恭已無為自其歷物而求之莽莽莽[illegible]

攝詳取要考蒐目而選一綱攬千絲而得一緒聖人不
亦甚勉哉云而有事者乎夫連錢以貫害制紛者也而
為貫繫材是生經緯之事人皆家貫之使人皆非坐而
得貫者也是故治天下者而貴無為既宜以術取無為
治天下而貴無為則務乎其術亦足以幾幾勅勅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矣詎必以倘元守約為是闒弱
無所知能大業之所不收英君鄙而弗道者哉夫所貴
乎英君者貴其不必有能而所能者即必天下所不能
不必有知而所知者即必天下所未知堯曰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高宗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夫岳牧未有言洪水者而堯已知之天下無人知有傅
說而高宗以為得之夢見堯以數字寫洪水之狀痛于
毀言高宗以一夕審傅說之容熟于舊識堯不必日遊
康衢此其得法以坐照者也高宗亦非必真通帝座此
其龍夢以示靈者也故以二主之清徹恭默而萬里之
迂不能欺以利害一介之蹠不能遁以鬚眉後世之主
苟欲周流六虛錯捏四遠有如堯高宗者亦已足矣而
烏知其壽不數一人不求一弊比周則猶在側方命則
猶在官三年以前則猶無言三年以後則猶無事而時
雍不收中興坐荐協和無威主之稱赫濯有强國之譽

以此觀之治天下之不可無術也章章矣術者道事之
機穀也道無術轄天下必以道為愚而苟非術以制事
事可勝逐乎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益言務本迎機
之易為功力也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六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序

江西鄉試錄序

歲德丁卯適其木火于是天子新撫天下士七年矣詔
使編修臣元璐偕給事中臣韓國觀徵材豫章顧豫章
未易材也夫地力凝塞氣道逆捎積義錢脉之儒嚴骨
長辭之俟國靈所蒸肩理相結矣當高皇帝聖作天綱
肇張而金谿崛然首先物睹今聖業中奮當又自其一

方舉統類而應則天子將自含拔獲之而翼朗其闢使
歌修道合固難也且臣持橐不效重以持衡臣心戰然
有相炙發既馳至則某官某監臨嚴毖而提調官某某
副有不共所辟徵同考官某某皆茂選也臣等乃相與
伐心而誓進學臣某所取士五千三百有奇鎖院三試
之□續亂輪背力俱盡則得士百有二人錄文二十篇
具式有五年會試所著令郎式士文主者毋血指主者
罔已而嘆而領選矣然猶使得觀言簡端臣于是乎序
臣惟國家以文章求士是措其令於道所甚貴也然且
爲之則不慊曰黃葉時啼兒啼止而其靈盡故今世之
士其當官敗不必歸獄其文郎主者盡可得陰拱而逃
辟天下之論喜深文而漏誅于此者則不知文章之祭
也且夫道甚尊而物爭敗之王者救之以畢名故詘聽
于辟召則伸竊于科舉莊形于德行廷旌竊于文章變
德行爲文章猶夫易貌歟以情賞今曰其於士不察是
闇鐘鳴不可知其據弁耳探珠于淵者謹循其光氣則
多得珠士含珠肝腎而翔光氣于文章管樞相遣性命
弁竭肆臣掾者則猶能知之也臣所不能知者三夫孔
孟者萬世之師也師孔孟之言則疑而塗過或迷然發
策猶諾于警壇之下臣何由知其情哉其又不可知者

先民以繩簡豬豨雄禁無穴草庸人躡驕有守法之名
無當鼠循吐絲自縛雖或在士然臣既未見疑者良行
則不能識矣其又不可知者施于歷世之容使骨辭徐
假肉緩稽康隱脉郭璞居無守氣罔且得福然臣疑木
刃似之亦不能識矣猶乃長爪利鉤梳疑剔理鳥飛隼
翔思變決起蹶不設才爲非播紀體經能靈進謝諸氏
此數者天下之健決忠臣之行也盈寸之毫方尺之版
苟致其誠屈役不叛則萬石之弓可左右擬而十萬之
師可繞而橫行也故月姑布相表越人視裏張喉見肝
握火而處夫臣所奏士牘猶吏之質也當臣受之齋戒

而然至臣亦猶行考功之道耳于是臣當無士臣正告
士曰必無墮其文心夫文章之器非黃棄也而兒亦未
止啼也非使士當官郎亦不信今當官所共歎者神飛
而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日死神飛上
則芒下氣伏下則兜上智用以生故不肯以死千秋之
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生一旅之師數者于世豈有綠
黍致其文心者乎使天下摟此數者挈棄而走臣所必
立取引去然當官而或貴之者則是孟說有完潁而防
風奔命無專車之骨也且夫聖智之名功能之跡華而
可泚天地之所受藻也非足文于心者采相勝固不能

得之譬諸爐冰無由焰者矣其不然固如爐火易再門
含章自文心也于坤王事有終言致功也於姤有隕自
天言天下之理可坐得也夫得寶母者壇奉以呼珍于
海士守此寶母亦壇奉之足以提忠聚能坐躋舉爵故
有名力而無遷術也墨翟公輸般帶牒坐投而攻守之
變無假令二子韞櫝而見城下又遷術乎哉自臣六七
年所親見天子臨朝畜講煥乎昭回以爲天子之修其
文章而天子則由之以湛新天下雲漢之成如此矣多
士覩乎天文其法最上其下者往數十年先臣陳宰爾
鄉安成既以祖持故諫臣劉臺抵楚相譴去已又十年

守爾臨汝定濆池之諱此爾鄉之所甚材也然先臣之
爲文章能刻深造思而其敘臣鄒則曰力爾文章甚則
曰無亡爾文章夫先臣亦有取爾也臣學于君父郎必
以諭諸士臣實藉諸士免辟苟不墮諸當官則已矣

定甫曰是篇孚言寫孔大宗登小若吳給事廿來羅
戡節真褱詩以貫穀文壹菁公嘗言曰吾失大士而
後文亡是言一生遺[illegible]其後大士暮年
後學生出潦[illegible]遂爲之安能泉李也

戊辰會試錄後序 代張相國瑤圃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謂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被見然故謂睹也易之言睹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霽則亦有若肇造豁爾然者此以堯有靜深之慮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帝伊祁之幕氣而歪於窮奇檮杌之桀妖如處瓈石不可尋察而及其虞運發知光氣勃發烨然華舒獨於軒景而舜者再新之大歸目萬頓之才

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鍵斧以章奸鋤逆使嚴霧坐淸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徊垣而求之文字曰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邇邑則氣發心開則力強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敝臣之遁其君者略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邱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略輻輳及進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諉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孩非常之原而託於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卽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宏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嫌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押圖其主漢

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暘其德而臣則懷諼而棲於至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意以與上相睹相睹則無匿心無匿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之鐸心志者鍛才之藉世豈安有貿忠臣之心而患無其才智者乎且夫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其醜難乘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遁難況以上冲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枕圭席璧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可不愼哉

武會試錄後序

歲辛未上急思熊羆之士屬當大試天下武舉乃更故格申命再三俾臣元璐副左中允臣方逢年往涖方界事竣錄文以獻臣宜綴言末簡臣惟論士之道觀其遭際則可以知其致譬古之名將三代而後如衛霍李郭之徒皆事中材之主今忻戴明聖文武之德上凌軒姬一際也古者以將禮致賓登之設壇推轂猶爲已事今創隙九賓廷見瓊瑨被以儒者之榮自詩禮之士誦周讀孔數十年不敢夢見者諸士坐有之又一際也此二際者古今之不常天下所大鮭也故以此二者呼摇天下使天下負志之傑心開力出蓬勃鬱涌雖復歐冶擊囊昆吾捧爐窮凝極鑄而規其成器無有如此之神靈者矣且諸士亦知上令者所由命科先技勇而後文章爲何意乎臣愚仰窺上覘諸士恭重以爲是皆舉于鄉而來者鉛槧之能已見矣自往者搢紳道盛慨見兆釁文士脩筆不自得浩然棄而說劍稍習弓馬以爲文章之餘而主者急獎機謀盛獨行墨上心知之故謂今士所不足非文也卒出不意而求之藝力當令初下都人上竊疑裘帶之風將詘于超距而不間諸士取諸其身頗有以應握槊伸鉤霍然而出于是上心甚悅以五百

士付臣等使試其文辭臣等旣受命私意士顯張如此其所不足又非武也將亦竊疑翹扛之氣必困于毛錐而不謂諸士取諸其胸又有以應摛華吐蘊蔚然而章蓋臣于是而知上之神武知兵也以實徵才以虛作氣以武力士之所未備故卒乘之以文事士之所必守故不攻之以卒乘故盡得之以不攻故終致之自古帝王之精于韜符而善用兵未有如上者也諸士旣巳感激神奮而又仰參至聖法其最奨苟行三軍可以無敵故臣願諸士一以上指爲師臣寡昧不閑軍旅無可益諸士者無巳請飭之以所素守經生之義則亦有三誡爲多讀書、也勵志節二也善與不爭三也郤縠詩書杜預左傳古之爲將者皆右六經而左軍志戰陳征伐之事不與聖賢謀之則不能多算故宜多讀書也今賜甲科稱進士儼然士大夫矣龍雲始遂矜爲自貴旁途咄嗟儒生之所謹者諸士皆當守之羊祜不附中朝傅燮學失通侯而拒中常侍趙忠曰吾豈私求賞哉故宜勵志也文武之權譬則其衡也最承平抑武武憤今將昂之衡過亦殆諸士其務和衷無戾文吏文武不和則大功不成且不可使後世議蕳廉優劣故宜善與不爭也以是三者傅于韜鈐益以計數苟行三軍則亦可以

無敵今歲且洊饑內盜竊發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武臣不必然矣虎燕飛食而肄于時平徒悲髀肉起望堠烽則諸士之又一際也報主樹功旣有其地果欲致則必致之又何疑乎

兒易內儀自序

漢人說易舌本強擬似兒彊解事者宋人剔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彊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古今謠䜟多出兒口即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矣夫易詞貴兒所以數身大藏藏並小藏藏兒並亦聖人兒天下也天下艱危之言以爲兒爲之則可無風屯之次乾坤此易告難也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稚兒足支離耳子雲六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

兒易外儀自序

凡儀所設皆易本旨當其會心覺龍馬在側而顧外之者以其假圖召策假版陳圖不免枝遊近于小道又以圖象所涉意在羽兒壘守先儒不敢自出而見得之則生戲謔所以外之也內之視外譬立閫瘕觀乎術巷衕

甚湧雜不邛羁宼汸濟夫易之爲道固爲轉遂而外者也淡揚大義發而卜筮筮言致易卜言不取易而亦曰易爾其外至於三爲烏占壽爲祿命亦歸易爲其外至于奕之數範圍銷綜亦歸易焉天下之敢褻用易如此然卽以焉非易所有又不可也

兒易內儀以說

三聖人之易斷於孔子三聖人治體孔子治用治體握規治用擇辭文用以前人皆任質明量取乎易者㮚必君子故貴以其圓神命易使人知化至于衰周權智日出藉使易猶在邃流則大賢大奸共用易矣大賢大奸共用易卽必有非易之易起而亂易者孔子懼夫圓神敗易故尊其常經易使方分設六十四者卦執一德循能責用繇宮無致大象之曰以考言乎其用也孔子用易如丹劑禾使我財實用豫治業豫盡卦皆歸業用草治草盡卦皆歸師用師萃治兵師萃盡卦皆歸兵用噬賁豐旅治刑法噬賁豐旅盡卦皆歸刑法孔子之使易也器之易之應之猶響也觀其周綜卦德搏串象爻疑有神靈通乎夢見此由孔子制思微密誠察而其詞雅要乾翕叙疑斷以數言包變全卦譬晷一寸錙攝于聖夫子之文章其才大力多然也我不敢知曰文周所謀定由斯發而自孔子用之何必文周不爲此謀乎是故學易者不可以不明大象離象求易卽力竭而思不得盡矣夫易者千世學者之所聚爭也聚千世之材爭立一易寧有正易乎而又以詆程朱之蛾爲有罪今取諸孔子之義明不敢自用才以庶幾不謬于文周而

挾孔子令程朱程朱俛首矣是故其道得明而易行也

選丁卯江西墨序

繫今文於時固以變之道與之矣今文變則愈今雖遡龍馬之靈役典墳之氣使倉氏兄弟屈曲蟲鳥錯然而書之亦愈以明其今者已也故極今文之致爲之三年則未有不腐者豪有力之士覺之以爲是不可循於是乃棄其筲斗而鑿帝江之下咸爲此者其道足以亂天下而其將大毒天下歆之適如耳於是司命者憂焉以爲非其人强焉則不能爲也乃大索其類以屬誅於强梁而幾其首二三爲此者其意欲以治天下而其器大毒嗟乎梁而毒之器以其制一文章豈復有文章哉故

吾於今文則有二羅焉毒造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承其禍此始懼也毒報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首其功此終懼也夫庸人不能自救禍而與庸人圖其功雖更千世未有能成者矣王尊曰買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羅紹威以牙軍驕盡殺之而所部兵離不可恃則大悔恨植其名而不足以著物責其體以犯天下之不服則其叛之必速是使天下之二毒者相代無窮也吾於掾章慄然欲變之矣然吾欲變之而不敢不擬其才管爽吾欲變齊則提高國趙武靈王欲變騎服則提公子成高國公子成者齊趙之人之所大服也故吾爲之制奇平華

樸四綱者不脫一面也然吾必一一吹之而察其才自吾之意以爲察才之法存乎別厲夫文章之有鬼道者牛蛇無禁而黎邱不可尊也黎邱之穴破而四者之才乃始退而各守其宮子產曰鬼有歸則不爲厲故文變則可歸也歸則不厲不厲則其才不疑其才不疑則其體立才非一的之招體非一轍之鑄也奇平華樸苟皆以其才爲之則其于體均有矣使四者各有其體則文之體正天下有此四正者則天下之二毒者止矣是故敍其文而告天下以其故然天下必知吾爲課章言之

也京房考課之法當時第使得行之本郡夫不憂其身之不免而憂考課世固以京房爲愚人也已

南雍課序

雍制之可倘者二不使士自爲功不使士自爲命也不使士自爲功者勤鐘謹鐸規蛾子以帝王之物天下於是不貲其家之綬紱而尊國之鼓篋夏楚不使士自爲命者日考月鼓以窮其情士不得鳴一日之倖天下於是奉理叛數詘才鬼而疏福神故昔者高皇帝之意以爲鑄才必於太學而今壁於桑孔治財之謀顧有不然者是可痛也今士既策名甚驕其踊躍而天子則不之信印一日功見譽流而天下或終疑之謂其幸與漏會爲今之才者愉悅而難恃如此苟必歸教太學還其本

鑄久任師氏由誠盡材切以性命澁以經術實以幹濟華以文章不出十年將相之才可手掬而得矣自余從侯先生後咸服執隨鳴𠜂互遁然郎以先生之爲教至于疲鏇竭蕨顧亦豈能信其中遂有將相才乎余故以爲非自上更始大復高皇帝之制而屏銖桑孔則不可得爲之也今其可得而觀者文章一端而已矣刻南雍課選

翊富倉書自序

或問耻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耻也鄉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耻也今歲大祲民多死徙于是公私上下皆以成周委積之義爲當求其當事大夫規宏經遠慭然聚而謀其大者以求儲于官元璐藹存城曲以拘墟之見退而與其鄉之士大夫媕然謀其小者以求儲于社乃稽古社倉自隋開皇之制以及唐宋戴胄王珙所條參之伍之要皆有未協者以其資計威敬悉仰朝廷蓋非鄉之自爲功者也鄉之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觀所行於崇安之開耀鄉者綱綜粲然化裁通盡矣

然在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斂纔此真文忠行之武安亦良其後人踵爲之日益斂考亭不口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之人者能人義人慎人信人廉人天下苟不得是數者之人昔之碧血今爲泠風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耻也元璐之法察擬首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則有五道焉曰託畢託畢者何也夫託尊于官郎廢興由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崇安之法之所以不復者亦以其後舉倉歸官耳今以土人世其事以中壽量之極其身三十年其子若孫親見其事習其所持各又三十年是則百年常在望也百年之法以官守之須三十人以土人守之父子孫三人而已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此爲雖不得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居約者何也千人之聚有所者常數十人若以王戴之法斂責輸升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此數十人者必有數傳焉必有數盜焉今約之五人則尊俎揖讓定經堂皇者五人耳其千人常在堦下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成則鋭此爲雖不得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絶累絶累者何也劉晏以假貸非福青苗直以貸禍郎崇安良法後人敗之拘催不堪威以咎貸是故以粟

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嫗殘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間假貸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散利以平爲功全粟迭處不離其捸此爲雖不得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制欺者何也大嚼者咋齗其舌左手持錯右指暘血一身不可自信而況於人乎故鳴鼓雖公不救往過要鼎雖薄不形來愆今質入發出以錘易石是使受者不私私者不負鞭鶩同櫪不見驥亦不見駑夷蹠并經不患夷亦不患蹠蚨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遼古結繩之化此爲雖不得信人

亦可不害者四也曰藏富藏富者何也過府而戟指者希不有盜心執炙終日寧當不知其味乎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為其家之肥期而歸子甸而歸母後趙襄子囿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千二百石計上田歲入穀五石千二百石則準上田二百四十畝是則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食五家于倉而倉乃足千家之食自抱其珠誰得脫者此為雖不得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凡此五者皆古所未嘗謀自元璐以意創為之妄計雖甚淺踈所可百年而上因著為說以諗同人今饑民習愿等于獸

子更一年不登誅求富者必立盡此云覈富是為富者策救使不得貧耳至所寓意保甲鄉兵云然者安知是倉不為武庫耶或疑此法終難行者固也當考亭始議社倉時呂東萊規以任所難任恐不成功朱呂且然何況今日雖然請自隗始夫衆不可倚也自為之法不能身先之而倚衆耻也

治社八子集序

今天下多事天子急救亂使天下郡國之民團結保練戶皆可兵人期能戰以為如此足以制賊然臣以為由其道可以得卒不可以得將也盡肉食之謀皆一卒之任若夫死綏制氣之事惟士為能士所持惟文章而法亦團保壘兵筆戟因社為壁是其所制將者也然而今之人不以為貴非徒不貴之已也又歸獄焉以為其習致喪其氣召亂篤古之士戒心囂寢強者捲堂弱者閉戶魏子子一願一洒之乃集其朋大治紙槧號曰八子章彙示人其法元究天人高舉禮樂敷算兵食纖秘幹

待時或悲歌小形溯歎風諭四出褒譏霍然或擢魏子曰子其危乎魏子曰吾何擢吾父死于是吾兄死於是也而其朋數子曰建安七子之才而學道者不尋之由陳思之無義父兄耳若以魏子父兄之義收召聲類以極其材于應劉諸子何有哉余國之氣汗縷縷出於冠上嗟乎居體致用以為之文章求聖賢之心以謀富強之事未有一命而爭致其身循此之情投之務必擊賊子之五萬師横行塞上矣今求天下之鋭於鄉兵里甲而不知文章之社之有將材是則田鳩所笑不知適秦之路乃當由楚也天下之文章議論皆非一人可持朝

數人謀其忠孝不可曰黨社數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亂
小人無朋下士豈有社乎

明○倪元璐○撰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七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序

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古今大忠自建三閭至宋信國未有不盛爲文章者也文章之力貫道道立召才才聚天下無骨畏死之徒定不能爲之聖賢盡注於忠孝必立命於文章我明三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爲是維繫正氣歌之所不及者是未能知先生者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先生遭遜國之難九死不悔蹈刃如飴非所謂養浩然之氣者耶顧其生平論文亦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今試取先生之文讀之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儁閎肆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然惟本乎理充乎氣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赴焉其質態態然其源汩汩然色正芒寒令人望而知敬則先生之所以爲忠節先生之所以爲文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南城張君庶鍵尚古幸宰先生之邑得以大聚先生之文摛摭類次刻而傳之惟恐失墜其尊義景賢與起教化

之志適出於俗吏而餘姚盧某者撰次先生年譜檃括遺篇勤勤然欲助張君以闡揚風勵爲能事合併書之亦以勸後之人焉

孫督師撫秦四錄序

四錄者白谷孫公傳庭撫秦關內奏績對揚之書也曰靡勞錄曰清屯始末曰練兵總錄曰省罪錄以衆勲示賞而不足者以一言被罪而有餘媢嫉之害始中於正人而終爲於社稷可畏也方歲丙子公受命撫秦毒水孳飛蔓剽掠道無行旅虜寡宿糧戢兵之家莫不徘徊箭籔霄羽旂來公投袂而起慷慨無前率未練之卒出百死之計不旬月而翦渠魁俘獻闕下大憝元惡相繼伏誅然後退而清屯以瞻餉募練以強兵旌旗所指凡夫殊名異號之寇莫不投戈釋甲非窮則降再閱

之關境無媽瑕公之勲亦赫赫矣天子嘉之屢詔懋賞而武陵之忮乘閒竊發因其厭心引疾坐以逗留無將幽繫請室罰行賞替時論之冤無若此者然自公去秦而寇日滋橫上益思公乃召公於圜扉已使督師七省時余在司農備陳末議爲行營糗糧從軍所壁就近輦輸俾無反顧及公率師出關分道逆討自將大兵鎮閿鄉寶豐進擊適闖頻戰頻捷克復日關中外相慶指顧蕩平乃天吳恣虐七日其氣舉近輸之粟皆飫阻不前士馬並困不得不退保就食而一軍之却坐誤全師賊反乘之因而潰敗夫可進難退見幾而作於方畧初無失

也斬帥餘威振於戲下於法令非不伸也然而一潰不
復支者莫致而致豈人之所能爲哉當公撫秦時盧公
總五省之師洪公督三邊之士三君者皆人傑犄角辦
賊賊勢日衰使久任以竟其績何難坐銷戰氣亡何邊
鄙多事武陵悉移三君北援尋復以盧督宣大洪督薊
遼公督專保秦習徑而郎薄室又黽掣其肘致盧洪軍
潰身殲而公以長繫獲免說者謂天假武陵以存碩果
使收功于家谷然以續蘇蘆燼之餘爲減竈更燃之舉
公能留其身於危疑刀鋸之餘而不能佛其業於伏鉞
發靈之日悲夫余與公同縻環命並佐中樞嘗誦四錄

於木屬之日輒欲弁其簡端會軍書旁午援筆輒投今
解計歸講不忍以心許之言負吾死友爲叙梗凡以揮
宿涕然昔之所欲序者四錄今則并序出師俯仰之際
怵恨殊懷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斯文

定南日孫公代州入長身伉爽才武絕倫其撫秦嚴
欽發翔會一罔事與去聲匿之戰生擒闖王高迎祥
等壓逆京師時之于市東發以辭邊督下詔獄壬午
始以佐稱侵召癸未加尚書當公之固劍督師也九
遼精銳悉隸麾下將憑嚴陽為持久討且固將吏心
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機惡之戰公賊假督師克復闖
鄉寶豐諸州邑遂以大兵揭唐縣盡殺賊家口復自
朱仙鎮而商自成遣弟一雙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
弁襄城會其時大雨六日體市日行三十里渡淖未
至士馬俱餽兵遂譟於汝州單中降盜險通賊賊卒
精騎大至公問計於諸將白廣恩欲分據要害以薄
鼓高策請發公從諫言償恩不得引所部八千人先

去官軍陷賊伏中遂大敗死傷過半公回軍潼關冬
十月自成與其衆一隻虎夾攻官軍大潰公獨身犢
刀衝賊陣以殁潼關陷賊始席捲全秦矣文貞解計
歸講在甲申二月之晦甫旬餘而國變攀髯則此序
蓋絕筆也沉筆悲
壯中多變徵之音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假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屢書命道總褒誅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纔宇衮依其聲帶無該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週物稱佳敫欸四陲毫毛茂茂化爲韙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敬主德終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変之分涌如泉之詞鏞於鄉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無如麗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

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二一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著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與之術也故使今日以是事命某某必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璫禍熾與醜徒干紀蹙摵椒庭冀詭肺附黨鉤正士不漏平原譏胱綴組如風擊擇北寺塡溢蹠不得下戎行牖下等於三山天地既寘陵谷將變聖人遯作行其大僇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極命輪轂萇宏之血祓以齊蘭胥靡閼垘悉還車服號詩莊汗木鳳爲瘢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願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草進則資其甘盈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發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別愷啇之道表方中之辱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德之心發言如雷軒旬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遯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荃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羣宜雖或光廻綺合小命春華丙義鬈鬈然事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隕矣昔蔡襄之詩景祐慶曆之論元符非爲異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餘固多怪少

可使修睿命之辭適及秦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駱縱筆一世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牘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黃石齋史公宦稿序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膏粉之容化爲鼎氣自二百餘年來未有能爲之者而石齋始爲之自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岐然舉袂從之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爲六經苟求六經即求之石齋既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爲石齋苟求石齋即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趨尚猶致疑也然不致六經而致石齋俄又不致石齋而致六經以才且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文者時見大者爲絕此固石齋所當悶痛爾石齋既承明著作之廷而求經濟之道其於時文猶老

婦之厭離袥枝也而今忽自意至爲文二十五篇出以示吾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少所擊難然終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治天下故禱吾所上自吳所得吾於漢矣猶未已而吾慮天下之聞之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石齋術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言必流遂而下也夫漢人特不貴乎雲鹿則大矣昌黎宋之於予聽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爲其漢以上而今人之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恐啼甚則何也

黃白安侍御奏疏序 天啟五年

夫屠埴識傳竅石識叟故赤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責則宜下有不登之音汝使辭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去後而之意剴詞散長沙夫篤時者夏迷游光者春時驚慮老敢恭爭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詠惻想杖童之世烈謨齊遽哉鬮而文之域斯亦吾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散也若乃奏疏經業口義氣体則屬嘰崗崇揚其節足奮乃虎爭暖電剝彼凌雜法奚互輸詹炎龍伏漢相之一言起麻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

詠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益以議將吏則領其三長以罐準相亦綜十五類故可以汗青竹而爲光耿黃鉞而不覆也屬以高閣授斧西閣致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采陸語朦新夫荀讀周書於謝陳辭之草而怨學洛紜可知江尉之名爾

楊伯祥太史稿序

當十年前僕俯首爲文即意至才起回視柵架復疑不可自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領之學柔纏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爲作古一字如槃石烏羽坐取不升既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予迦洞取雜自僕視之斯亦黑白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詩文者焦然引領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爲道里亦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積齊爲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凌宋壓唐意且彊然不屑漢魏者何爲獨憂之且今文之可議者有四而

今之人則皆不能察之戴髏爲頭樹通八寸偕升食店爲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真能經子者分胎別體有如馬羸而論者必云沆瀣之道本諸一氣又可溷巳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真僞不審真僞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刃子子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脊然不得平治非是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爲天下真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肘跨及者不過數人當璧壓紐一士而巳尊此一士以召天下使共學之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搏串舉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彝滌其紛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銳致功而爲經濟天下之亂庶其多乎於是刻楊伯祥稿

吳澹人庶常別言序

今之爲文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本新貴資糧屏屨皆于是乎取之割席帽進賢冠爲之疆界有如鴻溝如是者文常爲客攜裝俟時風利帆舉翔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于此則有不能澹人之爲文章法必稟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致澹人之身不過百年耳如是者文常爲主故使澹人茨筆硯則口一不茨筆硯則自始學爲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所指與俱寢興雖以嘗學劉其敘席溫嶠絕其忍裾李陵蘇武連袂而賦五言

王維孟郊比蹊而唱三疊猶不能以發之報左激其送遊也是故澹人之曰別者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閒澹人當處雄窟探策揣摩期于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作惡如刀割傷此二念者澹人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別矣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苟進賢若須而繫之縱之逍遙永久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離其面心棄其胸浸假入于非人是豈可不與長訣乎澹人曰生來墮地于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別雖然以种明逸之齒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學爲澹人防不逮客若澹人之爲人淸至孤引吾之畏友也嘗游燕

宇誠心愧之復何言哉澹人初名天眉臨入試乃更名楨嘗闈中廣具羅發主者心冀知名卯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澹人名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予年友方書田從西座偶離席詒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眉也衆乃讚譟向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貰酒時固亦當傳耶

王謔菴悔虐鈔序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于人忽髓忽詼醉其諧而飲其毒獄㺀者折角氣隨期期者彎弓討窮于是笑撒爲嗔嗔積爲孽此謔菴所謂謔之胎而悔爾雖然謔菴既悔謔謔將定須悲語乞靈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摘葩鼓韻要是漆菴所爲莊語者矣而其中于人不變其顏則透其汗莫不家題影國人號衙官南榮渠書君苗焚硯畧㚄不出靈光罷吟在余尹邢尤嗟瑜亮蜂蠆之怨肴體即知遂有注火上誇䕫河四決德祖可殺禰衡宜沈岌乎危哉亦謔菴之謂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則

何也且夫致有詠而非設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殿史而造語尖寒有如盜竊公孫天王狩毛伯來求之類研文鍊字已極針錐正以春秋一書使宣尼騰乎簡類豈容後世復有淳于髡諾東方雄辯者乎史遷序贊滑稽其發言乃曰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謔菴之謔肯有之謔菴史才其心豈不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謔也乎哉如此即宜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既國門遂人道悔是則謔菴謔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言也謔菴讀之而悚然也

祁世培司李玉節傳奇序

韻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蔑理兩氏遇於塗必捽頂交唾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樞口右操鐵肵兼寫並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於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由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惆于時起慈衞槁壤爲當場之弄其骷髏意微其[illegible]衞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卨人之欲不朽檜卨甚于存武穆也宮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律故世培之能于司刑於此可知也然世培之于古之爲詞者則有異歸焉

宋廣平剛腸而賦梅花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滿于銅琶鐵綽歸于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于藝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于道柳耆卿調桂子荷香致金亮躍馬歸于舉世培拈一禿節子近晶漢日還過塞雲歸于功且夫諸事爲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已以世培之詞爲衞享于諸氏聽氏享諸隙氏享態藻氏享華俠氏享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餂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頓是固英怪非其才莫能爲之也

王聰斗比部詩序

現宰官身說詩則其情必出于避酸而迎福避儉者規模臺閣以爲流于瘦寒郎與其進賢冠不副迎福者以爲詩誠有識習爲豐肥華貴則其官遂亦如之也是二者之于官愈近于詩愈遠而吾友王子猶然笑之夫王子者其官可以驟貴而甘取首簪雲署其才宜在天子左右而乃樂金陵山水其詩無不適而特好爲陶元亮孟郊賈島世人謂詩以就官王子驅官以就詩世人以官治詩王子以詩治官其不同如此也雖然却爲王子下一轉語詩故不在官高達夫官西川節度尋撤遷午

而詩正清微能爲高士之心却又爲世人下一轉語官亦不在詩白居易詩風流妙騁杜牧識其非莊人雅士所爲而官至尚書少傅由此言之世人之詩不可知王子之官則豈可量乎哉

馬巽倩進士書義序

今文驚奇如蛹征上欲正之者矯以馴安弛波斥濤夷峯截岸聳面不餳吻枚無聲眉山而上無有古人成宏之間安其身命如是爲之益復磯激雖使仲尼鳴鼓子產鑄刑鼎明之心有死不服也若乃上飛天門不見羽翮出沒龍宇不聞水聲浮汞拘砂則無火氣推研引鹄則無暈光陸離六經孫不得跡號召諸氏名不得舉于是乃變汪圜迴趯捷法從之從容弗及夸父投杖小巫棄茅沒旬乞哀南人不足當此之時文章之道得以大正能爲此者吾友巽倩一日自吾每言文人之心通于

禪觀在彼教中亦有二端鳩摩納室食鍼盡鉢能食鐵者則亦納室隱峯倒化衣假顛倒能顛倒者則亦倒化此亦聖賢不以爲怪杯渡不于奔駟在後能後奔駟則亦不于丹霞呫嚅大地俱聾能聾大地則亦呫嚅此亦龍象不以爲驚天下平奇皆出于此然而熒惑已識彼猶或悔文章之以巽倩爲正無疑也

王芝山中翰書藝序

凡文造思不能出景猶鷙鳥具翼不能取飛也灰壤積爲大宇重堂縫剩天地璧于堵墻文章之不能出景莫斯若者矣故景者天下之所共取也以其力則取之謝靈運知之也以其緣會則取之桃溪之二士知之也以其機智法數則取之費長房知之也謝靈運伐山開道不景不已二士不知其身之忽然桃溪費長房坐持地脈宛然見千里之式故是三者天下之所歸景也古之文人爲之者子雲蒙瞀而扶靈運之斤淵明子駱幾仙而依二士之業宋玉長卿枚乘縱華神鬼而佩長房之

符然以爲是數子者才絕體大不可幾見又以其經天之業責于今之制舉有不可也然而吾門人王子則皆有之吾見王子之所爲文標舉興會飛光致靈其法縛灰呼壁懸霧取缺召萬物之至遠盡使形見雖遇憨題蹇目下筆即景下景即勝惟王子至精能爲之他人不及也自吾以平格延王子則猶沈之耳今遇神識良舉王子自此遂當起而持天下事夫天下事又豈傖父笨伯之所能爲者乎以王子之文章爲其政事雲開霞煥天下將有矯首而觀之以爲其誠至而靈會靈出而景臻者是則王子以其鴻雁六翮摩天取飛者矣

鄒止祥稿序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羹酒于太元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夫太羹爲不味之烹元酒卽非醨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醨幾于淡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踦嚅唱旨悅懌騰翻則亦遂可尋居手于易牙貴汲入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且謂過宣必敓則有叔于帷燈後劍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鋻養鍔待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尙包駒之會未閼至由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感而嫌器利者也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于易循中懲而竊爲名以自壯旣巳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劇吾舌者而今吾友鄒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爲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之文棲于奧深躍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討心觀其出溺然可解量

血則其才無不致于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歎十七八女郞信口而長吟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媼然止祥不爲止祥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覬于止祥之爲文亦足知羹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太元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巳矣以止祥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晩合然使止祥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劉諲溟解元近藝序

應舉臨文欲不作第二人此無他法爲今人則求見我爲古人則求見今敵今人則務制氣敵古人則務使智而已爲今人不見我無爲貴萬人之特矣爲古人不見今無爲貴一王之制矣敵今人不制氣無以爭其上流矣敵古人不使智無以用吾中興矣何以明其然也漢人命題互通經貫故以詩奮以發觀爲夫當家結艱危人嶺膏艷忽闢艮界數鴻排同今日綜九七則明原乘手指雲汶削章枚馬此爲爲今人見我也子瞻歎古而稟宋法櫃弓戴記緒合歐曾表忠觀碑壁藏月表譬中

秉仙骨外披世衣故雖羣慮踳狱共支而惟咎譏時不灾反古此爲爲古人見今也桓君山云新進羣麗極才竭情顧見劉楊一時變色原夫劉楊之製亦猶漢耳非嘗窟身汲家借百殳聲而默禁時才使自縮筆猶馬齊騄氣失飛黃此爲敵今人制氣也昌黎起衰幾廢八代騈爲愧秦漢昌黎心畏鈴鍊則脫偶騈詎非役棧遯畏觀夫魏晉而下陳梁而上鈴精鍊義道亦千年顧尊偶攻愧此爲敵古人使智也文章之情綜是四者則非偏師而握全算故必得第一也安城劉子于丁巳二卯兩舉俱衰文區雷歎然以今遇馬公神識宜必第一往予聯者過之則亦第一雖其才力得不有其計數者乎嘗先十稔世尙董荀劉子亦董荀而御以遐心則生典會近此數年人矜江庾劉子亦江庾而主以威骨則出神鋒臭會非餖飣之所能治神鋒非衣冠之所得攝也是故以今相之不失劉子以古相之不失時文不必變今人令人不能爲不必古人不能爲能變古人使天下神法不得不爲今法變天下豪者不得冬其是則劉子所得書者巳夫文非元之倂人分望傑之愧元傑故不可至文之至者亦有至人之道焉亦不可階升亦不爲已甚亦疾其稱亦義可焉爾

定甫日劉君溢安福人公典試時擬元甸日以策語見遺後己卯馬公世奇主試事復拔第一

劉大將軍奏議序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古之名將羊杜以下宗岳而上皆多學問盛有文章露布奏箋得之馬上橫槊磨楯不假牀頭播諸文匯千年可誦儒者俛首服習不以為慙也近代則山東劉大將軍壯節精思神勇骨怒左箠鈐翎右奚圉吏上馬殺賊下馬賦詩聞鼓奪甕問金作奏箚所條上凡若干首恐塞之誅環脫罔測更復覆漢追琢其章蕢吏子舅擇著伏波聚米揚修供紙馬閑積譬猶不能以莞役囊符參其辭火嗟乎豈不誠大將然哉循此而覩斯明經緯文武共治草野并驅文不教

時由無克敵之氣武不定亂由無貫道之心夫文心之所謀救者有霸之備者也武力之所致定者有王之靜者也鋒鏑之所不能攫者其民可得而托也詩書之所不能屈者其斅不得而窮也是故大儒必武大將必文言之陰陽殊氣殺生異權而大陰必陽以殺靡草大陽必陰則生薺麥致極俱會故曰大爲藝祖宅相謂須讀書頒戒武臣勿學書語宋之曰弱卽由此爾文王卜相太公談兵苟迷羹梅誰爲能豹今夫將者詎有畢持滑厲淑凝則兼四氣動施轉化遂通神明羽翼股肱以應天道智仁廉信斯備聖功其義罔精于調元不讀書何

為而可乎何為而可乎

吳來之進士近藁序

今文之高者根柢仁義綜絡經制體用沛然抗裁古昔循此不已日變而上精則已尊粗亦不陋也然而求者之心不厭論者不以爲正天下之意以爲是以仁義經制就文章文章以就科舉科舉所謀是爲富貴則豈有其誠然者乎若使吾平虛而論才士窮能造思揮常選特尺枯管涸走奩擊壺當此之時殺割俱聽豈必有富貴之心哉凡天下之務爲高文者其心不甚醜貧賤旣自孤引以爲調高和希又矜貧必得富貴雖悖愚不然要其求畢文章之分使名立可傳則已耳而天下以爲

如此卽亦以仁義經制爲黃葉不可恃也雖然今士所從受仁義之談經制之論不于墳象則在典謨奇文奧章古之聖人先爲之矣必此可疑則彼亦難信中世以來卒有二歸歸理廣川歸才敬仲二子之文辭其燦然者矣今不知二子所操筆覃精者爲專治其仁義經制不治文章適得佳乎抑故治之乃佳乎使二子入而爲其正誼明道出而爲其竹林玉盃出而爲其尊王攘夷入而爲其山高乘馬則是二子亦非至專狻猾秘戲營不急也或是三者道如蚨蛇子母首尾往來擊應不可離譬卽神仙之業或在爐鼎爐鼎所求一以爲精焉一

以爲黃白一以爲服食及其日至皆然也夫以爲黃白服食者神仙所不爭則何不滅灶毀器開目而存其黃芽息吾姹女以爲黃白服食者是其至粗亦何以如相要期循候齊出乎今使世人而爲神仙之事爲其黃白則必貧爲其服食則必死無其精焉則亦不能有其黃白服食則是三者不可離譬亦若蚨蛇然也吾友吳來之之爲人髯立骨隱義起氣出自其棲闕足不窺園別天下邪正如察寒熱時序靜居爪畫穴被吻聲鳴咕於天下大計君相所以發其文亦岸包舉與棲董帷美敷管綸體用之言斯已至矣然其文卽至亦豈能有加其

爲人乎來之爲吾言吾或念作退思自立進思致功以此臨文卽得精彼當吾爲文意得回視性光湛然亦益洞世務由此觀之時召之變爲科舉科舉之定以文章非後世之聖者則亦不能爲之也今多設防欲使德行制襄治行制表不知是二者文章之力皆能取之有不能取抑其所爲文章不必如來之者也苟文章不必如來之者吾疑其文章之不暇而暇疑其仁義經制乎哉

王甥爾式時文序

子以文章交爾式三世向者水部先生之于文務爲靜徹其臨文危襟摳褚神儉鐙安爪管枂摩默然忽舉司馬公務爲矜岸其臨文戟手飛眉袒寬帶廣吟嘯俱出由衷猶欬余父專兄事游二鄧之間筆朋硯徒旬必一集每相其鬚眉鼻采即知意思不待文成悉已契會因是道今吳爲茅烜將爾式生方二歲未可斷其能文而予謂可妻也以是廷交文心所燕足才十世況一再傳予而其後十年爾式果以能文名爾式之于文特務爲清遠湛深其臨文冒十數壓已即有陽氣浮于大宅樓

翔不常幾包祖父里中謂之才士維子亦不以爲誣也讀書足不窺園今夏以省司馬公金閶境上裹糧數百里顧念三吳之間多大儒哲匠請得操文二十篇廣求針筵定勝閉門造車時余啓曰可因告爾式文章欲一日名天下亦不難但使臨文情見靈生即其才自極耳二十年來文章之道則已三變初變爲董戲再變進爲經史三變又退爲成宏此三者皆可以覇顧必皆以有其情靈爲佩符當譬否皆蛙紫是故今之尊時與攻時者如兩兒辯日各循邊中無有是處也子行矣遂覲司馬皮亟問子三年進退如何而三吳之間大儒哲匠有揖子升階者請必舉似吾言倘云不謬即可歸而求之矣

完

林令君行業序

使天下性命之士治文章文章之士治功謀則天下之文治武勳俱出矣西漢儒者膠東執戟以其仁義元默謹循性命而其時之良文奇字則必歸之長沙家令以其博達明語經令菁華而其時之經畫智計則必歸之是故西漢者人材之薈蕞也顧人皆知西漢之材文章而外又有其武功吏治而皆不知西漢之武功吏治本諸儒行儒術本諸文心以此尚論古人何如勿論乎林侯逢春之蒞吾會稽一日而人知其德三月而人見其才五月而闔誦之士皆思學爲其文章林侯之德靜誠

凝豐章爲道輝如日麗天所而並列其體不易其神不欺是故一日而即知之也林侯之才慮而後動不言所利批肯應財歸于靜安其足不高其目不瞬是故三月而皆見之也林侯之文不與時爭我法自貴凝處先秦呵護二戴其襟不闊其脉不張是故誦之五月而後大服之競思學之也嗟乎會稽人士之志氣一旦矜奮皆務爲林侯之文章是則福德在越六千君子其將再霸矣乎夫吾會稽者其山秀華不必峻極其水明濟不必窮深其人磊砢英多不必以觿尾厲角自矜氣節顧吾猶懼其拘墟而處於蓬艾不可不以林侯之文章治之也苟使會稽之學盡化爲林侯之文章即林侯治會稽之事畢矣

陳再唐海天樓書藝序

今人之爲文章皆不極其才而趨易卽使極今人之才至於殫鈞竭薪然不能難也夫文章之事欲求其道則不可得離其器今時文之分肢配股擬纖似稷者其器固然等於鼎虞祖宗之所奠也破先民之律度而自用其才則有才無法自閩者漳海萊陽數子力致其沈予而其情類予而士之趨之者不擬其沈予而擬予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範山模木以爲口目而抱苞羽鱗聾

之形于其面則非人矣取諸非人以爲其人之奇貌此甚趨易而不能爲難者也陳再唐使君之文行世既五六年大都湛深標舉自積思詣至之士不能測以爲畜子包經挐麈欲走而初學蒙識皆能知其爲時之可用守之不去蓄深人不致以爲非道而淺人不昧其爲是器故其爲文甚難而其才極也天下之才極於火與鑑火附薪爲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而而不爲人面有守器之誠故二者之道可以脩辭而宰世使君宰東甌放而更宰吾會稽跡其治行綠之以章察類史叢挺類諫刺劃類將調宜類相而經之以渠只不離其民父母之器是公之爲文與治並爲其至難者也石子中玉等誦讀久而發其光懸公文國門告其黨以文章之難如此公雲漢爲章而諸子能明其作人之意是有韻合且決負志之士以文章之道求公則豈有可得而陽鱗者乎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序

賀趙明宇巡撫晉大司馬序 代

我山左一區歷世共奉明脂怒飭扶其大脉者也然以宅圖言之漢唐宋宅雍洛而我宅燕則已異矣故以山左之蕞被於雍如弱左耳不必堕其右聽於洛如擊齒及舌舌猝可莛也於燕則如接肩者頭不得起夫元亦猶是而稍殊焉元宅山左而圖盧龍我圖反此矣且元之饋仰海而我專仰漕仰海則山左處臂仰漕則山左處喉者勢也往者天下之亂多起青兗動為妖弄孔孟坐其上而張角韓山童唐賽兒輩燈傳如此曰者壬戌之歲徐鴻儒飛一瓣香銜衆百萬蜂拚蟻結奪城邑盜名字時方左術籬風右鬻壁雨而火發自其中庭中外震恐余愛宗恤緯既兩有之而抱危者二焉倘使賊釋鄒滕不攻疾雷趨兗振塵可下據濮有曹雞連汴蕱西斷清源南塞沂海又以十萬綴於武定遏薊門之衛我援兵不得出涿鹿大江之粟不得入淮徐腰絕脊分余齊非我有也其次則併衆襲有萊陽負海為固我亦坐

困二者幸不出此然遅之將必出此者勢大則握銳時久則豢習亂人之梟雄所托載者也於是大司馬趙公仗鉞茲土則三年矣元老克壯丈人以貞霆擊風驅層圍解鐵廻旋山鹿束於箭筴用使毒獅失據詭錫墮竄不度五旬栽渠以獻昔者張角已灰火傳波諸山童既作蔓發鄧林斥黨株連應手旋合未有根犁株絕若此蕩然者矣當是時天子為之歎彤弓曰汝作朕司馬階於三孤延賞世世夫天子以為扶肩樹臂是使其頭不下控也而或曰強秦亡不戒格白徒不武夫廣教召徒結積數十年此必決之勢矣毒蘊於中善治者屠剔攻之使散於肌節不然不潰瘍不止而曰白徒是畏虎鼠衢不懼狐怪其室也往代之禍什九中盜一中邊耳靖康何局尚延十葉禍笮之呼大命隨去秦漢可知已故徐賊之禍其難倍於黔蜀且夫黔蜀之貫氣於山左猶一縷也今山左之息釵彼公在中樞猶當引為本計在還其所為明脂怒飭者而已

賀王符禹中丞晉南樞序　代

山左之罣於妖難也岌乎龍蛇之紛蠱而走陸矣賴上神武發其聲靈知人善任速獲虎臣初則大司馬趙公數旆而抗稜於前既則今中丞王公秉鉞而見休於後趙公定亂之才健奮以耆其功王公安人之略沉毅以作其敗何參稍爲滄埼並歌要以坎既平而蠶叢道已靖而喪茀王公之時則有未易者矣夫病疽者毒盛內攻大命將發彈剉之施快其一決迨毒出病已息微氣宗餘蠱之感或散肌甲虛中弛膈邪陰竊發剔之精銷蔘乃蘊孽斯則圭鉞之所以處鈍俞跗之所爲若林也

故以鯨鯢既蕩弓矢既櫜而任者之難則有四焉京觀之崇澤殣亦量弔戰場而欲慟賦蕪城而足哀新豐之未可驟見難一也訛言莫徵驚魂猶蕩築城駭南詔之騎持藥行西華之篝頭濤之未可猝平難二也邊關之饋徵米粟於絳河輶軒之蹤責資糧於楚館晉井之不可得汲難三也方勝之兵一日免胄則民毀賊已勝之氣日日擐甲則民又苦兵危關之不可得寢難四也此四難者脩廢之功勞於闇昧緩急之術艱於擊强掘鼠之供費於牛饔防下之情紛於慮敵然而自公爲之既勤止矣條廬策井以定其樓區塍理陌以脩其業收孥引屬以萃其類請獨丐賑以蘇其息簡將飭士以壯其衛申紀嚴律以明其制左握芒黃右操鍾乳毒亦既盡脉亦既起於是乎鴻羽解肅鷹眼化愴流者以復居者以輯青燐化爲白肉赤地栽其黃粱商旅之赴其塗者無爽厥斧賓客之宿其傳者有授之餐視履之尋還其有蕩冠帶之勝起其大風矣昔魏博恢既墟之城涇州歸已逋之戶濟屯之功不其然乎當公金城圖上之時亦有武賢異同之論或主大招流亡而歸其業或責窮搜逋賊以致其誅大叢雀已定而召鵠致爭風鶴無聞而望鶉駭敵故聚聚則不可屯兵出而無所獲斯咻者

之害成非公之所任也然竟以公靜安有謀蠻術無失故雖小沸洲渚不至迤山此余所謂安人之畧沉毅以作其敗者與斯脅在東二年天子嘉之擢佐南樞使觀大江之風察根本之地然且促召公矣自余素知公孤寒之飾窩松絕援嘗自言於朝謂必辦賊而公至東上彌嚴一介裴寬之鹿埋於中圍荀璨之牛不走都市垮羊自貧志之士赴功之英未有頤觀服隨而能成其務者也公既將得代其部吏薛泉諸使者共徵詹詹使揚其伐余不辭固陋操蓮發鍾亦猶是我東人章甫所已

哦袞衣之習唱也

賀許平遠兵僉督學序

天子御極十餘年間任才求功道亦百出矣辛壬之際天子尚文許公應時飛苞躍采雲霞燕煥河無竭源當此之時天下之文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賦迺昇之節俾鎮南東已庚以還天子貴武許公受事抗稜執律雷霆彈壓海無洶濤當此之時天下之武皆歸許公天子曰都可使治士乃授之衛俾量全越嗚呼天子之用才神明若此者非聖人其能為之乎昔者姬公明道使制禮樂禮樂既定命以東征東人歌之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畢公知兵使為司馬司馬既效厥以訓典康王誥之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甚矣周之盛王用人之明也用其臣精微之心以除宼定亂用其臣貞栗之氣以範俗制辭是故效必有功效必有造今天子亦不貴以武士治武文士治文前用許公以其儒者後用許公以其師貞丈人天子之心以為文武之道如燧日之相取也奎璧比躔而圖書文章斧鉞陣壘錯然參居不相妨害天垂象理人則之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推而言之亦可曰總文武者士之師也今許公方始受命鐸雨在握莪芷未敷而某推測小明大約許公之所務為功者二而已其精之必以其[illegible]之學其粗之必極

爲文章之謀且夫世甚急術而不以誠正爲迂世甚急功而不以文章爲末者此惟許公能明之也昔者孝亭入對或謂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孝亭不聽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庸人必謂孝亭無救於弱宋然郎不知誠正之亦爲兵略太公曰二心不可疑志不可此言誠正也穰苴曰慮定心强財總曰心動以誠此亦言誠正也夫不以太公之徒爲拘方而獨非笑孝亭可乎昔者史遷恩托無能之辭見於後世柳子曰感恩報國惟有文章天下皆以史遷柳子故發奮然郎不知文章萬夫之力是爲功能孫武吳起務爲攻戰者也亦治文章

管商務爲富强申韓務爲名法者也亦治文章夫不以孫吳之徒爲廢務而獨譏薄史公柳子可乎且夫吏之文从一从史徐鍇曰此以言乎其致一學文以治人也是故凡吏皆以其學與文治人況學使者乎今鵝湖鹿洞敎講於下上林長楊絕奏於上堯舜以來之道脈典謨而降之文心不歸學使者將誰歸學使者不正士誰復能正士者然而他人之於道不必已有而文不必衆著仰敎士敎之學爲古人耳許公之於道與文身之也士之學爲古人者皆得近取而學爲許公學古人難學許公易譬之貌人者立其人於前必易爲照於其仰思

夢見者也是故吾量吾國不過期月文且大起更益三年將相大儒之才灘然俱出矣當是時會稽之郡大夫王公歸公聞天子之命許公也奔告某使爲歌誦之言某謝不敏既而曰詩有之矣乃歌旱麓之二章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請益又歌江漢之亂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蔣楚珍司理奏績序

蓋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氏以爲語刑而揆伯夷此明先王之以禮制刑也易噬嗑旅豐賁四象之設皆言刑也洪氏以爲噬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此言聖人之以文明表獄也由此言之刑獄倫要固非法吏之所能權也皋陶之謨禹曰在安民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其事民之嚴也而其制爲五刑塗剕刵宫大辟之屬慘深周設安忍導酷若自皋陶始者然而皋陶之爲此由其至仁篤惻以爲吾朝張羅而民尋羅之此吾自戮也吾以爲其法倣約

必使民翻然遠之懸踵莫下若張空羅者故曰有刑民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皋陶之制刑也期於無刑世之所爲明清審克者無貫焉是則聖臣之所務而非能臣之所爲也以今淚芬鷗義曰恣宜得邦禁大臣及郡國聽稽之吏力求皋陶之道而行之天下猶可得不亂也金沙蔣君爲李官於台者三年既有成矣當此之時其民之歌原田者萬大凡曰惟良其屬吏之賦緇衣者百大凡曰惟察顧吾以爲是猶區觀未測其際也始吾拔蔣君於雍其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既而天下奇其文章以爲蓮賈復出以是臨政使之治民豈不有其道德精微者乎故以蔣君之司刑聽其言也觀其行事則有五道焉蔣君曰國重征則民多獄國重征吏因征爲家則民多獄國雖重征吏不因征爲家則罰不及下所以貴潔正心絕源一道也蔣君曰國叢蠹則民多獄國叢蠹吏因蠹爲神則民多獄國雖叢蠹吏不因蠹爲神則罰不及下所以貴著暴清見光一道也蔣君曰國尊豪巨則民多獄國尊豪巨吏因豪巨爲權則民多獄國雖尊豪巨吏不因豪巨爲權則罰不及下所以貴貞制氣禁非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教則民多獄吏雖能教而因教爲厲則民多獄吏能教不因教爲厲則罰不及下所以

貴道貞志類物一道也蔣君曰吏不能富强其國則民多獄吏雖能富强其國而因富强爲才則民多獄吏能富强其國不因富强爲才則罰不及下所以貴大務本正謀一道也嗟乎此皆皋陶之道也禮也文明也

上虞令吳五山德政錄序

天氣致嚴而作肅則歸溼于地德此君臣之義也舜以誅殛治天下而其諸侯揆事布敎以著其善和元愷之德孝宣之震厲自漢盛時高文景武未有能及之者而其時最多循吏民用以安故夫漢宣之治非猛也有桐鄉渤海穎川河內之往保障煦沫以厚施其鍾乳而廣續梁內雖大誅日出元氣絪蒸其民愈附今天子明聖以精强果遂之心滌剔天下而吾吳侯應之更用樂只以大治吾虞列國之長能達天子求治之心則未有如吾吳侯者矣夫天子之仁心甚充而靡有買款也而今

者法紀中墜宼賊外興急兵兵紬急餉餉匱此雖使黃帝持繩老氏執矩不能不以嚴爲本計嚴者天子之以治吏也天子以爲嚴吏顧可寛民然今者吏畏嚴而遷嚴于民使民知嚴則吏之過也自予所見魚頳馬竭鴻嗷鳥嘵幾遍天下而鰥寡吾宇桑麻不驚歌唱四作故曰列國之長能達天子求治之心未有如吾吳侯者也且夫謳吟者精神之致歸也天下之治敗于謳虞而緇衣之須夜夤之吟聖人則登之于詩著之爲敎是故吾民之歌吾吳侯可得而言之矣民歌吳侯曰撑厥蓮本撫我柔桑去其害馬馬是以蹴此言禁强扶民也曰有劍銛如剸犀截兕有繩犁如分肌擘理此言決察也曰不脂爾躬而脂爾土不塵爾心而塵爾釜此言至清也曰我臥予于我覺徐徐雖更千世無遷我居此言無苛政也曰東門之蒲其葉旋旋伐以爲鞭民生其恥此言德化也曰鐘則以和治則以鎔猗歟文翁化蜀之功此言敎士不怒也曰大鑑之懸孰或欺之大炬之燃孰或迯之此言擿照燭幽物莫遁也凡如此者結于至誠發之無意余旣得而聞之則必正告天下使知天子精强果遂之心托于循吏之政適爲樂只如此且夫君子之事君也乘其朝氣以致功達其仁心以徧德世固豈有

有君無臣者乎

壽外母王母袁太孺人六十序

夫貞剛之氣天地之所甚寶也其著於人爲義節凡爲男子而不必有婦人之態爲婦人而有士稱者莫不取諸此所以天下之庸男子百不如貞婦貞婦之道主其陰靜以奮爲陽得此天地之備質純氣非一往之概一節之奇可得而爲也是故其風足以維世其理足以勝數余外母王太孺人之以苦節著里閈垂三十年余幸得爲太孺人壻習聞其內行差乎中材之士安所得骨升氣立如太孺人者乎太孺人及笄歸石穀先生先生篤行尊讀不事家產挾策上帝京遂以客化當此之時太孺人年未三十琴鼓禍乖舟河淒汎鴟摧子室燕迷羽音荼蓼在前啓棘承後頹風恐懼陰雨漂搖天日晝昏鬼神夜泣顧復忍死撫存雙孤指挂手經取贈晨夕及孤稍長自爲之師法律詩書因才而篤既各成振世稱二良故以太孺人爲之男子是使荀豫歸忠嬰杵讓義責有愧勇召管謝才而其在古賢婦人之間駸駸乎與共孟齊驂敬姜懷清而下蓋可列之兩廡畜爲衙官也蓋余又嘗竊聆太孺人所教其二子者其言曰無以貧士降其志無以卑寮墮其氣其教其女則曰士有諍妻曾必無遂今夫志氣者堅士以爲難持彊諍者藎臣不能終勵而太孺人噩然著之爲操績之切謀送門之銜議於是其長君文學得之以升華藝林矜矯自貴次公明府得之以搴壯從事廉健不撓而余婦王安人郎太孺人季女嘗余儔員史局中多感慨指畫所形動觸成貴方草未發覩羽知之者色動舌出撓禁于端安人初未知已獨聾諱驅許余請得一涉指歸余示之草乃笑謂曰君語平平諸君何事須渠郎如此遂爾驚天震地豈爾輩男子貞儇遂爲草耶其後余雖由此得禍乃更相訢一時詞者並賢安人非復女子哉不知其教之有由來也太孺人之教其子爲男子必不敗之以婦人

之慈教其女爲婦人必責之以男子難能之事嗟乎豈不誠丈夫然哉於是春秋六十凡宗姻之揚觶而言者皆將舍貞婦而稱壽母以爲歸貞於太孺人將必有惕焉懼傷其意余曰不然易曰苦節不可貞蓋言其心之以是爲苦則貞不得成今其節已貞矣是必其心之甘此而爲之也太孺人既已往否來泰而又舉其中心所甘者推端理緒而陳之此躋使雙成奏笙其前禮珠颺歌於側睍睆好音詎有娛於是者哉且夫天地之氣莫不以其嚴凝爲之凝翕強忍撥困所以長生老氏以爲舌存齒毀不知其肉殞而骨壽也詩曰如松栢之茂如

南山之壽蓋言貞恒也不知其貞何由知其壽乎

倪文貞公文集卷之九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墓誌銘

封少師兵部尚書仰思朱公暨配贈夫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夫淳龎之氣近福英達之分依功功者積情之爲福者因性之報至人治一室而吉祥止致一人而勳能畢達窮道道室奮貫謀外蒸同風內諧齊德世儀人瑞無若朱公公諱燮字文玉別號仰思越之山陰人其先積義代有聞人祖篪揆甲科官監察御史父以京爲柳州郡倅攬轡慨然之氣飲泉不易之心循職致能亶其父子柳州生二子公其冢允也生有異徵弱不好弄讀書強記等身十行江夏之號無雙童烏之年九歲十六補弟子員十七有室公既靜尊遂迷馬足廢其家轄而鈴文心鑽厲致精名傾一郡八舉不第羽豐而鍛玉之爲石凌陽無衡足之智馬之責牛孤逐有傾筐之感公乃喟然而歎曰嗟乎夫文章以瘠爲德時命以拗爲權瘠不自理拗不入聽然則妍惡於誰其正窮達何爲可爭乎盍至是公且倦遊年踰五十是爲萬歷二十年歲在壬

辰季公少師遂以茂齡成進士公欣會獲有悟張弓因
棄儒冠罷摩鳥燕於是蒐狩墳索之田游弈儒兵之坂
醢醬百家之爼徊翔二氏之樊離剔穿串比類連徒五
鶬七襄畢揚調篡遂成浩帙藏之名山暇或賦詩陶陶
簡簡讀咏而外無有愛謀原公之意以爲副者之才能
貫其道衮褐所不相識則功言可得分取也少師以命
世之才無塵之體自廷尉郎出守嚴都游更藩臬率多
異政援柔宣猛決獄瀷頌左綜文條右握武紀平江之
梗徙定以鈐扇遏奇之燄寶載其鍼鏠公時御板輿日
形庭立當戶抱嬰則申害馬之誡畏明遏虐則詒拔毒

之謀纖媚在傍則懼之以手目嚴貴在上則振之以鬚
眉自少師之爲吏二十餘年治民臨戎下交上事不競
不絿不茹不吐名與節畢皆由義方於是天子以少師
爲能擢爲四川右布政使當此之時酉會奢氏作難賊
帥樊龍及其弟虎殺大吏攻墮名城師雄一吒以沸
綿州李順四戰而撓劍閣遠近大震幾無兩川少師時
以對揚輯瑞爰方啓行聞變回馭嬰城固守且保且鬭
窮身萃謀旣三月餘賊遁圍解會詔下即以少師建節
成都大聲天討卒獲厥醜俘獻闕下蜀亂以平當難始
作公方里居道路之云曰以洵藉即無蛙竈不沈之勢

僉懷雀妾同盡之憂公反慷慨夷猶遲慰告者死兒分
也碩兒不死及事旣平人咸嘆詫以爲天下忠智無如
我公矣且夫義正者情流之巨碣明識者時風之五兩
故曰衆惑不惑衆懼不懼芒者之檀然貞人所斷斷也
少師旣以定蜀之功比休韋嵩三年有賞錫山士田而
公蓑笠方外與與猶猶華陽松風山有眞人之號堯夫
花輞鶴移安樂之窩如是數年無疾忽殞捐館之晨里
爲巷哭山公居體貞誠宅心醇粹飲人不螫之藥約俗
無維之羅庚桑太邱道存儼慕風澤三百於是不誣矣
公生嘉靖壬寅八月十日卒天啓丙寅三月十二日享

年八十有五六承天寵晉封至某官天子又以勞臣之
懷予祭葬遂等及其死也猶是以榮配趙贈夫人孝禮
穆宜無非不忒夫猶之曰女士九子以爲母師誠黃申
之備能后王所歸則也生嘉靖己亥十月十九日卒萬
曆壬子四月十日長公十歲先公卒十五年享年七十
有四三子長啓元字尤溪有聲次鴻漸季即少師諱燮
元今官黔蜀楚滇西粤五部總督左柱國少師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諸孫爲大金吾兆寧宮諭兆栢泊兆棟
兆相兆桂兆柱兆宋兆宜兆憲兆宣凡十人尤溪晚振
宮諭早零並及公杖履方康資歡飴蔗於是少師將以

某年月日奉公及夫人葬某山之賜阡櫬也誌幽之言
願命元璐先是公有女孫郎少師冢女未成人殤者元
璐方生五歲猳垂相依斯由中媾能明其德有同李漢
之感昌黎王屢之懐太傅銘曰

有大人者功茂德蒼博求詩書靜治仁義九歲已元五
十未貴有學其學以志其志南人不反蜀道何異天子
恭之曰必有自桀之哀之則棄不至至德不孤天立厥
配萊婦鴻妻亦從其類並掛太和登禮攜瑤王氣月寒
素極而責生岡之資沒祉可祭今尚難掌何況未來

封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碧衢左公墓誌

丁銘

古之志士曰親在不敢以身許人田此一言郎知其親
不能以忠教子也若左中丞父母俱在而死忠無憾郎
知其父母之教之必以忠耳中丞以爲惟死忠可以順
吾父母又何憾哉蓋中丞父曰碧衢公者名出穎字韜
甫別號碧衢系出廣難當公以功王遷人明曰長二公
者始徙居桐長二公美髯而好行義桐人德之五傳與
嘗捐金數千爲其邑之貧人輸賦義更多於長二公生
三子季黔郎公父處學數奇寒丈夫子五人公居四生
而秀整文彩煒然而數奇亦如其父也公既久不得志
顧視諸子皆長乃泫然出涕曰昔者吾一試有司吾父
手剌蔑作書必曰剌聞汝一第夕郎死可耳不偶何由
瞑目念此心坼孝子之事其親誠至而力起志立則事
應豈必皆由天命乎吾負吾親願吾幸有子吾以吾所
聞詩禮日一待而等於庭郎又不効請從皐魚矣諸子
聞之悚然願受教而中丞竟以力學薦庚子第十一人
越八年又以第十一人成進士筮授中書舍人三年擢
監察御史會爭移宮譁譁聲振天下久之遷御史中丞
而逆璫魏忠賢者方張亂政中丞憂之日與楊公璉謀

擊忠賢納一疏懐中痛彈忠賢三十二罪當斬須楊公
疏上三日乃奏之俄爲家僮竊生者泄其事忠賢因得
先討斥公并楊公俱爲民中丞旣歸服褐衣拜公膝下
公笑慰中丞曰兒安得是斑衣而舞之眞吾兒也中丞
心知璫禍未艾無免理一日置酒使小僮於公前作樂
爲痛聲歌舞楊忠愍忠愍者楊公繼盛以劾奸嵩得罪
死都市者也公已曉中丞指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向
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婦人也向習[illegible][illegible]
吾安能姁姁巾幗乎已而逮者至中丞使人覘公容詞
坦施不改常[illegible]見心安定其在檻車也洒洒然中丞[illegible]

用棰掠死所司承望風旨徵贓甚急而公配周夫人以
慟中丞死長嗣光霽以毀死公應之督舒適節宗姻皆
賴之時年已八十一矣而其明年今天子御極璫及
其黨於是以廷臣言詔贈中丞右副都御史以爲未足
再贈太子少保上褒三代官一子賜祭葬有加禮之[illegible]
宗於是天下以爲方于以來死事之忠未有如楊公左
公者也當禍始發黽中兒之嘒及心覆者相與蹐閭姍
公乃翁動矜敎子今更得禍迫夫日旭霧清華綸音
歌唱四出飛走俱喧異時爲兒語者皆咋舌自悔曰嗟
乎人何可以不務忠孝哉蓋自中丞之赴逮以至其死

公雖心哀之泣下數行而已而至是以天子命發葬更
葬禮成乃始仰天大慟慟已又笑曰吾志甚遂今可以
死忽端坐瞑目遂卒識者謂公能知生死當中丞始籍
公讀史至漢宋黨禍手輯成書名曰閱史唾餘以授中
丞至誠前知信夫公生於嘉靖乙巳十月九日卒於崇
禎戊辰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封如中丞官葬
於桃灣之陽銘曰
窮不替賴其教哀不傷貴其道讀史而徵禍於未兆覩
樂而通神於不告是故其子之遠從元禮近比椒山天
下不徒以爲忠而謂之孝

封中丞范仁元公墓誌銘

先是十年余鄉之耆人白衣冠至負擔皆歌范公既又數年范公之子吏部今少司馬景文有盛名以避璫畀居余時奉使至吳橋未至吳橋四十里司馬特使使迎余至其別墅曰澗園者出斗酒慷慨定交初無和識而司馬延攬善下如此既道義綢繆不能別留三日乃行既出門自吳橋至濟三百里內衣冠負擔又無不歌范公父子者有一騶前導余漫問之曰若識范家乎騶合掌呼佛名云是吾處佛子豈不知余以是歎人之不力於其官而無能於其鄉者蓋愚夫也嘗欲爲文紀其事不果今范公沒司馬以公及其母恭人行事屬余銘之余方以病焚筆硯然不可辭蓋公諱末年字延齡別號仁元其先白河內徙吳又自吳徙齊居齊數世至處士德始家吳橋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鑑生桂是爲月山公月山公生二子次汝河號會川會川生公公生三年會川公沒公既幼失怙怙其祖云生而奇慧讀書不再過月山公嘗騎語客是兒五經笥也客雜舉五經語難之不失一皆大驚年十三月山公沒公爲之孫有子之喪泣血三年而讀不廢十五服闋補弟子員文譽崝嶸辛卯試京兆主者爲琢菴馮公琦得其牘歎賞判爲第九人將發覆矜慎又繹吟其文至再三忽疑一語嗟呀倉皇置之竟落然其名愈彰裒糧問奇者日益衆爭以明經援萃禮部爲鋟其文以式天下自畿南北及齊魯之士皆靡然從公之爲文而終數奇於是少司馬以弱冠成進士理東魯三年奏最當封父母公泣然曰人各榮所生耳孺子能子吾無父母乎因謝不受封儒冠謁選得通州倅之官寧濬宜民州士宗之三年擢湖州別駕時爲湖之大苦者三曰白糧曰織造白糧者名民使將之從江南歷途三千四百餘至於潞河率五鐘而致一石官以法驅民不得脫比竣事顧已傾家官亦不之惜也織造者上供邊賞於是乎取之抑中人之外府也誅求百出民不勝苦公爲之二年而一厲俱息其大端本於無欲而斂厥事無欲則能察下察下則吏不漁斂厥事則無滯時無滯時則民無支費而其制中人時詭時正詭則狃弄之正則使其氣奪湖之人以是大德公而更神之當此之時妖人葉朗生煽衆爲亂公佐守謀卒擒誅之所波株千人悉置不問遠近大安於是當路從以公爲能交章薦公遷松江郡丞旋晉南京督府參軍已又晉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會有奉先殿之役中人之食指動數日攝公公不顧剔濫梳浮鼠

不得跡中人乃大恚揚言曰郎妄甚吾告殿爺時逆閹
魏忠賢方用事殺入凡中外媚子皆曰殿爺殿爺云然
公愈堅持瑞亦竟未有以中之也久之拜粵西南寧郡
守自公判湖州至郎曹凡三命並封父母如制至是喟
然曰使奉先家於其官何以明捧檄之心乎上恩我大
為報其親至矣吾何能為蚤虱貁不已遂堅辭不赴當
是時司馬以舊吏部勳由太常擢大中丞持節撫汴以
公之辭郡也亦翳然曰吾今其亦可以子乎因承間上
中丞制詞公欣然拜稽首對揚受命公之積封益自茲
始也尋賦板輿之逆居常訓司馬曰康勝以率倈属公

嚴以杜干請誠信以撫將士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庶
幾能報稱乎已而司馬奉命節制通邑以建偉恩晉封
公大中大夫又二年以微病卒公之為人大都盡於司
馬所自稱述雅量類黃叔度謹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
元成吏治類黃次公清節類胡質勇退類陶靖節觀化
類白香山正俗類王彥方固不誣也當司馬之為吏部
嚴絕無蹊公時家居人之嚴之乃甚於吏部然而其鄉
及宗之籍以舉火婚葬成就者即無慮數百家其智與
福則其鄉之人以為其源泉字牆資而怙之前年有叛
卒譟而過吳橋若謀攻城洶洶公出奇禦之賊不能入
忽有負薪叟荷擔睨賊大呼曰若不速去范封公殲汝
賊錯愕遁去臨去謂其旁人曰吾望城上紫光亙天巨
人長丈餘矗然可畏城中得毋有異人乎其通神明如
此所著書有蓄奇類編思本堂稿水部草海畔吟山行
雜咏藏於家配馮恭人與公齊德劉麻考續佐公讀三
十餘年司馬貴理刑兗郡恭人從之日問平反如儁母
司馬為吏部則敎之正直忠厚是時逆閹干紀逮逐大
下士如其家監司馬正色爭之恭人曰如是將殺身不
如引歸司馬頓首受教即日投劾未幾黨禍大作司馬
為正人之望而脫於羅者恭人之明也先公六年卒旋

是合葬而銘之其辭曰

功民歌氣概折清獨知惠孳歆其邦曰神其鄉曰佛展
如之人兮匪與同德曷與同穴

陝西按察司副使頃陽劉公墓誌銘 代

葢余觀東魯數十年來先民典刑猶及見於頃陽劉公
公之節甚奇功甚著而年又最永故世無不知公賢而
信之者此不需葢棺定也今旣沒而令子宮允屬余歿
記宮允以爲余將能發其幽光然余所爲公稱說者又
什九是其居官世所共見夫孝子之情哀而易狥文人
之载互而可疑宮允與余則豈爲之哉葢公諱一相字
性甫初號靜所以夢易爲頃陽其先世有隱德由始祖
善嵩歷七世至公父諱天賜以公貴贈承德郎倘潔孝
友稱於里閈會病早逝時公方錦句承德公與其配太

安人高訣曰是兒千里駒也當用詩書炳吾譜吾爲父
不竟恨恨而卒熊丸鼎之太安人悲泣謹受敎於是延
師課公讀甚嚴旣窶窽無所得束脩乃出耕特市之獲
金五鍰以供人謂太安人陶侃母也公沈凝攻苦爲文
濬思抉微我竈自熱弱冠試第一補弟子員領餼然益
發苦讀常冬月結茅爲壁新木生土火蒸汗下侵於肌
理至於龜坼足隆起墳然弗歇也遂以庚午鄉薦又七
年丁丑成進士兩捷俱第七人文價翔上其年授山西
高平令牖原田之誦然其意以去暴則民安里豪某子
甲者虎捌邑前令惕息不敢問公至縛其橫奴數人寘
重典豪大懼始戢時尚久任公治高平者六年始以上
考徵當衡計定授公北垣忽中蜚語改爲南吏科給事
中人或爲公快憤公顧夷猶曰卽天顏遠將不得言天
下事哉旣入西垣封事凡十數上直聲大震時江陵相
旣敗餘黨游環自存公挺疏搯擊之別白某某如鼎列
魑顯皇大悟欲盡黜諸如公疏中指者以當援力解始
罷然猶降詔切責詰旦免冠謝闕下者纍纍也尋擢隴
右僉事有惠政先是秦俗倒諭西鎭飼芻率千餘金致
芻于京民以爲苦公爲條諸不便狀上之中丞得更定
歲止輸七十餘兩秦人於是歡呼更生然忌者鑴涌異

時所稱邑豪虎捌邑者免冠謝闕下纍纍者矢石攢射
丙戌之役遂以前縣令謫閒散聞命之日秦人則又悲
號爵踊軍民各爲畏壘之祠治兵使者之尸祝於秦自
公始也自是里居數年而始補茂州衛知事又一年而
移稷山令大都遷客牢騷不任事而公治稷居居究究
如其治高平者擢南駕司主事理艅艎之政爬梳剔蠧
清嚴明盡事詳船政要覽中亡何播州酋楊應龍拒命
有詔命少司馬邢公价視師西川邢公乃上疏請公贊
畫如裴中立請韓愈行軍故事報可時廷臣持勘勦二
議未決公促駕冒雪從楚夷陵朋闢抵貞慶探知酋情

甚確嚮然曰穴鼠之鬬龍戰何爲乎因力主勦議邪公然之遂以屬公曰非吾相如不足定西南夷也公慨然率諸道將挺身入酋巢據其安穩驛名酋來酋乃謬爲恭敬而陰令其妾田擁勁兵數萬擐甲俟間公知之弗怖伏酋墀下名呼使前開論禍福侃侃酋乃感泣蛾叩佗佗不已立獻元憝十二人贖金四萬又留質其愛子可棟明不復反而勦局竟矣快馬健兒則何如公單詞哉然以公不自功無功之者踰年陞比部員外郎前勦議始敘勦播功上命司勲酬公正郎仍賜白金如干兩會倭躪朝鮮南省臺交章薦公才可任將帥冢宰以象

望表公爲職方郎中適有中尼之者不報於是又淹疎西署者三年而播事以當事持之急酋志中變遂稱戈犯順綦江而下所在殘破天子思公往勦又曉酋情乃擢公右參議奉專勅備兵敘瀘公至則捐貲召募土著數旬之間合兵五萬餘衆檄調永寧鎭雄諸土司兵分屯遶合使酋無北突者資糧扉屨之供皆因之諸土我無飛輓之勞斬周熊二悍將狥諸壘一軍始肅師次合江時霪雨連旬公指麾暇整兵事畢辦當是時三省八路合力進攻遂克海龍囤然公所率合江路戰功爲最方囤既破酋縊頸自焚合江將士撑酋尸出之烈燄所

俘獲酋孥屬無一脫者於是播平而當事又以力請水藺侵疆致二司大譁公抗言口干戈甫定利用輯寧夫安奢竊地於楊氏而我索之其將不應且不慮獸窮則攫耶由是議與同事不協則有撫無何語黠灼之者會大計竟闌公拾遺疏中得調簡故曰銅柱勳甚茂與銅柱甚著而車中之珠甚幽茫而難測也然人且疑著而信幽疑發譖者不見人而見魅有珠之心豈復見銅柱哉乃公則口人情固然不自理而歸彈琴著書用爲娛樂久之程部覆敘平播功以公名上詔又賜白金復其原官使參藩貴竹未至改商洛道關中故并州會寧

寮落落公兼覽六篆剖決如流案無留牘老吏皆舌咕不下尋陞臬副淸軍理屯飭覈郵傳稜稜不少假貸立法通商市無折闒者討軍實蒐騎射與氣幹之士秦人戴之不減秉銳蒞右時也於是高太安人年九十老矣請歸養不得會以呼嵩至都院案中歷落無可得躋撫綠香贊京貴人京貴人或就問諸寮屬殿最請疏姓名佐明年黜幽者公漫應之曰只關洛道袁廣當斥耳他無所知當事滋不悅明年竟用老例勸致仕公捧計牘亭部人口此不足當吾陳情表遂初賦耶浩然歸山入則斑衣侍太安人出則野服與諸野老往來詩酒追香

山洛下之風而長君宮允鴻訓時以癸丑上第翔於金閨公喜甚勗之三無負益用觴咏釣遊爲樂如是十餘年一夕夢牙纛自雲中下仙吏持手板迎公甚肅又夢人題四四兩字心知大期將至然誡勿令兒輩知之時宮允以史官持節東國解裝病作遂止里中政府以爲大勞戚家遂令宮故事無有也宮允以爲公老意不欲出公厲聲責之曰今沖聖龍與左朝右講不一覩其盛守牖下何爲且上反乘成診汝勞不難破格若奈何以我故重辜高恩我杖屨尚力何患也宮允辭不得洎達春明三月而公訃至矣時爲天啓四年四月十二日四

四之驗也革之夕神采煥發含笑呼好好益全歸無恨云嗚呼如公之死則眞無憾也文章以致其身取上第猶掇矣爲吏得治民又爲諫官澤施一世嘉謀達於天下武功濯濯足以鳴雄鼓壯存則壽沒則考終命哲嗣之業光於鼎鉉植槐可俟也如公則又何求哉公儀貌奇碩脩髯尺許發音琅琅如鶴唳性至孝太安人捐世時公已七十猶呱呱孺子泣無已心非載記食肉處內之文以爲不足經也居官廉峻所入贖鍰悉充其地公費或封識遺後來者無復半鏹入阮今囊遇事慷慨有氣決致身之忠不獨夕郎時爲然其在西曹值兩宮三

殿繼災上疏極言猜疑日煩刑罰日峻誅求日急三事幾蹈不測蓋其讜性嚴骨如此文追秦漢詩格遒遠旋爲時所宗所著有詩宿若干卷行於世配孟氏以宮允貴遭覃恩晉封恭人年十三歸公事尊章備極婉順諧於娣姒公既貴積俸遺置數椽十畝輒推腴華者歸其伯氏莘君之少居德耀也又有慧鑑品人賤貴脩短不失累黍人又比之魯伯宗妻云銘曰

出則彭丙處而復之允其道也先生則齊德死而從之允其交也長始附卜吉終而安之允其藏也臧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立宇王公墓誌銘
自嘉隆間稱望族延茂至今者在東魯惟新城王氏耳王氏四世爲達官者九人冠綏相望其人大都沉毅能任大事篤忠貞死而後已故自太僕以平糴死勞貴竹觀察以治水死勞淮陽而今中丞又以治兵死勞吳閶中丞沒二年葬有日矣其介弟考功君象春以所爲狀屬余誌夫揚忠紀伐固余事也夫按狀公諱象恒字徵貞別號立宇其先諸城人始祖貴徙新城貴生伍伍生麟教授穎川麟生太僕公重光世廟時以死勤事賜祭及贈其季日之獻即公父也成進士歷官至觀察使

治水護泗陵有功蒙恩錄觀察生五子長即公公生時母某太淑人夢神人抱持以授當戲鵲車便岐整如成人戊子舉於鄉猶弱冠越八年乙未成進士授祥符令祥符繁囂難治公竣其經而民肅有吏陽鱎及上官承舍長揖謁者逾與鳥妓遊客侍立指肺腑乘傳騷甚公怒檄上之直指以是反爲重公立法催科民稱便直指以爲民行之他部他部之民又稱便其言曰官不脂羨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戶置倉曰耕餘其法以秋登實穀其中歲得數千遇稜民無殍者自公蒞汴甫期而聲轄然其人嚴之即曰吾汴世有包

尹也會以觀察公參藩其地改曲周歲餘憂去服闋補盧龍公治曲周大都如祥符而意專鎮靜治盧龍亦奉如曲周而循吏折衝皆因俗爲之曲周則又條行八事徵收不害治河實公堤無遺策使世世無歷陽之懼盧龍則大修武備罷虛貢及數事厲民者於是以循良上第徵待詔三年授江西道御史公既中朗炳天下事又以二年靜觀察時政所最先乃上封事請上視朝下章奏其辭剴至又請賜環逆公南星等不報隨奉命按江右未至而其伯兄霽宇公象乾以少司馬督師薊遼引例歸家食八年始司馬返初服而公始以河南道起[illegible]

京通倉至則又極言時事時西陲大帥油之敗親師大忠不以聞願得功賞公論劫之大風折正陽坊火焚隆禧殿公上疏言時政得失六弊言由六弊致此二災欲救二災當反此六弊又言風之義主散散則思聚而聚莫急於聚人火之義主聲聲則思散而散莫急於散貨時稱其納忠有體奸黨斯巨璫盧受與其徒沒天津稅金六萬餘公得狀按追如法受恃寵用事有危公編虎鬚者公不爲動年餘改按北畿旋掌河南道領計事正色持衡嶽然喬松自處不附人人亦不得附也尋擢同卿晉右僉都御史出鎮應天時邊疆多事而江南財賦

陸海徵輸脂盡羨伏莽者蠢蠢然公至即條上六議選營兵精健益以州縣民之通騎射驍桀者合爲一營大飭壁壘甲械又於京口設參遊采石設守備分屯互翼聲勢振起又城安慶改折溧水丁糧蠲留都岡課爲席定等三邑請命免布征三之一而織造之爲江南患也甚吾浙之與三吳蹙首而嶺二東之哀久矣而織璫李實者脅奉上旨邸得上心負璫逐逐公切詞乞弛額至三四不已實恚甚則遷怒松守張宗衡蘇佐楊姜詠詞激上怒並得嚴譴公上疏言二臣何罪李實可斬也時論壯之妖人徐宏儒之蹋鄒滕也聲言南下公力圖備

禦於京浦安慶各増兵千既以北堵又可西障沿江渡口多設砲臺營房可藏兵跳擊凡諸攻守之具既備乃戒賊卽不敢南向引衆而西長洲朱士遠謀爲妖煽反狀已具公知之授秘計道守獲其魁四人正法餘悉不問弁賈辞統兵道吳横甚公箠其奴數人驅出境無敢譁者蓋公之爲定亂才如此公自按畿迄今先後五年間枯髯灼肝頭如蓬葆病咯血二十日竟卒銘曰

世之命死者三物耳惟法彰癉公諫不死惟權陰賊公亢不死惟寇猾孽公任兵不死死軍客之蒸蒸而河水之瀰瀰嗚呼叉剚其胸還攻其裏均爲致身忠一而已

南京吏部尚書趙汝泉公墓誌銘

當萬曆之初年大臣用事其時仕於朝者亢則取罪以去不能究其奇容容爲福者取高位而已又無奇可見於天下其恢宏見奇積功以躋位身不中忌而入莫能浼之當時不免疑其跡而日久論定皭然不滓者則吾以歸吾趙公汝泉矣趙公諱賢字良弼汝泉其別號也家汝之董村弱冠成進士起家農曹佪翔郎署者六年守順德再守荊以三品服視荊篆者五年撫楚再撫齊兩者八年領銓四年先後家食幾三十年此其出處大都云當在農曹於金穀之務則倔倔然曰把臂易紛庶

府易赫也督清源儲發羨鏹以賑餘則封識遺後來者出守順德以繼母張憂去補荊資糧屝屨供支羅之師判不廱樹隄濬流理陽侯之怒剃不魚盜楊德勝輩剽江湖間公曰無閩單車闖其營諭解之如張網之於廣陵裴懷士之於始安也逕庶人積則佐臺使者暴其罪於朝徙之易置悍宗武岡楚無國而有國於是天子以爲能晉參藩政而以荊人之慕仍使視荊蓋異數也尋擢公父望菴公之變服闋以兩浙觀察使擢御史中丞撫楚至則條便宜十事及救荒四議上之皆鑿然可垂永久猺跳懷遠江中之黠少年舞戈牛角公厲兵設奇

盡藏焉人謂公向者輕身投虎穴弭虎耳今奈何兵兩
克豈德不彝若也是不然善用兵者審彼己之情如會
之量物當楊賊發難楚之大兵壓於支羅賊既震鄰盜
駭其情易動譬有鷙四擊則鳥竦身而投人袂中者勢
也且撫臣嚴之守故弛之度賊不能戕守操蛇者不捽
尾畏其首擊懷遠牛角之逕兩負絕險外無鷙弧其心
盈然目瞰全楚故不力屈必不下子儀涇陽之役單騎
免胄靈州之戰俘蔽千計兵豈可一端盡哉亡何召入
內臺晉副都御史撫山東化行如撫楚時平度之妖僧
德平之妖婦魚臺歷城之妖民以次芟鋤而左道息矣

漕計者二曰開泇河曰鑿膠萊又增隄植堰東徐北積
流使水不為害而為利而乃檄登萊守者使大修艨艟
曰吾懼釜山之鯢振鬣於祖洲也則又通海商開島地
置屯田於是乎防者不枵餉者不勞遠控外藩近扼遼
寇蘇其後十年日本躪朝鮮即不敢睇山東而唾非徒
旂功誰功乎當是時神皇帝厲政急用人曰孰與我擇
吏安天下者其銓衡乎乃晉公貳天官公區分清濁如
刀畫塗口絕臧否而銓綜不失識者方之徐勉云遷南
太宰時中外方望公統鈞衡下而時宰遠之故有是命
然而公秋風之思決矣力請骸骨凡三上乃得報公歸
而訟遼獄者蠭起以公承江陵相旨躐柄用鐫公官不
知公於江陵斷斷無少借特江陵愛惜人才以精明練
達重公何與公事遼之獄為荊民請為故相乎哉久之
事白當事又交章薦公賢者詔復原官致仕會覃恩進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樂道著書又若而年而卒公天資
醇茂篤於倫常居喪三年不見齒娣嫗似母養之終其
身事兄比泉翁甚摯所交必端士沒則綢紀其喪而養
其後性淡約不喜聲華自謂禪郎從羅近溪曹貞菴諸
先生遊深求性命之理究而益進其學以無欺實踐爲
至疾革啟手足示人蕭文宗瑀屬請其不愧曾子易簀

銘曰

閩嶽之宗有嵩曰嵩爲周降甫爲明降公爰發其跡始
於金倉否者失之金粟馬羊歷典大郡雲行而施羔裘
孔武緇衣是宜此辟者捉彼豪者扶帝曰懋哉乃授之
鉞威遲虛擊明霞曉流吞淵七澤浴海三山陟於小宰
則靡不辨銓綜萬流無賂有鑑尚書之榮斗樞喉舌人
望猶登公棄如劉一賦遂初廿年松萘魚符俄下鸞驂
忽上在孔夢楹在曾履薄其年與事如昇斯約覺弗尊
渠亦既壽考正學無欺完名永保中陽之封馬鬣隆隆
以我刻辭賁爾幽宮

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吾於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遂六七年權閹用事忤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即死文其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井之所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兵事孔棘諉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冀功名此不可以欺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於米友石先生夫婦之節槩得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文學文學生贈公玉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公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贈公戒之休不休也遂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爭多睚眦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於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輓緋者千餘人重爲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去服闋補蜀之銅梁時播酋既滅遺種猶多盤踞為患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於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稅璫嘵掠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璫甚憾恨頓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為令並以卓異旌乃當衡以公倔强無意大用之最移公廷評公安之無慍色其在廷尉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権河西務大璫梗塗行人呼便所節省金錢如干又以其羨築河隄為畿輔永利尋改銓郎視闕清源睢陳積弊始盡天子才之擢參浙藩分守金衢道多異政嚴寇有六虎幻形為祟公移文掃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illegible]擬政窮禍大與而江西為甚先是黃奉常正賓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思欲殺之至是儀冠即訊嘗公司獄公曰今欲不死黃公無直黃公直黃公則黃公死乃故觸列其辜纔下死一等黃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曰不如背而浮慕名士求公言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卻曲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委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

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爲瑾構祠祝尸間
公至使使奉金帛求數言彪炳上公公怒罵其人去中
貴人恚甚以間瑾瑾怒益甚乃嗾其黨御史倪文煥疏
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當此之
時瑾怒未悚其黨日夕謀殺公更互會上登極瑾及其
黨相繼伏誅於是以廷臣言起補公太僕寺少卿理光
祿寺寺丞事明年春上朝日於東郊公將事有格時公
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公已病杜門月餘一日[illegible][illegible]呼
水罌澈索所蓄奇石兩枝怡弄詩時忽起[illegible]坐遂卒公
先配淑人李氏丞卒今封淑人[illegible]氏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士

行當公以避瑾禍變服潛遊留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
以應科試哲都奸黨爲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
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
爽猶曰若能爲卞壺子吾即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興
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
氣絶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慰之淑人瞑目不語曰吾
何能獨生再慟遂絶嗟乎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
與倪子曰畢萬死於牖下公履尾亦不咥而有千年之
譽美新祝釐之徒安在哉若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爲命
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爲命婦故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巳

婦享其平固不能死猶以清旌況淑人乎銘曰
其時闇濁道在顏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爲其時儒儒道
在闈韋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偉哉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墓誌銘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岳劉公暨
元配夫人曲氏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夫崇齋之業所以考名入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苞桑休否蕨蓁泵剛貞宏者無狹葶審端者無回志亨困之德篤於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别號青岳其先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與善與生讓讓生奉奉生達

達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公父觀察頃陽公厨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爲之才强諍之聲體雖闕屬于蓄之積追峻嵩高致篤慶流法宜繩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黄中等身之書流眎可盡長吉嘔肝之語义手能成總角丱兮名譁一郡卜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翎必資乎利風遂以雋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槀筆三期辟稱口出校官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文起當一變之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如綍其道可觀較士春官囊綜楩梓廬陵之勒軋茁興國之榜龍虎方斯蔑如也於是國家多故顯皇奄棄天下貞皇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婁覬軒權之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斂手欲髯昌言聲義規責時宰其音琅然同列閣者舌呿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勑旨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公以海國我之外籓綏遐激忠存乎推置於是裁約享饋章示規繩是使卉服之長冠帶而聞詩書翳島之人渢嘖而識仁義公之能也復命擢右春坊中允旋晉左諭德遣頃陽公憂推毀之誠幾於死孝

服闋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騈戮䗂虎懼其多顋謁者怪其有兒搯㢟苟朋刲割剛士公入都門義形難犯璫之羣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噬臍由是矯旨褫公冠衣而公白意言笑宴宴非有山鹿庖厨之懼野鵩坐隅之感古之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者矣居之二年否極以喜今上乘乾出震鋤奸顯忠有詔廷臣極蒐舊德凡疏朝野十人比於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旦日召執政以下入對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遐帝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

驪几五閱月隨使者至闕下陛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
軒豁上遥見目成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
分道荼蔑競時覘莫窮澌夫有留莵産疎寘而猶在牛
李壘以方爭綸扉之長引貲澇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懟
丙魏同心之致公至木彊感知氣昌章邪摘疑察察如
也於是奸徒大沸刹手須軒遂乃名膺起犬移旺緇素
有覥面目視人罔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爲
譏頑夫聚人驟言王赫斯怒刑天千戚投于帝江營蠅
樊棒欻然離破羣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
釜扉避慴因承寵對力言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

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蕤徹
又請漁居釜鑽任人責成既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
朝日送勢所難居遮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
莊論也以爲過厲其氣雖詎辟不必保交會食捧縶寘
哀也以爲孤遂其情卽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
所憂會以京軍置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寀原
其頭過小事糊塗闒班後公則稽叔季而言者倉卒承
詰遠以公稱值上厲精無私制治不欲使天下揣疑秘
旨以爲天子箝鍵言路袒翼凝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鍛
孔璋石烈今世所稀呫囁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鴈

門公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賜
寬夫復何云卽日徒步出國門書衾悴然見者哀嘆至
則雜諸戈殳致蔡其師雖元鎮吉陽不移崛強而子方
淮水能驅風波循省之餘釜脩性命暇或攤書蒔藥賦
詩泳游閒選緇流與爭道頑道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鴈
門雲擾公奬鼓家雜伏劍登陴傾囊竇裝以享戰士賊
不敢犯孤式獲全方之叉手深坐以保西河王蝸閉門
而全晝邑雖休戚不同羽亦各有其力乎風霆易潦水
石能明天下方婦首鼓遵鴻之儀五尘或捐心恩放屠
之過蘣期疾作竟致彌留以崇禎五年正月十有二日

卒於戍所枯竹未生易明不負牛車共見巳白非欺悲
夫既卒大吏以聞詔辭感惻毓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
土仍勅給傳官爲治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
之存乎壓履定論之準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爲
量髯戟載義肆電曜靈正骨嚴顏晶褎博體室鮮抱裯
之腠門無彈鋏之賓矜岸方幅不以厲物靜穆虛澹不
以篤時道廣漁萃才周勝鉅迷懨資其斷斧驚驅恃其
智樯然而梃柯寡枝遥流不曲體誠曰坦烈表云疏此
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生平每逢奇異讀見黃衣死流
巨響負瘕臨危化人饋之神藥涉波胥溺靈脅定其傾

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誠之通名然歟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鍾美增華雖旦奉以翱翔鳩來形諸帶弁亦賛翊之唱和梁笥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殁王後公一年以悲殞子三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健罷嫁娶靖悉於家狀父書能讀祖篤行獻能文彗竊簉挺拉抎孔中等以今年某月日奉公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于家庄之東阡禮也伏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元成作碑共切重典之望元璐不敏敬爲之銘

銘曰

泰山巖巖峙爲人鵠學山至山于何不㲉扶滋氣遁呂浦文辭使則不辱其羽可儀璃餅渙然誠帝之賚朝躔斗樞夕清蒼巖茂名難居殊恩莫保夏氏之瑣則亦有考英州儋耳慨多名人露霆皆教天王聖明孔璋何人谷永不作爲臣不終死而猶駋帝施敝帷賻曰車馬冠乎歸來若無罪者隹城鬱鬱三漢築今馬祠魏碑臣曰望之

永寧別駕贈朝列大夫福建提學參議叙巷吳公

丁暨配贈恭人陸氏墓誌銘

西漢循吏劄然而著者不過數人耳顧其才高下猶有間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已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吳公者不可名名不可跡跡何以言之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以吾輩之賓淵等數子者生於本始地節之代爲孝宣之穫氣以厲其功能現衡瑋聲賁乎蓬勃吳公者文帝之臣也與其君同德受其制治必尊道德而尊刑名必貴精誠而賤術數必求無咎不求有譽必畏有罪不畏無福其庭不必銘篇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豆篩理道之宜民而延世者也今入秀州晉縣洲錢之鄉有橋曰八道是爲吳公葬地華表碑碣不沒于土者二尺既千餘年披蘚可辨其子孫聚居殫遷族日蕃茂俗號之曰千年吳也系序名氏官爵指數之歯歯然而今叙巷先生又以循吏聞先生之佐信陽永寧兩州一時之爲州佐者莫或及之故亦稱第一也先生之言曰吾治民去其害民者已耳信陽多猾

胥爲奸蠹先生彈剔之風雨除鳥鼠去而民大悅永寧年饑先生發帑賑瘠瘠即起設法招流流即集心誠求之而其明年大稔民又大悅先生之爲道悅道也天不能害其民而況人乎是故用漢法宜入先生司農廷尉令以今貫平遷爵守參軍乃老當此之時長君少參成進士適當爲令得親民於是先生盡以其道禪其子教少參曰毋東照毋草營毋長莠此三言者朱邑黃霸用之至精而少參得之以治新南雨城亦稱第一大都先生爲人器中矩表矩步纏遝敦爽遝交守謙握固始于治身中於爲政終于翼子皆是物也生嘉靖辛酉卒天

啟丁卯享年六十有七以少參貴封文林郎贈朝列大夫配陸氏內則周謨佐先生教諸子嚴過先生生後先生四歲卒亦如之享年亦六十有七封孺人贈恭人子四之屏壬戌進士歷今官爲建提學右參議之翰邑庠生永貞國學生之經邑庠生諸孫九人爾壎爾虎出之屏爾基爾壯出之翰爾華爾挺出永貞爾圭爾垓爾迪出之經爾壎余門士也登己卯賢書文行翔振人謂先生子孫繩繩然度其後又必千年也先生名尚倫字覲揚叙菴其別號也葬于保村安字圩之阡有題其表曰明吳叙菴公之墓以使千年而後有辨于漢吳公云銘

曰

毋識其名與跡于其碑之趺而於其顱土不得沒辭不得翻後更千年史失而于墓求之乎

璐曰按爾壎字介子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時闖賊陷西安嚴毅改武昌秦楚皆陷爾壎日以國恤爲急甲申春大學士范景文薦之召對德政殿同守策叢未及用而燕京陷爾壎從賊中脫歸間道潛行依閣部史可法以身許國遇鄉人咸孝廉潤南還將一行囊家書了悉其寂誓不空返王師南下揚城兵潰爾壎與監紀主事何剛同死焉壎嘗誓死者嘉人生多矣以貴名曰仁書竟成其志云家人函其[illegible]之[illegible]爾壎多世表入之昭忠錄并錦其墓湮沒[illegible]今[illegible]門人

大理寺左寺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蓋予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小人之相治不自爲力而徵助則必皆敗也漢中葉之後以君子內治其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下盡化爲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而倚內力內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爲婦寺盜賊之毒不得存君子婦寺之羞亦不得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昔者仗馬不揚鞭於中歷貞皇一月瓊節雲流當是之時蒸蒸皇皇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史吉水鄒公蓋當時所歸稱

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道與趙同歸趙公教時而急事功鄒公正本則尊理學學尊教立務廣聲蔾惠此京師樹蘆章鋒明誠正之宗發春秋之義鼎鉉並設筆舌斷然小人患之度不可制乃移其懼於中閹告其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在君側耳忠賢由此甚恨清流以去鄒公爲其始事鄒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召不報夜半傳諭內閣如鄒某衰老蹣跚何宜復用時首輔葉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劉公上言陛下奈何以蹣跚棄元標元標自由向者抗忠受杖壯已蹣跚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蹣跚宜益重元標且元輔以不得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閹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宜焉用彼相奸人旁竊權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指畫危懇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璉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益信其黨之言其黨又告忠賢以劉公居鄒公之垦而攻楊公其謀於是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遷廷尉丞數月矣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榜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黨天下謂必及劉公劉公晏治園履訣妻子飲酒俟時久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皇

人當陽收拔魁標醜徒伏誅逋亡求廢有詔復劉公原官然劉公已無意更出時時與長安諸貴公經變書請貸公意少衰延鐵十稔劉公竟死田間嗟乎觀于劉公之道則知居天下之義其愚莫不利用鈍居天下之利其智莫不利用鋒也當劉公首奮義椎楊公從之羣賢慕楊公之義皆學楊公其後凡楊公之徒業多死者然楊公實學劉公劉公顧不死及楊公首承舉命劉公從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及羣賢其後凡劉公之徒無不勝者然羣賢實貴慕劉公劉公顧不起由是觀之可知龍德畢爲七戰亦在隔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歷敵

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下之嚴節靜理擬固蕘冲未有如劉公者也劉公名垂誨字忠甫其別號則曰鼎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爲贈公梅隱先生是爲公父梅隱娶于譚生公公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于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治決蘊洒煩均奇賦起疲逋招撫流亡三百戶民用戴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領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崖敬異不能過也持斧就輔蠹賁房患官終大理寺左丞生嘉靖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禎十年七月十日卒於里第裁年七十有七元配秦早

世追贈孺人繼娶封孺人黃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价曰儉曰儈曰伶曰佺曰倸皆黃出曰佮妾白氏出曰价卽予丁卯所舉士也孫男良靖良玹良撰良翃良翊良玗良瑀良疇良暐綱緝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戊寅八月葬公南番淵之陽而曰价以予一日長又能知公輕予里乞銘其隧予雖病不得辭銘曰

章水貢水交靈起哲天祿卯金元城漢鐵鳳咮能鳴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揚諫舌攀檻媲忠破柱方烈北寺嚨嚨竄碑槃槃碩果或存元芽其茁介推不言元亮不折世亂埋輪時淸結轍奸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爵之亦不得爵殆古至人莫可濡熱養浩向元因時而設家近鷲湖悉其澡浴猗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封文林郎吳荆陽先生暨配王太孺人墓誌銘

家國皆貴陽而賤陰今以爲陽治治國陰治治家男子乘陽而積剛婦人比陰而窮柔皆陂論也夫孝弟公正寧靜廉潔温恭貞栗陽之徒也內悖驁害佻放凌躁闒昧苟且陰之徒也與陽同剛皆君子與陰同柔皆小人往吾年友吳朗公給諫上封事爲天子別言陰陽剛柔君子小人其辨而烈難遂得爲天下著其義或咎朗公爲高論求人難盡之名不知其所習取諸庭如荆陽先生至太君者陽昌之氣治家滿家是其家無小人安得不厚求天下乎荆陽先生諱思夔字欽堯以字行更字

大章其先閩龍溪人宋之時有南隱公者始徙黃巖自宋建炎至今凡十六傳爲樊陽翁樊陽生二明即先生父也二明有特行娶彭娠七月生先生先生性資高秀書非秦漢人不讀爲文茂古名噪一時顧其意特岸然不屑科舉曰我思尹焞寔獲我心於是乃築舍委羽山中聚徒講德其學以洗心明倫爲宗居父母喪哀毀骨立杖而後起憐其季貧即不自治生業而爲季謀甚周季卒以振膏有吟〻云蓋痒歌棠棣含愁糜蓼莪聞者悲之以爲郎棠棣蓼莪之詩也先生生二子長以病不終讀季曰洮御即朗公先生教之爲文不使知焉足然周

不欲其以文逢世每曰窮達有命吾願若爲好人耳朗公以乙卯薦鄉書越七年壬戌成進士先生不色喜及朗公司刑濟上先生從板輿至其署見其魚縣梁上廚有蕭瓣突烟爐火黯澀若徵寔又見其戴星出燭再跋不得寢或又出不意發其橐中裝窣然有聲悉官文書耳於是乃大喜曰兒大可官藏是爲好人矣一日出行廳事見鞫乾其設慘然不樂久之顧謂朗公曰將毋使刻覈笑人乎吾聞之樂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夫然是爲詩書文教之器甚明故曰朴作教刑豈曰殺之耶朗公怵惕受教終朗公之治濟以是無寃民云當是時

椓人矯虔亂政誅鋤徧天下顧其視羣邑吏洸洸水中鳧耳故當時爲之語曰會稽催受遞遭曾上言結大寃甲官外官陌路相看蓋謂郡邑吏無與朝論禍不得及也乃先生猶戚憤𢡟咨一日書卷懷二字使使持示朗公朗公心悟會閹卹命過濟者道經山東時監司以降皆負弩走百里蛾伏道周惟謹朗公受檄謬騶車十舍候從車中憑軾大吐委頓即日稱病還邸閉門不出上疑極先生即更馳教朗公曰促視事時濟日明無用卷懷爲也蓋其高明之槩如此亡何病作遂不起濟人台人皆巷哭其後三年朗公起復召爲給事中朗公既感

恩奮激極言加孤之失又以今天日方晶而雰霾四塞
權貴之意上移魁棣君子日退陽反爲陰乃上疏論宜
與相大臣変惡之收繫獄中凡三月天子悟其無罪釋
還田里自朗公以直諫蜚聲天下天下益用明荆陽先
生之道不與他人與諸其子故曰安軸不定覗其屋梁
夫韋韜持勢屋梁持靜以其所持正其不持是則明者
之所取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朗公之似先生其
以陽山之言夫先生翁寔婺王太君相莊如賓太君之
治家無啓色無遽容事其舅章與先生齊孝敬子嚴遇
先生每誡朗公曰而必毋忘身所自出而必謹身毋墜

人言朗公佩此兩言終身夫是兩言者君子之言也太
君雖女子無陰柔之氣郎太君不敢厭陰辭柔顧其人
豈女子哉朗公將以某年月日奉柩合葬某山之陽以
元翰舊史使爲之銘銘曰
其父所教之者曰卷懷其子由之以履方其母所教之
者曰謹身其子由之以守常是父是母萬夫之望天下
學此兩君子者何患其道之不陽剛乎
定甫曰朗公論劾宜負皆將局小人所深忌故一
蹶不振退而研求心性之學著有江檻獨語一編

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公鼎臣暨配封孺
人劉氏墓誌銘
予與馬騰仲侍御如蛟同出韓宗伯若海先生門比予
胞乳騰仲令山陰時入拜予母甚恭騰仲上奉其太公
鼎臣翁及太君劉孺人子雖隔千里心事之猶父母也
騰仲假遭大故舉襄葬事方使使屬銘而寇禍作騰仲
伯仲俱以身殉予於此雖氣壯發而情中摧每思報之
援筆濡淚今年冬季君光祿如口貽書曰異時吾伯仲
以必得君一言爲能不死吾親君復何宜久負之乎予
讀書涕下如綆縻嗟乎自騰仲伯仲之死騰仲伯仲已

不死非惟騰仲伯仲不死其在太公太君教忠與子生
氣燄然下覗世人皆將狐貉蟻蠡也且夫巳死矣豈蠹
蝕曲說能呵噓之苟自不死又豈言者之力哉然而予
不敢辭者以吾舊史志其大者以風公名成字汝器别
號羽野亦曰鼎臣其先世宋以前亡稽巳在宋有光祖
者仕至柱國元有六六統制者父子相繼鎮江淮有異
政因賜居全椒之五龍山其自汴徒和錄此始也入明
兄弟二人曰九成九思者集義兵從高皇帝於和所向
有功授金牌萬戶巳而九成戰沒九思請老家於和遂
爲馬氏始祖生子雲雲生司徒諒諒舉宣德癸丑曹錄

榜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山東參議應天府尹南京戸部侍郎當爲京尹贈祖九思封父雲如其官三世皆稱京兆司徒生承賢以成化甲午膺里選不第官止光州牧生子正道承司徒廕未仕而卒生子一㝢號曰塘曰塘公生三子鼎臣公最幼甫七歲遽失曰塘公母楊年二十八忍死撫孤人爲之謌寡鵠其後騰仲成進士上言其情天子嘉之賜金立石其里予時頌以詩有曷爾老眼看孫子但不裝冠自丈夫之句云公於宮棘生而枕處之有如蓼蟲故其讀書能攻苦研昏績爽以致其材弱冠名噪一郡以儀入太學凡十數舉不售天下皆

歎公有文無命至悊皇帝御極之二年騰仲登第登天拾芥或況之眉山父子云其又三年以騰仲奏最封文林郎山陰縣知縣又五年以騰仲入臺遭際覃敘晉封福建道監察御史蓋自騰仲成進士予於公行事什九見而知之矣騰仲筮仕爲吾山陰令取山陰只鑑湖杯水所食米自和糴致凡歷道里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之曰嗟乎使君淸至此其後乃知公敎之也騰仲能飮人不敢召予召之獨來曰敢忘雪日共立程門時乎酒至幾五巡即起辭去予問曰是何易午耶騰仲曰無之間者過庭適有問作令無多飮酒耳予悚然不敢投轄

雖騰仲至孝亦愈知公敎矣公非徒敎子亦敎吏也當此之時公寓官廬甫數月一日忽促駕歸騰仲大驚跪問何以公曰滑臨累邑因指案間膽醢總總者曰此庸非魚鮓耶騰仲叩頭出血請留一月卒不許他日爲予乘游道之如此予又聞之和人自公以封御史歸其鄉從務爲德喜賑貧之歲施楮至數百人貸之錢者多不責償前後焚劵亦至數百然其意以爲爲德不務本行嘗之車空不求穀鏹也故其道必先聚族聚族所以尊祖乃立祠肖四而祭養之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與聚死者予葬和人歸義以爲范文正公再見于今也當

公童時以孝友稱老而彌篤其言曰醉飽之失人何必無吾求不干犯名義缺陷倫常則已耳嗟乎非公有道仁人誰能爲斯論乎筵會常肯修容著僞　夫罵坐一吏吐茵擧起壽之等于非類父母之養斥遠苦土樂爾妻孥飮酒食肉擧世皆是不以爲詠世論之頗無若此者吐肉罵坐雖人極惛非桀跖之行樂喪忘親雖世不怪有豺貌之心天下之爲豺貌者不辨則鳳麟却走狐魅競起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儀表峻偉身長八尺生嘉靖乙丑五月七日卒崇禎甲戌十月六日祀劉累封孺人別自有傳要其秉禮敦仁尊倫行義殆由天合其始

歸楊夫人語人曰見有令妻勿憂積事其既没鼎臣公哭之曰植爾雛俓免癈隆撫我猶子無參差可知其槩矣生與公同物是在正月二十有六日長公凡百日卒先公三年爲崇禎壬申十二月十有二日自鼎臣公殁之明年流賊犯郡騰仲方據草土起涕泣誓其里衆佐王者娶城固守賊不能攻將引去忽一日颶風大作守者皆墮燬遂陷騰仲猶率二百人與賊巷戰良久力屈罵賊死闔門自伯氏如虬而下男婦死義者十四人事聞上嗟嘆其忠節贈騰仲太僕卿官其一子天下皆以騰仲非守臣可無死城騰仲自以王臣臨地當死又不

欲棄其鄉名義倫常騰仲守之如操固然亦猶行公之道也騰仲昆季以崇禎乙亥十月合葬公及孺人於其州殷塘北山之原越四年戊寅始追而志之系以銘曰

苟不已喜行義百不侈喜不蔑紀其子因之罵賊死死者凶數而天以報吉士報之以所喜

贈中憲大夫孚國鄭公暨配陳恭人方恭人墓銘

鄭鴻逵使君瑄以正學淳化鎮吾越再歲越大治壽以望遷越士民數千匈何跣奔告臺使者必爲奏留我公使君亦跣奔告臺使者毋聽士民留數千人乃日夕圍使君與必借一年不聽則滃然聚元璐間而請曰鄭使君去我輩無生理今不爲我留使君天子亦何用起公田間爲元璐問之淟涊促駕往見使君曰人情如此即漢主爲公不能同潁川何君之固乎使君於是始以其誠涕泣告曰嗟乎瑄其非人哉自瑄父母之沒遠者四十年近亦二十餘年異時貧無以葬既通籍綰紀蹇蹇

栖栖今幸得間又筮以明年春二月良君爲我權不葬其親與去吾士民洗我也言已又涕泣出袖中一編示曰辱君題之吾不欺耳爲我謝士民元璐默然良久拊而出編告閩中曰事不諧矣其長上有大事而其民欲奪之不祥也閩者皆泣乃止還而發使君所示編時及爨鋒火讀之孝哉永言乎是其爲封大夫孚國公之義也向固疑使君之治必有諧今乃知其近取諸庭凡使君之取諸孚國公而式穀似之者有五其忠於其事甚似乎其爲孝子其協恭上下大夫之間甚似乎其友于兄弟其潔清無欲甚似乎其曠遠不謀其家其肅物

甚似乎其嚴正動止禮法其膺澤周堅甚似乎其俠施
乎圖公之爲孝子者公父某公以廉吏沒于官公年十
三哀毀幾滅性母夫人病肺且痼歲十數作每作必需
公抱持公日夜憂泣餐寢俱廢如是者二十年及後疾
亟公籲天祈代頭叩破血流滿顴猶不止既卒慟幾絕
水漿不入口三日親知援禮文譬之乃稍進糜然竟三
年絕滋味不入內寢除而後解嚴爲若此者其誠至專
一故可以教忠事也乎圖公之爲友于兄弟者公教事
其兄某兄死撫二孤如字其子公嘗誦詩喟然而作曰
以周公之爲聖管蔡之爲叢其詩猶曰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以呂召畢散之爲友而管蔡之爲兄弟其詩猶曰
雖有良朋況也永嘆令丁嫂四求而闕聲中出不已與
乎若此者道貫於塤篪故可以敦上交下交也乎圖公
之爲曠達不謀其家者公生平不知何物美好惟豪宕
好遊名山川所爲詩文高典瀏脫多半紀游凡鐘石九
仙麻姑石梁南田石洞西洋梅峯杖履所經雲霞爲變
物情筆采相助爲歡而四壁僅立二頃俱荒凡先世所
遺資財悉推予其兄之子若此者其中蕩蕩然故可以
敎潔請無欲也乎圖公之爲嚴正動止禮法者門內之
政肅於朝與臨使君兄弟盡日不御使君兄弟苟有過

雖至細必正容責之甚者呼杖每語人曰嘻嘻者家之
賊也其爲獨立之言者二曰經史吾田忠孝吾寶耳若
此者不失家節故可以敎貞紀肅物也乎圖公之爲俠
施者自其窮困爲諸生舌耕筆鋤而宗姻若而人皆藉
之舉火當其義至巾輸获粥悉推與人公之友有陳長
吉者貧而母病公揭資療之曰猶吾母耳有洪美慶者
遘奇疾公操圭七與同居處至身疾作不肯去曰吾病
易爲也居恆謂使君曰天人止辟無如方便大道之旁
寧容種刺乎若此者公欲而覩物故可以敎施濟之道
暨澤下於民也嗚呼是則吾鴻遠使君之所爲治諸者

矣詩曰以燕翼子豈不然哉公諱元勳字無功別號爲
乎圖其先世河南固始人時有爲福州路總管者遂家
于閩數傳曰奎者有隱德生萬鍾萬鍾生演演生日休
即公父也舉於鄉仕爲夷學從事有聲以嘉靖己巳生
公公年五十而卒時爲萬歷戊午未及見瑄之成而其
後以瑄貴贈中憲大夫先娶陳繼娶方皆贈恭人並祔
嘉則而方恭人尤以敎勤稱蕙文叠凋簪笄共歎合葬
西郊杜塢之原銘曰
孝友以物身寧澹以正情不威而能禁淫無財而能濟
人竊其道以加民則必有千年之名是故貴乎趨庭而過

光祿大官丞周桂寰公墓誌銘

周氏之著於松陵者其先則大冢宰恭肅公以銓綜著鑑尋甸守中憲公以保障著才進士宜春公以絃誦著道侍御史來玉先生以剛鯁謇患著忠而其後賢則今會稽使君燦更以無欲不煩著廉愛斯爲盛已天下以爲是其家則猶瑶圃也小璣若璧入將失容易復有其子孫兄弟父祖頡頏下上而爲名其間者乎而光祿桂寰公固有以名公以恭肅尋甸爲之祖宜春侍御爲之昆季會稽使君爲之孫而松陵之人靳然而名公者不曰孝子則曰悌弟不曰慈父則曰義士曰仁人蓋吾聞

其所名孝者以其自致也自致以其勇爲公父光祿存江公歿公爲子泣充瞿骨立未奇也當此之時仲氏既貴貪之違之公曰吾事封之樹之公曰吾事曰吾長櫝耳其趨孝如趨市懼或先之者苟自引賤貧致哀焉而已故曰孝子其所名悌者以其分疚也分疚以其無我仲氏中道殞吏錄其子使將千粟饋京師公方齋裝謁選既哀亡者乃移錄于已移裝于錄裝既盡不得謁去爵吏而歸或嗤公愚公曰嗟乎卽非孔懷天下寧當有分榮不分悴者耶若是者是其枝連故曰悌弟其所名慈者以其鞠哀也鞠哀以其寡欲當公鼓盆腹悲時年四十强昆季又方貴盛有華族欲女之女者公辭之甚厲曰吾豈能蘆花衣吾子乎卒不娶終身夫篤儷遠芬克己明志此其于道甚備也公特曰以愛吾子故曰慈父其所名義者以其賤貨也賤貨以其保交有公之交某假公貲客死公爲焚券又撫遺其家甚厚又友其挾僞取公貨數百金去卒不讎公卒不問此二友者賴公之義以不內終公曰飽嘗何人羊昴在我故曰義士其所名仁者以其濟衆也濟衆以其忠上邑患木寧大治塘將功不應公奮然輸千金由是輸者麕至而塘成巳而歲饑宰下令平糴公倒囷應之則亦遂有應者而饑

不害卜式曰有財者輸財漢武侯之以爲是其以一椎生自饒者也故曰仁人夫此五者公之概凡然余以爲觀止不欲多闘公道大君公有志是多讀書上觀下詁知所取予大取則必攻之其冠父與其昆季予則必予之其子孫往者不可見余向見侍御今見會稽使君孤松芳蘭其徵也夫公葬旣十年燦之治會稽于是二年鋒車悉發乃使余爲之銘銘曰

瓊之覙瑤璲何以敫執曰烈功則磬而幽修弗擇乎備道五矣而安有餘道

封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李渼翔先生洎配許

安人高安人墓誌銘

凡負濤氣宜奔騰壯發而廣陵之卑人所歸道德于渼翔先生者曰以其古處古處以其守內守內以其淳靜夫淳靜者邅澆之巨砥禁暄之元符也昔者庚桑之道貴無為不言而俗化彥方之道歸有制亦不言而俗正淳之取化靜之取正譬則醴之取醉耳天下于是以為先生之道兼二子也先生以仁義為稼穡以孝友為蠶績以攻苦為飧寢以溫厚為醍醬以謙抑為樹馬以寡大為雕被以安靜為養齋以慷慨為棄倉以坦蕩為敉葉有願其識有畏其知有榮其生有哀其死生嘉靖壬戌歿崇禎庚辰壽世七十九年嘗其為士士儀其文三十年去為大官丞吏隱二十年以子吏部貴聲聞天子稱封公十九年先娶許頁殁也不幸早死繼娶高先先生殁十六年備德壼儀多士行並以吏部貴贈封俱安人子四文學之本吏部之椿其著者也二子潛飛異道而天下並貴其文章名行比之軾轍郎亦以先生夫婦為允明程母葬于城南之原銘曰

靜其氣以淳其邦雖濤之怒能不降不孤有雙於戲先生夫婦之德之麗

湖廣布政司參議備兵常鎮道誰軒商公暨配張

孺人墓誌銘

會稽之商在百年之內韜獻彪耀者其先則太僕明洲先生肅括有儀與廷尉燕陽先生宏深而軒翥贈公景亭先生不仕以篤學守己聞而近則冢宰等軒先生以端亮清通為時表極兼軒公最後起而服膺於其祖若父兄之間天下以為連璧錯組雖察目利爪莫能離其編綴也起人曰商氏實為肖世五賢矣自誰軒公通籍至于甍前十餘年間譽望常世其最挺舉莫如其為諫官時耳先是六七年公以商城令治行高等入為兵科給事中其時天子以王人皆輕藩國而文吏賤武臣特著令嚴藩禮如制而抗執章節使之右又得下符隸郡邑公以為天子宏略然而枯其卒也乃上書千百餘言大約欲天子以義均恩而師千大吏得以權制將帥天子覽奏怒會首輔烏程以病下直次輔長洲文公得為天子言是其詞雖戆要有明識其意忠不可罪也持久之天子心悟乃從文公言僅奪俸三月於是公名益振而公亦益自奮權上又十數書多危切大臣用事者忌之出為按察司僉事視兵瓊州瓊海外荒服黎漢錯居泯棼不可治往使者率因俗為制曰不治治之也公

日吾在天子前數言禮樂教化今專節海上不使一方闕留得耀光明而化椎結爲冠帶還念珥筆披閣時郎地可穴將不入乎乃爲其俗明分義正紀綱漸形文章之言玉帛之事而又劃正民黎不得相出入爲奸亂安南虁商蕩而以冠圍者公廉得寔悉縱之給符使返其政統任德壇一海歸仁焉無何晉少叅移鎭毘潤毘潤土華族繁多豪猾難治甚海外於是錫山民以逋官租結聚爲劫爲亂所司得狀請無急曰急之將益甚公輓然曰吾向亦數在天子前言兵事曰亂則薊之今小營瓿翕腑是使天子薄諫臣曰子在朕前智畧類錢出處

十數城卽如河中木耳乃驅車疾馳至錫發數十鼓械其魁至立斷之餘黨悉平毘潤之人驚相謂公有將畧也而一時之論又因此追念公始令商城其治備文武之道使民見慈而豪右畏之如穀神威霹然者邑有巨憝負嵎遶黨數百人倚卑官市爲里閭大害莫敢問公悉擒寘之法公自以至淸度豪右無所恃之故擊治甚力　時稱强項令必歸商公論者以爲公之爲諫官綱亘治氣皆由於此矣自公之爲諫官風論一出而天下皆歸道於公凡十餘年間出入中畜小制大劃天下之論公與公自論莫不引符於其爲諫官也傳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顧自吾觀乎公之一身相反者四公爲人樸訥和靜有如處子故人曰與商公游覺藹天爲近而及其感至氣發爭是非殿上孰發持虎力雄萬夫此其相反者也公行避蟻手觸童子幾與俱啼扶四十五以上則心痛不食而搘擊豪强拔碓破杜齒齘鬚張威怒四達此又其相反者也公困文場四十年垂老讀書蕭鎖寂爲盡語人云吾奈功名心急何而當其掩跡嶺海夷猶坦施琴鶴澹然貌臞華舉此又其相反者也公孝事太夫人五十猶慕每一之官心顏俱悴卒以哭太夫人中傷得疾以死而當其入諍殿庭出犁梗宂乘

危觸險若不知其家有母者此又其相反者也倪子曰此由公至誠明道因事竭才凡天下畸至之行甚適之情皆不可語于此是故由公之道可以爲大臣年不究德惜也庸非天哉公名周初別號誠軒舉崇禎元年進士生萬曆丙子卒崇禎己卯享年六十有四配張贈孺人備儀齊德別有傳長公一歲先公二十年卒合葬西施山之原銘曰

叶於閫閾氣達誠徹以生其業治民而民悅澤爰則爰
懾千功百能由諫舌

東里鄭公墓誌銘

鄭孝廉元勲以甲子魁南國始吾讀其文謂人曰是某以上人也既三年見其人邪水益自失乃孝廉顧以吾一日紲先退而執箕其又一年吾官南雍孝廉乃以其父東里公藏銘請曰惟吾父之才與志其生不售無如世何死而不朽則在夫子吾唯唯受其狀讀而歎曰父子之道同氣異息有若是乎公名之彥字仲儁東里其別號云其先在宋曰交齋者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自宋迄元襲科達官不絕入明曰進同者以進士授官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有聲草[illegible]之難

與其叔徵君曰桓者死焉世稱雙忠而公既羅[illegible]禍其後人遂以讀爲戒數傳至嘉靖時曰天健者始讀書知名再世生良鐸又再世生深潭公是爲郎公父也公生而秀慧有至性深潭公讀書不成家益廢乃棄而爲客配張從焉則遺公與其王母居時五歲耳頭角嶷然七歲令王母徙步數百里會母張池陽道路見者惻然憐之深潭公客數年家稍振乃盡室徙維揚倘無意教公讀也其仲父某公偶構之煮場一時從某公乃貸者數十人某公既盡應之而不入其契既而忘之公從旁舉奏了了不失一一某公大驚因令之從師受尚書學公既

負且貧又靜專攻苦學日益進毘陵宿儒曰賈善長者其門拔多士公皆謨泮弟之爲文有氣決同郡張紹川公見而奇之遂字以女弱冠補眞州弟子員郡邑每試輒高等然不售慨憤入成均時大司成傅公博士董公見其文每亟稱善擢第一又不售甲丙之役已收復落者再蓋眞數奇云公性好施方授室大施倉饟以周賑窮乏至有赤貧起家至數千緡者并其外氏祖父某凡三世公家五世不異食自公持家棣十餘年無間言既而或勸之曰久聚必爭公嘆曰理或然乎乃始議析箸出其裝奩文籌并井[illegible]以受諸季不私[illegible]子

金一門之人以公治家久茬勤請得爲公壽公毅然辭之凡公之義正不苟財利類如此公雖儒者然有志匡能決事士大夫之負世望與公交者所商多天下大計公抵掌洞然聞者駭服撻使者下車問諸商疾苦凡諸商所條上阿由公指授主者無不意心立見施行者而一時里中大姓方程汪吳諸氏有大爭必以咨公公爲摩理切勢授之成謀人奉之如[illegible]然其不然動往得告故里中以爲神明里豪某氏者爲雄巨猾睨公經生訴貨輒鈎牽起大獄危中公人皆爲公心悸公談笑應之豪反得大創以去晩歲講研天文旁究山川形勢著

漕運海運圖說錢行於世周厫至當有識多稱之者嗟乎自國家急兵食以來凡十數年薦紳朝士以爲其鵠也銛智矢而謀之然試詰以綱領何在則楢瞎泚口而不能應皆其肉荏異量與何公之洞也銘曰[redacted]智謀國老揚犀義及物蚤竄奚嗚呼命也夫

韋若子處士墓誌銘

君名宷字若子浙西武康人居上厢矯志刻行期爲聖賢其學以靜默爲宗西方聞其名從游日衆隨世爲科舉之文世宗其文如其人既乃自告曰夫學道而應科舉譬之避人而入市也昔者尹焞恥之吾亦恥之於是乃絕意仕進家貧由是益不肯干人邑令有遺謝不受嘗游燕遊旅京師故人吏其土者修富卬之分甚恭君與書絕交云節客無求以符形累安邑此惡資辱令吾不忍爲拂衣竟去其得友類如此豫章余公應桂者孤岸少許可傾心貴君嘗曰是友會有詔公卿以下各舉賢良一人余公大喜曰無若韋生郎草疏將上使使物色君顧已死余公慨悵旁皇更求代者良久不可得喟然嘆曰嗟乎天下士豈易致哉君以崇禎八年五月卒于里葬武康之丹山銘曰

是有世士稱子昂官夏歷一紀道行於民頑懦俱起借也僅爾

倪文貞公文集卷十一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行狀

○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邱左公行狀

當天啓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倚爲義亦若鶺鴒蛩駏虛焉矣光皇帝彌留選侍李希封后不得及帝升遐恐皇帝即位既六日而選侍猶謂負乾清乾清者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上幼冲欲矯遺命正位垂簾母天下廷臣皆憂之於是楊公爲給事中左公

爲御史相與謀曰苟以驪姬良娣而挾難嬰之權禍豈止於歸胙實鼓人彘房州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請移宮大畧云內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皇上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儀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竭哀几筵顛倒乖舛不可之大者也臨上楊公繼之遂有旨移選侍仁壽宮而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光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仕銓總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總道正恊則袁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挾與議者大懼乃曰璫謗者監之庭而請焉是時魏璫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厲須剖其時楊公左公並爲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貫連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列忠賢二十四罪左公繼之草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小人乃竊爲忠賢謀矯旨斥楊公左公並爲編氓旣以逐二公爲端於是誣正人無虛日其旣盡小人又爲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爲緹帥長四出緹騎

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部使至公如還其素期者容詞閑緩而桐民哭且譟又數百人密議擬欲從公伏闕公果辭之不得至欲自引乃返其時道路爲沸國楊公之出塞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懼又爲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詔獄坐妄議移宮爲首罪吏又詰何以受遼撫及吉吏金公愕不得對旣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贓二萬厲刑比追勅五日一具奏旣拷掠垂盡乃書絕命詞著若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桂等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亙天里中星隕如斗光熠熠然公旣死而外大

吏承旨徵贓愈厲公家貧盡籍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
昆季宗戚於是太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
赴春官危者數矣封大夫且死而蘇卒病痿得禍之酷
古未有也而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
一椽太夫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今天子御籙
殛璫及其黨誅竄有差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祠謚恩數與楊公
等云史元璐曰璫亂敎士至漢建寧男天啟而極然自
其所執之旨以量其智愚殺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
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爲亂以叛爲名於可[illegible]

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處[illegible]雪痛
鼎湖卽如此何宜可罪夫家賊而宗賊親死而咎賢者
其情也今曰賊不可索釁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常
嚴治其家而孝於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誣忠
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議取詘其勢
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待小人遠之而已而
今之小人所謂報東門之役者至於掩捕孥戮不已毒
乎故爲三案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
倚璫而反失是故今之君子爲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
正骨孤情霜清雪明霆迅飈烈卽漢膺滂未有能如楊

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於梃擊中於紅丸終於移
宮此以楊公左公爲後勁三案之承禍始於移宮而梃
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爲權輿流寬三
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於楊公左公又烏可
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斗以生之
辰月宿斗故以名字拱之別號浮邱又曰滄嶼生時赤
光滿屋九歲能竭文作窮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碧衙
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雖當公以佐后命封王爵世祀於
遷長二公自國初由遷徙桐活桐人無算而近則吾大
父及吾父並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乎年二十六

庚子舉於鄉又八年丁未成進士兩舉皆第十一人天
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監察御史入臺差
諸有辯尋奉命理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將
因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敗謀
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
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
積制餉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
年倍之鄒公元標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
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二十年都人之
視粟秸猶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嘆乎當是時神皇帝

不豫璫劉朝等矯東宮旨索世廟底暁絕庄公封還不
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
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于粒為屯營
按一時咋舌曰眞御史眞御史云亡何改督學政獎才
絕蹊倣古訏籌社遺意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强於是以
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
史巖虎得唖以及於難云公有深議是其力所由生也
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此爲大錯又言李伯紀爭
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宮府鈐進
起居畫現以胥小託婦寺以婦寺起戈矛凝陰㠯召大

亂曰生原其本來皆由職淘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
此數言悉徵學問知其擊奸瑣瑣非由氣激者矣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後娶某某子姓男女具詳家乘
云

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昭自錢公行狀

公諱士晉字康侯別號昭自系出武肅元至正間嘉興
侯國馮者自臨安郡徙居武塘數傳至栢峯公而盛栢
峯公名貞生子吾仁吾仁生忠所公繼科是爲公父二
子長東閣大學士塞菴先生士升次卽公也公年十七
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領鄉薦三十七歲進士筮授刑
部福建司主事出識二稱轉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擢守
大名遷督餉副使晉河南右布政中璫禍歸今天子登
極起山東右布政覲遭五年拜大中丞鎮撫雲南其明
年以勞卒於官當夫顯皇末年穆清高拱天下之患皆

注宮庭一妄男子曰張差者橫挺梃入直犯承華搢格
司門聲勢洶厲既衆漸集乃始就擒禁帥以聞傾朝駭
嶷忠計之士詰所由來而竣險情獨憂投器薄乎云爾
竟曰風癲曲編深炭以進謀讀潛形圖匕而脫燕丹公
在西曹正言獄獄豈有鞫禁不如柳樊棓梃得加摧鐵
將出時屬同部郎王公之宋就獄推蕭公力贊爰書遂
章法斷於是給諫何公士晉上疏辟誅國戚摘抉之論
指畫畢形意以實發發機烈於歸胙羽翼爲力不敵胡
巫給誣故常薦公顯從疑有指發手剗目囁鑷鉄紛如
邇賜司數幾覆危法會有大臣詩救從脫於羅其後五

年三朝易代兇閹擅國脅蔚朝臍遂乃大治黨人星羅
三案楊左六義北寺孔哀別命同文以饔厨俊趙公南
星及公數彥南冠即訊周內承㚣先是公守大名居隣
瑠墨時則人賦美新戶懷畏壘獨公嚴岸亟與爲緣其
郡鉤株纍廣鍜導目已露公與之素稀款誠及拜白麻
竊存籍遠二憾蔚甚謂亢不匡絕餉田爾耕者魏豎之
姓儀升督滄雲漢者眾新之梟音也承欽庭線列署津
門佈劾違行爲張虎翼當公京彙竘致其人責以孤惡
扶之歲杖霜霹太怒婿貢收公鈐符以下數十人拘繫
詔獄上遽京貫并羅合籍極發也稜譚不暇者聖人當

褒鏘兒頭忠四召英登始還魂魄易曰碩果不食斯之
謂矣元豬觀夫盡性則道建立我而物從故恕物甚嫉
德也然不可以之繼交佐抑巳甚謗褒也然不可以之
承津貴是知察深所以致忠孝之情綰舉所以章廉耻
之道萬歷之季卒持渾厚之言天啟之初縣循通達之
論厚則厚矣墨子因而無交通又通焉謂者由此多兒
明道之功賁斯亢骨制俗之法利彼嚴顏填夬廻飇非
力不舉詎有對君交不愧其制行復有遺憾臨生死無
撓其過物猶形織畏片言之義足焚百氏之書。日之
名可攝千年之堅壁復橋乎蹠足闕息械聲漢濱柴桑

與同潛蠖介山汨水終遂灰沉而志義錚莘巳全能事
究於由㚣豐績動致幾稱攬節者材松資剛以用石日
蟾英熖以扇功鎔四奮長軼而搢才嗀者乎凡公之才
四言可盡曰安曰決曰慮曰幾安以制勢決以拯棘慮
以籌宜幾以逆變詞勢之銜莫著於其守大名趙魏之
地貴尚拳勇遂有不逞之助三物盜斯號曰摊手爲羣
蟠結森瓷集亡公以神煤疾霆察捕磨忽箭六郡之民
家募三河之年少吏胥伍伯盡能挽強酒角見嬉俱徭
接從帝發而南亡爲殿障當此之時賦欽日增公外殪
靈役內料帑存入解薪得出貢鈞矢集金四萬拯民敝

一年又以州邑嚴積紅朽無碑制使出入回易變陳爲
新佽時貴賤以權金粟由是蘇清民飽鎧軍無譁公之
貽也拯棘之謀莫長於其餉飭公既受命建節津門時
餽餉梗塞輸輓驊騮公以隆運力移費綮於是覈款章
之萬旅兼將日爲三運春暮起洋涉冬巳濟所省專仕
不可計算凡三年轉餉三百四十萬有奇道通子午之
谷師無庚癸之呼又復與建閩嚴資爲永計量其餘財
創置書院以處屯生芟柞絃歌聲呼相答兵農禮樂於
斯爲盛焉籌宜之智莫炳於其理漕漕有二殃從以四
死二殃者治渠不兼治水則水殃粟治河不兼治盜則

盜殃河四死者司免之吏便金抵粟則金生而粟死久之金亦死領運之卒便粟貿金則卒生而官死久之卒亦死自公受事寄家舫艋頭如蓬葆手口卒瘏防漂設衛兩治治殃杜抵戢偷二禁禁死又以五郡白糧例貴民解而介於強伍淩禁干端後夫取凶坐貽家蕩因持平量制以嚴條使漕白相聯同舉齊濟由是公私請解并力咸心自春二月至於夏五萬艘蔣然如鬼如馬焉於潞河百年以來此爲稀遘至陝入綠天子特之慰[illegible]之畧莫神於其撫滇六詔天末夷猿懷謹學[illegible]舞爭[illegible]賚普睿其謂中國畏動假兵陰陽之情實由[illegible]公曰是猶驕猿岸睨綴繳不一大創戎索安施乃檄諸師乘所未備縱兵掩擊斬獲甚多閩孽構變啟釁稱亂公以勁卒搗其中堅立擒首謀縛置麾下度既心屈釋之使歸於是諸羌蕩魂戒勿敢犯以爲軒后之符寧此環脫武侯之算妙於縱禽矣公又謂崇墉列垣譬猷角尾[illegible]鄭傳命等人血豚是興版築爰闢荊榛六城儼然十驛漁漁夫投檻猶箝則猱鷹無自命之力乘嵎決堰則虎鯨有立幽之神凡彼南人俱欽四畧若其詳析又有六功與鑄利一也除水患二也積倉穀三也廣壁堠四也爭貢金五也築夔館六也行斯六者計數存焉以錢制

貝以錙權錢以水制農以兵權水以壁壘爲守氣以積貯爲戰權以痛哭爲勝心以懷柔爲法禁神明所會秘邃之踪纔及一年遂與百廢斯爲神敏韋蔣所難者也嗟乎參綦成行明非治軍之器履屐失任則爲無制之才治世之資道兼枸縱苞蕃統遠推公涉雙原彼孤情嚴飾靜理虹精霜氣淡濯雲雷則有然者乎公豐頤英眄人望如神與物無欺張喉府見鄒薛敦族歸黨歸仁及其死也巷人皆哭生萬歷丁丑八月二十一日殁崇禎乙亥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九捐館之夕星隕中庭前此食時悲風旗庫芒角燈馬月餘雷轟死亦尋常古今多異何哉詳公家乘盛極一時伯氏美梅業淩崇環將相之道觀被二難二子梅棻文孫黙黙摛星掞日屈賈推顏幼飾之秀篤於機雲伯起之風蒸爲德祖絹庭綢武於是可知韶燕之言亦不謬也公既器綜文武跡遍中邊道亦多方功非一槩史冕務若不足爲辭孝子永言璀璨綢繹元璐以爲尺牙明象片羽徵苞識公巖蹤皆其大者春秋所貴不在繁稱延陵之題亦惟十字世有鴻匠吾其素臣耶。

通政大夫山西左布政使肖巖鄒公行狀

元臻蓋觀才德之相賊亦若水火也作物之氣裂器以求稜挹已之心剡隅而保質是故平世之所寵光危時以爲高闊其道之必有專尸天下所不能孤恃也若夫靜恒無咎動必有功達既不離潛亦難拔惟古龍德之大人能之近世則我肖巖鄒公矣公諱學柱字國材肖巖其別號云其先得氏由鄒人是爲聖人之後晉國子祭酒湛唐江陰刺史恩道宋進士崇廣濟將軍徵及忠公浩其最著者也戩之曾孫曰植者宋紹興中自毘陵徙居會稽因家餘姚數傳至懋二翁當宋亂隱居修內

景之學腹有疑丹稱堅固子猶及見高皇帝鼎興殆將百歲矣凡更八世爲石泉先生以公貴贈山西左布政使生龍巖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穎異讀書常兼數人龍巖公奇愛之束髮就試輒高等吾虞陳梅軒先生一見卽字以孫女今所稱陳夫人者是也先生謂人曰是兒文武材其爲人壻則逸少忠武之間乎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第八人明年戊辰成進士授平陵令平陵豸猘難治公年少其嚴斷則老吏不如邑大豪湯梅等橫行一鄉悉捕得按誅之然其馭民以寬又明曉大計以爲興利不如革害邑故離官民爲兩田官田之賦倍民田

民無欲得之者貧者急斥田則僞爲民田官責租其宗貧人不敢辯無田有賦其始苟塗一時後乃爲累累公下令置其里中民之少贍有心計者爲大小區長丈量民田卽畝虛寔小區長以報大區長大區長覆之以報令令乃裹糧持襆被星從之循量阡歷若數計然又邑有湖曰長蕩者夙爲勢家侵擅公盡剔歸官得田數萬悉承租於是官租常靡田無别識田無别識則官民一官民一則賦定賦定則民不急售田不急售田則無詭遁無詭遁則不苟塗迄承百年之患蕩然俱除平陵之人德之曰鄒父生我顧其勢家多不快陰使人伺察公

過不得則爲謗書卒亦不能害名日益起天子聞之召爲禮部主事國家故事年未三十不得爲臺諫方時承平天子則猶斤斤循恒貫云當是時顯皇帝初御極典禮繁重公通明包舉已遷祠曹郎會江陵相柄政其所厚御醫徐偉者丐名爵非分江陵相目攝公公斷斷不可江陵相大憾恨公久司三禮有美聲當處華要江陵相悍然麾之出爲歸德太守天下志士爲公惋嘆今夫漢之博陸非闘道之佐而唐相李逢吉則今之三尺童子所羣譏也然博陸取郎翟不可得反加郎秩二等司儀李郟面斥逢吉過失亦不承罪以今天下雖甚之休

几博陸不可望庸渠李逢吉亦俊物乎然自公處之適如也公守歸德決離酒頌善政挺紀時大盜朱應升剽掠雄行官民不敢問公至設法禽獲磔之都市人言歸德守文吏辦賊如此巳擢江西憲副備兵寧州屬有物爲厲公操文壓之立絕改視學江右江右之文與其人於是翔起其後林然多鉅公名卿晉東廣參政丁能艱公憂三年起補河南遷湖廣右布政又遷河南左布政屬歲大祲中丞集諸大吏策救公曰予糜便中丞曰不如予米公曰予糜民日得食予米民再日不得食中丞曰不然夫予米則上不勞費民且集日中而散耳公曰

米以薪爲功使民自爲功則得半米我爲之薪則得全糜故曰予糜便中丞曰夫糜啗而蟲矣民受米稍留贏可支再日公曰唯唯否否夫米可再日宿者吏之計非民之計也懼有中飽終餓吾民中丞曰苟屬爲禁而求之何中飽之爲於是公不能爭中丞竟下令人給米如干而吏果中漁民餓死甚道殣相望朝廷聞之尤河南大吏救荒無策時山東淮揚俱大饑天子不遣使獨使使持節勞問河南中丞心恚公又申前議不得竟使者聞而韙之檄所司作糜如公議於是饑者悉起中丞益慚恨公其後數月蔡僚李廷偲等解金錢至都盜摽取

錄事發中丞因是搪公以失職聞朝論知非公罪頗重逆中丞乃平徙公山東豫魯等大藩猶若弗徙然其時公論明於上如此公至山東以鎮使橫甚具奏欲因兩臺上之弗果遭丁太夫人喪三年起補山西先是豫中丞修郄不已值旋事又陰中公詞勲詞勲論公不及至是調補云方此之時琥璫四出三楚則有高淮豫章則有潘相齊魯則有陳增三晉則有孫朝初而晉使者虎翔尤橫白望鬼綫布滿郡邑又自置吏權貨商旅爲之不行甚則奴畜有司小不稱則拘持摧辱之大吏與爭即飛章告不法士氣既致矛盡不已公曰不可譬之狐

風激則變生若夫虎人制爲狃公弄狃以我縶縛因其羈縶亦何患之有乃時爲好語款頌即有甚撓則正色請立璫具以測公卒不敢動傳曰士之甚勇之甚惟公有之而忮者又摭公他事搆計復稱不及當調簡考功法凡不及半徙至三而終廢士者以公才反故觸公一秩以廉訪使守上湖南會楚有宗藩殺趙中丞可懷醜徒縱橫七首皆出一城皇駭公將鎮之以靜全楚賴之又爲令禁士名引盜者不聽理所全活無算尋加右布政使守湖南如故公之再爲湖南也爲軍定饬防禦解嘯聚甦役自公以其官口守是則其守也而巡使者曰

是則其巡也怒公使官搆之直指直指固惑之會公又以爭馬政與直指忤直指遂奏公云云有詔罷公官自公成進士至是凡四十年年巳六十矣既得放歸輒然獨喜益多讀書內治性命而外以禮正俗課其八子悉能文章出所畜俸金搆祠置冢上旌先德下紓族哀方正和厚爲其鄉祭酒人瑞者二十九年一日以微疾逝嗚呼公性孝友居喪哀毁骨立所受石泉公以來遺產悉推予其兄宵龍公莊其嫡陳夫人白孺人如友陳夫人有女士稱白孺人之拊諸子人爲家鳲鳩公之化也所之飲冰没之日家無餘財而多行義有名鄉子爲其

下僚者死則經紀其喪賙賻過當振其宗親榜者與食暴者與葬漂者與聚當陳恭介之爲吏部也廷議屬公建牙保定恭介以嫌故引嫌不可公聞而更德之恭介既没貧不能歛公爲之具棺如禮當時比恭介徐勉方公塵贄不誣也大都公體正而不屬物骨強立而不峣嶠爲容勞不鳴功淸不嫉俗章施婞覈還其闓然威儀淸羆悉爲元氣夫是岡天下才德之大聚全歸矣自公以岳牧之貴蚤榮後凋百年以還抑所稀覯然而人猶有憾焉北山大夫豈不在位而從外事其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以爲不得入參風議無救周衰召公豈不

壽考及其致政周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以爲老成在野則其勢不盛由此而觀假天欲正用公則必使其先四十載蚤據鈞衡後三十年無詞邁龢如此則可以大治天下而壽一世今蚩焉耳豈不惜哉元璐自成童受知於陳恭介恭介亟稱之公公見元璐文即慨然許字以女德元璐舞象時公當之晉先大夫挈舟挈元璐送之江許酒間公教元璐以文章行誼者凡百十餘言元璐終身誦之後又二年公女未結褵蚤亡元璐由此披猖失比十年之後憂起惟殞於是中傷有踰恒慟悲夫公卒崇禎乙亥某月日距生嘉靖丁未某月

日享年八十有九國家令甲文臣二品以上年九十所司以聞遣官存問吏及數旬應循斯典又一惜也娶贈夫人陳氏先公卒四十年別娶孺人白氏子女婚姻具詳家乘光緒見季將奉公柩合陳夫人歸窆陳山之麓命元璐狀之以求銘鉅公元璐援其舊闓參互家乘暴諸犖聽無敢夸稱章幽澤枯實惟鴻匠夫李漢玉潤能序昌黎中郎蔄心樂碑有道此非阿好彼曰無慚要於誠然義一而已

光祿寺寺丞先兄三蘭府君行狀

嗟乎泡草遇琬人琴發慟豈徒其孔懷之爲乎夫五倫之道必有所互取之故子賤取友乃云兄事王季恭兄而云則友此言人與者貴其氣親而天進之期於道合也今天下皆以吾兄光祿之於元璐爲有朋季維元璐亦自謂吾兄弟真相知知之故能言之鮑管惠莊曰知我而已昔吾倪氏自宋南渡由青州徙越家於虞之賀溪尋徙黃山其在宋名𨒅輩出文節父子其著者也入明傳代六七無顯者至曾祖珈菴公始由鄉薦令甫城而王父封文林南望公至行篤學不仕至先君中議公

始登甲科亢節致功雖於天下然官不過太守而季父封侍御晉源公德甚邵亦不仕至光祿始爲御史持斧權衡然又不久中蠱至死纔得六品官而元璐一再侍從亦遂廢故人謂倪氏仕宦有如蝸游然以予觀於光祿十數年間服官致身所用琢砥俊偉爲世所稱說者雖不極崇膴其以紹我前人之休亦其恢宏卓爾者矣蓋當熹宗之末年逆璫魏忠賢擅政旣盡鋤天下異議者又欲富已過於天子乃使人四求天下富人私過湊之掠其貲財於是告密蠭起歙州奸人吳榮者人奴也告其主富人吳養春以布衣擅黃山利數十年及諸不

法狀即有詔捕養春而使工部主事呂下問乘傳至歙籍其家當是時光祿由祁門令以能移歙而下問怙威暴横掠吳氏賊盡一郡掩捕四出光祿抗首爲下問言詔籍養春耳一郡何罪乎下問不聽衆積怨憤一夕萬餘人鼓譟斧部使門入下問驚遽踰垣走衆求下問不得乃大擾亂光祿歸爹門卑詞語部使門衆見光祿至皆羅拜號曰公子我向使者護爾之今必求殺使者乃歸死公耳光祿曰今殺使者天子必殺令是而殺令也衆稽乃散而下問夜奔二百里至績溪投空廨中蹐伏梁上者累日既定光祿乃往勞下問下問出挾光祿曰

吾今與令俱死耳光祿笑曰何庸爾耶已定矣下問既無所泄怒乃上疏歸獄光祿忠賢怒欲逮光祿緹騎已戒而其時部使還周吏部於吳吳人顏佩韋等憤譟格殺部使事聞忠賢心懼遂停緹騎而光祿事得解時坐養春贓百萬徵榜箭年未及十萬已竭忠賢疑所司奸利又使大理寺正許志吉者馳歙州督賊甚急志吉故新都人而尤無賴自蹦其鄉甚於呂又以巳卿意欲隸光祿光祿艴然曰以官則子客也以地則子民耳何隸之爲竟不爲屈卯入見故益假憑凡使者令下縣縣多持禁之而其時天下郡國盡生祠忠賢志吉乃以諷光

祿曰爲令策救惟此耳光祿持不可志吉大怒罵曰是
何蟲蟻而欲觸隆車乎即草疏欲劾光祿未敢發會先
帝上賓今天子御極懸鏡攬阿於是忠賢及其黨皆伏
誅而光祿以治行高等入爲臺御史光祿入臺首訟黃
山之獄劾下問志吉上斥下問爲民而使使即訊志吉
光祿以天子方向言者首事日益銳凡居三月所上言
請召用廢籍諸賢劉公宗周惠公世揚于公玉立方公
震孺單公恩良范公景文蔡公思充劉公廷諫耿公如
杞等又請劾顧秉謙霍維華李魯生門洞開等又覈吏
部奸弊劾主爵某某又請慎名器無爲雜流得入貲爲

籓輔郡判凡十數奏天子皆用其言頃之奉命出按江
西江西之俗其君子矜理學小人勤嗇力於農桑光祿
因其俗而正之與其君子俎豆明道而約奢激惰以敎
小人顧以今天下多事豫章固逆文施而海鰌方騎兵
爲必及乃檄諸路衣糾爲寇備討居亡何而寇至江西
自桃林瑤瑤窩發而後不承寇患者幾百年至是粵賊
鍾凌秀等由閩武平突入贛界旋由贛入吉州圖承豐
甚急遠近大震時撫軍移疾去代者未即至光祿以忠
文冠攝理兵事募丁健飭將吏集貲糧謹偵諜靖野殲
繕城濠以五千人扼賊必背又結鄉兵五千分防鄱湖

九江之間遏其北流賊進不敢攻城退無所掠於是始
困光祿又以兵單上疏請勅粵閩黔三省會兵合剿而
先此我兵已破賊於黃牛崗既又敗之木湖及三省兵
合遂大破賊斬獲無算渠凌秀等宵遁去自夏四月至
秋八月凡五月而賊平捷聞天子嘉之又以增城南昌
功成賚白金三十兩當是時光祿又以將畧聞而朝論
特以光祿儒者有文章名頃之奉命仍以御史督學吳
會光祿之自爲文清發典凝守師鋒見其察士則尊繩
簡貴理道而特不欲沒其才以爲拘畏則氣衰以此剔
滌凡三年吳才盡出甲於天下吳之君子以爲三百年

來學使未有如光祿者也而復社之論作社盛治才而
其人矜名氣人求入社不得者皆忌之會諸生壁文聲
有所欲中又希執政旨議陳風俗云敝皆由士士必以
社亂天下天子方急正士下其章使學使者批根治之
光祿上言社矜才有之亂無跡天子曰士如處女子即
矜詭以何爲才光祿曰今士下帷結業相尚爲文章亦
處女子之道也豈可以其刺紋有稱譽比諸倚門且文
章者士之靈心即國元氣扁治士必絀才使天下相戒
不敢爲高文非世之福不可就政曰御史庇士甚殆有
牽挽不稱職乃鐫二官降光祿寺錄事光祿雖貶官心

痛時事上疏規切執政語甚激又云今閣臣分曹擬旨無主名有所避責請令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奏上執政大恚擬旨切責然天子覽奏心是光祿言更令易擬凡三上不得天子意天子竟自降詔俞之著其言爲令國擬志名自此始執政由此怒光祿以天子意方鄉之未有以中也亡何執政罷乃稍遷行人司副尋奉命治盜囚事事竣歸里既以稔勞又聞冠難綿及謁稱病愈尚紆怨病尋寢疾五月而没没前十日而光祿丞之命下今故稱爲光祿云此其居官大較然也元璐同光祿長元璐九歲少同學五六年日一試篇焉

其役同登第邸中連牀夜論呢呢至燭再跋童僕鼾齁四徵語不得休大約相謂吾兄弟今日如趨塗辨程宜權緩宿餉所用報天子者上之致身立朝比隆宋璟璿彌次之則噩然言出氣不使世貴其道援下則循事見能所至一再稱惠人廉吏耳由此三端不可爲人異時梲被相對爭能裂眥障面乎憶爲此語垂二十年而不意三言者遂爲光祿審傳象照夫人度其相越蓋甚遠也以元璐視光祿雖後死走肉耳是故元璐每哭光祿必汗下豈非悲懼并來神之自告耶光祿爲人外爽中凝骨強體厚其事父晉源公甚孝母王太孺人疾歿時

光祿方八歲至今遇伏臘歲享輒悲慟不自勝而後母俞太孺人至慈光祿事之積誠起敬滲瀉逾篤友其伯季推肥讓甘身殁之後而伯季乃倍飽其子故人皆謂光祿之能其官也其有本也光祿偉儀幹修軀廓目廣顙旋頷口幾容拳耳不及肩者二寸法宜壽然而火色師曠相王子晉岑文本相馬周並云火色騰上必速不壽固非誣也光祿病革執元璐手曰吾相不宜死今乃死嗚呼吾負君親悲哉光祿諱元珙字賦汝別號三[illegible]先中議之所命也曰吳之二山萬芎藭阜與子而三易子嶽立芳紛耳昔先中議愛光祿過元璐而嘗先中議命

安成有惠政其後以敎劉忠愍及爭復古書院不毀件江陵貶從安成人以爲忠祀之至今及光祿按部至安成以一少牢謁先中議祠下時冠蓋雲會童叟聚觀者填咽衞巷人以爲美談云光祿以萬歷戊午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生甲申十月七日卒己卯三月二十九日猶子會吉等卜葬有日請銘禮也元璐以爲大人君子必謹修辭故特言其與著者使夫見即不疑援筆易下耳票說誣親敢乎哉

權齋曰朱檢討竹垞云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代有之迨明慶歷間白門再會稱盛矣至於文社始天啟甲子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

生吳昌時來之錢維彥林孫尊孟樸合吳聯金沙携
李偉十有一人是日應則當共始取友尚隆而來之
彥林就推大之話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貴池劉城
伯宗吳應其次尾溥嘉萬應隆道古熊湖沈士杜崑
錄宣城沈書民眉生成來會聲氣之李先自應社始
也崇頂初鼎負熊聞元中吳江進諸生而請藝于是
孟讀里居然吳朝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
筆舉復士於亦雲聞有義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
社江西有弘士又有楚亭齋社崑陽雲稽社而吳門
別有務羽社于社又杯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愈會
於吳幾合六民五復生始於文長成於已已其盟書
日學不諸呼復毋湧主吳毋讀非壹書毋遠老成人
等予京吳兄孝蒜言五吳球于進喪乃身開今以徒
已名小周詠以考讓余山著莘先後大會者三復盍
之文貴爾字文而欽悉深矣實東二張押主壇站實
五元生桑之何勤會共青鳥程溫相君有子求入社
於一不清不石十年正月舊州好生陸文錢蘇陳風
智之方言言於士子與吉士張溥知臨州蔡事張宋
信六吏世器亂天下恩駿下提晉學致鄉史倪元霖
察然倪公言箸生爲法孔子引其徒講經薦學互相

明古支必先正品步賢良實非樹黨文舉以私憾安
宀古罪關臣以公象儲降光蘇寺錄事蔡州推官周
之夢者與溥同年舉進上初亦入社全是希開臣意
置經言謂復午癸雩等荷常扶持案久末結魂言附
宀丑有草黴以豎復社十昇者大暑謂淑則婁東吳
下宋開學則天知維斗郎子上稱國柄下亂舉倚行
豫八後一君遊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是
吉事寮異吾盟者韓丘宋不足言文章訊洪黯約請
君皆在愛患中至十丘年衛吏金輸尚給事中婁採
各上疏自其事社華旨萬是不以諸吉文字罪人復
包一寒背註錄莫後目齋稱論院大錄怨戊寅秋南
國哉生頗果等一百目十人之具防亂公楊也日思
報復安有壬實鼎東南利孔久運復社渠魁聚獻一
蘇大鐵語馬士英云孔門弟于三于而維斗等聚社
至為不反何待至欲竣兵於江功爲防禦心知無是
事而意在書殺復社之主盟者降見翔豎官與陳貞
慧定生華皆荒逮賢徒樹城錢東盤官城沈溥民皆
七命得號假令　下師卜江有少緩須與則復社諸
君雖平免於自馬之國矣　許前華云明季崇爾耐
事祁不相黨至於亡國之罪九不常以誠應社復社

諸君也社事之與不過諸生文字之會自朝寧觀之
無與童子之陳組豆習禮儀耳號綜人物亦止於月
且威否無是乾朝權之事且明甗諸生之禁甚嚴非
若漢唐宋之太學諸生聚講伏闕橫議存亡大計也
漢唐黨禍其人皆爲大官仕於朝次亦爲郡國守相
若二張舉仕不達維斗彥林終老孝廉次尾眉生皆
類然一卷被耳而當事者欽中以宋文徽倪公力持
之於如則清流之禍寧待匿之江左時發乎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較

誌狀

誥封韓母謝太淑人鍾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蓋今世躬被道德而名聞天下者無如吾師若海先生今天子注意彙耳旁求且及而先生顧以庭訓太夫人喪久居草土先生之所自致孝廬殫矣而天子褒甘盤之德先從予葬祭有加人子榮之方先生之發使請恩於朝也顧設書元璐曰惟吾嫡母謝太淑人葬且二年然猶虛墓碣今又將以某月日葬吾生母鍾太淑人既均學善又皆祔之先宗伯之左右必子為之合誌其幽以其義類比於史之同傳是可為也璐於是惕然承命恭謝太淑人考生方至性年十六歸海羅公逮事其舅博士公甚謹時姑黃早世太淑人悲思感恨每歲時致祭躬親錡釜對之輒嗚咽不自勝亡何博士公歿海羅公方充罷以為孝太淑人則起持家棣井井繩繩也海羅公治家修整即燕居言笑稀絕太淑人處之如嚴賓然故人謂韓氏家法冀缺何曾復見矣當是時食貧甚太淑人殊夷猶益自操作黽勉有無即緩急無苦之

絕者與人和而有禮宗媚盡稱之凡生數子皆殤今吾師若海先生及其仲日敬季日欽蕃俱側室鍾太淑人出也鍾太淑人父鍾翁以名家子貲雄一邑多治別墅山莽間會寇發穴焉而寇黨中有故為翁治田傭者郡守某外恭持華而中多欲遂以是文致翁已又使其傾家嘗一寺自積貲矣鍾言不直悉圯之使吏造告縛不聽曰若無子女乎是亦貴也翁窘甚涕泣謂太淑人曰事急矣藁于為周佰仁哥以表家門於是乃相依於韓淮太淑人自以為吾親甚怨辱自既貴以至垂老每言之樓涌良久云然太淑人性特莊令嬌讀法歸韓嚴事海羅公而事謝太淑人謹曲無忤謝太淑人以是親愛之撫先生伯仲無殊已出有其已出兩女愛之不能及也鍾太淑人之為母其教比父既以中無顧嫌益得專力為書荻丸熊之事於是先生以丁未高第中宏詞科讀秘書金門使使节迎三侍人者時二老難遠行不至獨太淑人以綵與周覽王幾凡三年而海羅公捐館舍又十六年為崇禎丁卯時先生方貴請蠲秩而謝太淑人以病卒於家又三年庚午鍾太淑人繼之兩太君皆以先生貴累封至今稱謝太淑人生嘉靖丁未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一鍾太淑人生嘉靖甲寅七月十

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大都兩太君之爲恭孝儉勤而稱
壽母者合珪璋也則與娣姒云元璐曰自某立先生門
凡十年積知先生之有母儀其上也然所聞兩太君德
甚備今先生所授狀僅爲耳惟先生以爲婦人之道固
不可以纂稱也抑竊有慨焉前五六年兒閹用事大庭
之麻歲三四發海內之人郎以爲位望無踰先生者乃
先生竟滌蹤自遠終璿之世更隱白門而後始以憂去
自先生之爲貶同寧濟非有難於此者然則兩太君實
敎之嗚呼豈可沒哉既爲之志因系以銘銘曰
女有士稱母均父義篤敲斯福鵲比爾貴無食厥弟者

良其袂有子顯名不必毛裏有夫齊德不必正位金水
之輝與陽俱晁鬱哉斯邱萬有千歲

誥封恭人宋母左氏墓誌銘

滎陽之有宋氏猶安平之崔汝南之應也黎叢公之峻
整宗玉兄弟之名通顯矣抑猶有女德所謂左恭人者
可風也宗玉兄弟將葬恭人發使走千二百餘里援其
姻絳部高公宏圖所爲狀請銘元璐不文又心避子瞻
從載筆來不敢承認謝者數矣宗玉兄弟豈心知
其如此耶顧令之乎茲左爲滎陽望族多聞人恭人父
孝廉之有三上春官不第卒恭人性寧重年十九歸黎
護公宋氏世以等行厲至公病大當公爲諸生甚貧而
專嗇不知米鹽何等生兒氣絕恭人手經指挂閒爲小

兒頭上巾帨得錢募乳乳兒公舉於鄉三年成進士授
定興令恭人從之官自公爲令清無一文過歲除旁顧
侯婢僕裂然自語郎安得百十餘無名錢使人懷十
轉翔舞入新年耶慈色頗愧恭人從旁笑曰而家領州
邑三世矣自吾視中不貴見何物是無名錢若第作官
報身氏云見不如既乎亦何如夫人利害所當不與
也蓋公父某公先守寧州人比其清約貧政恭人云然
於是公乃大歎呼飲酒罷公既以病歸不善官乘縣令
爲學官稍遷國子博士博士官八品俸入益儉一日呼
馬調客馬圉告僮無以應從何久之恭人爲出簪中金

數鍰授公公即得廓然一月騎馬恭人因顧謂宗玉兄弟曰昔汝父讀書月守二十雞歲畜豕四五頭出市賣之即得金稿束筍底既若而年不意遂是博士馬值也巳公選農曹時京師豕肉貴恭人即不食豕而憐諸子不能如柳氏教使終食蔬乃別市羊肉爲餔具率羊食五日當一日豕夜則以飯瀋雜大菜和油煮之飲御諸子以爲常云當是時公受命司餉北平大司農予金錢二十八萬爲豆芻四十萬事竣羸金四萬吏爲請爲公壽曰此餉也第未卒公顏發赤臙脈墳然如壯夔屑呵曰與曙同覆何餉耶卒棄不取歸語恭人恭人曰甚善

雖然卽置之吾猶懼爲跖守也今若以昇堂司抵年例歸有歸矣夫爲關節浮又兼舉一事不尤善乎公喜從之此商人者其情則天合也而恭人尤善慮如此且夫賽家者鬻人之所惡也而學士大夫或爲之者其亦有道焉曰人起我隨一道也曰歸亦可議一道也曰不汲汲而損餘且勿自來一道也曰事其事矣亦若飄然一道也提此四道者而四萬金兎與馬逝雖然至其裝中弗怪矣夫愚擾者不見人見金智擾者不見金見道不擾者不見道見跖然人猶以公爲易曰鬚眉耳恭人婦人不聞北門詩人之言乎且公卽忘定與彼往歲錢刚

子先生呼馬不得時恭人亦不假補紩小兒市韋雞牧豕時鹿門蒙山何德之齊也久之公以積資擢山西參議尋改備兵榆林以親老丐歸而宗玉兄弟先後成進士俱試爲令迭互與卒恭人文玉既以治行第一徵爲吏科給事中而宗玉悅安寮取以治辭符皆恭人之教也恭人之爲人習苦而力爲義與人多周旋人有忤者雖甚但湧泣而已不能有發擿習苦則草不棄力爲義則中惢惢然多周旋則詩費不能有發擿則氣難不達以是發疾方年四十九遽與兩齒未幾都盡齶相摩不能離聲猶於是崇禎壬申九月以羸疾卒於辭符官署

悲夫倪子曰吾讀宗玉兄弟文章典微精典以一萊陽撮崇天下天下皆學之然皆不能也其所以不能天下亦皆不之知夫宋氏之文湛於經之至精而取其堅理而天下以其貌近乎乃掠子而家其榮華榮華之言有芬是故可破也若宋氏之所捶緝纏鍥未有可破者其奇澀力其堅非竊力也抑有胎稟焉視于恭人之動必禮守必晉抱其性蔓若遄然豈不可晉文章之道哉恭人生萬歷丙子子三長宗即宗玉次崐字呈玉季玫卽文玉娶某某氏塋依祖阡之北林乃銘曰

夫取其義爲之官而官俾子取其道爲之文而文起吏

澤十世文章之力千紀嗚呼恭人不死

敕封李母姜太孺人墓銘

凡人著節臂臨怒湖航者蕩魂觀者歌舞夫婦德居安而領敍也若其不幸閔焚集蓼道貞義抗則亦遂槪捷襮轄傑烈男子皆畏之矣丹陽之姜爲今望族當顯皇初載大宗伯鳳河先生名位最烜及其中季先生子養沖公以外講吏抗疏極論時政忤旨落十二官以老當是時養沖公之名振於天下其後又三十餘年給諫輿化李君清嚴篤敢言失貴臣意幾中危法其時之稱鯁罔者又皆首李君也大江南北詩思之間二華闡離是爲姜李姜之後多英而其究貞於女德李之先多顯而

其原篤於母儀則所稱李母姜太孺人者也太孺人備是不可詳稱而天下所大尊文人作者之所艶舉則皆以其苦節明義夫節義之爲行雖非若內言沉闇惡其外出者矣養沖公生太孺人凡十八年而以歸徵士二十有六而稱未亡時生文學洵九年給諫濤七年烈死恩封慈嚴由血淚和飯壽於熊丸既又十餘年而給諫遂以少年通籍授官爲東從事給諫之爲從事也民自無究而東之人皆知其嘗有罔平反者隸以治行第一召入內垣天子以其知刑又使執刑給諫旣感恩奮激又以太孺人義槩時皆敎忠無畏禍兒女子之言其

愛子之名甚於其官益復慷慨發攄無所牽掛當此之時天子英武欲以義正天下而邪禁大臣顧乃托爲張杜之謀以竊威取貨周内沈命梧邱靑蠅給諫心痛之疏言其欵甚盡大臣聞之恚上書反攻給諫叉時爲讒誣動上由是得吉落三官予外時太孺人已病給諫歸拜牀下嗚泣久之太孺人卽問兒何由得歸給諫以誠告太孺人大喜曰兒能如此吾卽死何憾哉其後踰月遂賦蓼莪給諫至毀頓其始不曰有母在不敢以身許人其旣亦不曰無令太夫人知者卽太孺人之爲人母者可知之已管仲三戰三北曰吾有母老唐李皐獲罪

出則囚服就理入則擁笏懸魚坦坦施施及貶於湖以邀人賀此二子可謂孝矣將不疑其母之爲庸婦人乎太孺人生萬歷癸未卒崇禎庚辰葬上元縣之羅甸山於是與徵士同穴倪子銘之曰

不　而雷域中者其義節乎何物綺蕤乃爾徵烈爲其父殺而子學之是曰姜李三傑也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往天啟丙寅之歲璫禍方烈錫山高忠憲公吳門周忠節公同日被徵三吳震駭當是時怯者閉門勇者楗舌而諸生華仲通時亨顧冠佩張奔麗呼哭並形左右兩公鑿與同盡時予何未交仲通聞之吳人之言如此私意彼其人必孤寡一身釋然無復所生之慮者既復二年余始得見其文與其人大都豪舉健持當有奇節漫叩之有父存乎仲通蹙然者三曰並無恙余怪問卽如是白考余何遂以身許人仲通因言爾時實氣激無所復顧忠憲既罹時亨得發戎歸全止水已卽有嚴命根究

所由然者時奸人搆致時亨甚力盡邑爲時亨骨戰時亨父其公初亦危悸至終夜繞床行顧時亨母曰若且奈何母爽然復笑曰吾兒欲爲范孟博吾亦孟博母復何憾時亨父爲善意大安於是龍旂歸由仲通言已卽起立叉手曰吾父哉逮士吾母則亦丈夫也余聞不覺距躍出於几上嗟乎六七年來天下正直之氣不在冠帶而在韋縫不在廟廊而在巾幗如此者豈不病哉亡何孺人以病卒仲通遂以藏志屬予且示之狀余曰無庸也是母欲爲范孟博母卽孟博母所由傳亦只數語耳孺人之所以不死庸在多乎余備員史局深明古人

闡幽之義以大氏為本卽如狀所稱孺人事舅姑孝甘貧佐讀不妬遣下備慈嚴之德以昜二子使他人毋有之亦駸駸乎稱女士矣其在孺人譬之長松所貴不在鱗支是故可畧也銘曰

舉世女子有女子者行高於士嗚呼偉哉

何母胡太孺人墓誌銘

余以丁卯歲奉使典江西試事闈中操一卷讀之宏茂以遠射其年正可強冠洎發覆則為何子三省方垂髫鬖鬖也恠士早慧如此必其家學有由然不然是有祖德巳而察其為人其襟靜而體專則又意其家必有閫教焉夫金水之星稟月之教以為其輝故其物粹而貞溫而有力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歸宗功於女德也其明年春何子偕計吏上謁余京邸逡巡出其大母胡太孺人狀跽而請銘余讀狀所稱其於余所意三者則均有矣余旣自矜不謬故亦樂得而言之按狀太

孺人胡近公長女何平山公之繼室也平山公先娶羅孺人生子孔暘孔彥羅孺人早世平山公以藐孤故乞婚於胡以為是其鄉右族有內行法當出賢女巳而果然太孺人生而靜婉能讀書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得其義指持身進止遵法度里見之者必曰此郡家女云歸何婦職明備事其繼姑胡大淑人如其姑滫瀡非其手出不以供也平山公旣以高才領解與其伯氏心泉公季後峯公科名鼎峙人稱之三鳳太孺人顧獨瞿然以為盛名難居勗哉夫子察其所持益少君德操之流亞也當平山公之為碗城從事到官五日卽解綬去碗城

之人高之爲亭志之曰高風當是時使平山公歸而謀諸婦勤有北門之適靜無由房之歎斯亦烏能脫然如此者乎撫三子陽彥修如一人爲賦鳲鳩莫知三子與乳者也太孺人嘗讀書至孝已伯奇事以爲此非人情恭其書不足信課三子讀甚嚴孔陽卒以是傳於鄉名籍籍起彥修亦並有聲賢豪間世言何氏代有三鳳則孺人之教也孔陽既數舉不第乃俛首就一官闒之浦流孺人竊竊語孔陽專城聽政自雄業郎而無失眾人母余亦衆母母孔陽頓首謹受教竟以循吏稱三年奏最詔授今封太孺人蓋於是九焦之能見矣大都太孺人之難能也其孝能孝其後姑其慈能慈其前子不娣而知詩書通梵書而不佞佛言不出閫而捐金以賑貧流蓺聲學士大夫之間君子曰太孺人誠女士云銘曰

姑非其姑以齋以慄子非其子以肥以澤其履也閨民有食其德其穀也猗青青之衿有謂其績與哉

從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吾倪氏以仁義聞至工部南望公而篤矣南望公楨學不售而有四子先府君中叢公處仲而季郎封侍御季父晉源公晉源公先娶王太孺人相莊十餘年而太孺人即世時生伯兄文學十年仲兄光祿八年其後四十年光祿成進士又三年始以縣令最進贈今稱太孺人詩名入彙又以恩申封於是太孺人之德聞於天子者再矣光祿直節聲亮方有盛名通籍未二十年奄遽殞秀天下惜之若光祿既歿而太孺人淒然猶在殯也於是晉源公歔欷徬徨謂伯兄文學曰往而母病革執余手泣曰吾實負公願即死勿藏也吾日一汲於圃今必瘞我是間魂魄猶當狩扃兒吾即死胸中氣欻然如雲覓郎兒不貴朽此圃耳余聞其言心悲抑非亂命也故重遷之今四十年兩兒幸貴又不幸死復何待乎乃經度逾一年得地曰黃泥菴者形氏相之吉斷以今嘉平幾望窆焉當乞銘晉源公徊翔久之而以使其猶子元璐謂元璐曰古者卑得謚尊則亦可銘也吾特以了文約而有體耳元璐逡然受命伏而思曰嗟乎婦德何易言哉蘇子曰婦空空此言收名歛功示人之難也有可示人者大者耳婦德之大者二嬰婺著節安常著孝節

者治氣正才忠臣之事豪傑之行也孝之爲道循性致情誠正之學聖人之所務也以元璐所知太孺人之事吾王父母其幾聖乎昔者王父文戰不得志卒得心疾疾作頰則舌出齦合血沫委藉以爲恒先中議未貴卧起飲食率須先中議先中議既第授安成令當之官王父病不得行捐俸與王母陳太恭人先中議臨去涕泣盼晉源公曰吾恃若耳不然吾何可官晉源公年少專鼓洞又面要太孺人曰吾亦恃若耳不然吾何可讀太孺人生至孝以是一恃者則益恭太孺人之事病翁即一切澀藹辭澂嘗先意制情不需呼命察疾將作變

慄慄無敢噫咳無敢唾欲無敢卧寐如是者十餘年幾衰囊鐵殫量塗太孺人脫簪珥四求得精粲以供王父飼者食晉源公而自食粃晉源公嘗歸見之泣涕太孺人既致誠王父而又以不得侍王母心懷恨已而王母卒於官邸太孺人方以哭殤病卧計聞毀踊過當竟不起閭黨稱之以爲生孝死孝太孺人皆有之也當光祿持臺使者節奉華綸歸塋爲圖宮伏地鳴咽贊者發明爲以火爲冠珈象服爲灰華舉當是時宗姻中外無近遠畢會皆吁歎言曰嗟乎天之報施孝婦如此雖遲久不於其躬抑豈有爽哉自太孺人之備德齊粲歸順諧

類歸宜揖下歸惠欲勤歸慈通務歸智安貧歸介而元璐不敢詳稱識其大者耳即季父約而有體一言是叙元璐爲文者也太孺人父賀陵王公爲句餘間士其先樂湖雙堂兩先生皆顯貴太孺人年十八歸季父生嘉靖己未二月十九日卒萬歷辛卯八月十六日享年僅三十有三子二文學曾元珂娶陳光祿諱元珙天啟壬戌進士歷官江西巡按南直督學御史以言事敘謫復起補行人司副稍遷今官娶賈季父繼娶俞封太孺人生一子元瑁太學生娶姜銘曰

見弗貴慎無遽悲哉其爲志也明乎孝必孝報之故難四十年而可俟

誥封孫母錢太夫人行狀

昨歲丙寅秋七月孫母錢太夫人稱大齊先是里中士大夫蚤戒則以其年正旦上觴雜居蘇巷之此如景星爭先取睹亦爲眺月者難其舒望庶乘哉明以爲追時也太夫人既受諸大夫觴然神明不衰至七月及其辰則遂奕然受其季比部君觴里衆歡躍以爲願義圓盡忽更三日遡支賓芒衆詠亟發亦莫能忍者此郎以比部至孝幾裂肝膂然固不可以佐造物也於是將燕請銘比部乃自爲乘授予狀之以介諸名公先生惟太夫人宮鐘久而比部孝子之言滿旨悽至郎名公先生立

言所裒豈在余哉比部之意以爲纏綴相謀共爲藻繪鋪通其間則亦其介之者乎如是余安得辭蓋太夫人者錢之自出父侍御公諱應錫慰漸舉進士有聲學者稱後峯先生太夫人生而凝整喜讀書悉通內則女誡列女傳諸篇得其義據母潘孺人蚤世事繼母孝侍御公愛之甚於子曰郎稱之庸渠不亢吾宗耶朸孫文恪公陞與侍御幼同學及薦又同譜又同官禁近於是請婚既禁契笾之又頁報從焉太夫人乃以年十六歸淸簡公鑨當是時忠烈公燧死宸濠之難已二十餘年王姑楊夫人在堂夫人既中傷忠烈居常每悲泣不能歔

而性端察家人見者並顏戢太夫人承之婉婉媞媞益如也事繼姑楊夫人尤謹定省如禮蓋太夫人上事兩世郎無不悉心歎稱之者人以爲難當太夫人之來歸也侍御以忤分宜相不久罷去宴甚不能飾奩帳而文恪守官淸家人食貧太夫人則緝麻索縷佐淸簡讀淸簡讀日奮遂以終軍棄繻之年領鄉薦又十三年登第授司馬郎須翱曹署者四年最金粟馬芊之誓而太夫人則亦恭籍自持如其未貴時亡何淸簡以文恪憂去官三年服除時爲肅皇帝之季年方崇瑾祀弛朝御奸人嵩挾寵弄亡敢誰何者淸簡憂憤抗章切諫言向者

鹿馬神霄之事可鑒也章上羣奸皆刻乎以須傾朝危駭宗親聞之者懼禍逮及卒裹裝夜遁去然太夫人獨夷猶如常時人以是言太夫人殆儒者夫人臣以忠獲罪郎及其家豈言禍哉漢王仲卿妻呵止仲卿不當泣牛衣固已壯矣然仲卿既在位憾章奏彈大將軍王鳳仲卿妻遂乃伊優作情語牽持不知當時何用知仲卿尊貴太夫人以爲如此則猶婦人也已而奏竟寢不下淸簡又上疏乞骸骨歸太夫人忻然偕隱乃飭耕具召傭治田而躬操作佐之取給饘糜而已居久之莊皇帝改元淸簡則以薦起南銓游歷卿寺尋召入居之二年

値江陵相奪情搦斥言者清簡以爲爭之即非其職乃
徑拂衣里居又十年叠清簡至是凡再起再罷自其出
必岸然挺氣義斥賄砥權雖健夫不能奪比歸田乃殊
澹遠雜然處衆生野老間莫能辨察者故當時士類謂
清簡殊有龍德然惟太夫人能齊之亦天合也於是冡
子如法以少年成進士授比部郎當是時太夫人又以
子貴而清簡季弟鑛方司銓奉楊夫人北邸太夫人從
之婦姑甚歡無異事王姑時尋遣楊夫人變扶櫬歸
晉比部於宮寮國本未立天下有大疑焉比部上書乞
蚤定凡數千言數旨危勳頌皇帝覽奏震怒下詔貶瀚

陽典史太夫人聞之欣喜曰是兒欲爲范鎮吾何求凡
太夫人之爲人母比於義方皆此類也比部既淹謫領
海之關不得召而清簡再起光祿歷南北冡卿凡七年
以守正忤時宰太夫人勸之歸持其共儉逾年而清簡
捐館舍又二十年而季子如洵又駿起舉高第授官亦
比部郎比部風節如其父兄而特敦謹司讞多平反者
世知其有母儀則稱之爲不疑云於是太夫人年九十
餘春秋高矣湖陽君既即世比部乃陳情力求終侍得
請太夫人於是享無方之養又八年而至是臻百歲以
微疾卒臨卒神理晶然亦無所愴恨者太夫人之貴以

夫封淑人以季子比部最晉今封一品太夫人身歷五
朝凡五承譽命先是慈聖太皇太后千秋命婦入賀太
夫人與焉太皇太后從衆請敵簾宣示軒表退賜文幣
其明年仁聖太皇太后千秋亦如之一時壺媛傳之以
爲榮太夫人既感國恩深重即一飯無敢忘當國家之
盛日北向呼天況聾聾然與諸媪讀佛者晨昏相應
有以災雾邊警聞輒憂著眉面每旦起必持齋香禱於
庭或語太夫人何爲者太夫人正色曰子不聞陳寅妻
杜生同君讐死共王事之言耶朝廷正何用家我家豈
能節葬自處令泰室女笑人閨者悚服太都太夫人於

婦德無不備其孝根心處姊姒猶胞乳然持孔門恕字
張公藝忍字終其身其爲儉勤至一服縞笥之入十餘
年而百歲手猶提鐵當清簡之爲禮除其至恭止既布
一頭即皆出太夫人掌經指挂者嘗家祭無所供得兒
折簪喜曰已得薦黍矣此其至細然中安無飾情他貴
人母妻不能也馭下不束濕與人姁姁自里媪田姑見
者皆驩然醉飲人人自謂得太夫人意而至其動止禮
法嚴於梟霜其持家棣棣奪守銜蓼菜蘗既不失提剔
自清簡四十年居官不內顧比部兄弟及曾元十輩幼
讀無外騖其才雖傑男子不如生平自無疾病即不曉

藥爐何物卒之歲犒辨蠅頭書不御蝸策上下階除如少壯殆天禝云倪子曰天之於孫氏益竭奇以奉之使其男子世有忠義文章德業之事而魏卿大科蟬聯鱗次以爲國華不已又益之以女德自太夫人之備德而處積貴齊案名鉅下將軾轅蘭茎敷挺崇封極年所謂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原其敦仁守虛規於不敗故孫氏之子孫其代有哲人而蒙天佑雖更百世不可得替也使其人替而後乃於太夫人乎取師使其天欲替之而後乃於太夫人乎取澤則倘將延享數十況其爲升恒

青黄太夫人以天啟丙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距生嘉靖

丁亥七月二十一日贏百年几四日云其在孫氏世系子姓具詳家乘比部將以某月日奉太夫人合葬清簡公某山之陽岳宮承楨惟如椽所命雖極爲之足取不愧益太夫人女中郭有道也

誥封商母劉太夫人行狀

蓋昔吾先大夫與故廷尉燕陽先生同薦於鄉而交最驩居又甚近腹背相倚中離一瀾不可渠爲方舟如席引纜而渡時時往來笑語移日以爲常當是時先生亞聞仲文公早殁家宰周旋爲之長孫方弱冠有文章盛名丁酉里選先生以其試文示先大夫先大夫讀之喜形襟袂遽爭曰必得必得叅蘇之旦先大夫櫛洗已即過先生曰吾旁使前賀也掀先生髯笑聲未卒而報者至乃呼酒盡歡而罷時子方五歲或擁之之太夫人所太夫人旁午探果餌飲餈之今憶之宛然其後五年辛

丑家宰試春官相去幾四千里先生顧已得其文又以示先大夫先大夫大驚曰發發甚天下乎已而報者至篋名狀甚堅不即揭先大夫方過之從旁呵曰郎第三人何私乎報者錯愕剔揭之果第三人於是里中以爲美談也兩家既齊比相親比於同室雖聲呼至細亦如晨鐘夜磬倚枕能聽之耳自太夫人之稱未亡苦節炳然遠其既貴母儀日益著而吾母太恭人每言太夫人英偉男子也當太夫人暮年以來所傳聞數端即以稱英偉不虛耳卷家宰兄弟至孝滫瀡至腆即恒饌常可供十數人太夫人不許將微必以散諸子姪降近以逮

僕婢至盡乃已或謗之太夫人曰兒等食大官稍以是
祿養吾誠不欲瑟瑟數秤米薪使吾子無所明志郎吾
分甘爲惠固是其孝耳聞者韙之予因此悟不特曾參
之孝養志也曾皙之慈庸渠非養志乎惟太夫人知之
固已英偉一矣太夫人婣族既廣而宜子孫晚年門內
外所自出及其𤰞黨冠縰無慮數百人其奔趨太夫人
有如嚮與人人心暴太夫人而願樂就之太夫人動必
中縉言必成倫丙其致人有方故人謂之女師予又因
此悟陰陽之持教一也新婦薇韓中言無出閫固然耳
今八之母有教人之責矣班曹皆立言著誠宜文君至

尋慢授生徒唯太夫人則又知之固已英偉二矣太夫
人性和好施顧獨斥遠俗所使女牙婦儈者比於梟虎
其尋數百游徼士大夫家如蠻投鹽獨無一窺太夫人
屏著者又一日賓會有尼突至挾方廣册請太夫人即
注千錢可恒河沙量福也太夫人搖手曰吾何事福吾
一丸泥塞此善門既久矣麾使亟去或勸太夫人誠云
善門又可得福何靳少錢太夫人曰吾避惡邪禍耳何
苦與福之有夫使若等挾禍福之說以簧閨媛亩而家
矣吾亦以教吾子孫也予因此又悟晉之天子至以姍
姆師尼亡其天下陶宗儀曰三姑六婆家之蠹也學士

大夫不能守其誠而太夫人持之斷如固已英偉三矣
當冢宰之承環命太夫人既耄老冢宰辭至再不允太
夫人曰上恩至矣且天下多事聖主急才必有倚閭而
無側席是爲不忠又豈得稱孝耶冢宰不得已洒泣就
逡既至闕時時上言求歸養一日入對涕泣叩頭請上
不聽又請上怒厲聲責之冢宰遂不敢復言時太夫人
已病困留冢宰之不復請也反益喜嗟乎太夫人之忠
也予因此又悟晉江州之於晉有大功焉使其母先不
持䄠度其後可無懟漫漢安國恨矣世以其母知興見
故亦不罪之假冢宰當日不得辭使者而太夫人有

持祿之心冢宰今日郎何以謝解民今郎冢宰甚恨解
民亦不以之罪孝者由太夫人之忠見志成也固已英
偉四矣是故太夫人者元𢖍母子之所最知甚服郎令
孝子不以告觀風不以詞圃將著之彤管而今以冢宰
請狀又稍益之冢宰所自言者維太夫人劉之自出劉
之居曰水澄爲越望族自明興以來大科名卿蟬聯鮮
次太夫人父太素公母姚儒行齊德爲州里所稱太夫
人生而秀慧太素公絕奇愛之人鬼諆盡而相攸于商
商自宋南渡從汴徙浙入明多聞人至太僕明洲公而
大燕陽先生繼之益煒煒矣先生由進士爲御史有聲

官終少廷尉生四子次郎仲文公館於劉一年而以太夫人歸仲文公既才奇不售讀日益苦太夫人黽勉佐之五舉終不得志邑邑以死太夫人痛甚顧復忍死以撫諸孤太夫人至慈煦煦然至是乃解柔著嚴冢宰兄弟皆以太夫人爲之父與師業益大進亡何冢宰舉上第授邵武令迎太夫人之官不許曰吾有吾之姑及吾父母安能從若弱郎叔叟乎其後八年冢宰以治行高等召爲戸科給事中於是其姑金太夫人及太素公夫婦相繼以天年終冢宰始得奉太夫人京邸久之爲太[illegible]少卿尋出撫福建中罷起督師兩廣十數年間太夫

人皆就養於官已晉南大司空改入司馬太夫人歸而周覽家園者凡二年當是時今天子登極改元仲子少參扃初成進士矣冢宰喜曰何患無事君者乎即上疏乞歸田侍養許之又十年少參自商城令入爲兵科給事中尋由爲僉事備兵瓊州上恩贈德郎家起冢宰御史大夫不一年擢今官少參又自瓊州晉今官備兵昆湖之間於是太夫人年已八十踰二矣忽卧病月餘卒不及見二子而目瞑其心誠無恨云先後凡七承恩命蓋教子而食其報者赫然太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率循事會因時致規規著之典常則皆臣紀也故其教令曰愛民教諫官曰强諍教大吏曰正己而其教憲銓則曰虛公平恕嗟乎此四字符太夫人非徒教其子也其以起世救時是則名醫之本治也循腠測踰而以投其針石天下皆當舉身聽之今使天下之持大權者陰詭刻深鞅隨殺會即其官可以長子孫冢宰顧以太夫人之教不終日可使冢宰非以太夫人之教不其墮乎𦒿太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孫婚姻詳家乘冢宰昆季謀筮良日合葬太夫人之葬湖山之陽乞銘鴻碩而介以予言予才薄文采不揚不敢抉李翱不義之心跨高揚二媛之起君乃贈公之曰齊德二難所聞

忍乃不微矣夫昌黎能誌韋君溫國則銘程母皆由極信元祭不疑壹秘令之君子何獨不然乎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行述

先考中議大夫雨田府君行述

嗚呼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不身經之何由知其言之痛乎元璐年纔二十遽失府君此由罪積禍延元璐當死即以府君棄元璐而元璐顧弱無所之又當死不即死者非徒有母寔以府君於鄉多德於世多功而浮沉無大位萬或湮没使後無能言不爲死吾父乎

抑唐人以不得昌黎藏誌爲不葬其刻今炌人當世鴻文所歸不得一言爲之十字雖焉蕭崇墓何殊委壑用此收魄澄慮取所衆著綜條如左無復文采惟不誣耳葢府君之爲人也好行義而惡諂稱是故元璐勿敢也

府君諱凍字霖仲別號雨田其先宋之青州人多顯者文節父子著巳兄弟傢僻徙踔南渡傢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溪子忠又徙横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壯募義兵禦寇有功爲防禦千戸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春國初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進初果泰時輸粟三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勑廷義之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進初子晏晏子堂堂生抑菴公諱鏜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縣知縣有高行祀於學宮抑菴公生南望公諱應斳績學孝友以府君貴封文林郎娶陳太恭人嘉靖乙酉秋九月戊辰生府君府君生而英奇與羣兒嬉戲即形志盡四歲時倭抄鄉邑王父徙家避之既廼甚乃獨持冢伯沫源公去遺府君寢綳既覺室闃然起出門外大憂援心計不可蹤循隙影行千于十里許及王父王父曰吾固知是兒不死矣性篤孝五歲爲王父理刀圭至損其指王父數奇蓋必丙夜追就枕足瘃洏如冰府君製兩腐擁持之夜以爲恒不言

苦其至孝天植如此稍長遂磊落有奇抱能策事時罷公役編法兵行往來貴人驛動有司不能供則使其邑之富人王父與焉王父寒士有司修郤耳當是時蕩數歲雖得貲人一綫弗屬也王父既苦之日與抑菴公咄嗟不巳府君年方十一從抑菴公躁闘呼咿語曰若然厲民胡已時夫有司胡不爲一切之道稅而供之安取是駢鼎者爲抑菴公亟驚起遽呼曰兒不凡越十年而願公按浙建條編議卒如府君言九歲能屬文十六補弟子員嘗筆耕坐讀小樓歲不三四下所著獳寸許至穿孔令猶遺佩等爲司馬家雖云庚午督學林公奇府

君文拔高等秋領鄉薦年二十二蓋府君與抑菴公俱以己酉生薦庚午亦一奇也辛未計偕府江陵相居正與試事府君卷已爲同考許公國所賞牘呈僞策語及時務稍譏江陵援筆彈之曰此狂生遂下第歸而下帷者三年甲戌成進士授安福令安福社國矜理學令輒易得罪入爲府君辯之府君獨喜曰吾猶石然其以安成張矣既至即鼎新復古院與其鄉之大夫約曰某年少得罪於士唯是諸君子左右之乃諸君子亦毋以私跡其門以是鄉之大夫覺而賢之府君益勵治異政縣景邑西隅數火患月十餘驚府君慜自念我令也固能

倪文貞公文集　卷十三　三

禳之則立木尺許而自署名其上曰某遂絕有譚部民甲乙聚族鬭乙頭明日殪病叔示之甲懼而賄焉則曰此豎符也令不能辯甲抵死獄上當路移府君乙固使人爲亡者婦府君疑乃謬爲識亡者儀貌譁問婦婦茫不識也隨府君指如響圖益大疑訊之吐實吾非若婦耳利乙財府君曰未也若有子邪有子曰而子殺人遂俛首服蓋乙殪其叔於舫而婦子長年也爲同謀云於是舍甲罪罪乙擒大豪三王梁者以豪論死乘前令弛而跳閩士爲出沒江湖間爲大盜已又剽其弟去數年捕弗得府君下車不浹月捕即得之并若弟還王梁者擁貲邸若探捌邑邑被死者數十人以死鳴願得死者又數十人其宗大姓行某被繫掠且死作長恨歌又囑其子曰必置一楮筆一殉我乎鬼則可鳴也人則無鳴也其子固吞恨寂寂久弗聲至是廉狀發屍墨筆宛然也豪役錄萬走竿牘如雨勿聽按如律王羅者陰殺人既想舊擒之矣府君舟夜經心動使人守勿去旦發之屍也中遺毒者下逮訊之曰王羅即以自殺王羅實說哉時三大豪威民符爲殃至是豪右始怵怵相戒斂手避倪公若府君年少英決皆以老吏不如直指聞府君能舉積歲疑案三十餘按府君府君操筆了了翌日即

倪文貞公文集　卷十三　四

具牘報纖悉中窾直指大駭服以爲神明由是治行爲天下第一當是時江陵相奪情覲事府君顧弗韙之會有詔勅天下盡毀所謂講學書院者府君力持之復古院竟不毀已而御史安福傅公應禎劉公臺進士吉水鄒公元標疏章相望俱被禍去直聲振海內府君壯三君子而自幸得剖符其鄉也則於鄒公之投南荒滯道旅也挐舟而餞之樂得公戊定海則亂之詩家故近定海則貽書王父泊弟侄輩必時時勞傳公又製浦姬吟詞氣慷慨結而劉公時僅得識蘇府君數過從豪飲達曙全椒每戟掌淋洞交頤下聞者突山府君不顧也劉江

陵士也而語加峻焉江陵猥猥必手刃之屬其私人御史某使狙伺焉會劉氏甥謝燿者先以劉拒不得嗣劉氏大恨劉條劉不法數十事陳牒府君時已織自江陵相而與巡撫某某既可矣特欲從府君權輿顧以私啗府君曰事成當得好官府君厲聲曰吾寧以犬彘貿好官因立召燿詰數十予判如山劉遂爲蓋御史大沮爲燿作奏治百日燿走都下逆府君國巳渡鄱湖矣飛卒追而問之乃江夏祖寧寓以須詰何以久不上曰巳發爲令所追耳江陵指六憲時主爵疏行取趣名府君賢第一江陵相一筆勾去燿府君松江而劉獄遂成然竟

以府君猶流律不得傳姑戍清陽道死劉之不庭於徙者府君力也先是府君未第時麥米衣吏引至一所如王者居主者持鉅金刀者一人授府君曰以須次盡至是始償金刀爲劉云江陵相既覘府君蠲項而又以不得大辟劉由府君復下令推府君疵不得乃云粟入厥少非格貶山西臬司照磨府君怡然就道無何遷同安令同安洪司寇鈞爲怨家所告時中臺所下訟司寇詞凡三千六百餘應逮問者二萬餘人原坐司寇賊巨萬計多宮累歲不能決府君一洗故牘浹旬而定司寇寃白而洪氏所株牽悉不理入圖讞然稱平諸生葉日新

貌奇而誕好與方士游伎者遂爲蜚語云日新負貴徵招集亡命謀不軌策於某日劫縣庫縱獄囚屠同安城直搗漳陵而北矣遠近洶洶攜家去者千計時府君方詣郡從郡中密檄召日新慰諭之并還集諸攜家者而其年江陵相病死有上書訟劉寃事者府君名益大著詔復爲南禮部郎佐錄攷初高皇帝水征所載軍馬者曰馬船載輜重者曰快船自文皇帝定鼎金臺快船取諸京軍無貲給軍僑船易敗則使自繕船其爲令曰非甚富弗役也而中人憲帥以爲其外橐也受役者至倒賄發髓不能供富家黠既以其蹟免而其中人產或又

其下者即無不人人繫於是名壞甲朋蠹出下孔先是有求羈豬靷錄者有夜迫自書其門請捐宅舍者投繯者赴河死者府君既洞知之一日署正郎篆吏持文書乞判不可了商役投牒請者千餘人至盤踞樹顛如鬧市已訊有澡券請收造人舫者府君咤曰而將令我屯青諸爲而顛作數婁牙叩吒去退而覃思之更三晝夜不交睫蹶然起曰得之矣會有風霾之變詔求直言府君總條馬快船得十議議得便宜行者可弗聞以其五議具疏因大司馬郭公上之一曰議官守二曰議差使三曰議支放四曰議木朴五曰議出則巳又因署篆少

司馬顧公上言留都根本重地都城內外編戶軍衛居大半干城爪牙於是焉賴今則日朘月削極敝而不可支矣究厥所由則船差之害爲大而各衛之所以告病也臣謹按大小馬船與快平船差等耳馬船不以爲苦而快船則深以爲病者何也快船之應役者皆小甲之正身而馬船則募夫應役也夫有常值故人皆樂從人皆應募故外無需索兩船利害何止徑庭臣以爲今日亟反之計在改快船爲馬船而已所謂改者非改其制與名也改其實而已改其實者去小甲之名而從募夫之例也如是則所需百計經營多方求索者不禁而自

革矣臣備查進京馬快船共八百六十四隻內馬船三百六十四隻每船募夫一十六名共給值二萬九千有奇月糧米六萬九千快平船共五百隻若從馬船例募夫修矣然各船皆三年一修以供差使而差回空泊者輙二年有餘故朽多而費重各夫廩值亦三年分領故勞少而利微若各船止留三之一而廩值增三之一使以一年修船出差一年更番休息則船藉於頻修而不至朽夫喜於增值而不怨勞故留船六百隻而循環足用矣又下江馬船七十六隻尤須減三之一而隘其制并作進京船數則進京馬船共存三百九十而快平船

所留止須二百一十矣照例募夫增其值不過二萬歲支米四萬耳而少科之可入金萬五千則所少者不過五千而修造所省亦畧相等矣馬船差頻增值約歲給銀萬而本部馬船工料歲應二萬量入爲出又寬然有餘伏惟皇上作民父母四海軍民皆吾赤子而留京重地較之他處尤切郎使國家額外捐金萬兩米萬石出此六七萬衆於水火之中鞏留都於磐石之固以皇上之聰明仁聖固將欣然樂從而況通融裒益本不出經費之外者哉疏上時宰梗中公時行王公錫爵讀疏嘆曰嗟乎二百年未有言之者非駕部才略辦此亟擬上

得俞旨責成府君而兩相君又飛牘慰勉之曰幸未死願得觀成焉而璵府君弗得謝起更張之諸區畫具載船政新書中乃且工心苦口策事日夜喚喝不休飯間杯盤果核悉引而署之曰此某舫某木具某商役某銀某餘計舟所往來輒操著薦屈中歷畫塗於几而屈曲導引揭如親篙櫓者蓋自丙戌春抵夏三月而定迄又明年戊子春三年而告成計歲省金錢十餘萬錮夙逋萬成之日數萬人歌舞於道隨府君馬尾而謳謳曰是倪父則活汝不倪父耶汝則死於溺而今死於邸此一役也掠璫弁口中肥因人人滩患先是則造作甚條黙

灼府君若輩力悍也又動輒曰上供語危而所部鞏駛
善疑每出令意即未可訟言而疑謗遂無以解前年減
快船半編馬船者疑移祟焉千人譁然起或云須榜諭
之府君曰勿事也徐曉語其署中人此良法若解邪曰
解即願充邪皆叩首曰甚願則立判其子弟數十人已
而各署請者人三千悉奮牒渡江走江淮衛譁者以爲
撓已也劫而歐之盡投籍者又署中人乃郎然駭曰屬
也胡爲乎來哉投戈而散戊子秋詔明年潞王之國從
南三百艘又郡徵百艘運壽陵松時南舫遣者强半餘
弗及又卒不得一艘應令年上供人情震駭譁嘈圖欲

刻手衛府君脇得間輒眉舞曰若儕强漢何處討兩頭
顱來府君殊夷猶奏記司馬壽陵松即不必迂道易南
舫徒撓厥本貢舫若者輸若者不急緩輸舫北遣者若
者宜弗留遣還充今年貢若者留區處大當司馬意擊
節隨奏許可羣璫乃閉目搖手不敢言蓋府君之爲應
變才類是乃中外大奇府君鏹謂措大就髒詎幹辦焉
如此哉既奏績上主爵謀胡以詶勸則擬晉府君璽卿
府君曰郎卑曹也而躁請華我其以身支鐵哉又有以
粵左士屬府君者府君捫胸謝曰有斗血喀喀嘔觥艎
盡又能嘔鉛槧乎而首擬姑蘇申公又以其桑梓請曰

强佐臬爲府君謹謝懼南陽不可問爲相公憂於是皆
不果庚寅撫州大饑民爲亂廷遣二千石必得循吏如
古朝歌誶渤海遂者莫可任其撫之大夫居要者日叩
主爵之闥而請焉曰必借倪公於是出府君爲撫州太
守命下都人皇皇蟻聚司馬門牽司馬豨爲我留倪父
司馬慰諭之曰天子急活臨汝安得留夫法未敵也若
何患於去倪父乃散發之日自公卿以下及其鄉之大
夫送者車千兩詘復鑱次三十里其軍衛十萬家人手
一器綴臺而酒之攀車拒轅闌嚼衛衎府君爲留三日
乃得去府君去而諸豪弁不逞者賄同曹郎某譁變法

十萬家又軋鼓噪呼悽甓何殺某某避匿免朝議惡之
鐫其官都人乃全德府君爲立祠顏其宇曰惠德置守
者歲以府君生辰崇俎豆至期聚而祝之者萬計限爲
之穿鄉民有緑雞黍卜者輒應如響咸神明府君謂生
猶若異也祠日加拓祠亦曾得祠及餞送攀留之修皆
前此未嘗有也府君去都都之人如喪未至撫而撫之
人鵠鵠喜曰上以仁人來矣則稍稍定比至撫出市攫
坐辟者三百人條獨賑十萬早禱立嘔血得雨則又益
大定居五月更貧淮安郡郡當子午道使客如蟻守事
爲行祠炙勞之故事民爲供府君佮嗟曰守則主人但

當解槖中裝供客耳何池魚闕左巳之民如釋重負者
部使者啣命布桑孔侔權甚府君支數月糧袖而遣之
詔國守無狀倖可權也願爲吾民請一日命使者赧而赤
至頸乃稍稍譏寬十之五時大治河費度支金巨萬乃
竣河使者酌酒賀也一夜隄隤津頭踉蹌言潰三下矣
府君勒毋閧授營卒千予之所應鐐者使人人囊沙石
抵之跡爽安瀾矣而河使者驟駒勤開之大驚失色已
卻夜來崇乃徒跣謝曰公眞神人我則幾爲羽山之鬼
故府君詩有辛卯三月隄夜穿披衣起看月中天又幾
繇芻令三千輩少府不費半文錢皆實錄也於是大司

馬翁公季驄以天子命視河漕上絕奇愛府君上劄子
言使某守郡是猶絆騏驥之足而責之千里非其任矣
曷不假某使者節使理徐州兵事其於淮民猶宇下也
書猝上府君詣司徒力辭不得而太恭人陳方就養於
官 日暴殞府君哀毀踰制七日夜水漿不入口號聲
達於四鄰淮人重哀府君以母故幾自引又輒私相弔
若我輩復安得毋悅使君哉府君既扶櫬歸里中三年
未嘗見齒甲午服闋上時搢紳漸稷廷臣持勦撫兩議
勿能決日所爲望府君來將委郡爲人國門明日大司
馬石公星邀計事石莫人也而夸門虛辭動之儻怵諸

撫矣府君曰奈何以威弱予之術術彼因哉若自以其
夜郎雄不大創安得怵當事者礪盔矛焉而彼固狃之
詔假頭誰當置此所謂養癰也因立條勦策如移楚撫
黃名兵便轉餉散七姓分土司數事曰如此猶當費金
米數十萬其不然者且百萬司馬忘非之曰剩計耳又
問乃舉高皇帝就田深傳介斬樓蘭事以對曰一武士
力也石昨者實揹至殺府君力陳父老願王陽自處慈
更別州而埒尹但委承石旨事大潰裂楊酋日犀覞焉
負嵎而逆當事決策議勦費帑金一千萬有奇累倍之
折士馬無算府君言卒如左券云荊州相君正里也舉

張傑甚屬所親稱開言府君笑曰即往者令倔傲致恭
事即不可知苟云强項又何慮乎比至待舉張有加訃
不籍田如千頃爲芳家所侵悉徵予之人以是服府君
厚德終長者前太守某酋貨其掾掾得與偸贖白事多
雜文者府君至按誅數人左右股慄而民以爲慈往
歲宗藩由得得數千而錄細與之諸宗既得恢毋暇閭
大率十得六耳府君著令制得不得指 指諸宗大悅
倪使君生我荆之士得而詞其偶有數生以丁祭勤
一縣尉令掛冠者有以其妻嘗友始則罷而辭之既則
忤而鳴之者有縣令首擢上反持令短長榜而數之者

有殺其家之季至夷其面鼻口耳者府君悉收而寘諸
理士於是有絃歌之思蓋府君蒞荊以月計辛壬癸甲
耳郎無不歌康莽買騃也而他撫臣諸司徒欽巳露章
彈去之矣先是江陵相冤殺安慶士吳士奇多欽力府
君數口呰之欽門而怨府君至是荊從事爲君建崑以
循良徵欽媢爲嶶荊錢如干非例也既報命一笑函耳
而將命胥至淮有爲之謀曰胡不贄乃私致戔戔兩雛
欽見之大怒曰何兒弄我遂奏劾某上交非分宜鐫官
府君徑拂衣歸乃荊士民怒不柰我小人裁榜以塈賴
倪使君乳若肩摑奈何奪我荊君於是州邑民籲天府

等伏闕呼籲叉持牘訴長安諸貴公引問之則交口頌
諸貴公感動曰嗟乎民戀四月守如此夫則直指徐公
又上疏太約言荊太守某天下才其守荊狀如某某某
郎列漢牘中當第一今以胥役小過去之失百姓心惟
陛下持域外之觀爲元元計亟賜某環必大效於是欽
益懟復上書搆府君且自引臣郎不能格一守何似倪
居吏民上書建冢宰爾難之既而曰司徒謑而走矣宰
今重臣覆欽是然府君意自得歸奉王父盤翳山水灑
灑然客有怨欽者輒笑解之非緒公儀邪得一日萊舞
君則宜爲儀德諸公答益服雅量爲居歲餘詔求異材

堪受閫外鉞將百萬鍵兒者臺省以府君名上而播事
方益熾重慶需守時冢宰及諸大僚急推轂府君揚言
曰夫夫嘗策播矣如觀火守瞬過夫夫者而主爵郎爲
朱公敬循於府君同里閈婕也引嫌焉而曰誰復能古
人我矣遂止府君聞而更德之曰愛我哉已亥丁王父
艱府君年巳五十餘猶日夜孺子泣仡仡封樹之抔沙
拳石皆出十指蓋府君於此惻惻風木也無動色毛穢
理而南北言者及浙撫按大吏薦剡滿筴單詞合詞章
無慮十餘上顧府君卒無有薦聯及都門貴人者辛丑
歲府君家食巳七年而山陰朱文懿公賡由宗伯大拜

起田間行矣府君以其子吏部婕肅野人服送之且譏
之曰公自愛愛我必如吏部君寘毋露憐才半齒落野
人事文懿偃躬謝而于于東山者又六年於是信州楊
公時喬以少宰與銓局矣其於府君賢素廉會有詔起
溝中瘠固矜愼之則探尺籍疏名賢若而輩諏海內爲
凡三年報牘上他姓字褒彈半出至府君則人人褒譏
之如奈規然丁未遂疏起府君瓊州荷俞旨時聯嫡母
曹恭人新逝而聯翩舞象宜府君雅不欲出曰家尊如
此誰遼倒支蠻州獐雨者因上疏辭不允銓部且促駕
急不得巳驅車就道然猶次且次徐也丁未冬抵瓊瓊

濱黎既海颶地震益樸簌而婁至茅茸屛民居截竹爲楹椽泥蔗葉爲瓦又郡缺守八年法弛民輒玩比府君至而百廢具舉矣俗喜告訐民練衣必綴荷不綴共狎見以爲其家富必求端彈抄之所持牒株引多百餘人遠弗集也捕先得者姑不就鞫而繫久而死者十六七府君時之著爲令誣者倍所坐凡牒子不得過五人又出先繫囚數百如乘笠中脉者郡伍百捧檄如虎又欲甕所所至箝掠民鈞矢未入家已蕩府君悉停伍百所敍召以屬一老胥鄭無不束身請者曰今郎死不納愈破家死乎時黎數千人藁當事大治兵府君爲當事言

渠跨鼠耳童子投礫爲而跳且嚙也爲知叛情無已一小創之則授器幕帥某如吾指當勝帥如指往果勝隨檄之曰止哉弗縱掠也歸乃益布威德黎大悅且震懾伏郡猪喆爲還者獲細數十商也而上之幕帥又上之制撫曰賊也固不勝自功乃移檄府君不容口府君曰商而賊矣幬功乎爲具狀申救甚力制撫慙而釋之活數百人有其勝私奴覺而斧驅之奴則反格而傷其脰也既難口之而浮引以鳴曰盜府君以屬令令鞫得盜四十人并呈所殺入械既八十日而已血濡械淫淫也府君曰寧八十日而血濡械淫淫者哉引讞之屐轉得

奴姦狀四十人果非盜悉縱遣之歲大旱屬府君病甚使其倅暴巫不雨既私念郎死猶當爲民請乃牒諸境之神而曰明日太守與病禱矣神必假我雨三犁出則果大雨不避暑民以爲神郡通海得泉率鹵民故病弗食府君祓而禱諸神別穿地出美泉爲民德之曰倪公井揭贖歛諸敘錢千民又德之曰倪公城益於是璽大治學㷔疫臣亥蕈芸阜果第一上而府君顧已憶湘湖尊戀戀也嘗道持不可几二請三留云先是臺省以他事攻山陰杓甚力至是比部某子甲以爲不遂觽焉乃持浙之人十數以及府君曰而私而鄰某某而咸某某

爲府君聞之囅然笑曰若疑我以山陰相得官不憶我以江陵相殺失頭耶夫兩家炎熱始也乃今顧甚荷勸駕矣緣是請益力會當大計蓋歲己酉而璐以是秋謬綢薦云府君歸而曰錄防郎不得頻班頭几馬長安道我蘇汝輩弗解客也官舒尊汝乃攜璐入春明既不復能剟寸縑贊京貴人出懷中刺又漫漶落曰我散人耳比當銜譏去留其銓郎悸而曰寧府局是獨易疵之其家學慭而曰寧公譏是矜易縻之于是乃以才不及落三官猶爲竹風其門云當此之時山陰相既蓋棺水石漸綦府君銀居浙中永某公直指某公于庇相繼至

意諷府君當再出山府君瞪目不答益楗關著書具丹
漆器勸剝古今案如推大獄益爲之廢爐竈殄殘者歲
餘自曙手一編抵簮燈不息璐諫之郎云樂甚然時稱
眼澁神氣日漸耗甲寅秋自武林山水還忽不甘七箸
減餐已又減已又大減至啜粥一盂醫數輩罄箴藥不
效祈禱四出不效璐兄弟搏顙叩天請身代又不效其
始頭猶能策杖門外對客浮白呼盧也于辜月之念二
日日南至據榻不能起于嘉平之念四日昏定忽神彩
煥發呼璐起扶坐璐全體支府君背甍羅侍榻下府
君則端坐垂拱如有所對者已瞑璐叙哭瞑矣天乎痛

哉天乎痛哉府君事王父母生死稱至孝居常敬事冢
兄涑源公而護其季十洲公晉源公備至鞠薛諸從子
弟與璐等親族所藉舉火者拯援脫槖械者剪拂借羽
毛稱冠裳士者凡若而人性不蓄施而介一不義物膻
而前則面赬咄咄弱冠成進士長安使某者奇府君貌
肇致金玉諸玩好器纍纍府君悉謝不受曰是蠱我也
所歷官多都邑入給自薪俸外即所謂劉寵之錢胡威
之絹無有耳其持論輒得大體有先見治獄多平反他
所全活無慮數萬人要其才足辦安成之民饑會其城
圮府君下令亟繕城人竊議歲則告而又土石需之如

白骨何府君曰吾固以圮城肉白骨也出廒谷如許募
民民利得傭無不爭繕城者陴雉巍然而溝者起倖雲
開時鎮江大饑當賑十萬戶例以須而所司匯畫偷張
遁旬不定或欲鑣眉識之而民益騷比直指移府君往
乃屆賑所十三城令以下十三員主之郎彈指了耳又
饑者千人屯東郊外有欲揜扉拒者府君泣然曰將立
斃之乎亟司圖若干人入筋畫塞支路酉子午衢如矢
壁設餅餌若罷抵露而導之西郊則饑者飽噉罷而出
西郊矣于是一時上下皆以爲材而其先任事者滋不
悅大都府君居官揚得無謗以此也歸而老于鄉則專

振貧弱噢孤寡有吳商某徙家來爲比鄰居既嘗以其
子謁府君死而嫠燕孤者羣起也府君敦敦卵翼之引
與璐偕聽燭比成立及冠乃遣歸凡其自持甚嚴偃室
徝所嘗言縱郡邑長強項自豪貴必梗梗起爭之邑入
盜伍百持漁者十餘詞蛍蜞也已先歸伍百即不復能
置一詞於令府君閱而跳見令白寃狀令驚釋之郎請
何法獲真盜授策爲數日果獲盜令謝言泉涉漁者至
令俎豆府君云府君于家國務無所不殫畫元璐夜必
侍府君飲府君飲必敎元璐一事凡聽其言策策如提
擧策邊堡如布簳擧策兵事迴兕譎脫兎環龜法如捽

蟣解廿石家言策天如斗如錢孔如相掌文種駒依如
畜薄中鼈河如瀦策銓計如穊如蜃蛋家監做金城畧
策屯鹺開中策銅楮榆杏交子如列眉策內外曹藩臬
州郡縣如五指頻裝爬梳之如搔肌疥而纖至于棗杖
履屐爾槃藍滿之屬亦各有部署不率爾置之未嘗解
目語額聯而談人意中了了如曼倩猜郭舍人謎射上
林棗無遁情者資穎慧一目數行下卽食頃裁百牘判
數十紙如風雨十吏不足供于衆氏靡所不闚尤篤好
易春秋史漢老莊管韓綱目等書讀書屢無舊襲所不
解必解篇訶章索盡萬籤如搜逋賊相字句刻結疑曲

所褒彈換千古啼笑不作矮子觀於訓詁言未嘗存兩
是文宗漢詩宗盛唐字宗晉皆足以沾丐作者所著有
船政新書經濟管窺理學度針保民更化錄閉閉室會
心錄星會樓集碧山吟初府君甲戌釋褐由東阿子文
定公之門志節蓋與趙公南星相伯仲遂道義締結而
鄒公元標則患難交也既又同官儀部晨夕過從互相
劘切故府君自言吾生平學問得夢白南皐之助居多
每敎元璐輩但不自甘爲庸衆人卽是做聖賢地步恢
而爲事功奮而爲節義亦各隨其所遇以自見若齷齪
于富貴望三公九卿如登天則志趣日下矣嗟乎此數

言者非立志之針砭守身之藥石乎所取士如劉君孔
當鄒君德泳蔡君獻臣謝君應祥王君應乾周君懋相
彭君爾行郭君煒周君獻臣等皆一時知名府君少壯
眉目姣好如畫五十豐頤層頷嘗手鑷白鬚曰此鬚不
當盡耄耶而幾享年六十有六天乎痛哉卒之先一夜
夢緋衣員數百騶旆鐙仗如林肅冠一袍一輿一促駕
去云當授職議覺而光搖搖在目也府君居恒自言曰
死當爲神豈其驗與不孝元璐等將以明年丙辰秋八
月奉府君暨曹恭人合葬于上虞白馬湖之岡穴坐乾
面巽東護王父母塋如拱蓋府君生時所自卜定而命

元璐曰必葬我是吾魂魄猶從吾父母也元璐故痛勿
敢違則又手狀徵惠下執事既稚甚無能晻一言而當
世所嘩嘩府君者如晉京司馬門石江右復古院誌直
道編劉氏卹忠錄諸所載府政及江陵劉御史事鄒指
掌夫其人自爲乘嶴鐫說私矜哉若乃生平軼行尚有
元璐不能知而海內名公卿之者倘不秘如椽銷隻字
闡冢中枯先大夫死且不朽卽元璐輩一旦蓐螻蟻其
以是對先大夫矣亦死且不朽

倪文貞公文集卷十四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傳

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槩七八歲時嘗侍其父文林公文林偶與客言楊忠愍事語未卒公遽起詞求詳文林因爲悉言忠愍忤嵩及得罪以死狀公拊掌大笑曰是大好死彼嚴嵩安在哉文林悚然驚異之既爲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於鄉越八年而成進士授武康令有與政調杭之仁和晶敏慈惠民大戴之嘗攝德清三邑之人皆立祠生祀公尋以卓異徵拜監察御史時爲悊皇御極之次年逆閹魏忠賢者時猶名進忠方用事與上保姆客氏朋倚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云此壁鼠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虺已爲蛇乘霧則不可制今天雨雹公上疏畧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近見朝廷處一一章奏外廷咸疑有物憑焉臣即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借皇上之寵靈以肆機鋒假竊威福邪正顛倒朝端之上總蔽將成

蜃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蠅營旋搆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恚甚會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聑目語閣臣郎御史疏千人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旨予重譴葉公又與韓力救獲免居久之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割小恩以慎大防凡千餘言辭皆危至有部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深除與其黨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忠賢等謀悉去之乃援進黨從與修門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死因複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敗今乃有郭鞏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辟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焦德陽江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愼行盛以宏而集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惜一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猶顧微軀不爲攻擊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貫

威而外復有犨等從而蟻樹蝇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甚力忠賢既憤且懼乃率犨璫環泣上前至請自免以激上怒遂得旨責公詞語公復申請不屈傳旨廷杖八十又以某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於是公履尾不咥者再矣人謂公君義形能見難更數月無語未為寒蟬也公厲聲曰郎日者逮死杖下安得聞君是言乎上賞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聞忠賢欲使其徒劉朝等典兵行邊議既定需期發詔公曰俟詔既發而爭之晚矣郎力諫內臣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疏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使核楚藩疑案

歸當是時忠賢益矯虔無忌黨徒日益進於是僉都楊公漣左公光斗等交章論劾賢多和之者即所引稱皆以公疏為權輿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楊公等並譴歸於是忠賢大樹威福殺工部郎萬公璟公時家居嘆曰是奴戮士矣既手滑吾屬寧足復問種乎其明年春會吳江令曹欽程方為工部主事希忠賢旨誣奏公并及張公慎言等四御史並得旨削職追贓亡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即逮公當公未逮時語人云璫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即不然我必伏闕為楊左諸公死爭既聞緹騎將至乃謬為做之入別太夫人身自詣郡聽宣詔已夷然就檻車時道路觀者皆憤激即云此璫矯稱不當奉詔洶洶欲捂殺使者公大聲論止之乃稍稍散去吳人既醬憤其後一月乃有周蓼洲吏部之事云公至京下詔獄嚴訊承刑甚毒至肉節摩拆抗辨益厲奸人司讞者無如之何竟以意鍛贓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慊矯旨再訊承刑如前又益贓七千金拷比無虛日一日下片紙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壓石其腹立斃時為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災先是公逮至之日都門塌震初聞之日王恭廠災再聞天大雷霆天之變公如鼓桴然可異也公卒之明年熹廟賓天

上御極戮忠賢客氏并其黨誅竄有差遂以廷臣言贈公太僕卿大中大夫予祭葬詞祀又詔追贓金五百其又一年郭鞏以事被逮云

接前頁
下缺文

大宰梁鳴泉公傳

公名夢龍字乾吉其別號則曰鳴泉先世山西蔚州人始祖名聚者自國初從家眞定貝久聚子整往田間見蛇兎相纏起逐之無有也異而識之聚卒整遂以地爲塋塋聚曰吾後世必有貴者蛇兎告我矣自整傳三世而生公公始生時公父潤君怡菴公感異夢因名公夢龍公出岸便具英挺五歲能詠詩在怡菴公抱中輒誦得句曰虎師學怡菴公爲之云今夜日不佳耳公應聲曰以殘吾愚豈不佳怡菴公大爲喜每詫人吾新知項託黃童非後物也年十五試有司第一補弟子員二十五舉薦明年成進士是爲嘉靖癸丑尋試宏詞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出爲兵科給事中公文譽籍甚當留編修國史會其時同舍郎吳君東吳病不樂去金門然故事無並留者公遜謝乃出既入諫垣則慷慨言事無避忌劾先後兩冢宰李公吳公行私黨構時論壯之久之擢爲吏科都給事中大計天下吏鋤猾汰罷人以爲公不怨當是時肅皇帝頗崇壇祝學士袁公煒偶爲上草青詞稱旨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略言相臣宜學術純正無輕掄選俾聖治不光上覽奏怒頼首揆華亭徐公從容爲解止奪俸半年而學士卒入相

七何擢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修郄者輒言莫如京兆夢龍因出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公之治河也考冀海鍾與卒同力晝不敢廬夜不櫝席衣而處河上大暑疫作則出俸買藥諸役徒活數萬人於是功成擢參藩關內旋遷山西按察使是爲隆慶二年於是戶部尚書馬公森等奏薦公異才可爲邊大吏遂以其明年遷河南右布政使又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撫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深充四起公爲除苛令朔舊章民由是投刀秉耒先是嘉靖中造大艘運人避役跨海度遼渠鳥奧中者數千其始耕播致殖而已久之海濱之人殤之始出沒抄劫無虛日更數撫莫能定公奮然乘舸海上相機宜條上招安三策八事已而河寨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觴糧數萬鐘朝議遷海運則又以屬公功成加俸一級尋遷右副都御史改鎮中州中州盜賊蝟結所司以獲盜爲上功公曰俟盜起獲之詎吾民矣法當使無盜乃盡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可庭扃卧也久之賜白金文綺時神廟新即位江陵秉政以公爲能召入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值三韓王杲城提上天子命公持節服馭擘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歸服闋

起兵部右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
鎮軍所疾苦爲剔除之因是以飭軍實修馬政築城與
謹斥堠愼擇將領以忠勇勸爲上無敢恢然者曰猶之
相馬不舉肥也而其時昌鎮黄花路薊鎮古北口邊墻
報成遂晉太子少保尋有旨召入視部事時司馬堂無
督虜封久公入則樞雜政覩於是乎除種馬之令國初
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歲徵駒焉駒不可戰官爲龍駒
購牡然尚派種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罷種馬務
省罰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負然會吏部尚書缺
廷臣以公及某某三人名上上覽公名顧謂輔臣曰是

非曩時抗疏摘兩冢宰者耶必良冢宰遂用之公爲太
宰銓綜簡流無蹊有鑑然謁不遂者飄懷恨有爲公所
善某子甲者從公求館鐵公大驚曰此豈餅餌子可乞
得耶其人慙怒而去於是江陵相既沒繼當揆者素不
善公與時難公鐵面者又爲蜚語怒當揆會御史某將
有封事奏金吾徐爵奸狀當揆聞之召與語使飛波酒
瀾及公某事公夷然上疏徵辨因請骸骨甚力凡三上
始得俞旨歸公歸時年六十餘矣猶得事怡菴公三年
又十四年而公卒公所著書有賜蘭堂集讀書日錄各
若干卷自公之殁又十四年而其冢孫維祖以雋才薦

賢書腰褭初駿不知其屆也
史氏某曰公固江陵所拔士也又受知深終江陵之世
公尻條茂而是時有御史劉臺者亦江陵士以諸劉得
杖論死故當時之議以公守雖不如臺毅抑猶見年之
飛下謗焉走非至論也自江陵之身功過離辟如人見
其伍瘡肉並列故得中足智蓋威震主者過也鑒邊韃
吏恍貴決罰資鑄天下歸於進新者功也過巳隨其家
矣而功猶於焉雖如利焉然以鑑爪不可得剖爲二子
之遺也卓異其時遂其所志各有其際矣夫議者之情必
借物以發其氣所與其遭際分城守障之吏得因權賄

極其才節與其功際與其遭際則不得不死與其功際
則不得不致其勳名死之與勳名皆有不得不然者顯
之豈早定哉或曰入則除其過矣又不去與終始焉昔
宋荆國變法諸賢欲引去哉於荷擁擁力止之謂當乘
此戮力引語救陸提游無擠雍潛士命人如此然聞之
故老公佐樞時江陵提罵鐵公恣不飲多所救江陵毋
死廷臣遵章勸留數十輩公府在朝無公名由此言之
公非苟同江陵者也

王諫議傳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别號聚洲其先南直鳳陽人也高帝時有名珊者從征六詔有功世其官於滇遂家焉數傳而至諫議諫議祖尙絅父寀皆有志行諫議生而穎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爲人磊砢著節敦尙倫義自童時已然七歲喪母事後二母如母父病刲股號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爲文奇播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爲恣諫議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爲或闘時取道舉瓢遂脉行徹旦既而執手長嘯曰業成無人其父兄聞者皆異之弱冠舉其鄉第

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楚之竹谿徑復錄覽專研夜闘魚觸苻聲有悟由此詩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四明沈公見其文奇之以爲眉山復出援寘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君知公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君某知報德矣旣遷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四明稍稍聞之其後遂出爲吏科給事中當是時顯皇以黃老治天下時宰因之陰詭持祿斥逐端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首上言時政五事曰責法令曰專會推曰慎名器曰廣賜環曰嚴奏辯已又疏劾首輔一貫顚倒是非蕩張亂國有愧鼎鉉久之上卒罷一貫而次輔鯉同日并罷諫議又上疏言陛下一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爲鯉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陛下不得聞此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枚卜宜愼因劾新參李公廷機局幅猥淺非宰相器恐其以敝車羸馬誤天下疏上不報然李卒以是引去諫議旣以有言皆用意益奮激會遷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庫務劾奏庫璫楊致中王道劉商發等被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薦疏項誣奏朝薦劫貢殺人上震怒逮治朝薦諫議抗章救之語怨甚上皆不報亦不之罪也一日有詔逮督三人

諫議以爲殿工費浩非責協濟於省直則坐派產木地方國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内半歸羣小豈可又與工作重累吾民乃上疏極論議卒寢已又上言時事可痛哭者八其大畧云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迎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關於家有不見輔臣朱賡辨悶三年尙未一睹天表人失心脊厥疾爲狂可爲痛哭者一也六卿强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兼署數曹在外則監司手綰數符知府攝自佐貳人失股肱厥疾爲痿可爲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積年累月不容一命夫既召之

又姑置之必待変氣而後用之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報命則相代無人重巡則故無此例上下耗竊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難瘳可爲痛哭者三也廢棄諸臣淪落彌歲奉詔起用未見彙征天與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可爲痛哭者四也九邊糧餉歲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帑不應京師十二大營十萬餘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班役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糧支塞糧或以一人冒兩餉卒有緩急可恃此輩爲陛下禦

死力乎可爲痛哭者五也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來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朦蔽誰爲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爲痛哭者六也榷稅之使徧于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怨氣上蒸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爲名借停止以悅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正借回祿以剝萬民可爲痛哭者七也郊廟絕跡講席生塵隱禍伏機雍閼已極青宮講讀經年不舉親暱宮妾疏遠正人古今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爲痛哭者八也時災異數見又上疏極論大臣某某奉職

亡狀又言鄒元標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逯中立等皆經世才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遷司間一起廢清節如于玉立劉元珍等皆不得列名輒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剝天心此災異所由來也當此之時諫議直聲振于天下其用事大臣皆不從羣小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爲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爲其師翰林宣城湯君營爰立甚急以諫議重名謁諫議曰公語言妙天下卽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君謝辭給事由此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組織諫議暮夜受賕盜數十萬與廠庫盜庫金無算爲

成案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悉出裝裹琴書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門臣以職任糾彈不敢塞默以負陛下御史顧且誣臣臧跖臣無顏復入瑣闥卽日掛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有臺段然周起等相繼上言元翰鍾固僩邪御史費家冠爲枘臣報怨不忠之尤者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職守錮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已名勝山水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汎滄海西登太華南渡金焦謁顧端文高忠憲諸君子於東林依回講席者歲餘始自吳歸滇其

在滇惟閉門卻掃興至則由游昆池雞足之間如是十五年於是高邑趙忠毅公爲吏部尚書矣奏起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閹魏忠賢矯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他御史承風旨劾諫議爲趙公私人有旨予閑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用閒得璫意驟躋冢宰修怨東林云云於是又倡爲編捉人猶慮有後命爲宗主位之以囊錢笑然曰吾得從楊應山高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夢遊寂漠大江南北薪炊時絕或常偃臥郊中歲丁卯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法凡被璫禍者悉得湔祓還其故官於是京兆尹劉公

宗周吏科都給事中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冤章下所司冢宰故璫莅糵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議竟以病卒於白門卒之日囊無一銖廣陵范吏部鳳翼黃尚寶正賓等經紀其喪當諫議卒時諸公皆歔欷諫議爽然顧謂諸公曰幸也死於二三友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爲知我心者乎

倪史氏曰自神祖中歷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宁之局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兜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即亦戰心摧志而甘取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鉤發以糾貪人胥類者小人皆借之以穽君子其君子既爲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斬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故予爲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於此時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觀之世之所稱東林君子與異東林者不十年而俱盡固也若

其始奈譎扇四黜婁拳技進道亦已盛所獨不及者惠司馬元孺方侍御孩未及諫議三君耳朝賢之爭司馬歸十年方萌皈遇而侍御終沉諫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三君以爲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必將大治小人即一日能見於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獄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照奕奕論事如刀劃塗以彼其才氣不問何職皆能殺之此世人所由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亦甚貴之矣嗚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張洪川先生傳

張洪川先生者名仁聲其別號則曰洪川河南之磁州人也先生仕爲令得稱明府以長君司馬鏡心官諫議時承封諫議得稱封公先生皆不許故人但稱之洪川先生云先生生有至性從父無子子之先生婉娛致孝得兩父歡心兩父歿皆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弟夭遺孤惟一女撫之過其子人以爲難故里中稱孝友者必歸先生爲諸生有聲十舉不第卒以明經需選授蜀樂至令時邑經奢氏亂民盡逋逃吏持空牒無所責賦先生下令招撫宣諭布寛民由是歸之如流水不期年戶口

大充乃進其民約曰耕田多者爲上娛吏卒入鄉跌左趾卽禾未熟稅者令非人聽民匯令於是民競奮力田秋登牛車輸者恐後賦盡如初民故獷喜訟鬬先生曰民剛矣以剛制剛非策也束石以筆不以石吾務以柔勝之耳故其聽訟不御鞭撲或有疑獄他吏務爲恫喝張威取情先生犄與往復言笑如鳴叩然卽折摘之不一二語民皆涕泣叩頭請死以是邑人大悅他邑質成者麇至或謂先生曰子治亂國法宜嚴顧矯以寛寛中有敗不聞子産之說乎先生曰不然是乃所爲嚴也譬馭馬者恃轡勒不恃鞭筴鞭筴之於馬疑之而已今以

其疑馬者毀馬毀盡則怒出怒則害大是故不如謹轡勒鞭筴怒馬轡勒服馬也吾之治馬苟使轡勒無失頤舉袂揚縢振股起皆足進馬矣何鞭筴爲且夫長民者決綱斥紐木偶叢神權不自執此豈吾所謂寛哉言者於是始服然先生性故剛未嘗婢彌桀里有大豪爲奸者悉捕治無少縱有摳箠所使使傳檄郡邑挾威雄行他令事之甚謹至榮至先生目攝之愈益橫乃大怒曰鼠子何恃使卒捽庭下械繫之明日正辭以聞撫軍撫軍不能違卒論如法故其時爲之語曰蜀水爲柔木則不柔搯山如流於是治行爲全蜀第一尋以今上御極

恩封父母加其官又請以其封貤生父母既得命先生大喜曰是吾所爲折腰者乎而民遂矣復何求卽日稱病解印綬去當是時司馬鏡心已成進士治泰興高等徵爲吏科給事中矣先生之教子自爲之師不使就外傅故司馬早成先生既歸田自稱野老性儉約自其少賤至今既貴且老無異持先是數十年海內方盛司馬年髫象髮鬖鬖然先生抱之膝上詔之曰聖人之道實儉而惡侈吾見今世士大夫急游宴好華飾金玉綺紈奴僕與馬喧闐溢巷皆前二十年所亡有此非吉祥不出十年天下其將亂乎司馬心識其言其後嘗舉以告

人曰吾父真聖人也自先生居里里中人恃之甚其長敬凡郡邑大舉民甚冤者先生雖矜岸必為其長牧訟言之歲壬申冦潰晉數十萬突河北縱横磁鄴游騎至城下日數百城中人大懼先生率衆登陴為守計甚設邏者獲賊諜守以請之撫軍先生曰不可殺已遍城而宿奸其內此危道也度報文往復旬日猝有變奈何守悟立誅之懸其首示賊賊乃遁去一時稱先生知兵能應變非徒儒者也大都先生為人靜正不欺而好行義然以中坦無冤氣以是能壽行年八十神明卓然如五十許人執筆能細書日行不御策往返十餘里不憊應

飲至宵半以為常葢鹹異人云戴子曰竟其德敦其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橋大人也常以怡飴是以眉壽其洪川先生之謂乎

傳史氏曰余兄事司馬幾二十年當其宰海陵大江南北歌為神君余嘗為詩十章紀之卽不知其有敎之者洪川先生之治樂至者其師也故曰傳琰治諾言令之致命也若乃司馬之入為諫議世歸強直出鎮百粤發夷來威此非有敎之者然以余所聞先生行事頗頊甚剛拂衣甚決登陴甚勇慮變甚智苟取其意而厲持之可以秉簡為諫官亦可以執貞律為丈人長子是故天下之善取者莫若司馬也司馬善取可不曰先生善予哉

馮二酉先生傳

先生家錢塘少英秀爲錢塘諸生有聲累舉不第遂棄去從讀書博覽自典墳迄梵野無不涉者文近江庾詩介柳韋尤喜爲小詞歌曲中多閨思宮怨情豔之言所著流甚後凡其地之當路鉅公皆傾心願交先生先生率肯應之簡簡然退而雜山僧野老間則言笑甚讙文章日出如雲濤怒蕩盤紆汎瀰而瀏灕脫渾見者驚心家甚貧窶嘗忘衣食若有餽之粟者不妄受受亦必圖報之稱起可止與人春較少誤多莫而絕鍼匣劍骨鋒湛然等閑冠紳忠義閭巷節烈及是非所繫世論不平者郎哉手鬚張霜虹滿面人以是窺先生胸中剛其於世雖甚無忤諾之而已非有唯阿諾之於唯相去萬里也今行年八十有六猶辨蠅書所居三聖橋嘗雨中乘屐至於津頭往還三十餘里喘汗不作有召之飲雖甚久不告休時或瞑不語人竊相謂曰先生疲矣先生聞之遂張目謚曰吾不疲也呼酒酣歌多至達曙神明矯然蓋五官甚茂惟眼嘗淚爲缺陷云

倪子曰余從先生四十年與先生游最久嘗欲生謚之一言累思經旬竟不得也以爲才士有其德以爲恭士有其風以爲華士有其誠以爲介士又有其俠爾昔者錢塘之彥和靖清舉近祐昭諫華飛似放此二子皆不可名先生吾聞錢塘故蘇白之所治也先生者香山氏之朋與眉山氏之朋與

楊夫人傳

楊夫人者李太僕纂坳先生之配宮允紹賢之母也年十五而歸太僕二十二而太僕成進士十七而舉宮允五十八而宮允入翰林三十二而承譽命七十二而以病卒天下歸富貴壽考終焉其爲人柔令通曉大義太僕未第儀紉褎讀及既貴不改竊綦太僕凡之官必迎兩尊人夫人修養無方太僕以是專意能其官太僕既入爲給諫危身敢言夫人不惜及貶官乃更益喜人問其故夫人曰子不見蔦蘿之依松栢乎其上潦霄氛食霜氣其下乃始紛披猗柅以爲榮華人臣爲諫官不敢言脂韋以豢其官若敪子而拳縮其身則如繭蠋中女且羞以爲夫吾誠不以彼焉易此榮且子以爲士之榮妻爲是被之象服云爾耶聞者悚服益其有士行如此敎宮允兄弟甚嚴宮允之在翰林有大名頗特端整進止雖然世以是歸功操績不誣也喬諾媵及媵子不妬有恩人有爲之咏樛葛桑梅云

倪子曰余嘗有言不備諸德不可以成婦儀以其不可見過不可見才馴其氣若嬰兒而當其履艱遘危則又必責之壯男子難爲之事故曰婦無百行者非通論也若李母楊夫人者豈可不謂之猶龍乎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錢塘人也居江之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常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貧所居淺陋與少年張阿官隣阿官故逋蕩窺女貌都狂發夜躍上樓穴窗入逼女女大呼賊頭踰脫走元輔驚起偵阿官禁而髡焉未及且阿官兄子養忠知之遽糾黨斬門譟奪阿官且鳴金環於衆曰元輔實以女假而又弃之女聞之揕胷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女父母專弗禦不能中傷及事解譟登樓見女投繯奔救已氣絕乃以聞於郡有訟梟曰丁玉爾者爲阿官謀賄走輔金當譟元輔頤訴女承汚若爲奸露然者時郡守河南劉公有廉明聲顧念郎如父言因無死法然心固疑之乃故訐其獄而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女潔烈及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公雜治之一訊吐實於是阿官等悉論如法闔郡譟呼有爲之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死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屍寔處子乃撫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纓綴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爾者一日自言忽見女立其庭自

搏叩頭立死一時驚異以爲神明云

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烈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擊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搏則生靈怪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當其變生氣作則躍爲雷電播爲風濤其固然耳今夫臯夔伊周非必奇鬼而萇宏著其碧血伍胥馳其桑車皇英姜姒不誣靈妃而曹女没而戴屍李娥冢而殉鐵此非爲壓魄鬥然傑魂狡獪由夫循常者神靜要變而氣翔也故曰多所見少所怪使儒者閉門枯生讀古人書見萇伍李曹之事必將心疑以爲荒誕今觀於饒塘劉女者則豈不然乎

倪文貞公文集卷十五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記 一

成樂軒記

制於翰林院置館銓翰庶士簡者碩爲之師其講室則師弟子退而求之之地也有軒峙然疏寮洞牖命曰成樂蓋聖人之言曰成於樂樂育者德德焉故名之也予惟今世之士以小技進於廷天子於其治人之材未嘗有所試之也然卽不疑而授之任外者民社之大內者錢穀刑名之重卽聽其自娛自填未嘗爲立師以導之也庶常吉士則天子所遴儁焉以爲此其英多而秀出者然又使爲經生而立師以導之若是乎天子之於羣士以通材待之而於其所遴儁者顧以童子老生畜之則何也嗟乎此天子之意之所以異也夫天子以一節之長畜羣士而以成材待其所遴儁者則已明矣何以言之夫一節之士在於鼓其銳以致其用故其所鼓吹於世有若獅者有若吼者有若噭鳴者劍鳴石裂霆布風號可以爲聲而不可以爲樂聲者於六律之和各執其一體而不能以相爲故宮商布闔之宮宮之偏也徵

法振紀之宮商之屬也命生教聚之宮角之屬也經洪緯織之宮徵之屬也辨物審器之宮羽之屬也獨宮獨商獨角獨徵獨羽不可以成音一節之士不可以相天下相天下者其大在於平天下之情達萬物之和而其徵至於格穆淸之幾轉元化之鑰而其妙極於不自知金石以動絲竹以行匏宣革贊草木節之八者雜劑疑響此非鼓錞者之所能爲而一節之效長巳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舞百獸而諧庶尹者樂之能而相天下者之成也且夫古人之爲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

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其詳凡備也而至語大學之成則必俟之與詩立禮之後故曰非得乎道者不可與言樂也今夫方廣之地尋丈之宮握吧者龍焉秉鐸者式焉橫經者寔爲登其堂天語瑱如離文憂石鐘鼓之靈也入其室百耳互發玉石相攻管絃之和也進而奮躍經綸在手元氣在胸獸舞鳳儀之容也退而同罪不負君不負師不負吾學廣大淸明之象也樂之爲觀盛哉材于是乎成也已郵成于某之歲道其事某命之者某追而記之者某

鄞侯王公築塘通江生祠碑記

上虞之爲國以江海爲外襟而內親湖湖曰夏蓋方賁百里溉田一十四萬有奇挹拍溪江而歸墟于海往江鯀白堰屈曲二十五里强節塘角自符其郊未嘗過湖而問自頃居民規便抗弓取絃使水奔怒激射捷走而嚙上陳之塘上陳塘者瀕江之所表限也時則名田千計奄化爲江自是以來塘歲一決至崇禎九年秋九月潮乘風威所決業家埭塘以尺計三百有六十沸洲連山逆行犇飛溘溘疑嚴濤岸移奪廬墓徙宮於焉夷桑田歸魂於滄海自虞注姚至於甬東凡淹沒歲不千萬

邑人大號其時上下𥌓眙無能治之者治之則益甚於是毘陵王公以南祠部郎來守越州余季父封侍御晉源公仲兄侍御三蘭方與泉跼蹐齋咨問之大喜至足躍几上曰虞不沼矣吾駟王公節嚮而思深節嚮則能夬謀思深則無墜計乃率七區之衆跣額王公王公慼然顏變投袂起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下令亟築塘既循輿傾計區徵輸又請之臺使者發郡社穀如干濟之資用無絀遂以其年十一月築新塘明年正月築備塘塘成邑人皆賀王公曰不然夫以禦寇治垣而宿寇垣外垣之命猶寄於寇也不如逐寇使無覘吾垣者而垣安

今江不歸而覸湖其勢不吞湖不止也乃又下令求江故道所謂塘角者躬乘櫑橇履波蹴濤審端究歸盡得要領而慮餱糧之不供爲出歲俸什五曰偶輸者於是乎致材石儲斤鍤募丁徒立長督治金鼓餙條貫信罰賞十千緡錢如雲如風心串力屯爭水猶鹿排壅決塞徂湊迴背䄂人聚鳥灕然應謀自四月甲寅至於五月壬午江道爲情恣悅敘告厥成王公意未慊顧命更築上陳泉同江亦乞致達益功致堅謹治如敘又相湖要害江海咽喉如干所疏者益瀆鑿者益枝視蔭之輩識爲蒠謀居亡何龍嘯於江大風揭石高岸四隤木圍五

尺以上者悉拔而塘無恙衆乃急神王公當此之時羅懸所壓可得而辨耒耜穀芨可得而求農謳於野婦笑於室疊者躍病者起於是其父老以爲宜如制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其地而其士之髦者乞余爲之記余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天下事曷有任之不成者哉以其誠則必得之以其計數則必得之誠者天人所際計數者神明之歸也雖以申韓狹術計桑挾權自其爲之必有其誠雖以姬公持盧孔子持道苟無其計與數亦何繇治天下乎昔者禹受命治水不敢曰有知三過不入子呱不字而日汲汲若其勤歷不敢曰有不如順用疏淪

逆用排決淮渦搦柏致其神靈禹以聖人之才而不貴無勞之功以聖人之德而不貴無術之道是故禹者萬世之水師也西門豹則之以治鄴河李冰則之以治岷江王公則之以治娥蕃之水夫水浮天而載地守地之貞行天之化故其人知貞知化則皆知治之也當王公之始事告之神則神告之憂則憂告之發號則發號告之出粟則出粟誅殊弱箚淮徇衆欲及其終事准權程機占役察遠流思周變神明無端人謀鬼謀咸有所不逮矣故曰惧以終始其要無咎西門豹之治鄴河也始于投巫終於鑿十二渠李冰之治岷江也始於立三石

人三石牛終于分三十六江王公之治娥蕃也始於爲德于湖終於爲德於江投巫者使民不怒河鑿十二渠者使河不自怒立三石人三石牛者欲以力制江分三十六江者使江自制力爲德于湖者使湖不畏江爲德於江者使江不夷而爲湖莫不本諸至誠益以計數近取諸心遠師神禹故夫西門豹李冰王公此三君者天下之治才也繇王公之道以治兵用衆不出一年中原之寇可蕩然而人有不能者悲夫巧者貫楊拙者失墻洪水之難誅宜必甚於盜賊王公爲其難而天下不能爲其易豈不痛哉王公名期昇毘陵之義興人舉崇禎

辛未進士美姿容鬚眉華悅其爲人無欲有氣治其民慈健並行民愛戴入對者無問紬信皆翔舞而出潁川南陽之流歟雖微茲功亦當祀也祠枕上陳而望瑞角東去虞城三十里西距會稽境二十里先是富厰湯公紹恩守越建三江閘利越百世越人祠之三江其祠翼然孤跱百餘年至今而偶云

三做堂記 堂爲大司農署額

崇禎十六年癸未歲五月十二日上面諮臣元璐司計經畫臣璐奏陳三說一曰實做一曰大做一曰正做實做者期與樞部通盤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彼寇之地餉多虧折敗軍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用足而浮冒之弊剔所謂實做也上曰樞臣馮元飈戶兵合一之說正是此意臣璐又奏大做者小生小節無吝於數永一舉即可得數十百萬又必爲利于國無害於民者悉心講求以圖有濟此所謂大做也上曰總是生財大道四言盡之臣璐又奏正做者以皇上堯舜之君而責治平之道於司農又選擇儒臣講官爲之凡所設施豈可出於掊斂搖宜之題策臣必將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苟攻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凡皇上所命蠲必蠲命賑必賑昔年加派勦練諸餉可裁者必裁臣必不敢以時詘擧爭總奉皇上安民一言以大昭聖學於天下於以慰皇上宵旰之憂勤而畢臣鞠躬盡瘁之素志上曰卿此言甚是與根本之謀聖賢之道欽此經筵日講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恭記并書

○跋

董元宰宗伯書山陰令王念生勑命册子䟦

夫雨露竭澍而樊百昌之能雲霞極姿以贊穹元之色故征和九策端蒸都尉之閎太學五經光發中郎之篆何則琵瓊黄流取殊榮之相報明珠華櫝亦聖言之所資也有番君之匹亦召父之流稟其孤清睽絶華亭之鶴出爲窮蹕浠過會稽之雞晝界蝗遷行車禽擁劉元明之第一徐聖通之無雙不其然乎屬以虞庭追[illegible]姑熾之絶踪漢詔華飛役許燕之大手十行星爛[illegible]署能三命風申堂庭策蜀如綸之致可得而覩焉夫物袠甚則錦承入窮深者絲絲于是乃使鍾繇之彦起[illegible]

箏鶱顔柳之英致其奔抉觀其體凌摄鐙法極懸叙慓慓如臨鄴下凌雲之牓飄颻欲舉絳州碧落之碑斯則唐宗之所以礴妙于絣盤魏后之所爲躭佳于壁帳也乖于覽者其道無方可識皇謨雖資吏範大則天球之貴小亦墨池之娛則知七寶合成月姊之宫有爲璞鑿五方轉换天王之目隨在摩珠可以佩刀誓于淮水鶩其神物渡延滿而龍翔考爾世珍對岐山而虎拜云爾

姜鳳阿宗伯制詞䟦

鳳阿先生正學嚴節修能稔功昔在留京先子所畏既五十年風道鏘章如制所稱非有溢辭觀乎天文愈知地紀星野相照剛有然者起喜之心敬應之道功言之致名實之歸猶兹渾璺可得而求焉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言以其徽詞著其大義也

周巢軒太史褒册跋

敬誦天章斯知聖學也天子方表崇孝經與勵庸德得一士篤行至以封股救親聞者如獲龍馬天球矣高皇帝之令民孝割股者有司勿以聞以爲其事猶或可爲而好名者將爭駕之若如封史之務爲極難以爲其孝者其始不回等于啖豎其終獲濟有若神明即有甚善疑人者豈可以比干剖心宏演抉臓爲是殉名負氣好事而然制所齷齪詎非睿識乎且夫封史無他求抹吾親而已然而天下儒者喧之以爲其世瑞其子史公秘之以爲其家珍孝之敎忠子之學父斯有元會致于

微又非徒奉先捧檄之情桓榮陳庭之義事非衆著理絕名言維帝知之當適夢賚也

王季重觀察撰嚴封公墓銘跋 封公子名起恒

嚴先生之人王先生之文會稽竹箭東南之美也嚴多行義以富王先生之材王極致精以壽嚴先生之命天之所紀豈得哉乎若乃必得其文則幾欲操刀必傳其人則不以索米斯又可觀知正之極義孝子之永懷矣故曰殷有三仁焉

仲兄三蘭學使射書跋後

夫射以考藝而觀德爲戴禮詳其法周官悉其儀易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由來遠矣高皇御極之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較即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三年旋定射儀二十五年復詔習射於射圃煌煌聖謨惟武而不廢武如此爰迨承平上者正裳笏坐堂皇雍容禮樂次者爲擅經史摛錦吐藻鼓吹休明六弓之設五射之辨八矢之識委庋高閣鮮有過而問者主上神武拊髀而思頗牧因可臺臣奏僞詔海宇習射祖制湮而復舉樽俎折衝於是焉在甚盛典也仲兄三蘭文武兼

姿銜命視學豐鎬課較之餘時進諸長吏及博士弟子咨諏方畧籌策綏靖日夕懷射虎射蛟之志而尤惓切於新令之遵因採古今名將射要射病等言編次成書付剞劂氏孟子不云乎工者不廢繩墨射者不廢彀率是編固彀率之助也雖然兵法無過孫吳穰苴淮陰諸家今其書具在學者有能窺其旨否驕騎教之而不受馬服子讀之而僨軍其成敗判若天壤然則書又何可泥也射伎也而道存焉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神而明之存乎其入願多士交相勗於簡牘之外以上報當宁則是編即筌蹄棄之而予兄弟與有榮矣

倪文貞公文集卷十六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題引

題元祐黨碑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碑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禍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

往不禍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黨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楊維節藝

文字一番開山即為世人首過以其人皆學之久而成蹊後賢變法便復聲禁厲詠誚不得復為某氏之學故豫章之務為奇文者不一日而奔走天下不十年而幾受坑焚今維節此文余謂其開山之功倍於前人而過決無有自余所見前人之享大名者雖甚孤奇畢竟以光鋒誨盜今維節之奇乃在神性雖盜孤白裘手豈能頚之趨乎即使後有慧業能為之者亦何可指神性為某氏之蹊如其不能雖更百年維節猶孤行也往見維節文狂喜題頌如維節所自敘云然大都以豐[illegible]之耳今既六七年余言始驗雷令自天生將張司空亦可得而優孟歟

題曹秋水藝

里中與儕輩平虛數其孚士如秋水行誼便是陳太邱其文遂舉震澤近縣會稽以儀論之正可見事疑秋水不許也不悟因緣辱之而庶不疑升階劉巴發恒眉山入室廬陵欽容固不誣矣且夫考德辨行未有不以文章者自秋水領解來四五年間文章一事飛瀾驚沙而秋水我法自貴寧不得球不欲中謗則其人豈不可知哉古之立大品致大功者皆由靜定此二字符比於鱗篆入慈肆必衆去秋水慣之仕途彌多謗商邱雖得珠無解惷懇況未必得珠且將失商邱乎

爲林浴乎司臬作圖并題

林浴乎使君者道器之總輸法庇所歸韃也治越三年而有千年之譽然聞者使君方賤陽矯而尊隱豹余亦且親虎溪而㻿龍門如木孔蟲不知天日亦藉雨露居然以肥飫移歲星親乎桐柱姊子徐生允臧等攀轅自崖鄭重惜別臨岐之訓與歎山靡賞及臨池而洛襪坼于是一年矣徐生懼乎從遠日墮揭笈而從爲有光風不憂瘴雨因從羽翥取塞前謀余不能辭道在戲龍耳昔周茂叔辭猨載曰平生不識畫圖哉周子也周子不知畫所從來由于龍馬周子承不識畫亦肯承不識河洛乎是故畫有乎理而余不能知其所徵通者邱壑雲烟而已

題徐師一孝廉近業

燕公論富嘉謨之文濃雲蔚興震霆俱發誠可畏也施之於廊廟則駭闊朝隱文靚粧盤服趙舞燕歌觀者忘倦施之於風雅則幾斯言形物可謂已至然使軒剪之音托於鐘鼓則亦不聚矣天人之容正以環珮則亦無譏矣今世之文肯以廷救又以怒救廷以厲救嬌以嫣救厲而吾友師一氏獨𢁎笑之師一氏以爲其救若此不如無救也其所以自治其文章者骨起肉隨色敷體立豪不役纖妍非弄姿弁冕而于閨巷嬌歌舞於名物嘉謨謂之徒亦朝隱呼曰婦人凡儒者丈夫之爲文章則必如此矣非其人之靜娫濬遠誰能爲之者乎

題張肯仲藝

闗中以五策識張子士既第因且經世即偶爲文亦皆爲經世設也取士之法上觀三年下觀百世瞳光所注大都什九射其方來耳今張子特以其舉子業自崖絶攀夫由張子之道以教天下舉子之爲文使必爲其專氣足理奔才而不叛者既以功已必能福人是亦安可没哉張子未遠展宦余告之曰即一歲居無所事事必益治其文章務子曰惡惡毁囯惟有文章非曰國華也道之可以起智造力無如是器冝考苟致專積久爲之忠孝悉出豈特力智乎張子問余爲是經世文耶抑舉業也余曰無不可

爲潘安祖題文衡山先生書卷

先生楷書爲國朝第一書如其書道疎嚴貫由工入逸亦繪家楷聖也此卷體切諸家各能得其神理要於我法自見爲可貴尚安祖投余索題且半年余愛之故不應命比于投轄龔得久周旋耳今將別去不得不歸既別安祖又歸此卷且夕情懷正如中酒因歎今人之致定不如古人今欲爲裰帶卧觀則能之爲扳跂欲墮則遂不敢何也

題曹方城靖海一籌

馬稜爲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爲能知儒者乎凡爲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辦賊尹鐸但自任不爲繭絲耳不知其能滅智伯耕銅屋矢妙適其數年前前人神明之事此非瑣倖適然爲之者也天啓崇禎之間置一曹方城於閩同而閩同大治海寇作而不害綸扇秣韋迭御堂皇籌之五年勤劬俱効今讀其言畫地聚米麾鐵投振守距環脫動口鈐符夫以韓白在壇留泌居幄即多秘計要其盤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計天下大事連奏劾大將之否不律者人雖危之益貴其識皆曰使其秉樞坐籌殺天下賊當盡今且以讒去投之癉鄉嗟乎今天子之治豪傑有如漢高顛倒之而後盡其用豈可以一端見乎吾固嘗讓二策未之敢獻其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奈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皆勝賊奈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責將不如責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赦魏尚又一策也

題王懋遠孝廉近藝

與王子安孝廉石交三世前三年始相謀同巷居籬壁連互既鄰切晨夕深歎素心而顧心嚴是父子奧學强才自此亦不復能有酣叫李雅百萬買鄰僧珍顏延之胡床隔籬一聽張鏡之譚頓失豪舉余于二王兼斯二者懋遠之文精湛如廼公而別有昌華騫其氣采假以其文章爲之晉法而曰獻不如羲此其外人豈得知也懋遠今歲纔及終軍棄繻而華越之名彥老宿拱手而讓之牛耳者已八九年恠天下有才蚤慧如此以懋遠覩余未止上下肽其權衡姿游燕字者謙謙也抑不可不服余知已每小試射其名必第一或得第二今秋以意決之必第一又得第九人人嘆先大都不相遠必如是倩發謎亦正難耳然余甚貴其人靜凝使待天下事不必不如廼公健決也若以其文章之力恣其情才處承明之廬正堪作賦追孚漢人必及枚左使懋遠不作賦七發三都竟當單行也

題徐漢官孝廉近藝

漢官徐子之文之可尚者以其氣靜而體安靜使氣斂安使體變主其靜安而天下之鋒力才態皆可磁引燧呼而出之也故以徐子之文置之金鑾玉馬之側愈見華處之土鼓陶匏之間愈見質是則天下之華質無有能過乎其文者此由其讀書多也徐子讀書日夕與秦漢人臥起雖賓朋是徐庾下令逐客元白歐曾亦在逐中矣其宗多名卿鉅儒有所取友揭竿太平之山岡奇獨往子獨往子者吾同門友一我儀部投縑石隱自矜為林下一人者也以伐之孤神岸節取而為之文章烏得不有其磊落英多者乎諸子或問以徐子任天下事其將濟乎曰必濟何以知之曰其骨強骨強則志立志立則材聚也

評徐止吉時文

徐三甥之為文長云吉刻峭季謙吉遒凝而仲止吉特以明華濟遠就其中權兄弟自相師而情操互出如此故人謂徐氏多才足致柳原也然大戰或失吾有三說益之長甥欲車轂轉宜治以脂季甥欲縱玩鶴飛宜養成其翅而仲甥欲書法精宜使入木三分苟靜氣專志求之皆可得耳仲甥勉之并以吾言告二子

題何立夫程墨大雅

吾門士何立夫者藝壇之崇帘才機之精縴其意欲以舉業治世王鉄治文以爲錙基讓時衣裘取嫁雖有屠龍不如摩鳥矣夫今世之才極于巷戰巷戰者之所爲騎危涉淼意亦淩躐道旣出於青蠅弔客後世子雲之謀顧其心所射乃在三年三年不得不泣則歎此爲執彈招鳥手悖其情立夫曰吾何可以不正之哉刻程墨大雅

題徐云吉詩草

鳥鳴有取於鈎輈格磔劍舞獨貴其渾脫瀏灕凡天下之好音在扚危器能歎物固有之詩亦宜然矣吾甥云吉天才獨高初未嘗爲詩纔一爲之便追作者愛其聲好而幽仄難尋當其鋒怒則姿華愈美此百篇者吾無一字王融謂其甥孝綽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當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題素盟社刻

士各治社相尚為文章此即文運之升以為道取相勝不極才窮量則不止也近多文社而吾門士王子毓蓍英奇自命剏以其昰氣集同人之有才者凡十數士鏗鏗鏘貫欲茂浩高亦其所持大都以異制凡以尊制異是其氣正可以冥社靈矣其曰素盟此言其頭篤道同也然更願諸子待此志氣務為經制又進之為道德經制之涉文章道德之於經制是猶孫田上驛之遞下驛康段吾市之豎京市也若夫文人相攻自古已然魏文帝曰傅毅班固伯仲之間耳而相輕彼譏是固不足治也

題史生復之游草

馬季長貴鄭生吾貴史子史子者其人驟交不熱久交不寒其學事古不愚事今不諂其交正視不詭仄視不乎其遇小戰不退大戰不進從吾游三年吾不敢處之兩廡吾使諸子從之亦三年承唾俱進一日忽感吳立夫之言慨然曰眼中不見天下名山即胸吞萬卷安能脫兒女氣耶遂欲仗劍出游直趨大江而北臨發來別刻其文十餘篇求教余無言納其奚囊史子問曰何謂也余曰以子好游語子游

題李蒼嶠近藝

李子之在吾門恭誠靜凝嚴著其骨吾雖甚親之亦必引爲畏友其文特矜體持才賤同貴獨凡時所最騖則必棄之其所取者時彥皆以爲不及也觀此即其所居身用物者可知已吾固嘗論人文章制時不過二法無或俟取焉或俟棄棄人甚騖譬諸羿師懸拳伺虛承後者勝取人未爭有如奕者蹶踐趨利得先者雄天下之道一棄一取一後一先而已

題卓左車集

根天極人鋪宗貫德上有盤庚下至居山而止其情與法無不取之今世膚言求解老嫗與學矜負牛蛇二氏至死不相往來然不知世間牛蛇老嫗必知老嫗所通牛蛇必伏特非白香山諸賢可辦古今二才子長左車耳

題朱宗遠畫冊

宗遠所倣諸家人不可及者蓋有四傳以性靈傳筆墨以繩尺傳才力以學問傳意思以道理傳典會凡畫不性靈不法不繩尺不創不學問不空不道理不怪此皆以其小雜爲其大合世非宗遠誰可語斯凡宗遠之爲人與其詩文皆如此不獨畫也

題節孝視母裒冊

夫地德曰貞女艱著節昔者共姜矢死則有栢舟之詩巴婦秉常是表懷清之築然而穠華顯衛豐貨雄秦不知青宮貴匹欲改何庭豈有丹穴素封更謀西宿故雖晶志非必奇能富貴之資易爲名道若乃縞綦致淡簪翮變衷席石岸然今惟視母視母者治閨之砥繩持世以笄縱跡其遭遘有甚共巴阜厥我儀賞惟寒士慘斯在疚方丁妙年當共詩汎舟河渠移琴鼓天橋夜坼雲翼晨摧生民至艱荼毒極苦華杞善崩城之慟魯陶寡離鵠之歌怨影慰空衣嶺食蘇雖禮夜不哭而天晝爲昏徒以藐諸未亡而已既乃收魂約痛署孝承嚴雖青不卒我即其父雖庭無立我即其師雖黍絕甘用激捧檄熊丸煉苦誠蕡庭鳥相彼枲麻以與操績之敎守其環堵而有徒舍之功是使龍文騰其虎氣觀夫文學夢爲名儒陟彼屺兮母也天只既年六十聲聞于天遂有王言如絲婺星若鏡字褒紀季號克宣文閭巷聚嗟以爲盛事當斯際也不其康哉嗟乎天下名行墮於鬚眉皆以肉飛不知骨立即爲情盡詎有義存宜死而倖生則無倫紀宜生而倖死則無功能所以王魏之賢亦皆易主張陸之烈亦不存孤若夫同穴之恭篤於匪躬握

手之言嚴於顧命茹荼之義烈於忝虒鞠子之謀懋於定策衣冠靈盡道在婦人宜尊太君謂之聖善也于是里士社朋華文綺論霆訇雲沓塤引箎隨雜以笙鏞聲諸金石當在昔者致極悲悽不意今玆以爲歡豔斯知雍門曼聲適催淚睫淸徵哀曲反召翔禽聖人以致遂之業謂之榮華先王取幽怨之音被諸絃管有以也夫

有以也夫

題女史素心畫爲陳赤城給諫

意山而山意水而水亦似雲行亦似雨起別有天地非必畫理女紅以前想當然爾坡公有言不在形似管夫人云倒好嬉子吮毫之徒未有明此是何健婦勝男兒偉畫亦有史女亦有士樂彼素心隔幃有咫秣馬秣駒江之永矣

議建全浙會館冊引

夫百人之聚亦有叢臺小國之僑能謀稷下況依旋替最號雄藩而蠻觸分蝸參辰別宿冠蓋之氣散若星氛車馬之蹤隔于河漢維旅瑣瑣既爲燕宇鵠游如肓假假時或鵲巢鳩借龍蟄非穴適亡其光鹿奔離羣而伎其足致兩已之戾葯薇甚三物以詛殞篪惟十一郡志意不咸亦二百年衣冠之責也今乘聖作適際朋來議調廣場聿興共宇傍天尺五幾延牛女于太乙之庭綸地三千畧彷枌榆爲新豐之築苟成斯役其便多端盍以小繫蓮弧大堅葵向退食而連絲縷同心之聚爾合三十六輻共持車輪千二百人齊棲祇樹斯明同舟合轂不墮歸趙亦若長枕大衾期通氣味況夫衆擎易舉不過閣下之一朝豈曰紛議難成有如道旁之三歲敢訴同志毋處後戾凡翰若干悉條如左請當衣餐適館之月大書福星在越之占

倪文貞公文集卷十七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〇贊銘

〇關神像贊

吾儒而吾彼氏師彼凡乎三教統貫綱紀文子文人武昇武士凡茲二塗咸曰弟子威爽禁非嚴於律禮吉凶前民聶乎易旨帝王宗之逐於五祀庶民奉之過其祖禰嗚呼開闢以來惟茲而已

高忠憲公贊

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斷國美京貫雖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爲士鍛鍊同文之獄爲國洗辱汨羅之沚薵菹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轍當宋旣灰赦墮其祀嗚烈取著所以燕市當明鼎盛闖于其紀甦辱取聴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焉已

袁節寰大司馬像贊

試之刑以觀其德其平在額試之諫以觀其氣其正在鼻試之賊以觀其謀其洞在眸試之權以觀其壯其强在項試之多艱以觀其力其硬在脊試之先幾以觀其介其高在熊璵營經支起駒盧武戈止手探驪不怵足履虎不踁身侍之長城而望之景星鬚眉之謂男子衣冠之冑精强嗚呼厥象惟肖是之曰照

贊黄石齋宮庶爲吳濟人太史朱國松石壽其太

丁君

不輪囷不龍鱗不磥硊不假蓊母貞妹子大儒初荼英

終難老化霜花爲月華書其紀壽有史豔厥祥朱飾蒼

筐鐫奏情文茂能言哉吾石齋

松何依依湘妃起大風怒翻龍豬之餘色如朱其骨强

彌軒翔如嗟異告謗帝帝曰咄勿翦伐後有娟保歲寒

旌其稜以斯資石何家家女媧逞五色抵穹隙嫉不殘

湟如丹其體正日堅定媧貴實告太昊昊日嘻慎持之

後有賢才補天報其母以斯壽

汪生洲司馬先德六圓贊

經席一燈

楊雄草元童烏旁悟盧陵賦成子斐宵薇蓉光雙炳太

乙分臨是父是子愧彼向歆

試邸共被

姜肱大共稿錫爲孟宗廣建丁嬰友生父子道同則

亦以類共處一衾各標一誠

燕臺就誅

椎邪説用石建流論亦恒言耳何足以疑隆德大儒傾

都所藐想當斯時景星如鏡

費署敎忠

陳留扶風鶴洲鹿洞不爲一家不爲無用莫戀孤突焉

年已忍莫孝王尊毛陽其假

左掖疏恩

守闕斷缺貴其鼓倚寶箸聚米貴其傑說是有由來子

訒伯魚誠寶天章無雜父書

南陔愛日

以蔡叢事仲由嗟窮以要人事延之畏隆亦既顯名載

其元致陔蘭陵華一日千禩

贊陳章侯畫諸兵憲王園長 圖作古貴公家冕服立喬木之下臨水召然旁列奇石石上紫芝數本

釋其華軒而翅阡陌薇蕭翹薪將無召伯循玆湣陸以擬逵鴻衮繡赤舄將無姬公其必有圖弁彌蔓州靚彼壘石將無武侯其必有侶東園夏黃倚以紫芝將無子房

婁江張虛宇翁像贊

情之著形譬火著氣虛燧而幽附薪而熾雖洞乘坦之目不能以疑其爲父之傳子譬水傳器注瓠而清灌鼎而貴雖辨淄澠之口不能以離其味是故我贈虛翁廣顙敦頤滑乎無疑葛天之容而知其中之誠然我交天如與學深文岸然天隱石渠之宗而如其生之有自

封吏部新安呂紹中翁壽飲圖贊

酒馨旁皇一客二主尼山之樽陳於璧圓公褒揚觶序鼎致語壺公之筵陳於棲麻麻姑倒囊方平擲脯東西各招呼得六則飲該一飲孝事親二飲勤守矩三飲道延嗣四飲超俗處五飲無滯骨六飲德機杜呂翁岸然大第以舉千人萬人瞷眙耳莫或敢取

馮禎卿諫議齋石贊

石習馮子其端如士馮子習石其直如矢故馮子之出則峥峥入而諤諤者靡不石而石之小而堯堯大則學學者靡不馮子畫之爲道傳神而已

其一

天祿甍眠支機夜怪米顚有云豈得不愛

其二

尊嚴擬丈盤固應侯紇龍吼豕渴士致謀

其三

靜質嚴骨奇形正體得道以安其壽莫紀

其四

此老倔强與我周旋俎揖之耳誰曰拜焉

其五

頑頭慜慜不可以仙叱之不起試與一鞭

百歲翁商景華像贊

仁義拄其胸詩書皤其腹煖不染之衣飽無求之穀坐淡泊爲窩聚歡喜爲族經綸在婦麻筐簣在兒讀不入朝何憂不入市何辱田少吏不喧病稀醫不促循此之道雖垢合漠可使安期扶輪羨門捧轂而傎乃百年及齊而足者此亦由其逊躍保清心厭塵俗而其於世𢗅然不以生爲可欲

其二

聞曰火滅脩容恭必壽又曰敦其行其於言無所不信是以眉耇又曰偏爲爾德則如松栢之茂又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視久又曰聞道而毛若孺秀蓋今觀於景華先生而知是數言者則皆不謬矣

題彭天錫像贊

不可處之朝廷此非豢龍不可置之巖壑此亦非冥鴻孰謂詔使之可圖姜子而虎頭之能貌謝翁不林不市者以此御空亦衫亦屨者以此游通是故麋鹿之羣亦子之金馬王公之門亦子之牆東有五嶽之氣才九淵之蓉吾昨日揖其人歎乃生所未見今日禮其像如故人之再逢天下之難遇而易交者其惟是公

朱龍巖翁像贊

翁諱廷機龍巖其自號爲朱氏爲姚江著姓世敦孝友而翁尤馴謹渾噩落落有古風娶陳孺人孝廉紹先女也文史相莊偕老八十有竊登非先民之遺矩末俗所心儀者與某與嗣君京翰同游薦不自鄙其詹詹者爲之贊曰

德滿如其頰學廣如其額雲夢胸吞星辰手摘智何在在饞電之碧義何在在霜鋒之戟銘師恭壽才任農民百城之富禪其贄二百之藏世其澤擬翁以地行仙人而不可得測者惡測之矣爲此圖者殆亦荀淸周昉之匹與

幽風八圖贊爲蔣八公宫庶太夫人壽

一章耕饁

有見其鈇相敬如賓一耕一饁可以觀人

二章求桑

此弱女子西陵功臣中裹衣被下教絲綸

三章載績

敬姜勗勤漆室嫠本得其道者彰施稱家

四章纘武

纘武多功緩文多莫不如緩德緩德難老

五章室處

智足遠患道在持盈入此室處是以使寧

六章介壽

斐成奏笙飛璃擊缶胡麻青精何如春酒

七章播穫

穫播相環貞壽元起甲子十周周又復始

八章鑿冰

鑿冰啓冰陰陽道浹請進一觥坐觀調燮

壽胡母徐太君十贊有引

徐太君者不櫛之巨儒操績而談道者也彤管日書不勝紀德絳幔如設可從受經跡其畫荻功成浦乖兆應婕華才以熊罷告成器于龍文聖善之能于斯已炳矣行年六十方猶始孩寶婺之輝連乎南極軒樞之象正于西華閭巷方將宣引是聲觕張廣詠而元瑶原無史識不善巫覡又以詞奏高平未宜繁節風存靜穆取副嶽音極汰千儀澹形十頌實不能發東野草晖之義助季偉維柔之歡爾康爾長載歌載碧云爾

其一

太君父景雍翁茂儒名德登第之年太君適生里人謂之胎貴生數歲慧悟不常執其麻枲組紃爲本事而旁通儒典不遂指歸宗姻見者皆嗟歎曰此亦女士必至高位也贊曰

珠含于胎而其岸榮是希有寶乘瑞而生乃生女子載弄之璋夫何以故謂其非常

其二

太君事父母婉娩盡孝事尊章如其父母勿逆勿怠大慶滿竊小毖唾洟人謂此曾閔也特幗耳或曰太君之道從熟讀內則來夫太君或未必讀內則而讀內則者必心慚太君矣贊曰

事姑若經以儀孔曾太君之學得其至精女必傷悲婦容和喜笄縰縞綦英人孝子

其三

太君年十八歸太公太公好修篤學太君佐之紵績太公以是成名儒太公不第窮困亦無北門之謫詩曰琴瑟友之又曰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此言同德者有同聲同聲者有同樂太君夫婦有焉贊曰

鹿門棠山謂之靜友先生太君千鎮之偶不羞椎髻道逵孟光不泣牛衣心笑王章

其四

太君感月華而生聖游聖游出胎英著於啼其後聖游盛文章嬌名行蓋其兆見於此矣夫月者盛臣之儀體貞貢華宜著文飾又月爲天使故聖游之官以皇華發軔云贊曰

在月爲華在人爲秀蟾蜍匿踪石麟乘侯孔釋抱送虎氣騰上出胎已奇何必其長

其五

聖游生而秀異有黃童無雙之稱太君教之倍嚴庭立聖游既穎悟意似傲然不屑苦讀者太君曰學不加功

終爲天誤耳或謂太君母也何事嚴太君曰家人嚴君父母之謂也贊曰

陶母截髮孟賢徙舍豈曰天挺匪教是藉遠援祖德近引父書母也天只亙士瞿瞿

其六

聖游弱冠以其蘇經魁天下名噪一時授官行人奉使命便道歸拜太君膝下太君受拜已容色如平時徐徐問聖游專對使四方往所誦詩今得力否贊曰

凡有子者盡矜青紫女士母師志不在此使於四方嗟乎愼旃壯而行之詩三百篇

其七

聖游輶軒徧天下盡職精能三年奏績上天子以爲才下所司大報其自予太君象服如山如河太君對揚稽首起顧聖游正色曰致身爾職也即不然盍爲而母圖報德乎贊曰

天子褒之副笄六珈太君戰戰曷敢以夸孝治至仁承錫爾類敬忠至言靖共爾位

其八

詔求諤士主爵臣曰莫如行人臣某才節第一請召爲禮科給事中報至太君不喜曰此七尺非兒有矣已而忮者能之中以危法太君不懼曰兒無罪天王聖明兒不死也贊曰

有才讜諤雲臺所摯以憂范滂而不啓顏有讒哆侈同文可懼以信曾參而不投杼

其九

於是太君年六十矣堂設蕤榮勝朋雲會或祝太君曰請得聖游所受命人褘衣翬畢其功能揚太君之聲於天下太君因是以御板輿覽王畿天子名堂公卿避路聖游稱是以益安慶壽忠將太君所云報德者其在斯歟贊曰

敬進一觴爲衆母母帝曰欽哉予有弃苐迎鋒車上宣室席前此關乎治能無蹙然

其十

或祝太君壽太君曰謹謝人曰不然德之取年猶燈取影故桀千燈伊得千影也太君苟厭多影何爲益燈不已乎請得太君以河圖中乘之數六十其六十者爲地行驗母使天下知有人瑞國華理固有之願太君毋讓贊曰

又進一觴聞曰仁壽理與數謀神足形守坤厚承貞亶其然乎姊呼獻勝兒畜麻姑

○○周孝愍贊 光祿周公應中女

○○○孝愍抗節死而不欲發鐘施之愧君子以爲孝也頌曰

有健女子履仁蹈義蹈義者何死以昌志履仁者何死以冥事志昌道光其節之遂所以閔凶吾不得㳂事冥聲銷其孝之秘所以旌旃吾不敢刺昔皇甫婦死豪强贊其詈中申錐之有忌昔秋胡妻死夫非類其詞𤦆𤦆於何肯閔苦夫危也變從中夾若夫雀鼠獄將上治夫何言哉默然而斃嗟周孝愍千年寡二孰爲之先曰清白吏以彼驕居照斯往帨

○○硯銘 有序

○○○廬州許芳谷太守治越三年夜夢蘇文忠公晤論周旋且起童子援鋤叩堍得石乃硯也題曰天然而其陰有文忠小像宛然夢中鬚眉云

原夫東坡百世之士元度再來之人乘願現身乘道役器所以薪傳五載不斷三生飛注虹文奪奇風字通魂表相神明之交也知其象以表意亦比晉平之石見梧夫彼即是我詆爲令甫之詠歸則有然者乎夫文通筆夢寐覺不可得持孔章劍華化去竟非其有豈若明懷其寶永挈爲顏偕認李源於圓澤之可見叔依穎士欣與傳而不還者哉是故則而銘之銘曰

眉山之叟昔之來生爾覬鼎山之艾識之前生我蹟龍山之靈界之是爲三生之石開夢於先現身其北巷夫考諸而不謬質諸而無疑百世俟而不惑

明馮倪文貞集續編 卷一○○ 卷二○○ 卷三○○

內有段代 加不可寫卷七、卷九 卷十

五簋亭銘

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聚會是飲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古燕賓宜娛其意也謹恭往謀條爲食律八篇裁詩三章廣易天數地數情文已極彼君子兮噬肯我適文以美名貫其直牽一山一水清音下物德義之交文字之客主賓陶陶或飲一石

其二

生行樂耳匪師杜康胡爲珍錯羅列盈筵登山臨水曳杖褰裳興至則往恐驚十衆夫惟簡樸[illegible]與用[illegible]則豐潔簡乃精良以少爲貴芘作於凉五簋十豆惟酒無量安燕不亂守之以莊永朝永夕蕩天之鄉

倪文貞公文集續編目錄

卷十八　康伯按藏月先坡　五世孫震恭校

復李公□藏二通
復劉是菴相國
與黃石齋四通
復范質公二通
答曾珍宇
復錢召□二通
與呂豫石
答王季友二通
復孫愷陽相國
與李懋明
與錢天鶴
答倪長□
與吳鹿友

卷十九

與楊武陵
寄錢麟武
復張中丞
與蕭郡伯
與胡瑩園
答蕭韓若
與從兄三蘭
與仲弟獻汝四通
與浙中丞暨鹽使者
與鄭臬副
與王郡伯
與祁世培
與司縣諸生三通
淇議
與上虞令二通
與于太守

卷二十
與楊樅部　與姜如農
與左巡按 二通　與吳磊齋
復張天如　答史道鄰
與蔣八公

元孫安世恭輯
五世孫震恭校

書牘

復朱公恒嶽 天啓甲子公始謁朱公長女未及嫁而殤故爲名分翁壻

翁臺手擘慧牋目籠鬼國私心所愿者冀在斧戕告成衮衣入相而某進則公其北斗退則私其泰山斯大快也毋辱台教一讀曉冷惟逢踢稠遲茲不可安翁臺毋割肥以享士遺家而愍公自鬢肩以往無一有者而獨不能去某胸中鄙漿驛債直以郭大夫疑陳無已不亦

難乎某逢此百權誦中林之詩有維谷之歎今者中朝振環之禍飈發蜂起本由博浪之椎一擊京貫比連譬則攻癰不消內潰更甚北寺黃河之禍有不忍言者心之憂矣其何能淑乎方今之時無問疆事朝事一須才識誠望福五事兼備如翁臺者乃得爲之蓋惟才可以應卒惟識可以察幾惟誠可以格幽惟望可以作氣惟福可以却兇苟非其人雖射隼彈梟聲忠鼓義猶爲用罔弼

其二

奉台諭示以無法之治比參著之殺人第恐亂國用重

典武侯之治蜀是也然非恩信素結剴割有方則亦何以行之哉烏喙雞毒自扁民用之可以生人而專用之誤用之則皆腐腸之藥也瘡痍新定道在拊循且滇黔土風素稱椎陋恩威之互用有若轉圜惟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則純王之治耳膚功既奏簡在正隆翁將不免爲彼西人留于信宿何乃欲賦遂初夫功成身退大臣自處則然而嚴疆善後之策尤亟也役旋蔵楮

順候道履

與黃石齋道周崇禎庚辰

三年不見幼平乃其文章風節則如在目前也幼平作者俯瞰一切可以朝報左史腐賬馬遷百十年後當更無一人道王李矣琴和痛定宜與覲光之思伏惟鳳翥主上極聖以堯之明而有四凶舜除四凶在五十之年今以沖齡遇之是昔之君子罹曹節王甫之凶而今之君人享唐堯虞舜之福乃尚欲使同文再獄元祐重碑直道復生寧當痛哭弟不量螳斧犯此隆衝孤支作掌奠驅承拳雖復形化骨銷不以爲恨耳小疏及試錄墨選共五件請正繇華兩事具別狀以幼平素稱巳更務必大開文字之禁雖爲彼薄有其義存向者維揚風利剴纜不作說纏寄聲魚公問圓李報也

其二　壬申

玦閒匆遽言別每憶驩然關西滯胥江巳及數月何生義兆韋方誅茅釣土敘闢講堂二三友朋自是有所指授各以正學相鐵厲某剏當遣家中子弟從游杖履開其荒塞耳夫聖賢之道體用一原是故言性命者學也言事功者何莫非學當國家多故農田水利之原邊防阨塞之要錢賦之出入制作之沿革吾黨所宜講求者非止一端若夫沒羲文之書轉濂溪之圖拈拾禮樂塗

攷詩書曾足以盡學乎年兄與術深遠之才博綜掌故洞曉機宜其所以成就後學者在於樹人才而紓國恤不止以剖析鵝鹿疑義抗懷有宋諸儒已也

其三

自兄去弟獨涼颯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益知朝市山林有仙凡之辨也近者曾推一輿咄咄怪事不圖天下有此羨雖非主上聖明大事去矣盈廷多敢言然只是枝葉此繇與某相共驩比周財神智鬼百事皆全此豈吾黨正人唇舌之功所能撑拒弟蛙腹脹破頭于講筵遂發二義直刺授地薦好遂爲當軸兩公側目前二十日講罷上以邊事各政府諸公某相遂中傷弟然上亦小薄之謂奏移時黙然不應顧左右言他而止不然禍且烈矣智必取遲勇必取早弟當審所處耳

其四

每讀大疏神思豁然得所論愼喜怒以回天心者知兄正心之學恭喜怒愼而好惡弗涉於一偏刑賞悉歸于至當推而致之即中和位育之理也然尤願在廷諸臣精白一心弗營金錢之窟弗徇情面之私弗沽聲譽而昧國家之緩急弗標名節而忘君父之焦勞存虛公正直之心具明允篤誠之器而後可以集事趨忠毅云臣不遐欲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討而已此言誠今日之要劑也世波頹蹶譬彼跛人東突西張無有是處年見持議侃侃知聖明必前宣室之席耳

復劉是菴相國 一燦戊辰

某白公車已知膺慕明光奉爲斗極竊謂老先生之大業近方有宋大都如王子明之名通而歸于峻整有韓稚圭之堅定而運以精詳日者乎臺三召英武驚人使以老先生當之知可大出條侯之對不發令狐之汗也然而大獄方張元氣未固熙豐之伏莽繁自彼徒洛蜀之萌芽萌于我類又主上方綜核名實銳心富强或恐以王成德爲之一事盡疑百爾之心因而遂有宏羊惠卿之小人大負言利之說一瑕偶見百蠹俱開非夫价人不能蚤定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於老先生手額尤切也某猶箭祭其細已甚惟是金門冰署橐筆侍從者第雍容以文墨相高至於世道之消長人材之邪正偶有建白輙以侵官爲譏彼誠不知詞林固論思之官耳

復范質公吏部 景文戊辰

弟正如鷄一毛偶斑見而愛之者遂誤謂之鳳非惟不知鳳亦不知鷄也蘭吹三至每荷溫文知往日山公啟事之心至今歔欷然終是誤鷄爲鳳也弟揣翁兄愛我不如直道之爲屬蓋恐大美之名天下疑其非分形見勢移於是遂有怪之爲蒼鷹老鶴挾羶而驅之者其時翁兄雖百家能解乎今者離照日章英察相遇重雲苦霧化爲明霞來教徹底澄清是大業王手人病邪結狂發未有硝黃未下而可驟進參苓者也然而日來肥穠將氣小混如賈浮弋自有勝處乙丑出山一疏雖語多支離其苦心自存高硜齋太僕卓然人豪更出賈上而今巫山一炬芝蕭並焚此則弟所大慮也又弟謂今日論及崔魏一案只當就其中分疏洗剔如乾兒義子生祠頌德之徒不必言矣其次則其委蛇取容安享富貴者又次雖未甚討便宜而曾向彼伸究訴屈作可憐之色者於此廓除一番儘足昭回日月若其從前意見元黃議論牛李雖甚煩多而總于汙濁無所沾濡則盡可收之一室之馨肖以九州之被席靦波不作大道可游弟持此說甚堅昨已面啟閣中諸公矣翁兄亦以爲是乎翁兄大節千人共見耿中丞誠知人也制誥二軸合

弟書恐羇靮之跡上辱龍文無已或將原稿撿來聊試
爲之少文兄弟十年盟友今之人龍弟誠無可軒輊然
使軾轍不與鴻詞則蓬山可拆矣方病杜門潦草抒報
庶見素冠何時可吉耶

其二 蔣范公宮甫司馬

邇者楚盜暫紓秦寇復熾而爭黃之廟戰弃覓之墉興
覩茲百端不知所効某濫厠侍從無補啓沃然惟有以
不敢自欺之忱盡因事獻納之職而已昔伊川先生謂
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
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今雖事

勢萬萬不敢出此而聖主虛懷謙受稍有一得皆蒙霽
顏則講席敷陳正儒臣所以效忠者惟自慚識陋而言
累尚藉數提闕其荒塞耳向委劄叅金石之事誠不敢
率爾某之就延至今今又管城告竭且晚甫瀆有來或
得仰紙如志便能報命也爰彼玉環安得黃流與相倖
副驚承明賜徒有辭心附去玉尊一枝綾綢一疋惟衣
裳在笥天子之所圖也朋盍簪勿疑吾黨能無意乎

答曹珍宇 于汴戊辰

邪正幾分元神未固其望价人之來比於望歲者非徒
鎮靜之謂也憲府肅清則百僚振厲靖蜩螗沸羹之氣
而布紀綱法度之司惟台臺定操定識始足副聖主倒
席之思耳某歷落疏角本無足重頃與家仲論劾魏顧
二韓來教許爲直言又發請閑方藏脂韋容悅者不獨
此輩然從臣當時自擅之初挈其柄以授之者南樂也
詮曹之地現人說者曰尚有人而從山爲最今摘其
類略其事亦使居冢宰者共知惕息毋貽覆餗之耻耳
倦是賈生痛哭忠忌當時世或遠有集矢而歸之者得

失之念某蓄久置於度外矣孟平事兆辭做榜中龍象
也當臺爲議亟需此人台臺並在同升卽不得引嫌里
开選明道首篤二士郎其弟伊川表弟張載也史稱知
人願台臺毅然特之

復錢昭自士晉　戊辰

某最駑鈍辱翁臺注存擧擧况又申之獎飾龍象人以錫錦乎台諭爲世道之憂而不肯亦正有杞人之見方今聖人秉極天下爲公决不當復存聲氣之私存門戶之見須者孟浪一疏非欲爲東林標榜也正以東林不盡君子而正多君子其非東林者原有小人而亦不盡小人若付之不皂不白則是非邪正之辨不明矣即如三案中若兄翁所論梃擊一案本是絕無可翻之局蓋訟爭則定分只有此法論人則復氏原非清流此較之紅丸移宮最爲堅定然而其中佐證之鑿豈盡合于此際用人之時理應區别倘今日欲沈人以定案則後日必且翻案以伸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此非具大識力不能灼明其用也肩蔵危言業蒙嚴旨且彈射四起矣然區區之愚竟不可易也他日必有思不肯之言者不識兄翁以爲何如

其二　時錢公爲漕撫

邇欽雄問心眉並飛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而金馬碧雞之秀獨號神皐豈非漢用孔明唐榮忠武是使南人戢心于營陣六詔歸命于地圖耶流寇至霞橋即中都弱沸陜洛之間並又奉勤廟堂猶且悠悠未有定策杞人憂天不知所底惟兄翁綏靖巖疆飭厲頹隨猝有緩急亦可提師應之弗以一隅稍安而忘天下之全局也

與呂豫石 維祺戊辰

天子不忘涑水之舊人在翁臺豈得守東山之倣履乎某芊庶小門歸誠龍象間者不量螳斧結怨蹊衡羨力破門戶之見區區之心徒以堯舜在上節甫巳除百爾靖獻止期以大法小廉襄昇平之治又何容更作標題妄分畛域乎且某更有說者生平于邪正之介辨之甚嚴而待之不惡未嘗欲索瘢於小人亦不肯苟同於君子若夫雞肋一官棄爲士飯久矣

答王季木 象春戊辰

神交二十餘年郎不能知面廣狹而夢中可尋七載頗波龍蛇走陸清霜蝕月墨于妖虹今則大昕既出明霞四飛豈非渾蒙之又霽儀象所重陳乎弟偶以蛙怒腹脹發其膚膚然而處此昌辰數理並會雖使千夫塞默如蕭眾紅灰勢無不灤求教後期嘈於節足非其質矣蒲羚朔下英州久遐所恃巨靈下開生界要使熙穿紹迷無往復之憂鍵乳芒弱有循環之用則堯壤坐擊罔忝無欽衛士兒童共此乎簸耳焉頭詩絕唱有辭鷗探驪之渴新刻便中望多多寄教也

其二 巳巳

又得裘言殢盃氣義山阮神交未有踰於此者也世厌大滌器界重新長沙前席足使痛憤化爲嘔吟士上綜核名實英武莫倚而微窺膺意尚似尊富強於仁義之上則亦未有人委曲陳明者今使六韜左列七策右陳苟不得公望袁吾而用之亦何益乎浮翁醒老人有一箭雙鵰之嘆然事既至此只合從容討之恐㣲激則又成穴鬪也

答孫愷陽相國 承宗 已巳

伏承明教愁然恩深蓋以閫門鎖俊而爲綱紀四方之計翁臺之言及此國家之福也然以天子聖明道兼離巽既不同神皇末載之軟熟喑聾亦已大反熹廟七年之喧豗淵湃惟願朝端省一議論則宇内多一事功閒者詹詹之言殊愁多事然以息群囂而策群力則有不然者乎

其二

邪正必當分明而氣類不相依附涸涸于前嗟嗟于後皆足爲世道之大憂況今溟涬大霽聖明方厲精更始

諸君子正宜乘時書績爲君國計久安長治之方爲百姓請休養生息之術不獨竿牘苞苴力當杜絶即立名樹節之心近於激烈而人於偏畸台教中立之論誠爲度世之針可以八告一人可以出咨百爾者也某偶作蛙鳴非敢蜩沸雜助付之度外鶴夢淸而可安知台臺道義相期不以爲念耳 多遽率復臨啟依依

與李懋明 邦華 已巳

新命頒發八方手額夫人貞律之望司馬克詰之功延頸喁喁佇觀大業比於萊邑之跂參苓也昔楊誠齋以斟酌元氣稱項溫公本朝自太平以來文恬武嬉習爲故事雖有紀綱法度之布正人君子之名而閭閻之凋敝府藏之空虛有日甚一日者譬則萬間廣廈卽丹艧一新塗茨如故乃精爐檐桷間木蠹叢生而楹礎有岌岌難安之勢蓋元氣之耗久矣夫盜手辱行也然不可口刼欲飢而爲之今之言加派者是也人家失火急則發宜心定分署其子弟便僕引沃器隨之此上策也神

魄駭散而號呼於市召不知誰何之人共雄者劫貲以去茫者望烟反走忠勇而赴救者又迷不知所向今之言召募言征調者是也台臺職任中樞正宜亟加甄別練固有之兵核固有之餉提掇鼻鈎精神使各知公忠體國外固疆圉內輕徭賦斯可恢復國家之元氣耳

與錢大鶴 名鍬 己巳

南兵篤司之有馬快船也戊子以前大壞極敝凡各衛軍戸幾無孑遺矣自先君子起而更張之改僉差爲僱役竭五年之力而後報成於是四十八衛數十萬人慶若更生凡留都之所以安堵至今四十八衛之身命生全至今者皆先君子之功也然此法之行甚不便于衛弁何者往者僉差則三年編審之權皆衛弁爲政平時之魚肉廝事之需索無所不至報充則賣富差貧暗道刻毅乳剥髓故凡三年一遲之間賣妻鬻産者不可勝數而衛弁之權重于泰山自僱役之法行而官給官役

於軍無涉矣差與軍無涉則軍與弁無涉矣始軍之視弁也如虎而今之視弁如途人以此衛軍之生理日茂而衛弁之署如氷軍之戸視先君至今日盛而奸弁之積恨而思欲變之者自戊子至今五十年中未嘗一日忘也從前凡遇篤郎到任必起一番簧說其明而賢者必痛懲而力持之矣間有不明者或爲其所中而不肯者又爲其所餌動起紛紛旋來鼎沸究竟無敝之法不可得更徒賈萬餘人一番揭竿之象耳今聞彼輩復有此謀而當事微爲所惑雖事必無成然當今仇卒呼庚之候萬一勢起揭竿雖食奸弁之肉亦何益乎根本重地年兄懸須留意來上船政新書一部冀垂省覽并乞進彼中故老襟紳假以清燕使一悉其所以然彼必能縷縷道之也

答梅長公之煥 庚午

日以杜門不及申自崖之致良用赧愧今日中朝之士揔有二端其一者贊歎芒硝取其下滯不知中氣垂竭此台教所云去乘前取勢不顧後悔者其一則駭漯擬眢莫知所措又畏棒太甚益務蘭收蝟縮結舌痴頑奕家先手呼盧家擲盆遂無一人識者是可痛也大都天下之勢不患無議論而患無事功不患無風節而患無經濟惟須定識沉幾之一二人持之讀來教存元氣搜人才二語窺其靜定也某眉聲股聩何所輕重而碌碌自持識不欲使委衙閭巷推重要離耳

答吳鹿友甡 辛未

伏承明教適慰所思秦晉之事廟堂俱未有得其要領者曆火不救漸致燎原合數萬荷戈之衆曾不能剪烏合之寇而猶藉口于武備之單虛夫水至柔也以竹承其流激而呼之則騰激可十丈善用兵者能以忠義厲兵斯勇氣百倍不待金鼓以聲也台臺韝斧西巡函關秦壯聲忠鼓義俾闔闢有敵愾同仇之心但知殺賊而不肯從賊則勠易爲力矣至於撫則猶有可言者當此斗米四錢之日度現在之十五萬金必不能盡人而給惟在附近州縣稽稱豐稔之區擇賢守令設法糴買運至近賊地方盡心賑濟給耕種歸流亡民於是知有農桑之樂而相戒斧鑽之威斯從賊者亦化爲民所謂撫民不撫賊者此也大范老子豈復猶人方今名將銳卒雲集還鎮惟提振精神振勵頹靡則壁壘改其敵觀將使惠文冠釆大揚兇胄之威執法星光坐歸欃槍之色矣使旋肅役惟祈專意致功上慰宵旰懸聞勳名果儒者意中事耳

元孫安世恭輯
五世孫震恭校

○書牘

○○與楊武陵相國 嗣昌

自神廟中江陵相以徙敗後之執政者陰擅其柄而陽避其名於是乎以瞶眊爲老成以頑鈍爲謹慎以陰柔爲和平以肉食素餐爲鎮定一切雜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與傳燈護法之流彌縫補苴以固其寵貴老先生未入綸扉即毅然以名宰相自任海內翹首治平嚮望然有敕將之望然某竊有所質于左右者今天下之勢兵與餉二者而已兵不能戰而日以索餉爲事餉不能給而因以加派爲策自古及今無驟加二百餘十萬之賦而民力不困者某故謂足餉之道只在清兵而已老先生剔釐整頓之方所當與計樞二部通盤合謀者皆之有素而某輒條數議冀以對非見采世或有鉏我于言者惟垂察幸甚

接下頁兩行 不分頁 下倣此

寄錢龍武相國 象坤

自十年來竊見所及帝資之良進退出處之正未有如老先生者也竊老先生所持者正己之事而救時之道原未盡此今之所謂救時者非必有才也游光揚聲以爲才詎不悖歟盜賊滿天下爲李綱趙鼎則必求岳飛韓世忠之將而用之庶足以辦賊某假僭無之動釘世望小需詠爽決策芾哀耳

復張中丞延登 甲戌

日讀大疏激切詳盡使聖主動色蠲恤之文下如流水仁言利溥信矣此後事宜亦惟留神極慮求其萬全大都海寇之來必有內薄巨浸之後必有大荒兩顧維桑言之色變耳寇禍蔑子桑梓當局者剿撫俱失其宜侏備既飽金門之粟豈可竟置身于官守言責之外不得其我則去秋風一起定當為尊鑪歸賦合光于兩高三竺之間也

與蕭卿伯震

下里遂為魚鱉幷老公祖恤災設奇平糴定亂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矣善後之計知無餘籌谷虛下詢彌見憂勤至意今日之事在民情以蠲賑為急務而欲奪移撤之資既恐不能得之于上在地利以築塘為首功而計徵春鋪之費又恐不能得之于民誠為大難是在神明其用耳

與胡大行旗生 庚辰

鵝會以來吾道生色跡其致用方將彪炳千秋豈特爲世間達官鉅卿已耶不佞影響最微廊廡已廢而君罔之念有不忍一日釋者惟奉蘭心竊欣榆意高文精微特達一時無忝山居傲倪讀未見書並用鼓舞矣草率附謝

答蕭令君琦 庚辰

本不以一高第勛色吾輩若然而三立之事正以是爲階者立功不須言郎改學究而靜進取則立德立言亦從此始也今民窮盜起悉須良有司休養生息之雄州諸壘所窺天下多事雜蟲皆有躍馬之心犢牛刀劍韓若當不讓古人專美于前所謂金湯道存保障耳僕明農將毋已畢然生乃茂且游餃洶洶如處崩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非徒憂也將有所以救之者也然則山林之樂豈今日所敢輕言哉忽承使問感此夢尋衣帶錢江望猶河漢耳附復不宣

與從兄三蘭 元球

役旋知溢任之期攬轡澄清此其時矣夫繡衣豎餞官方首以獎廉懲貪爲義第豸臺者百城之圭臬必先自處於潔清無欲之地而後可以激濁揚清轉貪頑之鋼習且察吏亦非徒貪墨之謂也周官六計辨羣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辨若守令號稱牧民其大要在於鋤抑豪強字養小弱察驗地方之利病鈎稽胥吏之巧猾舍此不能則或膚受而託於示威或捷給而託於幹辦皆足以貽誤民生兄試平心察之分別黑白貯之夾袋士之封事則風厲所及其有益於吏治也多矣江右土瘠而俗薄足以興起教化要使匡峯鄱渚間有以神慈頌者斯則儒者救世之雄業不負所學耳

與仲弟獻汝 元璜

近事如中使四出撫鎮失人要皆可憂可歎之事欲哭則近於婦人徒有氣塞耳同門黃石齋馮鄴仙眞皆鉄漢而吾容與其間鮮所表見然已蛙腹脹破可奈何哉外寄劉念老一札并奏稿二篇此老爲當今第一人物弟可時往請教執弟子禮勿以其道學先生迂而遠之也

其二

白雲親舍有母之尸饔求歸之心眞如籠鳥欲出不能息也旣派承日講初以不能歸省爲苦今思此眞儒臣陳善責難之會矢當竭慮納牖寧使觸諱蒙譴必不敢依樣從事昨派講省刑罰薄稅斂數節正今日對針藥石吾節取時事細爲發揮而中堂發刪發改堅拒而止平齋如此眞可笑嘆吾自惟人臣致君無有大小但使秉時隨事畢竭愚忱盡心之謂忠不欺之謂誠儒臣之業已効自是乞身歸養斑衣取娛長爲農夫豈有憾恨乎

其三

南雍已擬三月竟得北轉舞膝在日忽復奪之中酒下第不足喩此情懷自政府以及親知無不勸我迎養吾

心大動不可過止母親之壯健飢細莫不知之帝京上國母親亦豈可少此觀光弟幸爲我預籌勿拘勿執當設身處地卽如吾通籍十四年妻孥聚首而將母無間天各一方過此以往歸計尙未可知吾□□節義及疎承歡以此惴恐夢寐不寧只此板輿非有艱難其諸一切但得母親一個肯字吾自有安頓部署之法家中途中總易易耳

其四

自五六歲時出就外傅卽讀四子五經之書所謂學也講學者發揮其義理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講學之

法也幼而學壯而行講學之功也祖孔孟而宗程朱學如是是亦足矣倘或以此爲老生常談而別尋議論雄鋒銳筆移日分夜以成書者約略如禪燈語錄正恐論語半部孟子一篇尙未能身體力行是其所講者不過秀才家帖括伎倆耳弟輩試思吾言則知誦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弗於正路中又生岐路也

與浙中丞暨鹽使者　辛巳

辱承函敎深欽濬谷之誠老公祖搖山撼岳所至風淸不能躋堂稱賀惟望風雀躍而已竊有請者敝浙連歲奇荒而杭湖紹尤甚斗米至六百錢殍殣相望此三百年所未有之災不知前此兩臺曾繪圖以告否若猶未也則祖臺今日之事矣當此度支告匱之日請蠲不得尙可緩征部臣緩征而德音既章所司亦暫戢追呼之吏俾民得專力東作以待有秋或先得明諭偏告有司使知所重在民而不在賦在有司不過爲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倉今卽矯詔緩征何不可乎甫

北異勢各從其極爲言今日東南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爲比也蒿惟仁人亟圖之

與鄭臬副瑄辛巳

頃會集各坊司賑諸生商確艮久俱以官廠煮粥爲甚便蓋平糶則分毫無利即科餘米給賑亦不過人米數升一二而盡耳惟煮粥則食惠既贏而延度又久救民喘而定民志莫善于此至于給米宜合算兩縣飢戶照口均分今察山陰飢口僅一萬八千會稽多至二萬四千而米數乃照縣中分非平也乞下郡邑亟行改正

與王郡伯孫蘭辛巳

昨相率蛾叩遂求未獲面展綾縷南騎過又失迎爲歉也粥示一頒羣情大定矣惟閧官米用過一千五百石山陰又增飢口行商又求量寬如此則米愈少恐不能足五十日之數昨道臺以爲遏米穀至便有接濟倘不時至則奈何又各坊公私諸賑全得諸生之力往來奔命亦既勞止矣至于粥廠尤爲緊項冀得溫文鼓舞使之樂善不倦則士心益奮耳伏希台裁

其二

敬承德意密訪得各學城居極貧諸生共九十餘人法

取精嚴汰之又汰矣義廩仁聲所不可失如銀兩未敷或以台米之先至者爲之亦可也風似稍波懼有陳乞者卓即出示定之大意云照得年荒救飢宜先救士本府確訪得各學城居諸生某等共若干名中多才士好脩貧困特甚誠不忍其飢餓吾土地也特率僚屬各捐微俸量行資助自四月至于七月分爲三期每期給銀一兩二錢五日前示至期齊赴府堂候本府親自給散周之固可受也或有未盡以需續訪惟不許諸生自言凡具呈陳乞者一槩不准行在士之自處宜有體節耳今將各生姓名開列于後

與同年祁世培彪佳 辛巳

米盡而大飢又至宜諸老之皇皇也弟適病瘍不能遠步昨陳天若兄到榻前面商其條欵精詳多可採行惟年翁廣咨獨斷行之適見余武老公函甚妙誠得遵臺發回以遏官糴禁私販爲兩盡之謀所禁之地海口爲急江干次之所以禁之之法以有濟無害爲主事固不容遲耳

與同郡司賑諸生 辛巳

適聞彙齊送府之說在鄉紳五位中已有齟齬者想不能耳總是此說大不過募助銀米何能一時并赴在本坊逐期給散尚可羼延湊補或將糴入銀兩應手翻騰若欲一日取齊萬不可得之數如此雖十年不得決策索我泉于枯魚之肆耳鄙意不如悉發各坊開賑之示而以各坊現在之米先給之徑以廿二日始事並謀之世諸年兄立示爲望

其二

別後夜熱解衣取凉感風因甚今旦幾汗出頭稍卒本

也枕上見尊示不及報坊各歸坊之議乎聖不能易有何沸騰不可乎今必須彙齊送府均派散給不知彙送何時得齊散給何時得及枵腹引領不可泄泄也凡議論之無弊者須見到即行至諸兄分任賑務倍極辛勤博施濟衆之舉在今日行於一鄉他日宰天下亦當如是想望勉從事不敢告勞耳

其三

許時不晤風道俱豐也米價不減外償不至貧富俱盡道饉日出雖或二麥將秋猶可恃乎無可奈何創爲一命浮圖之會私意操約而功廣無如此者城中行之半

月織有條緒冀得遍之鄉都台兄幸與同心細切詠之
隨方化導必有應者吾輩非圖福德盡心焉爾已其詳
祈覽冊可得伏冀留意

族議

照得米價日騰救荒無奇頃蒙縣父母德意勸賑欲令里各賑里年各晉年因思本族飢戶原已不少即具公書以族自賑族之說報之矣此有二說一則不欲使本族貧者受賑于他人二亦不欲使本族殷者報名于官府誠兩護之策也然又恐我族殷戶因此遂不開心今議除兩官戶捐賑之外自三月初四爲始至麥熟而止族中有田若干畝以上者各照田畝多少分等捐輸半月二賑每賑每口米五升或銀二錢單到各自公平題報如有容私者衆共罰之仍以富戶報官此白

與上虞周令君銓壬午

米價不減而土廪俱盡憂如之何比以歸掃松楸小爵祖舍導宣德意捐俸倡賑爲里各督里年各督年之計睥是寒門兄弟以遷居會稽附甲無所歸著而寒族又什八貧困堪充賑戶者不過賤兄弟兩門耳今議以本族自賑本族不敢以煩他人而凡他族之富貧相等者俱可做而爲之若其族之富多貧少者則責其兼賑他姓零處雜居不成姓族者則責諸其里之富戶是在里長公虛確察廉不有幸鳩鵠耳又有敵者亂民搶掠一家先之以威嚴繼之以寬大仇扳必塞牽累必禁可謂

操縱得宜之甚而比閭四鄉尤有小騷者似由一二舊家得禮結誣而地棍因之以嚇挾差役因之以索擾皆望台丈悉行剿除以示與民更始之意則懷德而畏威者愈大條示宜亟章之庶使窮谷皆知而奸人無所容其鬼蜮耳

其二

頃者五都饑民數十人以富戶失賑哀籲道臺并告懸于治某時聞道臺徵信其言有怒富戶之色而老母五都人也治某乃憲作調停私立勸冊一本老母捐助三十金爲倡傳募諸家諸家固多好義冊到便俱欣然隨力捐賑不五日事竣而道臺之牌始下治某身與其事斯爲實錄富戶饑民誠兩無可求者也台兄報徼之詞亦惟盛獎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斯爲兩平矣

與于太守頓 壬午

海寇颺發實敝郡有剥膚之慮上有龔次公可無患也惟是敝郡往者每有無頼之徒其非挾貨洸洋與倭爲市即下海入寇夥抄行刼歸則仍是客耳甚有陽投名勢家爲僕而陰結大盜横行他邑吏不能問即其主亦不能知其爲盜者凡此之輩實繁有徒今賊來未必非此輩爲之向導卽不然亦將乘機而起敝郡之藩籬惟定海使賊得越此而西則餘姚之臨山上虞之瀝塘山會瀝海三江之閘處處皆賊所及孫恩之亂在彈指閒也惟老公祖留意

元孫安世恭輯
五世孫震恭校

〇書牘

〇〇與楊機部 廷麟 戊寅

一別遂三周歲矣昔人云遠若壁雨鄙猶秋蒂足徵此况矣孫林以後從有山中白雲堪自怡悅而中外交閧每一念及欲卽朝夕上睡羅夢俱牽恨不及見褒鄂雄姿覩吳楚孫也台兄以沈毅博古之才而點閱軍旅之事主上破格用人授以贊畫壯猶貞律正吾黨立名闘外時矣惟是往者兵氣不揚將恇而卒惰先事既無守禦之方臨事徒有怯之習台兄當與督師奬帥三軍鼓倡忠義使行閒有先登効命之心而不徒誇緩帶輕裘之度頗敎出自玉堂豈不足上慰拊髀之思乎昔裴中立請以昌黎爲行軍司馬而柳宗元責其不承史職夫宗元固不知史職耳天文璧主國書奎司武庫二者相比如綢之連故曰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肉食無壓之徒所能辦也台兄運籌淵秘坐擁攙槍斯則不負吾君不負吾學者遠勝文章報國矣致于卮之僕[illegible]以[illegible]邑[illegible]

與姜如農 埰 庚辰

臨軒闢門卓越千古門下遭遇與而入梧垣感恩圖報度如箭激火騰矣願今人通病在議論多而成功少談兵于紙上則辛棄疾之車旂聚米於闈中則蕭鄧侯之轉輸又或求深一層置國家之緩急於度外而泛援迂遠之論以入告言之則可聽行之則無從下手使已享其名而君父不獲收其效想門下之日笑久矣夫必有任事之才而後有議事之識故欲靖寇則必先養民欲養民則必先銷賦欲銷賦則必先節餉欲節餉則必先省兵欲省兵則必先抵要害而清淨冒國家纇事朝事

總壞於有空文而無實效破的批肯挈領提綱所盈庭之志氣筆力亦渙然呼引日出議郎益少功郎益多願門下亟圖之餙足一宣足使蜩噂結舌耳

與左巡按光先 辛巳

敝郡郡獄自清霜法雨一番澄灌賤乎可稱樂土矣惟所最苦者播稅而外無如欽贓扳害一節業蒙台鑒動色咨嗟將爲抗章請命旋聞奉有明綸歸跼且止旬日之間接得令親金楚畹道長及諸老手書並稱聖明自憂旱以來求民之瘼惟恐不及如清獄一詔出自睿衷一日而疏滯獄數千人省釋贓銀無算歡聲動地然徐意未已尚爾旁皇由此而推明主忠言此其時也欽贓之累至今已極循此不已必有大憂然自始禍至今從未有身切爲皇明言之者頃讀明旨責成邑令仰見

如傷之心然而不塞其源流將日濫今嚴文日下於兩臺兩臺安得不行之所司以及于令令又安得不出票拘提幾一拘提無論果否究訊有無株累而其家已破蕩無餘矣此雖召杜卓魯亦無如之何況乎本犯所扳之人與產盡屬子虛又安得真正主名不株不波洒然應明詔哉向見有里老公呈未投稿子嫌其未賜耶錄奉覧如老公祖以目擊之痛息衰直上尤爲徑便耳

其二

伏自奸商積猾冒支國帑官銀入手任意花銷及至事露窮追牵扳四出日甚一日以至于今何草不黄無家

不蕩其所扳之人始猶及于親族繼漸逼于遠支始猶
止于同宗今則廣延他姓其所扳之產與贓始或以貲
出爲現存今乃以子虛爲質有始猶云曾相通貸既且
直云同事朋分其所扳株轉折在部文不過一二主名
至地方不免以一生十部文據本犯所供地方惟犯屬
之口所以本犯以囹圄爲福堂親族懼其扳牽輦金求
免犯屬以欲邪爲奇貨猾黨少攖其意嫁禍立加而無
辜人戶無端罹禍逃亡死喪日日見告小民矚目歸咎
有司某竊思今日之事無良有司不能救遇良有司亦
不能救有司不能申理民怨有司能爲民申理民亦必

怨此何以故蓋有司雖良豈能庋部文于高閣而事關
欽件名勢重大纔一拘提家已半蕩或偶有昭雪得之
于兩臺未必能得之于部再承嚴駁關事重與此所謂
雖遇良有司不能救者也凡所扳贓如果十無一實雖
有司明知其冤豈可盡報平反只就稍支衣食者勸使
强輸具文以上民謂有司既已明知故入疾視彌深所
謂有司雖能申理民亦必怨者也循此不已大亂將生
拔本塞源是在廟堂之上某竊惟追贓國之常刑交易
民之常事正使本犯家有餘產何煩假力朝廷若其必
稽官追即是產非已有覈今百無一實從前及後可知

伏乞祖臺一面詳查產戶有無虛實一面題請聖明自
今一切追贓在內只合嚴追本犯在外拘繫其父母妻
子有產理無不完產盡另希解網庶幾垂絕之家可重
生矣

與吳磊齋甡欽壬午

讀大疏道學經綸俱係天下如此才數百年中一二耳每頌池塘春草附通魂夢則友其兄而難爲弟辱荷手書其言愷切詳明眞晁賈之匹也某荎質伯氏所明投林以來小人有毋舍側横一小橋比于虎溪毎送客未嘗過此然而中遏之交與𦘕殲之載途中夜徬徨濟爲由滲屆指當局諸公未知誰堪勝此任者幸兄昆玉好爲之郎一日上求救時二難並著於天爲我同一笑頃驥矣病中率復另狀非報也

復張天知

白家兄去江南而議論之喧囂盈甚矣顧甘陵南北黨部紛岐名節之盛莫甚于東漢而曾無救於衰亂之相尋則清流標榜固君子所深憂也方今天日晶明台兄眞實學問郎著書立教自足千古厨俊顧及之交何妨概爲謝絶至若小人之𡙧沓又何足慮乎宜典出山比於温國之復相求效譾句以第一流聲望相推許不知恐性𢀖𢀖不可爲依草附木之小人亦豈可爲游光掛聲之君子猿鶴沙蟲各自存其本相耳况弟臃腫日衰只八十一歲老親繫𦀗胸中遂無復抵掌掀髯之氣光生其以顧長康書謝幼輿可乎劉念翁望典型風道自古嘗夢尋比以病避客見必論先生此言此老在位必有學問耳

答史道鄰[illegible]史公以[illegible]揚巡撫改授 書致

軍興幾年庚癸四呼飛輓無神嘯聚時出時事之危未
有如今日者非台臺以壯猷絕幹租茶稅履其間則江
淮南北不知作何鼎沸台臺之身非特宗社所恃即向
門諸君子一夕之安亦九里萬閭之賜也弟最蠢愚獨
於台臺景行最切今赤眉黃巾激天共憤使以台臺入
與中樞出聲天討以紀律勵將以義勇策兵勳撫並用
指顧閒耳天津橋上人云使此人爲將淮西可平非常
之功尚必有待而然乎伏承明教下詢督府清盤鹽錢
諸議皆老謀碩畫聚米畫沙而談者顧有治人無治法

復又貝公[illegible] 卷二十 八

古今之通病也惟台臺有論事之識亦惟台臺有任事
之才望即以淮揚爲端推行于邊鎮上慰宵旰端在此
矣

鉛山[illegible]先生鑒訂

明史忠正公奏
疏詩稿

本衙藏板

乾隆辛卯之夏予館越之蕺山之陰平確齋前輩捧一編示予曰此吾鄉先生倪文貞公古文公元孫安世秀才之藏本也勿梓將散亡湮沒是懼君其有意乎予受而讀之嶔奇瑋瑰不名一體而抑塞磊落之致時見於楮墨間古稱鄒魯尚經學鄉[illegible]多[illegible]節公殆兼而有之因亟令繕寫付梓

序一

其明年予就館維揚確齋寓書於予以公疏草講義寄示予既卒讀因[illegible]然曰公之文猶喬木焉講義其本根之包孕也奏疏其柯條之氣脉也詰其體幹之精神也詩文其枝葉花華蘤也使弟采其卷軸時應之篇而遺其敷奏對揚之製譬則車隻輪而鳥單翼也因分為兩編文集二十卷

序二

奏疏講編十六卷庶幾百世而下誦公全集者凜然見公生氣而知公之學術有本有末如此也原稿雖經秀才編輯而甄綜點勘予輙校助之閱三月而蕆事焉嗟乎以予抱痾之身請假歸田今得於講堂談藝之餘采擷遺編優游而偃息者其孰非

聖主之賜也與鉛山後學蔣士銓謹誌

此序照此式寫

原序

禹有禹謨皐陶有皐陶謨益稷有益稷伊尹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傅說有說命召公有召誥周公有無逸立政諸葛亮有出師表此八聖一賢未有不陳言者也今治不尚於經學不尚於書而曰弗陳言奚其宜哉此爲德之所以從俗傳之所以絕夫國家立之史也而使其地得以近不爭事其近不若遠其詞得以直不爭事其直不若枉使其位得以高不爭事其高不若卑使其人得以親不爭事其親不若疏故凡史爭非論諫也通乖秋也必立天下之所是而不諱之是謂君子羅倫拍修

之素儒也舒芬執德之奥宿也爭於方直劉球指事之善言也爭於守死楊慎文章之後進者也懲於典故爭於大禮此四人者擅理矜節之士也今非徒稱於擅理矜節也由此爲天下類人大臣以爲其名當時今世聞而敬之此得之於爭事也凡爭事必守本極必則內省斥營交稽儲閏畏綱法闕大體秘精念不外泄求交驕師所獲是之若虛否之無惕務明其見小事寧裕寧務之道恕人爲本大事振厲振厲之道恭儼爲宜此所以陳言也惜才節疾讒說訴有道教經訓放淫佚端辯論在朝廷仁聖道義之序燕處聽雅頌之旨此所以陳言也毋苟得質疑言內君子務擇定遠小人必寬舒善辭命務簡要必諦聽和威儀正起步觀顏色必勞謙此所以陳言也君子之事其君也致身必培力以凝績議事必尚氣以昭宜議事不尚氣命之曰儒致身不培力命之曰尸儒夫尸官聖王不臣賢人不友故讓也者禮之從者也爭也者勢之反者也禮之從者莫大於恭和恭和莫大於讓勢之反者莫大於兢兢執兢莫大於爭執兢則當將時反間而知矣當賊臣反佞而經矣當亂世反危而彊矣昔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

謂是乎天子設鞀鐸祭先王燕羣臣則使瞽爲射者抗侯所以令爭事與陳言也倪公陳言凡論師方略二奏蹟正閑邪也毀私書一奏將有信於後也釋累一奏救告也罷學行一奏惜賢逵也上制虛辭賞十六策有所反覆凡六奏立言條務秉道不回也稱一奏固民也學宮墜事一奏勸也八識成人而逵之也求事親太奏易退也孝也

崇禎丙子夏五穀日通家侍弟宋玫文玉甫撰

不抄

鉛山蔣定甫先生主越州講席者五載越之人文宗師之既蒸蒸日上矣慨前賢倪文貞公之集未有完書也捐筆俸授之梓刻未竣而先生將赴維揚之講院乃命公元孫霽可董其成先是霽可考訂甲乙皆質之前輩平確齋茲確齋入粤乃復以奏疏續編十六卷俾 璜 互相參校 璜 因是得讀公之全集竊謂公文多原本奏議出入弇州北地百家至奏疏則對揚之體信積誠而發[illegible]佐樞司計諸奏每信手直書不假膏飾而所言者皆軍國大計朝廷大議存亡治亂之所關也集璧所論者關嗟嗟忠君愛國之忱顯然彰現於楮墨間其有不愧

然以悲肅然而起者鮮矣 璜 先慈爲宜人爲公外曾孫女而霽可與 璜 又夙稱文字交好值童年聚首時每語 璜 以先集零落恐一旦飽魚腸鼠腹中今得定甫先生次第開雕俾公之文章得與公之事功節義並垂於不朽則是刻也豈直爲闡揚芳躅之事已哉敬識數語附於卷尾而歸之乾隆壬辰二月朔日會稽後學吳璜沐手百拜書

倪文貞公奏疏目錄

夏允彝　孫承澤
門人　蔣鳴玉　楊廷樞　原編
包爾庚　萬壽祺
張家玉　董　玚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泰校
五世孫　震
慶成泰次

卷一
首論國是疏　駁楊侍御疏
請燬要典疏

卷二
救四輔臣疏　議官責劉疏
乞歸省疏　再乞歸省疏
三乞歸省疏　四乞歸省疏
卷三
五乞歸省疏　制實入策疏
制虛入策疏　回奏用間疏
駁張少宰疏　議蒙回奏疏
卷四

冠禍陳言疏　六乞歸省疏
卷五
議復積分疏　痛務急切疏
省愆陳言疏　恭候聖安疏
被薦求罷疏
卷六
恭承名對疏　窠冠機宜疏
准鎮切謀疏　奏請祖制疏
義社倉書疏
卷七
求治大謀疏　司餉兼銜疏
慎察司餉疏　薦舉褒討疏
并餉裁餉疏　停造部科疏
天津截漕疏　惠恤車戶疏
卷八
餉部事宜疏　辭講專部疏
宥罪錫類疏　覆奏并餉疏
卷九
臚陳生節疏　扣折漕運疏
雜折事宜疏　鼓鑄大計疏

督撫制置兵財疏
卷十
救秦急策疏　門稅積弊疏
申請封典疏　鹽政改官疏
嚴飭漕弊疏　請停開採疏
鈔法難于遽行疏
卷十一
屯鹽合一疏　防守措餉要畧疏
請免軍籍疏　鈔法窒礙疏
請撤桑稷中官疏　關部最要事宜疏
率沃奏對疏　奉議輸捐疏
儆軍索餉疏　請停催餉疏
卷十二
殄寇大謀疏　議恤車戶疏
守禦遐援要策疏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一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首論國是疏

翰林院編修臣倪元璐謹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彝指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陛下生知濟以學問乾健妙乎從容大奸霆驅秕政飆發天如再闢人等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

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奚命重申勤以人才爲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臺衷白著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心合之事後之論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剛之操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東林所引用者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不無非類要亦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然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澹泊寧靜之君子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毋涉假借而尤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毋存矯激而尤不可不准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甚而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

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二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率皆豪傑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猶欲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瀾被未肯力引同升推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己卽可化牛李爲同心況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攜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

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逃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若此也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聽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間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當時任事大臣並皆緘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追權奸表裏逆璫大張熖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罪固當誅在爌則不爲無說封疆失

事繫有徒而當時議者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弸骨有古大臣之器鄉人月旦比于陳寔王烈迨夫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併輩憚其方嚴不敢以厲行相畜而當其去國飄然奮身天際有臣如此自堪千古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選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文彭之至德

特行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蒙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朝之是非伏乞陛下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俱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論未定而早奉簡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旣來不脂之言尚冀溫文奬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由此者矣抑臣又思

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復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並宜令其葺復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陛下旣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陛下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正月初五日具題奉

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經薄罰豈容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駁楊侍御疏

奏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明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淸一疏臣原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意存微諷語似含糊致蒙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旣又恭繹聖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敎戒臣愚實足驚醒羣寀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難臣言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乘陛下之明斷經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改疏差而佐祭茍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搜羣材而遵大道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相反然者蓋陛下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淸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陛下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化陛下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以戚府之心

坐聽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為陛下據啓沃者微而為
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
怪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
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
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
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特
未卽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
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
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
為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

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見護
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
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
夫合爌昭然振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
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特票
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
璫借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
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贓于是再傳覆訊改
為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
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愼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

盾蓋愼行清望較與王之宷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
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愼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貫
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
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稱
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
而但知其以叅沈漼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
而降削吞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蟒
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
若王紀之誚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
來破帽策驢之榮較之超陞躐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

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棧縶之耿如杞自此
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希
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如
批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蓋當朱童蒙吏吳時
貪戆寃犯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
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
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廠臣
不愛錢之轉語臣決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
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書端

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
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籍學
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
驅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先聖爲平
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
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擁之能或遜海忠介
直而徵蹈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
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
之此言正爲人之詆眞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
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

而不須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臣固非有取於假借亦
非謂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屬假借也東林已故及被
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
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爲
眞理學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成遠如趙南星之眞骨
力眞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冐薦舉之嫌
而其間之爲眞名賢眞豪傑者多有其人豈有所矯激
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曰臣
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
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

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
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貫
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
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爲
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
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
刼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適值無可
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
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
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爲邪

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惟至
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
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娬觸畏其才望而必欲
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
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
正譬之以鏡別姸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爲中途溫
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
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
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
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

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
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
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轡不可不宜
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
隳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顧維垣
之熱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
謀度不以臣言爲謬而區區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
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豈必盡謬而反之古人有師馬
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
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乖不得不再

剖析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裁察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
相詆訾至於宣衆帶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
著銓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請燬要典疏

倪元璐

竊爲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
一書成於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
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
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
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
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
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
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
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極重而或
虞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
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
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
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
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以臣所見
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
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

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積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𤐙等之附和希寵不足開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

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歐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雞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分鉛未下斧鉞先懸姜逢元聞等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赴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稱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傳選佛之說毋許妄

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既說史臣編摹苦心則其論斷之難於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道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熹廟實錄着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適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知道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救四纍臣疏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加俸一級臣倪元璐

爲試典告成纍臣可念懇乞聖慈宏開法網以章至仁事蒙陛下鄭重武科創與殊典臚傳之後一時翕然以爲得人最盛臣元璐承乏受命從同官方逢年後欽冰惴惴幸覩厥成昨者晏啓彤弓與沾寵澀志意歉怍旣復愴然則有感於前主考監試楊世芳等四臣之蒙縶未釋也夫四臣之罪則有之矣在監試余文熠馬如蛟不能特設科條而因仍已事在主考楊世芳劉必達不能細繹明旨而過拘小嫌若此者罪也然臣謂其可原卽在此何者監試二臣所收之技勇非豈技勇也由于刀劍跳擲隨武人所自呈而文臣不精武事苟見可觀不暇深求其實主考二臣所遺之技勇非以其不文也以其犯諱涉嫌爲明旨所未及而武場拘以文例自謂敬謹不知反涉于違總之事當創始未易精詳若夫情弊悖貌則四臣所斷斷不敢出此亦衆覩所共欲百口保之者也廣場耳目共屬聖明毫髮難欺功令方新天威孔赫雖復至愚極頑豈其利害之形蒙于礱石軀命之事等于飄風而敢肆倒顚公行藐玩者乎卽如主考二臣回話之遲亦緣誤認聖旨文武二字爲監試而設不敢躐擅啓陳因拘成錯皆如此類耳況今陛下所特拔鼎元王來聘卽前榜所收技勇文章四臣皆能識之亦豈可謂之不得人哉至于四臣生平如楊世芳劉必達之淸謹端方高標推重而監試二臣之在柏署亦錚錚有聲其馬如蛟又以按蜀報功方在敘賞之列伏惟聖仁如天曠然出之幽囚加以薄罰卽欲懲誡而以侍從執法之親臣縶拘両月亦足以示辱而人知所懼矣臣以承乏蹤事頗知詳實冒昧控陳伏惟聖慈矜察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

旨本內事情已有屢旨候法司問明不必申救該衙門知道

讓官黃劉疏

奏爲學行第一詞臣宜留史局微臣自揣不如懇恩換職以全器使事臣聞常才易得奇士難求故席前宜室有吾久不見之言賦奏上林與安得同時之歎彼皆中主有此勤拳況以陛下理學文明首出千古龍雲遇合適有其人而坐使淹沈實可惋惜伏見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聽降黃道周學行雙至今代所稀覲其嫉俗多忤至清經壁禁近十年日益貧寂羈鮮儋粟廚或無烟此皆中朝所共知饑母之喪廬墓摧毀里衆見者並云曾閔復生其學原本六經博極羣史旁串百氏而澤于

仁義道德之旨所爲文詞宏深奇典上凌數代西漢而後莫有其儔然又精洞時宜務爲經世有用之學自天文歷算禮樂名法選舉財賦往代今朝典常與革出其胸手悉有成謀陛下試以清讌之暇召見文華或給筆札使條所蓄自可侍爲萬言坐踰董賈此誠天下奇才天爲陛下生此一人使之仰佐天章黼黻一代不可謂之偶然也在今日聞臣此言或以爲疑所謂世人貴耳賤目耳若道周死後數十年天下之推重必有甚於臣言者臣雖愚悖豈敢以身觸雷霆過情奬物即陛下釋之不誅臣亦懼爲後世所非笑所以推舉本由至誠且道周前因疏救傅鋪錢龍錫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亭行是則陛下之知道周久矣當道周抗疏之時同輩聞之並爲危慄而道周以爲惟聖主可與忠言侃然進說此誠至難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節者今人多畏禍自顧其身家又聞者中使御璫四出動以威倨上官之體加于廉司臣懼海內士大夫之氣必化爲纖柔陛下又可不式怒蛙重摧折之乎然自道周既獲罪而一時論者遂有摘其試錄議及科場以其經史爲子書以其精詳爲蓋覆此可歎也又臣仰窺陛下勞于求賢屏寢孜急曰安得不貪財不愛官不狗情面

實心任事之臣而用之若以臣所知自黃道周而外又有原任順天府尹劉宗周者清恬輭介其學行正類道周而宗周居尹薦之職則盡力尹薦道周守文史之官則致精文史以此二臣仰符側席猶圭璋之合也今宗周既以龍髯投閒道周亦以蹇諤承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則安望天下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昧則忮不以告陛下耳臣聞制世之道非有他端其上用必當材使必稱器其下愚者遜智拙者推能則天下自治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自道周蒙譴以來臣內愧氣失因其有科場議處未結縮默至

今頃經部覆奉旨是臣披胸見心之日矣誠以臣在詞垣有如梟鴈若道周者使之大承顧問小效繩摩必有補益度越時賢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承道周所應降官級此猶棄珷玞得良玉也昔孔璋請爲李邕代死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今道周所遇不至死徙而其才又遠過李劉即臣自處亦實羞出孔璋宗元之下且臣自爲聖朝用人及史局需材之計非爲道周惟聖明垂察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題奉

旨黄道周已有旨了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乞歸省疏

奏爲思親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俯容歸省事臣本菴愚遭逢聖世翺翔禁近十有餘年清切從容莫如斯職天地恩重去此無家日月之光尤人共戀故從筮仕至今除中間兩奉差移未嘗一日稱疾求便獨今以岵間極念奄遘沉痾百療不能乃思歸計伏念臣母太安人施氏行年七十有二體素羸薄不任遠行臣官京師十年之間凡再往迎不能一至崇禎二年伏蒙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司業幸以去家一水然猶良久始就潘輿相聚既欲臣于此知古人捧檄之意不悟隆恩無極

驟又量移時値聖明宵旰臣母子雖同行止自合分襟臣母素賢通曉大義自臣偕計到今二十年間凡六七別率皆中坦歡顔獨于此行雖語勉再三而涕淚已出臣既就道中懷孿孿凡十餘夜不得睡寐抵都雖以塵勞怔忡陡作自去夏五月歷秋涉冬肌肉日消見者憐駭然臣猶自恃中强勉趨朝尚延至新春寖增危劇不復能興先是有臣所知察臣氣色謂臣憂思拂亂不治將深初不謂然今已驗矣京師如海然獨無醫即幸有醫亦無治臣之藥臣魂逐親廬而求生都市是使盧扁傾其上池亦豈有濟哉以臣迂拘本强不能逐時纂述

舊聞無編摩之效感歎時事無論思之功仰使其親未
老其身不病猶當引分求罷以誡侏儒況負烏私命危
朝露疾痛如此能不呼天倘蒙聖慈矜鑒立命所請俾
得就此春和生出國門生入里門一見臣母縱塡溝壑
靡所恨假所有丞泒實錄先經力疾纂修謹一面繕寫
次第完繳無敢荒率緣伏枕間恭遣義男倪安代齎具
奏上聞
崇禎五年二月初二日具題奉
旨倪元璐纂修未完且新補講員著照舊供職不得陳
請該部知道

再乞歸省疏

奏爲微臣思親無已積病日危泣懇聖慈垂矜允放事
該臣於春初因思親患病具疏求歸伏蒙聖恩以臣新
補講員不遂俞允臣感激惕息從此不敢言歸會値春
講初開臣因力疾出而供事馬背藥爐時用黽勉延至
五月八日已不能支乃始移文註籍杜門調理凡臣所
患之症雜亂多端怔忡不已繼之脾淫脾淫所加甚爲
疾沈然以臣恐法録荊積月之功稍漸寧脫深冀秋清
爽然秋講又開此臣引吭畢忠之會矣不意七月二十
日遇翟蒸熱若爇射之火發於乾木頭痛莚拆如被斧
椹如此三晝夜臣旣昏然諸醫雜進測寒測熱疑實疑
虛溫涼補瀉各隨其意復四晝夜有加無解家人環號
臣於是屏藥不進又三晝夜雖外火稍紓而中焦蘊隆
喎積項慮生死之事實未可知譬聆經筵臣復坐誤治
以曠官臣亦當罷也伏乞陛下憫臣眞實放臣生還臣
親諸醫藥籠所有無不爲臣用者而不能治臣臣之病
其非湯劑所能攻明矣小人有身生死相依惟陛下錫
類至仁惠臣大藥臣不勝嗚咽待命之至
崇禎五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奉
旨吏部知道

三乞歸省疏

奏為天恩甚重臣病實深補牘申所乞允暫歸就醫俾甦殘息事頃臣患病哀陳 徼恩下部吏部覆臣病難癒放奉聖旨經筵史局需人倪元璐著恪勤供職不准回籍欽此臣從枕間扶掖拜誦溫文悚感涕泣小臣螻蟻荷注諭留聞者悉驚以為異數臣自分即旦暮死忍更言歸既又圖廼臣病多端而怔忡脾泄為甚自客夏至今百療不瘳今年從五月杜門調理凡逾百日反致鬱火蒸騰幾至危殞近幸火怒稍衰而心脾本病乃彌沈劇自與人語至一再往復或小注思即悶煩中戟如鹿

駭奔仰視屋梁動旋如盪一燈熒然望猶跳漆臣心知此候非佳日抱憂懼然臣所以亟請求去既由思母亦以京師鮮醫自歲餘來延召數十水石罔投臣鄉中有名醫孫一臨凡遇艱危之症應手即除今其人老矣冀及其未死就與之謀尙其刀圭有靈臣事陛下之日甚長也故復昧死從陛下乞一年之假臣遭際聖明備員侍從論思啓沃出則徼有事之榮俛仰棲遲入則享無事之福自盈朝執掌奔命之士僉為仙曹身非土偶胸心並具獨何為背違明主厭薄榮名釋其鳳池之安而波波道路乎哉陛下仁覆天下其于文學近臣亮尤軫

體必疑臣假托請令詹事府堂上官公嚴查勘果為欺罔規便雖承大戮所不辭也緣臣虛羸不能車馬舟行蹇鈍轉眼河冰所為急呼亦處窮途之哭伏望聖慈矜惻俞臣暫假就醫從此餘生皆陛下所賜臣見經筵林列哲賢者又臣所承泒實錄既告成繳閣纂修之事亦不需臣臣即留不過保殘視蔭糜大官之俸已耳臣不勝哀切待命之至

九月初三日具題奉

旨倪元璐既係真病著在任調理不准回籍該部知道

四乞歸省疏

奏爲講筵暫撤予舍久離申籲聖仁錫類歸省事先是崇禎五年臣以母老身病疏求賜假省親就醫自春涉秋凡三瀝請終不蒙允垂以溫文臣感激殊恩遂且抑情忍死冀竣一期乘閒補牘不悟昨歲日講缺員閣臣據資以臣名上奔辭不迨旋奉俞綸臣自惟碌碌簪筆十餘年無所効誠得稱引古昔瘝竭工瞽或亦臣母聞而憙心以此爲晤少紓明發今歷春冬講席再撤而碌碌猶初是則臣智識淺劣觕薛無能之明驗也既自慚報烏私益深嘗臣始陳臣母時年七十二衰矣今又二

年豈反益壯又臣向以離養三年營陶病困幾至危殆今積五稔豈更泰然前日陟屺叩闕之心置何地乎臣嘗讀詩至四牡之章其臣不言而其君則爲之言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春秋左傳穎考叔懷羹遺母稱之曰純孝由此而推使其臣自言必益軫體而有食于君側不忍其親者聖人之誅之豈待問哉又臣觀唐臣陽城爲國子司業引告諸生曰得母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告歸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黜之魏公子無忌率師禦秦令其軍中曰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夫二臣之志本在于徵材集衆而其所令適便私謀麾驅使去恒人觀之竊疑其竘然二臣以爲人苟不懷其父母寧復可與學道圖功若其有懷中亂又繫維之學亦不成功亦不出夫厲世之術以忠孝予人以功能歸國二臣皆有取爾也遭逢陛下聖明與厲德行所求乎天下則豈可不自近臣始乎臣敢遠引前講官李明睿近援左中允李建泰爲例仰冀同仁荷荷矜俞臣母子銜結何紀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題奉

旨倪元璐講筵啓沃著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三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臣倪元璐謹奏

奏為感綍溫文敬瀝鄙見塞啓沃之責請訪落之懷仍瀝烏私終祈天鑒事該臣以母老陳情伏奉聖旨倪元璐講筵啓沃著照舊供職不必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感之餘涕汗俱下如臣固陋尸素為羞本以塵竊并心懷忸又復深維啓沃何事可得輕言以陛下天縱淵虛而時事多艱苟非精察今古奚取緩殊惟以其官名為詩道每承闕誠務存渾成翼翼之愚實多未竭又或事隨時起所爭俄須跂及講期已成往事以此感發別為奏記之言凡條十六其八制實其八制虛又以屬縷繁冗竊離二牘用便覽觀伏惟聖明裁擇至臣母望八衰齡臣寔恩心亂終冀矜俞暫假歸省臣苟不即塡溝壑犬馬宣力豈其無時謹具奏聞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旨疏陳已有旨了倪元璐著照舊用心供職不得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制實八策疏

奏為首陳制實八策以祈聖明裁擇事臣所謂制實者皆關時急切而急則又有急者臣慮失之一瞬後必難為故先言之凡臣立言之序視諸此蓋最急莫如離插部昔漢先零羌與諸羌解讐交質趙充國以為至秋必變今插部日聚虎翼飛食宜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伐其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獨武之離晉秦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挽膠漆為水火俾彌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為擒足拱胸坐承禍患一也其次曰繕旁邑京師風鶴時惕昌平陵寢所關廷議申嚴守備今涿郡雄州或亦猶知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墻低頹可超而越宜勅各處及時增庳繕薄大修守具庶可為勇夫重閉之計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須者宣大之役登陴縮䏚罪由將吏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臣查守兵月糜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返賞不踰時援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昔唐鄧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怨憤變生可為殷鑒謹條二議一或量給賞資勵其守氣一或倍增糧額責以戰功猝有烽烟遂可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

降人夫收降非討而旣云不拒則江統徙戎之論又非
可拘于今何則以今來歸皆散丁零衆非如魏晉五部
氏秦鮮卑之比近者譁逃卽由我人挑誘惟慮釁端巳
見終善爲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在主將甘苦與
共之情而在行伍蕃漢不分之跡使得各無猜貳或聽
互爲婚姻否則突厥九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
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滋苟圖必剿剿必可得惟以
餉匱每聚兵呼臣泣竭天下以奉遼左不以爲厲今秦
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
新賦之全盡輸行間以茲小移必有大省五也其次曰

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于隔垣而觀正使有之何容易
信臣惟上智自由天授餘材皆本習成練習之術自非
一日之積請凡近邊縣令賓部設法選掄科貢罔拘惟
求英茂因著爲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卽陞本道而自
叙臬以至藩長悉亦視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節鉞之
才卽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照例三年一任
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爲家當塞責者希而有不次
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況巡撫一席而儲畜以待者嘗
得數人亦不至臨事周章旁求生手若云名器世官無
庸驟畀不知成敗之論自有致歸成則茅土猶輕敗則
追除自易六也其次曰莫聳發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
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濶有警則羣心倚其
重遷此卽無形之金湯實在之兵食今都城薪竭不忍
見閭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無賴以
告緡爲佃漁每一波牽輒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巳蕩然
所以昔年所號巨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
所依歸剽刦公行職此之故誠恐一旦告急人無固心
掉臂關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斬膏澤通草豆官
買之例以省他徭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鹽緝酌鹺商
之策塞告密之門迄可小康馴臻大定七也其次曰嚴

敎育國家之所以敎者二敎官以秘館敎士以辟雍今
以治才爲實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閒局又容與
焉是化有用爲無用也欲使無忘所能莫如敎習敎習
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遠事祖憲近事時
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爲處分時相問難
以深徵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游謁日省月試灼然
有程館師察至報成閣臣論定以請平章之具則亦優
優矣至于擢稱旣華貢舉將與兩雍司成署倣館條厲
施鍾鐸何患功能不出德行不與入也凡此入者苟得
行之臣妄謂可以禦患持危補偏救敝伏候聖裁

制虛八策疏

奏爲縷陳制虛八策以祈聖明裁擇事夫臣言制實不如臣之言制虛也實則循跡致能謀近而不能統遠慮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其最大莫如正根本聖明憂勤威德滿世而太平未致誰任其責乎治之根本惟在綸綍今六曹庶務未咨政府即成謀不敢上聞豈门無權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依言悉蒙俯採何云不信故救時之可爲莫如今日矣誠如引辜褒聖秉忠絕欺體陛下之畏慕以剔蠹祛邪奉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以大猶付

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靡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撥以過孳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嚮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勳猷自著今師濟名碩雅愁虛懷臣亦志希他山用資吐握一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其在今日所爲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係何者凡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弃潰之謀已而即有邊才之薦今見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靡與蟻至不覩袁宏勳以訟楊貫襪劾潘國禎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梟惡必察且昔年逆案之定聖意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旨鐫官豈以張捷背公終聽覥顏就列乎息勞遏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問夫祖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豈芑之懷雖迂有道內臣者外庭所當摘剔以明異排闥之詭雖懸有名如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闡先嶽偽終庚閽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秉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寬臣王志道抗爭內遣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晦斯關譽望冀酉磨思三也其次曰一

條敘夫致一則不亂涉兩則生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屬以考成之格於是撫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凡庸而美以優陞之名於是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咨羣議而所禁乃在把持於是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數試仍以文字於是閣部之取舍難憑凡期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托盡求畫一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譁必由於將劣民亂必由於紳豪武紬必由於文尊宗辱必由於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

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衡若矯偏過乎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賂激勸凡邮死之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鉞遭被非常安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有難能之綸盡銳嬰內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邮顧反寥寥天下皆謂陛下靳賞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氣之傑因之沮心請自今懋宏斯義怒蛙駿骨俱可致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占之聖人教人立名如此也今或見人表異輒訴好名臣愚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

且人惟事著所以名隨苟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可得乎至於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畧於犯顏敢諫此非虛言斧鉞之與鋒鏑其爲不畏豈有殊哉氣至則膽安膽安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握其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重彈壓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僨轅更置何難褫逮亦易惟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譴誠恐氣失沮喪醜臨將吏非招五日京兆之玩即懷鬼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八也凡此八者苟得行之臣妄謂可以與世正俗定治成功伏候聖

回奏用間疏

奏爲遵旨具奏事該臣條上時政十六策其制寄八策伏奉聖旨綏收插衆用間伐謀有何實著倪元璐還詳確具奏宜大兵餉正在聚議秦晉留餉及撫降人備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臣本迂儒妄言兵事陛下不以爲罪顧荷嚕咨聖主問棘問童則有如此臣惟用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已我強盛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通謀匈奴義渠安國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人斬三千餘級羌雖小東交亦以攜阿魯台心蘘部置吐蕃文皇帝片辭折之亦遂

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日有所不能力不足則愈尊其故臣以爲無如用間也間者兩疑之術惟在邊臣相機制變陰陽設施有如伎戲變山化車吞刀浴火非有情實是故陳平惡草具容牛酒察其所持皆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乖其魚水高艮棄其桂膂者非徒算多謀密也亦由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爍閃移情飾態使見者不覺觸之驚心今則不然名爲用間甚于正告如頃者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之此豈可得有銖黍之疑信哉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募飛騎敢死游談出沒之輩飛長耳目徧

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爲凡攻守募練備禦調間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掣制封疆之事則猶可爲也臣觀邊臣之不効始于牽掣終于依附牽掣能者之憂依附庸人所樂是故監視之遣可以暫當不可久恃者也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巳異往猶負氣骯髒今則能盡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爲恭有事推諉百出陰藉以逃抵牾之誅而陽號于人曰吾不自由此臣所甚歎也陛下神武嚴明著于天下今但厲責邊臣以圖圖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后則玩自破何苦試近習於鋒鏑遺予邊人以口實使之藉口迄用無成哉如陛

下曰行之有緒即撤令行之無緒姦宜撤敢因明問推原及之至臣所條十六事恐本精詳又制實八策內繕旁邑莫葦彀二條未審進止今除館監教習事宜下部外此十五事乞統行覆議奏請即不當者黜譴惟命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旨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駁張少宰疏

奏爲微臣冒危言事動觸兇鋒敬暴愚衷仰祈聖鑒事頃臣以求去之身陳時政十六其一則言銓佐張捷保奸當去狀捷乃披猖反噬恭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苛求其干與考選投送議稾事情著自行回奏張捷著遵旨速出佐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陛下之優待講臣而欲發譖人之情可爲至巳除投送議稾事情另疏奏明外謹剖臣上書言事之本懷幸陛下詳覽焉夫捷之薦逆聖斷彰于上羣議沸于下黃童白叟唾笑于都市者既數月矣而臣今始訟言及之蓋直見捷

以倖請得留天下不知陛下姑容之故疑有深眷遂案諸人紛變四出必亂大謀當茲聖明宵旰之時臣惟冀朝端省一議論與一事功去一懷邪之人鼓百効忠之輩不虞螳臂以犯隆車今捷言譸張百端有如醉囈于古邪正分明孰如逆璫一案身自保邪反詆攻之者爲邪何異官兵逐賊賊即罵官兵爲賊其最可厭者動云指使試問乎臺奏劾稟命何人其尤可怪者突摭交歡不知許史韜纓主名誰氏凡此天鑒自微臣誠不屑與盲惟捷以臣詞林言事謂之侵官雖冶冀倖榮名夫捷亦知詞林爲論思之官乎天下大事是非大關詞臣不

言誰當言者往代無論本朝名臣如解縉羅洪先羅倫舒芬劉球楊愼章懋趙貞吉吳中行趙用賢輩非詞臣耶並抗疏觸權爭光日月若以言事爲梯榮彼數臣皆承貶竄或至殞身幸而昭明又什九不登顯位多言之效亦既可知已金門冰局本無氣燄徒以其不鳴不躍坐致公卿人所共歆臣非不惜即以衙門體例言之歷攷之事悉臬中揆是故輔臣者詞臣之司命也臣欲求進必求輔臣而徒以迂拘執拘前則講筵有責成執政之言近則制處有規切攻本之論抱此憂危慄慄不已何事可得大臣之心尚希進步乎臣惟以陛下文武聖

神振古無二又自講筵親見陛下虛懷聽受凡臣等啓沃之詞苟得肯領雖甚逆耳必蒙霽容臣中懷激奮穷年徬徨圖所自効初意亦只欲畢誠講編復慮拘牽輒形奏記臣深歎今之大臣爲國不力及其不効即復歸咎于上不曰用法傷嚴則曰求治欲速每聞斯語臣輒痛心夫上所致嚴在於奸諛請問今之大臣有爲陛下特發一大奸誅一大罪者乎此實不能而惟如刻覈使細甚或陰賊行私夫雷霆者所以與蟄導滯不爲傷和也惟非時之氣淫雾怪雹賊物殊多下自爲其淫雾怪雹而咎嚴雷霆此臣所痛也又爲欲速之患者譬程百里速則一日可至遲則再宿之功道取便間寧遲無速耳今則拱手安坐全未就塗非徒未就塗也又背馳焉僕事如此反怪主人之焦迫督促乎凡所以然亦由大臣無深識以慮事無定力以持危無明鑒以辨材無虛懷以集議有貞行而用罔或首鼠以逃愆不如揣摩之是欺强欲摘察而反誤遇事縮朒開言叫囂甚者養交固權崇貪奬兢上行下效欺蒙日滋以至法令不行紀綱不立流寇紛結人心乖離其臣實驚而曰上何欲速此又臣之所痛也臣懷此二痛所以矢誠極言諸事而歸根本於絲綸又以其餘及於張捷臣心知禍與言俱

亦由臣自明骨相以五品爲登巔絕去功名之念故爲此也而捷反以臣爲貢高賈直冀覬新脉是猶見人握冰謂之求熱捷心覆言悖大都如此豈必如捷阿附結納百票百留乃爲不愛功名持重求退乎捷云欲與臣同罷如其誠然此卽宗社之靈臣木强迂疎自甘棄置願陛下重加臣以褫削而薄予捷以休間一舉而去一無用剔一大蠹致治之機或卽在此伏惟聖明裁決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奉）

旨臣工去留朝廷自有鑒裁奏內百票百留語殊屬輕率倪元璐還著恪供職業以圖自效該部知道

議藁回奏疏

爲遵旨回奏并錄呈議藁以祈聖鑒事頃銓佐張捷奏辯臣疏橫口詆訐臣謹據實以對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決臣偶於容座過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詢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兼收閣部不便同事臣因偶據聽見國觀躍然以爲可行隨卽別去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寓封貽臣一書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蔣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撝謙問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先辭其使夜草一議亦露

封署曰議揭明日遣役投報謹將原藁錄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盛心今聞會議未定實有難爲所難者何也蓋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旣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旣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上者已屬定評卽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閒者稍頗與論將功令之謂何至使閣部同堂而否必致彼此牽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

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卽可一意銜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時楷授科道之尤爲館員旣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於文藝之先庶幾上副聖心下愜羣情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

至于教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治套如讀經齋與故之舊習平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厲其磨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絲綸之業至于燕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救時之料盡于此矣右臣自七月終所復冢臣之揭如此捷與諸臣所共見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品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竊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省分而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也惟以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

竟冢臣于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此蒭蕘非有把持
劫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欵內亦有館員取舍教
習更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爲曖私又豈可
以道旁盧譚遂爲干輿乎如疑臣此外別有他謀請責
問舊冢臣李長庚臣于報揭之外有無商量曾否造謁
有則以告則即譴臣又請召對當路大小諸臣臣曾以
考選一事游揚一人或亦有他事干撓有則以告則亦
譴臣即張捷爲臣鄉山陰縣令五年交分不薄此捷所
云知交也近臣入都亦復五年時有往來皆當被窺銓
津要中經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曾于其前叢毀何人

講論何事有則以告則亦譴臣若此俱無則臣之硜硜
亦已可見矣天下之患皆在于肉食無謀旁觀袖手偶
思矯之鬼沙遂至纖微之見詎復情理可循總臣戇直
招尤惟有歸命陛下陛下即以多事黜臣臣豈有悔哉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具題奉

旨倪元璐奏剖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四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寇禍陳言疏

奏爲寇禍非常致天共痛微臣以投車之情攄借箸之
愚特懇聖斷施行除殘雪恥事盜賊之禍至如今日震
及祖陵可謂極矣自往代衰朝所未曾有者今於聖世
有之此國家大辱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趍
拳之日也臣叨近侍哀憤有加三日湯康枕袖俱濕苟
援理數而論賊惡盈貫血氣同讐殄滅蕩平宜在朝夕

但臣區區之見尚有深憂臣觀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
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響應必多又疑有遁蕩魁黠之
徒竄爲謀主翼虎致猱黨類日繁智計日益我兵將士
旣恇孱客多驕暴在道則虜驕掠同舟又慮參商誠恐
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盈廷之議率循膚影又非有握
本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勦蕩臣實未見其端也若
以臣愚所爲陛下求其本謀提其勝氣者則願陛下首
發罪已之詔頃觀聖旨有云皇陵催變朕實不德所致
臣恭誦之餘應聲淚下以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
誣爲諸臣引愆即此一言盈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

承斯義請立降明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唐德宗中主興元一詔雖狂將悍徒無不感泣卒以削平大難事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頗亦未敢容易輕言蠲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如令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八分爲率又東南本色雜辦援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

則亦未之損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贏因而彼縮舍舊則必謀新計在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而百姓則由此魂夢稍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卽不廢追呼亦豈必無孔遐相覩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京師百貨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內庫陳陳之積可無朽蠹而閭閻則由此解納無煩駁換無累且法非甚售卽少加餘耗亦非必有多取爲虐之嫌陛下之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二議者今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藤纏蔓引延結不休扳贓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如捕反囚鼎沸波翻究號四徹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輩衣食粗給之家苟聞族屬親知罹于文網雖無底至亦每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今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但據本犯勿聽扳牽滌往毖來垂爲厲禁庶幾逸檻之猿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鹿不與懼於庖廚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賊氣自奪賊黨必攜勦薄之期斷可六月而望卽或不効治臣妄言臣不辭也臣惟用兵之道必循本計今人皆薄仁義而尊韜鈐不知仁義之卽可制勝也且潢池之亂本由饑寒愁苦而起卽應以救饑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鈐戢權營之

救火之謀云必須激水此豈矜矯深微求高一著之論乎及今不圖日甚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農桑解業商旅絕行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三尺雖峻亦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爲殄賊之謀卽使韓白再生亘平復起不能易臣此說幸陛下內斷于心亟措行事當事大臣亦勿以臣書生迂濶付之飄風時權極亂猶且拘持顧忌矜細遺大不圖更始將聖明宵旰何時得釋祖宗在天之恨何時可紓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惟陛下及諸大臣念之臣不勝哀痛激切、

崇禎八年二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這所奏亦見謹恤銷除逋負量寬繁瘠原屬朝廷恤民至意其本色雖解匪係上供軍需的作何折色代輸積案纏累無辜的作何省發疏釋俱著該部詳議確酌具奏頒發詔書事宜還候旨行

六乞歸省疏

奏爲微臣夙疾陡發乞假調理事臣於昨二十七日早講還寓隨即發嘔頭目眩搖良久小定會有臣中表近親從臣鄉來京見臣臣私喜當有臣母家書索之無有稍咨臣母動定又云都不詳知臣心疑戰懼淋家人意臣成念久覺有異相爽傍徨然臣自明即是與時所患怔忡之症今特加甚耳臣病本由思母既已屢陳未蒙允自後涉夏必發發必經秋如是三年矣茲又見端恐復延篤緣今講筵未撤臣不敢不特奏明謹一面召醫調治惟求即效朝可夕出畢目前講讀之功如更十日起色不見者是則可憂臣區區之私另圖懇請伏祈聖慈矜察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旨倪元璐准暫假調理著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七乞歸省疏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臣母衰才堪念伏乞聖慈憐臣先後累請激切至情特允歸省事臣於四月二十八日以夙疾舉發具奏請假奉旨准暫假調理臣感激聖恩安意調養旣復十日醫藥罔痊臣因知臣此病不關醫藥凡病必有由藥期對症臣所感怔忡痰泄等患明因別母而起因思母求歸不得而劇烏鳥之私先後陳請亦旣五六以至于今母年日益臣病日增卽臣言歸豈

京師者十二年未曾一日迎養又臣自庚午至今違顏假多說只以臣母行年七十有五又臣通籍十四年官六年臣何能不力求歸苟不得歸臣病又何能愈然臣更有瑣屑微情爲陛下殫陳之臣所受先人數椽火焚蕩盡臣母于是迄無寧居又臣行時以臣母之命携家赴京今子女悉依臣所臣同母一弟讀書他邑定省不能時至臣母眼前寥然獨女婢二三人耳每得臣母家書輒歎凄寂臣今坐處誠若針氈又臣與母弟生員元璐少有至性昔年庶母李病革元璐割股肉方寸雜糜進之卒亦不救遂至毀羸尋感奇疾于今四年殆者數矣臣母憐之尤甚于臣臣身沐恩光出依日月入擁妻孥獨使衰母病弟棲止敗垣愁涕相向肝心何在得以晏然于此晏然是其心已死矣寧復久存長事陛下乎伏望聖慈矜憐特允暫歸無論生死皆有銜結之日臣觀講讀最無能今詞林藹藹求如臣者豈患無人又臣觀晉太子洗馬李密陳情切至一請卽得後世以爲其君至仁陛下誠卽放臣天下必且謂陛下曲體儒臣恩宏錫類聲頌無紀且臣以五品小臣積歲累陳輒被溫旨疑於體制亦不符協惟陛下審察施行臣不勝哀切

崇禎八年五月初九日具題奉

旨著遵旨卽出供職不必屢請該部知道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議復積分疏 倪元璐

國子監祭酒臣倪元璐謹

題爲人材必可求而復教陳造士之規以收儒效事臣聞之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土未有不教而成者今天下多事嘗未得有猷有守有爲之士而用之在野者名行不立而在朝者績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羨進議援羅斂如結網之求退言教育且

夫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古已崇莫盛于我太祖高皇帝高皇帝手握爐錘禮隆法備彬彬之彥於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个个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其門可用必責無不可用者矣後乃積漸至於陵夷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貲入矣即不可復得爲清流之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一途引之道德既期菲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遇即可芥拾大科學于成均咨行考文驗年革之僅取丞倅誰不舍此就彼二也以教成爲期于是有在監十餘年不得撥歷者今朝廷既取其貲又無優除更益淹稽懽皆裹足不得不變半分一分七分八分之數爲二十四月十一月八月六月之期撥有成期教無滿法教不成而期已及何術留之三也故當援納未停貢舉未復而言教士者誑鈴耳縱使楊時秉鐸胡瑗傳經豈有濟乎遭逢陛下聰覽淵思力更弊令近雖以舊計之議小復通融而選俊既升已分主客之勢異材振德千古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欺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材亦誣古先聖王凡人臣爲此言者皆苟且悖謬不

忠之尤者也臣謂人材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惟陛下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于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途流既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貢選注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數滿爲率援納有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爲率所謂分也庶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遴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法二十取一寧刻無濫又使貢選之不率者使之退處閏流比于移郡移遂而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教之術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

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賓興量遞升
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
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叅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
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
及格者仍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
尚矣而求致其用又必與之講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
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閱及其援納一途
考分三等上者遴援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
之資亦宜以貢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
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

鈍劣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萊倖蠖蝕
亦可不致面牆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遴分堂六堂
分司教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可
不勞而成今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
四等之人而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
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
慷慨特達氣足厲人凡茲四者皆爲有範有法可以造
材才地偶乖則咨部調改不肖失業即應時糾叅稱職
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
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

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屑見輩起聞萊陽
諸生趙金鼎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
十三經者郎士如此豈可處之璧館虎闈之外宜令各
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
實即時遴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臣又
仰惟陛下與小學以正蒙養講春秋以章大義聖人之
學包宏貫徹如此今小學既已頒行并宜令天下諸生
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義于公穀胡氏徵材于左邱
明士如通此者體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
自雍士始高皇帝令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申

闡文體今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
是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甚禁今或不務
過畏功令繆以庸爲正以淺爲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
過夫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於世必無功
亦豈遂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士教之以淺庸則臣不
敢令如以淺庸之士授臣使臣教之臣不能教也臣教
士爲文必以五經爲師誦自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
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減體等一議分
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
三等下選所授職衔非必過溢其本分惟昔由吏部莽

莽匆匆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銖銖兩兩歲月之驗而分非倖官也臣意以爲本由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爲兩事乎一議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欵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指數今教法盡復而此與不行則士不勸請教成之日於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詔所稱者臣監特疏奏聞恭候陛下御便殿召入親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破格

擢授否即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殊才不數清問難承且可否悉取聖裁即閣部無從仰贊競心何由得啓倖路何自能開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即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發矣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格即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止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寫本雜役下同隸胥又復開贈歷之例正歷聽覓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觀有得而借而爲之已可笑矣況寫本非生儒所嫺輸銀豈養士之意今

請歷事無分正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惟以本監考定等第爲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箇月中等六箇月下等九箇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身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猥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虛實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所爲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一切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再請臣今不敢繁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實同肇造恭請特頒綸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與振群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

水矣又須恭請聖諭求寧起敝厲辟職典爰始舉行天縱聖人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興然臣猶慮知人實難敢贅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高皇帝武英堂練習故事且教且察幾及一年遴擇以聞陛下又親召試之見賢後用于是臨軒誥誡而遣之蓋其慎也統候睿裁謹題請

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旨奏內條列各欵甚于教學成材有裨著該部即與議覆恪實舉行其召試簡授事宜俟教成另行奏奪

倪蔡日按元時與登與齊優藩與在國學既罷去學州甫發延祐中復貢復工司業乃酌舊制立升齋積

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降理與從積一分
辭平理後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其積
分所由始也其後寢以廢弛至文貞任南雍欲行之而
不果及領北司成乃定議以奏當時太學所得遂有
蔣鳴玉禹壽漢王梁大張一如涂仲吉楊
廷振諸子節道立則善人多不其蒜畿

雍務急切疏

題爲謹條目前雍務急切恭請嚴文亟飭以振積弛事伏念臣本庸才不能學問叨冒人師每升皐座輒復汗流旣念古人以教爲學志氣所會何有愚柔以此靜維怵惕思勵顧以今生徒寥闊纔百餘人稍出科條未能取湯英才樂有彼有待焉若夫目前之務明旨所已孚者不須再請前人所可守者不假更張臣力所得自行者又不須奏瀆而積分修舉以復舊爲維新除臣專疏奏請外所有事關各該衙門有抒難塞必祈天語用致叮嚀者殆有六端謹條如左一請着飭工部亟完修理

以作趨蹌爲照國學久經傾圮自崇禎五年署監事司業黃錦題請得旨估修興作三年功猶未半臣蒞任之明日卽巡閱廟廷以及六堂各等廨署頹垣倒柱觸目皆然累經移催該管監督竝以錢糧不副爲辭當此空虛誠宜體諒但查原估數止八百豈以三年之力猶告羞藏聖域賢關此爲不急誰是急者伏冀嚴飭該司刻期竣事仍令愼選委官臣監亦選廳堂協同督理仍將臣疏此款勑下工科載入註銷項內庶幾告成有日璧水有光一請諭飭五府悉催勳武子弟到監習讀以興門閥爲照祖宗原遇勳臣設爲世胄入監習禮讀書之

制歷朝申命游有明綸近經前任祭酒傅冠署監事司
業馮之驥累疏及之並承切旨乃自襄城李國禎而外
無一人至者當聖明注意虎臣貢舉應期鵲起非惟腹
心思托亦且聲氣宜達襄城獨非胄子乎何矯矯也除
臣移文催取外更望天語嚴申遵照累朝制令勅五軍
都督府將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三十
以下未任事者通行查出開送兵部轉送臣監一體教
習如有仍前抗匿者聽部科指名參處又勅兵部自後
凡不由臣監起文報部者不准承襲推用其有格勤受
教如李國禎者奬勵以風示著為令庶幾世祿可官翹

材蒸奮一請諭勅各州縣有司凡從前逋欠國學錢糧
混報蠲免者明白開申以清會計為照臣蒞任查取
已前各處未完銀解見有混稱奉旨蠲免四字輒得停
催夫不明開係何年月因何事故奉何詔令而浮游影
況此可疑也安知非出詭稱又安知非暫停一年而後
遂沿之永永者乎請得嚴諭凡經臣監移查勒限確詳
回報如有朦混不明及過期不應者情弊顯然糾參處
治庶幾欺蒙知戒士餼以充一請諭飭吏禮二部凡援
例新生咨援事宜設法關會以防詐冒為照納粟之例
停之三年而今又復鼎利舉則弊又將生矣查得天啓

年間事例盛行之時每有假印假文冒騙以去者又有
得部移文竝不投監乘機伺會影朦取援者此為奸以
欺臣監者也其冒援詐偽以欺該部者亦復猶然今除
戶工二部通會禮部之法聽禮部自行防飭外其在臣
監一收一援之間設法關通者有二凡禮部咨送印文
編立例字為號自例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臣監于
每月之終即將收到字號監生彙冊報部凡臣監咨援
印文編立歷字為號自歷字一號二號以至無窮而吏
部亦于每月之終將援到字號監生彙冊報監俱以崇
禎八年九月為始萃緝以字號則序次聯絡一或有蔚

續不合即知弊端而月一知聞則彼此關通不致以久
遠難稽得容巧弄庶幾摘發為易弊竇可清一請諭飭
各該問理衙門遇有監生訟訐事情當即移文知會本
監以便稽覈為照近經南京國子監司業項煜條議六
事內一款歷事之當問大約肯近來監生一經歷出經
不相聞然而北場儀掞之歷生罰及司成事變之興詎
惟場屋如遵祖制則乞歸歷事之人于太學而司其去
來等因隨經部覆得旨悉以歷事監生歸之國學考選
科舉此為東諸生以進取之途即是嚴臣等以鈐轄之
責惟是歷生之身依輦轂而足戒圖橋者比比矣脫或

有壞法敗簡之事徹于聖聰臣等雖不得知何由道咎
除臣設法諭禁外尤冀勅下各該衙門無問班撥監生
凡有事端輿訟及被人告訐者曲直聽其公斷但一移
文知會臣監臣監即可據以稽其行履設為防閑庶幾
約束得行士心知警一請諭飭本監屬員遵體巡風祖
制依臣近議輪班守宿永著為令以防不測為照舊制
自博士而下日輪一員巡風廟監至今不廢然止日一
巡行夜則委之廟戸前監臣傅冠同官馬之騏每對臣
言竊懷深慮又且介于操伍屢有無知軍人夜行取便
拆毀廟垣而過者歷經移文該管衙門出示禁緝未盡

遵行而臣又思方今多事國學地處極偏寥曠疎濶保
無奸宄窺跡其間令臣定議每夜委輪屬堂等官一員
從以吏役守宿防衛方在舉行復思事屬創始非經題
請恐遂寢湮特乞明綸著此為令庶幾廟規日肅他釁
不生已上六事蓋有先經奉命而積習猶沿亦有駭議
更弦而徵言難動嚴文一下則百事可為為此具題伏
候勅旨
崇禎八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
旨奏內國學修葺動帑入監前已有旨著再行嚴飭其
餘各欵即與具覆該部知道

省愆陳言疏

奏為奉詔省愆束身求黜因摅瑣論上尉殷憂事臣觀
成湯之誥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其臣伊尹得是意也
急起從之納溝由已若夫今日有君無臣上廑獨憂下
鮮同德平治不出禍亂相尋財匱兵騷祖恫民怨堯咨
舜儆罪己側身詔文淋漓讀者皆泣可謂至矣諸臣于
是乃倉皇罔措蹙踖引愆以次及臣臣當泥首使臣自
數豈假多辭陛下亦嘗使臣揄文武之材司啓沃之任
何曾有一士致功一言合道頃視成均既復兩月叢變
之象渺然無端顧臣竊惟庸臣尸官不以一引罪即舍

無罪陛下亦不以一正庸臣之罪即曰天下可平臣即
遂蒙誅譴不敢不一竭愚衷焉臣觀陛下之治天下根
抵精誠推暨威德天下之人亦知感奮亦知愧恥而積
用日把災變日出譬之萬石之舟所寘淺水舟水相得
則齎利風夫陛下之智勇亦若舟然羣臣之材力其水
也機行乎其間則其風也天下之才本諸其情今之人
情率有四遁曰縮朒多畏曰揣摩善窺曰讙嘩自了曰
悠忽坐廢縮朒多畏者動疑有凶靜保無咎于是功稍
難則斂手塗小險即抱頭決事惟首鼠之可安奉職以
循牆為無過遁一矣揣摩善窺者不曰事理不易而曰

上意如何不曰弇影難欺而曰耳目廣有測意旨而求合者必無可信之心畏耳目而思避者必有欲爲之事於是主張全失奸弊日開通二矣盡畔自了者胸無通盤之算誼球同舟之扶所量在金錢決不顧郡邑有字氓之吏所牽在文墨或不問封疆當勠力之時坐俾民悼所天衆輕其長通三矣倏忽坐廢者官稍關節云局外事非我則曰入田兵食之匱亦既昔年猝或問之槪多失對守令之求亦既再月少可應者惟見徬徨曾由世務人材平夙未嘗經念通四矣循此四者誤國有餘誠勅諸臣極力洗心其材自見水流盛長負舟而走矣

臣愚故願陛下與進名節提振綱紀敦尚德禮參互按稽勵廉恥爲功能扶公論爲元氣明職掌使羣材不匱衆賞罰使衆志不疑于是告大臣以寮寀之言激諸臣以春秋之義飭將帥以詩書之氣淬縉紳以薪膽之心最守令以撫字之課上督撫以足食之考正士卒以殺半之權樂有姓以懲貪之法尊謀所以救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餉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於赴功不出於救過天下之智悉注於實事不注於空談無兵必使有兵無餉必使有餉無法必使有法無人必使有人寇賊自此可平矣臣最惷愚或冀其言可存小安壁魄不勝懇懼之誠

崇禎八年十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倪元璐著遵諭恪修職業敦敎育才以副委任不必引請這奏殊切時弊知道了該部知道

恭候聖安疏

奏為恭候聖體萬安因陳芹曝事伏聞陛下宵旰焦勞偶需靜攝旋傳遂已勿藥雍晬如初臣等憂喜迴環不能漠默竊惟水獸未殄帝舜有憂然而恭己之容已形暇豫崇密不恭姬文赫怒若夫依京之致惟見從容古之聖人以不屈治志以無暴治氣以無倦治精以不費治神所以先之勞之適得羽固乾健亞泰天和不傷今寇禍雖極而聖敬日躋苟但措其綱條竟可坐收平蕩譬之醫者求病誠明標本只投一物立起諸病為治不難願紓膚慮臣不勝犬馬之誠

崇禎九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奉

旨覽奏亦見忠愛知道了該部知道

被薦求罷疏

奏為微臣恥罹猥薦願罷歸田仍乞嚴禁煩囂以清議論事昨二十日臣從署歸忽閱邸抄見有湖廣黃州府黃安縣儒學生員劉黃運旨明白具奏一疏妄行薦舉中及臣名臣不勝駭異夫以臣不肖而上書者不知而譽之此可異也臣亦苛甚不肖而上書者又不知而以毀之之道譽之又可異也是故薦臣非之臣亦恥之抑臣非徒恥之已也蓋猶有憂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孟子曰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由此言之議論之權歸上則治歸下則亂不可不慎也堯舜之世雖曰廣詢纖

今所見謨誥之篇獨存皐禹昏收之論不聞康衢之衆輒有陳言固知其時上自虛懷下原循分即其後世謀及庶人要亦徵是民間疾苦訪求無失或承寃抑得自理伸未聞使之參預廟謨品題人物朝野之辨原甚明也陛下海涵谷虛求言若渴本期宣隱燭幽而宵人遂以干進其法取諸痛哭至敢薄孔孟為糠粃其意主乎雖黃至欲綱脅紳為桃李一月未久蠭涌波騰凡夫游閑失志之徒狡猾生風之輩無不人矜蔡澤言擬千秋以至市諢優詼悉形奏記頻魔醉囈敢藐天威臣竊光武明主韓歆貴臣徒以指畫垂儀立從顯戮豈有委巷

鐵見放言無忌者乎且夫議論不一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賞罰不當賞罰不當則教令不孚教令不孚則人心不固故自吳鯤化以部民恭及撫按而後之爲大吏者且恐恐然望豪𢔶而氣懾惟懼惡言之出其口以爲萋菲之威甚于斧鉞自鄒黃以下士薦及搢紳而後之爲朝臣者且恐恐然聞叩閽而色沮惟懼好言之出其口以爲游揚之辱甚于糾彈如是而望天下宜力之臣自好之士揚眉昂首以集事致功豈可得乎陛下誠宜自今亟垂厲禁禁之不已重法隨之于是以大謀付之廷論以清議還之士大夫無使下敢凌上訛得亂真

告密希不義之倖傾危覬立談之相卿或道存謀野不廢鐘鞫亦宜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詮究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密封伏闕悉遏不行庶幾幽隱仍通而紀綱不墮撥亂反治必在于斯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爲政必明大體而聽言之宜察也惟陛下裁察若臣庸駑無狀至舉訛稱分宜斥譴謹敬待命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日具題奉

旨鄒黃已有旨了倪元璐著安心供職不必求罷該部知道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六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恭承召對疏

日講官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倪元璐

奏爲恭承召對遵旨申奏事臣本迂愚歸田奉母七載於茲會以國家多難諸臣謬稱爲救時之才仰蒙聖恩命臣佐樞星馳至京陛見之晨遂蒙清問遏滅寇賊切實要著臣遂率爾而對首奏南北情形次奏目前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

謀及夫裁漕末議方廩天威百不攄一過蒙溫文曲褒仍令詳悉奏聞臣感激衛仄謹復申闡條奏口語離爲四牘仰塵睿覽詞意朴鄙惟冀見之施行然臣以爲猶屬標計也爲今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誅賞其下則竭忠畢力惟以殄寇安民實效是求而不徒托之空言如此何患大功不成太平無日乎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崇禎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具題奉

旨這奏本謀自屬正理知道了該部知道

禦寇機宜疏

爲遵旨申奏禦寇機宜存乎制財足用事臣至濟寧風聞左良玉縱兵大掠闖賊已自荊襄順流而下江淮震駭既而知其非實也然今日良玉忠悖之關惟在廟堂駕馭之法使闖賊及今速下流者猶流尚可言也如其雄踞不移按兵四覘家當一定勢大難回此則大爲可憂矣今皇上赫怒特遣輔臣督師撻伐聖明廟算元老壯猷豈臣惷愚可得仰參旁贊惟大規模大概妄謂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始事之圖先在遏之使不得下必欲進搴勦除特須兵餉厚集力滿

氣充若旦夕計功則臣不敢知也又臣統觀今日大患在于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中丈人不得自制財用臂使操舟不予之柁也以臣愚見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凡一切屯鑄鹺榷之務悉聽便宜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之轉運使以此軍用沛若所向有功又臣觀今之大將皆無餘財養士凡大將必有家丁死士比于爪牙苟如千人之將必得百人與同生死此百人者皆一當十百足制千人之命使千人畏此百人者則不敢慢易其將而自成節制責進則進責死則死威易爲威恩易爲恩要此百人實非易養隆餐豐犒十倍尋常官財不能應之貧將無所措手呼庚呼癸于是乎不可責之赴深蹈矣昔宋邊將家屬皆食于縣官市租榷稅悉捐予之凡將皆有黃金享士牛酒犒師終宋之世名將如雲職此之故臣愚故謂馭將之法宜使之難貴而易富將貴必驕將富必勇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具奏奉

旨本內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聯絡遏剿殊得制勝要著至禦寇須先足財屯鑄鹺榷作何便宜舉行還著該部從長條議來看

接前頁
另行抄一頁

淮鎮切謀疏

爲遵旨申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事竊臣覩南北扼會惟在兩淮誠得精兵三萬益以戰艦千餘近翼金陵遠蹠江漢倘遇警報猝至檄萬兵入援朝聞夕發南兵徵調悉可不煩天下大計必在于此惟以公私俱竭措餉無從臣于是有截漕之議也蓋今爲海運之說者惟慮成山之險近策鑿通膠萊河爲便矣而或以分水嶺係登萊龍脉不宜鑿斷且下多碙礴勞費無益今議海船從淮口出嵩游門過齋堂島不過好風兩箋直進膠河口裝上小船剝進膠河不五十里徑抵分水嶺催覓

居民小車盤至嶺脊凡四十里達于萊河復裝小船沿海揚帆略無島礁漂損之患再用好風四五箋即抵天津此功一成而兩淮三百萬餉出其中矣何以言之凡河漕每糧一石各州縣給旗甲脚價等費多至三四兩今既及淮而止於道里省三之二脚價亦省三之二檄令州縣循三兩爲率以一兩給旗甲二兩解淮庫計江浙等處正米二百萬石可得銀四百萬兩以百萬爲海船及盤運之費餘三百萬以百萬募兵三萬以五十萬治戰艦以五十萬製備甲械及馬此外猶餘百萬若初年一切措置及海船盤運所不敷者尚可取諸此也循此行之淮之富强甲于天下即一淮安滅寇沛然有餘矣至于任事重臣自膠以南凡經理淮口海船及漕海兩船交兌察徵水脚之法皆責之淮撫自萊而北凡措置車輛倉廒分設官署及盤運之法皆責之登撫要取同心深計事成實如克敵此非厲民之政難必之功苟得其人未有不辦者也此外議設道部及參將等官于分水嶺上又移車運之費改爲人運即以運夫爲之募丁可得饒兵五千不須別餉一切事宜候命行得旨另容詳奏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具奏奉

旨覽奏淮海截漕膠河剝裝甚屬利便凡能精兵裕餉以資滅寇尤裨大計卿巳備司國用正可主持力行卽着悉心籌畫將責成經理等項事宜詳確開列具奏該部知道

定甫日海運之法自秦巳有之兩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巳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元自伯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遂定海運之策明永樂中定鼎北京尚踵行之每歲海運七十萬石五年發尚書部新議爲海陸兼運會通既道淮漕底績始變爲陸運則平江伯陳瑄之所經理也民運穀苦廢失農業宣德五年從侍郎周忱請發爲兌運成化七年從都御史滕昭議復發爲改兌民不殷河于軍獨任輸輓自此遂定爲長運矣崇禎末河流衡決寇患又頻驚風鶴文貢奏請漕運自淮入海進膠河口裝上小船達于萊河而抵天津省費金錢三百餘萬其議最爲精

核是年八月公薦張生節大道復用科臣曾應遴叢
魚池一議請發文登兗地造里無多即可徑況入海
廷議以一朝之險難之公乃遣崇明人沈廷揚以蔚
灣船六隻聽遙月餘而達京師上大喜命酌行乃議
每歲糧從漕海各半議甫
定而闖步已逼未及用焉

奏請祖制疏

奏爲隆命義無敢辭祖制理宜奏請事該臣于昨十一
日酉時在部辦事接到吏部咨文欽奉聖諭兵部侍郎
倪元璐著陞戶部尚書即日到任不必例辭故諭欽此
臣本廢才聞命驚懼既思今日大計無如兵食二端皆
不及今整頓天下事寧復可言又臣仰見聖明獨憂宵
衣旰食者今十六年矣臣叨侍從每懷疚心而臣自束
髮讀書便欲以忠孝自奮又受恩最深中夜傍徨惟思
瀝血無地可興雖甚駑臣才雖甚陋而所以報國報君
者莫切于此昨臣同官馬元飛過臣恭述皇上面諭褒

臣學問忠誠之素幷期以太平事業臣惶愧感激筋脈
騰奮雖微明諭臣亦不敢辭也顧臣猶未敢遵旨即日
到任者緣察會典洪武二十六年著令凡戶部官不得
用浙江江西蘇松人臣浙人也皇上恪遵祖憲事關更
革不容不一奏明爲此俳徊具請恭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具題奉

旨覽奏援考舊制具見詳恪目前國計民生應有生節
大道以卿遠學敏識謀幹敷陳特茲簡用原非例推著
即遵諭到任不必遜請該部知道

義社倉書疏

題為恭進義社翼富倉書仰祈斟酌施行事崇禎十三四年臣鄉大饑民亂臣時里居極一郡長吏及紳士富民之義倡賑于塔僅可小救而群力已竭富者皆貧臣于是歎鄉無積貯而懸命于歲之為害至此也乃起而講求社倉之法準古人而斷以己意行於臣之一鄉已有端緒因著緣起名曰義社翼富倉書臣之愚見以為古今社倉代有良法而治久即變者皆繇仰責于官又衆各為政又出貸責息又不能制斂又司其事者不食其利坐此數端雖以朱熹崇安之法最善且久亦不過數十年而已廢矣臣反是五累得其五便其詳具載于書頃五月初閣臣陳演等恭傳皇上富民至意召臣與議臣因及此閣臣稱善閣其明日入對遂為皇上言之退索臣書臣敬謄繕進呈倘有可行便乞頒曉天下此法在於郡縣長吏風勸里黨富家城坊村杜各自為之苟與其端民自不饑亦王政救災之一法也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七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求治大謀疏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題

奏為自承鉅任洊被溫文敬述聖明求治之大謀以定微臣司計之成算事伏念臣本迂疎文學儒緩佐樞未効驟踐地卿闇命之晨心顏俱赧旋蒙召對天語春溫嘉臣忠念忠誠才業敏練諸所論奏并并有條以此知臣又諭以帝王用才致治原只恃一二人如周之四友漢之三傑即高皇帝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今擢用戶部實圖力致太平臣時驚愧陳奏大意謂兵食大計安危所關民窮盜起治平何日而諸臣報國宜見功能臣受恩最深日圖得當臣誠至願然亦嘗在皇上之前言兵說餉豈可但騁虛論不求實功再四躊躇誠無辭理惟所未安者祖制戶部毋用浙人成法變更非為細故尚求聖衷深慮裁度止停時又蒙諭溫切大略以祖制之不可更者原不敢變今用人為急只得通融且成憲浸失非止一端事關特簡不須固遜臣時復啓奏再四而聖意逾堅又蒙聖諭煌煌大略云餉不清則

兵不强兵不强則民不安朕意所求一以安民爲主臣
奏皇上之言及此誠宗社之福也因蒙俯諮經畫臣冒
昧奏陳三說一曰實做一曰大做一曰正做實做者如
與兵部通籌合算先准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被冦
之區餉多豁折裁罕之壘兵亦銷去彼此相權則數清
而用足所謂實做也大做者小生小節無益于數求其
一舉而即可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者
銳意請求必因有濟此所謂大做也正做者以皇上堯
舜之仁心孔孟之王學而責治平于司農又選擇儒臣
講官爲之諸所設施豈可出于捂斂權宜之隨策臣必

將以仁義爲根本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凡皇
上所命蠲必蠲命賑必賑臣必不敢以時詘强爭總奉
皇上安民一言以大昭聖學于天下此所謂正做也維
時臣數奏未終即蒙褒諭此言甚是宜根本之謀學問
之道臣因知皇上用臣司計蓋將以行其道也已臣又
奏請得參兵部之謀而皇上即諭以已識樞臣同心合
體又奏請選擇司官而皇上即諭以司官得人則奸蠹
俱絕許得推舉優遷又奏臣性緩爲不務生産今司計
事亦唯執要大端去弊已甚若纖嗇銖兩臣之所不能
苛求細疵臣之所不欲云云而皇上即諭以用卿正須

持大項屑屑豈所宜爲臣于是又知皇上之道大而術尊
也臣始被召誠懷驚畏入對而出中心坦然蓋皇上教
之已至臣今一奉明訓以太平爲決策安民爲主計同
心爲臣國臣即才智出諸臣之下而必以皇上所期一
二人事業厚自期許主張既定天下事豈有難爲者哉
又臣五日之間三承召對得見皇上軫恤民命愛惜人
才燭照隱微處分大事宜天地不能爲大日月不可喻
明至道爭符應今節臣心竊喜以爲太平立見臣猶
春蚕遊乘陽氣耳至若事方三日先謹敘述所承諭旨
以明臣司計奉行本謀所在更需一月清釐見端另當

逐一條陳恭請進止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具題奉
旨餉備强兵亟須裕餉其根本尤重安民卿以儒臣特
簡司計正宜講求大道撙節用愛人至意前面諭已
明覽奏具徵任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司餉兼銜疏

題為特重司餉一差請更舊轍事頃蒙召對面奏前事
奉諭許行謹具本申請益臣部司官外差之最重且大者莫如各邊糧儲如寧遠山海大同昌平密雲薊州永平易州宣府代州甘固延綏寧夏等差察臣部舊條皆在中差之列今臣欲改作大差必妙選清廉才智實心能任之人為之其說何也夫往制餉臣司餉兵臣司兵故兩部必相爭兩部必不得互謀其事今自戶兵合一之諭斷自睿謨其長如此其屬可知樞臣用其屬為臣部聲餉臣部豈得不用其屬為樞部清兵臣用餉司欲

用之清兵耳如臣之議請凡各邊糧儲皆兼兵部職方一銜勅書增加綜核軍務數語凡邊伍虛實餉司必知之餉司亦必得而問之矣而此一餉司者潔清無欲則邊人必服轉饋應時則邊人必樂而且得實行兵部之事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其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搖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故或謂清覈太過懼生意外之變者皆轉說耳邊擇才品臣之大任必期得人本部不足即取之兵部總為合一即亦可以兵曹兼戶屬之銜其報滿之期舊例本三年近改一年今酌其

平請以二年為正其賞罰之格每年能清兵一之五者照兵部經歷京堂十之二三者改授科道無所清覈者停其陞考不職者分別重輕處治其甚者臣與之同罰竊謂如此則餉可無匱而于兵事必有濟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旨各邊餉司允屬重寄奏內改差兼銜等項依議行如果清覈著效准與優擢該部仍加意遴簡有不職的著分別處治奏奪欽此

慎察司餉疏
題爲遴差已奉新旨前題特須更議事該臣疏爲特乖
司餉一差請更舊轍事恭奉聖旨允行皇上用臣之專
使臣得慎用其屬如此也蓋臣意以計曹最重者內惟
三餉外則糧儲而今欲責司餉以清兵事體尤異臣昨
具疏遵察各鎮糧儲目前報滿議代經前部臣傅淑訓
具題得旨者寧遠馬張三係密雲則何敦李具題未得
旨者易州則王六如天參吏部未具題者宣府則任遠
大同則郭維藩凡此數員皆臣初議未經察信前部臣
精明詳慎定不失人然而今昨不同昨用之司餉又一

才也今用之清兵又一才也以一郎官之權而望以兼
釐兵餉其才豈易得者乎非清不足服衆非察不足發
奸而事關軍旅何得以使督撫同心將領受命士卒歸
誠辦此三者卽其人豐筦有餘臣度來之本部必不足
不得已而將取之兵曹又不得已而將取之刑工二部
議始自臣卽應自臣報其成事臣生死係此敢存慢易
爲此冒昧專請聖裁凡目前所定餉差無論已未具題
得旨俱須臣再三察覈保任得過或仍或換具疏覆請
然後可得而定也其現在差上瓜期不遠者姑聽循舊
例一年報滿以憑另選其差出未久而才不堪副者立

與掣回新差交代諸如此議自臣爲之必有怨者怨必
謗生然臣既矢誠天日誓捐此軀爲國家宣力盡忠郎
謗怨亦何足卹乎臣嘗面奏皇上云臣見寇禍所屠戮
士大夫如犬豕草芥每有數百年世家大族一旦蕩爲
灰塵今日竭誠報國豈爲朝廷特自保其身家耳爾時
恭奉聖諭云有國然後有家臣祗承惕息于是欲不顧
謗禍爲身家之計伏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旨兵餉兼覈必須料理得人覽奏知道了卿既自矢公
明何必瞻顧這餉司卽愼加察擇來用致此

薦舉襄計疏

題為特舉用世通才恭請召對酌用以襄計務事該臣欽承聖諭敎之持大操簡然以庸才當受事之始不得不從委細見端故臣半月以來頗覺勞煩夫天下大計宜必得奇士共謀之謀集而大簡之道在擇矣自臣入署三日卽下教諸司使各條所見有主事董養和投臣劄子內稱使職言其所明不過條二三事止耳有安慶府學生員今侯舉考中知州蔣臣者博學多通究心世事二十餘年卽問之可知百事其人方以謁選入都門可延而致之也臣聞此言若賞臣從文章議論之間知蔣臣久特未嘗得見之不意其適至輦下明旦臣警戒衣冠訪之客邸蔣蔣臣尚臥臣俟之良久乃出初與談言漸及天下大事兵食機要並皆應聲明辯點痛不浮臣不覺自失越二日再往見之益復得所未聞自臣再往蔣臣始一來見臣既目成心折又數日以入賀告獻徧諗于朝諸臣殊多知之者尚書范景文馮元颷撫臣史可法等並言其人與用世才又其為人端直家貧事母孝臣以為有士如此宜告皇上皇上一日召蔣臣以布衣入對中左門叩所蘊蓄或誠可用幸以賜臣任為戶部司務官生節之道臣與謀之必當有異臣猶鳥也

惟資羽翼耳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四日具題奉

旨據奏蔣臣究心兵食堪襄計務著吏部察議具覆召

對候旨行

并餉裁餉疏

題爲乞并三餉爲一餉以清餉源事臣觀天下之道逐乎繁多則精神必敝聰明必窮奸宄日生愆謬日見物皆然餉爲甚夫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其始以次而加因時取義雖章令制勿没前名不圖積久爲之遂成弊害其在有司催徵者名色紛歧款項參錯奸胥因之游移影匿舞弄千端官非甚察即墮雲霧民即甚黠亦投鬼蜮所以奸貪得志會計不清其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三餉所司各執其一不相參稽偶互爲通即得蒙溷使臣日握算子而求之不如胥吏之笑嘻飲酒而舞其毫端也以臣愚見合之極臣所商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爲一自今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始布告天下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凡田一畝分別上中下正賦若干兵餉若干正賦一項萬世永經兵餉則俟事平以漸減編賜復勅各州縣刻爲易知一單家諭戶曉其在臣部惟匯天下省鎮爲三仍以司官三員據所派隸省鎮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如此則頭緒犁然奸弊何由而作乎治餉之道無他使吏胥不得制餉則餉必治使治餉者之精神不弊于簿書則吏胥必不得制餉此臣所謂清餉源者也至臣不敢議裁練餉而請罷練兵夫有兵食餉自當練也即欲別存鼓勵犒賚而已乃餉額既過多所練又至少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報三百餘甚至諸邊將吏匿全鎮原伍置而不言準摹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廷此向來奏請抽練邊兵別加練餉名目者直誤國之小人也臣請盡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則務從無虛糜蓋革不裁練餉而餉自裁于以稍紓民困莫急于此也統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旨本內併三餉爲一餉以便清稽兼省蒙溷深得執簡馭繁之法以後各省直徵收民糧悉去三餉雜餉名色止開正賦兵餉二則依田起科俟事平酌減依議行其易知單式樣并分派省鎮司官郎詳議來看至罷抽練壯耗廢自屬確論但兵還原伍作何操練責成著同兵部從長會議具奏欽此

停遣部科疏　　倪元璐

臣以為官省則專能辦則勵謹條簡使責成之法以速輸將事大臣部急餉催嚴考成考成者明乎其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敎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并罷郎分催可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為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官也遣一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即多一番費要而究竟無加于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巡撫比于古大國之諸侯而巡方繡斧所稱代天巡狩者也撫按不能為誰能為撫按不足賴又誰足賴乎朝遣

既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尤望皇上特申嚴諭兼勅撫按而尤專其事于按臣蓋撫務稍繁按感特重并令按臣選委廉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名上聞從此推官凜凜嘗有天威臨其上夫推官者州縣所憚也而自治其上即于地方無所援徇皇上以錢糧為第一義考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愆欠即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為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于綸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于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于行省給諫推官必愈于開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于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為即解或那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罰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于文到之日即于本官名下註完考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結不到部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illegible]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法不信則簡為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奉

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遲之法已另有諭旨了

天津截漕疏

題爲敬遵傳諭詳議截幫事宜事前初六日樞臣馮元飈從召對出至臣部口傳皇上聖諭所奏召買截幫事宜卽與計臣詳議來說欽此除召買一事欲求官民兩無耗累之法容臣確察所在地方應否減免及熟籌遣官委商孰爲便益另具奏請外至若截幫之爲利害直可一言而決者因聞巡倉御史倫之楷有疏及此應候得旨據覆所以逡巡而今撫押漕道臣方岳貢報稱漕船頭兩幫已抵天津此則議須早定矣夫爲尾幫予津之說者本爲京倉急至陝之米此誠忠計而樞臣以爲不可臣亦以爲不可者良以漕艘利于津截尾幫予津則幫皆趨尾至必後時遲至八九月閘水不得行必改從陸陸運之費三倍于水臣部勳增三十餘萬之費官費不足勢必役民賠累驛騷禍延甚大此之未便寧須再計乎惟是京倉將罄根本宜憂倉臣總總只爲此耳善處之策惟勅津撫漕幫到者不拘頭次定額五十萬石疾先運京度可足二月之食其餘聽津撫如舊截運關寧諸鎭期于速達如此則京邊俱濟矣京米宜急惟不必一時盡至津截卽緩要不宜定之尾幫義圓而事始有利無害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具題奉
旨是卽行津撫將漕幫到者不拘頭次先運入京五十萬石餘聽截運關寧仍察新裁額數發去務期速達該部馳飭

惠恤車戶疏

題為民困宜甦運期已及聊陳目前半救之策小紓聖懷事今為畿民大累者無如僉報車戶一事僉報本求富者而富者臨時既易規避其先又預竄身官役詭希優免勢不得不及中戶以及貧者有財則賄脫賄亦無端無力則賠當擯亦俱盡官給腳價不能當時價十之五而重以猾胥內攬淩索千端以此道路號呼十室九蕩臣自筮仕至今痛之二十年頃受計事側聞皇上當食憂歎因布文告博采羣謀凡告臣者第言病耳非恭有方顧臣已得其藥矣臣意大都惟欲收民運爲官運

自置車輛集資募民而今漕已至津更迭無及然目擊湯火則先為半救為半救之策有三一曰併倉倉分東西東倉距大通橋近者三里遠者十餘里西倉皆二十里而遙西倉一運當東倉三運而官增腳價每石止六釐故西運甚困今米運京者多不過二百萬東倉厫坐綽然有餘得暫併西于東雖官仍分設固已坐縮十餘里之地即省費十得一二矣一曰橋支凡軍受米于倉者今悉使受米于橋見謂煩軍遠涉不知是軍所樂也軍受米于倉有三苦倉攢勒索一苦也斗斛短少二苦也攙雜陳濫三苦也去三苦即得三便或使得預支一月則軍益樂而給米照京倉準斛每袋餘耗仍歸本倉則官亦無損自米至橋之日至運盡而止約為期三月月計支米二十三萬餘通三月即減車戶七十萬米腳價省費十得三四矣其又不足即議量增腳價每石三釐臣部設處不滿五千金而民已欣然如獲大助自省費十得五六矣臣之策不止半救然試以今年變通從利遂成道有歡聲即不改官運而民已不厲即改官運而官亦不費矣時日既廹羣情望恩倘蒙俞允乞丕賜發本內橋支一節臣猶恐軍心同異艱澀總督京營戎維英面商可否隨經維英周詢軍中取有京營副將王

承胤手揭并手書報臣極言軍士歡便之情臣又躬詣所宕散給放之日慮有紛呶請敕巡倉御史就橋彈壓而營卒統以營將衛軍統以衛領臣部又多委司官佐之則無囂譁之虞矣又嚴令官與米須燥淨攙和土稻及水者有重罰蓋米免囂揚官旗已多便益而人心無厭得利又思作弊也

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旨覽卿奏深得救困之策本內并西倉于東受車米于橋及預支月糧事宜既稱便益俱依議行其巡倉各官就橋總理力禁插和水溼尤能革弊宜民即著卿速行嚴飭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八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餉部事宜疏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

題爲恭承召對申奏餉部事宜事該臣面奏近設總督
勦寇糧餉侍郎轄餉三百萬凡東南勦餉多經解會比
因寇警部臣莊祖誨時或往來衡陽長沙之間卽有言
其不宜遠遥衡岳自便者疏下臣部臣思衡岳誠遠然
臣實不敢遥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與餉部亦

與督撫不同督撫與兵逼賊爲功餉部與餉避賊爲智
臣頃徧詢楚紳皆云轉輸最便莫如武昌而今武昌破
矣惟恐以規近而適蹈盜糧所以未敢輕議又且道路
紆阻時日躭稽呼應不時卽爰他變左兵實駐非無餉
也遠莫致耳以臣之議自今各督撫鎮額餉皆由臣部
酌量道里就近撥派頃行江督已劄撥江西三府惟此
類推禁旅則撥鎮江揚州泰督則撥川西陝西鳳督則
撥應天和鳳徽寧黔督則撥雲南淮撫則撥全淮及劄
揚州十分之一皖撫則撥滁州太平池州廣德豫撫則
撥河北三府沅撫則撥貴州一省鄖撫則撥四川川東
楚撫則撥湖廣湖南諸府左鎮則撥截江西五分之一
並聽各該督撫自馳檄使惟左鎮則臣自兵所在關白恭
爲二督行文所有錢糧著各該地方差委徑達軍前或
遇軍行遲遠許交駐扎鎮所該道代爲轉輸地方延誤
者該督撫立行題參加等處治解官換役從優題敘賞
罰旣明趨事必速如此則餉部無所事事矣而聖衷慮
此尤爲宏遠恭奉面諭云撥餉就近最便餉部不必議
裁益爲提攝考覈固須重臣耳今議餉部移駐南京居
中控遠不特勦餉凡京邊一切錢糧悉聽近須聖諭責
成撫按推官事理移文四促只藉文告爲賊蠹其銜卽

宜改爲總督催儹中外糧餉侍郎臣部亦實藉之參其
成念矣未議無當恭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具題奉

旨撥餉就近允爲便計各督撫鎮額餉著照依奏內派
定地方徑運解軍前一應轉輸題參優敘等項俱依議
該部仍將撥過數目若干詳行奏明餉部免設莊祖誨
著回京另用欽此

○○辭講專部疏

題為敬辭講員以專部務事該臣蒙恩陞見之又明日
即蒙欽命充補日講官臣時以樞部任宏而侍郎事少
冀可補塞勉用祇承何事殊恩拔司計事繁重填委坐
困萬廄臣私意朝攬金倉之司即夕逃啓沃之責乃昨
二十四日酉時忽接閣派講章期須來朔進講臣隨詣
閣力辭而閣臣以臣自承簡命不曾效有一言臣未奉
旨刊除例難遽行出缺以此臣宜自請恭惟聖明學勤
日就月將臣每入對殿廷必得欽領大謨而出此豈徒
微忠欲竭抑亦顯致宜承如臣待可蒙綜藻必無容自

外實以心計既絀無暇精言惟命身總有累不能兼與
衣冠望隹所辭別遴能者臣不勝諄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旨卿學誼素優遴着遵旨供事以資啓沃不必遽辭該
部知道

○○宥罪錫類疏

題為請行堯舜之術立忠孝之教以饋兵餉用濟急拯
危事今國用甚詘重之濁領至五百餘萬而此外撫按
察核續請者不與焉阻積坍失解不時至者不與焉素
督淮撫水師之請增兵益餉者不與焉約畧計之少亦
又須百餘萬而兵部所報缺兵不及三百萬臣猶恐邊
人執言仍須補伍如此即是有虧無抵往者出入相准
猶不足今缺額至四分之一此雖盡傾內帑不能應一
旦課事決裂非臣任其咎乎生節之效遠者五年三年
最速亦須一年而今所急即在旦夕耳謀及權宜又多

不可皇上聖明具超世之叢臣亦備者有守道之誠丕
夜竭思惟求得乎見諸詩書近于仁義而為之無已其
宥罪錫類乎何謂宥罪蓋舜典曰金作贖刑呂刑曰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由此言
之贖罪之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帝舜詩書之所稱也
蓋古聖王好生如天而未嘗不憂國用之匱故其術如
此今請勑下刑部自戍遣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
別情由等差則數凡戍聽贖十之九辟聽贖十之一此
在臣部以為權宜在聖恩惟曰浩蕩何傷乎是乃仁術

也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名揚親者孝也今誠令外官四品以下七品以上歷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四品五百金五品而下正印三百餘二百朝廷即欲報之無務加之職級惟請給予應得誥命使得贈封其父母此不同加銜復官于國家爵祿不費又其所應得惟早一二年耳于名器亦非濫也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其父母風木無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為孝治天下教孝者也此二者臣以為堯舜之術忠孝之教而可以生財孔僅復生必亦詡之大道矣要其行之不過二年斷免罷亦罷幸皇上決計即日下詔施行

崇禎十六年　月　日具題

○○覆奏併餉疏

題為乞併三餉為一餉以清餉源事臣于本年六月內具題前事奉聖旨本內併三餉為一餉以便清稽兼省柔猾深得執簡馭繁之法以後各省直徵收兵糧悉去三餉雜餉名色止開正賦兵餉二則依田起科俟事平酌議依議行其易知單式樣併分派省鎮司官即詳議來看至罷抽練社耗原自屬確論但兵還原伍作何操練責成著同兵部從長會議具奏欽此欽遵科抄到部除練兵還伍操練事宜即咨兵部會議具奏外又行三餉司官即議易知單式樣併三司分配省鎮出入確規

限三日內詳堂以憑覆奏今據新餉司郎中張鳴駿邊餉司主事劉顯績練餉司員外郎陳晨誦會稱邊郎公同酌議分配之法察三餉非出數不均則入數不一即配為三分而省直錢糧練餉已于各鎮皆有分撥因議併三司為二司將鎮之繁者搭以簡餉之多者配以少並易知單式樣到臣臣復面集各官再四從長商確詳妥實可永行謹將兩餉改名左右二司及分定鎮分與省府錢糧配搭額徵蠲免各數目別牘備開仰塵聖覽易知單式一併進呈伏乞聖裁速勅臣部通行遵奉施行抑臣又有請焉臣按計冊臣部所定天下地畝正加

錢糧皆有定額而今聞多寡懸絶自一錢三分以至二
錢餘此必有私派沿徵者矣私派者如地方創爲會計
公費名色額外私加者是也沿徵者如本是間歲而沿
爲永科如榜紙只元年所用而歲以爲嘗鄉會舉朝覲
皆三年一行而無年不取之類是也請立嚴限勒各該
撫按通取州縣開徵款項數目一一開明報部對勘則
百蠹俱出矣又徵糧定以每年四限則有節而民得以
休每限定数四分之一則截然而胥不能惑其詳事式
統候裁酌飭行

○計開

○○兵餉左司
○○○每年出数
○○○○薊州鎮月餉銀一百七十二萬一千九十一
兩零
密雲鎮月餉銀七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四
兩零
昌平鎮月餉銀三十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五
兩零
柳溝鎮月餉銀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三十三
兩零

宣府鎮月餉銀四十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二
兩零
易州鎮月餉銀一百三十萬三千九百三十
六兩零
陽和鎮月餉銀五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九
兩零
大同鎮月餉銀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兩
零
延綏鎮月餉銀三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三
兩零

甘肅鎮月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八
兩零
固原鎮月餉銀四十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兩
零
勇衛營加增鹽菜銀二萬六千四十兩
太監公費銀三千兩
京營及御馬監牢役工食共銀二萬四千八
百六兩八錢
京營練兵日犒銀三萬兩
京支各項銀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兩零

內供雜項銀四萬六千兩
京營勇衛等營料草價值銀四十七萬一千
二百四十三兩
勇衛京營官軍糜糧米折行糧銀四十八萬
兩
選鍊官舍銀二十一萬四千八百兩
認還光祿寺一萬兩
認還內庫銀二萬五千兩
又該剿餉銀一百四十萬三千六百四十三
兩零

○○○○○以上每年通共出銀一千零六十一萬零
七百四十三兩
○○○每年入數
浙江額銀一百五十萬三千五百八十七兩
零
廣東額銀八十三萬一百四十一兩零
四川額銀六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兩零
陝西額銀七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兩零
廣西額銀二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兩零
貴州額銀四萬二千六百五兩零

河南河北二府彰德衛輝懷慶開封府屬
縣原武陽武封邱延津額銀五十萬七百
一十兩零
河南五府開封歸德河南汝寧南陽汝州一
州額銀一百七十萬三千九百六十八兩
零此項全蠲訖
蘇州府額銀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八兩
零
鎮江府額銀一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兩零
徽州府額銀九萬九千五百三十八兩零

池州府額銀五萬三千八百八十六兩零
廬州府額銀一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四兩
零此項全蠲訖
淮安府額銀二十四萬七千七百八十一兩
零內除蠲免銀七萬八千一百六十四兩
零外實徵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一十六
兩零
安慶府額銀八萬七千四百七十二兩零內
除蠲免銀五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兩零外
實徵銀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三兩零

廣德州額銀四萬六千一百七十三兩零
徐州額銀六萬四千七十五兩零內除蠲免銀三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外實徵銀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兩零
順天府額銀一十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零內除蠲免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兩零實徵銀八萬五千九百九十六兩零
河間府額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兩零內除蠲免銀四萬二千五百三十八兩零實徵銀九萬六千八百五十九兩零

廣平府額銀六萬二百三兩零
大名府額銀一十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兩零內除蠲免銀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兩零實徵銀一十二萬五千一十八兩零
延慶州額銀四千二百七兩零
淮安等五倉新舊稅并倉助銀八萬四千八百六十兩
各衛陞科額銀一萬一千五百一兩零內除蠲免銀九百三十五兩零實徵銀一萬五百六十六兩零

屯牧加科銀三萬二千兩
鹽課額銀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九百五十兩零
關稅額銀四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兩零
以上每年共入銀九百八十七萬一千七百兩零十六十七兩年每年共蠲免銀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兩零除外實徵銀七百七十五萬七千七百一十五兩零共計缺額銀二百八十五萬三千二十七兩零

兵餉右司
每年出數
寧遠鎮月餉銀一百五十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九兩零
山海鎮月餉銀七十萬七千七百八十九兩零
永平鎮月餉銀八十七萬二千九十二兩零
天津鎮月餉預計召買等銀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七兩零
通州鎮月餉銀三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三

兩零
山西鎭月餉銀三十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三
兩零
寧夏鎭月餉銀二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四
兩零
登鎭月餉銀二十七萬九百三十兩零
臨鎭月餉銀二十三萬六千二百四兩零
鳳陽護陵兵餉銀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兩
京勇等營草料銀四十萬六千兩
抵還兩寺銀二萬兩

勇衛營徤丁鹽菜銀三萬八百六十兩
京營勇衛各倉逿召買料豆草束銀二十九
萬兩
京營練兵口糧銀三萬兩
京衛新兵四十兩月米折銀二千七百一十
二兩
援兵行鹽銀一百二十萬兩
認還光祿寺銀一萬兩
認還內庫銀二萬五千兩
又該剩餉銀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三百五十

六兩零
以上每年通共出銀一千六十一萬七百
四十三兩零
○○○每年入數
○○○○江西額銀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四百六兩零
福建額銀六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二兩零
山西額銀一百一萬六百五十三兩零
山東額銀二百一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三
兩零內除蠲免銀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六
百四十六兩零實徵銀八十一萬九千一

十七兩零
雲南額銀一十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兩零
湖廣江南八府二州額銀八十九萬七百三
十一兩零
湖廣江北七府額銀六十四萬五千六百四
十二兩零此項全蠲免
常州府額銀二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兩零
松江府額銀二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三兩
零
寧國府額銀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

零
太平府額銀七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兩零
應天府額銀二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三兩
零
鳳陽府額銀二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兩
零內除蠲免銀八萬一千六百九十六兩
零實徵銀一十三萬一千二十七兩零
揚州府額銀二十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兩零
和州額銀二萬四百九十五兩零內除蠲免
銀六千一百五十五兩零實徵銀一萬四

千三百三十九兩零
滁州額銀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兩零
永平府額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
保定府額銀一十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七兩
零內除蠲免銀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實
徵銀一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二兩零
真定府額銀二十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兩零
內除蠲免銀四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兩零
實徵銀一十六萬一千五百六十兩零
順德府額銀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兩零內除

蠲免銀二萬九百三十二兩零實徵銀二
萬六百一十七兩零
保安州額銀一千九百二十三兩零
南京屯涨額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四兩
工部蘆課額銀一萬四千八十五兩
宣課司稅額銀一萬一百六十兩
五城兵稅額銀二千二百一十兩
鹽課額銀一百一十八萬七千九百五十兩
零
關稅額銀四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兩零

○○○○以上每年共入銀一千二十二萬九千八
百三十二兩零十六十七兩年每年共
蠲免銀二百一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
兩零除外實徵銀八百零八萬七千三
百一十一兩零共蠲銀二百五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七兩
二司每年共該出銀二千一百二十二萬
一千四百八十七兩零共該入銀二千
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三兩零除蠲免
去銀四百二十五萬六千五百零陸兩
實徵銀一千五百八十四萬五千零二

十七兩共計缺額銀五百三十七萬六
千四百五十九兩等因
崇禎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奉
旨據奏三餉併一分為左右二司配定省鎮出入及易
知單式具見綜理知道了錢糧自有定額州縣官私派
沿徵剝民罔上最爲可恨著該撫按嚴飭仍將開徵款
項數目勒限冊報并照式立限俱依議欽此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九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臚陳生節疏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
題爲臚陳生節要議事臣觀今天下大勢患不富强也
然富强之謀必反之於仁義而始無弊臣本腐儒謬膺
鉅委當此時勢危迫聖主焦勞三月以來諸求籌畫心
血幾盡生財大道遠或數十年近亦數年既不足以救
眉急權宜之策臣不敢爲求其正切不過數端其間又

有必恃資本以行或更須參伍而定者具列如左仰屢
睿思一漕鹽卽司務蔣臣四議之一臣知蔣臣以此其
法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於淮自淮起運循舊例四
倉遞節盤運是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江數千
里之險省費不貲運節旣短則往返無所稽遲使稽察
不難而洊貴自絕新漕在七八月便可過淮春冰一泮
卽抵璃通船輕運速不憂淺凍而于是鹽米通流官商
並利等漕籌鹽莫善于此乃臣所致疑者獨自新法未
定舊法變更中間一年漕運與鹽課不無中斷之慮誠
得設法通融濟此一年以後踵而行之則萬世之利也

蔣臣議之蔣臣曰能行之乞再假一日召對以畢其情一錢鈔亦即蔣臣之議已經臣部看詳題覆如法行之錢流滿地矣而臣所難者以其議欲鈔之行先須廣鑄廣鑄必先謀鑄本耳臣聞舊通督王鰲永本治兵之臣而滿腹皆持籌之計立主鈔法可行其議多與蔣臣合者特欲加造小鈔五百三百一百者相兼而行始可流通不窮又欲自關稅為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鈔行于流水今現在通幸賜召對果能堪任即用之督理鈔法責其成功可也一漕折臣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等之議欲使內入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

漕米其收米也每米價值七錢准租一兩則民必樂從其折漕也每漕米一石科米價及尖耗水脚諸費責銀二兩五錢而民猶以為甚便此誠兩利之策然臣惟恐本處粟米散之京軍而不肯受又近畿爭輸本色則幾民必常食貴米此須召對戎政諸臣及勅薊順督撫熟籌通算期于無害而後行之一截漕即臣前以樞貳赴召入對之言其法詳于前疏臣意以海運廣一朝之患通膠為難必之功誠從分水嶺盤運有成則漕船及淮而止所省長運挑河諸費不下三百餘萬而科臣曾應遴又有養魚池一議稱海運自齋堂而南由竹島以達

地名養魚池為文登境地鑿而通之道里無多即可經流入海南避成山之險北無毀琢之傷雖不能如膠萊之徑捷較之陸運猶省脚價其言簡盡云得之太僕寺丞賀王盛王盛先令文登籌此甚熟皇上試召二臣同臣集議仍遣工部明幹司官一員前往分水嶺及養魚池地方覈勘形勢工力二議就便擇其可行者選用風憲官一員協同登撫為之基必登運有成謀而後淮截可決策耳一京鹽有投議于臣者欲于都城開壹引十萬每引照邊例納價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以充兵餉之需仍行文兩浙鹽法衙門照察邊例于正附綱引之上

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關橋取掣其引價鹽觔及餘鹽割沒等項悉照標鹽往例毋得故違損益出示曉諭在京諸人有願中引者赴部報名劄行太倉本折均半上納亦當議與寬減以示招徠如此可得引課二十萬亦一策也一雜折凡為內供雜項改折之議者不一而足未蒙允行蓋必有難行者也然臣察內庫所需黃絹顏料油漆蠟茶弓箭弦條等項外解甚苦又多不堪駁換害累遂不可言而究竟逋多難徵時久倖赦即如臣鄉所供弦箭一項十餘年來無年不駁者以其非地之宜決不如式所可詳慎何

敢輕收是則十餘年來民間實受百千之害而在官曾不得一弓半弦之用民命可矜物力可惜也臣請聖明再加審詳通察一應內供本色凡在所不急及必不堪用者聽得改從折色凡物值價一兩者連鋪墊倍貴一兩折觧在朝廷驟增一倍有用之利而民已脫于水火讙動天下矣夫聖主每損上而益下今益下而又可以益上何憚不爲乎一清兵清兵者二其一兵部所報鈌額兵數可裁二百餘萬但恐邊臣以鈌額須補爲辭即不然不肯扣新而欲以抵舊則清猶不清矣此須兵部飭明其一則臣部所議各鎮司餉兼列兵餉以清兵之

事屬之白臣部所題餉郎尚以部覆候旨須勅方行現今無一到邊受事者又以餉郎之行必帶有多餉使軍心鼓舞歸命而得以開其虛糜今部庫如洗眼穿外解臣心戰戰然臣請更設一法誠得聖諭各撫鎮諸臣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無所報清若罷之則餉司尤易爲力臣法可得而行也一省弁往時戎籍所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大帥驟增十餘倍副參都游守把驟增三十餘倍行伍之士皆恥爲兵而伴爲官纔設一官役使羽儀又數十人士飢而此輩荒飽如故上之不戢餉之扣尅職此

之由前有繳部一揭單內止五百人而中千守把凡三百五十人兵僅一百五十人虛冒如此餉何由不詘臣與樞臣馮元飈會議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役稅關諸總憲臣李邦華之議令天下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首文契悉令呈官照稅每百兩納稅銀五兩非官印稅契不得授受臣初聞之恐傷大道既而思之此亦一道也昔者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吏胥者不農不商而在官爲市估積頂首過百餘千則不止逐末矣今農辦畝租商輸關稅田書屋券悉經稅抽此輩游手以資取財既不能絕又不征之何以服彼農商乎以治

蠹爲生財此則憲臣體用之學也又各處吏承納班大省或至一二千人各差御史承差多者或至千餘人價重者至一二百金少者亦三五十金皆借之以庇其門戶或納于各布政司或納于各差今若以此盡歸臣部仍嚴爲之禁庶人在官者但得受祿于官而不得援累于民其意與事例相等一洋政臣聞之原任通政司使施邦曜之議曰福建有東西兩洋商船自前代至今俱收其稅以資國用者自天啓年間海洋爭利不靖遂議禁止試思犀角象牙香料非兩洋不產今宇內諸貨充斥而猶曰禁洋不開是直擁耳而盜鈴也盍聞人以海

爲田一日不下海卽無生番人日用必中國之産一日不往卽闖入故官日禁之而民走死如鶩官亦無如之何上下相蒙徒陰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帥臣鄭芝龍坐鎭閩粵交界之地又素交孚于遠島乞卽以洋政委之則一年可致十餘萬之餉也邦曜官閩最久故非浪言又臣司官王之驥閩人也其言曰此禁開而閩盜始稀謂洋開而生盜者非有識之論也然臣更請令在廷閩紳共爲詳酌必歸于有利無弊而後可耳已上十條臣所持生節之謀揆厥言而衷于聖賢經世之道然其取效必通數年爲計若旦

夕見功急抵蠲缺則猶未有策也凡救急必出權宜臣期皇上力行王政何肯爲苟且遷就之策惟是庚癸四呼臣憂在眉睫不知所爲耳

（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奏內鈔法廣鑄已有旨了雜折准酌行三年淸兵汰將專責各省撫鎭勤限核詳不許仍前冗濫漕鹽截運京鹽洋稅各欵仍著議妥詳奏以救時艱欽此

扣折漕運疏

題爲請扣漕運爲積貯以罷召買而甦民力事仰惟皇上軫念京庾因新漕未至現米僅支兩月軍糧特發內帑四十萬金爲召買積貯之謀臣隨分派司官程正家姜叶卜陳聯璧蹇宗尾四員使乘秋熟登場或就近糴採收或召懇商承納不拘一法聽其便宜務于九十兩月內竣事現在則以新禾在野稍須時至卽如驚鳥急搆矣然臣細察京師奸囤鼓皆廣收深藏居奇射厚而游徒微倖求充糴商投呈該司者不下百餘紙此輩將鼓米價勢必累騙民錢爲害官亦不利也因復廣詢博

訪乃得可以便于國而更便于民便于兵者査關寧薊永四鎭歲需米五百萬石向於天津截漕從海道分運撥給然聞四鎭將士原未責其全運漕撫旗甲與天津餉司每私折銀而薄解米耗蠹國家米豆數十萬石而臣部不得過問當事諸臣無一言及之者臣旣矢誠天日務在剔弊觔浮前於截漕疏中旣微察其端而不能窮其實也故臣初意欲於歲運之內扣五十萬石入京倉而以每石八錢折給四鎭在邊兵旣可以得金而太倉遂實有普米上下交利一舉可收今問之津撫知僅折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臣卽折發帑金一十六萬二

千兩劄委員外姬琨往津守催將漕米督催啟運以實
京倉又察今京軍匠役亦詔折色請即以九十兩月米
按照時價折色與之則又可坐扣米十六萬石連四鎮
共得漕米三十餘萬矣此外僅餘帑金七萬買之易易
然本處所產粟米入倉即變黑色不堪久貯誠欲久貯
非漕米不可而漕米既無可折扣臣又思之豆亦糧也
軍興尤所急需並合買糴數萬石在明歲則與米同功
在此時則分米之勞爲至臣受事以後日議清釐廣貯
之法其四鎮向來所折所運實數容臣詳細核察素明
垂爲定制則兵民皆屬至便而國家歲有積貯民力可

以稍弛矣恭候聖裁

雜折事宜疏

題爲詳酌開列雜折事宜以惠東南事伏念臣以庸才
司計其所以生財者不出於大道必不可然聚令人之
謀以生財無不傷道者以其一益必一損此盈必彼竭
若夫兩益交便名起利隨上實緩所征而反享厚獲下
實多所出而反誰更生盈庭千策未有如內供改折之
一事者也臣察十庫諸色名爲上供內外所司倍存嚴
愼一絲一納輒累千端有孵必賠無納不駁凡內庫駁
退之餘即井民間所致公取徒以膏血委之溝壑因而
追比株牽家號路哭而究竟一駁即有一欠駁之不止

欠無完日民已破家庫仍懸簿臣察十二年以前千萬
積逋一赦俱蠲十三年以後册載全未完者什而五六
非不納也駁而不收耳即使嚴催而愈催愈玩由此言
之損仍歸上以其兩損易以兩益何爲不可皇上仁覆
天下又復節儉性成屏絕嗜好停嬪減膳浣濯御衣甚
欲夷諸器御與民庶等此堯舜禹湯之心也謹開明條
欵伏幸詔諭天下凡十六年以前逋欠悉如常價折納
免行倍加此後除上供袍緞不敢輕議其餘貨物凡官
可召買者悉從折色令各該撫按公估時價量添解費
輸納夫典衣典冠雖分曹事而同舟通力必無殊心其

所折入銀兩即用以爲益餉恤民之需當聖主大賚渙
居內府外府何所間乎
計開
一不急而應折欵項
黃蠟光粉綠礬明礬黃丹藍靛槐花紅花紫草
茜草蓋草生漆嚴漆桐油藤黃銀硃錫木膠牛
皮牛角牛筋絹綵綿苧布柿栟川椒蒲杖烏梅
五倍子葡萄紅棗栗子蜂蜜核桃蔴秫稻皮已
上均非急需悉可改折
一似急而應折欵項

白蠟六萬五千斤芽茶四萬八千斤葉茶四萬
斤黃熟銅二萬斤紅熟銅二萬二千斤生銅九
千斤黑鉛一萬五千斤棉花絨三十一萬斤棉
布三十六萬疋梭布三萬疋苧蔴一萬四千石
白粳米五萬石白糯米七千石已上似關急需
然本可購買亦應併折
一工部欵項如弓箭弦條及一切軍器斷斷無用
決宜折價京造者也此外容臣咨查酌列奏請
崇禎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具題

鼓鑄大計疏
題爲欽奉聖諭事本月初十日恭接聖諭鼓鑄爲足國
大計近時事多艱銅本稀少御前及在內各衙門已有
旨盡數撥用今內外文武軍民人等俱宜急公體國共
濟急需着遵照律例除鏡子軍器寺觀鐘磬鐃鈸及權
箱等物事件鎖鑰樂器古銅免毀其餘定限三個月俱
行銷毀一切廢銅並赴官賣給價不許違禁打造收買
其有捐銅助鑄的恐照事例議叙崇禎制錢仍以六七
五文作銀一錢其餘雜錢槩以二文準作一文低薄小
錢自五分重以下者四文準作一文其私販低錢者該

城御史嚴禁緝拏仍各大張曉示至南北銅商領價誆
官逋欠巨萬屢旨究追着經管官勒限追完仍各自行
回奏各省直作何勸勉并設何官專司應行事宜着該
部詳妥酌欵來看昨據計臣倪元璐奏薦王鰲永心計
可用着以戶部侍郎兼工部侍郎提督二部錢局錢法
鈔法責令清釐局蠹弊疏通錢鈔如辦理有效即行
優叙倘蹈襲踵弊責無所辭特諭欽此臣于是恭服皇
上之思深而策備也如此則處處有銅源源可鑄富國
之計盡此一謀然而臣猶有說凡一法之立一弊即生
今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犯者重論夫用之家

千而造之家一禁千不如禁一此爲絶源之法如此則民間成器不須盡責毁銷即責毁銷但勸諭之不必設爲嚴禁即設爲嚴禁請但行之紳貴勿及士民紳貴義無所逃擾害不及若行之士民則告訐四起挾詐横行從此騷然大可慮也聖諭不言挾銅不出者作何處治仰見淵衷矣然而民銅不出鑄本猶微有法於此請令有司罰贖減半徵銅如稍有力應罰銀一兩三錢者俾輸價値六錢五分之銅則民爭輸銅矣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旣貴則凡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歘然出而應之不出一年天下之銅悉歸官治民間非但不疑

抑可取利夫使民賣銅于官必得虧折賣銅于民必得贏息而有罪輸贖者雖苦于買貴銅而實甚於承半罰則亦無不便也凡法立而民稱便因勢順導之則行于流水矣恭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具題奉

旨奏內欲絶私銅無如專禁打造深得要領即着䣊悉心講求鼓鑄善策以資裕國欽此

督撫制置兵財疏

題爲欽奉上傳事昨以閣臣陳演等傳臣至東閣恭述

聖諭關門三協應用本地之餉養本地之兵及計臣前奏一切屯鑄生財等事責成該督撫便宜舉行事宜可會同詳議具奏欽此臣惟今日之勢誠必以督撫境內兵財聽自制置界如唐藩鎮者然後天下之事可得而爲所謂大建規模者也譬之民間家計蕭竭而有衆子即宜割室分資使之自食其力共治其家若以一家子持其斧囊而此衆子者但呼飢寒不知生節則衣食立盡故一司農必不能應天下之呼一內帑必不能濟司

農之乏臣初入告伻持此言而皇上即持臣此說以告輔臣蔣臣觀古之大將羊祜杜預韓麒麟韋皐余玠張浚之流未有不自生財者也其所生財亦只數者屯鑄通商而已屯取聚衆而言本爲兵事邊將所謀今腹地皆墾即開荒非屯也邊外地已不敢屯薊永之間固多朋曠宜使盡利非必悉宜稻黍棗栗薪芻皆可致貨臣又聞薊州党峪地方産鉛可鑄現屬司鑄屯事倪光荐往察而未報薊督或知之他如搵殺等商踵背相接此外又如贖罪事例輸粟于邊而請命于朝者皆可得爲也總宜令薊順督撫詳求悉計條列具關以是爲其家

當凡所請者必盡聽之臣向覆淮撫史可法請增兵餉一疏責其自條生息所宜欲以淮揚爲端漸行邊鎮可法尚未覆奏今即以薊順爲端漸行內路可耳至于錢糧附近截解此誠便計臣亦嘗面奏及之退而察附邊額餉實亦無多以此久不決策謹條八府正賦屯糧民運及三協餉額確數如左大都于三協五之一耳以供薊督一標則有餘又臣閱永平府同知馮如京大有謀識人傳其言曰得永平一郡糧足了永平一鎮兵事此語甚奇顧臣未深識其人或勅薊督物色之嗟乎臣之事君如事天亦如事父也目覩國家之急不思所以救

之而猶清談勑說鄙理財爲管仲劉晏之策譬則父母方謀一家之藜羹藿食而其子顧慰以衡泌樂飢此豈子之忘其親者也目覩國家之急不思所以紓之而惟呼兵號餉變聚斂爲加派掊克之謀譬則父母方憂一家之鵠形鵠面而其子直欲以攘奪爲事此不肖子之欺其親者也皇上惟戒諸臣以清浮冒杜侵漁爲節用之道惟戒諸臣以因天時乘地利順民情爲生財之道則兵食足而民信聖賢之論政全矣

崇禎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具題奉

旨各邊督撫境內兵餉聽自制置誠爲便計這畿府正賦民屯本折原額并屯鹽鼓鑄事宜着行該督撫計議速奏馮如京果有謀識可用着該督奏明欽此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救秦急策疏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

題爲救秦急策事臣覩寇之趨秦是國家當盜竊仁義瓦解人心風鬪牛酒犒軍開門款逆賊本秦人向若暴兵反以水火寫之雲霓半月以來降信杳絕凡傳尙存不陷者多是由降得免臨潼非守前邑是致慮成割據坐失西陲新督後至已分客主呼兵難餉倉皇痛苦當

局情事非爲葸謀臣部窘絀不能大副要以撫時量勢實切疚心承對至今臣憂深病作旣而思之事亦有可爲者臣維古者封建諸侯以爲屏翰國家大誼篤于宗藩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亦尙能國也皇上何不立乘手節切諭兩藩以剿賊保秦責秦藩以遏賊不入晉責晉藩如兩王能任殺賊卽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其遜不知兵宜使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之制亦足報之矣詩曰宗子維城兩王不鑒近者十一宗之禍乎兩周衡特以慷慨捐貲獲全青亦兩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伏惟聖明決策施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具題奉

旨逆寇西犯秦晉諸藩自當竭力同讎這奏切諭密軍事宜深得封建屏翰之旨著吏戶二部擬議速奏

門稅積弊疏

題爲請釐門稅積弊以儆官邪以甦商困事臣比察祟文門稅事不覺吁歎失聲嗟乎官貪如此百姓安得不窮天下安得不亂乎有商人湯茂等因臣方務釐剔呈稱該差苛罰情弊臣初疑其言過實因拘本差書辦三人及鋪商十餘人到部臣親訊之羣商具言每有失報一紗一綢通罰全單而又倍之至于數百者臣大駭安得有此因吊取從前報單閱之凡一單所開貨物多者至二三千件數十商之所共也商云通罰全單者蓋言以一貨失報而重科數千件已報不漏之稅以一人犯

令而偏罰數十家同單無罪之人積而倍之以至數百臣訊該辦有此否對曰自來有之例實如此臣益大駭問以奉何明旨則曰無有也問有例簿否亦曰無有也臣歎無律無例而能守之不失此之律例即在該辦胸中口中提挈本官耳又問此項罰資銷歸何處對以即充餉額不別分毫此又知盡歸私橐耳臣時怒形齒髮痛抶之數十所司從者不可追臣蒞任來署管者主事朱從義也時臣曲諒本差利弊從義不爲臣一言幸以他事奉旨降調去任苟久任之必無能改于其德合于原降職級外再實降二級以不覺察之罪罪之臣猶以爲薄也臣因之深思敬陳末議自後商人失報貨物者依律只沒本件入官此外更無科罰所沒貨物即發本商照時估變價上納凡罰自絲銖以上悉須具帖呈堂批行方准堂存案冊仍以每月朔望二期頒示榜文彙開半月內所罰名數商人見此榜文方行完納凡罰入銀商另作一項歲終報聞充餉不許混入稅額之中違者官胥並從重論則貪狠奇鬼之術俱無所施去商大累而國亦有小利焉以其後此所罰皆歸官也抑臣因祟文門而知天下之爲關者皆如此矣臣見南中關署有大書刊牌凡漏貨一件通沒一船貨物之半入官者

此又是何律令所司凡奉部書架多掛壁惟此等杜撰條例奉爲蓍蔡自臣所見能不爲此者幾人哉除不時咨訪糾參外伏希嚴詔飭行令日苟使商賈皆通道路無怨亦綏靖之道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 月 日具題

申請封典疏

題為欽奉上傳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接內閣送到上傳昨戶部所奏免貨一事是否可行仍著議妥具奏同日又接上傳官軍布花本折俱未給散著該臣傳與該部務在本月給散不得遲延欽此該臣看得免貨一議起于侍郎王鰲永其意本欲自南起脚處所為之今取急濟眉燃或使京商以布疋等貨抵免會臣部即以抵軍需商人以脫滯貨為喜邊人以得京貨為貴轉移之間可得倍利及承對而出集商人與議累日羣商以布疋等貨實盡無多且邊人此時冬衣已備

所餘零雜未必邊人所需事須來年從長計算容臣與鰲永酌妥另疏奏聞至于布花本折應銀八萬餘兩而太倉庫存止一千餘商人免會上納用過共八萬餘兩未完不上七萬未必月內能完惟須急催併俟外解之至幸得接濟自不遲延也臣面承聖諭歲內須措銀百萬倘外解不至臣復何措乎雖有權宜如贖罪事例亦猶遠在來年臣計畫無之復申封典錫類之說苟以是號于天下亦已纔請先自京官三品以下近畿外任各官及畿內外林居閒住而止未經贈封者聽得捐助分別等次疇以應得封典限以盡歲而止或可立得若干萬皇上聖明慎重名器顧臣謂此與他項濫冒不同其說有三親以子貴雖不封之人之崇禮之猶其子也本為其所應得所爭後先耳一也以貲納官即得臨民視事今天章雖貴僅一空名耳鞶帶之榮沒者泉塗生者亦不出里巷閭閻之內二也又臣之議聽諸臣効義于先而示酬其後以其忠來以其孝往立言有體非懸王言為市之謂三也義取救急此等不為無可為者臣本儒臣敢策出此誠心疚汗流顧以為猶愈于加派開採耳如蒙裁允乞立勑吏部同臣部二日內詳議開列具奏施行至商人年穆先經臣面奏放行以此通人情商

示信並附題知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知道了布花銀兩著速催發給不得稍遲封典准暫行即會同吏部詳酌議妥具奏

鹽政改官疏

題爲鹽政改官宣明職掌懇乞宣昭諭旨以定大謀事頃蒙皇上召對內閣府部等官臣從諸臣後奏稱國家命脈繫乎淮揚誠爲南北咽喉財賦都會賊寇所最睥睨今鹽商五百萬資本蕩于亂兵失業星散非徒虧課已也天下形勢於是乎且將坐失而不可收拾最足寒心請特命才望大臣一員專鎮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富强大業端在于斯有此大臣則巡鹽御史一官遂可停撤旣專責任無所旁撓又得因其廨宇人役不須增費誠爲便計奏訖

蒙天顏霽悅稱善其明日傳命吏部如議選舉能者吏部咨商于臣以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奉聖旨是黃家瑞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等處鹽法軍餉事務欽此臣聞家瑞之爲人也潔淸而敏決制下舉朝皆賀然臣惟恐更制之始不明指歸或以此舉僅爲鹽筴一事巳耳如僅以鹽而巳御史執之有餘今之任事者亦能也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博通兼綜爲務以鹽爲端而益以通貨貿遷如劉晏所爲竈丁鹽徒皆可兵也當餉未集以威德籠束之使不爲盜賊及其用足卽可收而餉之屹成勁旅可以翼漕可以支寇又可得久任十數年不移亦如劉晏然者并畧倣文天祥建閫立鎭之意是臣今日所以請皇上改官之意也否則何事取高皇帝之舊制而紛更之乎爲此具題仰乞聖裁審酌先之諭旨繼之以勅書確切責成使知所守或云宜召家瑞乘傳入對皇上面指授之臣等亦得與往復咨謀謀定而後受事此言似有思理蓋臣初意欲吏部選舉在廷大臣衆議未決臣因力自請行在今日足國强兵之計臣必不肯獨貽君父憂而輔臣景文等謂司農之任較重未可輕移臣因舉家瑞以代然臣猶恐外吏不知朝廷之指而任者不副議者之心耳統候聖明裁奪施

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旨淮揚特設重臣不止鹽法一節凡裕國足民應行事宜卿卽日詳議確奏咨商輔臣撰勅責成不必召對巡鹽御史著該衙門停撤

釐飭漕欠積弊疏

題爲欽奉上傳事臣于本月十九日恭承召對清問漕欠過多作何釐飭臣時面奏大要言其弊有二一在于兌次軍民通謀折乾一在于沿途旗甲私行盜賣欲絕折乾之弊惟責巡漕御史于京口地方設法盤驗欲絕盜賣之弊惟多設督漕官員就沿途處所多方禁緝除此二者別無他謀昨閣臣陳演等傳臣至東閣恭述上諭詢問釐飭之詳謹條五議以請衛官不肖旗甲無賴則聚而食漕米立盡今責糧道選官必廉謹責有司僉旗必殷實此一法也衛官不能制旗甲而反衣食于旗

甲所在相關漕務衙門不能察衛官而反漁獵乎衛官所衣食漁獵者皆取之漕米今責漕運總巡諸臣立法力禁衛官使必無求于旗甲力禁衙門人役使必無求于衛官少所費即少所使此又一法也軍民皆利折色入船原無足米今責各撫按嚴飭有司凡軍民交兌顆粒盡須本色有私行折乾者與受皆罪此又一法也漕艘至京口是爲大滙今責巡漕御史于此設法抽掣盤驗過此淮上漕撫又覆稽之如米不足治該弁重罪立責買補仍察隸何州縣該有司並行參治此又一法也過此所憂惟在盜賣督漕道臣不得分身偏攝請令各撫按每府愼選廉幹府佐一員各督本郡之糧以參制衛官而襄道臣之不逮米到京通察無虧欠即與超陞府正無循題敘虛文欠者分別多寡差等褫降此又一法也行此五者釐漕之道已盡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奉

旨條奏五議悉于漕事有裨着速行各該衙門恪實遵行

請停開採疏

題爲民情宜順開採宜停事本月初二日閣臣陳演等傳臣至閣恭叙上傳二事一議開採一議事例欽此該臣看得爲開採之言者蓋以此天地自然之利行之可必無弊者也然臣中夜思之竊猶以爲未便雖曰鑿山埒稱煮海原其利害實相徑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金銀之氣又未必可望而知一也民不處海多山居者百家墳墓千家閭井或言其下有金銀則鉏斵必及之矣二也即云北地山少民墳而山川秀氣拱衛天都毀掘所加動傷地脈非如酌水于海無關

形勢三也天下莫不歸利于鹽而歸害于礦自萬歷年閒礦使爲禍海內冤痛沸騷至今故老言之色變猶聞此議復興即必驚相告語訛言四起群心動搖四也又臣嘗纂脩神廟實錄據所會計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償失即當時使者則有進奉總由威脅地方逼使包承認納富者蕩産貧者殞身盡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即必有礦賊殃礦向當神廟太平劫殺屢告況在今日誰不生心此輩一聚不復可散漸成形候與流寇通氣方當東防西禦豈可又聚獷招蠅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凡救敝世如理敗楹若爲求蔽風雨之計而轉開鳥鼠之穴則利未享而害先之臣惟恐詔令一出示人以端有司欲以見功奸人因之生事天下皆山也聞風而起言礦之徒口集輦下鼎鼎騷騷安知所底以臣之見莫如確循明諭使該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曰便宜則百事俱在苟無害吾民即斟酌行之非必決意開採也至于事例內如准貢義生等議或不妨暫行容臣會同禮工二部酌妥奏聞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覽奏自屬正論但念國用告詘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財供地方軍需之用官不

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隨地所宜緩急皆可有濟其覘搜括加派兢爲便者備地方官奉行不善借端生擾如鉏斵墳閭逼勒包納等弊責成督撫罪白有歸發下坤輿格致全書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仍據實奏報不得坐廢實利徒括民脂湯若望即着赴薊督軍前傳習採法并火器水利等項該部傳飭行

鈔法難于遽行事

題爲鈔法推行有漸以順民之所欲事前月二十日恭
承召對面諭臣會同王鰲永蔣臣詳議鈔法推行事宜
臣愚謂鈔法祖制也自今日議之則爲非常之原矣皇
上注懷軍國法祖宜民獨斷敦行誠爲艱鉅愼始慮終
舉朝懃懃臣等亦戰戰也顧臣以爲欲行難行之法先
須安定人心今外間洶藉不明聖意以爲朝廷將廢金
與楮強民收受抑勒通行此誠勢所萬難要知功令原
不如此皇上行鈔先行自上不以責民如起解存留錢
糧及罰贖稅契關稅間架等項百姓所輸官者卽須用

鈔鈔無虧耗民必便之若朝廷之所予民如軍糈商本
匠値役餼不遽行鈔也民間田屋米鹽一切交易行使
聽其自便不強勒必行鈔也卽有折閲不便宜自受之
于民何與爲此意斷宜于數月之前詔諭天下使百姓
曉然知此法之行實于民朋有利無害以此大定其心
則訛言不興令行無禁至于法行以漸宜自近始在內
局造鈔且不須多明年先于畿輔一二縣愼擇廉敏甲
科往爲之令如徵糧收受有法罰贖稅契等項如法徵
收移其私囊以爲國裹使民讙然稱便若惟恐鈔之不
行者如此一年立擢科道而臣部亦愼選司官就彼給
散民以銀易鈔者平準交易一如里市無所費擾而民
亦讙然稱便如此一年立擢吏部夫天下有司不能盡
廉敏部司之遣亦不能徧天下也惟立一二爲之鵠的
使奸人不能撓法有司之不能行法者不敢咎法之不
善則法必行矣且在近則易察懸賞則知勵畿輔之所
慕天下慕之道夫群情知鈔之利競欲得鈔而鈔于是
乎與黃金等貴黃金于是乎與土同價故曰巽以行權
復久湮之制當易動之時驚風驟雷非所宜也區區之
見伏候聖裁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奉

旨覽奏自屬至論但鈔法期于遂行其間或有窒礙自
宜詳細講求豈得遲之數年卽會同王鰲永確議奏來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屯鹽合一疏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題

爲請復屯鹽合一之制以佐餉務之窮事據保定廵撫徐標疏稱明主貫五穀而賤金玉晁錯所以論貴粟也往者中鹽之制天下商賈輸粟于邊計數給引計引行鹽邊地荷耒雲屯倉箱如京如坻衛時遼東千里多晉人商屯其間各爲城堡族者數千萬人皆兵商馬數千

萬匹堪戰不惟富而且强三韓固于磐石後此廷議小利是見以粟多而賤改粟納銀設諸鹽運使轉漕餉軍於今屯糧鹽糧漕亦艱矣近見計臣生節要議一疏內有商人輸米淮倉經海運可避江險一欵惟其近也臣愚妄議若輸粟于津于通于京于邊于畿南則更近或併海運河運亦可酌省者北地一時無粟開荒卽可成熟晉商最多亦最耐因家之苦若遵復舊制不論邊腹凡用兵之處招引商鹽商開荒屯種計開屯若干准行鹽引若干卽作運司銀數當必樂從畿南商民令招晉人開荒繩繩襁負而至殊得其力臣竊有意乎此也但能行之商入羣佃輸粟兵士隨宜待哺屯也鹽也漕也合而一之未必不可佐國計也等因恭奉聖旨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鹽糧責商輸粟于邊所以實邊也九邊重則輸粟于邊京師重則輸粟于京法貴因時惟圖其急者而已臣前引司務蔣臣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于淮自淮起運避險省費官商並利法雖莫善于此誠恐漕運鹽課一年有中斷之虞是以再請召對酌行今保撫徐標援臣之議踵請商人輸粟于津于通于京于畿南併海運河運亦可酌省北道無粟開荒卽可成熟是合屯鹽爲一誠補救之急著蓋臣條議十欵中

有京引一議欲輸粟于津別開京引二十萬以省截留使漕輓盡實京師撫臣之意正與臣議相符至于開荒屯種自是良法若准按數行鹽惟慮開屯徒有虛名鹺務反受厲詬莫若但令以米易鹽則諸司之在津者自行屯種以備上納將無事督責而耰鋤遍野此一舉兩利之道也候命下再行條請

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具題奉

旨京引輸粟議屬可行仍令商徑納京倉爲便該部再加詳議具奏

防守措置要畧疏

題為急申防河守城措餉制兵之宜以資天討事頃者逆禍日深聖明赫怒至移調禁旅以征誅昨臣隨輔臣入對中左門竊聆指授既極周詳而愚臣管窺尚有急切要着者夫賊既在秦則過賊當專力于晉晉有備而後無患是故今日之謀大畧貴于虛實並進虛者在督輔建泰奉聖主威靈奮其敵愾之氣鼓倡忠義磨厲鈍頑收拾人心鎮定民志而已實者在于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數百里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令河州縣各自為防所慮望風奔逃人無固志臣請大宜德意

于沿河保德蒲解絳吉興縣滎河河津平陸芮城垣曲鄉寧寧鄉等十四州邑蠲十七年田租之半又以其半留該地方資其防禦一切征調供億勿相煩累即以守令為將帥以本地紳衿而率其地之壯勇為兵賊至其汛不得渡者即為上功重行叙賚仍分遣道臣以時督察如此庶百姓以感恩而知効命地方以專力而易奏功此一說也其一則扼勢建堡防易為力宜令該撫審度扼要平廣渡口可容賊騎數百以上者各築敵臺以憑砲擊則可以五十人制數千賊之命惟疑磚石之功資多時曠請令以上為之凡土築之法下宜堅厚上宜浮虛堅厚則不震坼浮虛則不激掣可以承砲發遠並于不敗即于其旁建設營舍總亦累土不費多貲旬日經營即可畢役此一說也其一則遠餉不給宜謀近取除夫鼓勸募助以義舉者多給督輔空頭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外臣更請以近日工部所條事例文册給與輔臣凡在地方有心慕官爵而憚于赴京聽就其地輸貲行間督輔部為給劄其願徑得赴部謁選或以例格過優不妨稍作減裁所入貲財悉充軍餉此又一說也其一則兵貴乎精宜師用寡岳飛以五百背嵬勝兀十萬過造亦以五百甲士擒斬南京叛卒數千安祿山反虜

也幾移唐祚其初亦只恃五百驍僮耳今日大患在于備禦虜而兵力分不明棄取緩急之法又大將無親丁死士節制不行臣請授真定額餉三萬特給督輔使于宜大兵二萬禁旅千五百之外別募敢死材健五百人以六十金養一士足為優厚督輔則與之同甘苦共命此五百人者遂足制賊數萬近亦足自制其衆情思歸命不敢惜死此後增加準此為例如宋人所稱兵樣者又一說也臣不知兵言其淺者伏候聖明裁擇乞速下督輔審酌施行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這條奏處實諸欵悉中機宜着督輔詳酌行該部
知道

請免軍籍疏

題爲再陳生財便國懇速俞行以裨國計事昨臣從輔臣等召對因請發臣覆奏內供改折及捐助給封二疏蒙諭回宮簡發復諭臣愚凡關緊切許具題催謹將臣部未發疏欵開列奏請臣因思理財之道有正有權要惟順民情之欲惡宜捷利行爲貴也是故臣爲內供改折之議者正也所以除民之困也若其爲捐助給封之議者權也而不戾於正葢本乎理而順乎情非有欲令督責之也臣恐聖意未決故敢申請乃臣昨晤京西屯撫方孔炤出其所條免軍籍爲民籍一議大畧以凡軍

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戶嘗派二三百小戶百兩不等今其軍之絕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旣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可豁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兩免其勾補改爲民籍只此一項可得千萬民所樂輸若慮後來勾補無路衛所空虛今欽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問罪過許照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分數起補軍丁依然額籍不減臣聞其言驚歎心折天下軍籍皆苦軍裝究竟未嘗勾補徒費一番搔索耳誠得納資脫籍化軍爲民天下人情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約百

七十餘萬除經賊亂殘區之半少亦可得千萬一歲撻伐之事充然有餘此亦所謂順民之欲以便民爲裕國雖權實正者也臣與孔炤咨商生節之謀尚多其所言田賦利弊甚詳而切臣於是服孔炤之才也夫有學問者必有經濟然而空言無識者轉以急於事功譏之試思堯舜湯武之爲君皋傅伊旦之爲臣何事不期見功績用弗成帝堯能終宥乎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亦可卽戎夫聖賢之道言之則必可行而無不立奏其效所謂揹之則正施之則行者也方今軍國需才甚急如孔炤者惟皇上留意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旨軍籍原屬祖制豈可議更不准行

鈔法窒礙疏

題爲遵旨確議鈔法事該臣奉命會同王鰲永看得鈔法利行道宜愼始而窒礙則有四端一當推行之先恐民未明聖意訛與撓阻也今議早須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如正賦關稅罰贖稅契間架等項悉俱收鈔其在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糧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順便更不抑勒急遽强行如是則民初不怖旣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也一議設鈔商領散而始事必懷觀望先須官自爲之官則慮有胥役爲奸因難勒索民以多費爲苦卽咎立法不良今議慎選能吏試予

近議投之科條以立榜樣必如民間交易簡易公平使民翕然稱便因而推之天下則如流水也一有司徵收未必凜遵功令有名爲徵鈔其實徵銀或鈔十三銀居其七鈔之去路無多民必不以鈔爲有用今議責成撫按嚴飭有司遵行凡賦稅一兩而上寧減數示寬不許攙用銀錢違者贓論仍以鈔行多寡殿最考成則有司如勵也一民間買鈔以輸糧稅貧者旣不能頓遽收買富而黠者或多據積徵貴居奇乘急罔利則小民大困今議設法禁杜仍計地方應領鈔貫依數倍之如應十萬者倍給二十萬寧贏留餘毋缺躭貫則亦無弊也以

四議舉其梗凡此外補苴變通在乎任者總之法行有漸今日以安輯人心爲本臣惟當懷魚驚鳥散之憂以襄皇上惇大寬裕之治必求有功寧徐無驟伏候聖裁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旨這鈔法四議尚未詳速者再確酌來說

請撤桑穰中官疏

爲請撤桑穰內遣專責有司以安人心事陛下銳行鈔法專遣內臣孫元德前往浙江蘇松山東等處收買桑穰頭運已報起解專官速成在臣部可藉手辭責矣乃頃自浙江來者備述民間驚鬨中使之至凡紙戶傘鋪悉皆竄逃其浙西有桑之家鬨傳朝廷將以入春不俟蠶熟勸剝桑皮衣食之源於此將絕洶洶藉藉十室九驚凡此皆民間誑言過計使者未然之事也然臣恐其流弊將必至此何者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因翦落遺條俟四月蠶事告成之後以其暇日收棄地之利于桑無害今以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桑皮盡根枯則終身之資絕葉棄蠶死則一歲之事荒浙江連歲奇荒杭嘉湖産桑之鄉幾無遺子近以江楚震驚人心風鶴逆賊張獻忠至僞爲中貴及兵部差官賺招金華海塩丁壯數千以去此何等時復堪擾動蘇松東省又不必言臣昧死請勅鈔局先將解到桑穰造用其餘惟嚴責撫按專屬有司必俟蠶成之後收買報命所遣內員立行停撤或欲臣部題委司官而臣謂部臣與內臣何異乎一稱詔使御憲急功自芸其田寧顧民事不若有司猶通部隱臣前請罷

集356-354

餉部餉科即此意也今臣杞憂急以入告伏望即日俞
行安定人心早速爲貴耳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桑穰責成有司展期收買即撤回内使如議行

關部最要事宜疏

題爲恭承召對補牘彙奏事臣于正月三十日及二月初二日連蒙召對確陳軍國大計其間有臣先已奏明者有臨時面奏者愚劣之誠皆蒙皇上嘉許而丹陛倉猝恐口語未能悉達又仰見皇上委曲晦咨日旰未御尚膳悚仄而退謹將關部最要事宜摘列條奏如左伏候聖鑒施行

計開

一各處錢糧逋欠數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賦兵餉除蠲免銀四百二十九萬一千三百兩零又搭餉除二百三十九萬二千四百兩零又題留瑞藩兵餉并採買米豆銅敗徵兌銷等銀九十四萬二千四百零只完解部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八百兩零共未完銀七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兩零關稅鹽課倉助共完過六十八萬九千四百兩零未完二百六十五萬四千四百兩零其中地無兵荒歲稱稍有者臣已于去冬摘參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東長蘆等處撫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責成司官趙能等及各關倉附近等差分頭督催不敢泄玩各州縣完欠細數另造清冊備察

一臣于去臘面奏風聞山東一路不肖有司有借題
私徵蠲賑者現在行司官訪覈主名先請飭令各該
撫按據實指參即以悖旨殃民逮問正法率旨錢糧
已經蠲免何得溷徵着該撫按嚴察參奏有已徵在
官者姑責令起解作下年應徵見餉等語今據利津
縣人有向兵科右司陳庭藺言其本縣蒙蠲復徵者
及問之同官于無求云無縣不然不特利津也又聞
畿輔亦有然者不特山東也懇垂嚴諭責該撫按察
參正法以一警百用甦子黎
一臣部之應付京邊者惟特外解今餉如解到八萬

餘兩而京邊之索餉者不啻數百萬臣前題明餉到
先發者京軍選鋒米折一萬七千兩練捕米折四千
三百兩此無容再遲而邊鎮最急者如寧遠山海約
給三萬密雲薊州昌平永平易州通州等鎮量給四
萬官舍廠餉又須一萬五千兩當此京邊嗷嗷餉之
未至也猶引領而待餉之既至則內外交追餉不發
則事不可知臣罪無辭身無足惜而事之決裂不可
挽也臣察新銀久報到河間府已差促沿途地方官
撥兵護解使京邊不致觖望俟解到奏明
一前據廣東委官楊裳齎解到餉銀十四萬兩臬稱
尚有兩批在後因俱避亂取途曲折所以稽延又稱
四川餉銀四十萬盡被左兵劫掠則知後至之固亦
不盡由地官疏懈也除現差司官趙龍宋子昇沿途
催儧星速前行令分遣中書舍人姜承宗馮斐數員
于沿邊地方撥截應解額銀一催一解亦為兩便業
經疏列奏請
一津糧截撥三城扣除之數臣察天津撥邊鎮米豆
十六年預計米四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石零豆二
十八萬八千石自三城報部臣屢移察議撫尚未報
到而臣按籍預計兵馬實數本年撥給應數十六年

減去米一十九萬三千三百石豆二十一萬三百六
十石
一責成各督撫自謀生財之策臣先經請旨疊移催
宣撫朱之馮漕督史可法知會臣部一咨內條二事
一開事例以助城守一通鹽引之窮一給屯糧俾俱
褎如充耳容臣三催又再不應請旨議罰
一恐按御史催餉完欠賞罰之格業同閣臣擬議諭
奏請訖
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具題

啓沃奏謝疏

奏爲啓沃無當包荒特宏敬謝天恩並勵聖學事該臣于本月十二日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書數陳既畢恭蒙天語諭臣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絀歷欠最多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此語作何理會君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套漫臣時不勝悚仄伏念臣學本迂庸識尤寡昧惟以爲賑施仁乃安民遏寇之本勤練加餉乃民窮盜起之原因而追咎倡言加派諸臣釀成禍端實爲罪首故引聚斂小人爲戒欲以好惡因物之義曷勉聖德而選詞不粹立義多膚又臣身在講筵乃忘官司計

事計既兼講爲職講宜主計爲言誠當包絡經權連貫標本營綜世務參酌時宜何得專守足餉在于清兵一說爲司計之成謀而不策現在之匱缺然時竊聽聰采側聆玉音惟見藹溫非有誚讓此爲匪怒伊教誼兼君師臣受誠而出未敢引罪自陳乃昨十三日晡閣臣陳演等傳臣至閣恭述今旦上御煖閣召閣臣特諭云從來講筵惟有問難未嘗詰責昨日偶爾詰飭朕之過也先生每宜救正朕仍傳諭講臣以後照常盡誠啓沃毋得因此輒有避忌欽此閣臣又備述聖懷彌抑誠切諄惓臣就閣庭應聲淚下於都哉天地之大聖人之宏也

臣自服官以後凡國家之事苟有所知無不欲竭其愚愨然亦豈敢摭拾陳言依傍時事捕風捉影空談紙上博直言敢諫之名而置君父之憂于度外乎生節之謀本不能剋期奏效第臣自去年五月筦計業于閣寧剳末四鎮首清本折三十萬又遣司餉郎中孫襄于宣府鎮清餉六十萬又咨查寧撫黎玉田清餉七十餘萬又先後催樞臣馮元飈張縉彥咨報缺兵之餉三百餘萬徑徑之誠以爲兵清而餉無浮冒餉無浮冒而國用足國用足而加賦可以漸減賦漸減而民力少休於以彌寇勦賊具切於此惟是從前匱缺已甚聖明宵旰臣孤

存報國之心而不能紓國之憂臣實有罪而天言垂教引爲已辜判臣更何地自容也仰祈皇上解臣計職使臣守講筵之司專文墨之事必當益勵學問誓竭愚誠芹曝亦忠霧雷皆教海枯石爛報德何窮狗馬區區死而後已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

崇禎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具奏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著益攄藎効忠實裨治理其生節清覈事宜原屬司計職掌亦要殫力籌畫無致匱缺以副特恩

奉議輸捐疏

題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聖旨這借助贖罪分別敘釋等事俱依議仍著多方勸輸以濟邊急不得聽其推諉內貝武職俱一體照款行如有殷富士民好義借助作何旌勸也著詳議來說分省原自妥便但係被寇地方無妨別舉論旨嚴禁抄傳知道了欽此臣思借助之令及於官紳在聖衷猶以爲非其得已況士民乎夫官紳義無所逃相與鼓勸之猶存面目士民何知而臨以詔令名爲鼓勸實則逼脅[illegible][illegible]之耳必有挾僕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作賊從賊

其爲皇上出資守城同心殺寇者惟恃富人此卽國家外府金湯固之有用旨內如有二字原非坐名責輸而臣恐遠近風聞卽遂騷愕以此秘愼不敢告人若夫有財輸財不呼自至者臣謂此亦不須預條旌格何者士民急公率有二冀卑者冀得名耳冀得官高者冀得官者事例盡收之矣事例已有成則買人之心錙銖必較豈肯舍少就多其冀得名者如臣昨所題敘嶺民程大功父子捐至三萬准以崇禎十年題定則例凡捐二千五百卽授中書三萬兩合與十二中書今臣減其半而猶以爲殊異者爲其無求得報以義得官芳于以貲得官耳凡有識之徒見及此者皆非應募求賞而來故臣以爲不須設格程大功父子卽格也伏乞鑒裁免行詳議臣不勝悚息謹題請旨

（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具題）

饑軍索餉疏

題爲遵旨回話事該順天巡按柳寅東題爲饑軍索餉所傷撫臣地方大變已經剿撫星馳上聞事崇禎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酉時奉聖旨譁兵戕撫殊可詫異爲首的密拏正法脅從的安戢還伍俱著該督撫道加意料理其致譁情由仍著巡按御史即行密察奏餉銀多方措發戶部堂司官回話該撫被傷情形兵部馬上差人飛探具奏欽此臣問報駭憤受命恐惶譁軍至戕撫臣實爲異變攄以缺餉爲詞而明旨特令察奏致譁根由仰徵淵鑒畢朝所疑以爲凡饑譁者討必出于撫持挾

索未有自戕其主帥至于戕殺如此之毒者也該撫呼餉非司餉者有餉司在何不同禍既由救饑即應搶掠何爲撫衙獨沸市肆晏然又饑則俱饑沙中同志彼捕反者是何飽兵以此言之明由驕兵畏調而憚光弼之嚴耳但一訪求即知其實然而時當匱絀餉實不敷自該撫七月受事以至于今凡發過月餉銀共二十萬八千兩近以外解不至應不以時會有至者又以根本急計偶作那移邊人不知易生觖怏臣謹一面湊措現餉不拘多寡隨所有應之一面派撥順天府屬涿州等處額稅共五萬兩乞還行入司行人謝于宣前往守催押解足以小安軍心杜其偶語矣臣以爲庸竭覺生節伏

候聖裁

請停催餉疏

題為臣鄉驚魂未定內遣成命宜回懇乞聖明俯從輿論事前奉聖旨軍餉亟需解運中斷紓緩屬須民生未甦今特差乾清宮管事王坤科臣韓如愈馬嘉植齎勅薦著各照題定地方訪察已蠲免過錢糧小民曾否實沾恩惠地方有司有無預派私征害民須大張榜示嚴行體訪如確有見聞指參重處卽催京邊正項併改折賦罰已征未解錢糧及周延儒吳昌時贓銀照數除內數目勒催星解又朱大典已有旨著撫按提問姑令納銀四十萬用濟軍需准贖其罪一併會同撫按勒限督

解王坤韓如愈等著作速起行勅書關防卽行撰鑄本章並從會極門封進戶部仍將應察應催錢糧數目造冊付王坤韓如愈等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恭誦制詞具徵德意本以民生日蹙守令無良遣詔查察一等百是則此舉誠為惠民而設原非專在催徵卽以催徵言之當茲時艱四謀外解不前臣等同處一舟不寒俱慄況臣務司計尤切揚號又凡皇上勅遣內臣每嚴約束知必周思利害切誡多端使者定能遵體德意載其清靜然而臣等相與籌維期期以為未可者誠以臣鄉金華之亂雖賊渠授首而黨羽未清朱大典適居金華其地人本梟悍重以駭蕩之餘忽聞詔使天來一驚百駭又四十萬金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朋親淘淘不休吏奸並起卽其他郡邑積荒新警是處驚危科內諸員一時總至有司承奉督責寧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漸是則臣等之所大懼也且非特臣鄉也江右方殘閩粵俱震而江南尤罹陵喜事訛闃易興誠恐事端相因遂起天下只此數塊土護之宜若嬰兒勿使有驚驚則必癇且科遣三人並饒風力度能盡職仰副聖衷懇乞聖明深思俯從反汗所關安危大計誠非細故至朱大典物論雖騰而罰額太貸尤恭恩赦遣令監督

地方臣等不勝惶悚激切之至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旨專委科臣已有旨了朱大典貪婪異常豈得代為請減併一切應解錢糧如催不及額致誤軍需該科必罪不貸

倪文貞公奏疏卷之十二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殄寇大謀疏

經筵日講官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奏爲敬陳天下大勢以成殄寇大謀事臣觀今日賊勢披猖急需勦禦之策夫勦禦實際只在兵與將耳此二者惟在任事之臣力爲整頓無煩廟謨至於通籌戰措兵餉臣日夜籌畫有所見卽以條答惟最關目前大計者則有三策謹具奏聞一曰惠京師心膂戢頑以定本根夫賊之猖獗至此者非賊之能也皆由人心渙離爲賊作勢耳今日急着勝氣惟在固結人心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請特降溫文延問京輔疾苦並令諸司急察民間累苦有如臣前奏車戸等弊害者立議更蠲罪累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夫王道的韙而在今日似近于護虞者所以救亂也都城察詰奸宄防戢火患事事宜嚴然要在行之不擾其在內畿郡縣無問大小堅瑕宜預令本地在京諸臣確舉其鄉宦紳衿士德望羣推者一二人特各賜勅書使之聯結黨閭鼓勵忠義寇至嬰城并力固守事平之後察明有功破格

旌敘并賜復民租一年以此堅固勝于調援此一策也一特重留都肘腋鳳淮以通中脉祖宗兩都並列今日始知深心蓋以還鼎燕都鞭長難及遥尊弓劍以繫人情今宜移變蕭疎還其赫濯凡一切官設軍容政教法禁必與藩畿並重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爲兩翼臣觀鳳督一師于今獨壯惟淮揚兵少又文武二督並棲一枝此甚非計蓋以漕數之制今昔天淵昔之數臣一總兵也事撫甚恭今之總兵非特勳臣也駕撫而上跋扈飛朱國弼兩臣者才氣悉敵而責任不分恐有牽撓齟成嫌礙臣請離居歸好分任責成淮撫仍如舊制撫寧侯則使專鎮徐州自淮以南至于江責之淮撫自淮以北至于濟屬之撫寧各務增兵踰萬練成勁師無事則俾之分治封疆有警則責其互相羽翼通漕護運卽在其中此又一策也其一聚粵閩江浙爲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而粵閩江浙勢分情渙無復脣齒輔車之勢夫春秋同盟猶强與國就四省而論閩爲中權以其大嶺在前負海爲固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撫爲督通轄四省一處閩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則連衡就近者用粵援閩用閩援江用江援浙連衡者合三省之力併救一方不俟奏聞應時郎

發四藩鎮連而吳會得以虎視昔宋臣文天祥請分境內爲四鎮而建閫于長沙隆興番陽揚州使得首尾策應當時以迂闊置之我國家全盛之勢迥異弱宋今臣此議既可以壯西北之聲援又可以鼓東南之義氣從此遏滅闖献不敢南窺此又一策也臣之所急者有此三策此外兵食之謀向操五說其一并兵其一海運其一免軍籍爲民籍其一贖罪推于大辟疑赦其一給封極于三代羅閒內軍籍贓封臣所習言而皇上未之許然臣以爲終不可易也如後疏再伏惟裁擇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議恤車戶疏

奏爲議更車戶運米積困以奠輦轂事車戶一害久厪

聖懷通國舉朝爲之吁歎去夏臣纔受訃卽欲陳奏而倉臣白貽清以爲運事方興不及改作僅立爲半救之策曰併倉曰橋支總一併倉卽省車戶腳價二萬金一時小蘇然不大解更兹湯火猶在臣自去年九月至今二月日進諸司劉顯攢等車戶渫得盛等反覆商論既有成謀臣豈敢以離局之身嬲其事乎臣觀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里甲憑挾漁獵貧罹富脫援索百家而報一戶僉充一役乃朋十名至于積役科勒夫腳侵偷靡不破家甚至殞命京民慘痛莫甚于斯初臣議欲移運于官今思官仍倚力車戶耳不如徑直爲功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有若人之經紀鋪商然者其後聽得子孫相承亦許其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騷民縣此其臥于于然矣然而運價不敷誰肯領任細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約一萬五千兩此外本部額給每石腳銀二分五厘統計每石四分今臣議增給每石五分每百萬石增銀一萬兩焇米入增減多亦不過二萬兩從戶部措給朝廷歲捐此二萬兩遂由邦畿于

水火使民謌舞以成金湯是捐二萬兩而有千億之用也自臣受部務以後奏陳皇上給賑粥米藥材銀兩不下數萬于車戶寧有斳乎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懇祈聖仁英斷立勅新計臣傳習原議左司主事劉顯績雲南司郎中羅其綸督理大通橋主事賀久邵郎日覆酌施行不勝願望

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具

守禦遏援疏

奏爲急圖賊至敬陳守禦遏援之策事臣於本月朔日謝筦部務專供講䄍璽璽之誠未能解主憂而紓國恤中夜傍惶實深負疚忽聞賊撥巳及畢朝煢駭伏想聖明弼加震怒臣諜牀竟夜眦髮俱裂竊謂天下之事必揆之理數二者以理言之皇上惕厲憂勤絕私寡慾豈一小醜坐窺慿陵郎賊智量不過近日之劉六兄弟鄧茂七葉宗留巳耳初極兇殘近旋詐誘以狗黨孤羣欲傳檄以定天下嘗盡二十一史末之有也若以其數言之賊以今甲申凌犯此爲自刑魏崔浩以庚午自刑料

宋必敗此其明微而歲星以四月躔冀定恢復自茲而始數以佐理未有爽者故臣謂賊今日犯都城必失利去不久當得滅亡臣今徧告諸臣往日不宜如燕雀之處堂而此時正當如在山之虎豹臣懇誓以慷慨從容之二死守之暇整然臣之所以報國者在竭其才智以濟國家之事而巳今日人情實爲危急在我應之不容纖錯譬如奕者輸局既急則愈宜審思投一閒子郎失先下一差著必無救也若臣所持惟有四說今內則言守禦也夫孤城汛護非常備軍實申號令數者守之事而非所以爲守其要在乎選擇將吏鼓厲軍氣安輯人

心而已守將不拘文武凡在廷之明敏果幹者皆將也宜勅府部各衙門推擇奏聞仍察曾經城守著績者不問紳士擢委一同調度事習則能膽志定則氣出耳京軍所闕月餉即與補給部庫不足借支內帑軍無反顧乃有奮心如賊果逼城須重懸賞格及褒犒時須登殖不絕要在鼓舞無倦人思致死然後退可以守進可以戰今京營十萬之衆用之登陴不爲寡闕如其未足取諸衛卒不必派役民丁動騷閭左過倉米果不足乃[illegible]牛車未足就令京軍負載用元人董摶霄[illegible][illegible]之法[illegible]日可畢軍腹既果益糴不齊而京庾[illegible][illegible]于是又可[illegible]

平價糴濟民間專平買補良非所難今人心驚渙首宜固結且益下原非損上僅一轉移間而坐莫金湯其一切轉輸則呼召閒民給以常直使累萬饑寒咸得衣食于官亦足內消隱患在外則言邊援宜速檄邊將吳三桂將關寧之衆兼程入援三桂既至則唐通有所犄角而自奮二鎮互相聲援并薊津之兵亦奮矣臣聞寧兵不耐羈靮而吳三桂已晉封五等即非總督監視所得旁撓行間或扼或戰悉聽相機責人奇功宜脫苛令也稍緩則言恢復東急真定西急宣雲賊每得城即席捲輜重以去雖設僞官留兵不多惟使本地軍民護守圖

此非難合以幾輔責唐通宣雲責吳三桂力圖恢剿仍察首倡開迎叛縛主帥者立置之法使人畏官而不畏賊然後天下事可圖也若夫要著大謀期于遠收平蕩近救傾危俱不可望之西北必在東南蓋西北多勇力東南尚氣義須用邊兵之勇力而兵多從賊何如用戰士之氣義以滅賊故臣嘗奏請留都政令宜與京師並重近復密奏東宮宜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緊近道之心乃聖明守經以爲不可今賊已逼京人心動搖甚須早決大計號召勤王事機一失後即難追宋康王不出磁人無所歸心不拜元帥宗澤張俊梁揚祖楊沂中

之兵不會使澤次第進壘之說不沮于汪伯彥則汴圍立解何至頻作伏祈皇上與覽前事早奮乾斷命皇太子統師而南選京營將較併精卒萬人擇廷臣有才望者輔之出于河間德州之間事急則飭天下兵入援賊退則前驅西郊控引淮徐遏賊轉掠山東窺截漕路誠令兩京冀安命脈流通然後徐用東南以收平蕩又何難焉是四說者奇正並存少緩則逝惟皇上以暇豫之思決勇敢之策宗社蒼生實爲厚幸至諸臣今日各以君父之憂爲急凡所以固國勢而殄兇虐者務迅疾而弗遲疑一切迂愚之論俱當庋置高閣若復以文相遜

以迹相蒙宋臣有言是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計也臣謹昧死上言伏冀聖鑒施行

崇禎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奏

定甫日史惇李忠肅邦華進南遷之議上得其疏且讀且嘆爲先啟行令錄公此疏實與忠肅相表裏顧思陵竟以君死社稷爲義面青宮又在弱齡故雖南芫言之移遷毀未報也然竊意當日天命去而人心離雖遷亦書有濟乎至崇星照其定數語遂爲我王師入關改戮之讖故肯者謂公數學與濟海角立成家云

原序

講官職司承弼凡人主德業政事三公坐論所不逮諫臣廷諍所未得則講官朝夕納誨可具言而無隱在昔伊川入直必先齋戒存誠靜正追其進講盡心陳說終日不斁其一時宰執如文潞公呂申公進而聽受退而嘆服以爲此眞侍講蓋古儒臣自任之重與其大臣服善之誠如此鴻寶先生之在講筵也事堯舜之君陳仁義之道本正立忠厚之意爲昌明剴切之言約而該微而顯伊川之靜正陳說存誠盡心鴻寶備焉用能俾精誠上通聖明虛受穆然傾聽而一時宰執聽受嘆服爲路公申公者不少間有不然鴻寶則曰吾知對揚聖明安知周旋宰執慷慨論列無所顧避極深研幾期在輔成德政蓋有痛哭流涕所不盡言而鴻寶言之鴻寶其眞侍講也夫踰年乃以國子祭酒歸講筵而出爲刻講編十五篇崇禎八年孟冬年友弟許士柔拜手謹題

不159

倪文貞公講編目錄

夏允彝　孫承澤
蔣鳴玉　楊廷樞
門人　包爾庚　萬壽祺　原編
張家玉　董　瑒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五世孫　震
慶咸恭夫

卷一
皋陶曰都至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僉曰吁至四夷來王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至咸和萬民
卷二
王如施仁政於民　節
孟子見梁襄王至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至沛然誰能禦之
卷三
惟暨乃僚至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至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惟說命總百官至惟以亂民
卷四

子之燕居　節
子曰甚矣吾衰也　節
子曰志於道　章
今王鼓樂於此至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至不亦宜乎
臣始至于境至不亦宜乎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經筵 [illegible]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一節是言帝王爲治的綱領都是歎美詞時字解做是字帝指帝堯驩兜是堯時四凶之一遷是竄徙有苗是爲亂之國巧言令色孔壬是外面好其言善

其色內裏却大包藏若姦惡的人皐陶歎美說道人君治道多端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知人一在安民蓋人之才品不同心術各別若知之不明如何得舉措民服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仰賴大君爲主若安之無道如何得本固邦寧所以要安民禹聞皐陶之說因嗟歎而言知汝所言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歉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知不是淺淺的知直把這個人的肺肝伎倆分毫俱鑒別不差何等明哲以是而用人則大小得宜衆天下極不齊的人品偏是他安頓妥當這叫做能官人安不是小小的安直把民間所苦水旱盜賊等事一一替他消弭無害何等恩惠由是萬邦黎庶心生愛戴君人人有個聖明天子在其胸中這叫做黎民懷之旣哲且惠智仁兼盡此時衆賢集於朝百姓和於野人心丕變邦本鞏寧雖有兇惡如驩兜者亦皆改行從善矣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亦皆感化歸服矣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亦皆變狡詐而爲誠實矣又何足畏乎蓋本計不失則萬化俱臻帝王所謂得一以爲天下貞者道固如此以臣觀之二者之間尤是知人一件最爲綱領今皇上惕厲憂

勤切切然以剔蠹懲貪籌兵詰餉爲憂這都爲安民之計但安民的事業件件是要好臣子做的若不得其人而用之雖念念憂民何益於治若用人而知之不眞或棄收匪類或用違其長雖日日用人何益於民所以臣言知人是第一綱領然在皇上的知人第一要知輔臣而輔臣第一要知六部大臣以皇上之至聰極明加之精心體察倘使得一個天下爲己任的輔臣則天下何功不奏輔臣能以皇上之心爲心公虛詢訪眞知灼見替皇上用得一個抑邪扶正鑑空衡平不愛錢不狥情面的吏部得一個運籌決勝

能任將的兵部潔已奉公能生節的戶部其諸各部盡得其人則天下又何事不舉此又是知人的綱領至於知人之法不外聽言觀行周官六計弊吏胥統於廉能廉則事事從國家起見才猷幹畧都從此出皇上平臺召對文華商確無日不接見羣臣問對之間即是觀人之術孰至誠而不欺孰明決而多智孰果敢而能任孰持重而有謀察之既久舉大小諸臣的邪正能否無一不瞭然胸中然後隨材授任課其殿最懲其貪墨則庶績以熙天下之民舉安矣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一節書是虞廷益發明之言乃千古帝王揚勵保邦戰勝廟堂之本務當時伯益聞禹陳克艱惠迪之謨因推廣其意以告帝舜嗟歎說道君道至大天命無常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然而治亂相爲倚伏不可不時時儆戒其所當儆戒者則有八事大凡高明之主不患廢弛而患更張更張之弊總歸廢弛惟謹守成憲庶無差忒故曰罔失法度高明之主又不患荒淫而患滿假滿假不已漸至荒淫此惟時凜怵惕庶無怠惰故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從來邪正勢不相容既知此爲賢人便須一心信任倘以小人間之必至于掣肘喪氣敗其成功故曰任賢勿貳從來小人根株難拔既知此爲憸邪便須決于屏斥倘或隱忍遲疑必至於養成禍亂不可收拾故曰去邪勿疑凡所謀爲須要心裏確信得過方可施行若本無定見作意爲之即是疑謀豈可措諸政事故曰疑謀勿成凡百志慮須要正大光明若稍參機智術數即是曖昧失君臨之體故曰百

志惟熙大君舉動但遵道而行自然百姓悅服若違背正理市恩見德以此求譽反得謗怨故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明主有何私欲或原從治道起見而持之稍失其中與天下人的公心相拂卽與私欲無異究之民心不和我願亦不得遂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凡此八者若能時時儆戒無怠于心無荒于事則治道豈啻太平可保不特中國服從就是寄象鞮譯皆向化來賓矣伯益之言如此以臣觀之伯益此說分明是一篇保邦制治的話畧矣却不曾一言說及如何講武如何詰戎全在從容廟堂上的精

神故其立言極有次第先在克己省躬次之進賢去邪又次之審謀愼慮終之以收拾民心而控制四方之術已盡于是矣我皇上淸心寡慾視民如傷又復宵旰孜孜效法帝舜的治天下然而今者秦豫盜賊揭竿披猖財盡民窮兵驕將懦多難如此豈是無虞處今之勢宜當震懼脩省易轍更弦非徒伈伈咨嗟可得了事但震懼之過或致張皇未免務爲一切苟且權宜之計蓋臣聞制治撥亂之道有根本有枝葉何謂根本振擧紀綱激勵志氣辨別賢奸宣布德澤昭明公道此是根本何謂枝葉缺兵求兵缺餉求餉

以兵治兵以餉治餉此是枝葉枝葉雖不可廢却須本根强固則枝葉自榮伏願皇上事事以堯舜爲師誠如書言所稱遵守成法簡飭身心好生爲德主善爲師不以君子之無速效而參用小人不以邪人之有小能而流弄善類不以小恩小善而傷國家之大體不以私喜私怒而逆天下之公心如此則廟堂精神提挈於上苑之刑政自有條理而又守之以恒持之以愼何憂不治乎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無逸一書乃周公戒成王法祖恤民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此一節則獨言文王親民之德與其憂民之心勤民之政蓋曰人君惟自尊故志亢而不肯俯恤民艱惟自聖故氣浮而不能深察民隱文王以剛健之德而出之寬慈眞見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溫溫可卽柔到箇盡美之處是爲徽柔以高明之資而處之謙抑眞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翼翼以將恭到箇盡美之處是爲懿恭其胸懷所存惟以保護小

民爲務又念小民中之無告者莫如鰥寡矜恤之至加惠必先於周到之中又不失緩急之序由是施之政事不敢怠荒自朝至於日中以及日昃勤勤汲汲食亦不遑一心惟求萬民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熙皞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斯已耳文王之憂勤如此眞萬世人君之極則也臣按漢儒賈誼有言政無不以民爲本以民爲命以民爲功以民爲力由此而觀國家凡百舉動無不根極于民民心不和卽無一事可望成就文王自朝至於日昃其間豈無庶務勞勞而獨言和民者其實且所圖悉關本計雖千功萬業到

庶只是民受其休也恭惟皇上好生洽民勵精宵旰如傷若保未或過之而適當多事民窮盜起推其禍亂之源總起于加派議者謂今銷兵無期轉餉不繼餘役豈能驟息賦稅豈能驟蠲然臣以爲國家之政事大要曰內治外寧而已內治必責之有司有司之賢者無事自能撫綏有事自能守禦上有德意必能宣布上有苛令必能調停保甲農桑自然興舉而風勵有司之道在明賞罰今貪吏未盡懲治誠使內責銓衡外責撫按嚴刑懲勸之法而絶包苴竿牘之私以墨敗官者立與糾劾果有循卓異等者加以殊

擢如此則民受吏之福不受吏之患矣外寧者守邊宜合數路連爲首尾而勿聽其畫界自全禦寇宜責巡撫各保一方而勿咎其隣國爲壑蓋互相援則聲以有所倚而壯故守易爲功各自守則賊以無所歸而窮故勦易爲力因之廣屯鑄勤募練旣可寬省餉運又以安集流亡至于馭將之法尤貴明其賞罰責其致力于戰而不敢縱暴于民如此則民被兵之利不被兵之害矣此目前切要之政也惟在皇上振紀綱修教化信詔令一事權求大奸而赦小過惠京師以綏四方更願大小諸臣洗心盡力分則各共其職

如吏部必擇安民之吏兵戸無爲厲民之謀合則相與有成如兵部必爲戸部酌量贏絀勿輕調發以累輸將戸部必爲吏部愛惜人才勿急考成而汲治行由是庶績其凝太平之業可以坐致矣

倪文貞公講編卷之二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日講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此一節正言百里可王之理見我能操其必勝也刑是五刑罰是五罰稅斂者以上取下之統名田賦而外若工商虞衡之入皆曰稅又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是也孟子說道臣言百里而可王者何也王今者若施行仁政以及於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民得以安力農業春而深耕夏而易耨而民之壯者又以閒暇之時講明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事其國之長上則是衣食既足禮義又興百姓都有親上死長之心一遇有事必能出力報効雖以秦楚之堅甲利兵可使斬木爲梃以撻之而取勝於萬全矣臣思人君圖治莫大乎重民之軀命惜民之脂膏我國家車書一統宜乎兵革永息矣然而今者各

者盗賊所在披猖臣愚反覆思維盗賊本吾赤子也所以致亂者總由未能省刑薄斂故耳如考成之法所以治吏而吏急催科其勢必至鞭朴以朘民又如秦晉等區初以災荒致盜繼以干戈廢農死徙殘虐而賦額如初勢又必至驅民以從賊爲今之計莫如慎選循吏以彰德化別求生節之策蠲除加派使百姓欣然知有身家之樂則其心不離其氣必振可使賊反而爲民亦可使民往而殺賊流寇自底蕩平矣以此觀之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語者仁義之談即是富強之策也孟子之言初非迂濶伏望皇上俯察施行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仁義之道不行於惠王猶冀見用於嗣君及見襄王而又知其不足有爲也出告人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諸侯之象近而就之不見可畏之威又且出言無章卒然問曰天下紛紛如何而后得底定乎我對曰今列國分爭民無尊向所以紛紜直待悉主悉臣歸於一統則勢無兩大政不多門然後干戈可息而天下其定矣王又問曰今之諸侯孰是能一統天下者乎我又對曰天下非兵革之所能威智謀之所能結也惟有稟好生之德懷惻隱之心不好殺人者以仁心行仁政而四方歸命于是乎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下可得而一也此蓋孟子以其時殺運相尋梁王新即位恐其習成殘忍草菅民命故切切然隨問提醒之如此臣嘗思堯舜之仁而有誅殛湯武之義而有征伐帝王馭宇豈能無殺人之事但要把這一點好生惡殺的念頭時時存認蓋觀大禹下車而泣罪人陽膚爲士師曾子告之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大禹未

嘗曲赦罪人曾子亦非欽陽膚猶情癈法只是爲人
上者有此悲閔有罪不喜得情之念存諸胸中則必
無深文故入之事躊躇顧慮之下生全必多又觀夏
書徇征之誥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宋史太祖之戒
曹彬曰尅城之日慎毋殺戮斯二者當赫怒奮威之
時皆有惕然惟恐殺人之意所以師行民悅坐收宇
定混一之功凡人主之一仁一暴繫於存心不可不
省也臣聞程頤諫折柳懼傷生意宋宗昷溦而遂行
蟻於物且然何況人命乎皇上至仁如天臣愚敢以
是言益堅聖德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與是歸往同正建子其時七八月即今之五六月也
孟子又述已與梁王問答之言說道王又問我曰今
天下民各有主孰肯棄其主而來歸我乎我對曰天
下之百姓莫不欲得所依歸趨向仁君者也王知夫
苗乎當夫七八月之間亢暘苦旱則田禾枯槁天忽
油然而作雲沛然而作雨將見解澤一施苗之枯者
忽轉爲榮浡然興起誰得而遏止之乎今天下之諸
侯有牧養斯民之責者無不爭城爭地糜爛其民未
見有不殺人者也如有不好殺人者出乎其間亦如
大旱之時潤以甘雨而天下之民皆延頸瞻望欲得之
以爲君矣心誠向之身將往歸見民之歸趨之也
猶水流之就下其勢沛然亦誰得而抑阻之哉蓋饑
渴之時易爲飲食萬方嗷嗷仁主之資道固然也孟
子所述告梁襄王之說如此臣按篇中人牧二字最
是警醒動人蓋未有以牧養爲名而可以殺戮爲事

者也代天牧民者惟賴天子代天子牧民者惟賴守令臣竊謂守令之能全不在於武健搏擊守令之所以守上禦寇者亦不徒恃保甲鄉兵但是愛民如子民心愛戴者其境內自無盜賊即有他盜來使百姓亦自能爲他効力死守如古者尹鐸之守晉陽至於沉竈産蛙民不叛去尹鐸未嘗知兵只是平日之政不以繭絲催科殺人故雖以智伯之强合三國之衆不能克之一方之牧如此元后作民父母者益可知矣大都政事之可以殺人者不止一端聖王之治天下無論寛嚴總歸於神武不殺蓋此不嗜殺人之心

即是天之生理在人身爲元氣在宇宙爲太和人主嘗存此心不惟盛德感人抑且以和召和凡天地間吉祥善事自然與之相會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作善降之百祥自古及今惟有仁勝不仁未聞以殺止殺後世人主有意嚴俗但知亂國用重典激而用殺不知亂世之民偏不畏殺至于民不畏殺天下事尚可言哉

倪文貞公講編卷之三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日講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二節是高宗要傅説率屬盡忠始終如一的意思暨字解做及字乃猶言汝也乃僚是言傅説以下百官庶司乃辟是高宗自稱不説是我之臣僚而曰汝僚不説是百僚共戴之君而曰汝君何等委任何等責成先王指商緒世諸賢君説高后指成湯説時字

解做是字高宗又命傅説説道相臣以人事君凡百官庶司有一人之不盡其職者皆相臣之責也汝既作相則自卿士以下皆汝僚屬汝當身先倡率與之同心協力匡正汝君有善必陳有失必諫俾我虔心行事毫無過差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繼述之道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跡于以保安萬民使無一夫不得其所如此庶我之君德無忝而汝之相業亦光矣高宗既命傅説猶恐其奉行不力有始無終乃又嗟嘆而申誡之説道臣子親承君命即如有天帝明神臨于其上一般豈得不敬本此敬

畏一念提起精神便做得許大功業出來如前所謂
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
之說諄諄命汝者汝當一意敬承恪共其職又且時
時思念慎終如始毋以末路衰懈棄其前功斯于輔
相之道無有不盡而亦不負上帝賚予之心汝其勉
哉據此書詞可知帝王制治之法最爲簡要只是認
定一个宰相宰相得人自然正己率屬同心集事賢
才輩出治理日隆矣然而百僚之中意見不齊議論
紛錯若要相臣一一與之同心誠有甚難臣謂惟在
相臣以虛公之心審別邪正而已蓋其人是个正人

雖或才有不逮可以忠義感之力有未盡可以功名
儲之黽勉同心無不可者若其人是个邪人或敗名
喪節不顧廉隅或附勢保奸敢犯公論者如此之徒
雖欲與之同心而彼之所志必不在君父所營必不
在職業勢必至于欺君賣友亂政殃民豈可槩示休
容惟有決計去之耳昔舜相堯一朝而除四凶孔子
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今日執政大臣必須有這等
手段然後可以救時致治臣愚謂以知人善任望之
皇上以抑邪扶正望之二三大臣每蒙皇上申誡諸
臣勿狥情面勿持兩可惟於邪人不狥情面斯於正
人有同心之功惟於邪正不持兩可斯於君德有匡
正之益二三大臣果能始終敬承明命追踪傅說又
何難哉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此傳說受命為相親承訓辭第一件敷陳惟望高宗屈己從諫蓋欲把高宗求言若渴的虛懷引之不替然後他的輔相能事可以漸漸展布出來祗若是敬順傳說復命于高宗說道從古大聖人學問只是個舍己從人譬如木理不是生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則可以削其欹邪而歸於端正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藉從着臣下的忠言讜諍則可以格其非幾而造于聖人矣吾君果能克成聖

德則凡諸臣子爭思精獻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竭忠讜以承之矣況今之王命臣納誨啓沃如此惓切誰敢不盡言無隱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忠言苦口投于拒諫之耳則曰盤口逆入于從諫之耳則曰敬曰願至于諫曰敬順而其美盡歸于君矣王其念之臣愚竊謂從君臣一德然後有逆耳之言若務為面從其心必異蓋此輩只是保守富貴全無忠君為國的念頭一旦變處何足倚仗故諫之士人主每疑其有意沽名不知人臣以諫立名皆是末世之事如遭逢聖主有言必從犯顏攖鱗本非難事如何取得

名去況用言與用人不同用人必求真品真才用言惟取其言不必問其他也國家諫官皆以七品小臣為之正欲借他一番朝氣彈駁不避足使小人知畏公論有歸所以其言果當便須聽從其言不當弗遽加罪也臣又觀古今諫官邪正皆隨時勢轉移昏濁之朝權倖用事每用臺諫驅除善類若聖明之世天日皎然小臣不敢萌攀附之心大臣不能施要結之術公論遂歸臺諫惟在皇上審察而善取之耳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傅說論治道之原欲君臣相與循省職分又安百
姓的意思亂字解做治字傅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
宰之任總領百官乃進誠于王先歎息說道夫一高
一卑之定其位一星一野之別其區風雨露雷之各
司其事天之道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以區畫九
州大建爲邦國小設爲都邑於是乃立一人焉以作
之君其主爲天子列辟爲諸侯而又爲之臣屬以承
之上之後明有家是爲大夫下至鄉遂亦皆有師都

鄙亦皆有長尊卑等級畫然如此者誠非欲以天下
奉一人安樂其心志已也正以君代天而臣佐君主
輔相承臂指相使惟期共圖治理以教養天下之民
使之歸於寧靖焉耳以此觀之君不能代天治民即
爲虛位臣不能佐君治民即爲曠官可不交相警勵
乎臣愚仰窺皇上憂勤惕厲而今海內之民日窮且
亂者其故總由于有司之不肖夫不肖非僅貪吏也
如催科有常法而催事嚴刑正賦有常供而又加横
取肯兒覓牛車之輸不關鞭朴即冉求賦粟之倍非
爲私囊而今不然此是不肖也又如地方中豪强激

變始而豢豪强如驕子既又畏亂民如大敵昔唐溫
造以一儒生定南梁五千甲士之亂擒捕無遺況此
白徒豈難坐制而今不能又如流寇之興延今數歲
既稱就撫何又猖獗昔宋張岳諸將招降大盗楊么
曹成等動數十萬或散遣歸田或選籍爲兵安頓牢
籠各有其法而今又不能可見昏憒妄庸肉食無謀
之輩皆不肖有司耳今日誠使有司得人則必無豪
民大吏得人則必無亂民皇上惟以甄別有司責之
撫按遴擇大吏責之銓衡有司必舉其廉明豈弟而
有實績者大吏必求其正直靜沉而能任事者撫按

無以喜怒混淆吏治銓衡無以愛憎顛倒人才庶幾
知人安民之道盡於此矣至於廟堂之務惟在提綱
挈領端本澄源平政刑脩教化恩以綏民尤不可以
急于見恩而長犯上無等之風法以威民尤不可以
急于伸法而啓告密紛紜之害本計既得令行流水
如是而民不大治天下不太平臣不信也

男會鼎訂正

元孫安世恭校

日講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這是聖人有道氣象於閒居見其一端而記者從旁摸擬之如此造化一闔一闢大道一張一弛人事一作一息易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聖人當閒居之時乃天德入寧之會其愼獨之學問于此益嚴洗心之工夫于此益密不顯亦臨恭默思道之意念于此益

深但其見諸形色者與時偕行時既燕閒則外無因應之煩內無朋從之擾自然有心廣體胖官止神行的氣象呈現出來凡反覆以暢達其義曰申孔子此時四體舒暢恰像是申申一般少好而其容可悅曰夭孔子此時容貌和說恰像是夭夭一般然此非有意爲之也孔子處嚴肅之地未嘗拘謹而人自見其踧踖戰色其處燕居亦未嘗快適而自見其申申夭夭就如天運流行在晝不加震厲而人自見其動盪在夜不加舒緩而人自見其靜安孔子一天德天德一王道也臣按帝舜以聽政之暇鼓琴而歌南薰召公陳卷阿之詩曰泮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古之帝王雖極宵旰必有沐游藏息之時蓋非徒調適情性以致極其中和亦欲節嗇精神以敦厚其功用譬四時有春夏則有秋冬人知秋冬主收藏不知萬物化育之機正在這收藏時節保合得多醞釀得厚所以一到春夏發生無窮是故君心在于無逸而主術貴其不勞既無繁瑣自無倦怠君德日益清明君身亦日益强固矣臣愚敢以是爲聖明存心凝命之助

接此寫
另行不另
又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是孔子周流至老而道不行付諸歎息的意思堯舜之道自禹湯文武遞傳以至於周公周公之後繼以孔子此一脉淵源原自親切又且周公爲昭代開天之輔禮樂制度之具于周官者其則不遠尤周之子孫臣庶所當憲章孔子欲振周衰則必行周公之道所以一生羨慕夢寐獨注周公及轍環幾遍而道大莫容孔子度世無用我之人東周無可與之日于是慨然歎曰甚矣吾老而衰也吾盛時嘗夢見周公而今久不復然矣竊意孔子的精神志氣塞天地而

貫今古何有盛衰孔子之盛衰天下之泰否也其詞微而其志可悲已臣愚思帝王圖治總以精神爲主未有精神到而功化不出者高宗夢帝賚以良弼而得傅說是已臣又因孔子之志欲以周公之法振周之衰而深悟今者起傚扶衰之道莫善于率循舊章欲循舊章務得祖宗精意之所在如一官制也昔何以特設此官而得其官之用今何以仍是此官而雖有若無一法度也昔何以特立此法而見其法之良今何以仍是此法而其弊百出以至宮府上下之間刑賞勸懲所在察其至理詳其深意斟酌寬嚴不務更張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必有默相啓迪者詩曰帝謂文王又曰陟降庭止蓋恍然如聞其語若覩其人豈特夢見之哉臣愚敢以是言發明皇上率祖攸行之至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孔子示人學問之全功欲人隨境體驗自入門以至究竟淺深本末一以貫之蓋學必先於立志而惟恐所志者非其可行學又必期於有守而惟恐所守者非其可恃勉强不如自然而惟恐其誤以私便爲安宅拘攣不如活潑而惟恐其謬認物累爲天機若夫道者乃事物當然之則聖凡共由之路就如爲臣當忠爲子當孝這個道理乃千人共曉萬古不易者所宜一意向往念兹在兹譬人立心要到某處地方時刻算計定有走到的日子這叫做志德者卽是我

心中所志的道理因我求之專切忽有透悟理會之處向之懸想無屬者今乃有得於心此時寔見得是卽當謹持勿失譬如大家的主宇我一旦取而有之時常管守卽是我傳世的家業矣這叫做據仁者乃道德從出之原天理元氣團結所在此須與之相習不離譬如衣服與體相附親切貼合絕無一毫苦難隔礙的意思這叫做依至於藝者乃道德仁之見於形器者六藝之類是也末學之所共習亦聖人之所不遺要惟涉獵涵泳使其心有寄而不滯如善泳水者但浮于其上而不溺其中得水之趣而無其害這

叫做游備此四者庶學者之精神無不周而學問之事畢矣臣觀孔子所言乃內聖外王之學用之一身則治一身用之天下則治天下就如仁育義正乃帝王治天下之本道誠志在此必不苟且以圖小康書曰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又曰從欲而治是也臣恭覩皇上御極以來勤政愛民好學無倦不邇聲色不殖貨財凡此已行之善政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卽是德也要須守之不失日新又新書之言執中詩之稱執競是也帝王之治天下法不苛于威嚴而心必存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須要培養純熟俾

處遂原無論生殺予奪風雨露雷悉本天心總歸忠厚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是也帝王天縱于藝何所不能要當擴藝歸道周資治理如虞帝鼓琴而曰阜財解慍意在安民作歌而曰股肱喜起意在與事周王矢詩而曰藹藹吉士藹藹吉人意在求才習射而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傷意在考德皆爲借此通彼涉而不溺禮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是也太平盛業備于四端區區之愚伏幸聖明采擇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聖賢之論每每正反相明孟子旣言獨樂之失民心矣若不更將君民一體親愛歡欣的景象說一形容則不足以歆動齊王所以又說道今王鼓樂於此鐘鼓之聲管籥之音非有異也而百姓之聞之者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强而

無疾病歟不然何以能鼓樂也若惟恐其不鼓樂者今王田獵於此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亦非有異也而百姓之聞且見者皆欣欣然有歡喜之色而相告說吾王庶幾身其康强而無疾病歟不然何以能田獵也若惟恐其不田獵者夫均此鼓樂均此田獵亦均此百姓而歡呼頌禱豈有他哉良由王能公樂於民恩無不徧此時百姓胸中先有無窮樂趣是以見聞所觸不覺歡欣踴躍如此是故王而欲王不必他求也但推此好樂之心公之百姓使之入有父母妻子之娛出有閭井農桑之適四海歸心即以齊王猶反

手矣好樂至此斯謂之甚齊其庶幾豈不然哉此是孟子深明樂理實在于宣和導豫平情感人如堯之大章通於擊壤舜之九韶本諸解阜誠制樂之本爲非徒爲引君之術也臣嘗縱觀往代蓋有其君流連荒亡而民不樂者亦有其君憂勤惕厲而民仍不樂夫憂勤惕厲而其民不樂蓋由治之無法耳治之無法于是有明知厲民而迫于無可奈何又有以救民之心而反成厲民之事者就如理財無法則必出於重斂禁非無法則必出于嚴刑剔弊無法則本爲民社蠹而民之苦政更甚于苦蠹馭兵無法則本爲民

除賊而民之苦兵更甚于苦賊凡以權宜之謀救亂事事足以殃民又如近者邊臣大吏忽興採礦之謀幸蒙聖鑒不行否則亂將益大臣聞古之善治兵者必有足餉之法革扣杜預是也善理財者必以安民爲先劉晏是也未聞損下可以益上瘠民可以强民又未聞有以殘外賊以亂定亂者肩才怯回訐此之類伏願皇上軫念邦本推求亂源苛政必盡痛除恩詔無成文具又乞申勅中外諸臣務爲長慮卻顧悉智竭能誠懷命脉之深憂豈至急標而遺本誠得康阜之長策自不剜肉以醫瘡朘民于湯火之中於是

兵革不試漁衆可與矣臣愚不勝厚望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古者天子諸侯俱各有囿所以畜禽獸供宗廟祭祀又或以講武事亦不廣而已後世乃務爲田獵游觀勞民之力故雖同一囿也而公私大異矣書曰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度無廣大苑囿之事齊宣王欲借以自蓋乃問孟子曰吾聞文王之囿方廣七十里不識有諸孟子姑應以紀傳所稱果有此語王乃曰何若

是其大乎孟子又復抑揚其辭而曰民猶嫌其小也拈一民字此是孟子警醒齊王處王猶不悟而曰寡人之囿僅廣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孟子于是正告之曰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之廣而未嘗以爲己私囿中之草木聽民樵採凡取草取薪者皆往焉囿中之禽獸聽民射獵凡逐雉逐兔者皆往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不與百姓同之是以一國之民共此七十里之囿其以爲小不亦宜乎此孟子引君之妙亦見古之聖王必無私利易稱渙王居春秋譏築蛇淵囿義亦猶此蓋臣聞先儒云王者以天下爲一家此

言從無事時觀之猶以爲迂及至四海困窮人心思
亂取小利于民而卽釀大害者小利于上而卽致大
費損則俱損得不償失當此之際雖欲分君民爲兩
家豈可得哉今公私並竭兩利之術誠有甚難以臣
愚見惟有一意利民而利國之道已盡蓋有三議有
見鬧久始得利而不知朝行夕利者屯田是也開墾
之初官給牛種官給耕植而不徵其稅似爲無利不
知流亡卽于此招集土著卽于此聚廉人心亦安兵
氣亦壯及其後輸賦足餉又不必言此皆至篤者一
也有不必問其有利無利而無有不利者鼓鑄是也

地方鼓鑄所在卽小民食力所在凡趨役受傭者皆
游閒無業之窮民卽使司農以此數出以此數入無
錙銖之息而所惠養窮民收拾游民者利已十倍矣
況又必有微息之入乎此當廣行者二也有見爲利
之所在而必不可多取不多取之卽是利者鹽法是
也鹽者天地自然之利衆庶之所爭趨多取之則商
困商困則散商散則國用益詘而窮人無所歸命盜
賊又起惟商樂民聚卽是富强此宜力持者三也三
者以公百姓之心行利國之策臣愚以爲甚便敬瀝
涓涘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爲關孟子又言王囿之所以爲
見其大者以文王無禁而王有禁文王之民樂文王
之囿而王之民畏王之囿也臣始至齊境必先問國
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臣意以國之禁令爲
宜民而設而所聞于齊民舊相告誡者則云郊關之
內有囿方四十里禁民之入如有入而殺其麋鹿者
罪與殺人等由此言之則是四十里之囿非囿也乃

當國中而爲之陷阱以致民于死陷阱而有四十里
民以爲大不亦宜乎然則囿之大小豈在刑制哉臣
觀齊王能憫牛之就死而欲易以羊獨不憫民之就
死而以抵麋鹿此其所以不能保民而王也臣于是
而有感於刑律之事也殺禽獸而比於殺人此是比
例也犯工匠之物稅而至于死此是加等也比例則
任意加等則亂法民命至重不可不愼也皇上好生
恤刑近承恩詔釋滯理寃然臣見向者所司不循正
律不據本罪每有比例加等之議臣心竊有未安雖
曰律無正條何以但聞比重不聞比輕若云法可意

變何又但闘加等不問減等甚此卽漢人所議奇請他比不可爲訓並宜禁除臣又聞三代之制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圜圄獄一而已而今兩獄並設俗俱銜滿寒積愁怨之氣足干天和尤望聖慈軫念體高皇帝悉焚鍋灰刑具歸併法司之德意以撤除詔獄遵文皇帝用法貴在體情特寬初犯之訓辭以矜原詿誤小過必宥罪疑惟輕要使國中之民不以刑堂爲陷阱斯堯仁極于如天禹德深于泣罪矣

先文貞公詩集舊已鋟版每一檢視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卒讀蓋 國初時就未定藁繕寫棗付開雕又一二評註多沿晚明文體大率皆執詩之辭繁芬之句未可以言善本也曾王父刪訂外藝汎汰紕繆頃於簽架中檢出因急爲刪剟以行世援据史事稍附箋疏數條其視舊刻霄壤矣雖先公樹義烈於前朝荷褒揚於
聖代文章顯晦遲速有時姑以是爲之兆焉他集未獲□梓者當更圖之元孫安世恭識

倪文貞公詩集卷上

東越倪元璐鴻寳著

男會鼎訂正

○古體

○○黃石齋舉子同館勒雙扈以詩

杏壇推才五藝選德爲是父兒宜頌孔釋

其二

今之黃童乃在漳江是父是子亦旣有雙

題王季重石鼓淮河兩歌

二千年古九千里曲請無彼觀而此之讀擲地作[illegible]

梁宇背緣呂黎扶輪少陵捧轂

題畫石爲吳駿公

骨則有餘態殊不足問之君乎傳於五鹿

畫石爲祝寰瀛

我辭欲眠其中空洞

其二

靜而有文可不與語

其三

人凝多肉石狡去骨山靈世情與汨俱沒

其四

比類連徒稜稜岸岸

其五

黝然以黑皤然以憨似隨漁網出於江潭化書請賄

想當盤桓須子再往敬問平安

其六

居百尺樓或拜其下

其七

熊經鳥申可以長生

其八

善舞多竅強骨能飛

題扇石爲王霽宇司馬

靜安以貞軒翱而騁巫高見飛李廣疑寢其矯如虬

將榮似蚓備德矜能膚清骨挺我將拜之請君勿哂

題畫石爲朱丈恆岳

中洞以靈骨強而正使人如此天下其定

爲胡蝴武遯題扇石春陵明卿祭酒

結爲地脈奮爲犀精觀其嶽嶽有若文人

其二

如其飛來必有攫去此石頭禪不去不住

公畫師雲林然最希少偶有松石蘭竹之類蓋神

似也

題解石帆追竅冊子

責花責其菓樊柯樊其株爲菓爲可食爲株爲可扶
廣陵八月濤白馬張素車瓊花臺上花一開千日敷
濤氣爲男兒花姸發閨姿所以兩異人鴻光雙聚眉
于鎖美夫婦精合生雙劒黃門躍其一奔蹇以激電
方其理辭刑持法如持水及其拜夕郎嘯山如嘯紙
江流豈不洪追源艮以遠有母開乎瓦無父杖咸諸
薪盡火方傳形沒理彌顯旌賢旌所生形章下元士
一命游鷄飛再命潛蛟舞不知地下人爲作何歡慰

君看死者榮當知生者瘁人生忠孝懷但學固樊理
忠以傾其心孝以訛其抵

曹娥祠 早歲

淚影日夜翻一翻一酸楚憑舟認碑氣神董而廟古
篋汗洗繡文蟲口箋痛譜徙哉十四妹歷走天吳府
截沉復截浮潮汐共吞吐神人相媚時波心五月五
爾有技絕倫媚神以妙舞神何以報之媚爾以死女
不由爾有女那知娥有父一淚使爾腐再淚使娥殂
誰云死娥處不是生娥所茫茫忠孝魂入水即水主
近從西江頭割來濤一縷一衣帶水耳翻出奇如許

沈孝廉繼母節頌

○○○夫亡痛欲自殺其夫鬼哭夜夢乞不死撫孤
天橋夜坼發光起愁鴻泣盡蘆花水塚中韓憑寧孤
棲鬼聲啾啾乞無死養血血飛成羽鱗潛蛟快舞雙
龍子霞文欲聚霜華消但望懷清臺氣美

黃金臺吟 閩試

吾將揚髯鼓顋問乎昭王之金臺提金呼人汝其來
壯夫面土心成灰宿瘤如有貌想當不自媒嗟吁乎
士不愛鼎王不好瑟燕王臺上取貝金荊王門下搢
奇璧璧因賤於砆金亦不如錫吾問燕王買駿燕由

下路歧相逢多路馬路馬易嘶路神易祈若僕駿馬
爲自理駿馬寧死而骨耳馬口瘖人眼眥誰知者九
方歎九方善相馬饑中無黃金嗟吁乎郭隗樂毅非
高賢燕臺抗乎金燕士持一錢臺高於天士卑於淵
嗟吁乎今燕古燕

古盤吟

○○○吳橋范質公吏部園丁掘地得十磁其九應
鋤俱碎然本頑濫非可貴者一獨精妙然得
完質公以爲有神吟古盤徵和

古者制器人與深有神埏範泥能玉明杖塵不灰死

本期豐城光故贊吳橋里一鍬喧五龍十里霞文紫天壤凡英能盡聽爐錘使就以昆吾鉤妙巧盛玆籙何殊天地鑪精奇挺花子百年顯晦緣大略通相似衆鈌所以完大美不得毀左羊豈楚鄉名管商弃坐並審才不如推能者生爾風華足相親遂與爲雙士配以冰玉壺注之昌城蘂茀使學劍華化龍延津水

書浮邱左公傳後

曾閱遺編節烈林無端感激淚難禁宇宙茫茫流木逝秉彝好德在人心偉哉正氣砥倫常肉骨雖寒魂魄香即如浮邱左少保立朝精白矢剛方憶自貂璫

煽毒燄明楊甯玉偏焚福善禍淫天靡定公與應山志不分羅織百端膚已糜捧日擎天甘如飴罔倏逆氣若電掃造物衡平信有知離照當陽表幽發孤忠巳錄綸音褒草野傳呼競稱快臨風嘯咏首重搔呼嗟自古誰無死或重泰山輕鴻毛君不見李固杜喬標漢史日杲杲兮泉涓涓

健婦行爲宗節沈氏作

有健女子漢不如鬚眉百輩爲次且天柱地維時甌氿手持名教安鰲居十八間關方婉孌雞鳴珮玉春風倩星橋怨坼燕羽差下日貫鞠澂於雹塵生甑釜家徒壁藐衙呱呱老姑戚收魂約痛爲其難朝事酒漿暮紡績燧人無靈風不反旱魃爲虐池無鰲天之杌我良不克摩揄織筋矢弗諼大刀裁鬢小截機譏識靑閨是絲幃參窮狄蠱謀不歇鬼爲夜哭同獻欷二十餘年猶一旦芝草榮階方燦爛未亡無志求難老歸報黃壚應一粲吁嗟苦節自不朽乃若其才世豈有方今海宇急需賢安得如爾者八九輩以治兵無遺遠哲以治桁何庚癸分津布要誠如此潢池坐化揭竿毀寶刀賣劍頼循良劇盜棗縛蛾賊偃於女則師士不冠匪徒家訪伊國祥臣忠婦節拼九閽仰

晛列宿射寒光

五言律

登香爐峯觀石壁 在江西

到頂知山大，他家盡小巫。試看烟似篆，應予號爲爐。摩詰室安香，稽康書有無。此原入畫格，著我即成圖。

山行即事

檢影如長練，肥蛙倚瘦駒。十山則一水，東佛而西居。竹倩雲爲客，花囚蝶作俘。風傳錯氣好，幸有杖頭蚨。

沉湘湖

叫破鵁鶄夢，粗吟與細呼。柔風扶病榦，瘦影點酸湖。舫額誇題米，隄身盜姓蘇。山山有新意，不是舊葫蘆。

夏鴛湖夜汎

湖口交雲脚，愁烟一萬梢。盲舟逢石怒，狂飆解山嘲。野有螺開舍，人如鳥失巢。愁燐方結陣，豎指晝乾爻。

行路

行路不期到，拋鞭任鈍驢。雨灰啞花面，雲勸顧鵲廬。詩材資大獵，湖長奉新除。稍俟雙眸潤，關門即著書。

游飛來峯

未寫亦豪子，連天雲一團。花情如石冷，鳥語過人酸。溪合雨成拍，峯無嵐不冠。湖山饒煉格，政在沓芒難。

其二

領取空濛意，叢林五月寒。雨如樵擲浪，石可枕邯鄲。漸覺身非肉，儻由山是丹。分明舊相識，故作面生看。

同漢逸康侯步出靈鷲寺踞石飲流翛然自遠

祇是無他供，家常石一支。冊雲侯洞口，詔水使詩脾。味去僧無幾，福踰佛不知。三人誰免俗，判一與沙彌。

發足靈鷲抵天竺便訪峯丹二上人

聞之劉夢得，只此外何奇。青得山無奈，白爲雲可知。覩僧因佛而，刻竹是花詩。道破真名字，西來第幾支。

送陸盤庭計偕

習說又三載，逢人腦過頭。銜官班屈宋，兒子錄酖愁。

伸紙只無畏，上書非有求。管城飛食肉，相法必封侯。

再至飛來

偶然成小別，幾許悶悲歡。召鶴僧持節，埋花蝶掛冠。松巢新竹擾，山法野雲干。喜有峯猶在，知他飛去難。

夾滿馬上作

舍舟而就陸，譬若解連雞。野外山綿蕞，花間鳥滑稽。央驢權不借，陷酒入偏提。汗漫亦殊樂，誰爲七聖迷。

野食

我曰馳驅日，渠云稼穡時。驢糧恭艾子，馬食怒張儀。謀以肉而鄙，人因瘦迺肥。背宵得戰勝，不敢薄羹藜。

月雨行樂陵道入其城蕭條非昔矣而問中使
丁者索鄭騎大譁感賦
已作不棲鴉隨風轉鹿車絲雲抽藹谷針雨刺紋紗
來去千年鶴官私兩部蛙看惟城郭是愁聽此囂譁
雄州道上望溪流泓然
大小雄如畫丹樓十里城此方元特達得水益精明
口語烟波氣飯香魚子羹扁舟遙望美匹始覺鑑猝
丁卯春三月道經河間有感
不覺泣霑衣徘徊百事非滹河洮麥飯獻郎播珠璣
赤子終當弄婦人恐不歸民情與士氣智者必知幾

至日入賀
不識陽生意但觀天子容群謀各貢鼎廣廈獨黃鍾
獻履旣無補呼嵩亦不庸所期添一線智水與才鋒
雙節篇
○○9岑[redacted]惡副二勝謝葉並誓靡他撫先嫡遺
孤至於成立都人士謀歌之
鸞悲隻不舞鵠比兩爲奇燕子最深閨懷淸相望與
孟陶貴毛裒嬰杵伏鬚眉何似雙髮影柔虫夜祝時
戊辰春
引光照幽谷谷中人鬖髿萃處飲神羹翻嫌持聖燈

燃犀水怪沸失口酒人朋溫嶠世無取微罰吾不能
其二
貴鶴貴其唳厭蟬厭彼喧喧經霜寒默唳與天通言
賈傳誠初學留侯豈美媛無將絳灌語去與圯翁論
其三
蜣蜂丸不脫龍見珠而爭二物各持據千秋分穢淸
侏儒觀一節曲女無巍城鯨力蒲牢上看誰作大聲
其四
李耳年八十出胎詩已登及其老也戒故調舌之能
壯健非徐偃聰明異許丞誰其無姓氏牛馬胡爲應

其五
昔云必復楚亦曰蘇君時寧作秦庭泣無爲馬食羈
蒲胥投憤骰博浪喧驚椎血滿豚俱豎不能如戚施
其六
自有荊軻客舞陽非所期驚人截豸角雖事謀狐皮
東食登西宿伯嚭謂仲虎有疾倪獨往將助亦胡爲
其七
每承長者責蒙亦有區區馬脫五何罪龜藏六已愚
海潮音不女戎服射爲大所以蹷然起登山求貜貐
其八

如非道千丈蜀敢遁魔城神鼠嚙盂縶尸蛆失疊瓔白爲狐識錯非與魅爭明商陸予如熱杜鵑亦不鳴

其九

美號世尊托孤情物所攻蝠能幻鳥鼠猶豈蔡蚪龍欲大其書易并剃吾予凶要知蜃樓閣非必隼高墉

其十

世局梟盧喝以官注者昏黃師呵自了孔子尊夷蹲誰任千秋擔公推五父樽無將忠義死不與喫河豚

方是時莊烈帥位公論勒朝士首章盍指事直言之也詞臣而爭圖是頗爲臺諫所側目將燕鶴言

婉而多風又有以無可奈何爲附閹解嘲者故復詬其不當以孺子忍辱自托也攻崔魏者引東林爲黨案公上疏曰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崔魏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又其時於高邑吉水洪漁草有趙黨鄒黨孫黨熊黨之論公謂東林如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鄒元標于孔兼王紀馮從吾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周起元諸賢共爲理學清節復何可議此外間有矯激偏畸者然自不可與任事等性呼父呼九千歲之輩同觀魏能分其榮清公如擁

鐘以醒聾聵故結之曰餘力蒲牢上看誰作大聲也此下乃重篇中之五章則追念同志之賢六章則慨想同聲之助七章以下乃直自任其擔曰釋陽非所期明不欲與僞君子共事也黃師一聯直不當爲自了漢白眼看也當時如吳橋濬海半居林下公犯衆忌以辨邪正之界從本傳及諸牘證之知此詩有鈎鎖開闔之妙而非過於新奇者譏

附識之

舟次吳江

一離胥瀆口即是五湖秦第石猶花棠除雲入水青

小帆如蝶翅塘浦乞螢尻不問知吳地風呼曲苦驍

錫令陳石夫邀飲惠山賦謝

自闢移法合天亦爲停雲山擢水勁敵石推松冠軍宰官身游戲文字飲氤氳笳鼓蛙俱好誰能喧使君

奉贈李信卿太公 按太公即忠肅公邦華之父

欲奏元雲曲河陽春正聽西平矜禮法南極動星文老子樹爲姓山公人事君君郎知必傚自可嘯游雲

金山

巨靈驅獄走半渡落泥丸靜鼓記舟里中針定漲盤竿頭斧搶進璧上聚龍觀最是移情處驚風失碧瀾

瑞芝爲呂豫石太常賦

壽常只作飯天遣啗神仙函德新名撥崑崙大治田
羊悟夢不昧坡老食知鮮何似玉虹草一醮三百年

游雞鳴山寺 公時爲南司業

此山非苟作風雅又成儀鐘老尚能健松肥喜不癡
溪流中有佛鳥寂後無詩下坡忽然悟我寧非辟支

選房士稿得二十四人

何如渭亭賦二十四登高九子龍殊好五侯鯖合淘
持發菅百草爲類功三毛贈世緩山藥不仙亦足豪

讀徐九一疏草

余求讓官石齋不許九一起而申之辭甚切
至中間見推數語則何敢承也

賈誼承紛亂韓歆坐不謙漢如鐵必稽人匪金胡鉞
伯玉妻聞賦豐干僧發譫自因真好色移獎及無鹽

其二

三萬卷蟠腹安能爲伏雌文心提氣骨諫舌報蛾眉
俱笑李部讓詎致翕息知壽常推舉事不幸後來奇

四十初度

一萬五千日只如推桔槔蘇心癡脉望鳥計妙寒號
祝髆生髀肉開胸驗髓毛知消幾量厥能不絕山濤

其二

約略生來事十年一轉輪深源寧作我燭武不如人
登埝畏天遍下坡愁路親何妨爲窮仕强以贈吾身

其三

亦復何滋味如蚊嘬鐵衣戰能肥卜子思已爛王睎
自吁一鵝出甘隨六鷁飛豈容又十載方誓墓知非

其四

官閒誦玩日仙館恣龍癡老信鬚能報童心面不知
柘枝久已厭竿木孰相隨年壽是吾事胡杳唐舉爲

憶母遂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却賦十詩

去住壽常事千圖萬不能臂消月半寸腸戀日三升
徐庶臥龍代燕昭死駿與如臣真可放聖主意深宏

其二

母曰嗟予季帝云吁咈哉不教歌大隧惟恐薄蘭臺
駒芻縈遐往羅首射不來鳴霆與百蟄何處著蛩哀

其三

三歲千明發豈不懷宛鳩既懈蚨子母亦姤雁春秋
心畏病因病人言愁始愁雖將五十席換取一扁舟

其四

共曉承明貴漢臣殊異同汲生求入幕嚴子乞開籠

謁者竟淮海會稽俄侍中由來英主意不肯示通融
公時上書政府請改官南京以圖迎養卒不可得

其五

情豬如春草茸茸不可刪虫攻心是恙刀折首無殘
游士倨黃鵠豪人問白鷗微臣非此意亦不動天顏

其六

去亦寧無補來爲毀雉樊席前由再見齋倚豈容言
賈傅因之進王孫所以窮聖人非不省只慮蕩獮佷

其七

恭將病標本寫入乞歸辭國手多述藥方青等詛瑕

上醫惟一物下鬼是三屍對症文無草誰令黃帝知
按公疏謂京師如海然獨無醫諸醫雜進寒熱虛
實昧其症溫凉補瀉乖其方元氣消耗坐致危篤
蓋如呂海之飆諫也乞歸之故即是藥故曰對症
當歸二名文無

其八

曾觀人上書譫違筴疲軀明主諡環玦窮交惜笠車
巨靈強剖擘路鬼笑安居坐負秋來意湘江大好魚
公疏申請起用廢斥諸賢以解巳職

其九

金馬凌天漢侏儒何所裨時宜非此肚渾沌孰爲君
上水船頁是喪家狗謹辭可憐歸雁盡幾寄數行詩

其十

春明門蕩蕩我望似鴻溝曲有公無渡難王不羇
身屈背驛馬手疏謝江鷗只爲恩深重無緣學沐猴

病起蚤朝馬上口占示同列

捲月趁霜白個鐘不自聊馬因劉篤麥酒激汝陽朝
天子正懷渴侍臣猶病痟寒號虫是我敢向鳳池驕

念五日大霧

幸能吞卯酒馬上任紛披步韓石崇勝流坤封子隨

糊塗爭大小視聽入希夷果是公超作軒皇豈不知

訪客出春明門

木孔虫穿葉被天瞞到今化機與草說春勢獨山任
出酒撓花氣呼工按木音悔將袍笏至據法合書侵

其二

亦如彼漁者不覺造桃林青守山相老紅交花未深
黃鸝無客氣杜宇自婆心未可遂辭去再來何處尋

醉巫

醉巫顛禹步敢召廬山神寧與石言晉不能松事秦
重華旦復旦孟子醉乎醉啟沃寧無志延英望後塵

其二

公超作大霧誰不中游嵩二典足三窟五經徒八風
天喜孤烈缺雲飢隔豐隆更欲循墻走將無俟乃公

請不

請不多留意逢人與混茫鬚安衾上下犢在鹿邊旁
鼻肉贅天樂耳虫糜墨香攻心奈熱血聊服鬱金湯

其二

但不言溫樹蘇人卽已聞拗鵠商陸子爨雀乾于山
棒隔極難着林同夢不關此瘦豈可解吾已解連環

公在講筵象陳朝宁寰援宗藩之局莊烈頗傾聽

之將欲大用政府內忌公而外相引重且遣同鄉
示意公笑謝吾生平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籠絡
之內故有辭巫四詩

送冒嵩少赴官南吏部

一官如算子下上從人心水母瞻蝦目山公趁竹林
六朝聊弔古半壁足撐今慎弗嘆李蔡俱能辨沈任

其二

三十車字去金臺等空龕席居末榮末飛意南至南
盡日持夾袋逢山采烟嵐樂饑清溪水畢卓無此酬

飲臨清馬太學園亭自午至月上始散得游字

亦爲食景物非但主能留藤拗掣松肘風尖錯鳥喉
火攻螢下策水遁月陰謀今者如不樂眞慙馬少游

郊遊

不悟黃河面見山有許容六經開跳躍五嶽大遭逢
吳聽落韓愈烟心悅齊封斯知華嶽葉定不是痴龍

其二

曠目可專聽幾官得恣游昔賢誠卓識今士亦頁謀
楚壁刖梧鳳越金鑄木鷗自緣力舉翮飛得上山頭

卜居 自此至坐太學二章皆林下詩

亦由食道韻求與寺鐘辭嗜酒酒泉郡姓何何國人

梵云小歌脚舞取畧旋身幸有池兼竹此其家不貧
泗州有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問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其三

取稱吾才貌忽溪與寢耶名齋曰讀蘭呼水作詩侯
賀監湖分曲張融屋在舟元天能自致三士不須謀

斥田治宅

婁園袁德師鄭壁魯新留郭巷反顏子薇山半伯夷
祿全由肘護肉盡恐箸疑饑至方知俟俟緣讀泌詩

默坐

默坐無絲掛化予爲水鷗山頭望廷尉壁上觀諸侯
夢境咄嗟辦文心汗漫游始知佛快樂不在度人尋

郊外

謹遵蝴蝶路尋遍稻芽香百體富花格四聲正鳥腔
與春爲野享比室更家常回顧紫薇省諸君忙不忙

體秋

乾坤悔狡獪鑪韝入精微靜者知光彩道人同氣機
似貧非是病惟瘦勝於肥至此彌多力不爲暮情歸

其二

惟無可艷美所以足歆欣如水不如醴好老亦好文

徐熙淡草草仲統痞云云簡裏真音色痴人誰見聞

其三

紛華日以遠戰勝乃翻癯教世以黃老視春猶婦姑
凋枯非殺氣陶煉各丹鑪不曉名場客神形有此無

其四

勢人既函矢琵子亦圖瓠鐘鼓享之背爵咨賦者誣
舟無水可住琴不絃能娛二子心差似不然卽釣徒

其五

大都求自了蕭瑟復何云與物分家當如人添面紋
將無含內景或有怨深文天帝策司令清剛爲上勲

其六

物理成斯遇津梁元宰痛占爻得損卦畫佛作眠圖
配以秦文淨加之遜鶴孤豪華無可設惟有淡眉鬚

升高

升高詎有底目極雲中君腰貫鶴所合監州蟹乞分
智謀延道里判手積銖斤欲問老僧法云何不見聞

贈蔡江門司理

謚字若毛鷙長沙尤未穿官兼佛被世帝命爾司刑
似把光明燭悉焚羅織經穎川眞宰相萬目注璃瓶

世事有可憂歎者作八化詩

鸜鳳亦難必肉味化大拳上功憑枉棒下考等重淵
哭虎將焉避捕蛇亦豈全司勳無定論少府量金錢
昀灾荒相繼而司農告匱註考首問催科公嘗曰
郡縣者親民之吏郡縣不爲民無復能爲民者又
曰考成煎竣守令雖卓魯必得彈責而名杜亦化
爲屠伯故首及之

其二

狐虎亦難必威皆化蝟珠軍容多禮數謁者廣妻孥
恭謹將門將尊嚴姑上姑師中有女子何以激眉鬚
中涓監觀四出各軍鵰以稟成爲茶實藉口卸責

也疑竟有嚴事奄者故四五六句云爾

其三

錦練亦難必天機化蠶絲蕭何刀筆吏鄭棨滑稽詩
河漢而無極豆邊則有司堯言俞咈耳二典猶支離

謂人上書言事者多舉蹶過題

其四

鼻耳亦難必中華化側輪媼相翹專座公卿翼兩甄
防魚敎繁守引鶩與難親嫉惡貴巷伯不知誰諸人

謂吳憲臣總理戶工二部遂請共坐堂皇少司空高公宏國爭之謂臣侍尚書不侍內臣也乃命撤彝憲席憲復請別開府檄各侍郎詣事高累疏爭休云

其五

足首亦難必低跟化高頭寧火張彝第其剎子審侯
雞爭犍禁鼓狐亂傳妖譸吾見臨民長甘言諂悍囚

公疏曰自吳鯤化以部民叅撫按爲大吏者望崇垠面氣懾加大凌貴防其漸也

其六

肉骨亦難必厥肌化大瓠令言原惴將王則自備奴
大吏縛猾稾名城摧似枯波翻五六月天子爲停舖

譁兵戕巾如戕殺廿撫畢公自肅登撫孫公元化寧撫王公揖之類

其七

草卉亦難必香蓀化刺荊耕田多賦稅作賊有功名
北跳踢雍絳南游翻洞彭但更名曰盜卽解殺官兵

爲民困而爲盜伸流氛所以日熾也初獻賊就撫公謂此賊不誅天下事將不忍言又疏曰滇池之亂本由饑寒愁苦卽應以救饑寒愁苦之法爲鎔鋒戢櫓且曰及今不圖必至無地非盜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爲戰場尚安能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眞至言也

其八

邱陵亦難必椽嶺化麻園貫索星臨廟阜陶祠咽門
死灰燃卽溺鬼朴至何言地大官俱備蛭州寧足論

謂政煩賦重仕籍易于吏議

歎

凡到無如奈衡暵翔白虹穴皮穿蹴踘捶宇隱絲桐
沸簌狠腸直應聲虫耳聰提將心坎血去逐不周風

其二

哭笑俱難處姬文造此謀不如龜息閉較比鶴鳴幽

族衍蘇門嘯轅分華嶺駒愁城長萬里勃窣是烟樓

其三

辨此非尊俗文心與賦才神與時竭節候管忽飛灰

颺有若號者虫生名怪哉小消蛙腹脹正爾慮蚨回

其四

呼嗁難追帝唯阿豈翊皇傳烽告義漢聲哨徹愁鄉

自可配笳拍藉之消劍鋩大都由怨作以此續詩亡

其五

不似無心蚓茹泥徒吹歡離騷經沒字頗吽子能言

逐罔出牙罔盔情輸耳填曠竮巳激熱得致石人論

其六

似有通消息情深不可臚讀書吽聲策呵鏡取棚涂

閣沒前特棄泵鴻後捧鑪坐煎忠孝士聲出變頭鬚

涂德公太學以疏救予友石齋廷杖遣戍便道

過訪予山中臨別感賦

纔接雲虹氣吾旗巳豎降一浮鋤水宅共倚吽山窓

蔣築能無徑潘才信若江不須邀月上君面有銀釭

公有舟名鋤水齋窓顏曰吽山山應邀月月來

其二

頗有昌明氣一開混沌天不曾知棒痛豈可答霆殿

亦以王回義愈知鄒浩賢鬚眉吾亦好輸爾獨千年

朱成國心翼晉爵

熙朝多盛事最著是良謀方叔推元老新田咏壯猶

鄧侯加劍履名虎拜圭卣一時班絕席百尺看巍樓

壽何非鳴母卯太孺人

鄭媛輕白鍔陶母剛青鬘致義鬚眉上競功詩禮間

人傳韋氏學仙在麻姑山不食監河鮮冰心自駐顏

○○諸蟲豸呼被於人事因據爲義者凡八物各賦

丁一章

○○○鷙

○○○○格物論鷙之類則有隼鷂鸇鶚鴞皆鷙猛

之鳥○魏書性頗忿鷙漢書義縱鷹擊毛鷙

爲治

天地歲尊殺老拳摩烈霜劍精羞再擊矢法列三傷

家築避雷室人蘇設月堂東階夙何懦義縱笑軒皇

○○○猾

○○○○猾無骨展體見肉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

中自內嚙之或云即蝟○左傳獎順天道無

助狡猾

從無肉離骨可信是甘柔螾子貽蛇患桃虫遁鳥謀

智囊癭是毒磬枕夢如流想見李林甫蜂脂翁鑷鑊
○○○駑
○○○○相馬經以不合格者爲駑○李斯曰上不知
其駑下史遷曰僕雖罷駑
鍛策不能動何况鞭影乎由胸無道路化世爲崎嶇
江上汁諸葛廷英汗令狐莫將萬石粟笑彼一襲努
○○○蠹
○○○○壁魚蠹書○昌黎曰豈殊蠹書虫生死文字
間韓非子有五蠹篇
與倉帝爭力悉出龜龍餘豚望豨成就芸香費效涂

詩藪卷上　卅

青苗配字說封禪倚天書謀國文心盡銷光月蟾蜍
○○○饕餮
○○○○鈎吾之山有獸羊身人面名曰饕餮嗜食人
周鼎鑄其像○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東
坡賦老饕
款識周鼎上有口卻無軀腹巨將軍貪枵猗子我尉
越甄多海物寘鑄廣財鑪大約俱人面知誰不可圖
○○○狼狽
○○○○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
○段成式曰事相乖曰狼狽

自無長掌聽蹤跡何迍邅蛩駏足相比蘷蚿孰可憐
華歆友割席毛仲客逃筵失隸亦云極披猖豈不然
○○○流離
○○○○梟也關以西謂之流離○詩曰瑣兮尾兮流
離之子
見則凶家國愁吟瑣尾詩謹循黃帝令虔禱鄭僑祠
著鐵無專職率更反得移賜羹亦打草胡不深長思
○○○渾沌
○○○○崑崙西有獸有目不見有耳不聞人有德行
而往牴觸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帝鴻

詩藪卷上　卅

氏有不才子曰渾沌上古未胎斷曰渾沌
安能長不夜天遣混貞淫獬廌無斯觸窮奇亦所欽
惡人由逆我中尉獨開心只坐無聞見肝腸乖到今
鄭元祐司寇解綱志喜
亦念皋陶直平反信早孚星辰推貫索勳業託耕鋤
會若遊山易阿成臥仰聞游昨詠黃髮未易守蓬廬
和劉良哉韻
京兆官五日商英憾十年獨留龍象在若有鬼神然
夾袋中無意石渠大好眠斯時眠不易鳴鶴或聞天
皇極門頒歷　閣試

鳳闕開形旭，猊爐散紫烟。六堦齊度緯，七政轉璣璣。甲歷龍纏改，寅賓象魏懸。明時功在革，資始義承乾。黑帝威初試，東皇信早傳。周官新月令，甘氏舊星篇。人繼羲和後，書成蓂莢前。庚先三日戒，貞下一元旋。圖籙符乖赤，干支德應元。輿王惟省歲，太史又鋪箋。賜出黃星曜，披看綠字鮮。因知天歷數，如日起虞淵。

倪文貞公詩集卷下

東越倪元璐鴻寶著
男會鼎訂正

七律

九日登山

使得一天紅葉飛，青山略較白雲肥。更無寫意圖知此，豈有登高賦者非。招五大夫松共飲，勅六從事酒無歸。醉來不覺身爲蝶，去與黃花打一圍。

題友人文稿

不能一日廢操觚，穴口爲關權鼠鬚。有鐵自爲朱亥用，無人可當赤丁呼。試看鹿逐誰眞主，始信蛙淫盡小巫。此腕借來剛廿載，未曾還得長公蘇。

出門 萬歷庚戌

出門竟不使春知，怕有看花人作詩。筆爲章邯徒破耳，劍當雷煥未逢時。直因有字呵風子，更取何人作小兒。怪底光榮徒一飽，憑他二鳥喚昌黎。

其二

喉頭一縷氣如篪，自去春明門外吹。祇是蛛絲張作網，不圖猧子敗吾棋。輸他眼底滕王閣，哭向河邊漂母祠。骨是英雄原有淚，幾人能讀孟郊詩。

奕罷謝顧子直

偶爾雲梯墮汝墉素心原不啻輸攻滙池盆缶急求報西市琵琶各有宗請與君盟刑白鷁更如我犯罰黃龍因思世局須泥塊佛與天尊已不容

九日山行便謁禹廟

茅屋人家紅葉飛天將枯去曉烟肥好呼九日風爲孟誰賦黃花歌示韋樹有異形石勒相山無一縫白登圍怡人疑作防風氏急向禹王祠下歸

白下集王太學園中

卜得鍾山是好鄰東西分著白雲𡋯較花似較一與

士留月如留千里賓接木有胎爲弱晉鳴禽無字不先秦學來五柳先生醉酒氣衝緣上葛巾

徐爾從謁選水部

捧出新銜疾馬蹄婦當廚見女離鬪郎官寒得冬爲署天澤沾多水作題恰有樓須憶五鳳安知河不立二屏賀君尺五雲霄近珍重周生到月梯

壽閔心字八十

道逢四五着青裙競策雲間處士勲安邑獨高閔仲叔丹臺蚤署紫陽君開筵饌有麒麟脯舞綵人皆鸞文共道春當十月小八千春大可知聞

出春明作 歲癸丑

自疑麟家久塵埃豈亦條經恣肆來明是無人解鬼語妄云此子不仙才去從鵲借三更月幻作龍拿一部雷天定未忘三債却好[illegible]鐵硏爲相催

代董監之贈長安賀生

逢君燕市魯山眉渭是沉江九肋奇骨亦黃金臺下買名于白馬寺前知賀家從古能投佩董子於今已下帷政合與君刑白鷁圖他戴笠路逢時

菊飲爲友人壽

開如妙錦列如麻小可醻他酒一車絕界仙無壽者

相深更天散飲人銜半年腐跟秋方韻一夜顛噴饒愈諱不是前身陶靖節生時那得遇黃花

宿靈鷲

大峯如杵細如芒看即圖屏枕即牀毫石雛花迎佛案瘦雲肥雨累禪房翻經背寫遊山記引衲頭鈔種樹方曾道逢僧問半日到來三日爲他忙

贈觀華封更號東岱

叟是愚溪尹是關姓名隨意欺人間須知異日當爲嶽可與同稱只此山試看猴呼聽我應是他鼠竊到今還因思置子華山上十丈蓮花正可攀

不寫

其二

豪襟似欲叩天關呼我何堪住世間乍識更生名是向因知元結字爲山此時申甫藩宣降他日雲亭封禪還一自華封三祝後高山遙矣廹難攀

其三

聞名蚤已意相關不在爐峰鏡水間入棄家雞儕野鶩天容越士到南關應煩鬼換紗籠字幾有僧看藩榜還千古岱山今著姓地靈原是欲相攀

望廬山雲封其頂悵甚

天風不下嶺雲蒸欲識廬山竟未能料是加冠延汲黯誰爲發彼寫姜肱見龍無首庸非吉食馬至肝元不應要已相逢通半面莫教胸本漏嘉陵

按萬歷乙卯公至吉水問學於鄒公且爲父嬰州公乞銘焉迨後爲鄒公疏請易名云元標理學宗王文成而經濟稍遜鯁直類海忠介而寬大較優宜折衷二字以旌儒碩廷議諡忠介蓋論定由於公云

初第同門集重五

他家簫管我塤篪競渡人齊到曲池各出辟兵符一道散爲續命縷千絲人如日旦寅方始節正天中午

不寫

未移葵作臣心蒲作酒百年莫負看花時

賦得御河新柳色 閣試

天孫脊懶散機絲掛向章溝縷縷垂淺黛依微宜綴絲柔枝飄曳不勝衣殢人穿上千廻舞臨本宮中十樣眉清蹕欲來須整態何如張緒少年時

落花 閣試

極目紛紛總衆芳紛紅駭紫散文章照人無復當時艶作雨翻成別樣粧偶逐暗塵飄御陌閒隨流水蕩銀塘人間漫說封姨妬舞破山香有研光

高秋雁影 閣試

漾漾浮浮淡不過天光照出字無譌可容遠水蘆花見是得孤山雲意多華嶺逢龍俱花葉墨池曳隼有烟波想當不爲更羸下高到冥冥人奈何

公成天啟壬戌進士座師爲朱文恪公國祚忠節錄謂公還庶常與孔公貞運陳公子壯文公震孟姚公希孟姜公曰廣蔣公德璟顧公錫疇陳公仁錫稱同志十友並負公輔重望靜志居詩話云詞臣無言責居死諍死譽之地需次待遷而已迨公與石齋先生入翰苑俱自任天下之重崇正去邪盡忠補過惜未竟其用爲世惋惜焉

壽劉景侯方伯八十

胡麻飯美口生烟。纔見劉晨溪上旋。萬目齊瞻山峯柏。一星方照地神仙。蕭宣有績身元岳。烹煉無砂骨巳乎。棠作淸陰椿作樹。人思入見八千年。

送唐宜之判鳳陽

名來三月使西舜。祇爲相如作賦奇。驛驛逢花圖筆夢。家家拘竹備兒騎。帝陵秀又添龍護。客路淸惟有鶴隨。想見鳳翔書判日。子瞻不獨解吟詩。

題蟠桃圖爲徐比部（時甲子七月）

室後松紋繡有鱗。斗南星氣燭於銀。最奇此會天開

子。不小當年嶽降申。寒上千金求詠草。庭中七月下仙翰。歲星是否東方朔。只問蟠桃圖上人。

遊西山

仰天大叫想天聞。山只三分與十分。春到寒潭開古雪。僧爭好岫拂新雲。光榮鳥荳名花宵。跋扈風翻野蝶聲。酣去偶然題罷落。被人誤作綠州爻。

其二

也爲爭春費百文。好春只合與山分。柳絲嬌緻烟如錦。槐火狂燒石有紋。來入幕風桓氏客。不殘花雨岳家軍。松呼泉咽皆天樂。世上爰居聞不聞。

沈易菴六十（按沈以越人而隸吳籍旋棄儒冠）

吳有純鈞越有鋌。一時最貴沈郎錢。地靈奪客李供奉。才子饒年白樂天。袍以去靑仙骨淨。花因出紫壽杯妍。不知南極星何意。偏照人間處士筵。

題何孝廉荷墅圖卷

似來香氣吳綃上。可有錢塘十里無。綱水雲烟呈別景。新豐雞犬認歸途。枕間宗炳遊山法。客裏長房縮地符。縱是湖光堪入畫。不安君在豈成圖。

道經吳橋范質公吏部招飲濁園月上汎舟却寄賦

亦爲數合解風烟。得入名園似輞川。荊鶡而盟范少伯。騎鯨欲去李靑蓮。大儒俱出景州道。淸論如吟秋水篇。想見山公能啟事。竹林尚有驛招賢。

其二

大界都如赤壁船。又爲秋夜又坡仙。自關福享門當水。鏡着情央月上天。道彌入笑詩鶴嗚。分淸與我是鷗眠。無如諢語癡吟好。喜聽人呼作水顛。

其三

僑札推襟非素歡。相逢不奈有雲肝。世間幾士聞雞舞。月下孤舟郎雉壇。除是求羊無客到。並將李郭擬

仙看。請爲文字三更飲。並問鮎魚曾上竿。

其四

爲問盧敖意得不。不逢若士豈成遊。是風吹至滕王閣。有月明如庾亮樓。吟苦惟求遷醋甕。別難寧使葬犢邱。定無人得知斯樂。明日之齊訊爽鳩。

自註云時有濟南之役

其五

想當無奈問奇何。亭較元亭元又過。竟醉留髠一石酒。都忘入洛五噫歌。琴于最是秋宵賦。屬世無如春夢婆。寧作尊前雙劍影。白虹紫電傲人多。

讀范月山先生家傳

不似宣城說范門。自鳴豊芑蓼莪恩。大書盛德金銀管。小吐幽光日月魂。千載麥舟同父子。一庭槐影訖兒孫。五花爲誥青爲史。任取何言報九原。

山先生爲文忠曾祖文忠父仁元先生公諱其基遷

送成㦤宇院長赴官留都

是處紗籠護遠征。薇光正照石頭城。知登李白樓能醉。去扣照明甕有聲。講席一時虛次仲。台階千里隔然明。到須急攬鍾山翠。恐有沙堤入送行。

壽朱太夫人

纔見明綸木鳳傳。又聞青鳥授元編。攜將有子西平頌。唱向多賓北海筵。絳縣人逢洵甲子。藐姑山近昵神仙。年年此月當春小。不道春長五百年。

丙寅春日湖上偶成

歸來萬喜脫羈纓。不是頑仙即醉仙。縱酒何曾虛酉日。簡粮剛不少寅年。但愁蝴蝶夢難熟。直信鶺鴒行復旋。畢竟湖中風雨細。菟裘吾老志和船。

題馬騰仲大母顯貞錄

死節何難難立孤。青閨容易到黃壚。爲留老眼看孫子。但不峩冠自是夫。仰德懷清臺是範。陳情令伯表如圖。九天褒詔千秋史。傳得泉塗一笑無。

家居即事

朋來自覺頗仙仙。門外青山屋裏泉。收七百杯巳了酒債。三十餅不論錢。攀花檻諫無春畫。臥月轅留到曉前。如此豪酣如此韻。道人元不喜枯禪。

丙寅至日

駿狼山上日來巢。更莫忙過亥子交。巳勅閽人詳一線。適占復卦得初爻。物情北阮驕南阮。仙力小茅敵大茅。領取一冬元自享。擲雄拋與世人嘲。

證云時有以同郡勢人相稱者故四五及之

寄奉聊城相國

龍臥鴻蹤事豈輕惜將獨樂著園名爲山吐飯延雲
物共水和羹煑月情仙宰書厨多脉望長安肉味少
倉庚名公着造今如此何日周郊聞鳥鳴

昌化多山奇甚

圖得都如垓下軍一峯峯起鬭於紋小酬好事謝康
樂莫語疏眠宗少文九錫擬加溪上石七擒不縱嶺
前雲上頭定有神仙宅隱約笙歌月下聞

登老竹嶺

喜不身如瓠子笆隨風吹上最巍巍峰與九轉神仙
藥雲只五銖天女衣若種梅花應有夢欲燒棧道示
無歸倘容化作山頭鳥誓取瓌山不住飛

壽閩泉鄭封公 其壻有秀才譽

欲奏元靈曲一詞如君的的有仙姿遊逢若士邀爲
友夢領沂公下作兒舊業香汁隄被錦新生皆帝澤
成芝世人但識能章貴名在丹臺那得知
里俗所稱王曾惜字之夢似嫌褻瀆以沂公易宗
聖名甚合

集吳符遠額山之規亭

千承谷口有雲封盡擁山光入飲烽石寢將軍疑伏
虎松翔老子信猶龍菊生能徑杜陵道謝朓忽詩落
雁峯只看亭身圖似此若猶方內那相逢

游雲巖贈休令黨子眞

盡日函關紫氣浮飛爲快雨下新州相逢合坐三生
石一望直驚百尺樓木水霞光明密界山山雷穴發
輿渠何緣不共飛煙去汗漫雲巖十日游

過滕縣時去妖亂六年矣

六年聚不幾流離尚是沉痿未起時鍾乳大須傾未
斛春霖少亦與千犁許行有辨眞妖首畢戰無能郎

賊師發使時賢知此意不教白骨滿潢池
天啟壬戌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至八月而始
平

新嘉驛壁次黃太穉韻

只看松林盡日陰紅塵也合少迴心捜花作蜜蜂元
吳坐葉餐風蝉自深與世雖言周士貴是官都怨雕
人沉便宜無過鴟夷子又享湖光又鑄金

夕馳兗州道即事

夕陽飛下魯王宮剪剪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
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坐上尊罍

孔融餓見隔村晴氣好不知是月是流虹

雨後行東阿道中

如此風光便可圖不由雨不化醍醐小批花面應三斗大展山前月一湖簿石魏公偏娬媚輕烟呂相不糊塗還看遍畝明光錦此却應封阿大夫

拜于文定公墓

識才偉望冠前朝講幄儒臣奠已調牛李猜嫌原餓雪元黃戰鬬本如蜩龍鱗老幹披松檜馬鬣崇封莫荔椒爲念安昌門下士來瞻遺直駐星軺

東阿于文定名愼行萬歷甲戌分校禮闈瓊州公爲所取士同門如趙忠毅南星李淮撫三才皆盛著者也

渤海道中喜雨

是處呼天望啟封鬖鬖麥又渴於農不勝見羿求鵶炙恰可傾缾滴馬鬃天代耕耘驅鳥象地强河洛出龜龍堪名渤海隨車雨太守年來誰姓龔

茌平道中

長原浩浩暢如鋪可有培塿一個無剩欲千金購烏語堪將萬馬擬松呼靈文杜甫防慈耶朝服王戎負酒壚徒爾風塵徒爾老修人豈必勝侏儒

茌平馬上大風

大約顛顚盡紙鳶自將沉定守驪肩山雲偶避韓明府野火豈知焦孝然早悟紅塵能變髮莫言金馬坐成仙花花綺綺春前與漸可揚州夢十年

丁卯奉使江西道經廬山有感

風忙不改白雲閒如此孤高詎可攀置我峯頭應定喜告人溪外虎方頑可知慧遠偕何笑難敎柴桑門不關大抵游人無眼界廬山之內看廬山

憑弔

一隊湖山十萬師將軍無日不枷扂論文也合稱吳法講武偏宜王謝交儒雅味如楊子木英雄淚盡岳侯祠憑君欲弔周公瑾白下丰標赤壁詩

與王芳洲令君

一時齊望子猷舟地上人看百尺樓十乘有書過趙絕六州無鐵似吳鈎城如丸劍宜遊弄口有碑經倉頡鏤從古典王多異賞蒲輪徵去徑封侯

遊雞鳴山寺

龍翔鳳舞萃雞鳴老刹精靈舍利明傳檄與魚供鶴俸開經有字記花庚山如得道同僧定石復何辜耐客燕可是梁皇成佛處鐘聲日日打臺城

限

塩極目嶺東烟不道離城有許天好雨加松青一
等深樓逖佛定多年名心已盡遁李下春景最宜寒
食前更進一溪真可住世人却添買山錢

雄州道中

風聲怪得似鶴鶉大掠黃沙塑馬頭韓愈能爭如二
鳥謝丞渴又甚三騶偶遺一䑛成深恭直聽雙眉作
遠愁客路不知天近遠程程須築望京樓

自笑

干風吹不散梅酸端的頭陀現等官

一四

走中黃伯作虎發睜最平下筆偏饒險怯怒逢山鄉
轉歎世事方圓無是處從教八角磨爲盤

送吳朗公給諫

項門一下是陽剛七十疏書飛血光政事堂堪名假
月鼎臣意不在飛霜遂精周易因莢里欲祭皐陶奈
范滂的君恩如海濶將人几肉放歸鄉

送王漩親侍御

何爲能爲希有音通傳景祐四賢吟劉元城漢不歟
鐵胡澹菴書大直金千古功名胥靡貲一生學問爲
堂深無將此事嘯朱陸自有鵝湖說到今

送姚孟長前輩赴官南中

爲說人生幷聚長安道上戀何碁獨饒識具三舌
頗不合時宜一肚皮文帝買生時不見神宗蘇軾本
相知知君能看鍾山色一樣金門莫戒詩

吳給事執御王御史績燦言事被逮姚公希孟
在講筵引魏徵致君堯舜語以爲規會有摘本集
試文義者遂左遷南少

賜麥餅宴

百二十年如待今帝諭王皋道宏深珍奇大彰國中
物神武滹沱河上心東賦頒時維　書教世嘗

一五

良金宋唐直作尋常事枝餡羅封藉臣

其二

九館羊能貢食珠饑隨脯箋下堯厨長房仙飯三山
近福習神名萬野呼耐嚼周書無逸語如懸魯史有
年圖困知此宴凌千載魚藻菁莪亦細娛
祝制名不落爽莫嘉將中敗名垠

文鐵菴奉假歸彝陵

出門遂有衡山雲到此郡原宜一醮杜宇鷓鴣訟不
巳桃人土偶道俄分自眈赤壁閒爲賦但累紫薇忙
属文不曉青州倪若水送人何反羨班君

病請至三不得許在任調治旣小愈作

作似蛾穿出繭關慙人絲錦索癡頑不開後閣主投轄幾失藏舟天賜環多事角蹄占白黑罪言肘手訴朱殷拚將髀肉塡鞍韉耐看朝回馬上山

小愈後吳澹人諸君移尊過齋作文字飲

三分病去十分仙漸覺爰居怖病鐘豈必姓名標籍丞何須酒食別榮宣尹夫人泣戀由喜逸孝先嘲何妨眠擬益方書三品藥貝朋澹酒月明天

其二

只作癡甍繭自呼重陽又近小春晴[illegible]自避一頭地仙子輩移六甲廚處處白虹飛霽[illegible]入人元鶴舞明珠心知載酒齊來意其奈楊亭一字無

送文長洲相國放歸

只看波旬鬭麴多魔宮震動轉多魔綦公昔亦持三物陸子今方出一鵠中必疊雙直射手戲如格五小風波南國碑記泰城咏可及君家正氣歌

其二

帝能夜夢鬼朝歌其奈公超作霧何骨鯁魚頭稱參政眼光牛背耐修羅終南自放三彭走京兆豈容五日多歸去支公亭上望英將霄鶴羨籠鵝

送何香山相國放歸

如何鼎耳雉飛鳴占曰台司怪事生累日精思堂偃月一時坐失手調羹都如渭水分涇水寧有鬱兵報觸兵闘道横琴山色好由他王氣屬秦城

其二

由來夢卜與人情總賴斯篇文送行難得青蠅爲杜宇不聞檮杌食倉庚蘇公暴公各盟詛雷戸崖戸如踐更莫道香山無好伴文公遺跡在零丁

許都諫魯卿言事香山長洲與閣中某公爭票擬不合遂俱罷官

寄商等軒冢宰

鯢游蝸廬總莫論大都容得下琴樽欲將吏部長名榜比勘東林離垢園李下自無蹊徑在山公原有竹林存幽居也不宜蘩棘多少禽魚望引援

壽金在六鏞部母夫人

十年再進紫霞卮又向西華去獻詩咲到燕頭如蜜境開猶桃子赤花時有來拜舞茅容友是教駿眉逸少師倘遇玉童須一問天門金母復爲誰

與治河使者張玉笥

帝亦無如方割何山龍好與定頻波李尋賈讓豈無

策瓠子宣房各有歌天老受書當濟洛支祈乞命保
淮渦倘問好作河渠志彩筆元圭總不磨

送陳天甫督學嶺西

有佛無佛安足論悉驅僧入辟支門圖書龍馬真開
闢鐘鼓爰居亦引援五筍安眠邊教授千年交代柳
宗元由來嶺外稱烟瘴今看春風何處溫

集紅柑亭同麥駿甫閔圖客賦

不衫不履草亭臺隨意淡聲隨意苔花氣淡都如谷
水雨珠肥不過青梅多安爐火深僧定故說詩題鈍
客才集似西園人更雅好將景物

蒙賜佐樞環名別石齋兄

投林又復賦翩躚蠟屐東山未可爲大有華伊海內
望敢云頗教禁中知黃巾豕突如遊釜赤子錢驅亦
弄池鼓柮中流需共濟卬須也恐辦裝遲

送關美之關中

纖纖秋髭霜滿頷未行先已掛秦烟無人能認騎牛
氣有字須題落雁巔儒眼儘他酣百二客身總不入
二千歸來莫道裝如洗定有雍州帖一船

援公自佐樞筦討後詩文僅見數首殆由時艱任

六

五七言絶句

題畫 早歲

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澗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其二

仙蹟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示季弟華汝

綠泛新醅酒紅添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訂石齋至黃瑞生館

黃泉以當醇採菊以爲脯寄語十一郎十五

題錢大司農方烟霞載

雌雄白鳳来深溪亦蛟化爲

其二

雷霆豈不聞蛟龍時亦過不愁眠不熟此不是風波

題畫送江夏相公予告

奇石驕無奈高秋瘦不羣知須幾量屐消受此山雲

題松柏雙壽圖

松柏歲寒節谷風夫婦心千年如有護爲作老龍吟

送徐水部奉使荊關

自註云時方就婚广卯冰上人

筵歌齊展壽旗開一具烏紗兩笑顋不問已知爲楚

九

使巫山雲氣遥人來

其二

灼眼霞光映彩舸一雙仙去竟如何樊夫人比劉綱妙法力幾差半黍多

其三

商船如蟻客如雲今日開關較昨遲底事郎官忙一晚未曾完得遠山眉

其四

楚國雄得似鄒 目送三湘貢客歸更許使君舟上看

三

其五

占天太史上星臺楚分婺星遂上台名問須言紅葉是媒

題畫贈□□生使君

亦加紅葉亦微□亦着高人曳碧裙但說是秋都不信此中春氣正氤氳

其二

喚起山陰道上雲清溪可濯擬呼羣臨流自作三廻想未必溪清似使君

題畫贈王□□中丞

山法雄深水意奇秋林霜皎月明時令公多是張防祭每得江南草木知

其二

上頭可有錦圖無一例風光列畫圖昨夜泰山雲氣美飛爲扶雨到西湖

題畫送魏□□圖被謫南還

水有浮萍石有□風一夜剪扶疏知消幾兩東山屐莫便逢人說

□是時忠節

幷延高趙錫

三

□年友海

一□春雨□家鶴不知是宰是仙

其二

銅章□綬赫聲華別有元心飯赤霞可是芳州句曲長□衛押篆晚烹砂

其三

百尺樓頭又一層蝗遷衙擁詎稱能漢書載有張堪傳未必漁陽敵海陵

其四

浴成竟覇十諸侯雨牧風官拜馬頭千里照天傳勝
燭江都近日毁迷樓

其五

剛是屠蘇得歲時春新花雨滿城知只看今歲家家
醉可少南山酒 卮

其六

卸壁丹螢
眷盡逍遥
吳長

稽風容易
散生天豈及

其二

盤石山頭止渡 不到村
路爲有無功是 節

其三

欲處龍鬚長鯨睽可有麴車三百不已到天垣燒貫
索七公爲放酒星囚

題劉湛六宛溪釣圖

覺是秋光性可安豪襟小耐白虹丸若非千仞岡頭
坐豈易清溪下釣竿

題畫贈吳符遠

雲合濃華水淡臨濃爲俠氣淡交心相逢已是林泉
友忘爲秋光十里深

其二

山自迦趺水 小亭西
斂但逢溪行

花燭詞

自有逢山會
腐悔不遲開

其二

花鬧並癸讀
面索看一
贈 高山出素王冀息千館
握衣肅謁浩
貌皆然不及爵

鄒縣道中 口

前歲驅車出戰 年驟馬突飛塵今來不是能
眼貪看連阡麥子黃

馬上遇雨

不寫

自來三日蒙頭雨無節無肢不似魚腹裏蹉如晒
得此回定濕台女書
登張陳師 蜀
高樹明霞飛采 撓鶴下與人乘較勝何曲乇
宅客亦容登最
題書送
亦在迷津
兩那遣州
按膠州
張太公

二百

夷然覆化復
子請將七十
題小
松風忽過
別神仙自合京
其二
桃流水隱雙鳥 右丞詩
蕭祇隱作朝
其三
王維石室會苑裘一日山居一日候試到頭仙樓上

看可知李白醉時不
其四
如渡口溪

二十三

有我君何易別離酒盞詩聯夜深存可 片韓
石歸去逢人儘說知

其三

玉鞭在手　誰是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陝恰[illegible]逗村帶郭居。欲佑武

二六

原缺

其何如

二二

茅簷集八卷

（明）魏學洢撰

明崇禎刻本

茅簷集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魏學洢撰。學洢字子敬、嘉善人。給事中大中長子也。大中忤閹被逮、學洢微服變姓名匿定興鹿善繼家。萬計營救不得。柩歸之後、號泣毀卒。世稱忠臣孝子萃於一門。事蹟附見明史大中傳。諸書所載、亦大槩相近。然學洢尚有老母、而爲無益之死、或頗疑其過中。今觀集中與潘茂莊書曰、追比方始、洢將就浙獄矣。又辭里中父老書曰、目今公差來提、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然則大中沒後、所謂坐受楊鎬熊廷弼三千三百兩者、所司仍追呼於家。學洢積憂積瘁於前、積痛於後。又重以閹黨之威虐。散者交迫、乃無生理。非真徒以一瞑不視、蹈滅性之戒。故學洢之孝在於大中被禍之日、竭力殫心、蹈危履險、出萬死以冀一生。今誦其與人諸書、至性惻怛、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而錢士升等作序、惟欲以隕身殉父稱之、遂諱其追逮之事。淺之乎知學洢矣。其集一刊於錢棻。棻大中門人也。再刊於其弟學濂。是爲今本。學濂頗玷其家聲、論者不能以大中之故、曲爲寬假。然益見學洢之不朽、由所自立、不由於父蔭也。

茅簷集序

同里錢士升撰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爲吾友孔時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行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料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一二道義爲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

生理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魂遝遝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粟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粟若竟號哭至於死殁三年今　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廕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猶子棻筵同鑽金篛蘀經鎸當爲銓次刻之其弟子一今再輟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讀之掃夷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於時中先已拉雜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瞥然生死貪偷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酣理學篇籍千古

證合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獨居恥事則裂眥唾罵斷斷不容觀其敘所忠跋短歌胸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家難闖閥以身經出入于鋒萬鏑中人疑不免死卿傍死領及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圖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仰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

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捐用雄
盤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
書孔時極稱閒居樂志以爲戒已孔時罷還向
余輩感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噫
人吞蘗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
一門忠孝惟卞氏聆盱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
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冀州轉徙流離
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
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購

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
生似聆盱而其議論文章踔絕奇瑋足以副之
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
謁者有兒須者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
諸公凜凜生氣抗行於清流復作闡而又得死
孝之子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
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蒙葬地忠孝
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
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　聖明褒卹而

幾光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集成余爲著
其志如此

茅簷集序

同里曹勳撰

廓園之血既碧子敬之骨亦枯
天子優詔並賜忠孝光於日月顫海內人士習知忠節立朝大端事上行已或有想見吳門諸君子之風獨子敬死孝爲諸君子所無于是聞風者愈益惋歎恨不得起子敬而人親見之夫不見子敬誠不能以盡子敬第見其少不見其老即子敬亦自恨其未盡也無已則有遺文在

終童早逝文傳其人令伯陳情人傳其文讀子敬集而不爲欷歔感歎者必其未嘗爲人子者也方忠節初就逮慎慮覆巢戒子敬毋從子敬不出一語亦不墮一淚第越夕相見兩頤頓削從騎嚴促則變姓名毀衣服策杖負餱尾於數十里之外匍匐燕市晝伏夜出百計圖所以寬忠節者而不得而竟以忠節之柩歸一苫塊側號踊無時非親朋弔唁家人罕得見其面骨立數月至滴水不能下咽而絕嗟乎子敬平生所自期待與我輩相策勵往往以其遂止此乎雖然徐元直處事不惑初交孔明極相推重徒以失老母故方寸既亂決辭先主卒至泯嘿終身無尺寸願豎於孟德之世今觀其決去後屢勸孔明事後之思則元直之心亦略可想矣夫天下之大有爲人必天下之至性人也求仁得仁直可浮雲呂巖況孝常竹帛而始托隱忍以就功名是志士之所羞而仁人之所深痛矣則一死已足盡子敬又何憾焉子敬幼負雛鳳之譽

一目數行下未總丱下筆千萬言立就而十餘年間爲制義功令所浮沉故未暇盡肆其力於千秋業且觸出非常一往遂絕即子敬亦不自料其遂止此德操于古藻鑑早辨伏龍功在帝室如劵取質而士元竟中道殞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茅簷集序

門人錢繼章撰

章其師之罪人也夫讀師集溯以永歎方師之
侍檻車北也廓園先生神色閒整無分毫匆遽
狀而師奔走憔悴綿想如狂心哀而慕之退而
自循未嘗不媿我為罪人也已而廓園先生卒
燕圜土討江以南諸同人延頸揮涕愁看極北
雲白山青意師或上書死於　闕或入邏卒手
死於獄或衝暑觸征死於哀死於病或拍溺累
與之語而死於江也或過燕趙之墟覓屠狗擊
筑諸子埋骨處而死於荒草也若此者皆志士
所樂為也而師勿為焚焚然茹荼飯粥奉遺骨
越烟波二千里走以歸歸而寒室窮事事竟入
門房家室勿之見語夜獨于涖以病病而不起
傷哉師居恒好為出世入世之學也好與昔聖
賢琴尊晤對也好與良友聚首披襟談笑也多
陽泥月藏罕富貴未嘗不翛然從也恨何出之
快然者文適然者詩也好與幼弟抵掌論古今

序　一

也好與老母晨夕居也此其死則盡屏眾嗜而
適由於父子重泉相聚之一途不亦可以徵志
歟乃無識者且謂師不死於北爲不少緩須臾
無死以需　聖明之由生唉仇首沒報成事庸
死驕下爲勞乎勞乎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
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波濤而不疑士生平讀
名理不啻懸河闢闔濂洛若出諸懷一當變故
剸不屈折或蹶焉以起力不勝而斃百載下浸
淫與草木腐者同盡爾已夫孰能於千鈞萬鍭
中諦審其死之所在而赴之也哉今師死天而
不死當定死竟而不死波濤則死之最正者也
師著述綿博才致浩瀚足以驅折千古而素心
獨從每歸爲詞章之下故其發也真與盡白管長
笑非亦逸具世所云名教所扶血氣所激者
益素所自砥礪吾黨無一不龜稟道義其至性
然矣憶癸亥歲章方娉婷在家師寓書相勉教
章發大勇猛作大功課或了性命之學或稽經
綸之學三年內便可作　生底箭而章積習相

序　二

蒙庵懊悔無益師存不能艱貞以相隨師亡勿克走長安表師志節歸以杯酒澆墓上也章負師何如哉言念及茲汗潸潸下矣讀師集𢙣以永歎章其師之爲人也夫

舊序

同里錢棻撰

啓歲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恨讀史至此每嘆忠孝易得而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屈指我郡如王忠文死于使孫忠烈死于賊于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振振有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卒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其氣蘊蓄辟易

千夫入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吟聲惟臥讀陶詩以爲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相對我兩人蓄歷十年所也始爲文字交既而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其言曰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漸忠子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歿之凡於貪怖之根歸全之義豈關要至聲淚俱側粥粥乎若惟恐乜只爲已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子春落

羽盈朝先師直聲震　闕下海內皆仰望焉
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又其或者溢崇
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木恭陶禍大作子敬括
爰徒既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縈之書而登聞不
可擊欲圖李暠之報而刑拔不可問晝伏夜號
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骬城之葅邈然嗟乎
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而不見
樵遺鬣以烏烏且莫哀吟丙夜不絕童子捧水
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杯水乎

病且革進以粢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獄中更
安所得粢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假令子
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瀝血叫閽鳴父冤暢
道溺膽販讐人頭醢祭先君墓道崩亦不稱孝
然子敬終不能與劍待者此子敬之至性爲之
也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品之屬
各有其至苞焉然貪飾叙演則君讐不報父難
不殉甚且舉世天闇衣錦食稻甘作無父之賊
子嗚呼百年鼎鼎同沉丁當與其病死羞死唾

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才如子
敬者之挾筴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答三公
問黼黻其選卽不然秉其澒摯之性出而經
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爲張睢陽之嚙
齒露齦顔平原之握拳透爪謂乎其竟以幽痛
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先師之剛
風手仍靡不表著朝野炳乎丹青且其弟子一
氏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于秋之業豈卞氏
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原有自訂集余爲

刪其應酬一二益以所未備及彼難後諸牘敗
拾遺文期于可久此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于
子敬之道宜然也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詩一
卷之三
詩二
卷之四
雜著一
卷之五
雜著二
卷之六
雜著三
卷之七
雜著四
卷之八
書牘 啓

攄懷賦
離思賦
深秋賦
茅簷賦
閒居賦
定志賦 已上茅簷集之卷一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賦

摅懷賦 并序

余頹覽流俗百憂糾紛竊不自知其何心也
間於記誦之暇斜察平生一貲方施規局畧
覩撫衷愈熱託徑愈寒余殆有私錮焉夫爐
冶既分資格斯剖狂者恒樂狷士鮮懽蓋或
區之非蒸民能自為也昔幽通抽緒于北地

思玄蔚起于南陽太都借範盤于前人摅素
懷之獨徑肯臆自吐須變可遺余竊祈慕焉
爰綴斯篇用暘厥志雖非楚聲亦姑自廣云
爾辭曰
嗟余褭之央丸兮勖褭亦于前脩神旆旆以應
縣兮恐厥疹之弗瘳蹇獨行以元回兮軼雰埃
而彰輶纕酷烈為佩兮餐沆瀣為羞駕迅猋其
瀏滂兮曳氛旄其呼吸兮蜚為余犍芝兮造父
為余持轡策我馬𢥞契需兮登迴路之悠悠既
奡廓以遐征兮下臨睨乎時俗相苽井之譊譊
兮曾不可乎偕服兢㓗頫以蠱媚兮胥容與而
斯伏集衆垢于膺鄉兮寄生涯于謏流黨人既
以為常徑兮恬不惡夫偪促余不忍覩此恒態
兮挽青天而慟哭聊買盪以貢憤兮紛吾離此
羣詾既單余之駝駝兮庚若憐余之寡䝉出門
闃無人兮入寒產而傷獨佯鑴務以相攘兮孰
朔種之為淑宜蘋蘅之節離兮彼回飈之蕭蕭
詎蘇世而特立兮又何病乎覫鞫怨中情之含

兄兮欸増蘺之秋霜氣流碭而曾高兮天憯慄
其不陽遒披離此芳藹兮頓蘀蕭瑟而實黃惆
芙蓉之方茁兮曾不及其芬芳旨鶗鴂之先鳴
兮抑遷時之獨後也羣生各有攸當兮何良辰
之不又也憂㳅沛以劉栗兮志歆憾而難平傷
庸夫之浸淫兮羣嗌喔而嘗嘗彼昌被之曼著
兮余乃諓諓與相迎必骫靡以追曲兮寧處廓
而無友生緬哲人之槃𤁣兮疇𣎆沒而颺聲締
恩理以勿替兮惟玆瑾瑾與琇瑩瑩繇邀其難

虧兮璉翕赩而可帶荃無瀾溶溶其靡岸兮逝
將施焉以蟬蜕漫涵涵弗裁兮懼一朝之狼狽
獨不相夫迷涂兮洶涌滴以滂沛徒褰裳而無
航兮固余心之所害意蛩蛩其弗懌兮幾僨僴
而自悴不可訊之岸地兮不可謀之旻天事沈
湎而好還兮何獨長此迍邅遡慇風其蓬龍兮
埃坲坲以滴漩荃瞞瞞而上下兮脊滔湯而弗
邇余將與此終古兮曷禁涕泗之漣漣昔鮑焦
之自沈兮僨務光而不反聽燕市之悲歌兮白

日慘焉其晼晚弔湘纍于汨羅兮傷幽獨之九
晥步兵直窮路以號哭兮豈好言之可睨彼焦
光之梳露兮襲冷風之飂飂文誦之嘷几兮戀
周道之阻脩桃椎家乎世外兮伯倫葬乎醑丘
若齊陽之兀敖兮永嬉嬉而自由悲者莫可與
晤語兮豈樂者獨有好仇疾溷濁而莫避兮吾
聊與之媮遊雖歌與哭其異徑兮余知其相對
而長愁恨高風之邈邈兮挾昊穹以俱浮余獨
蕞此坎毒兮當涉世之末流安得霜翰之凌飛

兮奄忽越此九州覽九州之曠漭兮余惆悵焉
誰届或趨余以返轡兮勿蹈涼以自隘如蟬翼
之孑孑兮疇頓步而可施衆微微其晏佞兮相
態以發辭蔽奇服之攄葉兮衽旁挂而不可攜
倖之允戎而崇斯兮賈用夋夫珍捘僾蕪蘊其
衡蕙兮抵槁悴而見欺超逞軼其猶莫兮戎乃
肇肇而自私荃苟不識予之妙婧兮曷羣彖而
皆之更嫮飾以自暴兮長沉菀其何爲繹行言
之娓娓兮幸來者之可諫先民各顁紛其成章

兮何獨樂此謠謳聊洋洋而爲客兮侶鸞鶯于
雛鸞雜隹篪與鷄駭兮盛蒻荷以瓊玹偕龐廉
以同升兮何閻娵之可信伊王人其藪麗兮詭
時故之相嬗荷余轡其勿忘兮執沈冥而可賤
觀周行之凌琢兮竊又愛此春華芳菲菲其茂
茂兮敷冰雪而揚葩騁亂流之漩鑽兮志閎眷
而不棄既紛負其波逝兮廬中垢而爲家余將
嬌嬌其獨殿兮肯喪心而黨邪禹功未施于嬴
國兮厥躬靡焉先自化上青天而無階兮望江

流而襍下兩驂釋轙羈以馳騁兮執云織離之
可駕獗蓁蹊以利跋兮尚恐恐或未舍苟忞羨
而吹螿兮聊不測其所趣嘗上觀乎西山兮瓶
東陵與爲隣展生介焉中處兮譆相羊以閶闔
右高歇之靚戰兮左鳩黨而剌人沮滅毅余趨
駕兮休餘波之抑親寧稿妏而萎殲兮誰嶮涂
而可覬思和光之緒言兮誕錯愕其驚神余既
不克剄聚志兮又韜軥以多若不速速而折兢
兮務讓牽而取婞悍茫茫其嫧湶兮顧余轄焉

瞿翠側窺俗以擬步兮儼鵷鷁之銜霧匪中心
之墆翳兮竊彈天而無路將窮岑嵒之嶔崟兮
宋幽壑之谽谺既倚巇以揉彝兮復摩穿而孳
兮紛顛砥其龍從兮攀峭崟而咤嗟曳聊宛以
無人兮殆蜾蠬之所家顫嵺廓其奮翬兮瞰坑
谷且焉跱躕閔猛夫之票舉兮侶螢蛍而友猳
腹巖寖之穿洨兮磨稠稽之怪沙岂展狎夫澹
嶢兮薜坦夷于彼涂余既不難假遷兮馭余陂
乎高岡攣蘺縷以爲紼兮凌遊雲以爲杭路曲

㘦以佰髮兮石岧岧而相孚仰重嶬其嶄巖兮
睇故道而渺茫壁既峭而難躋兮力又竭而欲
偃盼樛木其若頹兮徙迤蛇而弗將勉陟巔以
偃息兮恍魂存而魄亡世路既絕兮志邁歸而
不可撫長松以迴眺兮身飄飄其欲墮冰皚皚
而凝霜兮雲霏霏而在下鳥琭碌其斂翮兮霧
濛濛而覆壄樹蓊鬱以芰靗兮剸草焦而鞠含
竊獨棲此異壤兮將從遊乎僊者忽淒風之驗
屑兮逢豺狼之狺狺虎豹號而怒號兮挺敦服

而鋸齗爭騷騷其相逐兮險淪碩大厥身余竊
覩此咆哮兮殊無異乎今人中狃狃其怫鬱兮
適岳道以長邁下崤䍧之焦斂兮弄鷲濤之滂
湃鼓棱桂與桂櫂兮紛誹誹此香蘅搴白蘋于
江皋兮剪杜若而爲帶汲顫淚以泪舌兮鴻逶
涌而揚磕紛蜚蟺其相糾兮藺刑盪而滅滅既
永去此流俗兮戴騁觀乎四荒泝崑崙之淫騖
兮踴尾閭之块茫并陽侯爲余先導兮御馮夷
與徧徉雲頑溶而無文兮又澎湃而欲狂龍邛

肸圂以澆穴兮忽萃縈碭突而益將怪皺爲之屏息兮長鯨脊其固藏怒彪休以喧豗兮意驕騁而不可降奔湍拍其相𧫒兮愁大塊之不長曼余目以遊覲兮窺煙液之所積淼浮嵐之出沒兮疑風雨之窟宅齊噴沫與顛頑兮挾飛灕而淵耆水瀏瀏以寝駮兮石峉峉其俞齊此方意別有天地兮余示齡乎局蹐纙余轍以息征兮對蘆華而爲客抗頹石之澄瀅兮聽潮聲之傍挐榆江山之浩蕩兮忘大寓之逍遥倚秋風

以長嘯兮閲木葉之蕭蕭黝雲涌而上屯兮神悇憏而弗驕懷美人于天際兮隔千里之波濤烏悽悽其慕類兮獸踽踽而寡儔日悠揚以就暮兮送去瀨之滔滔胖獨羈此窮域兮傷魂夢之偏勞余將釋結絓以宴娭兮又曷長困乎水皐豈入脅之逍遥兮紅流峙而靡控鷗明怯夫修罠兮應龍𢜺乎銜繳懃鸃鴻之芟芟兮戾玄猜以遐虹紛緯縿其弗可治兮長悇憚而增痛惜嫠母之勃屑兮疾賜鴉之甚唏祗居居其不

合兮冀弋獲焉靡中汎曾波之滃溢兮穿壓堆之幽洞詗纚纚而永日兮覺乃寤其爲夢神瞀亂以眊瞀兮肅轍路而遄窮行不程古人之茂則兮將倀倀其焉從匆登高山兮匆涉流水之泱澱余初有成說兮展剶剶而可崇曰孰董義而苦特兮疇珮仁而苦同蒸蒙之昧明兮曾織縈乎娖躬鳳皇翔于蓬楮兮薦鳩寄乎茹蘴爰翱翔其各適兮覺區宇之猥瑣聊彼黨之回亢兮工墀穿與僞兒倜獨修名而好頓兮蹇脊痱而

忸怩余生耦彼侁侁兮黽𦂳要而自裻荷林繩墨以弗跌兮執黜黜而汙之覽稠木之麗芳兮亦各臍大茂時無幾兮爭之穠郁兮華亦無妒喬松之後凋兮熏風不可斆被兮執積塗而長治賓時俗其過苟兮惡在禱天之可居聊忙忙以榆適兮匆怦怦焉躊躇蹐兮筋留之蒿徑兮葺磴磴之故廬登逕逕之葯房兮望蠡蠡之芷閣及余年之崛𣊫兮滋莞蒻以扶疎幾竢時而充佩兮垂長衰之虛徐仰兮俔皇之赫戲兮俛余御

天變飃彼誕謾之爲藪兮余偕行而趑趄偕屦
于埃坼兮奪虎景于華胥夔永路之坦坦兮不
愁嶰壑之沮茹矲正策而孟晋兮長無負此居
諸亂曰流光迅徂汨前驅兮律蜵遥征勿踟蹰
兮卜豖九罭畏長豨兮日長足短成尺夫兮鬲
薄秋旻闢閶闔兮叕砦隰斯羣鶬鶵兮衆不可
尸誅兮刻自振兮神瀧漉兮將與天俱兮

離思賦 并序

乙卯春季家大人北之文安將序如流忽爾
歲烈離思耿耿爰造斯篇情而不文亦聊以
自攄也辭曰

憶春陽之恢台兮肇垂楊之青青將余親于江
皐兮挽余行其跉跰數暌吁余㶊㐫兮遊將去
此而遐征各邉邉其弗繹兮中倉兄而難平朕
嵬巍以周覽兮覩大江之滔滔道旻旻其孱極
兮旅碕砝之怒濤悅齊魯之在望兮遞巖廄之

趫趫斿鳥汨其浮没兮衝風動夫布袍意徘徊
而罷眺兮步徙倚乎彼陧勉商畧汀山之奇勝
兮志奄奄其不豪載宿宿以俶裝兮歸者先解
維棄潮水之迅駛兮撫中心而不夷顧及行之
未逮兮更壹見而致辭計淹留其終别兮强自
割而遂馳道晉陵之殷轔兮踰姑蘇之嫚爛出
新詩于輕箑兮驗數章而永歎渧霪霪其若霰
兮神滐滐而無畔憑惆悵以獨返兮瘨憂集而
悁悁既傷兒之懷親兮重傷親之念兒戒歸櫂

令遄發兮還三復而㡳之匪無則言以自壯兮
寫中曲乎兩眉孰有恨而非別兮孰有別而不
思伴娑娑其媮樂兮各不言而相知羌蓤約以
自廢兮憐風日之淒其既駕檜檝兮臨迴道之
三千歸期勿可道兮行遠縣乎歲季肇發棹于
吳會兮轄將弛乎幽燕遵女魌之偎舞兮路迤
邐而不前桃李摽落以道盡兮穧大畝而復然
頊艾虎其縈懷兮又聞江南之采蓮鼓鳥不可
與儷偕兮舛木芸芸其屢遷傷征途之躑躅兮

忽沸泗之流旋石圻沸焦煌兮望錢塘而駐旆
蹈赤坂之赫威兮蹇傍徨以頓蹞欵愁愁其若
撼兮懷余親而長慨去衡泌之肅泠兮服頑沙
之颺墋荃不堪此蘊隆兮矧羈旅之猥狽臆怫
鬱以繚悷兮恒假寐而獨悕惚忻忻其承顏兮
或髣髴乎既歸盱余目而莫覿兮羌厭浥其潰
幃每憹慌以竟日兮留夢境而弗違雁翩翩南
翔兮寄兒以新槀憎世路之霧曀兮鳴吾冉
之爲寶鱣鯨裁于螻蟻兮虎豹吼而當道鳳凰

狂乎天門兮覽九苞其猶未保挾蓬矢無肅心
兮徒傷謀生之艸艸兒頗及季之方將兮懷夜
光而弱之蕙椒桂與木蘭兮輯羽翠之陸離苟
善賈其可跌兮將良弓以爲箕出門遘夫文窮
兮羣衆兆而見嗤送裘馬于五陵兮付敝貂而
自私天實擣此西山之局兮詎貴獲之可爲怹
愁約以佗傺兮志迍邅其俞亢踸獨處此窮詹
兮倚斜陽而四望感嚴威之畝登兮犹毉涌以
跳還女機抒而士坐兮幸家人之無恙曰坎坎

其有鞠兮獨有行乎四方俱斯夕而匪所隄兮
知永懷夫故鄉跂游雲以覩沛兮雪余袂其浪
浪亂曰人生孰無別離兮恃來者之可期勿不
誦夫甫田兮曷怛怛其相思

凛秋賦

夫安得陟高山之巔而長嘯兮傾壹鬱之肺腸秋氣蕭索以寥廓兮天地慘凄其不光山川爲之改色兮百艸替而焜黄余渺渺若有所離別兮懷帝子于瀟湘善乎秦客之言秋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踰流有煙波之睨兮宸人虛秋閨之傑愯悵望而無際兮目浮雲之甚靄淒其兮若紅顏之八析而還芳宋豪兮若病于顑頷而相對願駕木蘭之輕楫兮

汎蒲沸之鴻波乘江側之拒霜兮搴木末之薜蘿怨于美之不返兮抒惱悒而獨歌于嗟乎蒹葭蒼蒼兮白露未晞安得非此凛秋兮惆悵悅其奚之撫枝條之蔡邑兮破長風之颶颶登王粲登樓之賦神未了猶深之留中盡其志兮寞務之哀逝慘莫慘兮夕陽之熹微當此之辰雖戚倚嬉嬉其朋悅兮頷若惆悵而懷歸爾其銷離憂于疊竿莫湛湎以怡情酒酣慷慨起步中庭仰停雲之假寒聽孤雁之流聲覽離菊之萎蘭蘭當日之秀榮則又徘徊徙倚惝惻攢生于差乎人心不能爲木石兮余將何以爲情

茅簷賦

閩都之北酒帘之西有扉晝扃蛩吟鳥啼籬逕瀰迤詰詘旁蹊臥板橋而如帶幾樛木以扶疏緊小樓之容膝卜素心而僦居愛綠綺之靜好儼青蔡于古初可風可月我圖我書每訢訢其欲笑吐幽葩而自穠入披徵兮黃庭出搴芳兮蓀芷忽落英之盈裒驚茅屋之鹿靡引蓬壺之翻流亦潺湲而灝灝脊瓴瓴以長躍擬女墻而獨喜抱良辰之奇懷送行雲而如騣爾乃三復

闊桑適閒叩門或鼓荻秋之桃或擣楓露之綸既風輕而煙暖兼芋菽之不貲擷澤葵掇青蘋呼雜樹巔問酒鄰人悅余美之媞媞舞長袂之鏘鏘競孟晉而迨遠導懿躅以栩掂于是衡門之下幽人儼作敗瓦頹垣爾香苣芳斜陽小鳥逶林蒼蒼觸目攏賓便姍翩翔若夫拒霜奮亂楓林標紅蹊榴自鳴切切艸蟲則乃放柴闌沂歸瀨上高丘騁長望秋旻曠兮泬寥粲彤雲兮無窮懷湘江之湍澌駕洞庭之秋風思眇眇以遐舉覺天地之瓊瓏時焉石瀨腹壑百卉霣折日暖鸎啭隴泉刹雪手枕殘帙鶉衣百結短襴無風酒酣耳熱又胡羨乎寒江之濆滌寒山之嶒嶸消摧容與茲樂實奪蓬瀛主賓水歆峭斜驄驍冰之響裂呀窒谷之谽谺落霞孤鶩枯木寒蟬春風叢灰到我梅花誰與居者或曰此伐檀君子之家

閒居賦并序

余自解識字即志四方年既二十亦云壯矣乃足跡不能徧千里而又客處以爲常夫古人閉門讀書則有仲舒邈遊山川則有子長悠悠閒居余何爲者也賦曰

岑庭晝永恬浪風騷孜孜多暇歲暮無聊撫几席之優游覽林樹之榮落以娛目之暇易矜攬物而逍遙其居則柴門晃羽次宇蓽蒿蓬藩落鵲古壁纏蛛艸芳木榮羅生室隅其木則綠楊

榆英青杉絳桃桂枝梅幹詰曲嶕嶢其艸則苔碧蘿翠蘇紫茗黃淺竹青青蔭蒲蒼茶其花卉則西府娥媚薔薇清芬芙蓉幽麗叢菊繽紛其書則陸叢鄴架出發米船蟲註鳥譯魚貫地連籃本麟史艸薙狐禪其朋儔則蝙蹁婆娑聒對汝我鎮日靜嬉竟夕匡坐灑落斯臧方毅亦可其僮僕則蓬頭突鬢短衫蒙戎冥心塞舌儀𧩓伶僕滿淺秉燭睡眼矇矓其衆而遊則野袍翩翩駕言登高濟痕新長村郭煙刁歸來揚揚鼓黃舞翻其風雨則輯楮糊窗展冊獨觀鄙今目曠寂兮意彈思入而親春風蕙蘭其雪則偏啓軒廡擁爐兀坐邈轉敦迴衙轎擁座快劇欲狂撩頭竪情其月則天空儀水皆白旋霜樹影蕭疏中庭四望偃息不能長夜彷徨其雜辭則幼耿稿鬪頌出涉趣詵藉寒術壇醫驚鬼蒔采菊忽然肆天漬綱注其飲則壹齊互局稱實遺無功侯浮蕉蒙勇洞荷筒積然覆羿茅器從容其歌則抗聲激昂馮弔舊事伉直逢類傳神便士心朗

嬭宦哭徘徊不置其勸而夢則彳亍于徐遑風歎口娛境屢遷任彼紆疾或平淸濁混或宮商清源或淋灕軌竽或從容琴瑟或青蔡蘇羅或赤松喬衛或結跌少林或攜登太宰其遺邈然覺也則短檐不埽敗楞敗椽鄰雞樹鳥景物依然于是悄然作而歎曰雲移沙岸天霞晴川矯首遐眺風光去年勝衣若干淹滯江南遲遲長日誠何以堪

定志賦 并序

書曰詩言志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夫余遨墳典之圃遊先哲之衢含膏爽適矣顧衆兆焉生各有攸騖反械本定見物斯遷思以纂至人之餘徽繹厥初之貞性是北行而南其轅也必不幾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蓋亦自鬬之善策與雖然士之燥然也水則渟膏之澄然也遇炎則滯湼伯子之喜獵而復萌于十二年之後迺不見其可恃哉

陸行而語人曰善沒善沒無徵也之涉江河而不波則真善沒者矣袖手而語人曰奇勇奇勇無徵也舉九鼎而不碌則真奇勇者矣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試云者蓋假以自徵者也余故騁騖乎滑蕩之場肆情乎荒唐之域窮態極變者慾畢陳明晰者惛然貞確者滉放忽忽欲身試焉已迺收其伙思返乎芳躅澹然無營屹乎其不可移夷以為定志之

章習非異乎水亦不可恃也乃非真諸鼎亦不可舉也志定于既試之後者君子所以可轉恃也志定于未試之先者君子所以不輕試也孟陬之旦抽斯言以為繩余其不肇勵焉其辭曰

歲淪浹之始旦兮氣凜冽以凌淚雪霏霏其飄叟兮風颯淅而忽寫見本葉邑而無色兮春陽其猶未渙柄羣熙燠之嬉嬉兮各怡情乎改歲輪奉蠢舒其雲蔭兮闓闔闓啓而陰擘士簇裘馬

之制觀兮女飾翰妹之織製笙鼓嘈雜而狂會兮紛拱翁艷以增麗彼瞎俗其固然兮亦良辰之可憾怳邑邑余紆軫兮獨鬱結而撫懽攝提遷以遲邁兮泪趍陬之剝蹐總角而象舞兮假裝裝之尚冠曾不宗旻之為適兮胥曷可乎久盤斯皇皇其遠任兮夕抱膝而永歎卬前修以內恧兮增烈烈之重寒彼騄駬之思角兮夙雄聘乎千里千將脫鋼而契鐵兮曾何需夫鈍砥禹龍躍而雲淪兮喻虎嘯而飈起寧華髮

之墮頹兮忽猋鋒之迅駛背䰷式慼郅娀兮道
頓在之無遺矢辭蛉夫匪攸慕兮已森森堅其
壁壘豪傑各有所締搆兮疇不疏智而惜忍吝
菲躬之蕭猶兮足躋跱而不前覷埠迹而婁沓
兮休長路之騷騷且娭節其可好兮蔑發軔于
髫年緜徵奔鏡而佑樹兮募驥騄于甫田剟余
生之步履兮洵重趾而馳譽辟仄徑之幽隘兮
杳篠而不視天衢媢俗之追曲兮華踚踚以嬋
嫁文奸顏以為媸兮匪余心焉攸便遂肆志而

八賦　　之廿一

橫騖兮敖廷頖而不還謁彼原我猨兮蹇空邁
此迍邅盡反性命之眩滯兮我與彼其俱然湛
芳蘭以鹿韙兮越三年而易馬或厥根之漸滌
兮僉委寘于中野吾謂蘭之不復兮豈芳草之
尤也謂九畹可刎樹兮尤韓之毒也滋德行以
崚椒兮頫及年之方華辰漸冉其逾逝兮悲霜
雪之淩加寒余附急以成性兮恙心疾乎浮夸
任纔智之孑孑兮猶不琢而為瑕繫弱之洞堅
兮資排檠而體正儀狀雖其齊觀兮庚增飾而

衍殘旦崩莽之不君兮聿硊硊其抗精疇忽荒
而隆伐兮孰消搖而躋聖豐墻墝下兮恐行滌
之隨崩條林淺根以浮垓兮森風吼而上扔蒙
鳩緇髮以為宰兮僉焉貴其所馮焉生總總其
靡定兮展余心之所戀余既依此耿悃兮冀雲
為蓊其蒙薉脩途迢遞而在下邦兮余乃夢其
木蘭紉菌夷以為帶兮緝蘋組而為㣿類眾芳
其縈瘖兮遲蕊莽之蝥蔚茲只尺吾弗躅兮剡
出門之數蹶焉猶豫而廓處兮將謗謗以永世

八賦　　之廿一

誕周流覽觀以財擇兮余乃知吾所懇脂余車
于家巷兮秣余馬于道周亂余輿兮容裔攬余
綠兮夾猶神猨猨以總攬兮行極目乎中州睇
闤闠之翼侵兮各營營而有求聿要襍沓以叢
頓兮紛句深其綢繆綴綴聲隱之煇爀兮旬旬
轂轍之殷稠遺時而適志兮競倖夌以忘憂聳
層臺之將將兮騁雲屋之爛爛蘭橑棟墉以交
錯兮椎榱旻衍而炳煥飛檐翰嶫其矯起兮彤
軒爽塏而晧旰絳雯斐亹以翼檽兮杲日射疏

而粲與砥室繽紛其致飾兮琦瑛雜琦珉而婆
亂目迷青葱與頳素兮曾莫殫其珍靚美參雷
之臺榭兮又羅花木之芬芳蕙風習習其拂袂
兮桃李爭豔于春陽倚芍藥之妖麗兮佩蕙茝
之幽香楮櫨噴而蔡塔兮汜蘭苕于池塘夫秾
縴約其臨流兮菊英矯潔而凌霜梅抗雪而揚
葩兮百卉不敢與鬪鬬周亭渚而徧眺兮觸菲
菲其流光余聊紀夫壇序兮展更僕而不可詳
既搴攬之娛情兮又杯斝之之好合孫躡躋以

觴酢兮蘭肴烝而逾還熊熊蹯之鮮膬兮炰豹
胎之煨燴旅雁鶬及肥腱兮兼炮羔與雞雁臕
黃蘇與露茹兮醎酸美而先嚌醺醲醲其蟻浮
兮分牙籌而可酌衒芳顏之微酡兮忽女樂之
雜陳竽瑟溢溢其繁會兮賁鼓震動而鏗鎗新
聲參差以迭奏兮漏與歛而交嚻袵褔褆若交
竿兮樂妙舞之翩翩華袿飄飄其從風兮羅襪
躡蹀而逡巡倏鴻翥而鳧沒兮曳蘭緒之緲緲
歌與舞既酬悅兮客酡酗其徑醉蘭膏熠燿其

逾明兮紅妝儼坐而無次嫮眼聯其騰光兮瞬
脅波而遺睨雜杜若于輕裾兮握纖手之芳膩
屑連娟以綿繞兮擾姣妙以便嬛申厥好于九
秋兮匆踰倚以還棄覓忽忽以搖蕩兮孰桑門
與異李兮窮聲色之湛樂兮羨滄海之無期聊遨
遊以愉快兮俟河清乎幾時余聆茲靡靡之瑣
說兮忽亢志而長思徊且日有成言兮曷回眸
而自藉不見余爷之遺箴兮雜樂極而不衰士
幼服先民之彌戒兮咸敎晷以自持出豔繁華

之可者兮意默默其度移朝懸黨人之涵沒兮
羣塞堂而流之還謝介士之特立兮長顧領其
何為曰吾豈涉而忘用兮聊與之逶迤醉夫自
為醒兮旁觀睇然而相嗤余不忍厥躬為嘗試
兮夫安能乎留茲遵吾道以逶迤兮正余策乎
徂征僕夫喃喃其詢詐兮馬斐回而不行既舒
節而遂晉兮相余心之所明苟蠛蠓其可浮兮
詎驢騾乎丘陵枯槁匪足尚兮亦云企夫修能
去琢鑿之既遠兮將倀倀其何適懋歷閶闔而齋

覘兮余焉且焉止息佪土習之鬈倮兮云游俠
之所域妤傾身而締交兮集輕紗之奇客美賓
從之姜苴兮張威聲之赫奕冠劍紛紛其從衛
兮珠履晶瑩以千百鵝俊桀以巷飲兮笑肝膽
之不隔雙耳熱而長嘯兮須髯竪而如戟或尋
橦與扛鼎兮或投壺而呼白跳蹴踘以湯戲兮
又分偶而抃射窮鄒陽之桑扈兮輕千金之趙
璧窺於蒐之重裘兮案鳌門之烏號左夏服之
勁箭兮右步光之霜刃發長風以逐獲兮燎千

里之蓬蒿驅磔飛而蔽天兮豺狼驚而怒嗥氣
歎勃其不僭兮拉魍魎于窮皐踏凍雪而夜歸
兮呼美酒而羔羔羅馬顏郁兮誇一世之雄豪
召屠衣使瞿[illegible]兮吁燕趙使擊筑吞海忽其碭
賤兮[illegible]之[illegible]兮解[illegible]
而[illegible]有朱家[illegible]布之[illegible]兮要離[illegible]之[illegible]
招尔朱于[illegible]陵兮各[illegible]氣之相逐忽中宵叩門
兮號胸臆之不平柄人唳鬭兮麥人猙獰感人
肆毒兮生人食盟中憤憤其憑怒兮訶烈焰之

積生霹充發而巨響極兮杳莫跡其姓名抑悔
悔用德色兮投齒而不有嗟嗟大人之慷慨兮
殆燕趙之風也[illegible]兮然狙獪之雄
也雖蜺蠱芥兮忽肆諸路偶交游罕擇兮禍發
于錙銖萬乘恣其凌轢兮悲厥終之可虞馳余
與吾遊發兮卷去去而弗顧上超趨以斯跳兮
辭不軼乎常度壹難[illegible]兮良古人之所
惡志但矜以元[illegible]兮覽八極而尚羊曩逢矢之
[illegible]兮肇有發乎四方長淇[illegible]其[illegible]兮借秋

隼而萎黃超滞[illegible]以逞騁兮收余驅于[illegible]場戈
鋋林立以[illegible]兮與旄飛驟而彿蒼[illegible]于
虎落[illegible]而夜[illegible]
罷[illegible]之[illegible]壯大生而[illegible]其美傷
晨[illegible]以謀怒兮[illegible]光吾頓上闕咸
狐兮落曾玄之[illegible]其核續兮又慄
慄如負霜[illegible]而[illegible]兮[illegible]抗其顏行鯨
鯢擣以成觀兮豺虎[illegible]而摧藏[illegible]天[illegible]
兮遍成名與俱長帝赫赫[illegible]闔兮癸虎繽而

肆覲閶闔傑傀其前列兮鉦鼓嘈囋而雷振猛士騰躍以彪悍兮玄虬沸叏而奮進佩長劍之陸離兮肘纍纍之金印天子嘉乃成烈兮躬敬勞其懋蓋玉曆頒于白𦾔兮錫寶幣而内賚東震日域之景圖兮西歷月窟之未廓麗驃衛之桀磔兮祇黷武而開釁虎貢闘所膺鞭撻兮屹長城之坐塡余旣難夫橐鞬兮展永慕此崇功意飛揚不可以戢兮恐性行之瞢瞢毋能矯其上騰兮海水沸而洶湧肆彪虎之跋扈兮驕豕

天賦　三之廿七

蹋于遼東悉不顧夫罣罻兮奄抱𢤱于艮弓或廼醢之幸脫兮引猿臂而自雄顧桑榆之夕景兮忽回首而長惆東流逝以不返兮悵俯仰之俱空壯心頹于𩕳闔兮託遠想于喬松旋余轡以徂徃兮塌栗然而曾舉稟經營之摳擭兮求眞人與之語頷命介鳥前驅兮爲通言于玉女意眇忽其臨雲兮望三山而延竚朝余發于中土兮夕余稅乎丹丘羽人蹁躚其成羣兮絶雰埃而宣遊鄉神明以高厲兮朋精粹而爲儔垂

蜺蟠之離離兮總蜺旄之浮浮攬彗光而爲旂兮揭招搖以劉流掣列缺之澄裔兮駕飛廉之颸飅翆翿聯皎其騰輝兮豐隆砰磷以彪休卬旬始其𥨍邅兮尚神逵之可摻悲戴勝有佪懷兮合羣僊乎好會將祝融前效軫兮詔鈎芒使展軑蓐收蹕蹕以樹旗兮玄冥狂趡以緈滀紛紜鏗鎗轟以轇輵兮雜遝轇轕隱以硠磕熠爚燁煜閼以𩔈汎兮駭翟眈豸錯以頳頭騰驤迭逷翟以趯踔兮𨃾蹋吽㬥蠱以浮旹青虬赤螭

天賦　三之廿八

褰其天蟜兮芬芬衙衙以奔駛忽羃霞蜩蝙其異采兮廷僊侶之雲從揖岐伯偓佺兮賜羨門與韓終遨桐柏之王子兮攜浮丘之赤松既招方回于丘杵兮又迎務蕤于翁之豫誰卷卷其緝御兮侯金母與木公賓闈翻交集兮於兹爲聚觴眉瑤蘂爲餚兮瑜瓊斛爲糧吸沆瀣爲餐兮斟玉醴爲漿漱飛泉之微液兮咀石菌之華英列如瓜之巨棗兮采木禾之芬香春明光之瑜嫉兮咸欣欣其樂康賓旣夾悅兮於兹焉

式舞拼湘靈弄瑟兮使馮夷擊鼓子晉吹洞簫
兮青娥爲憂掛叩昆明之曉筑兮彈雲璈以琚
橋歌太霞之妙曲兮裊餘音之縷縷眈清都之
節族兮長無極以終古余獨樂此眇界兮迥異
乎曩之所陳聲色沉濁以冶湯兮茲獨泐穆而
渾淪心滂滂其浩曠兮簷委佗以怡神駕白鹿
余濯髮兮乘黃鶴余騎身載青鳥陞閶闔兮押
紫鸞之翩翩登閬風又徵闊兮儃無始而爲隣
餐六氣以遨騖兮焉熊經與鳥申縣瘖鬱余慆

悵兮悲滄桑之數變木羊蹟而一足兮紙驢碎
而成片石橋梁濟以灑沫兮銅柱墝圾其如綫
紀崦嵫與暘谷兮經咄嗟而忽徧竊閒令威歸
遼兮蘇耽返乎故鄉左廬卢爲鹿場兮椒壁荒
而存甃白楊蕭蕭其嘶風兮枯柏陰翳以連卷
鬐豎犄弓以彈射兮爰飛鳴而悲啼展悽惻其
若茲兮又何長生之足羨徐生入海兮五利以
爲師欒龍騎之蜿蜿兮射魚龍之狉狉雞犬不
獲偕升兮李賢聖之見哂豈徒誚其捗成兮實

心皆其貪癡道坦坦其平廣兮罔商怪以炫奇
雩臺滿消以不守兮胥日用而拮之余焉庸此
誕誕兮祇貿貿其狂馳泝蓬壺以迅征兮策余
服乎吾將反遲有俊而難循兮理有眇而匪遠
羌斯夕與食寢兮余乃象鶩而旁遁速黽勉以
遵路兮趁曜靈之未晚既律遹其遄歸兮弛吾
騁乎故闥彼紜紜擾擾心兮冲舉又夸虛攝浮
氣以復正兮屏烏慝而獨居東泛剔之織慧兮
信印志于古初羌齊掌而惺痞兮窗追琢其綵

璵逐萌覕恐或賈兮敢惰慢而跌諸螾周爪牙
之犀利兮穴楄墻而爲居蟹二螯又八跪兮顧
胥蟥之弗如余乃羅大繕修兮厘夢寐之拮据
極中貞爲基兮茸禮儀爲牖築沉滚爲實兮鋊
神識爲疏寵怵悴卬弗彈兮跂徂聖之高衢懲
余質之凡駑兮單千百猶未逮至千屆而勇趨
兮猝遭蹟于危畾意蹙蹙若有所懲忿兮忽又
事夫而忘攺漫搖筆以雄視兮矜文章之五采
綜繪縟之燊燊兮照冰壺之暟暟咨汲冢及酉

巖兮罔菁華之所在潄翠芳之津潤兮振麗藻
而奇佚顧瓚素以詭形兮雖蓬垢其弗悔謂顏
顚喪厥志兮戎相爭于罔殆閔醯鷄而發覆兮
徒與黿乎語海余頗歛華而為實兮先樹本以
為華邑尼謂之雖雖兮株纏墨而不荼剪蓬艸
匆縈窮兮俾昭揭于坦涂循茂則而忽悟兮超
氶逸乎湨窪巇巇其中天兮何隨侯之照車
堅卓犖之貞性兮又善劘于中銛刿靈光其内
傑兮允融洩以婆娑忭憤疾流俗兮局蹐為小

儒蠖詘齒以局身兮蟳賊貿而長躍彼鸒鵰之
淺陋兮惟榆枋之與俱匆恢張蟲伎兮凌厲乎
九區烏惡美羽句啄兮魚畏哆口而垂胦惆丈
豹之來田兮詎華采之不殊鳳凰翔而翱翔兮
應龍涉皇之赫戲闖茫昒以隱見兮妙變化于
有無聯羣族莫絜远兮誰邛志之攸圖策夸父
之捷步兮堙瀚海而搏塗矢余顧周御顧兮羌
弗病其為迂豈厥躬無離訛兮吾獨征乎又何
需歌曰風㰠㰠兮薄寒雪翁翁兮萎柯偭辰光

兮迅邁蹇蹣跚兮蹉跎閶衡門兮浩歎疚余心
兮實多栽歌曰遊思遙兮激昂偃踟躕兮徬徨
泜嶮巇兮惝怳眠經塗兮周詳誰與余兮同好
余將徃兮褰裳

□□□集卷之一　終

茅簷集詩目

猛虎行
呈鹿太公一百韻
和陶飲酒二十首
野廡
有客
田文述二首
秋興八首
乙卯春大人有文安之行送至京口大人用楊柳青青渡水人爲韻賦七絕以別
敬步原韻
茅簷雜詩六首
幽徑二首
病中喜沈子玄仲探兄弟見過二首
贈子玄
日晚歌二首
春晴
徙風蒼看復經梅花道人第園址

代簡答友人問舟
宿荻秋菴水閣二首
遊泰駐山道上口占
訊京師歸客
作客東門行
惜哉行二首
大人奉使代藩朔逝赤返以詩紀懷十首
寄贈唐宜之兼呈叙恭道人
送程子長兼呈魏叔圉先生
同唐宜之過楓溪訪卞子厚先生
長木歎
簡錢彥林謀阻唐宜之金陵之行二首
前重九一日送宜之之金陵三首
又賦得遍插茱萸少一人送宜之
送唐汀父入四安山
家書二首
招錢彥林仲芳兄弟飲已上隸集之卷二
擬古仍古韻十九首

醉歌
戲題家塾
散愁 四首
重過蔣氏蓮雪居用昌谷韻
賦得客帳夢封侯
別蔣季
野鶴 二首
題茅簷
歸鴉 八首
讀史述
侯生　藺相如
魯仲連　屈平
伍員　荊軻
張良　蘇武
李陵　朱暉
李文姬　阮籍
田疇　龐德公
周瑜　諸葛亮

孫嵩　劉琨
祖逖　荀崧女灌
王衍　殷浩
謝安　王羲之
王猛　劉裕
顏延之　樂陵王妃
賀若敦
讀史雜述 十二首
寄葉繩毅先生
舟行 二首
放歌贈程子長
寄人
九日同嚴知章潛如兄弟泛茶磨山和周
頤和詩叟 已上隸史之八 卷二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詩一

猛虎行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無辜人吞噬十
而九猛虎且勿道蟲乃伏其尻壯士因額頭蟲
喙紛相撓噴語行路人且復忍此蟲撲蟲誤驚
虎跋影苦無術虎頭置盤桃虎皮草座埃猛虎
有死日蟲乎何有哉朝窺北山頭猛虎死耶非

暮窺北山脚猛虎死耶非猴尸不見至虎尾日
鮮肥虎尾偶一掉蟲失尻間竅

呈鹿太公一百韻

赴難趨燕市潛身向范陽日斜懷劇孟風古邁
羲皇跋德授村塢潤心拜艸堂道顏酉渾噩高
滿薄穹蒼諒直衷無滓端凝動有坊格言森棨
戟朴性愛農桑後傑尊冰鑑鄉閭敬彥方典刑
黃髮備碩望白眉良煒煜精神湛縣延福祉昌
使君當日政吳國到今揚封事傳金匱遺碑匹
汜鄉烏衣矜世胄白恰故鄉裝韻叶芝蘭靜門
流荇藻香愉客齊跪前正骨賤脊梁霈澤中窩
滙鴻波衍愈長赤騮噴汗血紫燕曳晶光介節
驚闘鬮英聲震廟廊叩堦爭內爷仗劍出危疆
高噴謀逾厲髯掀氣自昂彎弧殲地狹橋矢射
天狼猛志匡中葉雄心蕩大荒參雲鬱棘白照
日沸蘚黃痛飲犂胡穴歌歌入建章光心靡敢
懈多事許多襄翁本千尋幹堅同百鍊剛節書
休念父努力只勤王日月錯兵氣薜蘿蒿夜芒

平生交砥淬忠孝勉勗勤鵬鶚無凡轂鸞離又
獨翔奇文畢藻績寶色炫琳瑯萬國推冠冕千
羣憚顥頑異才燁燁赫王父傳衡衿磯蠡追倣
始逸然謝弗當蒔瓜循別墅占黍候方塘蒔藕
秪如舊源源方未央曾孫肩遺亞禎質璧成行
跨竹嘗馨子擎書窮窕郎探懷尋棗栗得餌問
帳偟倚膝身何軟牽鬚吻欲張互嘲頻嗤嗤逸
去更洋洋樂趣茲爲極愁端總可忘健軀兼矍
鑠砂碩恣遨蹌騁馬恒爭鐙彎弓不避强豎標

真適俗作戲亦逢場疎奕隨清算高謳侑巨觥
東遊期泰岱南眺夢蘇杭卓犖談名勝飛揚羨
裹糧舔來垂宦槖一意事田莊負雪雲梯勁臨
風玉樹芳旁觀咸色動諸次却神傷自歎衰頹
日常依慈母傍戲綵催食至撫背訊衣凉拜手
互相察晨昏習以常弄孫紛蹀躞怡老巧相羊
五世驩焉聚百齡穩可望淸輿俄息駕陶幕奄
空房境慹疑猶在悲來悟已亡含辛收拄杖拭
淚對匡牀聲咽堪酸鼻余悲更斷腸高旻誰問

極黄算詎爲殤怪事憑空降吾親習世殃觸邪
師鷹角構戾起貂璫縱騎奔騰出檻車竭蹷忙
隻身罹犴狴酷暑困桁楊大命危千鈞嚴威灼
若湯九天終斬露六月决飛霜生子庸如犬窮
途狀似獐踯躅空躑躅皆獨只彷徨慈訓潛相
怵戎心僭莫量破巢憂殄滅覆㮚速逃藏艸宇
模糊半愁腸次第詳南行情悃悃北望淚浪浪
兒已尋安宅翁誰送水漿無人與我信有眼總
如盲魂蕩渾難繫形枯迫欲僵人生徒縮朒過

死亦恙惶長者與儕惆高言發慨慷輿情爭忿
忿天道豈茫茫共諒身如璧何愁舌有簧螫漢
今且散氛盡轉成祥解絆馳騕褭開籠放鳳凰
千年虛射塔七日莫依牆死孝從無濟艱貞剩
自將孫翁欣有趙張蘇怯違穉遲解稀行旅慷
躪得左廂極危情激烈排患語鏗鏘暮雀人爭
躙池魚衆屢防丈夫別有異長笑謂何妨架鐵
紛紛啓圖萁欵欵嘗嘗行呼瘋馬重到授衾囊
見我羅凄楚更端引慨慷銘恩何可報椯臆不

勝館老父娛家巷先生泛野航斯言誠獲踐小
子劇能狂濁酒乘新釀輕帆掛短檣遍穿薜荔
洞亂舞芰荷裳事過驚疑伏時平志氣颺浩歌
摧下里苦調帶秋商燕更英雄骨吳山艷冶妝
啞然供一笑聽進介眉觴

和陶飲酒

庭菊無俗韻好風徐拂之澹然獨自遠想見東
籬時吾骨本無媚爾亦恒如茲霜白花始黃高
卓良勿疑對之冷人意得酒欣相持

二

偶步短簷下淡雲如遠山變幻斯須間玩之欲
忘言柳青菊花黃桑餞以長年優游苟能爾奚
用百世傳

三

志士有奇懷何為窮吾情吾身如聚沫所寶匪
榮名但問寓世間奚以了一生秋風眉枯葉慄
慄心自驚時驟不我待淹留欲何成

四

夕陽在楊柳黃葉依風飛我心匪傷秋不覺心
獨悲慷慨向前行動念多所依長道渺無界究
竟將安歸中秋發長嘯一嘯百念衰但得此中
樂百年願無違

五

鄰家有新竹日夕百鳥喧更有古梅花植我西
北偏啓窗與相向幽幽同空山朝看樵豎來暮
看樵豎還似得古人趣有意未敢言

六

東裝駕言邁未知向誰是此中有真辯而不聞
譽毀斯道大路然驅車獨行爾介援還自知今
人自羅綺

七

古哲有餘芳我將餐其英相遇殘簡中欣欣如
有情父子理園蒲得酒相與傾小時解成句今
復聊自鳴詩成無所為下堦秋水生

八

松性本孤介落落有奇姿萬木凋百風了然聳
高枝何如茂林中衆俗忘其奇披霜秀孤嶺松
亦何樂為歎昔風前花狂蕩不可羈

九

枸杞生庭中秋至花始開衍亦與之對悠然有
遠懷輕雲任往還與心了無異有時常高歌無
山亦高樓天地亦云廣焉能隨塗泥流俗性所
遲還問心所諳思路各有熟習慣成行迹吾行
猶未遠吾習尚可回

十

忽忽有所思乃在天一隅豈敢憚阻脩去去登
前途驟處猶不疾揮鞭策長驅向謂萬里長萬
里更有餘一朝籍馳逐轉眄歸其居

十一

娟娟吹西風秋艸紛長道幽人方著書青山未
應老得句小窗前書我自嬉稿優游意無窮每
念獨居好不飲亦欣然吾志以爲寶臨風一長
嘯餘聲散天表

十二

閒居何所樂不語匡坐時每遇點頭處有解無
言辭安得方寸中息息常如茲微光露隙一
動仍復疑瞑眩疾乃瘳古語不我欺露盡放明
月且晉或見之

十三

讀書荒寺隱居止近人境身在糟醲中未敢傲
獨醉矢志程先民遺言或不領至人能斂鍔余
乃無餘鋩安得一豁然明月與同炳

十四

離索亦已久好客相與至濁醪飲前庭主人獨
先醉風日恬以愉隣竹亂行次每念佳會難況
酒非所貴禮肅意乃和相對有餘味

十五

秋風亦云厲搞菓盈我宅黃鳥無餘聲玄鳥有
遺迹既我何覥覥敢擇千與百秋爽氣微寒秋
盡雪將白誰不悲流波當前莫能惜

十六

問余何所好所好在六經不作亦不述好古未
有成笑彼百家言憂憂務所更驅去弗復覽閒
門書黃庭滴露小窗前好鳥向我鳴此際意無
限處處淡有情

十七

十室小有天空庭小有風造物置青箱坐臥古
籍中一葉墮周易知與前林通蕭疎秋樹間茨
屋三五弓

十八

瓶粟猶未罄村醲或可得安得陶淵明就我袪

我感看我籬中詩介然去茅寮借屋醉鄉中同
行歸樂國先生故寡言余也頗偕默

十九

頗隱恥泉石綠官恥榮仕當余無事時世紛孰
纏已胡爲俯仰間報報亦壞耻迴風一登高秋
思幾千里天地一何曠渺茫宵無紀苟不與之
然墮落無底止所恥其在茲日月曷敢恃

二十

蒔俗競工巧繪畫豢乃眞自從解啼笑渾沌失

其淳江河日趨下衣冠日趨新每逢桃花開慨
然思避秦舉世溷泥塗否亦隨飄塵烈士懷苦
志自立良辛勤陶令起晉季樂與遺蹟親飽歷
饑與寒意中常津津詩成倩友錄酒熟漉以巾
先生古遺樸渺渺羲皇人

野眺

天地亦奇豔縱橫桃李花人聲響寥廓雲影淺
郵家

有客

有客有客何亭亭翩翩翩我出我庭擧頭覩日
日未暮行行重行還復停槃桓斯須故人好匪
有遺贈相丁寧城西渡頭獨歸去垂條萬縷江
天青

田父述

田父昔云壯而今亦衰老耕男荷鋤行語我莫
起早獨眠鳥聲集啓戶日杲杲簷尾浮輕烟久
露今乍好

二

炊烟起前郵念我耕男飢入門促婦儘語罷還
欷歔稚子囑鄰家勿濯菱花磯隴頭直南去疾
行還疾歸

三

槿下犬迎吠逢識南郵友殷勤乳下孫先我亂
趨走久別勿言去恰熟新釀酒解籬擷園葵攜
壺向高棚前宿君家時共醉偕鄰叟茲翁故還
幾日來安好否

秋興 時同祀競賦 紅樂

菊花當牖酒當簾楓樹當風動遠帘紅葉有詩
追白傅素秋無事獨陶潛十年夢境雷天壤一
夜溪聲到艸簷此日登高賦秋興歸來籃畔月
纖纖

二

相對柴門月欲芽秋風吹徹舞衣斜閒披晉帖
栽新葉倦挖韋詩數落花不罰暮閨憐蕙苣每
逢流水憶蒹葭浩歌獨擬滄浪去夢惹蘆枝別

三

天高看處可尚羊日日優游日日忙瘦蔛倚風
同客笑短筐搖影共人長舊疑西蜀詩無律近
信東皐醉有鄉薄暮凭闌清眺遍水青雲白淡
秋裝

四

秋氣孤清秋思閒出門跬步屬塵寰瘢身未得
名山勝避俗獨來高樹間閒道古人攜鶴去也
應今日放歌還胸懷不盡滄波與且抱漁竿水
一灣

五

日出看山日入回道途曲徑更徘徊啾啾細鬪
攢枯木裊裊游絲下絳苔野菊偶開秋色裏奚
兒莫報主人陪茶鐺好逐漁郎返蕩槳高歌歸
去來

六

片帆斜入荻花洲笑指西谿第舊遊曲水樓前
雷我在遠雲飛處有人不村翁來往逢歸徑稚
子鶵蹯上釣舟茲日幾山同眺望登臨遙憶洞

庭秋

七

何日青錢買釣磯秋江短櫂任飛飛好呼巢父
為隣右或伴堯夫上翠微芒屩每逢佳石住布
袍常拂恭烟歸翛然此意誰能會晴浪無聲落
葉稀

八

一夕西風到畫欄芙蓉消瘦不禁寒身無同調

人應笑坐有新詩眼倦看遂仍未能忘檀楊閑
門聊自愛衣冠晚來斗酒長唫處月小天高白
露溥

乙卯春大人有文安之行送至京口大人
用楊柳青青渡水人為韻賦七絕以別

敬步原韻

奔流去不息離愁方未央江上高望江北煙裏見
垂楊

二

平時不解慳臨別忍聚首無計繫征帆傷心道
傍柳

三

波白連天遠登高傷客情來朝匆馬處西北暮
雲青

四

分手經年別離敬離恨輕秋鞭如可整燕艸尚
餘青

五

時序易春淺世序屬歲暮相將了蠶繭同訪桃
花渡

六

渺渺萬里濤風疾亂帆驶惆悵對金焦愁心滿
江水

七

歲歲饑驅出嶺了偉僕親辛聞帝都近頻有往
來人

茅屋雜詩

只在塵寰內居然徑獨迂此君疎類我石丈老
于儒飲雨迎鳩婦栽花薙鼠姑客來淡自樹知
有濁醪無

二

吾廬何所託芳艸夢花雨幻為漁郎路悠然樵
父蹊落英行處拾佳句手無題步遲時來往苕
溪茆屋低

三

獨坐不知夕時聞棲鳥騰閑情懷憑物淡語憶

淵明近借隣家梈前移栁下畧適逢田父返相
謌黄花棚

四

來往曾何意偏於淡處覩幽光疑舊夢花影扇
分身蹤跡復雲脚沉思傍水濵平生最相識强
半别朝人

五

獨坐寒梅下依依細艸薰聽奇追鳥跡消懶學
鵝羣詩入花間隊文成水上軍朝看司馬賦忱
欲上云云

六

莫謂貧多暇箋詩更解玄業隨當代後疑到古
人前瓶滿陶潛粟囊餘杜甫錢頻斉誰過此老
我只丹鉛

幽徑

曲曲穿幽徑花光映艸縈水天何淡蕩烟月好
沉埋路轉鳴琴處依然嚮射齋閒林風景悅使
我易為褱

二

焉得無人境閒書雜鳥魚焦花簾雨露桐葉譜
居諸隻伴攜孤鶴新詩掛蹇驢聽茲渾欲舞身
履定何如

病中喜沉子玄仲操兄弟見過

纖艸萎蕤御微霜薄寒柯有客來遠方羣集門
且歌雁我新釀好語洽歡情多痾子不能偕惆
悵當如何

二

披帷見餘照疑是明月光感茲不能眠攬衣獨
傍徨索居思遠人邈遐不得當從君乞誠艸使
我心弭忩

贈子玄

偏得伊人意吟攜月下鋤稻香通竹塢新句幾
躊躇

日晚歌

日垂暮兮闆眺下庭堦兮遲遲臨秋芳兮可愛
撫貞莿兮彼陂枝扶疎兮瀟灑紛英英兮陸離

菊逢我兮暇日我逢菊兮茂時澹相對兮適好
茲逍遙兮無期

二

月娟娟兮初生日淡淡兮餘暉當茲辰兮有懷
倚柴門兮水眺彼漁父兮何爲支兩膝兮垂釣
夕陽盡兮忘歸臨清流兮自照襲芳艸兮相盼
余與子兮同調欲有言兮無辭覓前林兮微笑

春晴

短袷狎輕風薑芽映日紅水流殘雪外家住鳥
聲中柳怯顏宜笑梅欹韻特工故人春倍好應
訪百花叢

往楓谿看梅經梅花道人弟園址道人自稱梅沙篇

從此西行去春風處處花沙彌踏碣否亂石擁
殘沙

代簡答友人問舟

大雪撲空下兼之失輕舟只尺困沮洳停雲思
悠悠一朝擢春翔欣欣動生意鳥啼鶴亦鳴堤

楊發新翠舟失不復歸沮洳已平地一一徬杖杜
亭濁醪傾同醉

宿荻秋庵水閣

夜半溪聲到枕邊數行哀雁落寺天依稀酒醒
殘陽岸冷月秋風繫小船

二

斜枕殘書秋水邊數椽柳欲傍青天黎明驚與
斜塘去晴浦漁家盡放船

遊秦駐山道上口古

匹馬踏殘陽乾坤亦渺茫海潮東去盡行子但
愁腸

訊京師歸客

昨夜足拳三尺鐵長安馬上辯如雪忽聞人從
長安來披衣不待柴門開紫髯半醉別燕市家
君可有家書栽否卻書中不得意小鳳霜折搏
風翅客囊羞澀布袍單紅箋逐套平安字寫時
雁渡湘江水到時水落笑答死便合歷歷道分
明律事蚤賜三千里天長日短歸不歸愁心亂

逐孤蓬飛

作客東門行 悼儕兒作

作客東門歸舍中稚子牽衣嬉行行去去遶膝不相離阿耶抱兒兒不頓啗果與餌兒甚嬉母傍耶隔側屏去舍中稚子呱呱啼啼出大門啼入室幃四望弗見伏泣不能止一日不歸二日見病五日死兒欲耶抱耶怒起耶欲抱兒兒死矣人生亦徒自苦惡用爾爾亂曰荒郊漠漠白骨一何離離不知吾兒何處悲且啼

惜哉行

惜哉雲中鶴矯矯乘風翔亮音振天表光潔凌秋霜一朝墮凡想誤入鶩鶩行斂翮獨惆悵羞聞稱鳳凰

二

十年拭一劍用盡華陰土忽然被摧折霜鋒陷如觿既璺不可合既缺不可補呼水再爐錘寸心苦復苦

大人奉使代藩期逝未返以詩紀懷

日日還家日如何日日違西風蕭颯騎朔雪飄征衣宦路程難定歸途信自稀百方聊僻解心事亂雲飛

二

期在仲冬末過期猶遠遊簡圖稽馬邑指日討蘇州客路南來近離思北向愁中途遇良友篤此為淹留

三

薄宦本無味徒牽離索情覬顏知等玉納手若

懷冰古驛聽嚴鼓頁昏對短檠何時卸塵鞅圖坐話東征

四

馬首苦風霜道知憶故鄉山前鳴角發寒霪頭香茂落情相既別時味倍長如何困修阻勞我別離腸

五

歲晚天風急啾啾細鳥繁夕陽下歸路危葉集頹垣感物思千縷抒懷時撥言征車膺不遑閑

筆倚柴門

六

持錢晨入市欲從問君乎霜落闊歸艹水淺尚
遠征對人多解譬併我不分明試看三吳分何
時返使星

七

漫說宜遊好那知作客難晨昏催遠務饑僕其
盤桓旅病難形字家書數自看不堪離別死斷
欲借長安

八

再得家報讀十月發京師破戚真無可覓愁但
有苦始憑書限日今時筭為期北雁南來未歸
慨莫更遲

九

外孫新學語試問租歸不對我每微笑不言頻
點頭經句皆恨別中胸暫忘愛嬰甚思何多驗門
前望客舟

十

匪我獨心極其如期逝何日偏歸路短愁與客
程多積弟幾同望親朋數過度來應只尺尊
酒共婆娑

寄贈唐宜之兼呈知非道人

茫茫廿年餘一往圖自快今來始回首逢人盡
稱拜拜罷還致辭不知雙淚落誰能藥石我沒
齒長相思病夫尋扁鵲片語答自給願子垂諦
聽一一陳其私我病職力薄我病眼力畢我病
骨力罷我病頸力雖頸力荷不深扁鵲無可為

明知還故縱悠忽不自持情窮苟如此墮落安
足語感子惠我言忽驚千鈞纏臨風還再拜千
里如見之

送程子長兼呈魏瓠園先生

一病月餘久坐失春風明青青梧桐葉陰陰桃
李枝感此方嘆息出門邂佃知短箋掃古木兼
之題新詩古木蘇家風新詩潔輕游芒鞋遍山
川此去將安之路若經海寧為謝瓠園師請誦
熙朵篇道我遥相思

同唐宜之過楓溪訪卞子厚先生

故人臥窮巷泠然護幽獨入門狹於舟傴僂數椽屋梅雨夜來過牀趾秀苔莓殘書四五卷石枯毛穎禿敝榻度占畊淋漓瀟湘竹中有梅道人斜枝翹坐帽迎風勢欹斜疑入寶晉谷稚子髮散亂閧音解呼六新從武夷來生小武夷麓問之了不領頻笑眉紋蹙

長木怨 為友人妾賦

妾家住長水長水東西流青青渕畔柳迢迢湖上樓十三學敘書十四工箜篌十五歸窗繡精妙世無儔翩翩少年子窮究行相求借問樓上女可似羅敷不思媚行致辭頗苦且淹留芙人好顏色終日樓上頭兼之歸窗繡精妙世無儔君子謬垂盻開言中心喜語我長者行同聲謂應爾耶君美風度玉樹蒹葭倚十九渡長江聲名若江水好花不獨榮天生合連理行行隨君去默默思故里帝帷幾回燭低眉羞欲死歸鏡貼花鈿可憐體無比紗窗今日午脈脈情何已

憶我在家時拈香繡大士金刀翦素綾瑩瑩白於紙剌成蓮花葉彷彿香風吹香風吹入夢夢到蓮花池綉痕細難識但覺生蛾眉靜坐適久忽忽心自疑似曾親見佛不知身是誰綾額尚餘尺縫縫水雪發淡濡碧玉毫遶郎為題詩郎書擬右軍妾心亦委婉針鋒與筆意曲折隨郎轉繡罷持似君秀色堪舒卷顧我每微笑妾顏先自赧落地為女子可憐側室難陡然一回想心事慘不僅雖復蒙君憐斂衽猶不乾大婦貴家女妾身敢獲看上堂何音聲下堂候顏色含羞入空房斜倚潛相憶銷然暗相憶無用長太息誠得君子憐不怨長齟齬大婦奄逝世一家身獨當從君[illegible]從君流四方南都復北都終歲長道傍黃金散欲盡[illegible]思歸故鄉爭忘在四海負心嗚悲傷君怯不勝今年來益憔悴十日九臥病奄奄滯旅次妾若如飛蓬并日忘食事上無姑嫜親下無得力婢旋出又旋入常恐呼不至癡勞填胸臆剌剌肝腸碎歲月漸消

耗妾身亦不支帶圍日趨緩空復有腰肢事君
垂十載不一生男兒看佩宜男艸悵然心中悲
君嘗兩畜婢中道旋棄之妾身非不容君自輕
別離暮春三月盡來裝裝南歸買舟壓如葉帷
幕不得施長夜淹豐艸巨蚊攢亦肌生小長閘
閘辛苦實難為入秋始行李僦人樓上居小姑
家海濱聞之亦來依雖非久居計氣息聊得舒
良人忽生心娶婦支門閭蹢珠飾翠螘黃金飾
綺疏紅羅複斗帳寶馬七香車今日媒妁來東

鄰有美姝明日媒妁來西家有西施妾身匪木
石焉得不孤悽對鏡影如削妾敢生一詞臆數
任頡頏難比先娘時新人入門來灼灼豔威儀
二九嬌不足二八嬌有餘女伴觀嬌嬈嘖嘖相
呪爷君心愛看紀述其人殊非必顏色殊新
舊自相渝新人哭亦妍舊人笑不如孤房過慰
藉聘娶斯須情知心不存詞說空僞為新昏
浹旬日忽作南都遊俗語莫空房挽衣不能留
新人整歸寧登車去由自妾身姑為母同君亦

登舟耳縮雙明月璧髻垂金墜飄颻蕩湘裙色
如安石留輕盈作纖步翩若雲端游鄰女相攙
簇朱顏自生羞十年方得歸一喜還一愁顧君
色悽慘何用心惻惻莫非眷新昏懷此離索憂
手與不一答默默自低頭舟行到長水妾自還
家裏親戚裡邀君君固不肯起生命朝云解維舟
中須盤桓勿用痹纏綣各使中心安恐君途上
寒幅巾蔽合數恐君途上饑烘栗盤朱盤木落
霜露急勿使衣裳單千語囑奚兒勸君幸加餐

季明奚兒至顏色驟驚顫向前徑叩問淚流先
被面郎君乞致辭此生勿相見十年恩愛淡謝
鄉重依戀奈卿久專妬會見中情變不如痛割
絕免使腸輪轉妾身得聞之狂頓摧心肝天乎
我何辜天乎真無端雖在夢魂中不料遭棄捐
恨無晨風翼迅駛追君船淚珠十萬斛那得飛
君前牽衣一慟哭身死妾亦甘縱然被驅遣爲
不先一言一去永決絕何處鳴煩冤自從入君
門歷今垂十年雖彼爲與犬亦當念周旋如何

鐵石人一絕弗復憐稚㓜腸自隔夕夕趨清水
骨肉痛如割俛勉相救止姊恩父母淚我生不
如死尚冀南都還重來過吾里性行吾熟知茲
望殆已矣昔年別兩妾我淚揮不止誰料行及
身若境苦如此嗚呼倉浪天茲恨何日已新人
入我門繡帷長日垂依稀覩容貌猶恭通言詞
臨行拜辭貌恰在登車時叠知生死隔揮淚一
致辭念與小姊別淚落如連珠妾歸進門來小
姊九歲餘探懷索果餌髮亂呼我梳今來已成

二八詩　二之廿七

婦骨肉情依依長別不一語腸斷當何如我有
兩丫鬟事我五六年大者髮覆額小者亦比肩
晨與聽呼喚夜深候我眠而今永隔別涕泗紛
滂沱平時解思我料爾當亦然掩淚入房來窗
前見針黹殘絲與剩線寸寸皆儂血向日入君
目從今長斷絕妾婉隨郎心郎心太曲折忽見
大士像不覺淚滂沱稽首乞慈悲妾身竟如何
今生無辜過宿生愆怨多安得轉君心春風被
女蘿君心終不回不如赴長河稽首乞慈悲毋

拜涕漣洏不望重聚首但願相見時雨落不上
天一見知何期婦人失夫心百念無可為但願
新人擁為君生男兒更念孱弱身疾苦不相離
舊人識君性新人安得知十年守窮賤心事多
苦悲願君振高翮及時變風飛妾身長已矣相
見知何期一字一嗚咽行道皆歔欷

簡錢彥林謀阻唐宜之金陵之行

野航去住渾難定似向鍾陵望雨中聞老何天
壽竹實雛棲隨地傍孤蓬浮蹤三宿伊無戀幽

二八詩　二之廿八

緒千層我較濃半里梅花勞夢想況堪山水隔
重重

二

不惜相隨日數同武塘曾見幾人來君逢好友
邀吾共吾有奇懷向友開此去倘離香樹國何
年同在藕花隈大雄歸騎行將近留策應須細
細裁

前重九一日送宜之之金陵

不堪寥落對秋風來日登高若箇同雲臥杳沉

淡谷裏月明還想小橋東謖言交味禪中淡偶觸愁腸格外濃別淚欲彈聊復已無端飛出笑聲中，

二

楓林霜落暮煙青手折芙蓉贈遠征擬買野舠重話別恐臨岐路轉傷情片帆習習從今去萬壑淡淡何處行悔我追隨鑫一載誤將文字友先生

三

二八青　三○葉

把手西風各悵然強憑壯語破纏綿莫言對酒多新恨譬不逢君自舊年此去好行秋色裏相思半在晚林前醉中分袂休回首日上梧村客放船

又賦得遍插茱萸少一人送宜之

九日登開竹葉觴茱萸傳插動離腸賦詩不少流花叟吹帽那𠏉從事郎坐看孤鴻橫別浦還憐匹馬亂殘陽尋崗已是蒹葭路莫待臨流嘆渺茫

送唐汙父入四安山

汙父先生久作隣未知汙父是何人茶鐺時畜長生火藥裹常隨不病身短褐獨鋤三尺圃角巾閒掛十年塵刺船忽向千峰去何處煙波着釣綸

家書

時事紛紛不可詰孤忠耿耿徒離憂腐人爭憤神中兒之子却憐堂下牛黃髮廿年浪引領青山萬古仍含羞彈章三上槩聽落鳳志不遂差堪酬

二八青　三○三十

二

盡言上苑多芳艸發人自若熟與閑素性[illegible]賜社獨人閑行意[illegible]新人生一醉最[illegible]作數年冷淡官稚子候門日已久老人歸來且加餐

招錢彥林仲芳兄弟飲

舊愛陶令靜近覺次山好譪如過邨巷籬下逢父老語樸情適淡古風動懷抱三復不能已[illegible]

與君共討翻然攜仲來滿酒足傾倒

茅簷集卷之二終

茅簷集卷之三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詩二

擬古仍古韻

肅肅戒嚴裝惻惻將別離淒淒朔風急迢迢天一涯歡顏好相慰淚落不自知羨彼東園鳥依依家實在枝留云道方遠別云心欲緩出門申相問此去何日返木葉蕭蕭下蕭馬驚歲晚爲子長相思爲我加餐飯

二

千里躍青驄垂鞭折楊柳忽憶樓頭人含愁對窗牖今日非相忘當年漫分手古鏡若明月寄贈閨中婦皎皎契闊心千年共相守

三

泉落不上山泠泠響空石誰能將此辭寄諸遠遊客歸來相宴樂樽酒且勿薄堂上御鄭倡美者巫與洛但苦杯行頻不解苦離索華燈照道傍車馬塡第宅酒酣高歌發長鋏舞三尺人生

行樂爾惡用相煎迫

四

笙簧且莫彈簫鼓且莫陳我有知心言悽然傷爾神飄忽逆旅客何假亦何真命儉意偏奢戚戚不得申朝爲園中華暮爲陌上塵斗酒非不足安用爭要津高歌行路難蜀蜀艮苦辛

五

華山千餘仞夾栢青雲齊枝枝遥相荅餘陰覆瑣階上有雙鴛鴦逆暱酸且悲行者躑躅里云

是焦仲妻前車勿馳驅駐馬且徘徊援琴請清曲曲罷聲轉哀可憐複逼迫重傷相見稀生前痛離別死後徒雙飛

六

未別覩別輕別特太草草假我非晨風送君桑乾道天長路曼曼江空水浩浩花落悲鳥啼身與秋風老

七

昨暮共攜手明月射東壁細語何喁喁屈指猶

屢屢十五入君家三見庭草易朱樓足歌舞匆匆逝爲適秦彼侍中郎薄天振高翮男兒重榮名妾巷少行跡青絲絡馬頭黃金飾車輗怨君輕別離怨君亦奚益

八

春風歸佳節同遊山之阿何用相贈遺下山摘女蘿女蘿非有私贈遺頗相宜託根北山側施蔓南山陂但存纏綿意不怨相逢遲怯怯愛春華及時顯揚輝既邀盼睞榮甘同秋草萎同林

而各夢纏綿空爾爲

九

脈脈當戶織不知雙淚滋人謂石蓮苦未解蔕相思蓮成嬌欲泣淚落還漬之持此長悠悠芳菲復幾時

十

靜夜思婦泣自言秦川女歲晏淒無儔寒砧伴機杼蕩子歸不歸漣漣涕如雨鈎簾望明月明月上幾許清光知我心佇立無一語

十一

游思隨飄風遊歷杜陵道道傍合歡花悉成斷腸草紅顏不堪駐妾愁君亦老爲樂速良辰歸來何不早人生數離別百年非壽考忙忙風塵中榮名詎爲寶

十二

洛陽多麗人羅袂紛相屬道逢七香車芳風凝翠綠衣縠願借問來遲去已速幸我遇狹斜日遠路更促彷彿見蛾眉不用靚妝束嫣然一流盼朱顏美如玉所思不可見彈古相思曲曲中竟何言理短情自促野卉非不香采之徒躑躅今日白頭吟昨日黃金屋

十三

行役出北門悵然見新墓樸樕集歸鳥荒榛翳村路生人盡黃土有晨終有暮死者夢已覺生者憎未寤落落初栽栢泠泠泫殘露金帳苟不死我亦圖自固百年飼螻蟻古來有長度行樂須富貴先爲行樂誤詎知彼墓中人當年曾執素

化久誰復戚年少相與親灼灼豔繁華棄捐歸

十四

荒墳骸骼變旅穀樵豎摧爲薪所幸身既死不更愁殺人感此凋朱顏怊悵悲前因

十五

誰爲不死人懷此終日憂來日當大難今日且行遊行遊須及時古語恒如茲□爾身不然留爲今人嗤今古更相笑逝者無還期

十六

颯颯寒氣發重以夜復悲居人歌北風征人賦無衣一別涉九秋心知無久違門前候征旆遙遙覩容輝歸馬驅倍疾飛爲拔前綏荷裯道相思百年願同歸夢君遠行邁送君出重闈鸞淚泱芳席勸君莫分飛須憶離別時出入頻相聯從今脫車輻勿復闕雙扉

十七

薄暮遠音至戚戚心恐慄向前視尺函手書粲分列妾顏三五月夜夜清光缺思君歷秋冬惠

此數行札讀罷愁益長聊復慰離別殷勤緊羅
帶常恐字痕滅一食九開緘屢屢君亮察

十八

晨與入機織三日斷五綺將以寄所思道遠心
故爾稱體裁輕衫餘作鴛鴦被被用長覆君衫
亦莫頻解常在春風中詎能別離此

十九

空庭獨延佇惆悵入羅幃游子幾時還使我心
哀獨期在九日前花落還未歸妾愁不能解君

愁當告誰秋風正悽惻念之淚沾衣

醉歌

君不必解鷫鸘之表縶酒船君不必金貂換酒
賀醉眠唐家李白酒滿傾酒腸扇汪通酒泉我
今三行五行巳陶然酒氣拂拂五指尖浸女白
髮三千丈寫我狂歌三百篇橫塗倒抹風雨顛
筆絲誤落成龍鬚舉頭怪石蹲我前離奇詰詘
飛若錢日光搖搖幾千樹白雲萬里吞青天吾
將騎騄上上崑崙巔巔希衲子拖蒼煙瀛洲方
丈幾拳石鞭蜺㲲兎非人間戲搏羊角神翱
淡空平碧春水船道逢子晉頳玉顔妖鬟垂霧
墮金鈿雲宮路落銀河邊側聽雪浪潺潺道可
受不可傳青鳳莫流連白鵠飛上天穀城黃石
鄴城黑醉中一笑向千年

戲題家塾

好葺柴關早下帷貧家父子習毛詩傳經幾得
康成在訶字須關叔重知茅屋主人恒菜色華
門好味只園葵先生莫漫歌長鋏花老春深歸

去遲

散愁

冬意絕蕭瑟樓頭日日陰貎思期雪不至無厭雨
偏濡展恨頻看史凝愁獨擁衾自知人性後惆
悵到于今

二

得意固無伴愁來誰可商未呼桀溺隱且學牧
皮狂柎鑿從千態牢騷付九皐漸疑蓬戶內亦
不復黃唐

三

長日茅簷下輕風動短衫菊花聊自植蓬徑不
爲芟入俗牙初試畏人枚可銜只應淡自戢清
影倚長攙

四

超俗還諧俗由來不可兼黃虀今已熟竹葉且
徵霑見月思姮晉歸流憶謝聽泠然神欲從風
馭遠村簾

重過蔣氏蓮雪居用昌谷韻

十月嚴霜飛江空天在水沙砲霣紅霏荒日下
平地大野曠肅殺萬物絕孤媚獨存漢宮秋西
風亂蕊擧孤村澹微晃草濕荄寒淚驚絲轉危
葉片片楓林醉荒磴蝕苔衣宵黑悶幽邃平疇
忽波立煙白失涯涘潭溪古龍吼石滑蛟蜒賦
客雁叫高旻千行作人字怒濤溢雲色參錯駢
巖崎杳隔閒闃聲時見鄰逢起急趁半簷日耀
入茸蘿裏苔蔓冒黃葛樹卵小垂紫淡林人有
蕪藏石煑丹髓吳舠狹路轉斜光照新稏短籬
駢殘錦芙蓉映編嫩碧篁韻淒澀欲瀨枯枝擊
殺雯雜輕霧橡徑浸洗悲歸鳥飛影疾帆落團
屏閟枯藤東方笈病蠹避芸氣牀頭魚腸劒鋼
花射朱几青鳥憶瓊瑤白鳳含玄粹墮髮成蝸
牛筍迸北垣圯耳熱商歌發苦調唱秋思冷箱
揺素壁古廟笑木魅長夜讀天問壁鬼楚胡貴
腸韜幾廻直心事颶風似壯士敵刺促殘編擲
殘羲說爲石鼓辭斟彝漢郊祀聲牙故期期不
諧奚復恥巨鼇勍如鐵腸政著鷹吏權集餘閒

倚柔綠漾芳餌嫩粉琅玕脆肥綠銀光紙下楷
英錢薄閒閑撿陳事傾譜難忘曲盡裁雀臺妓
三閭倚前身數疑宓妃至賦成六螭舞萬曲倒
行次風高山骨瘦月小蛾眉悴長天若鶩溪一
潑蘋溯意凍霞珊瑚頹老鶴刀稜翅艸甜蒺藜
硬鏌騎砂場戲霜撲平城兒愁絕崑崙使王孫
擁羅幕薊薊閣橫吹夾屏金鴨煖離熟歛翁賁
黛拂青蟲簪蓮脫胭脂臂此夕氍毹擢幾人醉
腸刺丈夫貴行樂窮途聊自肆歸家芙錦孩剪

梅帖花子

賦得客帳夢封侯

燕山飛騎白如練羽林夜詔趨金殿官妝武妓唱鐃歌甲光雪照銀花片材官小臣拜稽首肘後銅符金壓紐丈夫此寒不足奇虎頭燕頷差有之會須萬里築鯨鯢忽然聽角射明月布幃斜掛猩紅血

別蔣季

我本無心人憫笑雜淩厲我本有心人臨岐惜分袂季也知我者不言領深意罷我墳典志夫我卒歲計營人慕青山夢裏皆詩思及覩青山色錫囊無一字春風好相憶一鼓蓮花棹

野鴿 有序

予得一鴿松陵更覓一爲侶飲啄必偕朝而出必相向鳴舞暮宿亦然半月後偕飛爐上後至者忽颺去留者延頸逈時悵然獨下自是絕不復出飲啄亦希又半月去者忽復來相向而鳴彼若相招以去此若相招以留令各分散予哀其意詩以招之

野鴿莫飛去離群莫可哀重來勞夢想臨別苦徘徊多此一時聚翻令兩地悲未能遠留汝問汝幾時回

二

野鴿莫飛去離群別恨多故鄉雖遠别彼此幸相過甕里棲菰米盆青貼芰荷不妨時飲啄問汝意如何

題茅簷

幾度移屋陋巷茲來倍笑汗窪短檻蝸涎識曲頹簷蠢篆槎枒門許故人題鳥壁容稚弟塗鴉飲酒誰共一斗讀書差笈五車春月懷人薜荔秋風吹夢蒹葭無栖堪留孺子有蔬頗類茅家霜後老農偷蟹雨前詩客攜茶矮籬浸浸鼓澤盆荷小小若耶未得山棲聊爾倘云市隱非邪

歸鴉

蕭蕭歸鳥帶夕陽蕭條寒色上垂楊遥空潑墨侵雲亂樹杪浮青瀉影長數畝荒烟山寺白半

竿殘照短牆黃故園擇木知何處客路聞啼秋
思凉

二

日落鐘鳴霜樹紅悲鴉作隊逐西風萍踪散亂
投青靄野陣糊塗布遠空歸路依希官柳外人
家黯淡暮煙中黃昏漸到枝頭宿露脚斜侵古
木叢

三

日暮煙生五柳村飛鴉陣陣晚來喧西風滿意

迷歸浦冷月荒凉憶舊園老樹半枝留遠夢枯
籐千尺踏霜痕歲寒蹤跡元如此雨宿冰餐不
足論

四

觸眼淒淒惹夢思特憐烏鳥下來遲憑將暮色
雲千里借得青天月一枝桐井不堪荒白影柳
堤非復淺黃時倦飛語澀聲難譯應是長林[illegible]
去辭

五

號外枒光照水清城頭擊柝子烏鳴危枝半折
棲難穩片葉孤飛夢屢驚風雪終宵羈客況煙
霞作伴故人情寒碪敲碎三更月黑影參差荇
藻明

六

天高木落萬林哀古栢啼烏忽滿枝可是墓田
暗野鵲依稀漁艇着鷗鷥移棲苦鬪風霜片顧
羽孱飛烟雨緑到處有山皆可托傍徨遊子暮
何之

七

歸鳥鳴鳴傍晚廻暮林蕭瑟百徘徊孤飛覓伴
聲偏急緩調無腔意更哀秦女停梭無限恨何
郎困獄可憐才夜闌似譜烏棲曲月白星稀冷
畫臺

八

擬將禿筆露槎枒一掃寒林百隻鴉啞啞悲聲
淒月色蒼蒼疎影綴霜花橫鋪亂簇難成字冷
水孤村着處家枝重露濃清夜永漸看簷角起

朝霞

讀史述

侯生

翩翩信陵君夷門拔奇士白手搏強秦緩急忍莫堪使一策虎符飛再策鐵椎起殺氣入邯鄲秦軍無堅壘此時夷門客長笑送公子頭顱留謝人事完身足死

藺相如

秦王會澠池邯鄲出孤注帳下千熊羆牽等亂

如雨提瑟競萬乘眈眈覬覦兇一夫瞋目呼虓虎不敢怒殘絲奏殺聲雪鋒交五步昔年柱前血今日堪相汙壯哉藺夫子千載有餘慕

魯仲連

鄙夫爭一身身外匪所計有如魏帝秦何與魯連事先生獨倜儻慷慨決大義瓦裂倒地輕滄海連天沸吐舌如吐刀鋒鋒着人厲白日走秦兵先生天下士

屈平

洛陽倦年少投文弔沉湘怨懸埋鬱志訊鱉遠自藏蒼豚雖蔽明美人安可忘苟能歷九州故都可徜徉嘿嘿不忍去抱此九迴腸騷人恨無限千載為悲傷

伍員

楚臣報楚怨楚人心膽寒但當收讒夫葅醢流餘殃斷棺笞故王劍行刺無端長蛇接郢宮舉國髮衝冠秦庭七日哭安得不悲愴

荊軻

蕭蕭易水波日晏客未至十二死灰兒勉強其大計坐中擊筑人何不充秦使田光死也餞於期死也贊空死一無辭烈士喪英氣願逐酒人游哭盡不平事

張良

子房婦女容冷致灑人意鴻門箸上斗從容白遊戲想其智宇間消盡浪沙氣壯心未肯憐偶爾付劉季萬戶亦何膺賞功漢家事毅然拾黃石歸來好朋歷

蘇武

蘇武挺奇骨硊然不可移齧雪兼咽旃揭風遲牧羝孤臣合窮死不用青天知區區惜朝露故人真女兒

李陵

李陵飛將雛千弩應弦倒萬里搏單于匈奴不堪埽箙中花箭盡鼓死龍城道名敗志不成身與氈帷老日落望鄉臺酸風響荒草子卿不相理十年佷盈抱

朱暉

我乃踽涼人好譚快心事文季年十三倜儻露奇氣覬璧紿少府片言重把臂公叔濟長河望風走汚吏讀此浮人白五斗不成醉

李文姬

文姬巾幗流乃是女智囊三子返閭里愀然暗悲傷爲有闞如虎六尺危朝霜十年酒家傭一朝歸故鄉姊弟相向哭行道淚滂滂

阮籍

當年竹林中步兵儘高妙登山賦英雄慟哭兼長嘯郤令兩豎子代我解人謂此中深意存醒人那能料吾有數斗酒壘塊可堪澆

田疇

夜薊劉虞傳胸坎生不平無終有一士烈烈千人英欒布不足數中原難爲京吾將鳳嚴裝萬里從之行誰爲同心人千載陶淵明

龐德公

龐翁襄陽人不識襄陽縣躬畊有餘暇支頤玩時變鹿門漾春風吹落桃花片區區一角天兒輩已足辦

周瑜

公瑾起江東翩翩美年少驕兵百萬來風流劇談笑一箭火鴉發糜爛連天徽黑焰走江陵飛光落刀軼奔濤沸鼙鼓皷舞鯨魚跳賦詩橫槊人驚魂醒孤嶠潮轉紫旗迴江青發紅照

諸葛亮

受託誠不易知人良獨難南陽雖子房誰爲鄧

與韓將相兼籌書心中多苦酸十出九空歸一
身亦凋殘爲君歌梁父中夜發長嘆

孫嵩

北海孫賓石沉烈有深意道逢賣餅人一呼魂
魄驚攜手同車歸上堂拜昆季門外正狼虎閭
聲莫通氣事平相笑出厄屯午成字問君復壁
中還有幾名士

劉琨

越石志四海中夜起長歌萬國猶胡馬淚落成
江河失路歸無家同心婦女羅銀匙血猶沈轉
眼仍操戈英雄功不成慷慨呼奈何

祖逖

英雄不得志此事休問天劉生幽院死祖生亦
可憐擊楫渡中流激昂先着鞭一夫搆内難壯
士功不全浩歌唾壺缺使我淚漣漣

荀崧女灌

荀家有嬌女艾年方十三彎弓鶡鴀箭七首霜
花鐔月黑跳孤城重圍密如鐵平明轉戰出軍

中殺氣猶不假七日哭蚤達尺八面援兵走風
雨旁歸破章邯借問驍將誰髮覆青蟲簪

王衍

匈勒少雄桀倚嘯上東門窺時正竊賊猛志凌
中原杯酒較帝王意氣何軒軒却笑王夷甫白
首工清言勸人着猶黃叡戲不足論

殷浩

淵源不出山令名跨江東虛聲可坐鎮那足敵
梟雄角巾歸烏衣澹然流高風悠悠行路口理
合深窮縱才窮氣先折咄咄徒書空

謝安

安石東山時優游絲與竹以此理世務驅若由
中鹿當其會新亭朝野盡蕭縮從容諧笑間不
言使人服臨風每懷想可人溫如玉

王羲之

茂弘經世才安石更文雅逸少故風流豈是悠
悠者殷謝暇空名人心同敗死好語不入耳世
事解人寡作書換鵝群山水秀而野

王猛

景略敬仲匹西北千羣空觀其馭鄧羌大類隆準公古來草創業善作期善終敵碁難盡殺須讓東南風賭墅得勝著殘局收全功方信敬仲奇小白徒英雄

劉裕

一夫票千人寄奴天下奇新洲射長蛇沒羽血淋漓青衣雙擣藥一呼忽失之鮑風䠶帝劒快事恒如茲殿前一橫盼愁殺桓家兒

顏延之

顏彪酒之狂儉德類知道超然繁華外落拓自為好沉飲匪荒宴春郊卧芳草千秋兩步兵孤懷迭傾倒謝家豔芙蕖秋淡竟枯槁

樂陵王妃

滿風扇齊梁遺事供唾罵讀至樂陵妃忽然淚盈把可憐樂陵別握手淚潺潺帶玦割相贈此去何時還郎留璧花白郎去池水殷恨恨腸寸絕玦莫留人間天乎如有情玦當化為環

賀若敦

丈夫営四海寸口當如瓶漫將三寸舌焉保七尺軀賀若大將才功滅身亦俱快錐刺兒舌兒舌血模糊快口刺人心憯毒過矛殳感茲酸楚言三復還長吁

讀史雜述

甬呂虎貪噬將相徒手搏誘虎棄滨窟縛之若孤豚飛鉞閈殿門燒節斬長樂成敗呼嗡間日出欃槍落

二

英雄圖退步可進亦可憐馳逐咸入荒日暮求三山手植金光草吸露還餐烟悲哉秋風辭茂陵乃無年

三

心中事貴審幾急流迸石鑄東京貂鐺群狠噬天下但當殲其魁何用苦不赦日入懸相求驚鸞飛下樓徒令千載人念之雙淚流

四

桓郎好奇箭百發無遺矢嗟彼佳人兒置之若
羌耳身棄于貔貅獨行不知止病馬忽騰踏騖
馬棧下死何代無犯犢鄙兄不欺巳

五

烈烈南風惡人傳天下樂浴盡麗靡香銅駝立
荊藿當時生桓文楊家作伊霍傷心箭頭書吹
向金墉郭

六

海上拾晁毛陸離三丈長豈不洵文采對之神

色愴繁華少年子五五自成行銅駝且流血金
谷且流觴爲我問廣武天道何茫茫劍解穿壁
飛不解斬河陽

七

胡兒歌阿干鮮卑山色寒阿干歌聲苦鮮卑水
[illegible]楚武皇虎豹威猛力廓郊圻骨肉快相噬諸
兒還日稀秦川血沒脘六宮巳灰飛爲歌阿干
曲曲終淚沾衣

八

胡兒花箭強金錍狼牙脊䨻枝折如朽十九房
千百兄弟相爲依一如箭在笮數弓交驊好房
弓刺乖隔我作折箭吟阿干第二拍

九

時乃保七尺恬淡頗有餘志扶大廈傾那得屏
人居叟叟宋禺折拉者須責諸袁劉兩髖箭射
甥安得除青青石城月夜夜石城闘黃羅捧玉
璽兒媼竟何如

十

吳翁初虎嘯顧盼生雄風領軍三十年對之何
夢夢跋奴一朝至探鼓還呼熊昨日昭陽殿今
日單于宮徒令韋衛州熱血噴長空

十一

女媧五色石用之堪補天石破天柱折明月落
長安龍子髮未燥奇績凌齊桓明月照四海卿
何坐愁歎短歌悶欲絕敲碎黃金杵

十二

天生普六茹棓發毋家廬剝瓜濺瓜會[illegible][illegible]歲劍

衙蹕一夫叩刀入壯士皆次月隨王有獎吟趍
王無鱄諸白日脫鸞能彈指空躊躇

十三

後庭歌玉樹為樂殊未央金貂雜娥眉鬟髮飛
瓊鳧天子好風流六宮遊冶場僊娥不終曲隋
兵來臨鄴千年燕支井啟月照荒凉

壽葉纔穀先生

秋月皎皎秋風高綺筵笑語心陶陶畫簾輕捲
眾羅拜瓊瑤琥珀浮葡萄勿用起舞翻鸞翩勿

宋詩　三之廿四

用雜管弦聲嘈嘈袖中有詩調願勁須令子晉吹
洞簫吹徹仙家擲骰曲笑紋幾折紅瓊瑤再吹
先生考槃樂先生聞之轉嗢噱黃髮鬖鬖白晝
長年中但持銀不落開拈棋子記賭籌常時失
數盃杯酌簷外晴雲劈紫轉偶然日送渾忘却
入秋逸興更遄飛年年勝事供林壑紫蟹纈鐵
汾湖蟹黃脂凍玉汾湖雀兒郎團坐共酰酌乳
下孫孩解喝誰釀醲春釀送來頻量勝不嫌觴
政虐微酡就恍夢于于朱顏忽解眉忽舒陶家
徒有五男子但覓梨栗無詩書眼前列坐嶷嶷
若對之不飲當何如仲也有孫頭角異仲也筆
洛鮮霞賦叔也曠想天荒季也鳳擲凌風翅
兼小阮躍奇姿春波瀲灩秋風媚酒觴壘壘
較妍媸一家顏嶷分行次長離宛宛采毛長將
飛未飛聲啾嘈龍門萬仞古桐碧百鳥不敢相
翱翔上有鶺鴒翩翩翔獨覽九土知圓方銜屢
一舉造匆娍仰吸沆瀣儲儀振黃鵠高飛青鳳
語身輕儀逐朝雲舉回首平生春復春鼓鳳幾

宋詩　三之廿五

度桃花雨安期贈棗大如瓜銀宮多少同心侶
自出三山仙曆淡折鎦石巖留誰畫野渚優游
盡室開道顏瀟灑仍如許倚杖門前秋稻香東
家雞酒西家黍綠楊淡底繫漁舟斜光村落歸
樵七七武陵原裏避秦人料得當年僅能爾數竿
紅日照窗紗未梳短髮杯先至金掌何須霞玉
漿趁流挹取方壺水醉鄉元接大蓬萊自來中
聖長如此甕頭沙洛富如澠黑甜半晌重醒起
一日小飲一百杯百日小飲盈萬杯從今大飲

三千載酒波喧沸如奔雷坐看桑田變滄海猶
丘酒池相轉迴

舟行

瓏曠無際潑空雲萬重無心閒點染港口出
漁翁

二

雲沉波影暗寺古鳥聲集平疇三人青風披見
穀登豆

放歌贈程子長

愈也其五窮麗也其五窮子長之窮參有之子
長之窮將無窮子長工作字筆尖常帶鍾王意
子長善苦吟藻思雜組覺與今子長陡然逸興
劇五指拂拂寫竹石老藤天矯挺長虹仰看青
天吉盈尺千長子長何多奇觀者咄咄爭嗟咨
引生風鳶亦儘好那能調合富家兒自畫自題
更自咏飢時飽看從爾為閒雲慘淡霞風急為
巾吹折當窗立五尺七貴漫相邀字爛栩中終
不入熟朋作伴到門前朋後以推之轉羞澀窮人
看處逢迷窮竭來任我東城東浮圖插天孤影
直鐵隼摩厲穿長空幽瀨有泉自清泚寵烟寂
寂聽晨鐘跡頭杭米并日涸安望斗酒酣新豐
與今國風殊偏仄覓一蕩子不可得濁人不入
我門鴞淚人不受烟霞癖閒門數著枯秋毫縱
龍好書不好客滿堂盡是貌貧人誰能一畫療
貧粟安得爾天餅壞皆齊梁十里一置田孟嘗
又安得孟嘗疑前各置郭有道不至誤列君雜
鳴狗盜旁吁嗟乎為君作歌抒中腸曲終拍絕
空傍徨

寄人

西風峭冷愁雲結鎮日閉門春事劣幾回好旭
射窗紗蹇簾又詫紅梅折年年二月龍花香今
年今從前年雪柴扉蕭索客來稀劇譚誰伴玲
瓏古步兵習懶愛沉酣文園聯句成消渴常聞
外病難內寧隨身小病何須絕忽然長嘯聆吳
鉤離奇病骨非雄傑平生壯志勤撫然會須踏
碎千山月丈人劉覽古人齊間道弘景岐黃說

奚奴松下瀹書回連雲剪藥清泉洌石鐺會否
煮金櫻相詒乞在蒲觴節

九日同嚴知章滄如兄弟遊茶磨山和周
頤和詩叟

蜀秀才松陵平好友到門恰值九月九主人大笑
攜上船船頭載花腹載酒舟子勸上姑蘇臺衆
客首肯我獨否青山只作名句觀耳日熱爛妍
亦醒但問誰家富脩竹我船便纜堤上柳布帆
直指吳山麓石路犖确爭猿猱日脚射頰赤汗

流偃曲不啻肩重負詩翁却攜乳下兒七十丈
五健趨走山僧烹茗餉梨栗柿如火紅大如缶
紙鳴漸覺寒飈生起覽奇蹟竟何有稻香禾老
農暫息羅拜大士集村叟奔上絕頂瞰湖光帽
欹忘落風生肘洞庭縹緲波雲沉彷彿頑沙臥
丁畝夢想晴濤匹練飛此來未足舒窈糾臨行
爆竹響空谷青煙一縷千峰吼細雨斜侵溼布
袍放船倒出蓮花漾木蘭短櫂浪痕輕隨風容
與烟波數上方樹杪補浮圖金山小寺江心陡

濃濃嵐氣醒復醉遠山百簇頻回首滄平前度
磨盤山朱旭烱烱光照膈膈林笑指碧嶺峴其
約聽歌到初酉驟覩山石執頗从愁無平壤安
[illegible]覘斯須簫管咽流雲參差滿地胭脂厚吳王
臺沼舊風流至今士女皆琅琊遮迤妖雲十二
峰鏗鏘豔曲三千部當時爭看碧油車畫船別
駐清谿口蘆花隱見舞凉風中有美人垂素手
縞衫紅襯水仙妝鈎簾遙盼偏淹久笙歌隊裏
浪相猜伊人莫是羅家婦拂衣獨起步山趾夕

陽睍睍清飈颸長春橋影鞭虹霓老石粼粼水
瀏瀏忽然迴望聽歌處五色爛熳恣踐蹂爛如
彩帛剪縝紛亂灑不間雜瓊玖又如粉黛絕鮮
明寸人豆馬莽相稱促坐但聞絲竹聲遙矚奇
麗眞莫剖應如余昔點中闖黑衣亦作玄雲飄
耴前聲色春花穠縱復病懶亦抖擻同來伴侶
大呼絕私喜茲櫂良不苟嘉靄暮暮山欲無挽
衣不行煩勸誘餘響鏗然落翠微髣若趁此舍
清卣譁呼跳船船欲崩急索巨甕浮大斗五柳

先生淡如菊隨俗爾爾亦其偶強哦古句半已
殘蕉葉且復傾瓦甌酒耳不厭觴介酷衆人或
辭我輒受推讓更問晴與晴皎月若由當坐守
□客不語只沉思畫船還傍蘆花不笑爾凝凝
下羅逝梁久矣猶思筍后湖溯洋撼船底倩
此萬頃酒壓垢迺知佳節遊名山須避佳節參
前後疊錄 老翁詩與劇明朝獨去登虎阜

茅簷集卷之三終

茅簷集雜著目

易屑序
錢氏家乘序
浙忠錄序 代大人
兩漢郡國名吏紀序
慈乘小引
老子初釋序
勸影齋集序
高星弁散騷序
夏幼青維岸集序
曹胤侯招隱篇序
小集自序
秋殘十咏小引
題周伯譽集後
短歌跋
浙忠詠跋 已上隸集之八卷四
曹允大稿序
錢彥林香樹林文序

易礪庵居業序
易有功稿序
錢仲芳晚香堂稿序
夏侶麗靜影齋艸序
曹允大臨場義序
叔无咎稿序
蔣去華稿序
錢爾斐冰雪文序
陳似木白雲軒文序
陳則梁稿序
卓珂月稿序
支小白新語序
顧孔昭耦花居稿序
劉墨仙稿序
壬戌廿房選序
五朝文畧序
制義自序
送錢彥林序

贈孫癡序
壽錢母序
賀某尹序 已上隸集之卷五
趙母傳
曹鴻甫傳
嚴公傳
沈少喬傳
曹伯化傳
雪鴻閣記
息關文
古錢說
瘞雞銘
春夜與仲弟論文數條 已上隸集之卷六
志伊尹之所志論
韓非論
荀彧論
擬治安策 泰昌十月
擬 上御煖閣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

函議章奏因健等極言鹽法之壞命戶
部通查舊制覆議行之謝表（弘治十八年）
已上錄集之卷七

茅簷集卷之四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雜著

易解序

易變易也善易者竊諸爻所處何位旋竊今日所處何爻七著之細幃幕之竊以迄籥精主調宮禁不制跋扈掌旗鼓平滑駘之變而萬數百年姦伏之姦閒不發然覩成畫下畫上畫畢畫雙畫司候於惚恍之中而借之爲俯仰夫斯謂觀身之易連山歸藏遐哉邈已橋庭駢臂周觀之屬亦闕焉左傳觀記所逮尚其占者恒多長翔誠鄙乎然解候陰陽災變也先毆旄頭劍挺壘地長翁能知兵謀小黃令以易爲治微章成務之功焉而君明更直日用事尤精恨闇高復生卒塞涌水之異爾西京易學大氐皆尚占也而于政謂京氏學獨異爾何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獨怪輔嗣孤瑩冷火猶能邀客談玄今讀易浮圖窮微論慮士弗津津會心者湛於易若是而

槩視象數為小流易家尚辭自此始晉之涎狐也宋之駝焉蠹也今株焉而已嚮其利則前足鼠後足兎之蹷也已矣成務者誰邪余廼喟然嘅善易之難其人也日夕技六韜與兵何與曾不逮屠狗販繒脇無半字者崛起握大將之權日夕翻奕譜與奕何與曾不逮窮寺五尺之豎日不出秋枰而擅國手日夕熟周易與成務何與曾不逮市上瞽人受錢數文或能為窮昕指辭趨之路易之無稗于人與人之無稗于易也

易奚尤焉昔子雲譚思渾天為太玄懼其秦曼漶也益之以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而曼漶乃轉甚故和仲譏其以艱深之亂文淺易之說千載而下意雄媚於辭爾庸冀寔用至闖耶律楚材入委琛出擐甲治術堪翊翊隆中而星辰圖書律歷至方言禽語靡所不曉人未嘗不盤而詫焉以為王佐才也而王佐才之所湛滯玩繹者則又於曼漶之太玄為特深嚳茲誠易故焉葢子雲仍漢中葉子裝易學猶存高康言

當身閔博士弟子互誠勿試易而獲正傳者學俱十章句苗裔依然丁將軍也是故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其九九大運以大衍為崑崙然則雄乍製皆尚辭玄未始尚辭也彼將以是攖膠葛而騰九閡渟滃雲而散歊烝殆不能不為艱難者與而擬以三筴綜以象類文不虛生然則玄未始不尚辭實未始專尚辭也以楚材精解數學闢欲存而辭是猶穰戾披六韜奕秋翻奕譜也雖欲

不寢食斯編洞窺厥旨而出之以成天下之務庸可得哉余友陳則梁口能劇談過雄博覽半雄而好深湛之思頗雄然雄徧為前人優孟貌還自序序法言者之于青爾則梁為小序則不翅軼雄及其為易解也覃思研精摘抉杳微匪不憂戛乎陳言之務去而卒不特昔人莫茲之解葉本益數吏矣一準于理彼謂覘古修辭寧失諸理者與令人齒冷也夙與蜀材競險而易道反於夷庚雕蟲篆刻悔猶弗盡弗悔觀幾盡

之則梁而尚辭焉已哉且又非尚占也蕭王瓛
鄭而偕參焉其象辭之閒與余既觀易于則梁
氏行將觀則梁氏于易且卯則梁所處當屬何
卦且卯則梁今日當屬何爻則梁嘗別爲同人
注矣余讎于詭也差鮮余亦則梁卦中人也且
卯則梁與余當屬何應一人一畫一事一畫一
日一畫萬人億人一畫萬事億事一畫萬日億
日一畫審于斯也易將與庖犧氏接矣論商翟
殘乎作者既不易解者良復難方子雲著書成

皮皮躡緒訖陸續宋東迄相述而至苑茅汪
十萬餘言文中堯夫迄相予而至君寶留心三
十年苦思已不沒矣詎敢望施行況易屑數言
雜點集之將雞肋擲之豈有爲則梁楚材者哉
然子雲稱昔人之辭適玉適金夫屑故金玉屑
也金可以曜虎玉毋以抵鵲知必有爲則梁氏
椎譚者 庚申七夕

錢氏家乘序

錢王之子孫徧天下渡錢塘挾岐黃言以世于
魏里者亦四五家其族迭生顯人恒情好炎則
傅之賢者避其羶則反遠焉以予時離時合無
恒譜然至追泝苗裔則無不扼腕而談武肅王
事眉頰皆動余從來諸錢間或藏遺像或藏廟
器或有藏武肅冑者未嘗不寄之然意其好事
云爾適從王孫輔之所徧觀家乘載錢氏宗派
特詳及讀武肅所製序與其慶系譜圖父寬以

前七十一世爲籛鏗去竹留錢寔爲定姓祖鏗
以前八世爲黃帝黃帝之父爲少典是爲第一
世祖余不覺驟然笑曰噫英雄亦復爾邪余交
游多錢姓鮮知其武肅王後爾今日乃信其爲
少典黃帝之後此一奇也少典訖籛鏗爲十世
籛鏗訖武肅爲七十三世武肅訖愈齊公始由
流徙入籍與爲十三世又十三世適訖今王孫
通算一百六世夫自少典黃帝以來世代縣邈
竊擬其祖孫相續爲萬爲億爲秭至巧歷不能

覓矣今日乃得約略其數為一百六世此又一
奇也茲隔什百武肅猶然雖合之不常而思派
从殿於渾噩之前信邪其傳疑也邪然前武肅
者不可考而後武肅者入宋為世胄則可考即
餘派曼遠不可考而派之初分各自為蚳為覓
裔者則可考武肅自傳疑爾王孫豈傳疑也邪
嗟乎王孫吾于爾武肅有感矣昔唐季爽亂人
寢食白刃中行者慮亡不濺血沒脛而我吳越
數千里之內嬉遊歌舞者一百餘年國有英雄

豈非生民福邪吳越備史稱武肅微時有曾人
善相骨值武肅者再歎曰天下亂矣朞日內再
遇貴人然則英雄之生又豈生民幸哉方今承
平累世廣踞踐脫地以哮而推埋之雄間出沒
海嶼短衣怪狀之客飄忽聚散莫可跡其後者
三吳閭閻在皆有緯之不卹而憂宗周竊懼天
下庸庸久矣非英雄不大治非英雄不大亂安
得材如武肅者使生詩書帖括中雍雍從經生
於是家入佩委出搢紱為　聖天子澄清瀚海以
毋詘尤重背衣斑斑哉享英雄之福而不攖其
害爾王孫中儻亦有奇偉髯髯者乎嗟乎英雄
不常有江南髫孺負販盡耳威名者獨武肅一
人爾英國以下博古者罕能道魏國以下雖子
孫披牒亦復掩卷茫然蓋皆孟嘗所云不知何
人也已矣身為神明之胄而黯黯鮮所感覺自
許遠志豈覿一詔祿於朝孰非它年不知何人
也哉夫士亦各自縱笑爾焉故紙而弔經綸新
為國樹千年之績才或稍格焉姑屬其笑語所

接覩記所逮歲時伏臘所往還者相與莫逮具
爾以無愧先民不然邇則弗罷而往是圖則是
少典黃帝諸漢不關情之人舉引為族黨宗戚
而族黨宗戚反不翅少典黃帝視之也無用問
苗裔為矣此則王孫尊人命修宗譜意也

流俗之士將圖內便其欲而外懼無解于人也則例舉古聖賢高論之可附者以爲自抒之楯遂以此人無心而天地無氣於乎悲哉自語黙取舍出處進退以至生死之關古之人何處不立隄防今之人何處不開遁徑天下幸無故耳苟不幸有變勢必至儇豨之輩盡得以匹夫匹婦之諒笑人此忠臣義士所爲中夜決起慷慨發洛陽之慟者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顯節

烈以震厲百辟特 詔議先臣方孝孺謚併賜葬焉 命下之日臣工忭舞于 朝耆老加額于野咸聳然若方先生復生嗟乎人臣部森而後即以要領付王家續之成不成命也才之能不能質也獨此九死不回之氣挺于天壯于學留藏于百千萬世縱復烟銷塵隕恆皎皎與日月爭光試觀諸楊勲伐豈不炳爛當年而精采曾不敵正學之百一豈非爲正氣不可防哉昔正學少時見典冊中載徃喆遺跡輙慨然慕之今錢仲芳亦近取浙中錄汰彙爲二帙而正學爲之先若將挈焦府筋骸日薰習刀鋸傍志士之聞風而興也蓋若此頃郵寄一編遺予予爲正襟讀之讀而悲恨不使我有淚千斛讀而快恨不使我有髯千鈞助 皇上鞭流俗之頑而追之痛者必是編矣抑聞之泝江者必探其源養身者必卑其本一腔裂而十族揭此尊論之過峽而圖者也苟正氣無根則恥心易散誠它人而勃勃欲張者歸巳身而忽焉躊躇仲芳儻亦念乎吊朐獨中自有所謂汶阜者乎

王室之患莫亟于民窮傷哉今日東南之民何如也佃者受人田數畮長夏火耨持緼袍質于而以糞比秋少斂數鍾粟緼袍不得歸相與聚婦子而嗁戀壟終歲適足供它人耳入户無與也不獲已貸貣母錢韙家來其追而厚責焉度不可再貣急之度産尚浮于本則故緩之以需其息之盈一朝催取雞犬屋瓦靡遺焉甚者鬻帑不繼軀命隨之矣農人曰我農人獨然耳及

觀屋棲者晨與啓市户蚍蜉桂玉古樂府所稱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桁上無懸衣者又比户然也夫天地之植何日不蕃息而民之瘠乃若此敢問財安歸乎曰於乎有兩窟焉沒之上則墨吏窟以去輦下之一二之長安餘之私舍舉世相事為故常下則所謂韙家權子母者也抑豈獨權子母而已小民力耕疾織得屋數區膏腴數畮乾餱小失人輒攘而魄諸韙家片紙朝入則産夕破倉卒自魄獲酬釐粒者已不翅厚幸

矣或兩有所偎則兩韙家中爭之中人以下大氐皆壞令甲準産定役蓋猶寓董江都限田遺意焉通士人一通籍輒饉膏腴纍千百而煩役不及又且詭覆它人田議蠲之曰又且為它素封者萌小民日夜幾額水之溺而不可得貧人益貧若斯者豈謂雖本難拔哉一董少平立擒韙耳而郡邑吏剖符以出類不能無懲莫敢敝斂為百姓爭相與為儒見意蓋日爾為彼也我為此例耳毋互相韙何也有此兩窟民是以不

旱澇而歲常歉不疾病而神常癯彼農人勞田極矣利最微人又交騷之計不如為商賈夫商賈誰可以無貲也竊見庶人在官者懷擻入民家莫敢仰視至城捽其項入市廛坐而醉飽焉嘖畢更重索錢又見韙家蒼頭嗜啞逼人數步之外細民笑頰承之見主猶可見奴怕欲死此兩者商賈始弗如然彼實具牙角材農人未易羨也弗能若遁抑而為負販負販不給不如樗蒱樗蒱不給不如穿窬穿窬一再試則膽張而

慈倍蓰于是大盜生焉夫大盜正所謂釜中無斗米儲還覩桁上無懸衣者也故又問財安出乎則唯有仍出諸鄉者之兩窟而已矣於乎田儋項梁之徒殺秦吏如艸芥饒家纍遭剽掠玉帛子女灘然咄嗟須耳而守若令方且杳杳如故本之不卹標亦蔑圖似百年常可以苟安豈不悲哉孝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加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常謂太守吏民之本夫處閭里而謂治本在守令守令更有本焉若廟堂上謂治本在守令則守令真治本也余故輯兩漢郡國吏之賢能者爲紀治本治標咸備焉而弭兵者尤速之不啻符於乎斯又漆室之嘆也夫 壬戌冬日

慈乘小引

錢仲芳刻放生彙編凡古德導人愛物者其言皆萃焉予更以事實實之爰輯慈乘嗟乎刀鋸臨前哀鳴欲泣觸目悲痛不堪回想須聞齊滕之亂死者蔽河而下有婦人母子被殺其手尚抱見者莫不哽咽應知物可憐惻亦復如是無論是儒是佛總無策頑此心也而活于殺者或佈言理固宜然嗟乎人心各自知必欲言衆生當殺者此屬何意我甚願賢者勿爾也我甚願賢者勿爾也

老子初繹序

小時讀韓昌黎原道遂隨衆闢異端詆老氏則岸然以原人旹之今而知其言之差也諦思曰前之事何事不以妄發敢諦思日前之人何人不以勝氣乎我乃何人敢譏訶賢聖乎它亡其詩觀其誠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又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之非

者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有己夫以此誠孔子誠不審於當年奚居若輕躁如泄不有若發其痛而鞭之至聲辭交惻者乎朝夕念茲尚懼負仁人之諄復而乃旹之爲原人多見其不知學也聖人之道大而無獘者莫過于易頫學焉尚未有暇也先讀焦漪園先生所輯老子翼百家詮釋與義蠭起而于心猶爾然未安始取顯達易曉者組而記之名之曰初繹蓋粗

令句字無窒而已它年辭義習熟覜五千言了了如家人語孤存本文可也　壬戌冬日

勸影齋集序

顧病已好苦險也地崩山摧壯士死而後稍稍通猿鳥之路此路險怪曾經五丁鑿開之而昌谷窮其勝前而潮州後而玉局近而天池諸家以至朝鮮女人俱嘗有車轍馬跡焉此豈真不通人烟者哉然自嚴泰以來蜀道屢闢錯入蜀漢入蜀艾入蜀溫入蜀崇韜入蜀全斌入蜀宜爲通涂久矣而廖將軍暴棄渡之捷至舁船上山奇幻出前人所未有然則狃按險覓之功誰

謂生賀後者易爲力也余有懶癖不能攻堅擇一夷易之徑向羊其間正如武陵扁舟自行自止每遇桃花深處時復欣然愴卉來失故道則亦鼓棹返耳因思混沌既鑿而復完幸遇懶人守耳若遇謝康樂山口詎足當蜀嶂哉今而後君鏟蜀嶂我向桃源宿緣不偶弗得通雞黍也不可知凡心既盡遂老于其鄉也不可知又不然入而出出而復入也不可知疑凡疑偎徑路塒則蜀嶂未必不與桃源相接則我與君忽一日焉相遇于一天亦不可知也

高星弁散騷序

昔夏侯湛贊東方朔雄節邁倫慨然想見其人及覽班固所次軼事髡之笑孟之哭情狀畢備未嘗不為絕倒恨不使正則聞此一散其侘傺之懷也然讀朔自悲哀命數章余又不勝侘傺焉然則曼倩至此尚不能自散其騷夫又誰散哉余友星弁善詼笑舉坐頗解有臧次之遺風而自著散騷數種頗似有鬱邑於中者始信古之人嘲哂豪桀跆藉貴勢其騷情政自淡乏復使星弁與屈左徒東方曼倩同行澤畔或同遊金馬門星弁與曼倩抵掌諧謔不審左徒作何情事與左徒流連攬涕浪浪霑襟又不審曼倩作何容顏忽泣焉忽笑焉騷情其有不散者乎桓譚曰史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余怪子長見知于曼倩如此必熟知其滑稽者曷不以次淳于髡之後或謂其正諫似直中情未易語又何不遂與屈原同傳也蓋以其騷且騷而散也夫

夏幻青維摩集序

西泠之距維摩室也似不啻燕郢然黃葉般師序幻青西泠集誠毋得綺語相呵師何以不秀鐵若余曰不然月融醉花柳間而神不傷艷之肯若也去志根之士誤落情網性類自拔斯若經類慘澹冷寂蓋非必怨阻脩也雖促語含歡意忽忽恒若離別彼婉孌善懷者亦非必其零落雖方嫣紅宜笑而併何攜譽已悄然野田荒艸之悲洵如是也自其權所懷悅之屢更而所謂夢幻泡影者已歷歷嘗矣穠華相逐去去志歸境入淒涼愴焉回首一夕油燈之影漸沒而寒鐘驟聞履下即無生路也然則維摩室隔衆香國四十二恒河沙佛土尚衆彈指間何況西泠也耶維然宅年方丈畢集女人以花散幻青身且觀幻青嚐不嚐則追憶昔侶幸借我人聽蘭林余將拈花微笑曰仁者勿復夢西泠也

曹胤侯招隱篇序

淮南小山賦招隱士招隱士使之出也陸機招隱詩招隱士使之入也王康琚從而反之謂大隱隱朝市則介出與入之間嗟乎入公山之難犬未必同升而憔悴憶阜亭之鶴隱之難久矣其孰從而招之隱不獨有隱德亦兼需隱才考槃之詩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蓋既隱者必不復招人而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凡招人者必其未隱者也詎獨未隱而已且懼弗

獲隱焉曹生胤侯余壻也夢寐恒在山水間余梁其人時與飲酒出其所爲古文辭相示曰招隱篇大都寫邁軸之娛而余讀之顧不勝雨雪之痛慨然作而酹曰子毋言當今幽山叢桂之間不待其招而從者幾何人矣顧有不能隱如余者日僕僕闤市又有招隱如子者與余爲比隣得無復有招招隱者乎悲夫

小集自序

至人之所味必淡其取諸古也亦不貪故墳索之圖天下之所縱漁獵也而泊然弗嗜或衆所共著時取而諦藏焉蓋亦猶宣曲之豪不急金玉而急倉粟也奇好紛紛曾足駐一盼哉而文人則異是目之所接無不可艷羨正如見枸醬則思開僰道見邛杖則思通筰都明知無毛髮之裨而多欲不禁終以自疲此楊子雲所以中道悔也予于物幸少嗜獨僻好書好書僻已且

不羞爲辭章之士於賦好正則於詩好元亮每逢木葉搖脫意悄然而生悲未嘗不歌離騷也尚羊籬落適然如有所會未嘗不吟陶詩也悠悠無事借古人之遺渠以自遂嘯歌夫亦何不可而奇好外偏或又舍此而從之蓀是賦則軼入于夸麗之場詩體亦芬駁而不可壹心之不易淡也蓋若此竊聞之嗜好于變復歸其初是以發軔恒於斯稅駕恒於斯予習雖屢易乎然即諸中而津津焉娛予心者故有在也宅年弛

我輩友我所而佚我焉其仍在三間五柳間乎

秋殘十咏小引

常笑杜工部破屋數間狂風卷其茅以去飛挂林梢邨童攫取之自此長夜沾濕斯亦顯慘之至矣而詩顧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懽顏嗟乎公之念天下寒士若此哉余所識才士無多人率無弗寒者而顧病已家爲酷貧其友王蘭九之貧也則併無家歲且暮病已過余口蘭九行至矣䌫舶我門前枯樹下我兩人者將以謳歌卒歲因出蘭九秋殘十咏覩余

余讀之慄乎若薄寒之中焉夫士之坎壈懷不乎也雖春容芬鬱褒焉翩翩討之常有悽清之色刻以秋人爲秋聲且得不神領乎昔劉書每言使我詩數十卷傳世當不易千騶今蘭九挾崎嶇歷落之調其所以致窮者八分之、而又如與病已處其窮殆不可量詩安得不傳吾知千載後定復有崎嶇歷落如蘭九者向秋風黃葉之下倚偏舟而讀之讀已復歌歌已復泣泣已援其紙于流將見此數咏者飄飄焉泛泛焉出沒

于荒墟斷岸之間也

題周伯譽集後

余之知麻城有周伯譽也自讀江漢人文始也葛水鑑評伯譽不學刁斗絕似飛將軍而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則飛將軍未嘗有此大戰竊歎詫以爲知言比訊其人則麻城已無周伯譽久矣頃與易驤庚語相對惋惜且謂指海內名士凋落殆盡泫然悲才人之易折噫茲驤庚懟辭也驤庚從黃岡來所經山川之紆曲人物之麗稱其間以才死而惋惜焉者屢數人以不才死

而泯泯焉者不知幾千百矣誰謂才人偏折也哉獨以伯譽奔騰澎湃之勢噌吰鏜鞳之響度將逆三代之頹行而轉闘而前以決勝爭霸于天壤之間而忽焉中道天三立未成遂先朝露墓摽再賓後浸淫與泯泯者俱已矣才人不獲盡其才是則才人之怨也嗟嗟李白謫仙也不得獨天上圖一捧硯而李賀獨被召奇矣然李賀去譴賀後者仍不少得毋字斲句砌不稱大篇白玉樓中亦復紙下如飛也邪伯譽死才人

自此絕筆矣

短歌跋

墮地而後刻刻皆死期也但未測死法耳死于餓死于杖死于縊死于毒死于水死于火死于刀死于鑊死于千鋒萬鏑人總謂不如死于病嗟乎牀席之上悽淚暗滋苦汗猛迸臙痰輪轉一響而絕亦安見其愈于烈烈死也哉丈夫身荷軍國方以徒死爲臣子辜豈堪更以不死爲君父羞世之豪傑自命者未及見虜騎轗轆歸奔遑抑何其不知慙也友人錢棻弔遼死事將吏作短歌十章敲如意歌之聲辭慷慨余歌信公詩爲之亂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浙忠詠跋

曾不聞錢生敫吟也往歲忽作戒殺詩十章劇切奇妙迥出子瞻汁韻詩之上頃余讀仲芳浙忠錄方爲之慷慨流涕而錢生忽投浙忠咏一編微獨激昂磊落足與憑弔古人即其詩古澹幽蒨韻格亦直躋第一流嗟乎丈夫在天下一蟻子不忍與作苦事大節當前視頸顱一蟻子耳壯哉錢生豈徒敫吟云乎哉

茅簷集卷之四終

茅簷集卷之五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雜著 二

曹允大稿序

我意中有人焉眉目軒朗意氣豪上一往之致凝將絕塵橫奔而出而其人方沉潦好易與物委蛇有用世之思焉斯何人哉吾黨不再思必躍然鼓掌稱曹允大其人也夫魚腸之劍三千化而爲虎干將莫邪化而爲龍奇怪洶不可逆搞然埋地四丈餘光焰干天石函既發是夕反隱此其故何也將無藏逾下者光逾上與易三百八十四爻大氐藏之意居多而允大湛志於玆多抉昔賢所未竟其發舒于文心玄舌快取人格格喉間數十年者一朝吐出雜古人飲酒數升恐明亮不能過也然奇氣凌厲一世精悍之色仍自灼爍榣擧間故我嘗戲語允大于自好易耳欲使子雄卑比集年少日微言終其身必不肯也欲使子挾數冊治箋縫補且賣醬下

市尤必不能子若爲张丞相弟子必頫入後堂
飲食簪珥羅繞筦絃鏗鏘爲樂而必不顧與彭
司空同見使坐蕭論封義日宴賜食以一巵酒
相對然則不可一世之槩宪將終不可藏而微
於諸壘閥露奇此亦未發之石留也全稿久留
公所兹稍歸一二以公之回方四方有人勿徒
以南昌土拭之

錢彥林香樹林文序

辦天下之務存乎大力爾矣識逾學逾亮量逾學逾廓獨氣力之猛鷙孱弱壹如色身強怯不可以學而爭昔殷浩宛然謝安石也、遇桓宣武則一挫不復振、非氣力實出桓下哉、新亭之會、或至倒手版、而安石從容諧笑目如無人、豈非氣力實在桓上耶、新亭可以折一人、則泥水可以折百萬、折一人如蘭夫子、折百萬如寇平仲、譬之文字然局執與筆法雖殊氣力則一而已

力苟不逮。則雖以王逸少聽言百里之識。而陳力就列。竟自宕功名之外。故嘗槩論江左。有絕世之力。而衡出之者。桓宣武也。王大將軍其伍也。有絕世之力。而恬運之者。謝安石也。王茂弘其伍也。識高天下。而力不足以達。託諸簡淡者。王逸少也。劉尹其伍也。力不克爲當世雄。而好競高以困。則殷揚州也。庾元規其伍也。索伍索之達邇隱相近暨 昭代以問學之到通經濟者十亡二三爲氣力之優成功名者十率八九

才之不可強蓋若此人若不自知妄生夢想然
時有奈何之歎私祭伻偶亦鮮其人沒而索之
文章一道亦復孱弱多猛鷙寡也嗟乎大力固
若是難與道場巾馭乘右軍派也數語我曰錢
彦林盡掃後鋒之習使人快心第在以恬持之
蓋庶幾哉猛鷙之儔也而墨瀋微墮亦動思辟
易千人操觚家咸習之夫今人隔昔人遠矣然
各有伍伍分之後貉粤萬里徙逐未定徑徑堪
危我尚無以定我之所之也其能定當世士哉
若問肄業所及則讀香樹林文者彷彿見昔雄
走馬舞槊時吾益有以服其勇矣

易曦庚居業序

余偶入禾城寓古剎燈且舉矣聞旁舍有南音
信以楚人告須臾笑聲譁入門若將有故人夜
訪焉亟相逆恍然若素所昵者而姓字格格不
能吐卯之則黃岡易曦庚也嘻三年前曾楨父
曾寄語曦庚之爲人而晤曦庚友在楨父前不
大異邪一時踊躍不快遇新知而快遇舊交徐
縱談文章風氣曦庚夷然薄輕巧之習謂尺水
興波易萬里無波難余心領之夫曦庚文汪濊
浩湯罔夙信其能萬里也而習聞楚之風剽以
悍或將有千里江陵之勢發其藏則率皆湛渫
凝毅獨以逆而奇夫文賤順貴逆非徒數行內
入一二側調之爲逆也又非徒尺幅中首尾掉
掉能婉娩天矯之爲逆也心洶洶欲奔諸筆筆
洶洶欲奔諸紙巨力者逆挽而進兩息交屏萬
響都寂當此之時心徑寸爾窅然入萬丈之底
逆而勝如百神之遇神禹皆徙惟命或不及勝
而決以出則亦然成溢天之潏不過洶洶時一

加鼓鑄爾而文之奇乃百倍豪傑所以垂忍力也且不見玉局之賦灩澦堆者乎勃乎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夫洶洶傾注時方將驕騁以徃而忽焉遇巨力之控制是亦文心之灩澦堆也雖然江陵順流之奇尚未得一縱觀焉奚灩澦之知請舉鄉見者爲驥疾徵頃赴禾城從武林掛帆而西也舟子踞船尾嘑呼余臥船底閉想之風一也何櫂進而帆疾蓋風行空中舟頗不相及而爲之帆以逆之風怒而舟遂駛人

見其駛也以爲帆之乘勝而長驅不知乃帆之辟易而疾走也處極順之勢究竟得力于些微之逆者蓋如此余不諳江道焉知千里之奔流非亦抑鬱後之得志也哉嗟嗟尺水之才誰堪語此其幸爲我質楨父海內同調貫相知心奚必盡須頰而識之雖謂見驥疾卽見楨父可也且驥疾示我以遊艸而使我弁居業則雖謂余與驥疾輩日相集而策脩辭之業亦可矣

三易有功稿序

有功頃從鹽官來亦曾觀海潮乎潮之來也奔者如馬立者如山沸者如百萬之驕兵岌岌乎孤城之若塊也而及其去也咄嗟之間坐見滄海無寸水水之靈怪蓋若此嗟乎文章亦然天下之字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撮之爲句天下之句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會之爲理天下之理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挾其飛行之氣以出入于楮與墨之間汨汨乎其來也洶洶乎其壯也滿滿

乎其不可禦也渀渀乎不知幾千萬里也從而想見蛟龍焉從而想見吞舟之鱗焉從而想見金銀宮闕焉從而想見隋之珠和之璧珍奇寶藏灼爍騰光怪者焉自行自止自來自去宛然豪傑踞將相之位舒卷惟意而作者莫測其所以然一日氣窒識如故法如故辭藻如故而筆墨艱澁踧踖不得展縱有精思存焉亦且如尋丈之魚偃蹇橫蹶于乾砂涸礫中騰躍無策此則智勇俱困之秋也而作者亦莫測其所以然

殆實有鬼神使之能者猶厥所繇夫廼為尊氣之守罔頽放于無事之界罔消散于得意之會適適焉聽五官息之疾徐而偕之寢處昌谷云一泓海水杯中瀉青蓮云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間奇景躍出蕩于目而沸于指終屹弗動然後真氣來往不至飄忽而難期聖人出東海不揚波此則退藏于密者之使鬼神也曩余弁騷庚稿徵逗私指語焉不詳或有功文惰如望洋焉竊驚怖其言之無極也于其行也申

以印之

錢仲芳晚香堂稿序

我今日而始得一畏友曰錢仲芳仲芳余髫時侶也筆壘角逐文心日奇然心服神熟兩相親為吳下蒙頭從天雄歸談寇平仲韓稚圭兩公往事沸然志經世焉已出其晚香堂新構精奇瑋碩鉅響驚人然我蚤億其能驚人勿驚也徐而及身心性命斬盡泊果者以決銳於其所欲往使我憤渤欲雪愧汗如雨十年來頑同石獅此夕頓覺疼熱嗟乎士生當世而傲焉自命乎

古之文人特懦耳非傲也士所應為止此哉唐宜之近簡余云文章之妙是兄能事餘事世間自賓重此事要不過數十年文彩耳學道之緣則又不在此今仲芳慧習偶寄文字中因從墨光見奇假令辦萊公之鉄骨與魏公之鉄膽而挾之以經營四方暇問此驚人之響也邪又不然掀揭影事隨緣卷舒且向殘書剩本中循一字半字以入忽一日相視微笑徐取所謂晚香堂稿者碎而爨山家之芋魁紙盡火傳小焰青

崇我亦取我之茅簷稿續焉爾將豈有戀乎哉
此百年前囈木語也徹仲芳我誰與味此

三 夏侶麗韻影齋艸序

侶麗有泠癖非與至不浪墮一墨滿大類五日一水十日一石者會與盡隨復棄去散亂几上下或存首失尾或存尾失首任蝸涎旋其間予每見輒拾為篇什殊不可綴綴得也而吾黨問文心誰慧不得不以此事推侶麗吾嘗論文猶影也物各一形而更得光明旁映之則分身現而變態生題無定相貌之以文人之慧心則奇幻出焉且觀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隨物形一俯一仰影有不借之徃者乎然而影之修短纖鉅恍惚變換未始一一與形肖也然而形之變則以此盡東坡泥穎詩云忽然動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形一也水則幻作多影爲漢高帝入咸陽獲方鏡人直來視之影輒倒現形一也鏡則幻作倒影爲天下之物孰有幻于影者哉是故善畫者亦徃徃不貌形貌影形似者洵不敵寫影之盡變也侶麗想有別徑筆有別調倏句句隱隱挾萬

騎奔突倏飄飄在孤雲淡塢間倏幽艷如花前麗人忽忽多恨倏又如老衲一鉢一塵道心玄澹隨境所入以侶龍之巧心映之以侶龍之巧手濟焉無往而不奇矣彼運筆運墨者不慭一出雪巧殆同顧見影而驚以為未嫺者也唊彼惡知文人有慧業乎

曹允大臨場義序

允大歸自杭以臨場義屬余序魏子曰允大之售以文也文不若允大弗售也然則天下借允大而售者盡允大也我不信也允大之售尤以其臨場之文也文不若允大臨場之文弗售也然則戊午之允大迫不逮辛酉之允大也允大亦不信也隨侯照乘也久矣時至乃驚喃喃焉先衆喙以佞天哉無圖與杜甫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夫豪傑之士自營九州闢門下苦無以自寄其卓犖之槩于是姑就肄業所及神而明之冀以熱運其智慧而緣與習撲不覺羈鞿于其中罷精神送時日未嘗不恨江郎之筆不如陶家之甓也以允大英姿勃發蚤當雷响電擊灼爍宇宙間而浪費其力于翰墨場者越十年是役也亦唯疾去焉之為娛其徒以此轢天下士哉雖然允大售士自此且大謀矣有怖其橫行于文者有鬭其苦心于文者怖焉者曰敵山欲野犇突非常鬭焉者曰鼓行金止部伍

故在于是乎騷者出而嘆曰允大故奇于文者也闈中好乎故臨場稍夷或從而反之則又曰是不然允大故奇于文者也闈中好奇故臨場益奇我恐允大無鬼谷之衔未必用捭闔于之乎闈而事後卒望者凡人人目以爲文中之許負也

叔充咎稿序

予瞻好諧謔此予瞻一病也乃自謂嬉笑怒駡可錄而誦而末世纖士爭趨之彼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杳不可復得而牙頰之慧乃特燦大抵亡慮皆尖巧偪仄矣小慧飛進頗亦時一解焉然譬如米顛奇石簌空玲瓏不過袖中玩也東海之濱泰山萬仞秦皇帝懸車束馬崎嶇暴風雨中而跂牧羊于其上竟不更奇壯耶且士之大其識也慧想欲茁實而據之當使如指李之叟在母腹七十餘年凡世目之所驚怖與胸所渟渟焉欲跳喉舌之外者疾覭之若無睹也夫以絕世之解尚將以淡淡之息柔之曾屑鬬牙頰之智哉雖然我將驅使尖巧偪仄者舍其習而遊于寬彼實不能蕃錄之銳鋭也剩指指股借刃焉斫防風氏之脛則廢然走耳夫士也似性實格之反周觀天下何天下號工文者半若倚也則又似有風會焉元夫于曰今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今天下實

類此矣當吾世而有人焉俾其幹鼓其氣昌暢其詞以力追盛明博大之風而又不爲頑砂恭潰蕩嵌空玲瓏者目實足之謂大觀其在吾叔乎其在吾叔乎

蔣去華稿序

往予客蓮墅也同業者爲蔣若滋去華兄弟及當湖周石僧石僧好劇刺目暮舉燭光煜煜搖紙上高吟甚苦若滋撚髭枯坐時彥所歛攬滿案者悉屏去須字字如牟尼珠故其索之也亦艱予謂去華曰文章快境要當合盎背生眉雲耳何覺覺自困爲每拈題竟輒相攜遊合後之閑少選予索筆墨甚急去華方尚羊薔薇架間弗顧也呼之迫則揮袂疾書斧斧相接波波相

續談合宋人兩都賦矣風轉柳花之句退而議者未嘗不心怡以爲此犀利才也比幽情別駐則永日留花間者容有之以故一時目去華有懶癖而予特以筆墨狼藉爲一二子所謫過來予稍覺病不復模日月于句字間舊學漸墮私自笑予敬尚頹倒于尸敬者更何如矣及聞同社爭奇近雅雄兵則唯有最懶之去華爲獨醒噫嘻吾蓋蚤知之謝康樂如初日芙蕖此固以大勝者而關掟反後觀步兵特自耽池塘夢耳

彼才庸可量哉獨念意識之初紀進疑退一習
各有候焉而弗可以疆爲我勤予息我急予紆
尚未知兩家之說誰短長也請寄聞高吟與枯
坐者

雜著　五之十八

錢爾斐冰雪文序

憶爾斐髮初燥也英毅特甚不數年歸髀倪翀
采冷然私怪虎子勢忽焉安從昨歲作浙忠詠
詠兩浙遜國諸臣又和仲芳短歌十章予翔遶
將士忼慨悲壯吟髮眉忽然怒張吾讀之喜而
不寐邇又見其擬陳攻事爲餘言有痛哭無太
息精力磅礴非若賈長沙前鋭而末稍漫每客
造余余輒挽其儒而爾誦焉日三四周覺黃河
萬里汩汩奔吾喉舌間也隨爲書云天下豪傑
無多人一二翹然露鍔者不轉盼便以重擔加
其項耳爾斐勉乎哉迺者偶索得小題稅一編
自題曰冰雪文竟有似東野避俗自攜者夫昌
黎奇東野善鳴而眉山淺之僧其寒也爾斐
豈悲乎寒縱曰離奇天矯不合世睽俗見之當大
驚俗則避爾斐耳爾斐詎避哉爾斐不可以無
說而處此也請爲予質之古豪傑大有爲于天
下者未有不得力于高寒者也豪傑妙用在智
而古人之以四德匹四時也智獨居冬冬之候

雜著　五之十九

冰剛雪礪萬物固藏而作易者獨以此爲天地用智之時可見聰穎才辨爛若春葩而不復存冰雪凝凍之意者皆智薄之徵也且天下[illegible]可于用智而冬之德偏。已貞又可見不奇不足以言智不正不可以用奇而奇貧正性其人猶本有不具寒骨者也古大豪傑雖身居將相[illegible]起燎原而凜然之色常使妖穢俗態不得侵豈非萬壑堅冰千巖積雪固自有晶瑩朗徹于焦腑之間者哉論至此則所謂冰雪文者覺刻刻然寒光射人矣

陳似木白雲軒文序

似木從十七耳而有人成之風每與我言未嘗不祖畏馬論賦毅然戴楚蜀賢齊梁論文毅然軒秦漢軒歐蘇論道術毅然帝鄒魯夷老釋宗程朱尊陸王下上千載進退萬家守繩者必崇雅俗者必黜至夫李氏邪說袁氏綺語纖士之所在騁酒溺于其中者直洪水猛獸距之其爲經義也昂昂若千里之駒堂堂若大將之師覘纖士之妍容巧舌直賤優也才與識若此奚患不于古而標格過峻意稜稜若秋霜會當以朝聵聵之私嘗與言曰我中佚而外峭病與爾同是用給格言備品備殆意我爲日刑也夫天之將也畀一長者四一病人之瘠之也病則弗去而先去其所長我臨收余病卿對益已久矣夙習性發務若干將之不可揣[illegible][illegible]病者我爾又依然誰昔也已我病無損爾長我爾當奚從焉語云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我聞近古有純人其偕爾則大程乎

尙賓此文莫我猶人也文莫前猶我也

陳則梁稿序

庚申秋讀則梁易屑爲之序冬讀覔剛集入匾得縱觀其全然燭諦想未嘗不駭詫其奇也辛酉冬讀我韋先生傳尤奇絕覞大美傳矣稷中得文長不趐軼之急索數十帙分餉同好而則梁靳勿予頗用爲恚乃者過茅詹示我龠者𦲷再得縱觀其全則瓌奇倍曩昔焉因戲則梁曰子繆負奇僻爾應世藝毋得猶人則梁徐援近稿投余隋若古背靑若古淳比其龍孩淳典也則若入紘入殥入澤之雲足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嗟乎若則梁者眞欲以此道圖後凋者也昝蘇子瞻語舒煥云歐陽公天人也意天之生斯人甚難非且休息千百年未易復生斯人余憍人也意遂信之直與造物者相悟無孛矣而世乃有若項如則梁者乎中央帝七竅儵與忽鑿之殆盡而則梁持削睨其旁不作一似必欲鑿之使出入爲四千母陀羅臂又出入爲四千母寶目者海賓生若人吾竊憂造物者心

未有期也

卓珂月稿序

黃帝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兵莫憯于志矣夫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有憂患也夫操刀者刃處前鐓處後前刃黃帝之術也後鐓老子之術也刃鐓無兩柄黃老有兩術哉過用其銳以戕物物必反戕之不通于陰符而刃是操申韓所以愁血指也卓珂月負奇性自稱其文有刀劍之氣驟讀之刻畫峻削洵有類刑名家者比其精言握悶雖陰符及五千言不能過又不覺肅然却立驚其智深而勇沉而憂珂月者猶以恣筆詆訶俱見之韓爲珂月憂夫酒入舌出舌出身失古人猶以爲誡而善默者反用沉酣六十日自全詆訶凌轢惡知非古人所以不藏舌人物者哉雖然竊嘗有窺焉師尚父八十年藏身似老子而會朝一戰似黃帝計當年雄姿惕覷視七十萬衆如拉朽而敬勝數語又何其小心翼翼也大凡才智搏擊之會奇鋒迸射莫可逆制而一柔之以小心則自乎當此之

則盈寸內亦自覺有兵氣鋒爲日月先者刃劍將可得耶古禮有之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夫以利器爲天下殺機之所聚而雍容出之則禮樂宛然矣又何事前刃後鐓者之多械也噫此古今才智之所聽熒也敬就智深勇沉者商之

三支小白新語序

予讀唐人詩嘆前後作者交相困前人之困頓剿竭力去數層僅足攻膚旋而佳境乃在後後人之困類披沙先至者撻攫精鏐以去而後特峰雖厖雜閒拾瓌寶自雄開元大家獨躡前後之會而奪其腴翻意之夷者使沉翻詞之木者使粲翻格之滯者使動沉矣粲矣且動矣更誰翻哉止留一尖脆僻險之徑以遺後而後起者亦寧尖脆寧僻險而斷不肯爲初盛優孟于是一代之風氣遂日遷而不窮姚合選唐詩黜去李杜益亦英雄無可奈何之策乎舉子稅至成弘始振乾隆再駸駸盛唐敵矣余戲謂少陵尚未出安得盛有敢盛隆萬者舉巨觥浮之然讀小白新語翻剝殆盡縱令辭供奉左安石右諸詩流花叟持稷契而來亦無隙覓片席地殆又文飛之極變也夫天下風氣隨才士轉倘自此混沌遂鑿恐小白亦不得不任其辠矣

顧孔昭耦花居稿序

夫風流蘊藉必讓晉人晉人不知也知晉人晉人于萬里遠矣以彼超然邁往之姿中有獨到而意之所適幸爾神會益自有其人存焉不在態度間也余每入人書室見案頭置世說一部几硯楚楚咳唾作態爾袂閒時出香氣對之輒欲噫噫嘻風流之厄至此哉吾友孔昭神思閑寂與物無迕怯怯若不勝羅綺而中實淵箸其爲文殆不名一家而間出小題義供客徃徃脩

然玄澹具丘壑之致人若文髣髴有江左風夫子長著書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而偶一傅滑稽暫爾遂足槩名山之副哉況狀貌如婦人好女者其袖中乃有百二十斤鐵椎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世人見孔昭恂恂或僅以清雅相目而讀耦花艸者又未嘗縱觀篋中之藏蓄一取而供之發花劣石間又以兩袂之餘氛拂之孔昭不大厄乎余故力言其中之所存見風流不墜自與貌晉容者十萬里也

壬戌廿房選序

每歲房書行世安仁與太沖交出而士偏以其目爲之郵良亦甚苦予患弗能給僅閱一二名選垂畢輒聽友人持去終弗閱全帙蓋非徒病懶也學道者當刻自愛護愼勿多見凡劣以長鄙夷一世之心故予之于文也鮮所涉多所欽同社中號予爲不苛頃陳發交有壬戌之選謀以爲汰之責分責予篇什既繁厭惜易起安仁不數過也太沖則紛然至焉太槩十不得存一

而參閱時復互汰其所未汰是以所存益稀友人有詰予者謂予故非苛于文者也盍以寬佐之噫獨不聞劉夢得之論文者乎文士各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予念斯言未嘗不悚然正襟而坐也文無論工拙要期于有光光既外射更當辨邪正焉彼耿耿然騰一隙之焰者小明耳彗孛之長夏星流曾不及霣地成石惡足比數若夫詭矞自恣光焰足以駴一世而弗協于正

此乃所謂攙雲如牛攙雲如馬者也亟思轉而爲流落之肯令張芒角乎因嘆豪傑之有正嫡者千古來不可十百數文章之有正嫡者千古來亦不可十百數又何況三年然則茲選也世容有病其寬者予故非苟于文者也

五朝文畧序

士人習絲之深既有深于制義者哉聚兩京十三省之豪傑晝夜角逐其內而謂百世後隻字不得傳吾不信也然自洪武迄今存者不過游戲不經意之小題義而至于柞理之文九豪傑之所專心致志于其中者反習焉不工工焉不傳是誠何故焉蓋小題義得縱其材武而入于理則束且窮違收繫雖高奇者不免銜世法于胸中此念不淨則種種氛壒皆得而侵之拔之所以不得工也工矣片語膾炙萬眾爭拾之天下但見雷同之衆而不復知作始之藉等夷視之矣此其不傳一高材捷足之士吸取精意別傳新藻出之天下更以後出者爲膾炙而以原本爲饅餘棄之芻委就也此其不傳二一人登義爲眾爭出其智以求勝蹤復將留之固必畢而翻之再翻之後繼新探脈者亦得以精粗矣前人此其不傳三始而剽襲繼而脫化終而鼓新前人已無餘地矣而又或有庸鄙無志者

于他人披剝殆盡之日依然剽襲如初于是謏
闒交集併作始者亦蒙惡聲焉雖欲以隻字存
得乎此其不傳四獨楊貞復閱數十年猶新然
宦稿耳賤不合于墨且禪邪也理又不合于儒
故偶乘剽襲之所不到以大其年豈文之正哉
許敬庵鄧定宇諸公皆淵然邃于理而乏才鋒
學人罕習之才鋒敏妙許鍾斗一人而已而淺
于理書心士不盡服也唯湯霍林得許石城鳳
度高其識以來天下而天下翕然宗之至今未

流溢觴不可尸雖論題神者謂題神不在實字
在虛字又不在虛字在無字處似也宗湯者遂
至低聲下氣以無骨爲有度無味爲有養舉聖
賢精深切實之理士人光明灑濯之氣悉以柔
曼銷之此其獘在滅題中之所有論題脈者謂
某字根某字某句根某句某節根某節相題者
須如子之顧母似也宗湯者必併顧母之母夫
母之母猶近也併路人非母者而母之有一人
不以非母爲母則坐之辟曰法脈舛繆其煩也

不啻如商鞅之刑棄灰其解也不啻如商紂之
設炮烙此其弊在贅題中之所無若此者固自
以爲深于聖諦者也其於聖諦乃若此意者彼
亦自有獨剏之奇而衆特剽襲焉脫化焉披剝
焉又剽襲焉以至于此與曰非也始出時天下
舉而譁之非譁其奇也譁其凡耳而不逞才不
使氣其說最與無才氣者便凡平時囁嚅瑣屑
不得揚眉瞬目于人前者一旦位置居豪傑之
上以故類多而地日尊雖豪傑負才氣者亦俛

從之此無非無刺之文所以盈天下也萬曆末
士始爭自震厲而挃楛乍脫或至夾蕩於是則
有嗜古者好琢似于似經之辭以爲奧而不必
衆之解中之安欺人者亦不免爲人窺又有佻
達者以靈變自憙譬如輕儇子弟有諧謔而無
莊語有疾趨而無雅步端士弗之欽也至于蹈
厲者相競爲北鄙之聲則憂時者已楸然如洛
中杜鵑矣以故數年來壇坫蠭起而文家牛耳
終擘睨而無所歸意必挾至奇之才鋒挾予止

之名理奇足奪贋正之氣正足折贋奇之心任後人爭爲剽襲爭爲脫化爭爲披剝而精微獨到之處終有剽襲脫化披剝之所不能盡則遂將以後人無可誰何者獨垂于大塊之間使後世讀之者莫不欣然解頤逌然會心伏然擊節曰異哉經史子與集之外別有奇文焉在此庶幾哉不羞一代之業乎而吾未有所宗也徒慨然嘆習緣之難破而已矣偶選嘉靖以來文妄致其喋喋云

二　剩義自序

家夫子之教余文也曰從理路而入脫理障而出以故析理自娛余垂髫時已津津焉性極淨動自有所觸神輒躍躍欲飛去而一坐蒲團萬緣屏擇雖迄今無一獲乎然爲冥甘苦偏嘗之矣每思路初入如獨行空山苔徑幽寂衣袂間時聞芳氣又如舞雩春風三三兩兩又如蘭亭好會蕭蕭散散若有意若無意得趣特深蓋爾時揣摩之念毫不入於胸故往往有雋永之味焉甲寅年始入闈場相務爲聲色砌之湊之修之飾之種種供歷苦海乙卯後始憤然願爲天下雄戊午膽氣差王手腕漸熟庶幾乎運斤成風曾吞雲夢澤筆湧若耶溪時時有焉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時時有焉一拳打碎黃鶴樓一腳踢翻鸚鵡洲時時有焉然有太白之跋扈飛揚而少子美之沉鬱頓挫其氣往往噴薄激射而不可遏出以質友人友人有時解頤有時擊節又有時瞠目直視由此觀之余

文可喜者固多可愕者更不少也廣東知非程
尚戒余云予勿使善氣善氣惡氣兩者並行世
間無有差別余因思生平跳盪之氣先伏于心
而徐發于文又將獨現于容貌顏色辭氣之間
此必非佚然自放而已其發必將有所中愚之
不覺汗浹且氣安有能籠罩當世者哉曹操挾
僭專之性握生殺之柄一時豪傑各懷蹈虎尾
之懼而禰衡毒詬怒罵恣其馮陵其膽氣誠有
大過人者而李白無取焉曰魏武營八極蟻觀

一禰衡及白之氣使高力士於殿上也乘醉落
筆旁若無人自以為一世之雄豪而玄宗又月
為薇子可見氣之不足以動天下若此是故一
徃無前之氣必抑之使沉夷之使平分毫無異
于庸人然後可以荷天下之事而不償况文士
尤浮蕩而不根者哉且吾嘗游杭之山矣初涉
山麓湖光千頃逶遲而上西湖忽浮樹杪間又
數武忽覩浙江之濤又數武見東南無際汨汨
焉若黃塵漲天者蓋海天接也俯覩西湖不翅

瀦滄同行者踴躍呼絕謂生平此觀仰看松梢
日輪可捧而御也反而問山僧曰頃所登嶺何
名僧曰無嶺也曰高甚矣何謂非嶺僧笑曰樵
徑耳同行者相與爽然若失可見文士寥寥自
以為氣高天下者皆認樵徑為峻嶺者也當世
不少智人下瞰文士渺乎其少咆哮者如蛙怒
叫號者如蚊鳴雄奇者如家雞稱霸于羣雞之
中而余乃斂然弗顧謂斯次之磊落鋒鋩之鍛
利遠可自張其矯而弗思調劑于中和不亦隘

乎余今而後將空其中以受當世之藥石脫理
障而出仍復從埋路而入庶是以破樵徑之小
覩而鋤衡白之頑骨矣噫此豈易言哉此豈易
言哉巳未孟夏命老蒼頭錄舊稿百餘篇而書
此為序

送錢彥林序

彥林之為人也有燕趙風平居慷慨論人物小不快毛髮盡立以是臧否古人多矣古人不知也以臧否今人今人乃大恨夫彥林豈苛于人者交游有一善未嘗不津津道之其意亟欲銜告諸當世之人或拂戾則斷斷然與之辯其好揚人善若此然至其詆訶人也亦復痛發無餘辭雖素見譽者莫不人人自危也嗟乎目前之人畏予敬予者多矣愛予者幾人哉屬者尊人出讞三輔獄報 命還 朝彥林將其家以北當與燕趙之士游窺其囊則詩若古文辭凡臧否古人者皆在焉試從耳熱之後按節而歌之以求友燕市中豈盡如目前之人不相亮者哉然我嘗與北歸者言矣問有俠而隱于屠者乎曰無有也問有歌風擊筑其儔乎曰無有也所見士大夫率淡謹寡言頂與踵恒相接如是爾矣然則以彥林遊其間又安能甚諧也邪慎之哉吾憂其申申而詈予也予長年二十徧遊江淮

而文益奇予適如其年歸橐之富必有百倍于今時者吾將試其臧否古人者何如也

贈孫癡序

六七年前曾遇一癡人蓬頭穿窮袴果腹而脩髯性嗜酒口中多作不可解之語一發輒竟中人遨之相或瞠目直視竟日不肯對或逢人道上則又領餌言之間發人陰事爲市兒所笞詈笑弗與較叩其姓名不答固叩之則詭曰我沈雨脩也因共目爲沈癡沈癡云今年來忽詭而孫衣冠舉止稍易向年狂態而奇中處益絕餌項相遇錢塩軍坐手大盃灌塞上葡萄酒喉間

汩汩作江濤聲縱横諧笑髯張如戟令徧相戲下巻頭鮮首肯者毋閱天雄健兒亦慨然發無人之歎意勃勃欲封狼居胥也於是舉坐矜肅歎雨脩非癡人而雨脩則出一横幅率相逢者所曲繪其癡狀嘻嘻昔海嶽忿米顛之目至有辯顛帖而雨脩頗惟懼癡名之不歸人既不信辯顛之非顛也其誰信認癡之真癡哉嗟乎余嘗憑弔往古閲沈淡負奇者多托一奔走之技以物色天下士而天下士沈淡負奇亦多作狂

癡汚使人不得問天下大矣居沽中豈無有材覆將相者乎子且飲我將以問癡者

壽錢母序代大人起草
錢長君居長安念母太安人甚以疏上　聞
詔許歸省適會太安人七十里中懽然謀所以
觴太安人者而某適奉　使過里紘語某曰子
子家子也其爲言太安人須長所事言日遂澤
無若儒之顯而視之貴鮮不望爲廟廷用者也
逆起家事王鮮不望其霖雨天下然人主處旋
臺紫宮中一念聖壽澤數十世一念頗霜雪亦
數十世其始必各有一言入其隱以種數十世

之因而外廷莫知也朝夕經筵者或知之第使
快心之語纂組以入君上之耳纘而片言神動
則濡澤于物將無窮是以賢者恒樂居焉又或
廷竹朝端無可爲黜首請命即德意層累而下
逮宮府文書止矣終不逮赤子之身志士或恨
之譬之委嬰兒它人手而旁睨焉旁爲焉縱人
盡如我終不如內諸懷而親哺之之爲快也故
良二千石之得行其志也與天子侍從臣等益
當論之親乎上者功大親乎下者澤淡皆足快

霖雨之徵者也今太安人爲令子慶有底績矣
長公遭遇　明聖　斷自宸衷親擢爲第一人天
球大衡寶之次君又方爲　天子守股肱郡羣
作所視何以踰茲長君入體閒也每日焚香祝
天曰臣委蛇辭臣之未竟可稽手以報　明主
是役也顯爲　社稷羅賢人太安人聞之色喜
稚次君讞三輔獄多所平反遷守大名聲名蔚
然著焉太安人聞之又色喜謂君所以怡太安
人者何如哉方今　冲聖嗣服殷憂未平大名

古天雄地正來國所謂北門鎖鑰者京都保障
實遇焉畸沃　帝心倚國封守吾知兩君尉文
安人者當有在也夫世人全活鱗介尚能爲其
親延齡況兩君佩慈訓也以出方且壽吾　國
壽吾民而太安人取什佰于億秭中大庸可量
邪某不敏竊附引屑壽于無疆者莫過于此敬
隨諸君子執爵以獻

賀某尹序代

安福某侯令瑞安仁聲遐聞於　朝僉謂瑞安不足以久辱也於是下邑二三同人在　帝都者相集謀曰若志里中父老言乎行矣善事天子莫圖報桑梓其爲我擇縣令當今百辟誰有右某侯者乎舍此其焉求由是則冢宰以更邑　請矣而瑞安吏民聞之驩諭中丞直指願留者日數千人遂合疏上　請如吏民言諸同人復要冢宰固　請久之題　詔許下邑方侯

之遲遲來也窮鄉之民日出擁市人衣而問曰公來乎曰尋至矣民則大喜歸而傳告里巷已見迓者弗時至復疑曰公來乎或曰弗復來民則戚戚自恚曰吾儕小人窮民也敢冀乳哺乎且怨曰諸大夫辱儒耳豈能致良吏與汝曹無何侯至民大喜過望既下車吏例進羅具財用惟謹侯愕然曰誰寔作俑廼蕩中人數十家之產以媚新令趣持去更以其直進我將贖田埋骼焉自潤名一錢以上者有如日令下民皆引

壺觴相慶而好持令短長者咋舌寒亟尋出教與門下諸胥史約門外主寬門內主嚴居無幾悉汰諸胥史冗食者又居無幾悉發其宿辜被逮者皓若乳貛之就束也而小民則快若纏難之出湯火喜如不勝自茲有政具舉令朝發而遐吟夕作歲謂侯之于民也詢所謂殫心者而侯則將進達掖士商冀諄諄然導以其苦之所就嘗士心倍驩會侯以覃　恩拜　綸綍之錫國人胥慶茂才十餘曹徵言于某某思宋韓公

之入西府也蘇子瞻使門前諸生作賀啓數百言輒裂去曰明公豈此少哉要當有輔于左右者令某誠不習諛而新政之快又巧如人意所欲出將安所托以附古人詩言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從下邑之迓侯也瑞之人靳弗與相與距城闉而詢雖古雍輪鞅不前者寧踰斯乎臨下邑數月耳民已豫愁渝年　奏最　天子復謂下邑不足以久辱當奈何嬰之念乳哺也益若此自今以從民一如侯

之所行者而謳吟焉矣還一如民之所謳吟而行焉嘉惠庸有既乎然則二三子入賀其亦賦振鷺焉可也

茅簷集卷之五　終

茅簷集卷之六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雜著三

趙母傳

家夫子數言趙歸父暮年所窮老饘粥不給而逆旦浩歌無足戚歸父者則又數言歸父母能守叔立趙孫也嘗遠事舅舅病疫親爲視湯藥家無可任左右使者親爲滌第蓐關舅之殁也趙母亦疫且革矣羅而起起而仆仆而復蘇猶急索家經加諸身也逮事姑姑病疽內潰幾殆趙母親敷吮之已復病疽血樸餘年腥騷不可忍趙母日爲之滌浣乃其姑又繼姑也夫巨家好爲富貴容新婦晨興拜舅姑平居或不通人聲一室之内如客如路人下逮里閈禮法寖微爲翁褻姑績婦半翁姑立幾與意有存者然亦其睇也則亦翁詢姑語言呀乎有不恥爲若翁流第蓐者哉蓋雖女亦翁雜之事後姑尤鮮有令聞何者乾餱相語言猊煦煦則各自謂有慈孝名文而

不倩其兢不能長也齵痂涩積其其良婦乎哉久之歸父之父殘數絶數甦子然影相吊也兩閱月而生歸父歸父之叔乃爲祟有屋數椽奪之有田數晦弼之不快也聚族而迫之嫁弗聽則將猝其子趙母號曰天乎未亾人何靳悉捐遺産以活此兒此兒何罪于是家四壁立敦飪嗇膚攪扎扎不輟或冬夜龜手不廢拼澼絖且策其子使成名因得而卒業焉然迄今已五十餘年歸父猶困諸生間識者固已代爲歸父戚

矣歸父名璧父名錫嘉善還市人也歸父母姓顧氏一十五歲而歸趙二十八歲而寡上八十六歲而家夫子言之令頒其廬八十五歲卒卒踰年而伊爲之傳

曹鴻甫傳

吾里有躬行君子曰曹鴻甫先生諱烈字允和更字鴻甫病不復能讀書也自號青箱居士先生幼不好嬉動履有度羞與凡兒伍長乃益攻苦出入經于先秦兩漢言其讀史則揚厲千古概如見之至圖書律呂天文地志之類鉤微摘隱抉前人不及究者著爲論古奧奇碩蓋浸浸成一家言矣顧弗以自詫曰觀象測數于身心何當吾人精神當與千聖相陟降奈何借借爲

掌故言哉遂矢志濂洛諸書亭如也嬌如也無逐繼趨者已乃肆力舉子業業既工而病作數曰我家世業儒數窘于遇我復終於此命也夫伯若季在余也可無恨于是悉謝故業聖人之學乃益專其學以無欲爲極立誠爲本病稍篤勿復事耳目楷坐一榻怡然自娛每語淨曰人知生之必死不知死之未嘗死也吾支體日就銷脫矣靈覺不滅于疇昔此非前吾生而存後吾生而不亾者哉顧常自歎曰死可也就生人

之法則我未可效昔人尚友尚而論世吾輩誦
詩讀書顧交臂失當世之士冀得負笈就正如
心齋之於文成者而病弗能也資既不敏不能
如匡之傭作柳之手鈔冀得廣蓄典籍緣猶遇
精庶幾其有獲焉而貧弗能也吾其爲天地之
蠹民矣夫每思恒願解緩曰此生無所樂獨幸
見歸季思先生擇交邑中子子乎其難之時相
過從者惟吳蘧菴先生志遠朱蘆墟先生國望
卞子孱先生洪載莊含英允燦蔣承完寳裏蔣

承徽鑑裏暨家夫子而已嘗有風之諷意爲錮
曰計者笑曰昔人十日九食而得不餓死今我
一日再食猶欲營營何人之不知足也且我不
能強吾心而使吾曰明矣洢侍疾半載猶子覲
我慎言語節飲食諄諄誨之不置數見其憐憫
僮婢曰夫人既舍其父母而父母我矣庸使之
忍乎因誦元亮疏云此子亦人子也其介而慈
類如此卒之日父母昆弟從容握手神色不亂
息漸微也以絕年二十八子尚幼手輯蒙養錄

果行編遺之俾之仿繩尺云魏學洢曰於戲先
生洵古人也與哉憶隨先生時余髮既燥矣亦
非不知程先民者然距今六七年所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羣居終日言不
及義好行小慧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然則當日
之罄竅纖薄意必有甚于今而先生之敦重嚴
毅又於今日爲無雨然則曩者余事之其殆以
余爲非人也思之未嘗不汗下叔廷薦者亦受
業先生之門者也恒道先生善誘人述古昔稱

先王輒欣然庶幾遇之於戲此豈吾人之奮厲
則然哉然家夫子每疑先生戒容色慭辭氣動
靜語默進退出處無之非考亭者而晚顧與考
亭慹專好姚江之言惟洢亦疑之乃今而知先
生之志苦也憶隨先生時先生之疾深矣越數
日輒嘔血數升自度病必死居恒語及悽然有
日暮途遠之悲彼恨不一朝頓悟快覩性命之
全而茫茫窮經云乎哉不得已而希捷徑于姚
江宜也若吾曹悠悠忽忽怯于循途思先生其

亦可少愧矣

嚴公傳

公諱國望吳江嚴墓人令姊丈也嚴傳自勝
國代有聞人公生而家業饒稱富人然仰焉取
俯焉拾若弗恐業旦夕耗者故雖不可謂無尺
土一椽之藉而其功與篝露藍縷跋涉罔家者
不殊居久何遂成素封於是戚黨窘乏之者周之
所相識待人舉火者給之值歲饑饉者載道富
家類不能出升斗貸也甚且乘其迫以爲利者
有之而公則慨然出其粟以賑塘且陂國人若
之誰不秦越人視者而公則起而考工不愛傾
其家中貧人皆稱之曰嗟乎 天子如尊卜式
以風四方二千石豈足道哉以故吏吳者咸矜
式焉晚而杖於庠然公故甚憎事字閭里若嬰
兒唯懼有一人焉譁於側者鄉里中或譁焉公
必尚爲之居間惟懼其有不釋然者故髮之白
者目眞矣未嘗一識郡縣吏足跡所至亦不能
半千甲然而致有獨鍾名畵般集雲巒煙島絕
壁斷岸變態朝夕几案間笑語人曰吾蓋日與

茹芝之徒杖履逍遥於其際也課長子以周易
課兩孫以尚書晩乃爲仲子討農桑蠶芻牧徧
藝果木鬱然畏佳其痾也客爲之寫生公謝曰
余嘗聞之吳文定公矣畫像之作記禮者所不
載賢人所不道今若紀道化乎以詒後死可以
行久長與其寫生者神之不存行見不可傳者
與槁骼俱也因自爲行狀以卒論曰海内賢士
以什百數然必澤及人者爲真澤聞之更樂爲
人緩急田夫里婦相語於寒窻風雨之夜往往

爲流滯而姓名弗傳不亦悲夫搢紳貴人閭巷
或切齒乃走聲名于四方者又何比比也此豈
與有深澤哉於戲若嚴公者庶幾不與槁骼俱
也乎

沈少蘭傳

南漿吾宗之所聚族而處也南鄉北舍煙火相
親士耒婦杼戶無異業吾夢寐恒樂居焉因念
篤行如沈少蘭者洵古人也慨然有傳疏其佚
事

少蘭名應奎余兒時猶及見之身偉而頎其聲
雄數賈于四方里中呼爲大客云慷慨好義有
古烈士風及居家則恂恂如騃如嬰兒如靦一人
俯仰爲龢笑者五十年

父垂老教授里中少蘭悶父勍即日逆以歸家
中藝蔬草蓄厚利也父日往來陌上覘之少蘭
日奈何令老人僕僕赤日中乎即日薙蔬草
嫁諸女弟凡奩具及往反禮際無弗備物焉且
有儀曰此吾親所素愛也里中父老時至則取
雞黍斗酒相儀必極生平歡曰此吾親所樂與
杖屨往來也

偶一歲中父老多物故者少蘭戚然謀諸婦曰
是廬也吾志庚爲之而力弗逮也雖然親者矣

他日忍以不安其親者安其身哉遂庚之郵力
謝舉贏勿顧焉
里中婦多事佛茹素母老將從之少蘭憂甚夜
就寢矣且二鼓矣趨跪臥前曰兒貧邪兒泄泄
邪兒奉養未至邪兒婦服勤不如意邪涕泣引
咎者萬端
季弟賈于杭蕩兄貲少蘭終弗言唯恐以昆弟
之故憂二人
少蘭初無子子猶子元錫深厚元錫已元錫將

婚少蘭有子矣家又替適以事滯蕪湖寄家人
紙云元錫婚事莫苟且苟且是我以子薄猶子
也我寧後吾薄于我子之婚後子之婚也既元
錫果薄然少蘭已弗及見矣
伯父嘗以役之宦當告少蘭備而代
伯母無居爲之小築一椽一壁必躬焉已又無
以葬爲理葬事啓土覆土無不親閱焉者
嘗買陸氏屋主人及居間者欲立券少蘭堅弗
從叩其故曰彼中丞簡齋公後也中丞吾鄉賢

者市其屋已忍矣更忍令子孫執券而咨謂某
氏子契乎
客有鬻他人田者已而敗訴立屋券以償少蘭
憮然曰彼固衣冠遊人間者今事露顏色不勝
沮喪矣又何庸券爲里人聞之各愯然入情謂
少蘭長者
嘗賈于杭值杭饑攜麥千錢而奇羸商利其追
而閉之糴少蘭則減價盡糶之
居里中人或以急請輒貸之錢或不能盡償弗

較復請則復予人以事叩門雖夜半風雪滂潦
險阻無一辭今之日遠近若失左右手

曹伯化傳

曹伯化者予鄰翁也予舊識其子宗鄭近比屋而居往來益親宗鄭嘗言王父心玉公有古人風居嘉興白苧村精岐黃言任俠樂施予蕩其貲以弃比老以予家日落徙因倦亾故人沈憲副陸川先生及弟介川先生聞之喟然曰誰令曹豪俠一生而老無歸者不幾詒握齱笑邪此乃吾兩人過共延至嘉善居焉相與給之者甚備陸川兄弟卜墓地併為心玉買地墓傍曰百年後死者有知我二三老人當時相過從也心玉公晚而娶于吳年六十伯化始生伯化幼有至性且甚穎敏之誦聲朗朗徹戶人咸厚期之然心玉公老矣家又窶安能執脯脡從博士弟子遊乎亾何教之岐黃髮未燥輒能療奇疾見者皆曰真華陀家兒也顧弗肯竟學獨好為大書書日益工因得以餽遺饟父母閒客他所人為陳新果非父母所嘗食弗敢食也久之娶婦郁孝聲益聞當是時心玉公已八十吳亦六十

二交四顧肅宗度無可為怡老具如郁事之甚驩心玉公年八十三臥病郁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比葬毀瘠幾不勝喪既而善事吳十年如一日吳老婦含哺哺之如哺嬰兒吳年八十終伯化歎曰微是婦我何以事我二人錄是深祇敬焉終其身未嘗不雝雝也郁沒遂不復娶撫諸孤極慈伯化雖食貧乎不自褻于人其與人也莊閭里多安之嘗道遇癱瘓者因頓大雪中留治之不數日其人起而杖再數日棄杖走矣其人願傭沒齒弗聽資而遣之髫年所習間一再試以起人于阨往往奇驗然亦不數試也與予鄰二年卒婦郁舊居祖塋鄉者沈氏所予地也宗鄭更市地合葬焉葬畢宗鄭過予偶語及墓銘所自昉予因曰昔子瞻不肯作墓銘退之則為之劉乂嘗持韓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為壽韓蘇小異如此雖然文自因人傳耳人何嘗因文傳苟非其人纔隆而金如丘陵亾益也宗鄭曰子于韓蘇則奚

居曰荷過濫矣蘇亦過暇孝子之愛其親何窮之有聞他人懿行懿行祝之苟其出于親也者不翅軼曾閔而過隨光也此非苟爲私而已不爾不足以爲孝士能弄數寸之翰而人子閔然以效者要之稍有足述即與述焉衛惡用子子爲宗鄭孩然再拜曰苟如此不孝孤之幸也不復望銘墓敢丐數言藏于家予遜謝曰敬諾遂爲之銘次其語

雪鷗閣記

雪鷗閣者何荻秋菴雪鷗閣也荻秋菴者何子吳子別業也蘆花之崴小樓出焉焉樓而觀之躋而伏戢翼而臥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爲雪鷗閣閣負陸爾前堤爾短扉側啓偃枝登降爾乃波濤浴浴焉步屐之下徐眇之峩然閣也風蕩之則扁然舟也遙望亂葦中炊煙斜起小艇飼出者漁棹往也旅而歌推篷而方儀者田豐泛也颶颺者風起于青蘋之末也齒齒者

石也往來湍湍者湍相擊也水與天接介焉者徑尺爾矣露之晨星之夕遠而望之忽若大江之中橫亘豫章者焉霍焉開也廓焉解也栩栩乎其得之也長天萬里鷺鶿翔也短籬茅屋頹枝殘雪疎疎而密密者龍眠畫也西風蕭落草木萎黃有懷伊人川上徘徊則瀟湘而洞庭也予與吳子嘗與王峯歸子錫山高子詠歌于其間謂可以寄趣也荻秋名焉閣之爲雪鷗何躋而伏戢翼而臥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焉樓

徐觀則類有然者焉故名爾也門人魏學洢謹
書于此而樂之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趣其寄
焉已

息關文

僕才非繡虎性比寒蛩一意硜硜百事憒憒困
守郭突之架頗類專愚數窺董傳之園實有嬾
癖慨一覆之弗進懼三立之無成撫躬自知逢
人埒丹鳳悚于耳負翮之翦性欽九年而桂之
功巾馭有叔度之汪洋游思盡瑕更玉有伏波
之貫鑠儒骨立堅對此翔人慚無一得徒抱五
窮之技曾無十駕之勤遠馭難期坐馳不止鴻
鵠將至鬬我弓而射之鶯鳩何知控于地而已
矣猶未免爲鄉人也是焉得爲丈夫乎今年以
來失學尤甚三月三修蘭亭之禊偶駕南蘇五
月五賦蒲觴之詩尚稽北棹春夏倏易德業俱
蕪不着祖生之鞭幾失江郎之筆彈馮驩之蒯
鋏羞澀難堪碎阿黑之唾壺感慨交集笑頭角
自露今何成乎觀髀肉復生重自悲耳羌申申
以自詈忽感感其靡寧乃援手生平虛損臂筆
枯心折妹負燕領若欲憤發爲雄庶幾翻然更
始用是布騶無忘束茨自備勿憚百千之[illegible][illegible]

集二一三之侶發交銳志舊業一夕九迴季若熱
秉世資一日千里自謂糾合有日行將摩厲以
須不虞客子之徒來適值主人之多事長松其
祝裔木初還賓戚麋至者浹旬杯盤狼藉者并
日余自案塵成積乍與書晛相親如負重擔而
弛于塗息肩方知勞頓如行日中而入于室寒
服無一分明嗟神氣之未蘇覺房驅之甚憊若
非還我幃帳之適何異加以桎梏之刑兼之蕉
葉酒腸難與荷筒痛飲河朔十日豪舉竊嘗慕

焉沛國五斗解酲實不能也于是息心經客決
意摧關放腳長眠先學希夷之睡低眉枯坐徐
結幼安之趺蕉蔭成林時剪葉尖書字薔薇作
架每從枝罅傳餐夫執輿者爲誰任其來徂得
其門者或寡聊且優游搆于盧編殺青欲逼何
須邀伴同觀讀留侯傳浮白自豪安用擕朋共
飲留心妙諦莊誦六如流覽昔言爰觀五宜雖
書萬卷南面何以過茲拈花一枝西竺似乎不
遠予曰吾弗能已矣詩云終不可諼今倘遇同

調之儔言念索居之苦集賤尸外駐馬江干喜
不可言私則有請聽高賢之快辯誠勝十年讀
書柰不敏之凡才未堪三日刮目稍俟檢編有
獲便當躡屩相求今仍積弛之餘未免退速是
懼謹閉情函之谷一丸泥爲封若犯鹿門之關
三寸管加律

古錢說

人徇不可以有嗜也嗜則愚仲弟初藏史于為撰紀元考因戲爲輯古錢并直以積改元也國法不脩錢制紛錯可籍以觀世焉不一日貿唐宋錢者接踵多不辨文摹朝鮮亦有至者而開元太平居多開元非玄宗錢也唐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武德中行開元通寶輕重折衷遠近咸便故其流于世也獨繁太平不知所起吳主亮梁敬帝皆改元太平疑俱無錢宋太

宗號太平興國意者其宋錢與最後得小錢一其文曰貨泉大錢一其文曰大泉五十皆新莽物製度始末具載班固食貨志及范曄世祖論中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夫既不以莽故戲錯刀我于此泉又奚惜哉舊錢累百一旦以數者爲之長自後繼至大氏皆重出予意亦怠甚矣而來者不止或晨戶未啓髫髻已持錢候門外予于是聞而笑曰弟汝亦知買齊桓公歃血盆者乎程氏嗜古玩羅此盆千金衆皆以桓公不歃血譁之程恚曰僅言不歃血耳詎謂汝無盆乎解之以質與否吾惡乎辨諸昔唐裴相國得古盎有九字帶其腹莫能識兗州魯生曰此大篆也九字乃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公寶之猶鍾玦郜鼎劉舍人賦笑之曰桓公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第八盟是歲安得以盎稱公夫猶使今日之言贋者而盡如劉舍人言贋可也不然且聽主人之實之也漢武帝有故銅器問李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

公十年嘗陳于栢寢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數百歲人使主人之言眞而果如李少君言眞可也不然自今以往且願受予之千金衆皆笑曰舍人易少君難聞者莫不絕倒令予一時游戲耳而居然以愚癖聞于人與彼買盆者曷異哉好而不已周景王大錢行有至者何況西京三官錢弟其識之人徇不可以有嗜也

瘞雞銘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噭噭可里許最善鬬數攻敗其羣聲息所至鄰雞率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藉雄之勢以侮鄰雞稱霸者數矣客曰余嘗遊燕趙齊徐之間慱蒲六博蹴踘獵飲稱豪俠者組踵也竊覩其鬬雞焉茲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亡何田家子詒余雞一黑鬣而絳身內之羣會日且暮失白雞處則血淋漓被毛羽雄他雞無辨與黑鬣者鬬方罷也蓋初鬬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故各不相舍以至困而白雞之左目遂眇明值老嫗至乃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而卻徐而前遂狂叫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焉者雌則轉而奔雛羣執視之見黑鬣者兩翮血縷縷逐齧翅擊之逐北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懲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頃反後其雛凡十二悲鳴母傷主人憐而瘞之

園自是之後則黑鬣者稱霸里中矣銘曰

生乎雄死乎侗取而瘞之同其宮昔楚子之葬馬與夫子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春夜與仲弟論文數條

鳳凰之鳴高岡也大音金小音鼓而凡鳥方以鼓舌爲奇不亦劣乎今文集實類此矣壬戌以來時傑各造似于非于之句以爲古奥即枵腹者亦競爲之嗟乎精思渺識實闢千古之未有直振筆出之而勢已錯愕矣何藉鼓舌爲若徒鼓舌而已雖里耳盡驚豈堪見明眼之士哉嘗懷磊磊落落或平或異要當與天下共見之自知爲衆侮而施其舌以欺人光明者之所羞也

勿爲也

唐人由初而盛而中晚蛇神司令矣誰能挽江河而之山曰殆不然宋慶曆間文士尚纖譎而軋茁之調與此亦鬼賀之儔也歐陽子立二蘇之幟以令天下而舉譁者咸帖伏無異辭夫士顛顧力何如耳文中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振衰者方將逆挽天潢豈得遂下流之便耶

然則林守先民與曰嘻肅然哉庸然哉驟驍將耳對茂獲曰不至學古兵法察其夷然不屑之意目中無孫吳久矣況肯爲程不識乎近世號法家者大都守憲墊之所共曉而間出律外之律例外之例以尊己而繩人善用之不免爲街亭初著小錯通局不敢下一子悞用之則房相之陳濤斜已矣試想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豈不卓爲天下雄也哉法家論法法應如是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蓋才情之傑出也才與情一乎曰是不同能描弄柔奇者盡才也妙極哀

樂之致者幾人哉古人中唯三閭大夫與司馬子長情最深讀其文如刺船達萊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悄然將移我情蓋皆得情之哀者也詩三百篇其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者情不啻千變而苟非有慧心焉曲盡之安用不情之藻繢乎故曰情生文文生情才與情合斯之謂文人

智勇項相望也獨用于理場如之何曰貔貅萬隊仰函關而不攻可謂雄傑乎析理者當鼓其才情之銳以蹂躪于其中其酣也如岳鵬舉從

百萬軍中奪其纛而舞不然者亦當如李臨淮納刀于鞘旗三麾及地萬衆致死庶幾哉戰苦陣雲寒含其難而優游于花草之間曰吾能為空靈也直要慧而已矣

細若氣微若聲斯稱溫養焉不能似木雞奈何曰黃鍾大呂定無細響擊武若出者吐音必若雷如此以淺柔為極者則詩家第一淸弱者先據之矣何從數李杜哉八風十二律用之各有攸宜而材力之所賦學力之所就要當無悖乎

其人之天不度其器而槩以羽聲律之不致靡者幾希故世有謂簫聲類鳳鳴者余辨其為失伶倫之傳夫咸鳳振九苞之采萬鳥悉臣伏為而聽其音乃卑若冶婦之妖柔吾不信也況所謂望之似木雞者謂未鬭之時也以言乎文則未操觚之時也若爪距之鋒交而仍若木雞之不動則徒者攫殺之矣溫養安在哉

尚奇者宗時傑尚正者宗先民今兩無當焉惡乎文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然亦從乎所好焉耳達則為歐蘇窮則為李杜豈能舍此而他慕耶噫吾于詩業未之盡也商詩業而遂及此

茅簷集卷之六終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雜著 四

志伊尹之所志論

士君子之矢志也必一噓一吸恒與天地萬物偕流行而後適滿其性量之所局蓋性也者通天下者也乾坤之小往大來烝民之嬉躍倏歘以迄卉木榮類昆蟲鳴蟄罔不惻然如中其肌膚而其救天下也始急其任天下也始堅苟所

志漠與天下不相關縱孤詣變一世乎不過了一人之事而已於天地不得爲功臣譬如畎澮溝洫石齒齒焉漪瀏瀏焉不過餘儲貲也孰若應龍伏層淵之下奮層玄之上而挾江海之巨流以霖雨九埏也哉故志狹者成就狹志闊者成就闊規局萬岐總各肖其初願之所擬此了周子所以論希聖者必志伊尹之所志也而疑者曰尹之志奇矣相天子放天子而復放其所相之天子而復相其所放之天子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誰復敢蹈其轍跡哉而不知此特尹之轍跡耳非其志然也志何在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噫大哉志乎躬耕此志應聘此志就桀此志迨其後牧宮之役桐宮之舉負萬世之不韙而直遂焉者總此志以論草朽木腐如巢如許如樊仲父石戶州伯者不足語匡濟之奇即傒游黼黻如矣蔓諸佐亦以爲非救時之相之所爲也而豈予予焉了一人之事乎哉問何以究此志

則曰堯舜其君五十里之主朔十一征之烈而九有之民歸之如流水是使湯爲堯舜也因而以事湯者事嗣王是使太甲爲堯舜也尹嘗有言曰湯雖仁其效遲桀雖暴然朝行吾言而夕及于天下是併欲使桀爲堯舜也夫抱一救民之大願于心而遂望人人皆堯舜若此然則後之志其志者可知也惟有一任而已矣汨焉而弗任援也懼其溺我履也焚焉而弗任拯也懼其焦我襦也若此者了一人之事者也一于諉

者也勿爲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
政以獨行之士力苦而志不廓自爲之意者多
焉志苟大矣則見人之不善若已推而內之湯
火中方將疾呼狂奔而救之寧健如探湯也耶
此所謂一噓一吸與天地萬物偕流行者也一
于任者也總之聖賢立志其心未有冷于天下
者也處巖穴必不敢日薙黃薛荔聊以恣我婧
游處廟廊必不敢日兵農禮樂聊以營我職業
處顛躓沸羹喪亂震覆必不敢日呼吁之間有

雷有風有兵有戎天下愕怡聊擇一無大舉無
大功者以巧脫于其間蓋其一念救民之志纔
窘于不能救不可救不及救之地而夢寐仍耿
耿不釋必期一伸而後已所謂志尹志者蓋如
此竊嘗俯仰今古衡量豪傑李唐後得尹之似
者凡四人識似者其懷英乎周唐之際如挽天
潢以濯四海之汀而不見有袞手之迹此得其
識者也氣似者其平仲乎一談一笑光啟萬里
此得其氣者也學似者其稚圭乎驚危之地責

育且爲之肌栗而魏公獨不懾此得其膽者也
心似者其惟洞霄宮使乎萬姦爲歸九天爲正
臣血欲枯臣骨不朽此可謂得其心矣雖然之
數子者或龍而潛或龍而躍或龍而亢且悔舉
足以霖雨九垓而較量在才情氣鬼間則猶然
敵跡之相尋也求志之士有願超敵跡而窮性
體者乎請從學顏子之學始

韓非論

魏子曰韓非其衛鞅乎鞅天資刻薄人也相秦霸秦車裂于秦而韓非乃繼起生韓非死衛鞅也鞅入秦而相非入秦而死然吾不以置軒輊也死韓非生衛鞅也衛李斯之詐行而天下傷之者以爲非業不及鞅又曰非才過斯而卒以斯故死非遇不及斯斯相久矣非以羈旅入秦輒思翹其失而奪之位非策也則又曰非智不及應侯雖惡是何言哉應侯入秦昭王方失勢

而倚任爲獨專故得進之數年而一朝發之始皇時天下既定矣擬一再嘬而啗其全矣而主臣相得斯又方自託于攀望之儔非新從韓來苟不效蔡澤之逐應侯且奪之旦夕間而敢幾幸于曠日持久之後哉故非入秦而死天也天必死之未有能生之者也不爲應侯死爲應侯亦死未已也爲應侯死即爲衛鞅亦必死即其焉而爲當日殺韓非之李斯亦必死曷言之非韓人也韓人入秦即微斯將無猜乎就使始皇

見說難孤憤五蠹之書而慨然與之游遂李斯授之上相不一年而爲韓之倩形必自敗也敗則非亦必不得其死故曰非之死未有能生之者也欲勿死則莫若用之韓用之韓則藉弱韓之資而信賞必罰擢賢拔能廣諸篇今其書具在固灼然備成畫于胸中者也或從或衡借十年之暇以內脩之國中韓雖僿尚足當天下之衡而茲又已矣不得已乃思存宗國於秦廷不亦難乎吾不能不三歎焉

荀彧論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且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操以此恨彧彧卒憂死袁暐載彧之陋若此裴松之極辯其誣雖余亦深以為誣也獨討偶無是事耳果有之當若何曰是不難泄人言以求利勇士不為況危若父乎父若之不言固宜彧見詰則從容對曰彧蓋熟思之自董承死後入公備天下之為董承者審矣奚報怨之有使遽然白之則纍怒之下舉動易乖或將有技鼠而忘器者天下萬世其謂公何此彧昔日之所以不言也豈獨昔日不言而已即今日事覺猶望三思後行毋諂己忌我者口實如此則辭直而誅忠操當為之奪氣縱不然豺貑肆暴殺然以大義折之豈有九錫且力爭而不爭弒后者哉抑嘗案年表實彧仰藥于壽春明年操立為魏公又明年伏后被弒賊操之狠必無藏毒數年者袁暐之謬又不足置辯也已

擬治安策

竊聞之極治可以有爲極亂可以有爲中伏危亾之幾而外蒙治形是焉可以有爲哉匪獨不可有爲也并不可以有言宋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方今承平日久士大夫聞纖介之警恐恐如不及夕聲息少息則復縣縣焉如將增景而上以至公卿蒞黃髮兒齒而猶未已有杞人倉爲之舉未有不啟脣而笑且爲迂者也

嗟乎賈誼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猶危弱耳今則實類于此清平之天下溫飽者享之寄迫之天下舉推而遝之人主人主適倉卒簡付責之平日不任世務之臣火未及然豈容誅殺薪者置一喙哉詩云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今日之謂也雖然請敬陳其愚夫當今所蒿目而憂者虜也虜不在邊埸在萃曷言之今天下非昔罹水火塗炭之苦也非有大繇役鰥人孤人不能自存也非有九年潦七年暵浮骸枯莩之相枕也奴酋訌一方耳又非遽爲天下病然而黠首思亂頰肉衝起市上年少游食往來多奸譎非常之事鉅盜出沒海島者張其燄以招亾藉以藉多衆往萑澤之黨亦且殺吏卒燒官艦北則並邊邑民跪貝門譯之民懷貳全以上得射雕者益寡矣至于狀貌詭特聲音衣服麗雜影忽聚散者徧播二吳閩廣必爲所不可爲而莫能詰其蹤尤有隱憂莫乎今時何時尚可不察其景也耶昔魏羽林郎焚張彝第殺其父子

高歡曰時事可知矣遂散家財結豪傑今蘇松諸郡細民憾鉅家者動輒火其居掠其財畢散婦女官吏莫敢攖其鋒而亂從怨生逆闖者往往稱快夫自古奸雄舉事未嘗不挾衆憤以爲端憤怨下洩大亂之本也危亾之不卹而欲私臆以爲姑繼彼愚人覆狂以喜斯之謂矣適天家屢變國遭大喪人心惆疑未定街巷飛語日數四相驚傳稱熒惑星降地則爲兒童謠言自古奸雄構亂嘯數萬之衆于一日夜之間者未

不煽訛言者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可
無寒心乎哉帝王懾伏天下乘人心之畏懼以
立紀綱而法令以虛聲傳之苟人心肆然無忌
相與角知勇之實而鬬破虛聲之無用則居人
上者情見埶絀楚若徒手之不可搏今夫主之
訶其僕也詢之不敢對撻之則解體受笞豈眞
力不敵哉豈眞計官府箝縛將有後患哉一時
惶怖若或制之而不知其誰制此之謂人心人
心亥則人人攘臂起矣是故紀綱者立於無形

禁於未然鈇鉞束而生繡下民莫之敢攖彼張
㚇被殺易嘗不斬八人以謝張㚇然既敢于殺
張㚇埶必至八人亦不可斬民譁于國冦驁于
野紀綱蕩若斯矣爲張㚇者殆矣爲高歡者未
可測也頃江南米價騰踊百姓羣擁而號之官
市人羣擁而和之公堂之上執升斗而號以詢
夫民至桀亦至悍矣一夫到縣門胥隸挺刃而
譁頭搶地乞哀不已什伍成羣輒若笞長吏而
以罪息衆若此憂時之士所爲慟而幾哽者也

項梁徼眴守通階首田儋縛奴狄令瞋命莫謂
此往事也堂下譟嘑堂上頰再赤再白埶亦卒
卒矣法令何日不繩民而民益畏懼寖至此憂
時之士所爲哽而復慟者也人元氣耗散衣冠
談笑猶人也勞苦寒暑乘之則立仆今天下耗
散久矣特勞苦未極寒暑未甚之時耳可不大
懼與問曰民胡以不畏法曰不畏吏故問曰民
何以不畏吏曰吏多慾故刓法故非法不行故
不行法故平時多枉法故法不足畏急時難奉

法法亦不得施然則振紀綱者安出哉獨有清
吏治而已矣其道莫若懲縣令之墨而重郡守
之推　國家分千八百國之民委多士多士爭
啖之餘懷惻隱者但有人焉循例取盈不至受
賕鬻獄斯卽今世之伯夷矣嗟乎　祖宗朝深
疾饕吏往往寘重辟塗炭既極宜亦當寧所動
念也貪廉者黎民生死之原一經剝削數十年
生計蕭條而直指操白簡從事率取一二科貢
抵出挫之鍔搏兎耳無搏虎者比赳大計則蒼

司臣先行李入矣郡守儼臨其上方以他日之
臺省惡之惴惴不敢逞而彼亦日夜爲臺省地
於外大吏亾所俾民以此益窮案漢書朱博召
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覩其可用者留不能
者罷黜斥宣移書屬縣貪猾不孫者皆解印綬
去更易乎陵栗邑令二令視事數月而兩縣皆
治繇是觀之黜陟更置郡守得自操漢二千石
之權蓋若此其重也今詔節取漢制令郡守得
進退諸令夫令朝下一紙乎邑府夕聞之至疾

也生民疾苦通國難撫至審也訟獄田賦未嘗
挈之肘至寬也守取此五六人者交校短長至
簡也非甚僭脊鮮至縲縶者矣今方遠而文乎
銓曹近而有銓曹焉彼方遠而文乎臺省近而
有臺省焉月有代巡歲有大計束其內營之恩
而近注之于守執不得不轉注之于民用以嘉
惠元元是或一道也且民之去天子也遠嘗澤
不數轉涸矣其得實致之民者郡邑臣耳譬之
剡竹接泉百折入室而邀澤微汲諸宮中餘僅

推意何則遠近之執異也故郡守者天子託以
催稱民者也儼然臨數諸侯之上不可謂不貴
矣然而外藩郡國惟恐不疾去之郎官出守者
同跋承明之廬夢寐猶徊蓋國之權執不存焉
害赤子人手而使怏怏有自卑之心見矣得郎
故郡守不尊好署吏無所憚未有能澤民者也
澤民之道積貯爲先鼂錯曰堯湯遭水旱而民
亾捐瘠者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高皇帝即位
首出楮幣積穀已又　詔天下每縣設四倉其

制本李悝平糴之法李悝本筅乎輕重之權筅
乎又本周公遺人之意豈非利民之良政哉顧
邇年青齊之間赤地千里蓬蒿槐蘖之不給析
骸殺子以給之然而四倉之制故在也散滯權
出紅朽一飽飢民者幾人愛書所入國　聖制
藉以糴粟者也吏乎時不沒罰鍰者幾人夫民
不羣聚不亂不流散不聚飢寒迫身盜賊蠭起
豪桀鼓而用之則不測之禍可一旦構從古山
東一帶易亂難平游俠聚譚古帝王若出諸袖

故時守土之臣得以補苴亾恙迺祭不至乘間發者幸耳天下無易有今日哉然猶可解曰被重留若近日江南米貴往歲未嘗不熟也特小歉耳非有山東之害并無戊申之水也會市價驟踊民相率以平糴請吏遂相率遏糴又各限定價國中商賈不通居人大譁夫貨亾常趨爭集價昂之地價昂則境外之粟將入境內之粟將出盧扭之僑商將故慶之以徠遠商若之何其平之且平糴者乎庾廥之宿時耳非平民間

粟也既不克取我陳食我農又不克走吏圖泥舟之役而抑人價以為平雖肆人于市價將盈昂惡乎平之哉古亦嘗勸分矣勸之非偪之也今則彊取焉故米價雖抑猶昂于平時鉅家未為失苛賤而不任積倡復不利富饒之聲各相戒不肯發繇是皆牢扃案窶人竊粜藏米藏鹽捕商捕賊岌岌不自堅而富民困彊有力者若巧通躪者終匿不肯發也繇是塵甑之家持重錢人市日晏亾所得米而貧民困謗曰傷寒不

藥是為中醫救荒之謂也然茲皆一時失策耳大端則病在庾廥之空虛粟足支一年歲即惡民不甸懼民不甸懼則價騰而不踰不然者小不稔而足以亂夫國家非能長無事也其既必中盜賊其發必乘凶年傳曰有備無患可試云見彈求鴞炙邪然而吏習胥窳雖昔然矣蓄害遂留頓忘往昔之君皇且懼適果好腹而阜後至者之案姑遂迺巳耳外臣不尊墨吏不懲實政不脩愚以莫萬民杜後苗是猶救壓而引其

足也未有能至者也顧瞻時局不覺忽流涕焉執有與國俱終古者其門戶乎今羣臣號一家耳實戰鬬也朝變陳軫而天下從莫聽張儀而天下衡一從一衡滔天燎原天子之權散于下四海之利聚于內雖有賢守令不能不伺鄉背以為工吏道滑絳生民憔悴綱紀日壞職此之繇門戶之擧也必果敢材知冀自樹當世者也雖所同尊所異將自遂其所欲為而朝端翕然從之強者類合弱者誠服纖夫垂危亾援者乘

引倚焉當斯時也順風揚帆鉏豪桀不克自持
而況擅趨之伍傲焉以騁多爲輿議之所非識
者蚤已料其勢之不長矣別有果敢材知者出
焉鋭然犯一時之鋒以與爲難而鄉所不取者
翕然從之輿議所棄須爲材約大夫皆狼狽而
首事者亦爲之殉此時局之一變也當斯時也
強者類合弱者讋服鐵夫垂危以援者亦乘時
倚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再變之後厭緒消
混垂危以援者或鋭然首發天下之難端忽伎

雜著　七之十七

忽賢忽合忽離錐黃帝孔子復生不可致詰者
子之憂時也睹氣焰之方張慨然以爲過當然
自遠引新鋒竊起隱隱馮以爲望而君子又以
爲過當則又慨然遠引焉是故門戶割裂獨垂
危以援者獲延旦夕之命而大君子常獨立于
澳濁之地果敢材知究爲人殉則首難亦以利
焉總之爲擅趨者用耳矣故親君子遠小人古
大臣入告爾后者未有先此者也而近日聞之
輒心痛許獨有綜覈名實而已矣旅而排一人

其意必不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案罪狀如牒
類可也不然是陷忠良也旅而進一人意必不
在一人也而人主不問卓有顯績庸可也不然
是比周以相護也聖主優容言路豈至大譴大
阿猜示薄後則言者同一不信于天下矣嗜之
樹然數移其根枝葉自脫衛造之功卑且諂則
言者自寡矣明主不可以再嘗人臣幾幸萬一
之賊而難必萬一之瘠萬一之塗知者所不趨
也則護者自寡矣非不比周盜壁也而雷霆之

雜著　七之十八

下怯者先獻其肝膽則其交必敗矣且夫優容
者非桀鳥諸也謂恕其誤觸乘輿也若辯官論
事則必案實而窮詰之盛世可以枉天子必不
可以枉臣民枉天子無辜所以信言臣之氣綜
覈名實所以平言臣之囂昔宋仁宗之世議者
譏宰相奉行臺諫風旨而天下號治平言之囂
也蓋愈于闒然噤噤之鳴混入于吠景吠聲之
中而不可辨則闒者賤之故言路不清言必不
尊嚴之者尊之也且論風俗之勍必曰怯于私

闖今之闒勇矣卒逢鉅奸仄而茅靡者或有之
故綜覈名實者正愛干將之刃勿使妄割將以
留大用于髖髀也議論之囂詩人憂之故曰噂
沓背憎又曰如匪行邁謀居平紛紛相啃一朝
緩急萬喙爭沸于法當危嘗讀宋史至李綱傳
國事既大壞矣而門戶益堅壁存一綱必逐殺
之而後已此忠臣義士所以掛卷而起號慟不
能止也名實混淆議論嘈雜雖堯舜不能以治
天下其最急莫若簡大臣詩曰告爾憂恤誨

爾序爵簡大臣序爵之本也要在與之共朝夕
而易嚴之三公六卿分明厥職生平留心軍國
者必鑿鑿洞利害可見施行中庸之材能陳害
不能陳利大率皆內懼其或囁嚅游辭者賜罷
骨歸如此則 朝廷大臣肅然非拨塲之資矣
然後舉綜覈之政下與賢佐謀之天下雖大天
子當夙夜籌者止十數事外大吏中丞已下天
子當洞悉肺腑者止十數人備展有人則要褫
闕已全挈矣更將叺郡國疾苦吏能飛詔褒之

奸墨爲諸道最飛詔收之時出一二如 高皇
帝朝則天下罔已大震疊矣鼓動一世豈必程
石哉明主餘力爲之耳 孝宗在馭群輔疑不
足以稱明德而閭閻熙熙海內咸理則以晝日
三接泣留大臣明主求治之願誠有以沁入乎
元元也君臣同心言廢參之鄧隆可立待也且
其蓋未可更僕數大臣不獲上詢屬爭集之則
柄墮小臣大臣苦眾喙譊必附薛左右以內惑
主而外抗天下則柄墮大臣羣下不得望顏色

執正內比廢正紛亂鄉非挾神武之姿爲社稷
之福不爲秦者幾希則柄墮內臣詩云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如士蓄深憂之曩者幸犯至輕之
疾而率此道也以往則必有極重之疵君臣睽
合百息不分萬世之利也程頤曰人主一日之
間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蘇
軾曰尊卑隔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
臣之誼薄誠得君臣驩洽芟節儀數大臣坐論
奏議入侍取 祖宗之天下直如農夫應蓑蚕

夜謀之欲遲寓朋平不可得也東事則在慎擇
經畧臣而久任之今士大夫習見塞草邊雲者
少矣天鼙䏈栗見鋒色動聞金鼓而志不懾且
祈往焉者百不得一一夫出關數百萬生靈託
命宗社安危所寄止其人一擲孤注以圖佗
倖此非可以輕議舉也乍入虎幄如貓睹室久
廼稍明苟非敗國誤國明有微驗皆當寬時日
解文罔以徐需其成此非可以輕議易也今則
不然舉朝推一人方叔召虎復生今日矣小不

效則舉朝攻之杜重威韓侂冑亦復生今日才
不才豈倏忽相反哉旁觀為之也封疆之臣亾
暇伺外寇而息息探中朝號安得不危或者果
不勝任亦有之然後之方叔召虎有今日久
矣非舉者之誤則易者之誤也國事其可數誤
與夫戰氣未復難與大創小失刑亦必有之哉
出國門而人已數日月其後少選彈文及焉大
者浪戰以塞責小者諱敗以掩辜乜年搆非常
之釁必此之繇大抵當今之世寬于用法而苛

于論人其寬也喪師辱國䩄然懷首丘之思其
苛也藁首縣街之疏無一人得免夫今之人固
非不知解文罔也辜小見則立呰夫所謂解文
罔云者豈虛言而已正弃其辜而寬之也儒者
之所謂甚大當局之所謂甚小辜之大小不可
不察也昔范仲淹焚西夏嫚書宋庠曰仲淹可
斬也以正人論正人而苛責若此多口之不
赦蓄已久矣試能破大衆之論閑功名之門則
莫若久任久任則莫若重用之重用之則莫若

舉攻守之畧進退之宜錢穀之出入惟其所欲
為執未可動遲之小綿誠之端緒睹已則展十
年之期使隱然有自為戰之意而事適可以大
濟此學士之常談實籌邊之長策也今邊臣日
遼兵不可使遼田不可屯此豈中事情哉彼希
有愁辭焉度其後無可居之功也重用之則且
言調兵之害官縣金購士士罔應者閭左亾賴
利其數金未就募而先懷中道解散之心頃浙
兵北行橫奪民舟拔劍抽矢目𦸿𦸿以覗渡江

而北沿途刼掠動則曰我且往而死誰敢懟焉
兵戈所至何變不生即日者米價之踴或以爲
商賈阻塞故旣油中國腹心之患而比到麾下
則又適足爲啗敵之資此但糜金貫貝害耳竟何
毛髮禆邪語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然唐之亂也河北以敢戰者有李光
弼之嚴明而壁壘皆精采也宋之渡也畫江以
南以敢守者有岳飛之強毅而黯虜辟旌旗也
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邉人不守

邉而必合天下以守之邊臣之計復也且更言
屯田之利屯田一鍾當轉輸二十鍾其故甚易
解也蘇軾曰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
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
百倍其解更甚蔚也故趙充國所將屢六萬人
耳然猶曰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爲明主憂今
聚天下于一隅而大農日輦金穀飽之 何
時伏誅吏士何時休歇縱不遺一矢不亡一鏃
縣官固已坐困矣邉故熟壤也非砂磧比新遭

大兵膏腴盡棄壘非患埶家豪右之梗也新畬
每每實爲石田多士如林實爲象人邊臣其何
辭意者甲士朝夕待戰乎則請以耕待之曩者
荷守圍城草薙禽獮移駐郊牧游虜徘徊置士
必戰之地則怯者忘生示敵必戰之形則勇者
畏死繕鄉亭浚溝渠植果木鋭者刃罷者晦且
戰且守綴耘耔之弗時不猶愈坐困乎且懼其
伎𢧐我也則請即以其智困之匈奴食肉飲酪
衣皮毛逐水草轉徙而東則異其城郭屋居繇

我也緣南畮而飽繇我也繇我之懼彼伎𢧐也
誠屯重兵要害以游騎往來伺觚則若鷙鳥之
發寇發則止夏燔麥秋燔禾我不以此困彼彼
即以此困我爭先處強亦存乎將而已漢嚴酉
三困于匈奴民以勝意邊吏庶厲其節敗虜衆
殺一王而民遂振故將不可恃一戰之威士卒
可藉一鼓之氣今縱憚大創乎且用伍員肆楚
之法使士習虜而與之狎一日得利則邊人可
復使也且勇怯寔常之有人有莫行遇盜者倘

甚盡被服以獻已復遇一舟私念窮已極矣不
若一效盜之所爲其人怖甚亦盡以被服獻黎
明視之卽鄉者亾失之被服也夫人一也爲盜
則勇人盜則怯欺弱畏強虜與我一而已矣乘
客兵之方集而疲詬級來斬斬之方紛而疾議
屯用以外擾敵內護耕鋤黃石復出不能易也
爲將之道在急收死士句踐式怒鼃自剄而獻
其首者十三人死豈眞足樂哉誠有以激之也
今士卒誠德蹈白刃赴湯火不辭艱險者豈繫

亾人燕趙之郊擊筑飲酒報仇殺人走死地如
鶩者不可勝詰茲皆不過市魁盜桀耳而其人
方自謂慷慨奮邁有澆酒趙州之意誠羅而致
之此可以氣使也才苟可用陰揣其所欲而微
餽之彼將惟上之所驅方其激昂自負未嘗不
曰上爲知己死也亦未嘗不曰斬脰陷胷丈夫
固樂爲之而究其元則未有不爲利用者也韓
非曰利之所在皆爲賁諸俗諺曰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非虛語也昔者韓信破趙廣武君進一

策則知之成安君不用則知之可與動靜亾異
同室而今者寇至百步之內尚踉蹌四顧不北
何待故制勝之道在急擇死士而善視之以償
則遠以戰則猛以守則堅鄉曰錢穀出入惟其
所欲爲苞苴所費金盡者功多也若夫戰勝廟
堂則止有慎之雜穀之目而已矣嗟夫兵有貌
緩而實迫貴有似夷而實危惟京營爲然　祖
宗朝鎮郡之隊爲驍帝都近大抵亾慮皆寒乞
矣郎錡承號親兵籍滿十萬閒近不過萬人既

實無萬人之用而大衆糜費仍歲耗十萬騎之
資隨軍實而長亂萌刺髓之憂也然而逃絕旣
衿觭負具聞景詭之籍相日不敢問則治之難
多世俗卒以句補爲苦百姓則補之難貂璫統
戎必藉操閱爲簡稽然難盡閱彼且一身數名
當之則清之難居沽灑例各有私業并操亦不
可得數則練之難戎政薛操期少密耳沸然投
袂用詬論合軍皆謹妻辭紀綱至此不爲張爽
亾幾耳能勿寒心乎哉大都今日之京營不足

御虜而足以亂騷動之則虜召變苟且旦夕則
虞虜養奸恐當事者未可高枕臥也爲今之策急
擇大臣沈深有膽畧者爲司馬武臣威望壓諸
將者佐之而明赦已前隱占者勿舉與之更始
武弁久于其事情弊當盡知偽稗已下各接所
部理之主銷籍不主實伍懷舉效職已所侵蓋
者必先吐矣見存者如制立予糧免朘削需蹻
之苦材藝授其摹額外賜決拾之資諸將才且
廉應時尊顯之薀畜日久抱其日而奪之食試

六 雜著 七之廿七

綏弗能罰則擇其爵高而舉多者斬一二以狥
如此則令出而不驚罰重而兵不譁大將軍再
閱之後軍政肅而羣偷息矣浮饑漸復驍勇可
漸致縱多籙寒乞萬餘人非軍政之大患也爲
治之道有賞然後可以有刑紀綱既張有格外
之賞然後可以有格內之刑賞行自賤刑行自
貴賞行自賤者散十萬之羨使可鼓百萬之驩
聲刑行自貴者舉彰而甦獨直孤兎縛之寂然
衆怒之不畏而聲畏天下此安危之幾治亂之

幾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之事非錢不行開倉
廩振貧窮數千里之水旱民亾菜色者窖粟多
也冒犯鋒刃諍而先登者爲厚犒使也浮饑未
復賞格先行不憂不繼者帑藏盈也綜覈名實
必從財用吸行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私念財用之流也必有所歸歸君上君上足也
歸百姓百姓足也不幸中飽而歸羣奸羣奸亦
足也然法令不脩氣象凋瘵往往公與私交困
茲曷故焉蓋嘗思之人情用本富者守財嗇以

六 雜著 七之廿八

奸富者使財輕農夫秉耒而耕百錢掛要生炙
以之商賈則稍稍輕矣鬪雞走狗樗蒲六博黃
金散而復來又輕矣吏胥割人肉而不痛視錢
益輕綸衣美食醉紅紫以嬉笑儉嗇者皺蹙不
足道身歿而子孫困蓋財用諸田宅器用田宅
器用在也葬諸衣食酒色則擲諸海而已矣一
郡縣之內穴而竊者不可計數一省之內不可
計數一津梁關閘之會不可計數一漕糧錢鹽
之局不可計數至京師則集五方之奸而穴焉

結閹寺通戚畹交卿相鮮衆怒焉目倫而氣高使奸弄財老于吏者弗能詰即如大工一舉內自諸官下至乞兒胥衣食其中民間可一金得者倍未已也必什百之木石材貨售可貲匠石者必弗肯梢搽必紆餘之數千里外郡縣輿人徒百舍重繭牛馬道斃然又弗其借且惟懼速成焉必稽之數歲之後然後已夫天子與士庶異矣貧民入市不取羸不歸富家奚僮僕則少損焉士夫不詰直直常倍帝王之家豈眞與齪

齪者競纖嗇哉然綜覈之朝必明知之而故寬焉可以明知之而寬于萬不可以欺闇昧而奸錙銖寬以千萬千萬而已苟奸錙銖必至萬億及稱而猶弗既此綜覈之大凡不可不察也司馬遷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可化夫焉能使一日皆爽齊然治道去其泰甚泰甚不去不可以治借一二貪黠之尤以懲羣吏則羣吏廉羣吏廉則穴而啗者無以售其奸內自宮禁外訖都鄙量其所橋動衆巨萬尊賢豪

購壯士惠黔首國不苦賦而用自饒此其經也可會不察守蠹爵爲奇袜大蠹爵者苟且之政在所必革者也吏受賕于內輸者取償于外舞文弄法僞章刻畫穴而啗者徧天下所得秋毫所喪丘山此直餇虎之無異而傳之耳明主弗取也明主之道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三公九卿下逮州邑之小吏壹以此道齊之故君心不求治無治道可爲也君而求治則救時者必以綜覈名實爲急

擬

上御　煖閣　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面議
章奏因健等極言鹽法之壞　命戶部通
查舊制覆議行之謝表　弘治十八年
伏以賚洽離明　帝眷續千秋之喜起法斷
脩舉臣言匪　五位之綱繆　先朝本樹良
規能奉行則利源自闢　聖世悉遵成憲共
稽羆將弊竇立清拜手颺言撫心懷愧臣健臣
東陽臣遷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

總攬海宇最要者在密邇大臣宰相異贊厥明
主大者在肅清庶政至于理財之急務尤需經
遠之良圖自九府鹽鐵交資官山兼以官海而
累代鹽屯互濟足食還可足兵馳至　本朝備
收煮煎之美利不遺將以私鬻畜欵准
念西北之峙稿方艱將以供億困閭左莫若輸
粟塞上用鼂錯之忠謀因而取引邏司禪劉晏
之長算一引納二斗有羨在商賈為費少而息
多九邊省萬里之勞在　朝廷為計深而利遠

于是千耦蟻集萬鍾蠡屯凡彼豺貙所嘷狐狸
所居處處我疆我理自此虓虎之旅貔貅之隊
欣欣且飽且騰益中外之血脈既聯將戍夷之
心膽自落而法行良久弊遂多端　因漸提衿
下徒仰屋何幸　九重之府照徹鷲三接之光
榮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祥摛戴玉道契寢
繩垂愛景以字人被薰風而扇物億萬姓日在
衽席猶歎風未太平二三臣每乞筋骸竊云辭
忍捨朕又老頻為加額舉朝不覺淚流乃既勤

殿陛之交復聽　煖閣之召　龍顏晬穆
念臣等為師保公孤　天語溫和視臣等若
家人父子特軫萬方之利病偏稽百辟之封章
君都臣俞盛事堪齊詔笑爾可我否愚臣
亦勵壎箎相顧解頤共喜　聖朝無事不禁
顰蹙獨傷鹽政多乖深根謬盤乎　祖宗備
陳顛末于　君父行鹽地不加擴而引日增
因多留滯之引給鹽引不加增而價日益因多
從業之商盜販公行在在鴟張無忌則私鹽之

横堤變場蕩廢削煢煢鶴立無依則餘鹽之禁
宜緩執官舳執私載夾帶之宿蠹難清或戚畹
貳　宗藩奏討之蔓延特甚要其壞法之最莫
如改折爲先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無涓滴得
佐軍需餉之此將毫釐千萬署何緣毫不仰輸
貌棄沃壤爲荒蹟佃者投耒逃亡處業歲如因
年兵皆販市請許流弊若此　法制安存賴吾
君之聖明立下　詔于該部嚴核創垂
之初意遂議改輯之今周積歲因循一朝整飭

臣等材同襪綫職愧　衮衣鍊五色石以補天
自慚蹇劣鑄六州鐵而成錯每切憂危常值垂
磁謬期攻玉伏願虞門日闢禹磬常懸因徒等
三人之愚忠溥收一得因鹽法一事之潰壞徧
惕萬幾則　宮府諸臣爭效媚茲之款而吏兵
諸局盡呈振刷之觀矣

茅簷集卷之七終

茅簷集書啓目

答故人書
上張心箴年伯書
上黃虞兩年伯書
寄潘茂先書
辭里中父老書
寄唐宜之　五首
與陳則梁　二首
寄陳發交

家書　三首
通陸宅婚啓　代三叔祖
請媒啓　代三叔祖
答倪太學婚啓　代
聘趙氏婚啓　代陳氏
答蔣宅納采啓　代大人
陳宅聘啓　代大人
答耿撫臺啓　代大人
舉章陽東名宦書　代大人

嘉善魏學洢子敬著

書牘　啓

答故人書

權奸之禍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候有險易其甾聲實于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大悪除蘇文忠所謂奸之未成臺諫折之而有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爲天下報讐國狗之斃亦惴惴庶其齧也而兇鋒崩潰勢則險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忿懣之氣冒萬死以與之鬬而一擊不中肉骨糜爛追咎者亦即多方訾之謂實弃舛節奏以至于僨嗟乎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橫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其覆則奇跡槩弗錄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胷淚盡而繼之血也先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光喑之餘多所

未滿門下父執也豈可以面折舍茹弗答竊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夫招權者揣當塗之喜怒而彊附焉因號于衆以爲市也癸亥冬先君使踆見　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指膺曰此身即于身也敢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之感避權者且得昧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冢宰徐繹之不欺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者且得崇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獎恬最疾夫配人與地而爲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爲人營每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麋至先君獨無言冢宰益心折間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營者與代人營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嚮者正以不招權見知非招權之試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禰樞也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立正宜內用之奚事出諸藩徼之地哉遡其禍蓋本于禮垣當時　鄖輿濫極先君一切引會

典兹之皎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爲是可以卸
怨也于是營鉄者捧厚餽至輒語曰是不難吾
當闔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
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盈城
要人爭倚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其誰與尸曉
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怨者之爲耳
先君義弗爲抑亦性弗習也至轉人吏垣則一
可一否本職權有鉄焉尤豈敢爲無權無怨之
言宦哉門下又以爲之急流勇退之義美哉斯

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乎衆正譽
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平生耳告假歸去
倖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志
士弗之甘也意者擢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
程都諫將歷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間郎徼以
鄭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告焉
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鋮使來先君弗聞也忽麾
阮大鋮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鋮去趙冢宰循次
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詣冢宰

固辭誠屬孫東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
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傳摠時當退乎傳摠借
汪文言發難嚼然之羅怨擠人千鋒萬簇中文
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
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猶之乎　廷杖後宜
然先君束裝南駕決計歸田門下想親覩之諸
同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通
國鬨然而盡散于是冀馬其寓門如室袁公端
去志不可奪特以討典爲辭其乾栩留尋得

吉復舉然擽大義相劫制而先君亦旋念計與
且近趙儕鶴陳中握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
我旋暨左袁諸公適列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
貪墨吏　大創之處幾甚聲震天下而更援引
廉能吏爲他年碩果綴居位不久亦暫見平治
風嗟嗟此志誠不遂乎有心者似亦未忍厚非
之也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憍
汰已甚秦其軀以秦𦨨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
下　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臆意氣

不撓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　詔杖一百
其甥悲失聲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
效兒女子相泣耶未番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
加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
不肯汝必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先
君賊復蹶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蟻赤貪之上
有死不承特爲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後嗟乎
匹夫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
庸者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

奄之舉無應而妄發諸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
入　國門也疏已在袖中矣同志以無應尼之
後見妒正者走奄竇如鶩而奄勢亦漸鄰于不
臣遂不惜以身死之公疏草疏聯翩共起雖傳
檄陳居恭亦莫不張吻內響奄蓋惶怖發就縛
矣而林旁一逃士氣盡衰首事者遂以無應蒙
譏嗟嗟將使九五爲應乎驪龍之睡正酣也將
使九四爲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
許進之戒爲蓍龜不得已仍使彼曹內應耳文

變權謫固未可數數試也終不應終不發將遂
鬱鬱聽之哉門下謂萬元白死竟無攔元白者
外爲羣賢羞請有說焉大獄既開南北司訛言
如沸怵內者曰蚤　朝將面奏怵外者曰　宮
中事將面鞫頗聞面奏之罪名鶩　駕鶩　駕
則立捨楊公方躊躇不輕發而內巳深懼之一
日蚤　朝羣裹甲以出氣息茀然其靡之變在
旦夕而一時冢宰所推次輔所擬內又且唯唯
相牟以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鄉使持之益急

必面鞫苟面鞫　皇上必袒內不袒外外弱也
將起大獄外疆也或致急兵擠紳固因之塗炭
宮禁亦因之動搖追咎者又未必不𢤱諸君
子之過激也而門下遽藁禍清之言曰其始也
無虎豹在山之勢其既也無鷹鸇搏擊之威禍
清無此言也則巳禍清而有此言也則身爲正
卿慰外苑內殺正人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
人多見此叟之巧于脫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
太峻非克容人者而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

中顧佐爲御史大夫懲貪汙御史數十員臺中
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
積風卒贊　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顧不
快耶且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
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頃高公非此謂貪汙御
史弗黜而以爲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
高兩公之于先君也適亞爲師生當避嫌避嫌
之論中人以上所不談師生也而故庇之師生
也而故沮之曖昧正相等耳又謂高公本力辭

爲不善成之薦賢者但當策其能不能不當卬
其願不願御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不
使不願者居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艱
誠奸鄙然失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
失儀細事也臺諫糾儀遂獨爲怪事耶事涉
宮禁既曰大事也不宜言事涉　郊　廟復曰
細事也不必言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又竊
畏門下嚴相誚也門丨謂究問時盍慷慨厲賊
激而廢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卒以千

數抗辯與否門下何自聞之微傳左公語所親
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
一法也陰戕之獄中徐以病故聞一法也若初
鞫輒服便送法司既到法司更無死理貺　詔
獄而後圖之果僅則諸公亦服未如非一身也
至仍着鎮撫司追比則外艱亦有其壞法矣良
乎豈能料之哉嗟乎狄梁公承反而不死人服
其智諸公承受賄而死人笑其愚殆有幸不幸
焉或亦未易議也門下謂追比　旨下何不死

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唯一死結
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銅黨禍起陳蕃劉郃李
雲謝弼之儔死掠案者不可勝數虞詡一日之
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自引訥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幾不
得與絕吭之息夫躬爭優劣矣今覵數公竟何
如也昔鄒志完得罪謫嶺表友人作玉山主人
對談之詞爭立妃者當爭之廢后之時每讀史
至此輒憤懣不平人方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

高論以歷之使併不得有其名不亦刻乎哉于伊川前蕺志完好名伊川曰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嗟乎仁人之言藹如固與苛求者各一轍也獨念志完一人耳而蕺好名者罪其激匡山王人罪其懦貞臣烈士之不見宥于人也蓋久矣悲夫

上張心亟年伯書

老父見耶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泄等固問可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而死耳何援為將就檻車泄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泄恨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跣入都聲息日很嶽牟之羅緝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顏色淚汪汪欲墮而不敢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得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為老父以辛酉

入工垣值楊鎬等得從寬議處之　旨四疏力爭幾見唾于羣喙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得待以不死之　旨朝審之日堅不畫題此皆耶耶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之賄可痛也室懸如磬逋積如山無端坐二千三百金者肯降　旨籍沒固所欣然樂從者而刻日追比必欲產外取盈焉天不雨金金安出乎可痛也宅家或待南北信通便可接濟寒家即朝往夕來庸有濟乎況往三千里來三千里縱

父老憐而閔我而艱辛措處計所費時日亦二千里南宁信至老父亦杖下久矣可痛也勢不行不告急于譽戴故人而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縱叩頭頭碎屈膝膝碎曾何能出父于湯火壁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制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卽今日亦不敢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罪實薄抑使一時汗蟻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卽自度籲呼無路雖有眼看父死以自剄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贓適輕

罪薄既足傷仁人之心贓輕尤可壯義士之膽唯臺下速圖之學卽雖孱怯乎每聞古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首藏尾曾緹縈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留頭顱為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拔舍以待命

上黃虞兩年伯書

喘且絕矣兩年伯噓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姪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辭誠以恩越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唯默默焉銖諸焦府亦報為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者且復絕為之奈何舊劍未合新劍復開獄內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將何策應之敍湯達旦亦思别覓生路以暫寬兩年伯之拮据而竊思見帝百不一投縱具拜

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姪四支徒存七竅盡塞唯有張眼望恩翁眼悲泣而已但願視老父為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姪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視為既死之人然後絕意于其子唯視為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絕望于其父譬如人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惠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又以癱瘓廢則病夫死不死乃扁鵲之責廢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慟哭

寄潘茂先書　祖安炳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佰數有死脫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𤻃弁前訶之詬之裸體厮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子黑子漸漸陷爲深坎深坎上斂衆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搒搒藥裹爲棍獨去棍棍擊亦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列墮堦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益

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奄畧殷雷　吉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半穴中皺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列告一生所用無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二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二千三百金以死泮宮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

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惡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閭巾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日與日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闖人則斷聲呢曰極燕矣敢揭涵耶明日可蚤來黑夜匍匐滿膝爲恐死還卒手而竟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蹙曰嘖嘖乎豈俟殤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久之卒亦無所濟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節拜人非難無人

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鄉曲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賍羈獄罪延其孥反以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泮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

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鄙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洌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惘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歿當葬首陽山側洌若歿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褊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績猜奇足下不置儕良鄉賓客傔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真英傑也技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宛轉哭聲動天既行後又承十二坊居民設醮痛念此恩無可為報猪羊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一笑也而今竟作矣痛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里通計產醵錢洌聚聞之驚惶無地先父于七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姓許槩縣派賠萬萬不可找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施及鄉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為合縣公事豈可相累嗚呼手書見在可出共觀洌忍背遺命

而妄受乎況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洌者作生父而往作死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止須箠殺何愛而欲活之目今公差來提旦夕將歿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湊幾兩完納以領老母救子之恩微產既盡終須一死洌自無錫別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父

不能葬母不能養鰥父老淸明寒食過冢前澆
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渉所求
耳醇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寄[illegible]之

侍教候歲觀摩有年然先生雅人多施[illegible]望其彦
林之賜也若不置不及求其[illegible]私以彦林幸不
覺所以教弟者半猶弟自病也士亦必不信
弟膺無可乘今人才然不知鍼砭之藉始者
在[illegible]之今吾大播本中有修行件吾弟習氣落
在[illegible]事中都不[illegible]藏書力每見經中字義
頭頭皆有如昔賢所謂今來[illegible]說[illegible]一驚者
說到此[illegible]微[illegible]欣欣然[illegible]此弁投其[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文字[illegible]樂此也[illegible]心之益多[illegible]
心之益少自云理味[illegible]長[illegible]年來[illegible]不[illegible]
欽益之[illegible]而妄語則[illegible]甚[illegible]今[illegible]
內[illegible]述時又忘却平[illegible]大士[illegible]
[illegible]亮[illegible]我着[illegible]
眼前一亮廿來年也[illegible]生[illegible]帶[illegible]教[illegible]字
字[illegible]熱[illegible]如[illegible]最後之所教[illegible]不[illegible]
也緣弟根氣淺少字義[illegible]顯知着日身[illegible]覺[illegible]
做[illegible]文字[illegible]去[illegible]身[illegible]事[illegible]聽人[illegible]律

例慄慄危懼何氣少寬便似與我身無與所以賢者窮究根究究類至盡上根人見爲越嚴下根人直以爲甚實也弟劣如此願一生賠侍尚不可得先生能默默不教我耶

答虞宣之

本非爲文辭斷足以教世又非爲富貴以圖溫飽所以萬一售者不過入股絲深不能擺落思借此作完局耳而今復如是天殆欲再費我時日也乃我則已不復愚矣平日愛先生文不近

世法而先生又憂譚石簣不近世法究竟遠世法者去近世法者雷偏摩紛紛豈非閉門而售許安顧自己及好友皆售今已不作此想便令渠先生一生不售不足爲發一粉也先生信道真篤如針就鐵如嬰戀乳不復顧苦海哉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可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是貪者私怙一生未知何日悟寂項展愍山謬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亮

照何似道念無根與堪悲泣上立轂同生事奇人哭突破事更奇令人毛髮俱竦諸友處當即則分致之力爲此變甚文是非人明不能成務此與相愛之以其名割尚卑且勿深言且事與大先生知家氣運非一人所爲生平意非一時可強良臣好友各盡其意而已便間當道兩公意

又寄

先生懷策而天下之願而今乃小試于一隅浙

既雖殊常則一也客過吾州無不稱廉者而于行獄尤定案及孩定于公無冤民矣微聞欲使動以人命相訴決稍遲或遭駭擾此未審真否偶有便不敢不以相聞要之速而快毋寧緩斷而詳權其利害仁人自有定識也

答虞宣之

弟累已重而復兄嫂家一十口以南不願同飽惟願同飢仁人之言可感可涕欲屈

意也斷為錮口計此在當身自裁不更事如弟
者豈敢局外置喙也彥林出此於乎將本佛而
臨終不免於楚大淑仁心先生以此極力辨論
累幅不止可謂熱腸之極老父謂自少至老自
錯[illegible]發奮則為之忽則不為善念善事擴之充
之至今忠事痛自刻責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如
是何已矣時痛也罷不痛也罷輪廻事即不必
不佰何必浩浩如此惟弟亦深以為然季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
知乎子曰非今之急後自知之此兩賢
語乃真實理也但做一日人便了一日人道自
此而外惡用知之須先生憐念嫂姪自恨半生
放生念佛方今至親如此此時直但惟惟說也
豈此之謂否倘此之謂倘先生以為何如

寄唐宜之

弟時時懷先生于心非書懷先生之道也大半
處先生餓而已近聞于蘇州娶一妾深為色喜
喜囊中殆有藏鏹也但記先生甚豪詞林時夢
飛勝乎何與出遊論精舍究而佛遂隱今猶能
現矣可勿譯乎妄善城出喪之聲朝夜不絕然
死者皆鄰人也去歲死却一男子陳貢聞自祭
文本臨終之際神氣堅凝平時作文猶索索
不例鼓而此時作韻語顧條理倍常可想見其
胸中之所存矣弟近來頗學如素究然一唐
宜之然非做夢到西方也不過愛物而已吾道
畢竟以忠孝為上天下盡多事矣死忠死孝便

是了生死嘗語友人云我不解羅門觀法純陽
所云熱油灌頂緊緊想着臘月廿五自不忙亂
請問此觀法何如

與陳則梁

弟性不習樂每為人作弄作踐往往雖刺非好刺也刺則稍與則方故絕未所折服刺恆十之三獨于兄則猶刺此弟之厚于兄甚也乃猶有不受即兄教凡有[illegible]他人責之不能[illegible]明亦何害兄必退弟改作而彥林又月三四促臨刺不已遂加頭刺然使則梁與子雲同刺弟之責于兄更甚矣萬勿更有所不快也偶因易屑屑易而因及從來解易之人因兄頗類于雲而因及子雲之玄又因及從來解玄之人政如主人好奇客客之客皆玉鳥毀珠凝者二三下人非客之都乃孟嘗之豪也偶作此書不覺又一客全矣

答則梁

弟小時不畏鬼日翔翔鬼口中已而知畏鬼間作解賦讀者鬼降近則兄畏鬼有亦併畏之矣深願其俱忘于鬼之外也吾兄賦鬼畏邪不邪詩人有言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歌則好矣恐反側正未合稱是弟更有[illegible]比來觀是下一詢婦者不可儕醫章[illegible]吾人所[illegible]聞之亦定不與校也兄何不以吾人之作兄者待今人乎蘇使宗回字具急未及竟讀其草草附肖[illegible]在崔大隊[illegible]州也

寄陳發交

先生一朝遊帝都而聲溢天下每讀諸策未嘗不數嘗貴復生此事之最可喜者矣而不幸有令兄貞簡先生之變使人含哀而生悲貞簡先生以尊聞之德恭經濟之才竟困中道天此事之最可悲者人而又之際東七尺如散髮然又令人含悲而生疑者以斯人者而立廟堂之上吾知其必侃侃敢諫以斯人者而膺疆場之寄吾知其必烈烈效忠戶牖間無端效一奇

八之廿五

男子豈不痛哉至與高果哉為生效交又有足感人者兄利起舉身付果以皆哉可憂此病不起日體與神靈語久以告令兄令兄日令也效則效矣何憾足聆吾觀君曰轉果哉提[illegible]刑求相與好多人[illegible]氣殞絕不言食志曰吾寧效果哉手必不為市井小人所弄一時某某之流抵腕而歎此病必生令兄不聽果哉明日此病必效令兄則聽之于是自內及外戚侄令兄慎而切齒果哉日斷斷焉欲嚮之

使疾去也令兄嚴然之[illegible]果哉[illegible]我舉家都翁賤翁吾獨何安翁翁勉為我留果哉悽然曰敢人無能為有過于長逝耳受之日果使滌絕而後別此時治日夕往反親視其事錄數此兩人者皆古人乃未幾而繼果哉者作僭事隴之作偉竟誘之甚則說侍者為吾之且謀徒諸市竊悲焉先生之書[illegible]不可數見今[illegible]狼狽乃至此敢向先生言之使中于它射以數行事者矣願一白其心耳

八之廿六

前日王字璵歸聲息甚急聞有意淘汰京營爾
爾強寇在門人心易亂故前次家報請此事且
緩今聞賊勢稍殺及是尚明其政刑百務當從
此根茂請為一整頓兵營之源首用此術得宜
平之戰知禁旅不可用命循名責實者為急
上軍老弱者斥之又召募天下壯士擇其尤者
為殿前諸班繇是所向克捷宋藝祖踵其制又
選壯士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鍊

送之闕下又立更戍法使禁旅往來邊城以習
勞苦士卒不至驕惰今京營錄籍之法不審
其何錄愚選揣當擇數十將卒凡有京營兵使
分練之分為四等或弓或弩射擊為上等額
外更賞次次賞又次留用又次斥如此則強弱
分而軍心勸矣甲乙支吾不必一日操切專閱
則漸露漸露則漸删如此則法不驟而變自弭
矣數閱之後併上等者為一軍隸大將麾下撥
其食以風示諸軍因擇其技精者分隸諸軍各

以其技教之苟其教導有方團練有紀此亦將
材也如此則得兵即得將矣又諭河北郡縣召
募壯士補入京營不必千百或每每府選二三
千人每季進送蓋募地近則無道理盤費之煩
募數少則無冗冒之弊選其尤者試驗等第
照例隸大將麾下次者亦照例分撥諸營總練
如此則將兵之士大半實藝載矣諸將倣例多
召行伍之中狠傲者行軍法如此則貪將有
亦將知有所警紀綱自此立矣然後更番出戍期

而行期中選調遣無常地要在錄近審遠如此
則禁旅皆鬪士矣此整理京營之大略也請再
言鄉團之兵昔　太祖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
害皆立衛所按圖而索約可得兵二百二十餘
萬今大氐以虛皆空籍矣最可慮者自撫標以
至哨長無處不有常例錢上之所費其領下之
所得甚苦是以從來兵變無不以剝削軍糧為
端今日急須選廉能之吏為巡撫為兵備各該
無欠錢糧收召壯士充補行伍又于其中選二

教[illegible]分門[illegible]習[illegible]道[illegible]日[illegible]
務外變亂者[illegible]軍[illegible]此[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為圖用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圖出不至[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大兵兵
所從出也調兵募[illegible]各[illegible]
[illegible]井無[illegible]其[illegible]兵之利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教[illegible]下而[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illegible]官文[illegible]

書牘

大惟郡[illegible]先[illegible]兵[illegible]
之無奈外[illegible]文[illegible]心[illegible]不可不敵
行[illegible]以勸懲文[illegible]兵[illegible]
縣有守城民壯約[illegible]名[illegible]百人[illegible]
號[illegible]之士則一技之[illegible]日不[illegible]
徒虛名應役而吏[illegible]工食[illegible]以[illegible]
家之[illegible]故坐置無用耳誠[illegible]
[illegible]每月[illegible]差[illegible]有[illegible]
一人[illegible]下聽用如此則一縣[illegible]

十官[illegible]人[illegible]澤失[illegible]有[illegible]之道乎
要之一切[illegible]務須從[illegible]始自[illegible]守[illegible]
[illegible]忠[illegible]不可不精選守臣[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秋[illegible]孔[illegible]分[illegible]道所[illegible]以備[illegible]
擇[illegible]

文

[illegible]風[illegible]自[illegible]春言別[illegible]
[illegible]南還者[illegible]王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而[illegible]
親自奉寒[illegible]如之何初

書牘

古[illegible]有差[illegible]而道路[illegible]傳[illegible]
家人為之[illegible]乃至今[illegible]然也[illegible]心[illegible]亦
復[illegible]能已[illegible]長安[illegible]家[illegible]之樂[illegible]
[illegible]名言所[illegible]者宿[illegible]未定耳[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勤[illegible]儀[illegible]
此亦足以[illegible]足[illegible]五和樂且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則人心[illegible]小者鼓腹老者含[illegible]
樂復何以加[illegible]往年[illegible]地梅花道人[illegible]

不築岸數間種梅放竹一如劉季陵故事閉門枯航課老蒼頭灌園其中箋詩說易銷歌自娛一門之內自成鄉黨斯亦家庭之盛歟也不爾者南張故里可徙而歸於中二三父老不在南阡則在北阡路門可以有人依依然有照拂十餘聚族亦足以自適或門下置倉設義倉法昔賢施德濟窮恤婚喪如有子王彥方管幼安是鄉黨間篤如鄭鄰不但不爲某某之用人鳥合亂爭人獸不亂何因亦處鄉之家風也稍則不亦休乎居家之樂身閒撫子孫之樂身閒老人夫居官宦樂之有至念賦性亦復物莫之與前奮然以一學埋江河益令人惕若耳昔余讀韓先生每日晴檢香誦天賜一日滿福老妻貧之日一日三餐茶湯何名清福先生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團聚無飢寒又幸構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今讀斯言始恐輕遂別而後知聚之樂病而後知健之樂亂而後知治之樂事過追思殆勝悔惜乎

與諸與諸已歸室所依矣　己丑十二月

又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景象可慨也矣而一時猶彥盍若避亂之地天欲以此關中與那抑將藉著正人之死而速之斃此身今之日于茲不爲其刻而世情之極難堪每想公子受封門不出可爲寒心亦可無措怨尤衆方今亦爲長吏新仕又張鷁名而其心又鮮不銷諒自擬稍捷所欲便已切身更不待言處也避家字自對華歷乎齋清自娛獨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衆心無競者耳目歡娛或欲平柴子羔朋人而有譽然之色此意似不可忘耳　甲子九月

通陸宅婚啓 代三叔祖

八世風猷占諸兩姓百年好合肇自片言值良莀之懷新樂衡茅之有慶恭惟親家詩書望族孝友名門鴻羽可儀龍德而隱式穀廣中原之敦引齊媚南澗之蘋洲所謂玄圃無非夜光將無鄒部婁不生松柏 我孫之陋質獲稱半子于吾宿念某察某氏衣康衢黃髮含飴而弄稚子尚可負薪倚杖而過鄰家時共擇配今茲欣喜曷可名言雨笠漁竿止共鷗鳧作社華門蓽屋行看鸞鳳飛來敬簡良辰薦陳菲禮比聞捐問新姻之幣帛何卯媒妁致辭思父之卑牽至此仰邑慈顔之一笑永締純祉于千秋

請姝啓 代三叔祖 婿郎叔祖姊婿

兩家締好戊之歡功歸姝葉自愧冷葭孚之愛慶在孫枝憶君爲新婿之時一堂燕喜今見汝阿翁之日兩叟龍鍾況兼柯斧之勞倍切蔦蘿之戚孫能為我且衛恪

答倪太學婚啓代

春風扇物灼觀桃李之妍協氣凝祥敬締葭莩
之好倚蟬玉立捧牘水競惟儀與物而相兼故
感與愧之交集恭惟某手同玉樹誼篤金蘭夙
知而成臣心翼友執光帝慮曾學足于五陵
奮翼人誰將持華角者為望信偉幹比隆于松
栢就衽楞敢附于蔦蘿如某者農桑自課世遵
鋤十之餘風雞犬相聞竊比武陵之陋俗若擬
衣冠之族真如燕郢之遙而偶因兒子好吟誦
辱君家問字遂稱師弟之舊好巧諧兒女之新
盟慶令弟赤木奇姿定振兮衷于異日愧孫女
綠窗恩辱息儷綢紡績于田家茲申金玉之音忽
拜玄纁之賜維其偕矣又何予之徒篤蔦蘿之
增華終報瓊瑤之莫報敬陳不腆聊悉寸私

二八　青序　八十三五

聘趙氏婚啓代陳氏

文定厥祥敬締百年之好合卜云其吉巧當二
月之繁華御甕以將虔冀微忱而衛嘉
燕喜豫拜鴻藕恭惟某衣冠望族詩禮名家令
似康服久尊遊泳之樂惠風及遠芳留冬日之
恩披策規計然之奇傳箴守班姑之誡女嫻四
德門倚[illegible]氏實[illegible]之懷想豈衡門之敢
望顧某[illegible]之弗成對
桑麻而[illegible]喜每笑[illegible]茅屋數椽易天民
之民將[illegible]足[illegible]堂[illegible]田舍
翁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足矣足以[illegible]期葭
莩之[illegible]幸我[illegible]男[illegible]作之合人競為
采[illegible]兒[illegible]衣而
思其室[illegible]再[illegible]復申金諾慶
良辰之可悅報[illegible]禮之無文[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而往[illegible]大
[illegible]太丘之望而[illegible]後定[illegible]之[illegible]

二八　青序　八十二六

答蔣宅納采啓 代大人

常論婚姻之合最宜朋友之家蓋父兄之往還久已相視莫逆則兒女之情性占爾不卜可知此本素心見諸今日恭惟門下風神駿爽氣韻鴻深玄言動協古人彩筆一空作者方謂君才之莫偶見於我子爲獨親風叶賞麗議諧琴瑟青書襦編共崇實繇我午春初既而衣裼輿歌郎在當年秋杪可見良緣之甚巧先已默定于斯時人何以何言天作之合念令嗣垂髫早慧允同玉樹之臨風笑孫女學語初全豈解楊花擬雪寵惟門楣之弗類笑桂籬之多慚來翰誦觀報章難稱問何以節婿之璵符中素之瓊琚問何以華婿之襃囊下誰媚綺錦拾書相贈聊用致我惓惓垂盦而歸人將見其濯濯翠懸心緒襄仰冀莞存

陳宅聘啓 代大人

卜云其吉衡門睹芳草初妍文定厥祥敬帛告春卿若麗占鳳獻于八世慶協驪來締好合于百年情淚燕胥消心佈悃拜手陳辭恭惟叔翁親家門下英才飈舉靜詣淵渟度貯天人堪尉漢廷之策目營將務常爲梁奕之吟豫章龍從以于霄楩萊特圖河漢澎湃而注海瀚溢有源觀其將意所歸尤以幸第爲亟撫尊猶子志欲食教誨誨之爲勤整肅閨儀知婉婉婉聽從之必謹人言無間至德可師幸爲葭莩之依依邇感常尊之韡韡昔者吾友逝焉古人襛郎與顏冉齊鑣揆藻令班揚御席並材殊寄於一得蘭味乃通于二難鑄思而擬態風雲砥志則爭光日月予秋自命二三人同心尋結兒女之盟蓋緣兒第之好令姪女周旋內則夙閑少儀次小兒粗習古辭曾無奇致謬因同調謂有以言茲當良月之辰爰舉納幣之禮名雖遵古物不及儀剪荊是供纏錦奚需乎青雀提壺巳簡擊鞶併之云

烏羊花穎云何草率而已受喫俗⼂我亦潑以
爲懸仰揣慈顏必且文之曰僾絫然一笑祉及
萬年

答耿撫臺啓 代大人

屬者罪睨哭至羣壯大猜訴有司寬爾觀之誅
羞入藩同三危之域擒爷猥願如穢佚之就閭
攤客賜張似陳豨之入代崔苻多窟桑柘皆驚
若畨 先帝之罪人必誅者 君之赤子孰遇
台臺衡覽全勢特奮孤忠請命自天殄奸異地
直爲海隅蒼生一大抒其忠憤之氣明不亂臣
賊子無所容于蓋載之間行觀郊遂之重移皆
賴驅除之獨勇慨呂訛言驟熾迄今罪名猶張
讖之則虎安壇齊矜戈念雛羅之慘釋之則戎心
何底又懲魚漏之蹤一見燕雀而已聚孰似然
知之爲愈 大安爾潮昇蘇爲力某迂拙難回出
處無據嘗操觚而討賊謬附同心頂捧 節以
還 朝未遑拜手方懷耿耿忽荷拳拳敬伸一
緘薄伸萬縷

皋章陽東名宦書　代大人

竊聞循吏之撫民也居無踰衆去乃令人思先王之報功也生苟利民沒而祀於社蓋萬世爲豆陳登之大典總當年擊輪臥轍之餘情淚灑峴碑祝同巽塾伏覩故邑侯章公聲色不大情僞盡知清靜與歌勿苛察魚之慧聞闔安堵坐覩馴雉之風惜不懸草管覩民故能令桑麻徧野國無雚苻之戶有宋陰之時幾信足遠之乎乎歲久方之道州之一下目春春紛更之後徵遐而虎翼之泣多憫欣欣[illegible]草[illegible]而會歟之界表[illegible]十名[illegible]韓王觀小子之有成屬念古[illegible]山流木謝美鍾如栢馬界[illegible]手與目兩俱了茲與道之交[illegible]所以相期其詩復不過于此惟民之毋實士也師在往古猶罕其儔豈過代所能數值而睠懷及此感慨之至治葬數于改而飭于新俗每厚于生而薄于死朱鑣耀日[illegible]稱讓旗素總搖風德音沉寂間有桐鄉祠記